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五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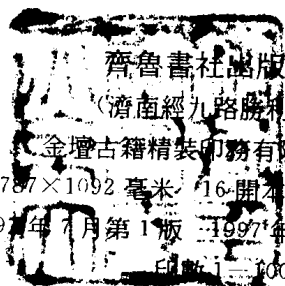


2B22/10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五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開本 49.875 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三五八冊目次

## 集部·總集類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奇賞三十四卷奇賞齋廣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四續古文  
奇賞五十三卷明文奇賞四十卷(七)

〔明〕陳仁錫選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啓刻本

.....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  
奇賞三十四卷奇賞齋廣  
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四續  
古文奇賞五十三卷明文  
奇賞四十卷(七)

〔明〕陳仁錫選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

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文奇賞  
二十二卷續奇賞三十四卷三  
續奇賞二十六卷明文奇賞四  
十卷》提要

明文奇賞卷十三目次

楊一清

疏

修舉屯政疏

韓文

疏

劾宦官疏

吳寬

記

東湖記

明文奇賞

卷十三目次

一

周孝子廟記

楊廷和

疏

憫念窮民急停差官織造疏

乞正谷大用侵田疏

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疏

王鏊

勅

景皇后尊謚勅

疏

謝存問獻講學親政疏
傳錄
夏原吉傳錄
記
五湖記
七十二峰記
林俊
疏
扶植國本疏
慶幸討戮官賊疏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三
文林
書
與吳長史
上會議諸公
上兵部論操備馬
蔡羽
記
銷夏灣記
林屋洞記
游石蛇山記

明文奇賞卷之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

疏

脩舉屯政疏

題為脩舉屯政事先該戶部等衙門題為夷情事因甘肅地方夷情重大要推大臣一員前去整理糧草修舉屯政推得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劉天和堪任節該奉 欽依是劉天和陞右僉都御史着在甘肅地方專一整理糧草脩舉屯政寫勅與他欽此 命下中外臣民仰見 皇上軫念邊方援外安內之意不勝慶幸臣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三

自弘治初年出任陝西按察司官以來節蒙 朝廷簡任授以風憲重職歷督理馬政茶法經畧巡撫摠制提督三邊中間屢承 召用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而在陝西之日恒多東自延綏西至寧夏直抵甘肅地方皆臣所親歷切見延綏專備河套寇入有時寧夏背山面河賊難深入惟甘肅一鎮自蘭州過河所轄莊浪西寧涼州鎮番永昌山丹甘州在城五衛肅州衛古浪高臺鎮夷等千戶所共一十五衛所綿亘二千餘里南有崇北有達一線之路通乎其中肅州嘉峪關之外諸種夷羌部落雜處時出剽掠四時皆當備賊自昔號為難守而



今日事勢又有大異。昔時者亦卜刺阿爾忒斯二賊。竊伏西海。始而殘害諸番。今則與番合一。窺我莊京。近又內犯我河洮之境。此腹心之害。昔年之所無者也。西域土魯番。踵惡數世。先年止是殘破哈密一衛。後乃將沿邊一帶川邊王子莊等處地方。赤斤罕東等番衛。俱被蹂踐。遂敢稱兵。扣關犯我肅州。圍我甘州鎮城。此亦昔年之所無者也。今雖乞和求貢。狂悖之情。尚不可測。西海之寇。莊浪爲切近之災。而甘肅守臣相離稍遠。視以爲緩。土魯番之衆。甘肅爲門庭之患。而莊京守將視若無干。殊不知譬之癰疽發難。在于一處。而一身俱被。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二

其毒矣。及今不爲之處。竊恐十年之後。將無甘肅矣。無甘肅則無洮岷。無洮岷則無臨鞏。而隴西關右之地。其能保乎。此其利害不止係於陝西。而實中原安危之所係也。爲今之計。我既未能奉辭討罪。以爲犁庭掃穴之圖。亦當選將練兵。以爲折衝禦侮之計。故曰禦戎無上策。自治爲上策。所謂自治。莫先於兵食二者而已。今各該衛所行伍。空虛士卒疲敝。逃亡者月增歲益。而未能勾補。見在者啼飢號寒。而無以自存。鎮巡官員固未嘗忘憂而勢有所難。雖未敢坐視。而力則有限。近日

皇上已勅提督尚書王憲前去經理。仍乞 天語丁寧。

令王憲親自過河。巡視直抵甘州。會同鎮巡官員閱視軍馬。整飭邊備。逃亡之數。設法勾補。見在之人。厚加撫卹。一切戢守之宜。俱豫爲之備。故曰凡事豫則立。城郭溝塹。豫其固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作止圍援。豫其習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數事兼舉。定爲畫一之規。庶幾以靜制動。以逸制勞。戰則必克。守則不危矣。此提督鎮巡之事。臣不能縷縷言之。要在委任而責成之耳。然足兵必先足食。今河西衛所糧儲缺乏。士有飢色。馬多瘦損。蓋陝西布政司近年坐派邊糧。止是徵價折銀。而腹裏州縣人民亦皆困敝。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三

災傷有蠲免之例。荒白有輕折之條。內郡所入不足。外供危急。無措則連章累牘仰給朝廷。皇上不惜內帑之財。相繼發給。然皆不過就所在地方買入。所在倉庫而已。奈何關山阻絕。舟楫不通。一境之外。別無來路。佈臣不廣。雖有官銀。無處糴買。時價騰踴。日異而月不。同官司無以爲計。往往散銀糴買。樂憑衛所將軍入軍。餘揭冊開報。至于匹夫寡人。亦皆分俵銀兩。市買還官。責限杖併。如追正糧。衆口嗷嗷。怨聲載道。臣在固原。每據貧軍狀訴。身等俱係有差占之人。本等屯糧。尚且無力。辦納又逼。要替官買糧所給之價。又多不敷。稱得過。

者未免折騰賠納貧難者甘受杖責不能完官臣屢行禁革不許再行派撥軍心稍安訪得此弊至今猶不能無也夫處積邊儲不過召商糴買二者而已派軍糴買既有前害差官收糴其弊亦多况有糧之家一聞官買多避不敢出反致稽誤惟召商為捷便之法商人射利雖小必趨欲積邊儲雖費何吝在商人得一分之利則官府有一分之益今之居官者多昧於此避商人之嫌貽貧軍之害月糧折銀止得半價而青黃不接之際雖有價錢無處收買迫軍逃竄職此之由宜令都御史劉天和將開去監引召商務納本色糧料無令折銀雖多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四

無益其民糧京迎銀兩除量留以備收成時月折放外亦要召商糴買稍優其價直則買者自多稍輕其十頭則納者不誤也在劉天和及巡撫都御史通融處置臣固不能盡言而亦不忍不言也夫腹衷民懷既於轉輸難復本屯之舊欲以本地之所出供本地之所需非廣興屯種其將能哉臣觀戶部本內本鎮拋荒屯地欲令差去官會同撫按等官作急查照節節開闢設法清查均搭派撥該鎮官軍督令用心耕種務期五六年後荒蕪地土盡數開墾使邊儲充實兵強食足此誠探本之論而經理區畫存乎其人其故不可以不講也何則

存伍正軍身有差操隨伍軍餘例撥屯種但有軍無餘者實多雖有軍餘而無力聽其荒蕪而不能佈種者亦不少矣故附郭屯地每歸于該管官司勢要之家屯田軍餘有終歲賠糧而不知屯地之所在者夫人之情孰不趨利執甯舍可耕之地而甘賠無田之糧哉亦自顧其力有所不能耳其貧難壯丁雖有良田無牛可耕無種可佈未免將田租佃若畝段寫遠田瘠利薄無人租佃未免將身傭雇一年雇錢至猶不充一歲之草糧管屯官員或將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三兩朋合謂之擡糧屯事之敝至此邊人之困可勝言哉故欲廣興屯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五

種必先補助屯丁按屯種事例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今各衛沿邊墩臺堡寨星散羅列征操之外每月守墩守堡伏塘等項差占數多見在軍伍已非原額守城有數撥屯無人宜令布按二司清軍官清理各衛軍戶應繼軍伍俱令選解精壯軍人真正軍妻并添帶軍餘一名戶大族衆者二名俱隨伍住坐正軍差操餘丁屯種使其求即可以為侶而至即可以為家有親屬相依之勢有生理相安之心庶幾久長利便不至隨到隨逃矣又恐戶多消乏清解無人亦可少做古人募民以實塞下之意出榜召募附近隴右關西一帶人民令其納糧以



資口食而不當差。以足屯額之數。人情動必計利。其納糧有餘者。聽其自贍。利可資身。人必向募。屯額之外。或有能儘其能耕之力。盡開可耕之田者。俱聽其便。仍待成熟三年之後。乃徵其應納之糧。而不令其常別項差役。如此則屯戶以充屯種可廣。而倉有餘積矣。及查得比先年間屯種修舉之時。牛犁種子皆爲官物。凡屯軍年老出伍或選伍收操改撥屯田。例皆將牛犁二具種子伍石。隨田交替各該衛所歲造牛具種子。粒文冊今盡廢矣。宜依倣古人已行之法酌量今日可行之宜。令劉天和就于發去戶部官銀內動支一萬兩收買牛隻置備犁鏵。除屯丁家道可過屯種素具者令其自備其餘審係貧難之人及清解戶丁召募人戶。每丁給與牛牝牝各一頭。犁鏵各一張。種糧五石。足撥屯田督率屯種。每年所得子粒先扣應辦屯種之糧。以備官軍放支。次扣原借種糧。以候春作給散其餘多寡悉聽自贍。夫種之餘者既本丁自贍而納諸官者。又各軍自支。似亦近於擇可勞而勞之之義。屯丁既充屯種既廣。不但屯糧可完。而耕者有餘。別無搬運之路。亦自便于糴買。不至多費官錢。且蓄積有備。而又填實有人。數年之後耕者雜野無事。以田有事以守食足。令行士氣自振而邊城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六

之勢自壯矣。至于屯地之墾沒者。委官清查。務見明白。或聽人首告。免其問罪。官豪之占種者。諭令吐退。而不追其既往。或又慮聲息爲梗。臣謂春徭秋穫。各不遲半月二十日而已。宜令各該守臣先期曉諭。約會併舉。摘撥官軍架梁哨守。但要斥堠嚴明。哨有賊寇入境。烽火一舉。隨處城堡皆可欽避。無信怯懦。將官專以堅壁清野。借口賊未至而閉門高壘。爲自全之計。則將焉用彼爲哉。況賊人之入寇也。有時賊焉之踐踏也。有限佈種若廣。境祇連雲禾稼蔽野。賊亦安能盡踏之乎。衛所管屯官員必須委任得人。無墮諸貪婪之手。無委諸庸劣之夫。買過給領牛隻計其毛齒。均其牝牡。仍爲之約束。嚴令愛惜。牛力時其牧放。調其水草。歲查報巡守管屯二司官員仍要嚴切約束。稽考三年以上屯糧無欠者。指揮千百戶各量爲犒賞。五年以上無欠及積有贏餘者。卽係勤能官員。舉保擢用。則人心自奮。績効自彰。今日修舉屯政。大要不過如此。該部建白之意亦必如是。而後可以無負若徒以清查催納爲名。而無經營料理之方。徒事虛文。於邊備何益哉。前項屯種事宜。臣當見先任肅州兵備副使戴書曾有論列。頗爲詳悉。未見舉行。臣言多採用之。不知者或病其迂緩。難行殊不知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七

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事勢至此而  
又因陋就簡苟度歲時平日輪納埋勢既難有營饋運  
道路必梗當是之時取給於官而官倉無儲和買於市  
而市無可買雖有數百萬兩之銀亦束手待斃而已巧  
智之士雖多亦安能善其後哉臣私憂過計不覺惻惻  
至此仰惟 皇上宵旰之懷每軫三邊之顧乞賜 省  
覽

疏

劾宦官疏

韓文

此非韓代  
韓也不可  
無不可又  
先生曰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羣小  
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  
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  
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于  
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歎而泣不  
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絃默苟容乎此  
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睹近歲以來 朝政日非  
號令欠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瘦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九  
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  
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  
優裸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久交易仰瞻媒  
孽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惠  
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僉李秋華考厥占  
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  
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  
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燕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壑  
粉殖醴何益於事乎管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  
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



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乎小臣之左右  
長夜之遊恣亡厭之欲以累 聖德乎竊觀前古閔宜  
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  
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  
非細伏望 陛下奮剛斷割私恩上告 兩宮下諭百  
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  
洩神人之憤早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 皇上  
為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為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  
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三

十

東湖記

吳寬

東湖本陳湖也在長洲邑東南周可六七十里其涯多  
良田居民資之予凡再游焉而再樂告以訪陳氏故而  
有汝器玉汝昆仲為之主也當成化己丑歲予與玉汝  
同試禮部歸及秋過其家午飲畢汝器亟命舟泛湖入  
夜始還則月色如畫水波若空寧俎之間歌聲相發有  
杜子美濠梁之樂後十年為戊戌之秋予復過其家則  
玉汝初登進士第居京師汝器見客至益喜顧患末疾  
使僮奴舁行庭中相從以為樂而引滿劇飲如前日歡  
仍命舟泛湖則憊而不能從矣予由姚城過蕭壩登積  
沙入瑞雲觀弔古訪俗悉著于詩有蘇子瞻西湖之樂  
及暮還而汝器笑迎于門更具酒飲客且曰吾生長于  
是于是而農于是而漁久矣中間雖一出長鄉賦輒謝  
去今既老矣有子若孫矣世俗事無預矣而吾益得與  
月僧野叟棹扁舟舉杯酒出沒於清雲沙月之間悠然  
而歌悠然而醉其樂不可以語人者吾將終身焉湖在  
吾家之東因以東湖自號其亦可記乎予曰唯唯既來  
京師數以書抵其弟促予記所謂東湖者蓋予於東湖  
再樂特再遊耳使其屢遊之亦恐厭也然憶汝器時昔  
之言如是必有真可樂者予獨未足以窺其趣也

與王汝南還汝器之疾當瘳相與益窮其樂酒酣樂  
尚爲執筆賦之

記

周孝子廟記

吳寬

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于常熟在宋乾道  
間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其平生  
好義見屈患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既沒一日降于其家  
以已爲神告其母且曰容願爲國効力以保護鄉閭後  
果如其言終歲民無驚患邑人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  
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衆淮人渡江酬之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十三

偶見廟貌始知爲神事傳也中凡病者禱訖汲井投紫  
蘇煎飲卽瘳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必鏘等因具其事又  
以除蝗驅虎救水旱捍寇盜顯蹟數條上于官朝廷特  
賜廟額曰靈惠實淳祐十二年二月也歷元至國朝  
秩于祀典縣長吏率僚屬歲一祭之不廢若蘇城有廟  
歲月已遠莫能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爲蘇屬邑蘇人  
亦冀其神靈波及郡中以事之與而近自景泰甲戌歲  
吳中大雪民飢而疫作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法  
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有所求爭走廟下每旦庭  
廡如市顧其廟既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傍有王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十三

英者自其父謙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匪謀欲改建而  
不敢專其事則與里正陳忠周玘輩言于縣于府既如  
所請且下帖文俾英專守勿懈於是募財于衆一時施  
予者踵接而蘇衛千戶陳俊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  
化七年某月興功又明年廟成廟故西向始易以南與  
壇端整有堂有室有垣有門覆井有亭焚楮有爐以至  
象設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于神者相率言其  
事可記英遂鑿石丐書之自昔吳越多淫祀唐狄梁  
公按行江南悉斥去之所不去者夏禹泰伯季札伍員  
四廟而已君子蓋深與之然祭法謂法施於民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則有祀今孝子爲  
人雖非若古人之法施於民也然使里之悖逆者聞其  
風則規而改行雖非若古人之能禦大菑捍大患也然  
使里之疾疹者感其靈則安而獲福廟而事之豈不宜  
哉噫梁公既遠吳俗益甚其尤可歎者家自爲廟祀非  
其兒人小有疾則指以爲祟往往殺羊豕以大饗之其  
歌謳歡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宴而卜筮巫祝之徒  
假以獲利者皆是曾謂孝子肯饗其祀乎而人亦敢以  
其祀祀孝子乎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教也有益於民風  
也有合於祀典也於廟之成不能已於記

奏疏

憫念窮民亟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師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 聖德不已近者不意一時 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 命臣等撰寫敕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府并松江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亢陽為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潦相繼災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發給非惟迷亡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十四

逼迫又恐激成他變又況經過地方淮揚等府徐邳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產盡被淹沒百里之內寂無一爰之煙流枝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勿男稚女稱斤而賣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相繼各該地方官員奏要賑濟該部為因公私匱乏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處自今至於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饑民豈能俯首捋腹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為盜傳聞鳳陽所轄地方泗州洪澤饑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始得勸

奏疏

平糶米事勢尚有不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為懼所有前項 敕書等決不敢寫伏望 皇上俯從六科十三道各官所言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 祖宗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止照工部禮題着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於有誤矣

乞正谷大川侵田疏

等今早 文華殿進講之後伏蒙特賜宣召得親

御座商畧大政仰瞻 天顏和粹潤澤俯聽 玉音從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十五

客委曲其大聖之資帝王之度臣等何幸得備任使而遭此 休明之運荷此希闊之恩退至內閣更相慶忭以為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竊惟 聖明所諭御馬監草場地土錢糧仍聽本監管理原差踏勘太監李興等免其投問俱已仰遵 聖意稟擬施行惟谷大川舊弄威權蠱惑 先帝假助地之名混占產業莊田至一萬有餘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兩利歸私室怨及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須從公究問然後國法可彰 聖諭以為地土乃 祖宗之舊制然額外有所侵占以剝害小民致其嗟怨則非 祖宗設立之初意也

與王汝南還汝器之疾當瘳相與益窮其樂酒酣  
尚爲執筆賦之

記

周孝子廟記

吳寬

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始建於常熟在宋乾道  
間邑人周客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其平生  
好義見俗患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既沒一日降于其家  
以已爲神告其母且曰客願爲國効力以保護鄉閭後  
果如其言終歲民無患邑人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  
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衆淮人渡江酬之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十三

偶兄廟貌始知爲神事傳邑中凡病者禱訖汲井投紫  
蘇煎飲卽瘥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必鏘等因其事又  
以除蝗驅虎救水旱捍寇盜顯蹟數條上于官朝廷特  
賜廟額曰靈惠實淳祐十二年二月也歷元至 國朝  
秩于祀典縣長吏率僚屬歲一祭之不廢若蘇城有廟  
歲月已遠莫能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爲蘇屬邑蘇人  
亦冀其神靈波及郡中以事之與而近自景泰甲戌歲  
吳中大雪民飢而疫作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法  
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有所求爭走廟下每旦庭  
廡如市顧其廟既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傍有王

英者自其父謙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解謀欲改建而  
不敢專其事則與里正陳忠周祀章言于縣于府既如  
所請且下帖文俾英事守勿懈於是募財于衆一時施  
予者踵接而蘇衛千戶陳俊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  
化七年某月興功又明年廟成廟故西向始易以南與  
壇端整有堂有室有垣有門覆井有亭焚楮有爐以至  
象設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于神者相率言其  
事可記英遂鑿石丐書之自昔吳越多淫祀唐狄梁  
公按行江南悉斥去之所不去者夏禹泰伯季札伍員  
四廟而已君子蓋深與之然祭法謂法施於民以死勤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十三

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則有祀今孝子爲  
人雖非若古人之法施於民也然使里之悖逆者聞其  
風則媿而改行雖非若古人之能禦大菑捍大患也然  
使里之疾疹者感其靈則安而獲福廟而事之豈不宜  
哉噫梁公既遠吳俗益甚其尤可歎者家自爲廟視非  
其兄人小有疾則指以爲祟往往殺羊豕以大饗之其  
歌謳歎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宴而卜筮巫祝之徒  
假以獲利者皆是曾謂孝子肯饗其祀乎而人亦敢以  
其祀祀孝子乎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教也有益於民風  
也有合於祀典也於廟之成不能已於記

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霜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況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錄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脩設齋醮樂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周窮困蓋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疎播之天下傳之萬世其爲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聖化耗盡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閉邪培養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十八

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於廷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聳動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望聖明垂納臣等所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誘引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資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姦姦僧道一體治罪又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過米麵菜果等數又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禮施銀兩等物各開數進呈究問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斷於凡無益齋醮一

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祖脩德保身爲先終聖治益隆聖壽自延而聖德愈光所以綿國祚於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十九

勅

景皇后尊謚勅

王 荃

昔景皇帝踐阼江氏實正位中宮。既乃自懷謙冲。謙軒  
 龍於有子。英廟復辟。景皇退就王封。而汪氏復為  
 邸王妃。居之外府。憲祖之十一年。念 景皇康濟之  
 功。上尊號曰 恭仁康定景皇帝。而妃號雖未及。改汪  
 居外府三十餘年。令貞體順壽考。令終終以陪養景陵。  
 夫禮取其稱也。康定既正大號。而閔陵配享。未復偉翟  
 之號。於禮殊為未稱。且 憲祖追崇之志。豈將有待。朕  
 不敢廢爾禮部。其會葬臣仍上 皇后尊謚。益堊以如  
 明史實錄 卷之十三 二十

勅

奏疏

謝 存問啟講學親政疏

王 荃

奏為謝 恩事。伏蒙 聖恩特降 敕諭。遣行人柯維  
 能存問。并示優眷者。臣久伏草莽。忽聞 詔使臨門。有  
 若自天而降。先生巖壑。歡溢里閭。莊節 聖書。誨諭詳  
 悉。憫 臣以直道難容。嘉 臣以勞勛自效。臣之寸衷。特荷  
 九重之知。雖殞百身。何能為萬一之報乎。隨欲赴  
 闕陳謝。而衰病侵尋。恐願越於道路。乃敢具疏。以 聞  
 日本。枵材遺際。聖朝亦嘗承乏。內閣預聞 國論  
 適值逆理。盜政播弄。威福。臣功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  
 明史實錄 卷之十三 二十二

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處於野。十有二年。無復當時之  
 望矣。恭遇 陛下龍飛九五。庶政一新。海隅蒼生。欣欣  
 相告。復視太平之治。而草莽之臣。又不意獲沾優老之  
 典。臣不自揆。嘗著講學親政二篇。志欲效野人食芹之  
 獻。而無由今幸 天恩下逮。何敢復自疑外。而以出位  
 為嫌。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也上  
 下之交。而近世之交。其道有二。一日講學。二曰親政。  
 陛下踐阼以來。時 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循過。受  
 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間。廣度細靡之上。時  
 召文學侍從。容講論。凡古帝王為政之大經大法。日



陳於前萬幾之暇惟是觀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  
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爲學遜志務時敏  
道積於厥躬者此也陛下昧爽視朝聖政勤矣臣  
愚猶過憂堂陛太懸絕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  
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咨詢生民  
苦疾政事得失使得日陳於前總攬乾綱不治微細  
接見忠賢不隔疎遠則自朝至暮無非脩政之時周宣  
王所以早朝宴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聖  
心日明親政則聖政日脩君臣上下日周旋於一堂  
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二十三

日夫間古人雖在賦賦義不忘君故敢輒效其愚誠不  
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  
惟陛下少留一夜之觀如其可采采而行之則臣雖  
填溝壑無復恨矣其講學親政二篇附奏以聞臣不  
勝感 恩激切屏營之至

講學篇○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肇  
御文華殿公卿大臣盛服侍列引休之士亦皆環列  
以聽經筵一開天下莫不欣欣焉傳之以爲希聞之  
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欣春秋月分日  
不過二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風

具講章至期講訖 驗音賜宴傲然而退上下之情未  
見其親且密也至于日講可謂親矣然雖分猶過于嚴  
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  
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及成  
王訪落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示我顯德行學有  
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  
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  
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  
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二十三  
遜級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閣畧如是暴之之日  
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  
也且不獨商高宗周成王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  
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  
士房杜諸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  
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王宮中暇  
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  
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  
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  
告天下皆出 御製 唐翰如流羣臣拱視今 御製

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直入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遍。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止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博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文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游戲

明人奇賞

卷之十三

二十四

倫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進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

朝教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鵠廳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達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河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

明人奇賞

卷之十三

二十五

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達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馬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宮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

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仰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仰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宴義夏元吉等。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二十六

方將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觀至治之實。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二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本廬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

有遺賢亦不遺是而已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二十七

傳錄

夏原古傳錄

王 鑒

洪武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 太宗入轉戶部左侍郎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其濬水利集賜之徧諭故老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目爲之赤盛暑或持蓋至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決壅滯脩隄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爲患又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誦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明吏奇賞 卷之十三 主人

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勞費種職以妨商賈勿使富貴專錢以沮貿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兩者命公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罪怠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虔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八年 親征北虜命輔導 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 宸前參決機務退至政事堂即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 行在南

東宮京師肅然七月 駕回北京公見便殿曰卿輔

皇孫居守事安衆決機務咸當朕心公曰 陛

下之訓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明 上諭羣

臣曰夏某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九年三股災公

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鉅通貢及蠲糧採辦金銀課程

優恤流移以回 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者多云建都

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誅之時科道亦

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

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

前對辯都御史陳 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明吏奇賞 卷之十三 主人

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衆皆呼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

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

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交趾平 上問公陞

賞孰便公對以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乃

陞首功餘皆賁賚西域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之公曰

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公拜

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

有辱天子臣死不敢未詔 上笑曰卿過待即賜勉之

拜獨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平公入奏

晚史

日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漢庶人逆謀既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于彼他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十年議親征北虜羣臣無敢諫者公曰我愛國厚恩不可不死爭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况今災沴屢作內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上怒乃命公整邊儲於口北賓懼自益遂併籍歸家命錦衣官立取公回至則方起厥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埃畢此不然恐有侵死吾安知不以累公及至上問征虜

明末書寶 卷之十三

三十

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畧之意命繫于內官監皇太孫屢請赦之上命中使覘之因問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故也何敢怨上意頗解猶繫之駕至榆木川不降御在右日夏原吉愛我八月計至仁宗時爲皇太子親駕繫所公趨出皇太子立中庭泣日楊榮報父皇已寬大矣公伏地哭不能起上命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出駕回命賜御厨饌咨以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公公請賑饑寬

五

負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標金寶香料各處開辦金銀課程每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御座前或隨至便殿面決機務凡內外諸司所進章奏命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又趾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與兵討之公曰兵疲矣譬如難伏于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不若因其請降許其復國自新二楊議亦同遂假兵息民天下賴之

明末書寶 卷之十三

三十一

觀此三記  
圖其有體  
其其也

記

五湖記

王 鏊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更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宜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楊州之數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趙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滬湖東連嘉興。非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京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口菱湖。其西。非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汾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

魚查之東曰金鵝湖。林屋之東曰東臯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七十二峯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邐迤至宜興。入太宜。融為諸山。湖之西北為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為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為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卽之茂陵。平野間。卷井。含仙宮。梵宇。星布棋列。馬跡之北。津里扶椒為大。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非渡渚。蠡山橫山。陰山。葉與長沙山為大。長沙之西。衡山。漫山為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南山。厥山。澤山為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名泥若浮隱。見出沒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苦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帆。小帆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是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為三。翠嶺南大嶺。小嶺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為小嶺。為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葦。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者。曰東島。非鳥。其西南山。南非相對。而不相見。見卽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橫山之東。曰千山。紹山。曰。



噲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  
爲粥山吳王餉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作者曰杵  
山曰大竹小竹與衡山近若物浮水面可見者曰長浮  
癩頭浮殿前浮與龜山相對而差小者爲龜山有二女  
媚媚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巖薛玉柱稍却金庭其南  
爲垓山爲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噴首若逝者石蛇  
有若老人立石公石蛇石公石最奇與龜山龜山南北  
相對曰龜山旁曰小龜若螺者青浮二龜之間若隱若  
見曰驚籃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未岐者曰箭浮若屋欹  
者曰王舍浮浮又南爲白浮澤厥之間有若笠浮水  
也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三

三十四

面者曰蕩帽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貓鼠有若碑  
碣橫者曰石碑是爲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

疏

扶植國本疏

林俊

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近  
年以來災異迭興南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禁  
熊入禁鑾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  
氓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  
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  
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閭閻無人可者十  
去七八倉庫罄罄拯救無法樹皮剝根食取已竭飢荒  
填路惡氣熏天道路閉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  
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聖裁  
顧乃茫然無知恕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領餉徘徊專  
事蒙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困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  
變中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  
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上萬安等具言將  
生負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賈則  
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  
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賑以  
之罪以救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  
分賁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返復有

不惟言不  
長此何事  
不可救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三

三五

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爲雇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  
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  
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  
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明聖聽納之主莫萬億斯年無疆之休萬一忤  
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爲陛下陳之臣  
聞修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  
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冊  
所指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檢校小人市井亡賴  
曩者假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三十六

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居住京師多方貪婪誣妄聖  
眷疊賜恩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益大鎮固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誕說謂  
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遂繼益  
寧以此囑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  
圖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端唐憲梁武  
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  
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  
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況萬無是理頗有大害者哉

督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駭聞人受甲者皆曰使  
鶴鶴是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  
尚若此伏望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  
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頗覆陰狠引用邪佞  
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卿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  
趙高李參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  
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什山積尚名不足所在風擾  
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謀益寺虛耗內財飛語  
外間謂其立意不肖爲是被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  
畏天下議已欲陛下專擅謫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三十七

歸已今梁芳欲文已奸而以過歸陛下即此一事已不  
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  
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爲身危  
之漸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愚不足  
信職非言官熟視默然可以保位傾乃不自揣量與此  
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螭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  
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  
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  
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  
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于陛下也今

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飲食舉  
芳繼曉之內卒之不敢以此言進于 陛下者所惜者  
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 祖宗  
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  
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矣惟 陛下留神聽覽  
熟計而必行之幸甚

慶幸討戮宦賊疏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 陛下特正典  
刑以大洩天地 祖宗臣民之憤爲我 明萬萬年至  
計臣驚喜慶幸 祖宗在天之靈 陛下嗣大歷服之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三

三

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朋黨之說戕賊大臣  
挫殺言官凌巖同類摧剝羅織天下之人臣謂此奸臣  
弄權之故智然由古無是甚也此間遣 榮王之國修  
行宮致 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故故  
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  
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妻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  
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爲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  
主人之孤立况 陛下爲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  
孤立邪 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備司馬光妻寅亮故事  
輔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

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侯 皇  
太子誕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  
陛下爲皇太子已長尚未遣 榮王之國今 皇太子  
未生賊瑾豈容遲遣 榮王之國邪其陰謀逆計謂必  
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間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  
事邪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視美也庶民  
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 太祖夜  
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 祖訓非過慮也  
夫物貴者誨盜况天位至貴者邪人間腹心惟夫婦最  
爲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邪 陛下所恃腹心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三

三

僅 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惜身於承危  
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  
噫間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事邪臣驚憂爲終夜不  
得睡起草一疏爲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  
茂烈和謀無一人可託貴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  
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勝淨臣自分必死  
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厘 宸憂擬俟  
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  
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  
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爲國家大幸然徐思

之爲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計也。管叔沙衛殷國楊思易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闕寺因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早有發其奸致極蕩土崩若是之危迫邪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陛下如高宗仁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官曾請陛下撤回內官衙三宮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如其未明文希賞 卷之十三 四十

然是永尚不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得無過邪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邪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顧瑾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

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揚一清當矣其它或失舉正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爲失刑夫爲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爲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譽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徒取固執治未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用弭乎累朝大臣不忍加辜累朝厚恩獨恐忘邪身任舊臣甘心新主狡狠回遁替逆賊以亂人國貽神器孰不可忍邪春秋誅奸諛于既往生未宜失職也誰爲陛下盡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簡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愛矣伏望陛下法古而憂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孝宗舊人修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春舟而漏網者則聖德日光聖政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蒙隨本上進非欲得事後之贊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間老病疎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

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

書

與吳長史書

文林

林竊惟足下之人之才不同而所遇亦不能同以大有爲之才而適遇小事則將俯焉而善其所小固未嘗畧其小以爲不足爲鄒陽枚乘相吳而能善其身汲黯以諸侯相而卧治淮陽又若賈誼之於長沙董仲舒之於江都於膠西雖皆朱得崇制天下而天下後世未嘗少其爲人古今稱董賈有佐才豈以其職之末而汨沒其相業耶所存所發何如耳先生德修而學瞻言中而行檢銓選非常出以相王紆黃輿紫恩及上世朝廷待先生不爲不重矣其所以望匡益于王也不爲不深矣其欲表儀僚屬衛安黔黎也不爲不切矣非鄒枚草莽之臣之比也賈誼汲黯之左遷于遐方也又遇殿下仁明寬厚言聽計從又非董仲舒之兩相皆黜主也是先生以有爲之才居可爲之時豈無是心哉但先生居清重之任不屑于煩瑣故惟輔導爲急而民事非所關朝廷亦未嘗以民事付畀之也故民之結舌不敢言者先生不當與知也非不知也不當問也非不問也不必問也丙吉不治殺人之死而牛喘是問所職者重也林顧不能崇重先生而惓惓以是望之者念今日之

以自訟  
以事

之

事非先生不能達也雖然先生所居者相識也林之所  
言民事也先生謂民事非相識中事乎林不告先生不  
必問告之必不忍置矣當時牧民者不以告是遠先生  
之賢畏先生之威重誣其民而自棄其德業也居牧民  
之職尚有所畏規避以圖其一害及其民而况先生者  
之未嘗付界乎民事也林剋視當時牧民者之不告坐  
視其民之死心竊羞之而忍復自蹈之邪今林盡言於  
先生矣先生以林之言為不是黜而不聽林將乞骸骨  
于朝廷避賢者終以林之言是而陳諸殿下之前  
以為不是黜而不聽必將達諸朝而又以為不是黜  
明奇賞 卷之十三 四去  
而不聽先生所以自處必又高下林一等矣古人有言  
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此之謂也昔漢景帝時田  
叔為魯王相初到聞民自言訟王取其財物者田叔取  
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一十怒曰王非若主  
耶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田叔償  
之叔云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叔  
必不與償於是王乃盡償之史記筆之後世傳之以為  
美談今殿下愛民修德寔無魯主取財物之事而使  
民哀而無告者苦而不知耳先生知而不告非殿下  
之不明也告之則必聽者也况又不必發王府庫以償

其

之也亦不必損歲之常租也但禁侵漁之人使彼此得  
所願耳林生居野藪不識時宜謬居邑長惶惴無措故  
發狂妄譬猶嬰兒羞恥未生一遇疾病即咆哮大賓臨  
前而不知容貌之醜也伏冀矜憫愚誠不罪直慈念斯  
民之顛連恤國家之根本勿謂此為小事不足為少  
舒諫諍之容善解倒懸之急使博平一縣大小男婦世  
世刻骨銘心念先生之德澤于不朽使伸舒數子不能  
專美于前斯文幸甚

上會議諸公書

林以非材荷蒙拔擢尸位投人感愧交併無他自效茲  
明奇賞 卷之十三 四去

者伏遇 聖天子龍飛九五從諫如流林勉陳十事云  
云真迂疎解陋不合時宜之論誤蒙恩宥復賜會議林  
惶恐不勝因復思之前日進呈之時頗涉未信而諫之  
嫌辭不別白不足以動大人君子之聽謹擇率舊章一  
條試為明公備言之林云 太祖太宗臨朝聽政之儀  
制器仗併 皇明祖訓等書冀必詢之而後明也今已  
委明公革會議林敢不竟其說按 太祖太宗故事凡  
臨朝聽政不御正殿止御奉天門不設高座止設椅  
案內閣大臣侍立左右六科次之五府六府又次之百  
官又次之通政司執所受奏狀若干一一進呈輪流明

編錄一  
不可不  
出正為

誦事之易而小者面付府部施行大而難者而與大臣  
議未決退入內閣或召重臣反覆思論夜或就寢閣內  
其判鼓狀若召原問官而審而鞠之君臣之間可否相  
濟一虞廷都俞吁咈氣象非漢唐宋可比所以近倖之  
徒不得蒙蔽而天子之權不下移小民疾苦亦可以  
輻達而天下享太平之福近年舊章日廢大權盡出司  
禮監咫尺之間天地懸絕釀成深痼之疾牢不可解如  
此使立朝大臣如明公輩雖欲輔聖德修朝政而振  
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難矣如林所陳明公雖力賜主  
張條分縷析以冀其必行豈易得哉或以為事體重大

明史書

卷之十三

四十六

辛難興復林以為天下萬事莫不有大根本有人機會  
今日之事惟此一條最大根本最大機會根本不立機  
會又失則人才決不可收拾政事決不可施行矣邪說  
佞欺負之徒決不可損斥司禮監之權決不可復如  
祖訓而堯舜之治決不能卒致也況太祖太宗之儀  
制條訓豈有不足法者棄此根本機會而乃如世所論  
者曰其官未稱職其政不可行抑未矣他日榮最之恩  
又可勝言也哉細而思之其勢亦甚易蓋非更始則始  
驚世駭俗之事不過與復舊章耳況皇上勵精圖治  
之急亦欲親見大治之由者失此機會而不力圖之

林恐明公輩立于朝廷之上者不將有所負耶況明  
公乃朝廷所敬畏倚任者也天下拭目仰觀者也與  
疎遠微賤之臣又不同矣伏惟明公上為社稷下為生  
靈不以林人微言輕而曲成之請之再三必欲感動使  
因敗以為功化危而為安則林所謂理性情以下數事  
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天下幸甚

上兵部論操備馬書

林以鄙猥過蒙不棄感激有年矣今者承委芒刺盈體  
初考驗期益增驚惶然公事固不敢避有言亦不敢默  
切惟印給操備馬匹自來本寺故事兵民豈至妨害向

明史書

卷之十三

四十七

失而今復之寔由明公輩協心經濟善始善終之妙蓋  
可見朝廷舊制之良也當華復之際必極處置之宜  
庶可銷弭小人口類不然鮮克有終矣且此舉有貴有  
賤有民有物使之各得其所斯不負名公東顧之心今  
馬二千有餘出自七十州縣其地豐歉遠近肥瘠不同  
官員賢否勤惰不同馬之南北高下應瘠所產所市又  
不同力為同之勢自不能況選之之法不過去其老疾  
而於驚駭矮瘦者豈能盡去哉又豈能盡其地之所市  
所產者而併弃之哉若不姑從其所市所產而欲太加  
黜換民力竭矣設盡弃至美至陋而繁取其中心者以銷

此為難



人言則是世俗愚弄之術。儒者固如是哉。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其不齊而使之各得其所，殆亦齊矣。此林所以惛惛不忍不言也。林之愚見，欲乞執事先與主師議，今各當把摠，立辯其官。其軍賢否力量，各列為三等。著之簿書，林於馬匹亦已分別矣。因其人而高下之，馬亦註于簿書。然後按籍唱名，印後禁毋踰則喧譁如此。于官軍且有勸懲之名，而于民物兼無弃捐之苦矣。林不智，不識以為何如。林昔客于京館，人領馬從，太僕歸者高可駮駮，勢將凌空過者側目。既而其家食不給，調秣失節，數日之間，鬣尾禿而色黧，首垂而氣沮。人有熟視而涕泣之者。林忤之，答曰：「某輩強人王，某某與其四戶領產共若干，緒購若馬于臨邑，計謀日夜而得之，蜀乘日夜而飼之，辛苦日夜而獻之于官，惟恐不堪而令至是耶？」是以淚弗能止。馬踰月死，林嘆曰：「竭四家之產以資一馬，冀得少助有功，不恤也。而乃置之死，何其德也。寬自誰與今之馬亦有常產而得辛苦日夜以飼解者，其勢欲追風御電者，或百中之一，一旦置于不長寧，有不涕泣者乎？」林愚慙敢併以告，伏願明公察而導之以康濟民物，則亦老安少懷，物各付物之心也。執事先有此心者，也。林狂妄以獻，是不智之甚者也。其不動執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四十八

事之笑而抑之者，鮮矣。隱惡而揚善，又豈非執事之本心哉？執事必自裁度處中矣。林何敢強聒，臨書戰兢，匍俟命。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四十九

記

結夏灣記

蔡羽

山、以、水、製、為、奇、水、以、山、製、尤、奇、也、再、製、之、以、水、又、製、之、以、山、中、涵、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奇、銷、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嘗、從、避、暑、因、名、銷、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輩、不、為、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峰、莫、大、於、包、山、山、之、峰、莫、大、於、繚、繚、峰、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峭、峰、之、南、水、道、三、十、里、為、若、溪、其、弗、能、與、若、溪、參、者、諸、巒、抱、其、外、也、若、之、舟、非、行、三、十、里、以、求、繚、繚、峰、其、弗、能、與、繚、繚、

明末書

卷之十三

五十一

直者亦諸巒為之拒也四面峰巒交翠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西跨西為龍頭山其次為小洞庭為石蛇為舍為蕪為鳳閣之石不得而名焉東則大小明月灣為石公為澤為巖為三山擒鳴脚櫻桃柚柿梨棗龍頭之背為圻村厥土白礫厥產玉石盧橘中消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為泉安之洲帆落洲上則四面環合為屏為翰筆妍效謫以與縹緲相拱峰之巔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宇蒙蔽林霄鐘鳴鼓應後知仙釋之虛魚行鳥過形影

金華書

後知仙釋之虛魚行鳥過形影

景

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遊也夫地既異而處甚僻信乎遊者之難至矣向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撰壺觴休車馬者日不暇給豈獨為吾灣哉人將無焦乎創負以趨萬物失所矣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灣如有意鬼神之能不得而與非冥契其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余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林屋洞記

丁丑五月十一日通府蓋屋焦公備存豐之警事寧且聞林屋洞之勝期與三四士往觀而羽與時林源木

明文書

卷之十三

五十一

欲客各求道取疾有頃成會于洞門天亦霽有小亭門時從解冠履釋方袍為山行裝南行繞門出于巖谷之上跌于石壁壁高盡見太湖之境從者曰前有巖巖復下壁攀木行里許次丁巖畔自亭建兩連陽谷連曲巖皆五步一石十步一潭曉曉為歌踏淵淵焉龍伏泉瀉瀉行樹根攪朽翳去豐草然後得一伸足靈祐道士曰此毛公壇水也壇距洞且十里而南流出于洞門大者成川小者為潭為洞用是茲山之樹青葱堅翠少花而多根焦公有山水之趣與客巖名巖中遷至亭下從者已狂洞半坂矣靈祐道士習于乘機僥以先驅洞

劉侯處  
子至其  
望太湖  
片鏡目  
雲霧

口微隘稍前得夏屋穹然黑珉然壁毛髮左右請火公  
命列炬壁間下燭潛滴上照銀屋石鍾倒懸無數十  
夾屋爲石床丹竈道士曰此所謂金庭玉柱者也然距  
石樓神鉦尚遠道士內鳴鉦外奏樂客各據床屑石鍾  
仰舐乳穴暑月如盛寒如是者凡幾室室不同乃縱左  
右各爲向道或之丙門或之賜谷屏處忽若斷絕而無  
不穿漏惟之隔凡者許久方有人聲遂報火屢滅不能  
進羽怪茲山大不踰他峯而中空洞莫知攸際靈威  
丈人有言有無不可知求之隔凡以外亦已異矣果幽  
明之境殊豈造化者設是巧不得而窺耶出洞門日已  
明矣奇賞

卷之十三

五十二

瞻養石乳飲訖各謝去

### 遊石蛇山記

龜鼈龍蛇之山大抵皆花石之村窺者空竅滴者噴何  
然皆不干山之腹特山於波瀾龜鼈龍頭皆負林麓走  
飲于湖惟蛇山爲不然當太湖之西北背龍頭而迎風  
濤截乎大洋故境愈險而愈奇世少得而觀焉正德己  
巳清明日與客放舟龍頭西踰小洞庭還見聚落十餘  
家爲烏砂井厥名萬狀恍恍焉洞洞焉緣於巖岬不敢  
搖動然去蛇山尚十里客請乘東南風之便乃從烏砂  
解舟薄石蛇之東遙見大石割割下若有門閤而無人

蹤顧其勢尚陡水尚急舟不能停緣壁里許則山之陽  
也岸始舒水始緩若有里墟而無人烟鳥獸歌畜以京  
其間者大抵皆採石之人厥崖惟盧厥坎惟炊厥寢惟  
礪以漬以飲惟石之宜始舟人與岸人見獲通語言而  
沙詰渾未可卒進投竿測之視岸人指指止行焉始獲  
登其丘山空地虛舉足有聲蹠其巔梯斷石滑不獲前  
復舉輒去則山之西麓壁愈高石愈奇若芙蓉開花魚  
龍脫甲上者屏列下者橋臥隱隱波底者不可窮狀所  
見既異而境復迂僻由是鎖舟壁下環臥涯澣客皆引  
滿載歌晨徂而暮返夫蛇山卷石耳其勝領出龜鼈龍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五十三

頭之上余與山相去甚通而平生不開其勝一日浮波  
清觸煙霧復視其奇則古之不言石蛇而言龜鼈者有  
以也噫物愈奇則遇愈難余志蛇山之奇俾好奇者覽  
焉

明文奇賞卷十四目次

王守仁

書

答顧東橋

答聶文豹

與王純甫

答以乘憲副

答毛憲副

與安宜慰

其二

明文奇賞 卷十四目次

其三

答何子元

寄楊遠菴 其二

復章克剛

答方叔賢 其二

寄翟石門閣老

雜著

論元年春王正月

竹江劉氏族譜跋

書佛即機遺事

序

送潮州太守駱蘊良序

祭文

祭吳東湖文

疏

陳言邊務疏

諫迎佛疏 舊具未上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邊方缺官薦賢才贊理疏

明文奇賞 卷十四目次

二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明文奇賞卷之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

書

答顧東橋書

王守仁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護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

可謂定論矣

明文奇賞卷之十四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禪讓前舜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詁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

精折只論一二句

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感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視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邊豆之

明文奇賞卷之十四

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辟雍王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義和曆數之學早矣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偏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義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如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惑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甘澤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益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

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  
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  
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  
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  
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  
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  
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  
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  
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  
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三

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  
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  
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  
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手  
板本塞源之論也夫板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  
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  
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覺明於一時終將凍解  
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滄於後嗚呼危困  
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  
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

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致養之以遂其萬  
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  
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  
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  
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  
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  
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  
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  
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四

家無異言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肯此者雖  
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  
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  
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  
牽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爲性  
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  
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  
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  
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  
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

其不能  
與其不  
與其不

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勢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  
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  
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  
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  
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  
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  
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  
器用集謀併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  
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擾動其稼而不耻其不知  
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五

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  
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  
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  
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  
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  
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癢呼吸感觸有不言而喻之  
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  
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存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  
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  
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

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  
私已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棄相倣  
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  
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假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  
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罔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  
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  
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撥拾修補于煨燼  
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  
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  
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六

而聖學之門墮遂不復可觀于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  
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官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  
後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  
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  
場誰能跳踉蹌奇聞巧戲笑爭妍者四而而競出前瞻  
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昏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  
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  
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  
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  
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



於儒以見  
增知者之  
海國公所  
期心

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進日明而功利之  
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  
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  
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  
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  
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  
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  
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  
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  
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七

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辭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  
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  
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  
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  
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  
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  
為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  
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  
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危  
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

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  
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  
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答顧文豹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  
三同志更處靜地扳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  
益而公期俗紳勢有不能別去極快快如有所失忽承  
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殊甚浣慰中間推許太過益亦  
獎掖之盛心而規礪其切思欲納之於聖賢之域又托  
諸崇一以致其勸勸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八

是知感知規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  
鞭勉而徒以感規辭讓為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知  
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  
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不為少  
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謗謫屑屑者  
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  
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  
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病之切于  
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  
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

問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斲天下之信已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九

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倖爲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搶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計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念以相勝。而所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如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室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

是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頓頭。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頓頭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十

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斲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誦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

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仁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斯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避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為已任，願其心亦

明人奇賞

卷之十四

十一

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謾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為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

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務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笑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忍然者。輒復云云，爾時疾苦，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岐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與王純甫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尚多抵牾。始聞而悅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

明人奇賞

卷之十四

十一

都來者云：純甫已落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悅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悅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為，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本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燄受錘，鑄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鍊，而惟恐火力銷燬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于外而已。及謫貴州，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

富貴素貪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  
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  
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  
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  
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  
數人每相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  
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  
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  
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  
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三

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  
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  
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  
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進此  
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  
齒牙間哉

答以乘憲副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  
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  
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

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卽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  
連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  
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  
何耳昔有千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  
其贏餘以贖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  
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  
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遇室人  
老幼亦交偏歸譴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爲養暮不糴則  
無以爲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  
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古

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  
免於非謫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  
兩承書來皆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爲流慰人  
還附知少致切劇之誠當不以爲迂也

答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  
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  
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  
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  
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做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

鄭大憲

丁酉小記

學問人語

通鑑纂要  
卷之四  
第之四

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死生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

明史奇賞

卷之十四

主

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巳爾疊疊而巳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論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處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窳伏陰厓幽谷之中以望恩賜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見若甚簡仇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間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庶人餽粟庖人餽肉

夏竦

卷之十四  
第之四

二  
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賞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惜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其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君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雜貨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信不至再辱則可矣

明史奇賞

卷之十四

主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門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

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宜慰司亦可幸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纔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願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于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宜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閤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于明。文奇賞。卷之十四。七。

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捨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憐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阿賈阿札等。昨來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北。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龍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問之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

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計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激及忠良。其或坐觀遲迴。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談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遑之聞。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因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

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陰使君可。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七

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夫更迭而爲今使吾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繫執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昔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其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何子元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九

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而需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于萬千萬承諭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歎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贊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旅日日御不失

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缺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三

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謬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畧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惟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

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寄楊遠庵 其二

前日嘗奉教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  
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  
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  
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  
之舡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  
得專操舟之權而偵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  
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避其任然  
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三

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幸無  
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人  
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  
其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舡平時從而爭  
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聖方皇惑  
震喪救死不遑而諸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  
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則論皆以溺  
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  
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  
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

奏議

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  
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操  
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  
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  
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  
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  
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  
安其情擯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  
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  
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三

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  
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舍卒之際身  
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上  
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  
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  
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說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己  
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  
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  
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復童克剛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為然但思之  
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  
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  
霧遂翻然悔其初志仰欲焚棄八策以為自此以後誓  
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歡  
服克剛以為不憚改過而勇于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  
為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剛  
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問淵之  
久切誠無力遂爾述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

與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三

乎名通世無問愛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  
乎名非通世無問愛則違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  
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屏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  
間高明剴切之論雖各座席之談何所不有如八策中  
所陳益已不知幾十百人矣十百上矣寧復有依於克  
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  
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況此八策者特克剛之私語耳  
亦何保壽之深而必以投人為哉若此策達上亦非獨  
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善之者其為克剛之累不小  
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為是哉八策之中頂皆老

不立策

深惜

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  
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為致治垂統之  
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為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  
邪明者一覽如見肺腑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  
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  
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  
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挫之於時君世主謂諸  
屑求自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  
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  
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末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三

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始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  
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為克剛  
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為  
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問可也

答方叔賢

昨見邸報知西樵元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  
朝之盛節若千年無此事矣深用歎服但與各其間却  
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  
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  
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種一蠶於其中則一筐好

居居

贊畫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巳用人又自不同。白  
已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  
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  
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砥  
疏芒硝皆有其文。聖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者求之間而  
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  
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  
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實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  
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  
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三

分勞獲耳。都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者之心然欲  
殺數千無罪之人以與求一已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  
恕

寄翟石門閣老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入寨  
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之救焚之  
舉乃不意遂獲乎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  
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鎮何由而  
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

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衛日瘴疾將士危險  
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  
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枕莫既下懷伏祈鑒  
亮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三

雜著

論元年春王正月

王守仁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于人情乎哉而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二十七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二十七

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難而惡其爲盜貴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實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其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罪人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遽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

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  
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  
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  
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  
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  
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况禮記稱  
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  
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已未冬  
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  
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二十九

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  
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  
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  
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  
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  
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  
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  
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害矣夫人仲尼  
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  
謂其爲不可也故之征有屈曰意重三正則三正之用

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  
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  
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  
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  
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曾國紀事之史  
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曾國則不可以不  
實道並行而不相侔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  
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  
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  
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始不廢子言矣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三十

竹江劉氏族譜跋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  
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  
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  
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爲是矣  
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  
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  
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  
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善觀其史  
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繁而已爾士夫不

今其族  
譜無之  
有可足  
也

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胃味攀終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三十一

書佛郎機遺事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恨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

佛郎機私誅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佛郎機誰所爲哉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長弘之血囊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寔爲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校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三十二

以潮州之  
於其地亦  
其地亦

序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王守仁

昔韓退之爲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上風物  
產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嶇險之鄉而海南師孔戣又以  
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一百周其闕乏則潮益亦  
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爲  
首舉甚至以爲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  
之土地膏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  
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  
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爲解始得免潮州  
則潮在當時不得爲美地亦畧可見今之所稱則又  
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  
要爲有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  
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  
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耨耨之  
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  
凋殘廢亦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  
有不堪之狀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  
而重欲繁役之剝剝環四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  
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

明倫彙編

卷七十四

三

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於  
如退之李德裕陳亮佐之徒相望而撫捫梳摩之所以  
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既揚  
則其不能久而無勸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  
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  
負缺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  
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  
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  
清自府帥下追尋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  
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  
之有安府將有爲而無不從有華而無不聽政績之美  
又果足爲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  
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  
天子廷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  
又可論公徐友李哉賜華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  
且於其才自度無足爲贈者爲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  
以此言

明倫彙編

卷七十四

三

祭吳東湖文

王守仁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千將莫邪適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栢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敗屨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于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開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

明末清初

卷之十四

三十五

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聞益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倦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剗之頻煩長懼非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伸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尚來格斯

陳言遜務疏

王守仁

少成不總  
研透關似  
猶未盡其  
用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此念一除  
何所不克

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邪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好憂世者謂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十四

明！

迂狂進言者日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弱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遘陞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轍改轍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訾聞其事以下出位之誅至于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辛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垂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

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招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三十七

見有一人萬一虜寇長驅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校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積月累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遊於科道部屬之

紀傳  
今日不遠  
遠方爲何  
物在是

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于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適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于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三十八

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號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乎若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號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奏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如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



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其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蟄屯兩月。遑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旌旆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三十九

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審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矣。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

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因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通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四十

於東。降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貴族。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與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冒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

願

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潰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宜以國恩喻以虜警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四十一

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洋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因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遜或擒匪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諸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辯當其挑誘之時審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四十二

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于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爲生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剽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勦間謀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蓄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期想

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相擊。是乃以足當置。以感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國倦倦之至。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四十三

諫迎佛疏 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群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

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

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樂群臣之諫。雖亦出於忠

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今。正當將

順擴充。邇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

力沮宜乎

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

是乃惟恐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

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

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

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為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

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

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時御經筵

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遠

有所開發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四十四

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學。故

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

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

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

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因將厭倦。日生

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

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

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

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川

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於

救之。豈徒息猜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給音發帑。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還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益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憐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

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四十五

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黎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

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黎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及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與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四十六

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當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骨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于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而誨。而後。

佛不可誣  
言釋佛亦  
自不消其  
合後漢

又兼作  
清

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民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四十七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則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

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爲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

惟

卷之十四

四十八

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願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機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

人惟利是趨。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固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餓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四九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大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役健者逃竄山澤。群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洵洵如駕漏船於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五十

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免。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前。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困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閭閻然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詒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獨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皆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論之而益收。收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匪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恨者。

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橫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鬻肉以啖其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剋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

明史稿

卷之十四

五十二

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

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各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

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旋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失師長不惟逸豫推以亂民今天下郡

明史稿

卷之十四

五十二

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藥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謬庸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勸卽勸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

因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有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發舉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卽已仰遵

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上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

公疏能平  
何如一例  
之

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投帖服終必解其桎梏凡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曠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曠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墻之限猶牙童楷之道終必畏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墻之限猶牙童楷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於其間是羣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墻墻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五十三

政承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食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固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特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



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

虞於  
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  
應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債成事故臣不避煩舌之騰者  
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  
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 旨

遼方缺官薦賢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 聖化悔罪求生已蒙  
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洞弊之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五十五

下加亦一  
奇也

此疏爲  
方用人之  
法今時選  
吏古風更

餘必須得人以時緩緝况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  
城池營壘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  
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  
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  
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 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  
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  
官適多選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陽副都御史恭  
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恭政  
龍誥參議汪必東會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  
之間卽須半年恭議鄉親食事中恩皆齋捧表

其餘雖有一二新任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

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會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

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田等處與疾往來調度再無一

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

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

爲循良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

耐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爲民副

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避艱險致

仕知府朱袁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

氣充忠信果斷開任副使湯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五十六

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朝思  
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者有成績兩地夷民至  
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於地方之事  
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尚未到任該  
臣有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  
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  
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臥病呻吟床席軀命且  
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  
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  
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平衛

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  
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  
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 勅吏部改用林寬  
於別地俯將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  
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  
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履多事之地則其難  
尤甚何者反履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  
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  
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  
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  
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  
是三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  
臣竊為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  
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  
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為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  
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  
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選滿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  
果自不群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  
相繼狼狽扶携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  
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畧其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五十七

此等是計  
無事之時  
不遇急難  
而為才不  
圖其任也  
至少也

全體之惡而用其一朕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  
寸而破壞則舉才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  
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  
今一洗而改弊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  
觀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  
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  
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  
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為者乃為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  
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為不平公論并  
彰者孰得而終掩之

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  
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  
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  
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  
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觀二次三  
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  
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  
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  
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為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  
夫所謂時例者固 朝廷為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五十八

不拘無不可者

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管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勢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竊伏望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五十九

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竊冒恐懼之至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議。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臣。方執然瘠。疚僅未殞。絕聞命。悻悻魂魄散亂。已而伏枕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貪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恥者。臣于前奏已具

陳之矣。然而聖旨優恩。獨加于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于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關。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于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已日遠。而意已日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剖痛忍哀。冒斧鉞而控。衡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于昔情。有所激于中也。切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切。雖在數千里。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觸目皆有賊兵。隨在皆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可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將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厲。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蠶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

明末奇賞

卷之十四

六十

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夫天下之人犯死難以赴義則上之人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而此同事之人者乃或貨或否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擢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旨而因使退閑或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而捐身赴義以來此收歟。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歿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道于衆口之非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不免于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蹊牛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實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

明史奇賞

卷之十四

六十一

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縶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康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耶。況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于讒疾之口而未必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于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假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無已甚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于士列而使貪使詐軍士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何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于平居無事捥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于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況矢石之下劒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金而贖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未然不可見者賞已行而其人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

明史奇賞

卷之十四

六十二

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黜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實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制姦警惡。徒以阻忠節之意。快曉嫉之心。譬之投杯醪于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也。非其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罪可乎。夫人臣于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皆自以爲功。而邀賞于其上乎。願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于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獨賞其功於臣而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六十三

利害奔走。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矜功伐善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其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之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于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義。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也。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未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是爲貪。爲外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臣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于封爵者。故不敢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諂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凡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實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獨厚。果以臣實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遽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于前奏亦已畧舉。且諸部亦有冊可查。不敢復有所歷。願臣在哀經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令哀日死云云。

明文奇賞

卷之十四

六十四

明文奇賞卷十五目次

楊循吉

書

擬唐宰相荅韓退之三上書

論

爲人序宋論

序

奉贈吏部畢公經吳序

贈運副王君序

金小史序

明文奇賞

卷十五目次

一

錢福

序

陸賈新語序

文

上梁文

贊

司馬溫公贊

碑記

義勇武安王廟碑記并辭

顧璘

序

王履吉集序

徐禎卿

論

崇化論

書

與李獻吉論文書

答獻吉書

重與獻吉書

康海

明文奇賞

卷十五目次

二

序

送朱升之序

策

君子小人策

書

與王秉衡論易置壯夫事宜書

與彭濟物書

何景明

序

王右丞詩集序

海叟集序

漢紀序

記

信陽修城記

書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明文奇賞

卷十五

三

明文奇賞卷之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

書

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書

楊維禎

三月二十日僕射相公命其門下掾賈玄以意恭書於前鄉貢進士韓君前日丞相坐堂上有關人持韓君刺來欲見丞相丞相方視事韓君不得見留書一卷并雜文若干篇而去後丞相事亦畢方命出所上書張雨吏而讀之其言汪宏肆益出入孟荀之間一堂傳觀莫不爭歎韓君誠今天下罕匹之士矣至覽他文日光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一

玉潔其稱謂亦然然謂韓君通乎道不通乎時非丞相之所能處也故不得報焉豈為慢韓君哉韓君自謂樂學力行歌頌堯舜之道於是益四舉禮部矣以其無成忽將棄去為老農老圃之事既而悔其然且謂今之為天子所禮莫如丞相丞相權重得薦士苟或許諾則一反掌間耳又韓君自負甚高似不欲從羣衆中出以為虞廷相推其來非一日矣士而由薦以進古之道也遂引蕭莪之詩與孟子之說欲丞相樂育之又欲達其書於天子而爵命之韓君之望丞相厚矣如難行何哉今欲有所論列幸少留聽焉凡今朝廷之上設書推行率

有典式丞相雖貴不過奉行天子命令而已耳如使出於常度之外而毫毛有所更移不能也夫韓君賢矣然而以一舉子躋蹙居京師其地名在春官非丞相之所得樂育也此既一事矣又凡薦人必有格布衣之士亦有薦者然不在山林之間則不得薦薦之用處士禮也處士無途以進而又不求仕慮失賢故薦之又節度觀察防禦營田等使亦得薦人薦其可為判官佐已者也其中雖有未仕者而仕者多也今韓君已治文業就場屋三舉矣豈處士歟節度觀察防禦營田等使在外得舉判官中書不在外無判官僚屬且不俟他求其可明文奇賞

宋之十五

二

十九日則又至焉關人止韓君勿前獨持書示丞相書意大抵促丞相亟上奏至譬之救於水火之中甚而以盜賊管庫自比丞相謂韓君高才豈有此事直激辭耳蓋小夫賤隸負薪賣餅尚能自活如韓君者名山等矣又日與章逢士游孰不欲得韓君而饋遺之何至窮餓如蹈水火也信如韓君之言是不能周於身也其又能從政乎而丞相每有所除必責其堪任國家之事非為哀窮憫饑而予之也語云駟不及舌韓君過矣可謂失言矣且韓君又謂古之士或出於盜賊管庫尤不可也韓君被褐未仕擬之管庫卑等耳無傷也若夫盜賊之明文奇賞

宋之十五

三



切推行誰得而沮也。今丞相則不然。日具袍笏居省中。門外設卒持杖。訶衛羣官。非公事不得見。見輒庭參。參畢輒趨出其禁。密尊嚴若天神。如此至晚。歸第尤避嫌。疑杜門謝客。不與通。然則今之丞相與周公時不同也。又凡所施行。必召吏檢故牘按。例應否。否則不敢下署。一字謹持三尺。猶不能無負乘之懼。尚敢出常違同而行。吐握事哉。此非薄於士也。勢不可也。勢如周公則亦行之矣。而勢能有幾。周公哉。其德固不能如其地。其權又豈有如之者哉。韓君又謂周公之時。賢才已盡。選用奸邪。已盡。屏斥夷狄。已盡。賓服禮樂。祥瑞已盡。舉盡至

明文奇賞

四

而于唐未必盡然。其言忠且直矣。然謂周公時盡然。則吾猶有說也。夫周公之事莫盛於詩書。序云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孟子云。周公誅二叔。管蔡。史亦云。管蔡流言。周公誅之。是奸邪未盡。屏斥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是四夷未盡。賓服也。大雅斥而有餘。奸賓服而有餘。叛則知進用。而不能無餘。賢也。彼其賜鶚之作。金縢之祭。大風偃木之異。圖班方冊焉。可考已。韓君論何易也。韓君立志期以丞相為周公。且責之以太平之業。甚善。甚善。曾不思秦漢古制。以來丞相具官而已。而韓君雖賢。假令他日居相位。其能

行周公之事而一一如所云太平者哉。蓋周公猶難之矣。而韓君論何易也。韓君謂周公好士。篤得士必吐握信然矣。然使韓君生周公時。能保其必吐握耶。周公所禮士。史未嘗書其知。其何如人。吾意必無以飢餓告而乞官者也。如以是告於周公。周公必且囑之。而後謝之。吐握之事。禮雖一行而不繼矣。韓君今始生二十八年。文詞雄深。蓋與春秋戰國諸賢頗類。而並馳何。况場屋聲律之文。直薄而不欲卒業耳。如能歸就郎舍。蓋自砥礪俟試而進焉。人弗及矣。無為自苦。屢迹於丞相之門也。丞相之門。百官庶僚受事者得入焉。非舉子之所迹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也。丞相在法。不得受韓君謁。故三及門而不見。又恐韓君疑其慢士。故俾其屬吏致書。以道意。惟韓君幸裁亮焉。玄載拜

論

為人序宋論

楊循吉

治亂興衰之際君子不可以不深識之也。自漢以來得天下者多矣。其興也必有自其亡也必有為其間起滅代謝不勝多故。而考以人事則可以即初而知其後用起而知其成而不難見也。蓋天下之大勢有緩有促。有大有狹。而其為勢也不出乎在上者之仁暴在下者之賢否也。蓋天下之勢或成乎上則其在下者不能奪也。或成乎下則其在上者亦不能奪也。蓋常就其勢之所成者而隨之以為輕重。故明君在上則民俗於變佐人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六

可作宋文

序

奉贈吏部畢公經吳序

楊循吉

吏部正郎濟南畢公奉使以已事而旋也。道於吳下。覽其山川風土而加焉。郡大夫和與謀曰。公貴臣也。今經於吳。吳加重矣。然公所好者山水。所問者士。是與高干今世而量同於古人者也。有客若是。曾無一言以志吳之幸。非愧吳耶。乃請石田沈處士圖之。而屬予文之。夫吳東海之僻郡也。無高岳巨瀆。以供偉人之游觀。所以名者徒以前代諸鉅公按節而至。不鄙其陋而絕飾之。故有此耳。然自近世以來。山不改峰。水不易流。而過吳之客。日亦有之。然而題咏游賞。曾不聞如往古之恒及也。蓋高亭茂樹。據空澗而占奇秀者。幾乎無有。識其處矣。何則。誠好之者鮮也。況於士乎。士之當求也。甚於山水。其難知。抑有由焉。山水常重於前人之口。可以述而求之。若夫士恒在埋沒之中。其志藏其功。蓄荷無以試之。則亦夫恒人耳。非若山水之可以按圖得也。不尤難哉。山水不同人。無以自顯。士不遇人之知。士亦棄矣。今公至吳。惟山水是好。惟士是問。非有雅量高興。超乎今世而遠同古人。豈能然哉。此公所以為賢也。惜吳之山水與士偏僻。周陋不足以供公之游觀。登公之采擇而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七

已然公行乎天下多矣。天下之山水與士多有晦沒棄  
而借公以爲重者。公如不以一郡之不足而棄天下之  
有餘則山水與士幸矣。

贈運副王君序

鹽賦 國之鉅需三邊賴焉繫亦重矣然今積弊百出  
不可剔洗於是與選大臣患之以爲坐於任官流雜無  
名器以鎮之之致然乃開川進士求以大革宿滯爲  
朝廷緩憂而候官王君允吉得兩浙之副焉進士不選  
除是官久也除進士自今一二年始故人多不以爲便  
余以爲百官所領莫非 國家之事乘田委吏皆足以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八  
效力焉有便不便也由今天下承平日久四海無事故  
士大夫多欲擇清選要喜親錢穀近簿書然此何異  
富家子但思輕肥以遊而不問耕織者乎談亦其矣流  
俗之風君無襲焉夫宰紹君之分司積逋三十年當與  
新賦並徵此誠仁人所感額也今欲以進士振鹽之弊  
前吏壞之而使後吏爲之雖進士亦如之何吾竊爲大  
司農計莫若盡捐去舊逋與民更始然後以進士爲之  
理盡其後斯可也不然恐終無益耳然是事必在 朝  
廷獨斷與大臣力贊成之惜無有以登其端也君言至  
官欲即建白良與吾意合此正所謂進士所爲者君決

之矣吾將伺聽焉

金小史序

女直東夷之至微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隅不一年  
遂有遼半宋之弗謀而與之連也天祚衰而二帝亦不  
免焉於是犬羊之徒腥汗中國僞楚假齊繼爲子皇帝  
趙氏百年故疆盡去十五九朝寬仁之恩一旦蕩矣天  
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甚於此也建炎天子奮起歸  
德中原咸有古社復還之望而奸桎沮成諸將敗氣一  
飛死如真棄半壁天下退居臨安僅僞爲一附庸或曰  
非特桎梏也道君歸淵聖返而無所位置焉誠若是也  
宋實自壞罪豈獨在金歟自是厥後虜勢日盛南渡君  
臣甘心北而於吳乞買輩君之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  
也逆亮窺江禍及其躬而後已焉當時士大夫號爲橫  
經講道者何限然目視君父歲捐數十萬以拜跪事人  
如無也其亦何顏于罪人耶君子以爲有一管輅吾遂  
足以興齊宋誠有人豈至於是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  
非談儒者誤之也賴天之鑒禍流毒不爽亶景亮三首  
以次授命於其下如殺狗豕然無惜者而蔡城之焚墮  
宋目中百年之孽始爲人心一快然而禮樂衣冠爲其  
竊據多矣亦何足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者氣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九

然世罕有  
此書者

可也

總則在當時宜何如也或曰階厲自賈不然夷狄惟戰則遁耳是雖無賈亦至也矣獨罪其階厲哉情和則罪賈與仇會戰則罪惟拱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者戰耳今日曰儲糧明目曰練兵持重一語特為宋家之障蔽至於壞盡社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今之得成其虐者人也非天也循吉伏覽往迹而輒悲之以為金所關中國事至大猶因故史浩繁弗便觀於是摘其明滅之大故旁采他錄乃而書之綿歷千載始克成命曰金小史附其名號章政弗書斥偽而惡其竊也惟涉宋者雖細不棄史固為

南文奇賞

卷之十五

十一

固作乎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顏氏帝也盟主也國也山後世觀之則夷狄也禽獸也大盜賊也故循吉之此書也所以甚金之惡而發之憤也非為金作也

序

陸賈新語序

錢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為藝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略中叙六藝為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遵取而以順守之

南文奇賞

卷之十五

十一

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泰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叙事嚴而明可指也然遷尚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同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為優於鄒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

夏通於古  
有是者說  
其第

明末奇賞

卷之十五

十二

豈足及此要之亦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世論豈遷以已意文飾其說而致然與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為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推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賈友采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尚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還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輯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謬且雄偉壯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為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偶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摻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辭繁未精以偽為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令族而得其今首陽李君梓是書見臚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蓋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已未進士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文

上梁文

錢福

伏以福以與謙素佩父師之訓慶餘積善每懷宗祖之貽春服既成夏屋方起天人巧會地日偶逢列元氣而遇四時生值北辰之降登泰山而小天下誕先東岳之期况一萬八千歲天王之再生正是三萬六千日吉祥之共集堂名賜假國與咸休茲蓋伏遇 高皇帝五百年昌運之鍾幸撥 聖天子第一科進士之首執編史節窺千古之秘書較執禮閣閣四方之賢士賜歸林下志出人間采芝術以延齡弄詩酒而娛日天之未厭斯文也吾亦何為不豫哉吞雲夢於胸中置腰帶于度外信于今而傳于後耿耿乎其不磨用則行而舍則藏綽綽乎其有裕不由乎已更由乎誰軒題正已之額莫為之先孰為之後中穿總志之堂寶賜廳前一飯敢忘君寵俟教樓後九泉如見觀心吟爾蘇伶不知富貴但存方寸留與子孫再訪蓬萊貝闕定應失去曾游天竺靈鷲元是飛來聊蓮藕詞用伸祈祝 東元精耿耿貫當 中欽福錫民皇極主作民父母壽如嵩 西難道更無 山與齊官府清寧邀徽靜四方禾黍熟高低 南君恩 祖澤正潭潭老親日抱曾玄坐春風堂北看宜男 北

夜酒一壺晨盞粥五十年於更無余高臥北窗鼓虎腹  
上蟲蟲九峰峽相向開閭門外聽雞鳴願願太平奈  
無象下戲弄詩章騰酒價羹藿無處寄心思獨見唐  
禿抵天大 中願于大賢天官從官堂官構塗丹雘三  
槐銘刻托蘇公 伏願上梁之後門祚與國祚而俱休  
文運與治運而並盛無凶不御有福必臻歌斯笑斯子  
姓之書香不歇是也非也朝廷之公論常明

贊

司馬溫公贊

連茹拔茅維公在朝青苗保馬維公在野公之再入於  
乾坤坤重觀慶曆公之云凶陰凝冰堅馴致靖康嗚呼  
悲哉誠竭于已命屬於天天若解宋易爲其然

碑記

義勇武安王廟碑記 并詞

錢 臨

義勇武安王廟公雲長廟祀徧天下精靈塞宇宙聲烈昭簡冊端人正士義其忠武夫勁卒壯其勇田畝蚬蜩懾其神平古感遇之徒又倬惜其功之垂成而敗而思有以報其仇以洩其不平若是者千二百年於茲矣而其心術之微學問之素非偶遭暫免之可剽得其勲業之大與漢室相終始以有補于名教之隱嫌則世莫得而知也當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出一旅之衆以自爲呂布之所爲不尔則遜遊袁曹間亦焉往而不得其志而乃選擇昭烈以從事於沛可謂有見矣夫昭烈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付立終日及敗于操非降則死而王宛轉曲從斬一將以塞望而全其身以歸故主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強悍直遂者之所能辦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于學亦自有不可誣者且方荆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間關羈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信大義于天下者徒以王之爲虎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既死而荊州搆廢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於漢非小小也是時操之賊有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十六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十七

自之者而權之爲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焉婚使人知權之當擒及權賊王附操而後其爲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尚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非唯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漢室亦大矣故權之爲賊自王白之也操能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乃以情告及去且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非其所能授也其去荀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目文若而不滿于王豈理也哉剛明正大之氣人人同得以爲人者雖或屈抑于一時而終當感發悼痛積之之久而不可自己然後吾心之神若有見焉而神若有所答焉此廟祀之所繇設也非謂王之氣不散而別有所謂神者行於天也故于碑之末復爲此詞以遺邑人俾識以祀云其詞曰 虬髯龍翔風洽吳些上帝既命我版圖些王今歸來勿吞屠些副創合笑力拔許些上帝既命我疆圉些王今歸來勿追距些王今歸來勿之荆些赤壁烟銷江水平些王來歸來勿之益些陳石繫繫解以積些豈不遐思西出太行些晉殉國仇吳有故鄉些豈不遐思東入洛陽些地蛇窟室蛟龍過藏些桑陰託鄰童童如車今羽葆亭亭爰駐乘輿今些王今歸來帝情所予今湯沐有邑沛我郊墟些

蓮有核兮盤有魚些  
嶙峋黍兮下太虛些  
遊遊八表兮返厥初些  
福簡簡兮民歡啖些  
壽皇圖兮護儲否些  
王其不來兮民感曷紓些

序

王履吉集序

顧璘

嗚呼觀今淪然雲興燦然星耀豈不有羨于當世之士哉然性緣情汨志以習乖考之溫仁成惠固已鮮偉矣姑畧言之自視有餘者驕視人有餘者妬驕妬所終敗于人國烏川士爲也得天猶幸若吾友王履吉氏通發鄉國早聞四方龍鳳爲章山海爲藪不謂有餘既甚者乎然逡巡若處女俯誦若蒙士自予所睹未嘗失色於人及其遇一善覲一才若飢渴之於飲食不厭不止故年殆強仕而海內勝流什五齒交矣乃抱病長終王毀

痛下嗚呼慟乎人皆曰履吉之才不可再得也予獨曰履吉之惡不可再得也蓋傷人固焉其兄太常履約氏刻其詩予得而論曰古體五言沉澁有色可憤可樂蓋類曹植鮑照七言跌宕灑灑幽吹而需春雲益類杜甫岑參近體亦步騷杜岑而自掩神情殆與盛唐諸家相雄長可謂詩人也已特非其致也所取于履吉者非以此



論

崇化論

徐積卿

夫治生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知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曷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並進其道尚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尚華陰惡亂障否之殺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治亂之所由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爲本以忠怒爲節以廉直爲限以羞惡爲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歎詠於羔裘者也若乃廉耻道喪國維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二

慘絕污伎交門邪曲堂媚詩曰如鬼如魅則不可測鬼魅並作國胡不亡故嚴正忠慈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持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熙之治太平之祥可立致也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玄阿附成風固祿吝寵依敝仍陋莫敢正色而士肆言則曰狂釋廉夫乘慈則曰卑材毀盜擅庇則曰昧體發奸正否則曰儻擯賂風竇者有顯譽伐炎門者有幽黜巧容默者有高爵善甘奉者有最考剝民脂者有肥廕沾軍功者有上貨問豪賍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詬豺狼載道狐鼠

成羣榜櫟雜用瓦石同鳴教化隨類仁義不明賢直發怒問庶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明者

諸患於無形智者參慮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豈曰無愆此衆違之漸也夫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哀者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況於人乎若能補過反惠滌穢布新砥礪道惠之朴以弘教化之門熏貪鄙之穴墮羶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媒則大化流通四方爲極雖有狼莠良田之所不容雖有駑駘羣驥之所必踴尚何賞而不勸何推而不伏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二十一

何決而不行何寒而不止則伊且之功不足準三五之化不足爲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克寧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皋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醢則蚘生施餌則魚聚質澤則化史視則似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在位也誠知夫邪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辨也

書

與李獻吉論文書

徐積卿

貴賤存乎其人  
雖邑之得諸侯爭之  
非爵之貴周貴其  
爵也若徒務矜切之  
華而不責其實則恐  
為楊雄之玄徒取病  
於後世耳概楠豫章  
之材所用於世者貴  
其實也僕雖驚愚竊  
嘗志於是其必本道  
惠之衷遵作者之度  
以繅繭縫衣生物而  
已豈蟬口之所鼓譟  
乎居之而不疑想足  
下與吾共之也曩申  
贈章祗候來答詩曰  
無言不警此之謂也

其再拜獻吉足下省報無恙及所示詩備綢繆之旨發  
恣恣之懷轉詠微音若扣哀玉即日與羊何宣之莫不  
明末青賞 卷之十五 二十三

答獻吉書

以爲詩之變也然麗而不濡哀而不怨蓋無惡焉及讀  
司馬長卿之言靡麗浩蕩不可窮浚雖絕特之觀非盛  
世之所見也雖於長卿何所樂美乃蹈襲名其文而原  
何戾試又作賦以及之此予所未喻者故反之以問於  
原之意此足下之所見也藝家之風好相誇嫉後世之  
文不待馬揚而好嗤之自護其醜若趙人之持其璧而  
不肯下也豈不重可笑哉今足下責僕以相麗益此古  
之道也今何復見之僕愚慙何敢自愛恐不足以承教  
傷知人之明爲足下羞也若反覆相示更互詳定或大  
有疵謬輒抵毀去不猶愈於後人之詆笑乎且文辭之

明末青賞 卷之十五

二十三

明末青賞

卷之十五

二十三

秋歎相對幸楚惟咎與子聯輝裾玉周旋朝寺良時出  
遊則並牋而趨清宵燕寢則共余而寐謂歡會其可常  
凋奔抑何由至何國人事不齊物情難豫三年之內親  
友零落各寄一方臨北風而依依望大梁而歎息室通  
人退我依如何又際絕之後僅叔所答濟上札自稱張  
相背中間書問曠絕又復不審洛中人士可悉動靜靜  
言思之益用增勞忽奉情曲曠然開慰蓋迷虛傾耳於  
足音季長快心於手跡管人之情豈戾于今也哉嗟乎  
獻吉子之云違我復何恨君子居易窮且樂天小人僥  
倖以身殉既聞子西歸藜藿不惡其口家人不見其色

既退處原坐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濱晞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以羣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揆之此懷何必上同三閭下減殷中軍邪河清難俟人壽幾何顧子勛之而已米命又娶以佳期中以古茲夫其茨之楚黃帝之所遊焉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固樂道者之所栖壯士之所慕也而翼不我假天路無緣既違命駕之歡徒興失路之歎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有徵則延平之劍必合良辰弗違則少原之替永遺矣書不盡言不勝於邑時因風翮努力相聞某再拜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二十四

重與謝書

僕以攝提格之歲仲春南徂出齊魯之郊經淮沛之墟直視平原蕭條千里于時雉雉於林麥秀油油瞻日月之勤感東山之歎雖音妙傷神未足以振心而傷慮也既而道指東吳彷徨故都棲棲焉若仲尼之去魯也乃遵錢塘薄眺會稽控湖山以爲郭還江海以爲池管日神宮曉閣板房綺閣之餘或歸然於魯何徒彷彿於丘夷顧瞻周道不能不爲之興哀也俯引桐江之溪遡洄富春之渚望望風而思其人抑可以樂焉而終其身矣又西南行渡穀水陟常山越餘干沿弋陽山溪澗社

錄竹之實而不之元

之濱玉水激激則有參差之毛丹碧之石游鱗翔泳白鳥栖止可以望神而悅心也橫涉彭蠡仰瞻廬岳其波濤則騰涌奔伏噴薄日月其峰嶸則盤迴峭絕亘接霄漢香爐五老之形瀑布青峽之觀特爲卓詭靈芝異步彌山布谷金符玉冊窮幽極玄信赤霄之神都老氏之玄宮也又西遡九江南望全楚夫其扼巴蜀之喉舌據吳會之上流通五嶺之門戶接雍梁之要樞此其大勢也若乃鎮以衡陽之阜表以武當之山五峰森拔三門凌啓雲霞絢繪紫氣燭耀其中四候早暮七曜運行往往與人間殊別爰有黃金之堂白玉之阼琉璃爲鋪檀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二十五

桂爲柱制倖天居勢轅海岳目所希見窺窬難說又有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雲夢之澤千條萬派混原同塗縱貫脉理經帶其間極望浩漫際天薄海陽春獻而百艸芳涼風至而葳蕤落猿子嘯嘯鴻雁成羣魚龍倏忽賜賜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序之榮悴也故徵水族之饒萃材木之珍論舟楫之利及收漁之樂九州之內未有踰於此者也然其民俗苦瘠尚利薄義戶無困廩之食人無相固之心襟以山夷輕躁易動非久安長治之國也又其山川包絡四要固用武之場聚爭之地也故東望樊口則慕周瑜之雄西顧峴山則

感叔子之惠載觀荆門則悲昭烈之結極眺中原則痛武穆之忠山河皆是人物品已非心傷歎矣嗟其漣如嗟乎死生命也理亂時也命有湮而志無涯時可遷而身不達此屈原所以流亡於江夏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者也所賴豪賢發憤映帶礪以垂名章縫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業庶為不朽耳僕自惟無卓犖之材寡礪鈔之用進不能揚眉于天下退不能甘心于一壑徒放情於江海之間抗志於宇宙之表將以搜奇獵秘咀華納靈則水土而函靈法景曜以構文聊希子長之風庶幾庶卿之志乃知于役之云豫茲遊之豈徒哉惟是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二十六

足下與吾同懷遭時亂離良同非遂抱膝空林之中懷神窮時之境雖拾掇之為樂同知大鵬之逍遙也故聊述其畧以當挾掌方有簿牒不盡所言

序

送朱升之序

康海

夫折堅斷劬刺犀刺玉無向而弗利者良劍之用也沙汰滴濯溶鑄煅煉精光愈新者兼金之質也故上無炫舉當事乃奇駿無異足登途則妙君子之節豈可約以細人之屑見齊以鄉鄰之鄙情哉故葛藟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樛櫟松栢也犀象伏於澗澗之淵非其體固亞於後孫麋鹿也高下之分定而銜托之勢殊也故親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穀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二十七

顯名于秦穆子臧軻述于威宣二君者類識明而斟酌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謬故俗議不能繫浮辭不能好也至若其思戮身于鄭武伍員盛尸於鴟華豈其誠未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王疑而讓入故志阨行塞身死用弛也曩凌豁子提學關內勤懇懇若將一舉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則學者補習之力豈武少讓于浮梁君哉細人倡之衆人和之故囑者見污純者見疵使聖天子公卿之明少虧於秦穆威宣則凌豁子安脫於荏口也今倘泥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家舉而愛者見拔拂者被訕而異者遭譴彼徒以太阿假

文有方有  
康海序

之○昔○侯○宏○樞○委○之○碩○讓○皆○非○其○事○實○也○士○大○夫○者○公○論○  
之○所○繫○也○今○異○說○悉○出○於○精○神○而○公○論○不○精○於○古○訓○是○  
仲○尼○邪○偽○於○術○而○夷○齊○瞽○昧○於○周○之○日○也○卽○有○才○美○上○  
安○所○聞○卽○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士○甘○心○而○受○辱○蒙○倖○  
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下○許○致○薄○於○伊○周○也○  
既○無○所○容○而○數○固○不○可○易○也○夫○廉○靖○潔○行○能○純○備○者○  
孟○堅○所○以○誦○李○育○也○苟○以○熟○觀○於○凌○谿○子○則○有○豈○復○敢○  
結○駟○於○齊○轂○抗○肩○於○厲○行○邪○然○凌○谿○子○則○反○之○矣○聞○凌○  
谿○子○改○治○漠○南○故○予○得○私○叙○而○贈○之○焉○此○學○者○所○共○觀○  
而○當○塗○者○所○宜○慎○哉○

策

壬戌科  
弘治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膺 天命承 祖宗列聖之統以臨天下

于茲十有五年夙夜兢兢思弘化理非法諸古而不可然嘗考之前代繼統之君守成稱賢莫盛于夏之啓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康之數君者治績之具在方冊果何道以致之近世儒爲之論謂聖王以求任輔相爲先又謂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教君之致治也其亦有待于是耶且輔相之賢否君子小人之情狀未易知也茲欲簡賢爲輔用君子不惑於小人將安所據耶天下之務固非一端以今日之所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二十九

急者言之若禮樂若教化若選才課績征賦之法其刑之令皆斟酌于古然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焉法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制之初比隆前代何施何爲而得其道耶子諸生積學明經通于古今之宜其具實以對毋隱言毋泛論朕將采而行之

康海

臣對臣聞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獲于人主有不敢易之心蓋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心之所向道之弘否所關一有所易則所以修於身者必不能實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

固甫遷于此或轉于彼雖欲勤勵以求治而弛張一令  
一無所據窺伺媒孽之輩共起而乘之雖有賢人君子  
立于其朝漫不相信其者或斥譴罷去不爲之所天下  
之治將焉所賴而成乎惟有以真知道之不可易其心  
常憂勤惕勵而不敢以一毫苟且輕率之意雜之千中  
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人取善各有定則賢否莫吾  
亂而君子小人不和尤既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則政無  
不舉而法無不振天下治宜無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  
未有不達于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達于是其  
心終有易焉而能以無弊者也洪惟 皇帝陛下以至  
聖之德撫盈成之運十五年來民安物阜雖堯舜禹湯  
文武之業亦不過此而策士之詔乃猶惓惓焉以化之  
不弘治之不洽爲念 陛下登誠有未達于是而猶待  
于問哉臣有以仰窺 聖心之于道固不自易焉者  
也臣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不得所遇雖子思孟軻之流  
亦且徒爾而臣之庸昧乃際遇若此臣敢有所諱而不  
言哉臣惟天下之深患在于久安極治而後恬恬所不見  
者莫爲之虞 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  
用于已不若資于人求諸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心純  
于道未嘗敢以爲易故其用人行政有非後世之所能

及如啓當禪授之後繼禹之業守之以敬而伯益之用  
終始無間故道之得于禹者無廢墜不舉者矣中宗高  
宗一切信任陟尼傳說之屬而又本以嚴恭寬畏恭默  
思道之心成商之治又豈無所據耶殷之頑民維于管  
蔡武庚之手武王之澤未洽也使非悔悟于周公篤信  
于召奭備有成康繼緒不忘之思旌別淑慝之意而禮  
樂之化豈能如詩書所道哉程頤曰聖人以求任輔相  
爲先歐陽修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蓋政以人  
而舉人既存則政自無偏弊不舉之患而治之在天下  
者可成也 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績獨可舍此而他  
務耶亦惟有不敬易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于人  
主之心者况用人之際又其本原所自之地哉 聖制  
所謂簡賢爲輔用君子不惑于小人誠灼見其必然而  
憂勤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蓋大君爲天地之宗子必  
有大臣爲宗子之家相相之職所以輔養君德而贊成  
政化天子不可一日無者豈惟夏商周爲然皐虞稷契  
之流雖堯舜之世亦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否則必辨之  
于先而後可任之于後苟辨之不明用之不當則天下  
之禍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賤而上與天子  
共事其所爲操縱予奪者無一不爲天下之所稟受使

齊人  
不  
可  
家  
其  
基

第一  
卷  
卷  
之  
一  
第  
一  
章

心術或有不正而學識或有不醇則其所壞非如有司之一節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取易之心然後脩之身者無往不實脩之身者既實則出乎我者無乎不正而人之邪正自無所匿于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矣臣于今日豈以不得為憂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耳臣在草野間聞朝廷用一大臣必極奮動以為諮謀親信將必有出于恒品之外今一立京師乃或有未然者臣願陛下為之禮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遠猷大略不為琴瑟所調一政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後布則小人雖欲肆其無所忌憚之私以惑吾聽而其

明史稿卷之十五

三十二

情已先覺矣蓋小人之情不遇趨利避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掩之而不甚露故利之來或避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為所分且蹈之夫辭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則去之不決及利害至于必不可已則亟去與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勉而為之也其幸不可掩者已躍然于甘言悅色之間即此試之小人之情可復遁乎既得其情則宜亟去之去之不亟則或為他巧所中而猶未免于有感隨有即覺隨覺即去如是而已如是則君子小人不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之務自無凝滯不舉之患矣臣請以

明史稿

卷之十五

三十三

聖諭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易之論然其興也雖專重其實而亦未嘗遠棄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為禮者疎簡縱逸雖所謂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為樂者殘缺廢壞雖所謂聲容之細亦未之備蓋不得其本而安于苟且將就之習固如是也苟學校之教有以振作而興起之則人心自無不止之欲而其情自無不和之發凡見之宗廟朝廷鄉黨之際自有以去其疎簡縱逸之習而補其殘缺廢壞之弊將不俟于進退升降而節鐘鼓羽籥而和矣禮樂有不興者乎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機係于人主之心而其應屬之天下之廣萃英俊之士使之羣遊于學讀書窮理日或莫為之變而欲驅天下之愚民使悉歸于禮讓和樂之域固已難矣莫若先以恭儉忠厚躬行于上不為聲色土木貨利玩好之所移易而後徐以示于天下天下方以前日之侈縱相安而一旦之所聞見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冷然以省苟一大家臣族頓悟而倡改之則人之樂從者衆矣選課之法則臣于此有所深惜祖宗之于士養之以道氣而信之以賞罰其用也不為之拘而其課之也幽明殿最各為之等故人皆勉于其官而優于其事比者稍有兵荒而納粟買官之人已滿吏部

人之才德  
與否  
與否  
與否

之薄矣。雖有才德。滯于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顛毛已脫。種種能以壯節自勵者。曾幾人哉。况又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視。苟不本于科甲之選。高官重秩。未肯輕與。則彼無所慕于中者。又安有所忌於外哉。臣願嚴其僥倖。覲覲之禁。使冗懦不職之徒。一一謝去。選惟其才。而不盡拘流品。試之以官。而課之以實。如蘇洵所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然後因其最否。以加賞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自見者。亦將知所變矣。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司會莫為之省。非司會之不省。勢不得也。自京師言之。食之仰于江南。歲數百萬。而權勢所畜。無稽之輩。不為國家分寸之算者。乃至百千。借其空名。以耗實費。至有水旱饑饉之變。則又加倍以取于江南之名臣。聞土日。益則陷繼之。江南之民。貧甚。則江北可晏然。以不顧乎。况今邊境之擾。未甚。安帖。前日榆林大同之役。馬死食。實所費不知幾千萬。而無用之兵。又坐食于邊。山陝之民。丁運之法。無不備舉。老幼父子。流離移析。外患未除。而內地已困。寧不為可懼耶。臣欲去冗耗。無用之費。而革權門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邊境之擾。但以付之良將。不用統制之屬。帶挾僥倖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屯

明史奇賞

卷之五

三十四

臣等

田之實。省丁運之苦。用周無不足者也。兵則先于生養。安息之間。為之深計。使不受役于私門。而得給其俯仰。奮迅矯烈之氣。又必常振勵之。使之無所沮喪。今有一級之勞。而大家右族。訾議奪去。不敢仰視。將何所養。以自奮乎。况夫新舊逃流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復伍釜爨之用。俱無可充。又其居無親戚往來之接。其心之欲去已甚矣。衛所之官。又以嚴刑深計。鉤取其有彼方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之去逐矣。而不去。豈人情哉。欲兵之強。而二者特不之詳。臣所以深慮也。用刑之際。洞照物情。而不為所誑。明者皆足為之。而法之輕重。則有一

明史奇賞

卷之五

三十五



陛下神聖天縱出于尋常萬萬者哉然臣于此竊有  
焉蓋政雖舉于有人而身則所以取人之本故孔子有  
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先修平身是其心之所在輕  
忽率易不能不累于愛憎之私而用所不當用舍所不  
當舍者有矣臣願陛下急于修身以端取人之則然  
所以修身者又非勉強矯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之閒以至于動靜語默一事一為之際常加  
儆畏內省于中果當于理而不悖乎果非其當然之則  
而徂于外誘乎使天理純明私欲淨盡則身無有不修  
而道無有不盡酌斟斟酌自不謬于天下之是非苟用  
明末奇賞 卷之十五 三十六

乎人其用必當苟發于政其發必精治功之隆能退配  
祖宗卓越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載者矣彼漢唐宋  
區區小補之治又惡足論哉然臣又聞治不患于始之  
不得而難于終之有繼伏惟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  
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則國家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  
也臣無任惶悚忠愛之至臣謹對

書

與王秉衡論易置壯夫事宜書

康海

計事者誠貴詳慎周逮倉卒之際雖固有如意者小如  
意率小敗大如意率大敗此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何  
也天下之事其聚若牛毛其大淵宇宙其細極纖渺彼  
以倉卒小慧謂可盡之矣其遺固無有弗敗也今關中  
雖不惟兵燹然山南之寇煩餉數年矣老弱枕藉於溝  
壑之中山南至于今未平也而北地上郡悉數歲稱款  
貧民剝樹膚發草以爲食寧夏雖新寧盡盡一破狼  
籍倉庫虛渺矣延綏甘肅諸鎮廢教梗道居者不得耕  
收獲運者不得輸送其害甚數倍關東也而本其城邑  
掠婦女殺黔首似安平爾而執事者不思久遠遂以  
意輕忽行事罷費百姓如彼彼因飲藥昏耗矣此其民  
何罪也故不遵僭踰輒上與凡計夫城北之關直張氏  
十數人爾合邊腹數百之兵晝夜圍捕但獲其三四人  
餘皆冒圍而出官軍物故與之相稱彼且未有劉齊之  
盛也至知府不敢送出祀厲盛借兵衛若備大敵而關  
東之賊鄉嘗欲西望入關矣關東之勢豈如張氏甚少  
耶執事者何不近以此慮也裝間兄與鎮巡諸公極力  
區處防守要害修繕城邑訓練兵民警察官吏即承命

者未必盡如約法然亦今古恒事民不勞事不廢也其私若曰卽莫之勝亦可以相守矣此備之道事之理然也故選置壯夫肆戰修具者凡以爲此而已今執事者徒以尊官崇階握持朝命抗壓群列悉取其約束而更之罷壯夫之置罷無籍之人令郡縣另擇光棍游手者食以精廩給以利器又汰不堪供役之戶徵取銀十兩資其裝束此法一行關中之禍成矣故無待關東也昔韓德夫以此施之真定彼時民方承平畏法愛念性命也尚曉曉以爲厲已而勝盜勝盜者害過於盜也其施於今雖三尺之童熟知其不可矣夫民自賦役之外

明末奇賞

卷之十五

三十八

瘁瘁岬岬勞苦終歲莫能養妻子給喪葬也山南及遼數歲供億之費又杳杳相仍若疊繯積徒小民懷亡思亂之志靡有弗及矣乃又以此重之夫常役之制今年力差則明年銀差百夫之戶銀差歲不過十五兩或二十兩而舉族號飢寒矣彼不堪供役之戶則常制不過一二錢多則五六錢又多止一兩耳而益之以十兩不知十兩者爲力差算耶此雖盡誅其戶悉繫其妻子有不能也彼何以給光棍游手耶夫民之至無賴不可訓導爲善者世之所指爲光棍游食者也人之至親莫如父母篤愛莫如妻子而光棍者方且不顧父母妻子

之養今以官府升斗之惠責以守衛城邑之事其故心宿志又固有因是以感觸他移者矣一旦冠至吾方束手孤立借効於彼彼亦恃其馴練之素驕悍于我促之則心違容之則事敗彼誠兩顧于寇我之間在我者養無太厚動有峻法而在彼者恣意致欲罔不周遂寇未之入而彼先爲內潰矣故於是雖有頗牧之將不能爲之用也非不能也勢不能也譬之城虎在柳苟就飼喂稍若馴服一出其檻必反噬飼者此會稽之守所以害項梁之劍也史記所載除肇創草昧之始不論有邦之王經畧之故自黃帝制兵以來訖于今日僕亦嘗究極

明末奇賞

卷之十五

三十九

之矣未聞出良民進游手以爲武者況今日羣盜政彼曹輩也乃又以此輩預養而待爲之資此盲瞽女子聞之而大笑者不知何所爲爲尊官高年之士反亟趨劇行如此彼劉齊者將已其掌灑酒而私慶矣夫內失庶民之心而外資盜賊之援危國亂邦尋臣愚士之未計也盛世公卿乃望是以彈盜非愚則矣見于此何不急爲之圖以安其衆此聲一揚向之壯夫必欣然散去如釋負而游手無藉之徒攘臂爭先矣壯夫散則武備廢而盜無靳志游手無藉之徒先則孽禍蔓而敵有厚資若然則關中之事去矣夫事本易集而效本明著也

古之人動難於老成持重之臣者以有深遠長顧之慮行易而效長也今不求之于其易而索之於其難不圖之於著效而望之于隱禍此妖人燒符致鬼之術殂身死軀之道也或曰古之典國之君由屠沽盜賊與之成事者多矣予以游手亟絕勿用不已過乎曰其大畧吾已言矣此政所以塞其弊也夫特收良民習戰鬪守者勿但善戰可恃又以陰奪游手無憚之志也故以戰可成殄寇之功無戰不失其守家卽又萬不得志必懷愛妻子屋廬田畊死不爲亂此孟子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游手之徒則異此已勢孤則僥倖放下甘爲人

役有火盜小警則趨順拘摸無忌親故甚至因小而置  
父也若教之爲兵資其食力養藉以藝有小寇卽亦可  
以小有勦績大寇至刼仇姓殪恩家反戈往迎矣何也  
職則不可勝敗則受罰罷食又失利也所謂無恒產者  
無恒心也今天下幸獨關中無事東盜欲窺關中有無  
不可知然古用武之國不可不慎也惟兄速已其事而  
亟圖之賜不肯以閭閻悠游之樂則莫大之幸矣况百  
二之險萬萬之命乎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別此

戊子佳節  
率其先

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詞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卽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醪醑爲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係數年若招豚臂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寔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卽或奮然拊攘臂之意隨復自笑自詈以爲狂奴猶爾不量卽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

之外不可有也況數石之粟乎臣之欲乎僕自初受命  
無狀性如是古而非今始仕時童兒先皇帝寬仁大  
度卽自私極以爲卑憂懼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  
放易言畧不修飾至皇帝即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  
斷臣言益負以爲卽志當究乎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  
轉易不松雅僕言是是故設論譏說畧無忌畏日就月  
將幾踵乎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助所無以  
爲真而使僕含垢于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鑿  
放土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獨介之業生乎微志  
付之穢塗痛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

冀之事與蔡離和九錫之書。噫。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全。垢目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有不同。于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離之操。而迹屬宗元於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愛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悼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密號峨嵋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四十二

誅論刻之際。山。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幸。侯仲非賢者。然豈少乎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離于孫臏。曹元與云云之間。和故鄉人之心。至此。蓋放臣已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其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高義。口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汙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為。至於此。使識者苟為之。言則所係于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慄大

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避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為賢能。僕頗放異。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偽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士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為高素。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兄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為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弘。不能信之于人。雖頗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四十三

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謫。自人有罪者。之。清。穢。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高。閭閻論落。智高萬。此之上。而各陷九淵之下。於中夜。竊自歎。而不當輕易。當世俗。什舉。徇外。適此。荒。愿。今又不。笑。而欲仕乎。此。不宜出者。一時同。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污。者。然。罪。大。惡。極。羞。讓。于。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豈。不。觀。幸。僕。出。以。為。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幸。崇。私。愛。而。之。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為。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為。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為。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

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肯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嗔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惻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爲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不得請益而又不能迎候故已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恕之手臨終惘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五

七

序

王右丞詩集序

何景明

予奉疾還值長夏索處人初以精力未充且省讀書日又無所事坐居又無人與語偶取王右丞集讀之讀且倦則臥臥起則又讀凡數日竟其編顧集中長短混列欲考體制以求作者之意寔煩檢閱乃略加編定稍用已意去取之釐五七言古詩各爲一卷五言律最盛爲一卷七言律爲一卷五七言律各爲一卷五言絕句共爲一卷皆首標體制俾篇詩各有統叙摠六卷錄爲一本自備考覽不敢以示諸人竊謂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蓋自漢魏後而風雅渾厚之氣空有存者右丞以清婉峭拔之才一起而絕然名世宜乎就速而未之深造也今於古作取其精去其泛者不敢加多焉蓋本有賦一首今亦刪去其裴迴諸人之作附見者亦惟論其詩而取之不盡去

海夏集序

景明仕宦時嘗與學士大夫論詩謂三代前不可一日無詩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後言治者弗及詩無異其聲有治也然詩不傳其原有二編學爲理者比之曲藝小道而不屑爲遂亡其辭其爲之者率牽于時好

而莫知上達遂亡其意辭意併亡而斯近矣故學之者苟非好古而篤信弗有成也譬之琴者古操人所不樂聞又難學新聲繁豔易學人又喜之非果有自信孰不就所易學以媚人所喜者也若是將使古道復至于無聞焉而已矣景明學詩自爲舉子歷宦於今十年日覺前所學者非是蓋詩雖盛稱於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於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雖迄今一未有得而執以自信弗敢有奪今年罷宦

明史稿卷之十五

四十五

歸自以有作力得肆觀古人之言又欲取我 何諸名義等前之然弗多習其行而讀之者又皆不稱部意獨源更詩爲長更歌行近體法杜甫古作不盡是更其取法亦必自漢魏以來者其所造就蓋具體而未大耳意其所識亦希矣吾郡守孫公懋仁篤于好古其子程芳者從子論學大有向往嘗索古書無刻本者以傳子讀古書自六經下先秦兩漢之文其刻而傳者亦之矣矣海更爲 固初詩人之冠人悉無有知之可見其古者之難而不可以弗傳也乃以授之而奔繁以繁言程者亦將以是求更之意矣更姓表氏名就其集陸古

深所編定者李戶部夢陽有序其體歷可考而知也然不復述

### 漢紀序

晉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史記敘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賢臣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體然不能微約其詞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于流緩溢簡跡難而不可以觀予于是蓋慨然有思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紀其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于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

明史稿卷之十五

四十六

成彭天人所包矣其舉治忽參稽成敗并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即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同素因由擢顯論議悉情可謂括倫鑒之要深資素之品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貫道史以執事故凡討論藝文橫分事理而莫知反說記無條貫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諷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分合事而寓于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順則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後焉是以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但聖誥之言爲經爾故記

聖學與什  
經史與什  
漢書與什  
史記與什  
通鑑與什  
綱目與什  
文獻與什  
事物紀原

事者。苟非察于性命之與。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于作者之門矣。是書予得之侍讀徐子容氏。徐子謂吳下世家錄此書珍藏之。而格于傳以故世無刻本云。予至關中。逕挈子呂仲木氏移書求之。乃遂請呂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刻布云。

記

信陽修城記

何景明

命事聞君子明兵備之三年。城信陽。城集子與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陞峻。後樓以望。蔽表帶山河。表括萬家之室。相顧歎曰。壯哉麗乎。其地萬年之固也。先是僉事竇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之後。為防焉。延舊城視之。曰。庫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度。工指財於官府。取力於隙民。歲餘。城南門運西北至東門起。北門後大功未就。去又遇積雨。墻壞數百丈。閭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縣鼓。而縣鐘又置。滿小南門。甃城上。今有下而。是亦即積雨不壞。其後不壞而功有積。其用經而力新。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其備之於後也。於是事先後緩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闊廣千三百五十六丈。有七尺。並其後者。知州彭偉指揮。秦常景。知州林君大霖。指揮使鮑君。因來請文紀。諸石。何氏景。明曰。古者諸侯守。在四鄰。政責人。和。不以險塞為固。是故論治者。有本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本者。亡之。晉大盜之入。汝南也。更有弁城者。矣。然西平上蔡之長門。死守吏也。寇則踰垣。踏門入。即二縣有堅城。令弗死。唐

下卷序  
信陽城集子與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陞峻後樓以望蔽表帶山河表括萬家之室相顧歎曰壯哉麗乎其地萬年之固也先是僉事竇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之後為防焉延舊城視之曰庫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度工指財於官府取力於隙民歲餘城南門運西北至東門起北門後大功未就去又遇積雨墻壞數百丈閭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縣鼓而縣鐘又置滿小南門甃城上今有下而

縣城稍完則守此豈可謂未弗治也是役也寧君經始  
間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者並久遠矣間君今且明其  
陳簡其辛作其禮教夫城以蔽衆簡辛以守明陳以備  
作禮教以經之所為兵備者無弗至矣此豈徒治末者  
哉

月水奇賞

卷之十五

四十九

書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何景明

敬奉華廣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  
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  
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逃德程缺元龜去道符矣是故  
速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謬謬之評  
夫空同子何有于僕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贊之  
追符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鏤而獨守尺寸僕  
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攸形迹詩曰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  
明末奇賞 卷之十五 五十一  
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  
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因寒暑薄劣何  
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  
此何也凡物有則非及者及而退者與過者焉均謂之  
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  
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  
撰意象盡矣空同而實開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壁  
之樂象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離故絲竹  
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  
聲何以謂振玉妙感情飾聽也試取兩實作叩其音尚



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聚者意反近，意者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漫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貶清俊。鄉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著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者，開緩寂寞，以爲柔澹重濁，刻切以爲沉著，艱詰晦索以爲含著，野俚轉積以爲典厚，豈惟緣于諸義亦併其後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迥矣，書契以來，人文漸朗，孔子斯爲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明末奇賞。卷之十五。五十一。

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爲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隉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後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惠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明末奇賞。卷之十五。五十二。

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又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微，本漢諸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大文府于陶謝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溺于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

明文奇賞卷十六目次

李夢陽

序

送馬布雲歸序

詩集自序

陳思王集序

送何柳陽往鎮榆寧肅序

贈郭侯序

刻戰國策序

刻陸謝詩序

明文奇賞

卷十六目次

書

擬二世答李斯書

上孝宗皇帝書

記

遊輝縣記

傳

尚書黃公傳

太白山人傳

碑

釣臺亭碑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禹廟碑

雙忠祠碑

廟臺重修碑

修撰康長公墓碑

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墓誌銘

梅山先生墓志銘

中書舍人何公合葬墓志

儀賓左公合葬墓誌銘

明文奇賞

卷十六目次

辯

諸葛孔明文集辯

行狀

周副使行實

文

哭白溝文

明文奇賞卷之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

序

送馬布雲歸序



馬君布雲王事戶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既  
 醉為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簿書期會  
 為事其何言之能為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道不合  
 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觀布雲年  
 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為中書舍人九載充厥職乃  
 提主部事布雲又充部事鄉賢太倉粟更不敢蹈奸於  
 爾末肯賞

是舉督天津東天津之人咸藉藉稱明卿不得其官  
 者也非謂言達而道違者也而何以達去無可去而去  
 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士大夫以官為家進退之  
 義類而不滿於是者有老死于位而不惜者有行詭逆之  
 士逆黨然行列蒙譴者不顧其有病臥牀猶日探除  
 并問調遣者使其具事則已句或事而能以不得  
 不聽不合去否也嗟乎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  
 不得其官去言不聽其道不合去老疾去猶為賢矧  
 無可去而達去邪大官營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危  
 犯之則解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

布雲去後若派流而行與意窮極舍舟登陸其有  
 不樂者耶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義少失意於科  
 第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大  
 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別也

詩集自序

李子曰曹縣益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  
 之音也今途哭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  
 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  
 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為簡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  
 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達樂而不采不列之  
 明末肯賞

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言矣其  
 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笑其真  
 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風風即其俗  
 成聲今之俗既厚男乃其曲為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  
 之發而情之原也雅俗之聲也且子之吟之也亦其  
 語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詠者乎莫知所從  
 來而長短疾徐無復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問之愕然  
 而興曰大哉漢以來蓋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  
 比興變為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  
 寡而工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謠

也。考也。叩也。吟也。行也。而。坐。歌。食。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于。是。慨。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為。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于。是。為。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于。是。詩。為。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為。賦。騷。曰。異。其。意。而。讓。其。言。斯。謂。有。踐。于。是。為。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斯。柏。也。于。是。為。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子其休矣。李子聞之。聞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之。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慙。曰。子。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是。集。也。凡。三。十。三。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三。百。八。十。三。篇。七。言。絕。句。二。卷。三。百。二。十。七。篇。五。言。絕。句。并。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陳思王集序

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詞。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泣。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于。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敘。理。然。後。疎。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祿。奪。乃。不。趁。時。改。行。效。重。本。敦。族。之。計。而。顧。矜。窮。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視。事。扼。腕。至。於。長。歎。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已。嗟。乎。予。于。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柏。之。賢。猶。自。矜。飾。奇。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劇。晦。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哀。曲。莫。自。若。迫。歿。身。至。今。其。足。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不。之。於。兄。弟。誠。薄。矣。思。乎。此。魏。之。所。以。為。魏。也。矣。按。植。審。舉。表。云。植。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歎。息。以。為。名。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叔。說。明。主。乃。竟。亦。不。惜。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為。扶。蘇。殺。而。秦。滅。季。札。殺。而。吳。亂。天。之。意。非。為。扶。蘇。季。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乎。予于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柏之賢。猶自矜飾奇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劇晦。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哀曲。莫自若。迫歿身至今。其足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不之於兄弟。誠薄矣。思乎此魏之所以為魏也。矣。按植審舉表云。植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歎息。以為名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叔說明主。乃竟亦不惜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為扶蘇殺而秦滅。季札殺而吳亂。天之意。非為扶蘇季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

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運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送何柳陽往鎮南寧肅序

今之所謂賤丈夫者非漸若漁乎至其道山澤之事雖善方輿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賤之實者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有異也夫言於人亦難矣兵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草木之利難異而界不同車騎步短兵長戟劍佩才劍弓弩之施又相什百不齊故曰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彼坐高樓擁餘佐談萬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克一一中哉趙克

明末書

卷之十六

五

李

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口有聞不如一見顧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則兵果易言邪天子即位銳意戎政乃勅司馬卿局數馬于邊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柳陽何君往君少年負駿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為長茲本願嘗踐萬里之域與絲絲界諸所弗涉竊于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臥遊予聞叩之曰吾得其形焉踰年又叩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然終不以是自足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南三鎮皆皆虞有日矣歸生高聲慷慨佐談萬里外事尚

有能詰之者否邪予于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悲君幸勿諉曰吾之數焉焉耳矣

贈郭侯序

郭侯為開封府同知三年人曰郭次公陞矣已而果陞而為汝寧知府人曰郭公將轉而為開封已而果又調而為開封李子曰竊聞之三王不沿禮五伯不襲智是故政也者因民而為者也故順時者致昌者也信謀者審方者也僥志遲迴者後時者也今郭侯為開封也於斯三者何由為且夫順逆者勢也大小者形也彼太阿鏃鏘於人非不利也設倒其柄則玩而不畏故曰徑尺

明末書

卷之十六

六

李

之魚不遊于陸澤橫海之舟不納於江河今諸者不察乃輒立議曰郭君必以其為同知者為知府又曰必以其為汝寧者為開封是何異于膠柱而鼓瑟者哉且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為不得為至易知也夫開封者史所謂車馬之泰四通八達之衝也于今則有監守之臣有臨轄之司有諸王之國其屬城則四十有三其賦訟後役勾幹簿書之擾蓋奚啻十倍于汝寧而又日僕僕跨鞍馬奔走逢迎如是而其勢能盡如為汝寧否哉且夫寬待者人之所恃有也孔子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然而為開封三王之世不廢此又何也故居上不寬孔子

二李皆  
也子而  
之錄其  
非地者  
但少錄  
一

以為不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即誅其亂大夫卯故曰寬  
于良嚴于猾寬主恤嚴主戒今郭侯將為寬者邪抑嚴  
者邪諺有之曰近火先焦開封近火者也百姓義氣嗷  
嗷難堪矣蓋其地人衆雜人衆雜則其俗易偷而善造  
偽吏隸胥史之徒又輒相鼓扇益盜奸即蹈死地固避  
懼彼其乘肥馬戴貂帽着文綺衣者蓋踵相接也大者  
白手置田宅與豪富埒矣此其責在知府耶同知耶余  
故曰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為不得為至易知也且今人  
誰不謂包拯歐陽修相繼為開封也蓋拯以嚴峻起及  
修代之用寬亦起夫二子者固並所謂有道仁人也乃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六 七

其治同功而異議乃又並顯盛傳世由是觀之為政各  
任其性用情能附實則民亦易化故曰其所令反其所  
好而民不從今論者乃顧又謂郭侯必用其二不然且  
妨于政豈不謬哉

刻戰國策序

嘉靖二年秋七月河南省刻其戰國策成或問戰國策  
昨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術焉何也李子  
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况四乎四者何也錄  
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証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  
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

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以比之經則昨揆之道則  
離也自秦簡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四列政具  
巨賁細耶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識記  
之博洽談之奇佹故曰述事者該而其為書也立從憤  
倡抑閱勢利啖軋譏誑傾奪無復廉耻是非之心今觀  
其時如群兒一餅爭獲自矜於平先王之禮樂刑政至  
是乎蔑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橫議膠固中  
韓為哲儀泰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矱擠  
者規其險謬諛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  
下相求陽陰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六 八

簡轉者法其寔諦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模辭者巧  
李子曰子論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  
行何則巧以敗拙諂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愛來夫俗  
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安于  
習述者狙于襲難知其非駸駸入之矣佛老其類也或  
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禮之必  
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  
天下義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弊  
巧譎相射遂為戰國曰讀其書者識文焉可矣不發駭

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反古之道者  
焉質焉或可矣是年也監察御史澧州王君會按河南  
則謂李子曰史之義付失列刻其策以觀來者曾氏所  
謂固以為戒者也

刻陸謝詩序

李子至都昌登石壁山覽謝氏精舍遺址俛仰四顧慨  
然興懷焉知縣徐冠曰故有精舍二字嵌山壁二十年  
前邑人猶及見之後被盜剽去下矣於是李子登舟乃  
往觀于嵌壁是時秋高水落壁巖巖立惟石撐拄而嵌  
積于其上風雨剝蝕靡靡交翳李子乃顧謂徐生曰子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九

亦知謝康樂之詩乎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于陸平  
原陸謝二子則又並祖曹子建故鍾嶸曰曹劉殆文章  
之聖陸謝為體裁之才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  
乃其下者即當效陸謝矣所謂詩為不成尚類覺者也  
嗚呼此可易與不知者道哉今輯陸謝詩八十六首謝  
詩六十四首俾徐生刻于已齋

得

擬二世答李斯書

李夢陽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  
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曰安得上書乃願  
詐為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其陰朕竊怪丞相  
忘其大而援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也朕茲  
感焉先生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  
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  
於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  
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邪朕既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十

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  
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輟甘自立又矯詔親屬及大臣茶  
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無恥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  
相手出丞相為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  
議干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徇天下是矣足法法之  
是以天下為托托者也丞相不欲朕為堯禹則欲為桀  
紂邪夫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匡君丞相  
侍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武殫天下之財  
勸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抵六王丞相不以  
此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游觀

以見主之得意勦爲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  
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聞地  
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  
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  
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季於茲矣始皇帝背  
琴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帛而聞  
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  
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  
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歎曰嗟乎斯之死固  
晚矣遂服誦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十一

上 孝宗皇帝書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謠言事關軍民利病切于  
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聞其明白來說于  
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  
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  
聞而常患人君首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  
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詞  
切而無回互舉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即  
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詞切非  
爲害也舉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

聖主當  
每使知  
特聞謠  
心後雖  
言之事  
非之非  
然其言  
此疏大  
代其言  
理和氣  
之類

以上集  
二氣已

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  
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  
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至矣極天地者幾以加矣  
飭躬勤厲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謠言未聞  
倦倦焉若將失之歟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  
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  
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于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  
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百姓不受福何也  
意者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  
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  
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  
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  
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矣不安也矣不  
利也矣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  
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  
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辭之計是  
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  
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  
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  
及發自謂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



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直  
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內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  
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做  
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  
有言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廢官  
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  
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辭以  
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欲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  
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 詔不  
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邪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十三

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之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國  
互相欺詎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  
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  
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  
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人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  
臣竊計今事勢中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  
狠貪其地過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余  
儼焉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為  
忠實可用邪抑何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  
二輩是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

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擅發

其奸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會曰是必不赦不且  
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遷於潛而玩  
於彰彼未獲發其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獲發之矣不  
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官  
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 皇城之內  
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 陛下 勅禮部選年十  
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  
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聞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  
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成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十四

天地之和成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  
熟人民離散天道垂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貪之  
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  
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恥  
大臣進虛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為安服禍以為福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  
忠某直某為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  
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  
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為愛身也今某某有司  
幸隨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

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日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日神機二日三千三日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同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幾數十年耳後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于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幾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則文奇賞

卷之十六

十五

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絕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闖營兵之精也內

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實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燭燭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華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于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于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欲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八九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鬻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適者不還居者繼繼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

卷之十六

十六

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徵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薄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日在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棍徒投獻主使謂非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十七

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與親宗皇親家臣奉天子命為已有乃輒遂自奪其田士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廬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益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受攝轉相牽

聯妨廢本業耽閑其生理男不束帛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為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為此邪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馬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十八

六漸夫六漸者一日廣之漸大開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飽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能則軍吏誇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廢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消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是有空運之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戶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有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買焉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何

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靡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大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則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就匪以鉅萬計。諺口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人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未耕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偏寮寺觀等。勅給費脩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賈外缺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口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得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踰于餒乎。徃因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踰于凍乎。徃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繁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匱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餒追繁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

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百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百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羈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雕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陰者陰。黜其父者陞其子。黜其祖者陞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陰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陞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具爵不足以勵廉。平賞不足以諷貪。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

妙也  
此已見  
於此

非內官  
河

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 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陰其子為丞臣不知報邪勸邪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大薰猶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為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怪此一官則所謂敵穉之藏繁縷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舛與玩為之也舛舛莫大于縱罪玩莫大於長奸皆舛舛為天子其父替腹殺人孟子以為士師執之為舛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字于

明史奇賞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為舛者不可私其親親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為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為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為弛法令之漸

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為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帝憲手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于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 詔曰僧道不得

明史奇賞 卷之十六 三十二

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人陛下神心靡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密今人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報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

水決則潰。禮決則凌。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歎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附利而賊民。自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之謂不替可乎。若則陵。則過大。過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讎。孰非飲恨于壽寧侯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萌之道也。

明史奇賞

卷之十六

二十三

記

遊輝縣記

李夢陽

李夢陽曰。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飢。予當正德戊辰。值春仲之交。而游於輝縣。於是覽蘇門之山。降觀于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覽于三湖。返焉。李子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女懷春。采彼葳矣。山雪脩。四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時人莫測也。蘇門山古士半棲焉。著者魏阮籍。晉孫登。宋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有祠。祠之獨藉不祠也。蘇門有九峯山。亦奇絕。然其上無泉。侯趙川亦無泉。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也。峯萬餘。餘數存。存者掛劍。此走中有三峯。獨奇而三各當一奇。有一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故不至。侯趙川。李子曰。予觀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而魍魎所宅也。西踞壑。閑之。龜北跨陵。川之危。東抱林。慮上黨有盜。賊恒數百騎來。則殺予。弩持刀。出沒林阻。巖谷間。號曰青羊。白戈。云。而盤山路石磴。嶄嶄行。若登天然。過此豁然。曠川而四。面皆山焉。所謂侯趙川也。蒼若桃源焉。三湖有巨竹。蒼茂登山。西望亭亭。綠崖而綠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見耳。而照能鑒天日。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道。

記

山李子曰余遊蘇門得於山川上俗之別云於是作

宋號太平興國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耳邊寺磽田以千數然故樓像觀結廬耳于是寺僧招流人墾之租其人卒斬茅菅間巖峻為聚落烟火食茶相雜也其流人若婦孺為寺僧使乃其婦則于邊寺泉任載水予自南湖還也乃見兩三婦置筐簍下而供坐广下然青羊白犬過其聚落聚落人飲食之得無害青羊白犬感其餘食數亦輒贈遺之為常焉輝縣產魚稍然其人多病癯予行者二人一日馮貴二口左國王左國王予內弟也內弟生不識山前出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為雲已知其山也蓋又喜躍馬行憚不即至

傳

尚書黃公傳

李夢陽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黃公初高皇帝兵起思豫常太常寺以罪編氓沅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黃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貨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還尚書為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為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趙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

明史奇賞

卷之十六

三

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為四川參議參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處發正色山立即重件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有之人率竊笑其杲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崇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察事之即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指也善惟顯貴人嘗奪民虛場顯貴人無敢為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為參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登華宿弊摘豪惡賊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參政如崇慶旋風流

一  
事  
詳  
於  
前  
書

與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予聞之至州齊沐待  
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  
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過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  
往詣寺園捕之有僧少而惡詭之無牒使醋至金其額  
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惡云寺後有  
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  
其妻女又撰與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爲  
之富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  
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綬走爲右使奏  
閉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者哨衆抄掠微公平之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一

二

公謂盜起于煩苛宜少寬食而關官以方貢損斂公  
不從關擠後道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役銀二萬兩  
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削王  
恭徒噴噪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銅僧繼曉於是咸  
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煥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  
術媚上遂與服食共之今避而反邪名掃墓而貴遂生  
軍乃令武昌府銅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  
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閹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  
成抑公知之乃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  
之命省劾參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茂州史知

州等又計捕豪奸張綱乃于是援才能察幽隱問疾苦  
飭廢壓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侯望遷政爲新  
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  
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于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毀  
菴寺公使沐尼解軍門給配鯁士人大惟悅無不願  
爲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既官  
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毅然特旨改掌憲院天下方  
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懇直崖異  
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居  
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奏議及政蹟并所

明史奇賞

卷之十六

二

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茶同吳號精道人蟠陽子有  
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北十天遺不  
論夏蹇經綸悃悃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  
協熙績臺省坐落太平君侯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  
廟之趙文達略似馬周呼俞一德審畫顯斷萬幾積毀  
局體一變成化問忠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丘鮑然  
輩出居則畧屹勸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益帷帳後  
幸請劍必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  
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聖安  
任權力殊邪弘治中章容洪洞鈞陽雲寶陽曲盧氏金

傳  
公而  
治世  
一代  
之  
人  
物  
其  
大  
者  
乎



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荷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同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仲錢舉進賢氣謙滿盛公卿欲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舉稍有嘉美便立祠祠拜要歌徵頌鐵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為左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邪斯為政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奏草自泯其嘉美視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邪江湖食鹽錢鈔民苦包攬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二十九

指勒呻吟公為尚書力修其折微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夫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中鏞女也生子懌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皆衛鎮撫宣妙生子杞桓村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部司務桓光祿寺署正公卒之日 皇帝驚悼遣祭勅有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太白山人傳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

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自之顛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為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憩日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于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于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膺瑩渥顏翹翹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饒山人美飲食

吳會詩曰  
附和山人  
若不識之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三十

鞋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其餅冷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譽稱為孫山人問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矣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觀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為忿激悲壯之音手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清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于世無雙

聖

劉氏不計

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私其放園說之居山人  
 然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婦侃妻妹張氏  
 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為今人矣是時止  
 業劉麟龍寬成徒居湖與吳充陸昆暨山人結社游覽  
 苕溪五隱山人始請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死年  
 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性  
 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  
 坐忘而山人亦時時寄書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明史書實

卷之十六

三

碑

釣臺亭碑

李夢陽

李子遊於自鹿之洞顧山厓澗谷嶺合沓石灘茂林迤  
 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颼颼回視五老峯垂在几榻於是  
 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攀蘿履石而  
 上剔藓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如仰而睇  
 之刻曰釣臺俯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佳者釣魚處也  
 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即其上作亭焉亭成李子遊于其  
 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歎曰夫子今乃知釣  
 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防  
 明史書實 卷之十六 三

竿絲綴芳餌元坐盤石之上披精欲志沾沾而瞻瞻  
 而祝期取必獲益飢需之餽而渴俟之酌也乃竟日而  
 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踴躍而歸路詠溪歌天日向  
 暮諸生以爲苦邪樂邪衆皆蹙額弗解口苦矣李子曰  
 假令以四海爲壑明月爲釣以虹霓爲絲以崑崙爲盤  
 石凌雲駕鴻起出天地倒視日月釣無不獲朝臨巨壑  
 暮饌修鯨則汝願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  
 焉李子曰夫釣以魚學以道故據盤石元坐竟日期取  
 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爲釣垂延于不可必得  
 者計德者也計功者泥於遠者虛大泥於虛不可以得

魚而況於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為竿以義倫為絲以六藝為餌以廣居正位為盤石以道德為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為魚日涇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躡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過小大必獲夫然後道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以盤石為崑崙丈絲為寬寸鈞為月溪壑為四海鯨鯢為怒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口鈞可以喻學諸生乃飲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於石為記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

明末青實 卷之十六

大之功於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間公死成驚而變而

涕泣語曰驚驚水上走何處尋魚味而公前巡撫河南

時實解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咸涕泣

日相率詣公故解為位哭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曰

少保謙寬有其家而道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

相率私起祠故解傍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筵

設饌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奠門塞戶矣

會又 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太師諡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推功祠乃於是梁

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

此碑實

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抗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款漸欲頽頽雀巢投授拱棟鼠走鳴哺周垣盡圯羊豕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欬日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衙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于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欹植頽起圯新而繪墀而綴而闢而榮而序備矣曰謁者矣止也則重而室器矣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

明末青實 卷之十六

三十四

林守焉西非隅其房也望之累累而曉曉故故而殿

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

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居

出勇入排遷王戰四者且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

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

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

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蓋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

高焉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乎忠貞盛者

達智敏而敗首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大同人登

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

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  
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于是公經言  
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  
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銅。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  
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念曰。此一腔血。竟濯何地。聞其  
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公也。於乎。傷乎。雖然。宗澤  
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餒而死。若公者。死可  
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素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  
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修於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  
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  
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於鑠旋運。易平不陵。康屯領五  
哲者。斯利於維。營英鑒。精舍貞匪。時易微。匪臥馬典。靡  
疑靡驚。厥伐用成。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  
位。野乾極。應應日月。易舍卷。爾乃賊乃哭。國邑之亂之  
江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位排。讓不難。不震  
會日。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遊刃。帝界弗疑。公  
泣視師義。濟六軍如虎。如黑惟直。斯壯人。心于城。肅肅  
我輩。悠悠我輩。獨如。喙突。獨場。清載。清載。寧皇。歸於  
京。古曰。荷離。今謂曰。疲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說。非名  
何。彼非。功。就。就。靡和。就。役。弗同。彼巧。被。在。厥。膚。斯。勵。古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六

三十五

自直今曲。自爲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死者  
榮。褒義。義。廟。利。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其。旗。白。馬。朱  
衣。有。風。凌。其。效。其。有。光。若。往。若。來。卽。而。罔。見。跂。望。連。瀕  
茲。邦。寄。居。堪。實。闕。思

禹廟碑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官平沙。四漫  
遐。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於。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  
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雖久之疑。王  
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氣爲寧  
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有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六

三十六

因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殺者  
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營  
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  
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舊也。號呼  
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  
東也。感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鱉。于是。昏  
塾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  
格。戶。草。門。輪。祭。因。苦。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  
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  
如。王。天。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

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  
 泰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  
 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  
 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  
 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當者也大梁以舊故  
 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澧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  
 四顧乃亦愴然而悲口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  
 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  
 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矣而海  
 者久矣尚能粒邪耕邪廩邪能孰者寧邪川者陸邪嗟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其魚者邪所  
 謂美哉勳而不德者邪於是傷所司其刑而傷李子  
 碑焉王子名滌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  
 李子則為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闕赫赤赤兮雲吐窮黃星兮陸離靈德總今  
 上下危若來兮儼不見兮余何望美人兮徒怨苦  
 橫四海兮怒波 右迎神 紅結兮鐘鼓神不來兮誰  
 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沿路靈菴寓今來至風冷  
 冷兮堂戶舞我兮我爾尸既飽兮頗醺患我人兮乃土  
 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 右降神 風九河兮清暮雲

文無附記  
 卷之十六

瞻瞻今昏雨王駕鳳今驂文魚龍翼翼今兩旗恨佳期  
 今難屢心有愛今易離愛君今思君看芳今酒芬君歸  
 來今庇我民 右送神

雙忠祠碑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  
 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州龍  
 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  
 大之者伍時中也伍侯之來也諸祠謁覽焉而歎曰是  
 尚不足以恢恢耀平乃茲猥焉卑也竊聞之標述者必  
 顯其泉成大者因師其小故欲收遐邇來必有顯名揭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實于是鴻王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斯崇其室室殿具  
 垣墉浚池時水旁屋翼如財靡帛出役則農坊再門日  
 而祠成起瞻壯瞻望之歸如枚枚景崇於是二忠昔者  
 知之過之欽以悲昔者問之知點焉內羅逐臣於子過  
 之涕滂滂垂亦有願泚而赤者車將焉言執為之問也  
 斯伍子之積也或問逢干之事于李子曰余曩道歌之  
 墟益數謁干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于必實推  
 而不自知涕滂滂下也然謀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  
 說矣曰干於紂無樂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  
 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

可使人  
感其  
德

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服底疏計哉！曰：三代異典，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鷄雀與孔鸞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捭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捭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為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則干辛惡來胡久于朝？李子曰：夏商之亡，以人周之亡，以

明史奇賞

卷之十六

三十九

俗俗壞於從橫，從橫始於橫議。橫議由於文弊，文弊從橫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李子既賦迎送神詞三章，俾協之律，被之絃管，發之鼓鐘，以妥靈祐尸矣。乃復載祠由并私所撰說刻之碑曰：斯文也，余蓋嘉伍子綰云：伍子名餘，福姑蘇人也。宰邑之年，是為正德庚辰，而祠成立，碑伍蓋遣邑學生王漢陽桂來言碑事。

嘯臺重修碑

跡者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也。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思而永之政之繁也，然不激不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默援微斯

其致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也，則謂予曰：吾北遊于蘇門，蓋登孫登臺云。恍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圯，予今修焉。已為祠祠登于臺北。予曰：永哉！自是有彰乎？然厥施繁焉，又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夫孫登者，晉之廢丈夫也，無妻子，屬云：而懷其邑，非山土穴內是蘇門之山也。乃其人夏衣草衣，冬而敝髮，自覆至微，未不足述。而史氏則稱之曰：登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惠，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藉嘗候之，既見與語，登不應，籍退而半山半聞有聲，若鸞鳳音焉。則其嘯也，又嵇康從登

明史奇賞

卷之十六

四十一

遊三年間終不答。別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人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已。若登者，誠何如人哉？語曰：堯李不言，下自成蹊。故人患在無實，譽不必顯，晦不必微。實斯思，思斯永矣。故登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鹿門之耦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苦詩也。逃汚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舍之而見者，不謂其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為教，苦約而天下不以為悔，故遇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祠

之若廉之未也斯非貴之明效哉孔子曰邦無道其默  
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默予故曰觀人以彰而  
以識世蓋言晉也亦謂登非徒默者也世不可使人默  
亦不可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廉恥之道喪廉恥喪  
則政壞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生於政者也政視其施  
思而承之必實焉彰此激揚之先也許君得之矣夫嵇  
康者亦晉之聞也乃卒不免於刑戮詩曰昔慚柳下今  
愧孫登鳥獸之見畢弋莫不高翔疾走者知二者禍已  
也及冥於所欲鮮有能免焉者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  
故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汚埋如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四上

登也能如河上公諸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  
激之者寡耶乃今人非惟不之激顧悻悻曰風矣然于  
世詎不大可詫也哉知縣趙鐵口噓臺傍故有思親聚  
遠二亭百泉南有穠翠亭咸邑監察公曰咸復焉然孫  
祠之餘村什成無援于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  
君寶篆之云許名完丹徒縣人劉名還濟寧州人正德  
十年夏五月北邙李恭記記之日落成日也

墓碑

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院修  
撰康長公墓碑

李夢陽

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人者  
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友也于是  
并稱爲關內三才云余曩游關內見奉文老頗承其事  
貴碑曰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固始人也其七世祖  
曰康政始遷武功居長寧里政生廷瑞于元仕爲學官  
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初爲武功學官  
高皇帝時辟之爲燕王府長史後出爲安岳縣知縣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四上

文皇帝既興乃召安岳縣知縣爲行部侍郎留其京輔  
皇太子而侍郎有大勲德文皇帝將封之爲侯侍郎  
固辭不拜比死又上表乞勿賜贈秩蔭上竟皆允之  
語載康氏家傳侍郎者康長公之曾祖也侍郎生三子  
長曰爵次曰年次曰禮文皇帝一日盡召侍郎三子  
男子侍郎中子會賈在外惟二子在于是二子乃大恐  
並匍匐入見上上曰汝非康侍郎兒邪二子免冠  
首觸地對曰然上聞而憐之顧左右曰令侍郎在直  
不此耳於是卒官其二子以爵爲上林監正以禮爲監  
副已知侍郎有子賈在外上拊髀太息曰薄福薄福

於是詔賜侍郎子千金銀數十千緡勅關津吏往來不得詰侍郎子于是關中鉅貴族咸推敬康氏而康氏因遂豪閭中矣侍郎葬於縣北家原至昭皇帝時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云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而太常生健睿皇帝時又有詔起尚書孫應何者于是健來送銓部健若田間冠由部前道入及見部尚書又抵長揖不拜部尚書怒以爲慢已適竟授通政司知事而歸而得食半俸祠知事卒葬于縣南紙坊原而知事有五子其長康長公也康長公生而孝友八歲而善文辭及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四三

連絕若飄風也子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害是益速絕而已夫孩提于斑白期其遠今忽忽若瞬息即能至百歲政少年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輩孰化如燬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逸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于身至疏也古之人以死効此者可以爲世不與物朽至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費心體是非喜生之道耳故曰自人射招無弗中矣百物誘生無弗傷矣夫乃今于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爲已菴已菴者止于閒也康長公故以懼憚病心乃後上鈐部試會墜馬乃復病頓愈益甚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四四

比試心恒怔忡忡不能措一辭于是除平陽府知事逾年平陽君棄其官而歸而心病未間也已又病復又二年所竟卒葬于紙坊原之墓而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陽君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夫子先大聖人之苗裔也至吾祖當樹功名于草昧之際世有顯官聞人豪于閒中今絕于子乎汝如有知其無忘吾祖矣夫欲心恒安逸者爲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學生也今吾棄功名之會不止又不欲勞費心體非於身疏也今病瘥乃且死諺曰斷酒白首舖榻而朽是天乎是天乎雖然吾無而見吾祖于地下



矣小子勉哉平陽君卒十年而海舉進士第一爲翰林  
修撰儒林郎四年而當正德元年今上上徽號兩  
官推贈平陽君如其子官云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  
於是海有友曰北郡李生適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十  
是作平陽君墓碑李生曰先民有言期年樹穀百年樹  
德曷親康尚書今其子孫鋪墊而吸積易使人誦其義  
無窮如此哉夫平陽中衰之遺裔也能不藉尺寸而洞  
視往古凌駕時輩亦謂之振世雄豪者矣使其遭遇脫  
穎而奮用規衛將相之業尚足道哉其銘曰

維武王建侯衛邦厥有固始武功是祀嗚呼遐哉尚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六 四十五

書開國不伐 帝懷其德澤流于孫子少卿明神宗  
通政明夷乃補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沃昔曾魯作  
室豫豫而節而翔而想而達夫平陽其地之際乎秦而  
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藏騷雅並鳴文古  
而場嗟嗟平陽舉世重官宦即使君魏爾而崇位珠玉  
文綺珍食駟馬有臺樓亭榭執與發祥廣志如二子所  
哉故明不蓄不光流不寒不長武功南原草木臨應蕃  
蕃岐渭盤焉平陽宅厥土大安人附之是曰寧所誰厭  
繩武瞻哉

明故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第

注縣南戒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君  
也予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  
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廬山是也  
予望之歔歔已謂朴口比點碑于廢寺吳石也與樹墓  
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盜羅整璜禍云余至京師下詔  
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璜以鹽貨原也  
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璜望而璜極  
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璜璜怒  
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璜愈怒  
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寺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六 四十六

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歎淚下乃時予尚在  
之嗟噫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新璜事盡  
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解不  
嗟歎淚下以寬故顧君名字賓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  
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于是擢御史云始君  
下獄江陰人頗厚貨入璜如它御史數索璜望解君  
不從而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筍山云篤古持禮  
弘濟者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父父  
客之仲父以父之客之也友顧璜從酒然產不出其手  
于是謀手其產日聞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主

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兆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盡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兒願生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皎皎之行爲世所敬誦然矯偽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耶夫涂君官不遇七品寄僮踰四十非赫赫久修之夫也乃今歿士夫思于朝卿人德于鄉所縣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往往在 詔獄見君曰涕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爲善而無報夫孟子不

明史事賞

卷之十六

四十七

非哉

云天許不貳修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顏回王通之倫



墓誌銘

梅山先生墓誌銘

李夢陽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於汴邸李子問之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於汴邸李子問之繞塋彷徨行曰前子造梅山猶見之謂病愈且起今死邪昨之暮其族子演倉皇來泣言買棺事予猶旋之乃今死邪於是趣駕往弔焉門有懸紙總帷在堂演也擗踊號於棺側李子返也食弗甘寢弗安也數日焉時自念曰梅山梅山梅山姓鮑氏名弼字以忠欲縣人也年二十餘與其兄鮑雄氏商于汴李氏識焉商二十年餘矣無何數年不來李子問演鮑七矣不來也演曰父母

明史事賞

卷之十六

四十八

月梅山醉每拚放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  
客亦大笑和歌醉歡李子則又季其背曰久別汝能  
酒又善歌邪客初輕梅山於是則大器重之相結內明  
日造梅山邸款焉汴人有貴客欲其惟於是多邀梅山  
梅山遂坐豪酒病損脾今年夏患瘧李子往候之梅山  
起牀坐曰病瘧幸愈第痰多耳然業處分諸伴令演辦  
酒食俟其起觴客別而還歛也先是梅山作憶子詩曰  
吾兒屈指一載別他鄉回首長相思在抱兩週知數日  
携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賓主膝上爲我開鬚眉  
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迴夢時李子因說曰君病

明史奇賞

卷之十六

四十九

無苦念家梅山曰語話不數日而君益惜矣嗟梅山梅  
山梅山又嘗作燈花詩秋燈何太喜一燈發三葩擬報  
明朝信應先此夜花重重輝耀玉朶朶葩丹霞愛爾真  
忘寐聞聲忽憶家李子曰君詩佳頗如此梅山曰吾往  
與孫太白觴于吳門江上酣歌弄月冥心頗會原時有  
綿疾吾醫之立愈諺曰盧醫不自醫誠自醫之黃岐鵬  
佗至今存可也嗟梅山梅山叔牙後也其居歛也  
號棠樾鮑氏趙宋時有遇賊而父子爭死者於是所居  
里號慈孝里云梅山父鮑珍也珍父文方文方父思齊  
珍號清逸高尚人也娶王氏生二子次者梅山梅山娶

江氏生一男子二女子男曰若渭今六歲矣梅山生成  
化甲午某月日距今嘉靖壬午得年四十九而其親還  
也演寶術創苦心以之還厥情猶子也以某年月日葬  
某山之北銘曰

崎嶇嶺巖人謂非險澗洞洞猶謂之淺坦彼周行彼  
復而迷桃李何言下自成蹊鮑子胡不汝悲胡不汝思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何公合葬墓誌

信陽何景明爲中書舍人無何即致仕歸歸逾年喪其  
父已又喪母將葬梓來乞銘予按涕曰余始與景明友  
蓋日想見其父母乃今不及見矣志曰封徵仕郎中書  
明史奇賞

卷之十六

五十

舍人何公者信陽州人也諱信字文實其先居羅田曾  
祖太山始徙信陽高皇帝過信陽樹二旗今日爲我  
軍立紅旗下爲民白旗下于是太山即立白旗下太山  
生海海生鑑陰陽典術鑑生何公何公少使氣大言任  
謀然數因鮮成事人不之奇也有盧翁者識之女以女  
語人曰吾甥三十常有聞是後有異人產其家公三十  
果辟爲布政司承差見諸承差者污賤無藉也又率務  
裏馬相高何公恥之獨潛傍行檢誦書久之頗自表見  
而布政使吳師以竊怪之特使董大役事出其金公則  
立辦顧又入其羨金請振貸所全活以萬數吳公乃大

有德持止  
有作張

明史奇賞

卷之十六

五十一

事以為賢引置心腹成化末關中大饑 詔發漕粟萬石至衛口由河南發卒輓抵關當是時河南獨南陽汝寧熟於是河南乃即發南陽汝寧卒萬人將行何公聞之恚曰今關中米石不過直金一耳今奈何若是矣乃入言於吳公曰公誠權出帑金萬使入關賑可遂得萬石乃因令二郡曰能人出金一即罷若役仍給粟人一石二郡人知役且十倍費必踴躍人願出金一而不肯受粟是公一舉活關中之民再二郡嗷嗷之口而省粟萬石矣吳公曰善卒用其計何公于是有名河南然顧豪兀自負太監汪直至河南河南都御史以下震懾皆匍匐行上謁會直左右御都御史劉鶴括名馬都御史業已諾然手戰不能執筆汗簌簌下何公在旁曰都御史大臣不當煩吏事乃奪筆代都御史劾其無嚴貴幸如此其後為會寧渭源二縣丞又有抗監貞卿查武官及貪巨猾李氏事今皆不詳第詳其著者為何公為人長段厲義氣不欲謁視與世浮沉或見尊官大人有弗潔也則退而唾罵之而汪直過時按察使陳選見血獨長揖不拜何公終身歎慕之曰陳按察真男子也何公故病足往在渭源病足會御史行縣至縣簿尉以下徒走奉與馬行輒數十里何公于是仰天竊歎曰嗟乎

明史奇賞

卷之十六

五十二

可以去矣遂即棄官歸然貧無馬騎有人資之車一乘馬一匹乃始歸而舍城西溪上即又日歌吟力田讀書郡人即無小大咸望風起敬公稱先生不曰何驛丞也乃後何公以子景明封官乃何公不欲稱其官稱曰梅溪居士郡人即又稱梅溪居士云先娶盧氏即前盧翁女盧翁有異術嘗以策于石將軍有功已棄之亡歸故不及于難繼娶李氏其父山東人也寓羅山盧家故與盧翁往來善盧翁因竊知李氏女賢及盧氏死乃力主李氏女繼盧氏曰產異人者此女也乃後二氏皆封孺人云盧氏生景韶累官東昌府通判卒景賜舉人而李氏生景暉景明又生女適孟洋今為行人何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歲盧氏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歲李氏男何公生同歲卒同月以某年月日合葬西山之麓

儀賓左公合葬志銘

正德十六年三月廿九日我廣武郡君卒既殯其子舉人國璣築地焉遇同人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又筮方遇坤西南得朋於是偕術人出大梁西南行七十里至其祖母崔塋西獲地焉先是弘治二年六月三日儀賓左公卒於白塔兒梨園中葬矣以弗吉遷之園東四百步

而公長子國璿死葬從之三子國玉死又從之四子國衡死又從之衡母郭氏死又從之至是國璣盡發其諸櫬奉之西郡君葬既與公合而諸等墓各如禮從其日為嘉靖九年二月七日其地尉氏康牆保坳也郡君父曰四鎮國將軍將軍父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父曰周定王周定王父是為太祖高皇帝將軍娶楊夫人以景泰二年四月十九日生郡君生十六年而婚于左左公諱夢璽字應瑞承新達橋人也父曰左輔監察御史謫炎方驛丞而繼娶于崔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我公炎方已而丞掾尉氏知縣携公尉氏會恭靖王避水如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六

五十三

尉公遂以之婚郡君為郡君儀賓授朝列大夫贈宗人府云公修軀偉姿讀書善繪喜吟喜與豪人游是時家貲鉅萬起第宅闢園田出則駿馬簪蓋僕從都入則引醇醪肥鴨管管灑然竟日崔之殂也公廬諸墓無何疾昇歸卒矣年四十耳郡君雖貴人然天性慎惠持禮奉姑暨夫無殊于家人嗔姑崔而背戚姑及庶姑邵面背又戚姑而夫之殂也屏澤飾卸華綺蔬素終身怒不至言笑不見斷終其身弗踰閭見人也然早夭其三子過痛痿痺漚漚漚已又亡其女暨邵氏姑又折其家婦竟以憂卒年七十一矣是時孫男于左驂始有婦左驂

左驂左驂左驂俱孺孫女初歸于李昆女夫李夢陽曰於乎賢周壽壽周倫老周偕三者天下之至哀也則又隕厥雛公之殂又火厥室廬郡君雖貴人然孀居憂鬱茹荼至矣故君子謂天道無知使賢者弗設銘田有弗獲黃矢闕之種有弗究壅之灌之德有弗食守一俟時嗟我公同茲永茲宅茲聚茲陽發陰茲驅神役祗由本達支以乘厥生以融厥明以祥以靈以親厥成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六

五十四

辯

諸葛孔明文集辯

李夢陽

有孔明書  
方以信  
書以信  
然以信  
亦有孔明  
集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篇  
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篇則  
增者爾爾文集云關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焉或問  
關子曰集奚而刻也關子曰吾方有兵事曰以兵事乎  
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道曰以兵道乎曰以其  
出諸葛氏曰誠以是也子習焉由焉已矣奚刻而布也  
關子曰夫吾惡夫已而不人者也李子聞之曰大哉關  
子可謂無我者矣然謂是書出諸葛氏則非矣關子過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五十九

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  
道者不勸說以讓名善言者不阻同以善見是故老不  
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古王不迷儒是書仁義詐力共  
條則誠信治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霸交矣引經括史  
道流足證焉何則昭矣出入黃老申韓則授受駁矣繁  
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計政畧立意渙矣是故是書也其  
事難其法該其道混是勸說而附同者為也故曰非諸  
葛氏出也關子曰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併  
者難于消濟善矣不曰襲荆州之孤勒益州之降乎人  
必湯武則龍顧不漢日表不事矣李子曰兵無定形道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五十六

有常體故談湯武者蓋桓文。桓文者。即孫吳何也。湯  
武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兵也。  
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詭詐之兵也。施之昏慢之國而  
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解維焉。維則事。悖爾  
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混故曰是。勸說而附同  
者為也。且獎蒙進矣。贊材德。曹謂備為蜀先主云。斯  
言也。果亮口出哉。關子曰。內經假於黃岐。然術者莫之  
能離。左氏疑於丘明。而學士罔舍其辭。是書也。習而由  
之。卽用以指事。因心以探法。觀我以制道。無於世不可  
也。是不足。暇論哉。

行實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李夢陽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  
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教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聞之  
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授命已  
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  
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與其子先登  
逼之會賊滾其牆石下如雨軍潰彼執君頭中刀血流  
滿面左臂中槍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  
以殉其子幹前救君中槍也然猶力戰竟墜崖死敗兵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五十七

先昇其屍同營翌日諭賊求君屍賊側哀死遂為先足  
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刺滑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  
會君到即檄君勦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餘軍  
為之振乃移君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  
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雞公嶺君  
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壘  
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謀者言賊饑餓餉餉狀君信之遂  
移機會兵夾攻然它兵實觀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  
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平哀哉展勝者驕邪抑命與君  
登弘治六年毛澄楠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

通之辭  
附不可  
士行無  
天

判正德改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

年而死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  
死也乃今死以此君為主事也檢獄收日蒞視獄中人  
藥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諸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郤  
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制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  
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  
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  
者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  
曰我刑殺太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于兵者也議  
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天命故京房郭璞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六

五十八

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若生天順四年閏十  
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  
金州學生娶黃氏純娶馬氏幹死于孝者也娶劉氏春  
聘高氏二女長適劉舉舉人次適李曉州學生君父諱  
止大同府知府正父貴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  
添祥始居長沙後徙安陸州

文

哭白溝文

李夢陽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南道白溝之野往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與予曾大父死焉百載憤痛爰託于斯文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霧四興荒濱斷岸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粵春事之既裁適予適于茲野覽殘墟以掩涕零故柵而維馬服冰泮而復峙辰物替而未伸日舍莽今將墜天慘惻而愴神前倚竹以驚顧追侶悵而增惑趾欲進而躑躅哽歎歎乎內惻爾其龍鬬虎

鳴文音賞

卷之十六

五十九

爭雄雄未決戰形剛兵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上齊音詭謀之生接軌方較扶地維而割天門甲光鏡四野故枝亘長雲鉦鼓鳴今河海竭軍聲振今山岳裂嗟時非利甬道絕弱之肉強之食飲人尿咀馬革遂爾橫屍蔽殄崇蒿被流哭聲振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貴或君侯刃刺其脰戈穿于喉踐為土沙登若陵丘魂營營以無歸骨交加而臥霜鬼啾啾以宵嘯人慄慄而斷行風陰陰以四起折鐵朽鋼雜瓦礫今飛揚嗚呼此為何流而有斯戰場邪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之端民死等子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今既接素天傾今地搖乃

後集

有睛被刺而不轉膚受剝而弗逃此結纓抗輪之夫甘心烏鵲之口脊野草而罔顧者也倚嗟我祖生為士殲死為國殤岱華摧而執支玉石灼而並成委英壯于塵沙滅聲影而永藏雷霆結而迅音烟燄烈而怒揚神怛怛以縹緲憑悲氛而望故疆猥小子今何知錯其哀之末踴憤時命之難謀懼遐耀之堙辱憤原隰之哀衆來無怙而蓬無登匪墟墟以冥索林亦杏今縱橫腸紆迴以前裂涕附干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日德何遠而不存幹將發而復結托哀響于茲文

鳴文音賞

卷之十六

六十



明文奇賞卷十七目次

羅玘

序

送楊君知新喻縣序

送艾典術歸隴州序

壽彭翁彥寬八十序

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傳

張節婦傳

董玘

明文奇賞卷十七目次

序

送少司寇張公致政序

敖英

記

蛾眉山記遊

王時槐

傳

胡行恭傳

右春坊右諭德劉公戩傳

霍韜

疏

淮鹽利弊疏

謹天戒疏

傳

贈太傅謚文康梁公儲傳

記

賀教授去官碑記

序

王文恪公集序

贈洪通判序

明文奇賞卷十七目次

書

與晉溪王先生書

與胡靜菴書

鄒守益

墓誌

編修王改齋墓志銘

孫懋

疏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

胡世寧

疏

守令定例疏

唐阜

疏

崇一德以享天心疏

魏校

序

六書精蘊序

明文奇賞

卷十七

三

明文奇賞卷之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

序

送楊君知新喻縣序

進士始仕必達官豈惟自祈其然人亦莫不祈其然南

部郎曹臺屬亦達官也必曰吾奚不能為非既非矣居

數歲見部寺臺之長其初亦進士也慕之或陟而位於

外必曰吾奚不能為長而擢若是人而非皆且賢與

悶不慧者能無足心哉曾不思進士仕而為縣者必先

滿去其始為進士之心甘淪於丞簿卑冗之伍日與之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七

三

浮沉從事庸污役悍如近洞如蹈疾黎然將包荒之不

不暇也郡督郵至縣以揖焉部使至縣以跪還於途焉

吏抱案卷其前縣以署焉又不幸逐逐其欲以敗事又

縣以蒙請讓焉又嘗與為進士者過而於吾為轄其悉

為轄縣以不簿而吾與也昔而人內愧其卑乎婢僕

噤不以言焉如是而南部郎曹臺屬其家也必非也

居數歲而陟於外甚樂也必部寺臺之長也其為縣

者又曾不思羣試於禮部不幸而不得進士固亦承與

簿之列也固亦有逆吾之荒而包之者也如是而為縣

甚樂也郎曹臺屬望之登山然部寺臺之長望之登天

然其處既卑其警益集其心益危其欲益易以足力益思以奮而功益因以倍者勢不容以已也幸今天下用進士爲縣十六七而以功起爲達官亦十八九遂至於元老亦有之是其成也視始仕爲達官者不惟等耳或反過焉嗚呼縣於進士亦有功哉餘姚楊君居敬將知新喻縣君進士也翁君應乾與有戚謂必得予言而後進士爲縣之義始白雖然翁君不鄙予予之同年友也楊君世宦家又閱歷滋久而吐茹欣然得無以發蒙視予言乎

送艾典術歸隴州序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七

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尼沒於勃碣故秦晉楚趙常多兵馬是人之焉隴蜀之戰也於中國爲項領渤海之隅有人論於海要皆在今大都東南大海濱海爲尼國漢西維之水而隴蜀定首尼焉隴爲秦野其地則果其合魏首其官則隴其州則其星太白太白西方金也大都爲燕野其地則其合所木其官人馬其州南其星辰星辰非方水也合木則也又兵象也有殺伐之氣焉水火夫也其爲體也至柔則爲沉其過也爲激射爲奔放則二野之分其兵之用也亦若有焉之者哉然吾聞太白其庫近且其高遠日出

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山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於是乎懷兵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國可以法致天下是二星也雖爲兵災亦或移而爲祥其變次羸縮囚人而變宋襄公一言而焚或退舍是也今乘輿所駐非極紫微帝座也又辰星會太白五星聚於一舍位也日月如合璧望氣者從天精而見景星索所謂慧字紫九旗扛矢旬始者卒不入於目中斯何時哉尚與天官書合也春秋之時言星者曾有梓慎鄭有裨窺齊有甘公魏有石申無國無之而燕秦無聞予竟二國昧谷幽都地也古和氏仲叔所居其遺秘有非列國所得竊窺無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七

賴於以名見者燕今司天有焉豈出焉和氏之下哉而秦隴之間亦宜有如昔之不以名見者乎隴之典術艾昭氏吾友聞允德之異姓子姓也今年客於允德所允德重其世也少其官而欲最之進而於其生方伯公之地噫允德之愛人至矣然昭業已爲是特允其官焉則不能不以名見使秦有星家名自昭始如甘石裨梓氏可不可乎予故於昭之自燕歸秦也始與之論秦秦分野所以辨試其術而登躋之激發之允德其將謂我善成人否乎

壽彭翁彥寬八十序

彭之先世祖以壽考聞至越為王始以貴顯而其名皆

能與世相為終窮更數千百年語壽者固未有賢於祖  
不獨彭氏也而越之貴彭氏迄茲蓋無之而他之氏族  
越之後如越者寧數百十而已哉彭雖微越不失為彭  
也故彭獨尊祖為彭宗越雖貴不與焉抑越之戰劉項  
間其得王也虎口之餘備耳計其利害直以生易貴其  
貴也亦未亢然而稱孤固有可執而醢之道也使祖  
臨焉不以惡臭視之而恐其免已也幾希矣蓋其趨不  
同也然莊周稱祖吹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以為  
壽是未免扶小數以獲竊挽絨逆其天常為造物者之  
明末青賞 卷之十七 四

有之其戚屬朋友臣妾亦有與之抗年而俱存者乎無  
也然則飲水露茹草木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處  
可也古者堯舜百餘歲文丁武王皆九十餘歲孔子大  
聖人也亦七十餘歲傳之所記百歲為期則於此而已  
矣亦未聞聖人者數百歲云也蓋行者不過則來者不  
續吾見天地之運於是乎息矣其可乎子嘗持是說以  
袂歷世之感且欲以告彭氏彭氏居京口戶寬更有孫  
妃於益國子里益都也莫不與遊愛之而欲子言其八  
十壽以是月六日晨持以獻予知史之欲絕祖武也亦

明末青賞 卷之十七 五

明矣然其未得也有苦身吐納呼吸之難及其既得也  
有約居野處之窮而又戾於聖人天地之道又況徒聞  
其語而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聖人之言也且  
不可信而語庸妄人之所傳以神者也可信乎予請要  
觀於傳贊諸聖人徵諸天之道順其常而為天下之  
大老亦一彭祖也已

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地之涯為邊衣之齊而緣也亦謂之邊凡器物之有肉  
通謂之邊然則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為蠻為  
戎為羌為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蓋越邊而來以為  
明末青賞 卷之十七 五

衣求以為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味也皆自其邊始故先  
王於此尤甚愛而重為之防非愛邊之民不足以抗之  
為之憂也憂夫無以使邊之民抗之有壞而入內之道  
焉之為憂也邊之民其生而風土之鍾長而氣習之漸  
大約與之亦不相遠其山海與之相降降而汙濁也其  
飲嗽騎射漁獵與之相錯而便習也父輩而子夷也父  
夷而子華也或其身之遠為華夷也皆不可得而準也  
而或者特吾聞吾聖聖在猶謂吾中國如完大器物然  
其亦不思之甚矣於乎邊圉之寄可視以為何如而獨  
付之武人况檢人之與庸人乎正速其壞而已西非之

邊古已不與東南並而西於今尤爲多然岷亦西之  
一面生蕃西羌之所窺覲而比年伏殺孔深天子以爲  
宜得憲臣之有威望者節制之以銘於未萌於是以前  
察御史張君爲陝西按察副使行卽其任君前奉詔按  
甘肅邊臣諸不職者朝議服以爲能蓋肅之距甘也五  
百里是爲瓜州瓜之西古玉門關也而中國之地至是  
亦盡矣計其道里之危蟠蛭屈於河山之間腹股脊脇  
要皆虜也其穿而入也幾隨其入而薄也幾城其變也  
執激之其來也就導之敗孰爲之殿罪孰爲之魁君道  
時領瞻躊躕固而定算而後諸黨歸者無所動其喙不  
明史奇賞 卷之一

得盡其辭焉稱口能宜也洮岷尤近於甘羌之強不及  
於諸虜偏裨將校非人將身中而副使之召久於其  
任又非御史暫臨比也天子之所以用君爲無他乎  
或謂君臺端之老者也宜在朝廷預政事其出非宜足  
之謂不知務蓋泥於五大不在邊方細不在足之論而  
未考韓范二老負五大之望皆常在邊矣然則邊用果  
可付少年乎凡器物於其旁肉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  
其恒完而不壞用君於邊固以厚邊也庸非所以重君  
乎此非予之言也其察言之於予者也且使書之爲序  
以爲君行贈

傳

張節婦傳

羅 記

節婦新涂幕膳郭師孟女玉峽張洪本妻年四十歲  
之母監察御史芹之祖母也年七十八歿當弘治庚戌  
月在仲春日爲廿八又明年壬子二月二日葬師坑之  
塋歷十有八年爲正德己巳御史銓得南院蒲臺亦解  
教事來就養子往也語次必嘔呻曰鑑欲夫子之有言  
也已則嗒然御史來也語次亦嘔呻曰芹欲夫子之有  
言也已則嗒然他日又來入狀曰微芹祖母無以有芹  
父况芹乎芹父子不及今微夫子言傳之後世安知有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七

七

芹祖母又安知芹緒之幾絕而復續乎言已泣予辭又  
泣去蒲臺歸二年至是二月計來予往就弔位御史泣  
言若昔者而益悽予退討狀玉峽張著自勝國前人故  
曰古張又曰庫張謂假貸之便若取諸庫然洪本父曰  
季微其兄也季微歿洪本奉母李氏嗣家政而屬有象  
厄日用隱憂以李故辭轉弗忍洩未四十死蒲臺方脫  
襁褓固在厄洪本者所欲居貨中則節婦營則也先  
挾揭之攫取惟其便乃入李以言具爲婦急指姑羅他  
奔狀踪跡秘謫而隱約李始不疑日改而新之緒甥刺  
百出使可覆驗覺李微動隨族乃來節婦罵逐姑去哉

髮並三月額天自誓曰吾所不為張氏鬼者有如鐵口  
 李乃寤間亦發志殺其惡曰吾今執之吾縣官然終以  
 愛掩止節婦計曰彼欲逃我手厄斯子也而已耳果厄  
 斯子乎利吾有也而已耳假令真能不拔一毛而傾於  
 吾重者毫髮蹉跌吾與張氏存者幾何吾今掃地赤立  
 則何如於是聞奪一髮去守者告曰髮去矣曰知之繼  
 聞發一髮去守者告曰髮去矣曰知之或扼腕曰可訟  
 也捶手指滿臺曰有是在積數歲至無所可奪可發而  
 蒲坐亦勝冠或又曰可使商也補前之匱乎曰吾聞業  
 不遂者改業之况與賈大禍而幸脫者乎然擇之莫備

明本奇賞

卷之十七

八

為宜乃齋選之金陵就周戶曹學學七年然後歸遂就  
 庠舍而御史適生命曰片志更業意也御史在乳而母  
 死哺藉携扶一惟節婦稍長知學常以一缸膏坐之於  
 紡輒側永夜誦緯成師之贊或於是乎取之晴之婦重  
 而為夜作為鐵石心者亦多有洪本有寡妹門戶絕李  
 以霍子之蕩覆無所於歸也且慚不以言節婦節婦心  
 知之於表李之日迎與同食者終其身距今里閭傳之  
 若前日事滿臺用戊午貢授今官御史亦以是年領賢  
 書登壬戌進士官福州推官而至轉于院滿臺之月亦  
 用其費居院敢言人所不敢言潔德樹英烈風要之忠

節一進也其亦有所本也與予荷史氏也為善節婦  
 以族後微焉

贊曰立人之孤而世之與起人之死而生之孰神乎曰  
 必起人之死者也然則孰難乎曰必立人之孤者也何  
 也循古之方而用之而人偶生焉觀者孰不為以爲神  
 乎而或使復為之其又可能邪若夫非自少艾而白首  
 出萬死而一生而人之孤未有可偶一為而立者也故  
 曰立孤難耳亦何貴於人之驚以爲神也乎曾子謂可  
 以計六尺之祇而謂之君子於乎若節婦女中之君子  
 也與

明本奇賞

卷之十七

九

序

送少司寇張公致政序

張

董 玘

予瀕海人也。蓋嘗登吳山而望下臨海門。見賣舟張帆。自遠而至。俄頃趨數百里。抵岸寄貨。山委市者。鱗集。慨焉樂之。乃下從舟子而問焉。曰。爾獲利不既捷哉。舟子呀然笑曰。子觀其利。惡知其害之倍也。夫天時適逢。舟楫無害。出無入。有。聖驗累貨。豈不誠利也。歟。乃若盪泊淺渚。四顧無侶。風撞。清。靡。月。靡。日子知之乎。洪。清。潮。汗。上下。曉。嶼。嶼。湧。湧。有。亡。晦。息。子。知。之。乎。半。大。載。盈。馳。驅。角。迅。衣。不。成。為。魚。龍。養。子。知。之。乎。自。吾。同。往。于。海。者。多。矣。蓋。有。一。往。而。復。焉。者。矣。有。一。往。而。迷。其。利。再。往。而。覆。焉。者。矣。有。再。往。而。迷。其。利。數。往。不。見。半。覆。焉。者。矣。若。此。者。利。之。倍。於。害。而。害。之。倍。於。利。邪。吾。幸。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子。適。見。之。而。謂。皆。然。乎。子。於。是。慨。然。歎。曰。嗟。乎。仕。宦。之。道。亦。若。是。矣。往。而。不。知。止。溺。而。不。知。返。其。亦。殆。哉。厥。後。予。入。仕。途。迨。今。三。十。餘。年。以。所。聞。見。微。之。或。滯。於。一。官。假。幾。數。十。年。而。不。振。遂。以。淪。沒。或。未。時。奮。庸。而。歲。九。遷。一。職。以。外。或。宜。力。畢。知。途。禍。不。虞。或。祥。位。已。極。功。成。名。遂。終。陷。險。難。其。迷。迷。得。失。沉。類。靡。亦。何。異。於。舟。子。之。云。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者。何。其。鮮。也。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七

十

自序之序  
卷之十七  
明末奇賞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七

十一

哉。吾乃今於張公應祥之去見之。公嘗自諸生。入為大理右少卿。尋進左轉左僉都御史。再進右副已入為大理卿。遷刑部左侍郎。出入中外者二十九年。位秩之崇。聲名之榮。時能逮之。茲以日青年。甫六十四。遂乞致仕。以去。倘然。長。遞。節。完。而。名。全。仕。宦。苦。此。可。不。謂。誕。先。登。岸。不。覆。厥。載。者。邪。而。或。者。猶。以。公。位。未。極。為。嫌。以。公。操。履。堅。絲。練。久。年。未。至。而。為。大。理。為。侍郎。皆。席。不。暇。煖。案。事。于。外。其。勤。且。勞。又。如。此。使。其。千。進。務。入。何。階。不。陟。然。而。不。自。止。則。入。海。迷。共。利。而。數。往。者。是。也。公。何。居。焉。况。茲。之。歸。焉。中。野。服。自。肆。于。沮。洳。之。野。孰。與。大。波。濤。曉。嶼。之。危。雲。門。芒。谷。荷。亭。竹。榭。孰。與。大。舟。居。海。宿。之。愁。苦。姻。戚。故。舊。聚。處。而。談。笑。心。怡。神。愉。孰。與。夫。蟪。蛄。鰥。鰥。滿。柳。終。日。之。虞。不。迷。其。利。固。無。其。害。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夫。居。易。香。山。之。約。日。知。空。池。之。飾。皆。昔。之。同。官。而。能。止。者。也。祖。味。傳。而。歡。息。送。李。計。而。盈。途。情。之。所。不。容。已。者。也。招。賈。之。文。望。海。之。詩。篇。以。達。志。也。子。與。公。為。布。衣。交。再。會。于。蜀。而。同。官。于。此。念。始。者。所。益。海。濱。後。公。來。為。副。實。理。海。道。固。熟。觀。于。海。者。子。其。歸。輒。以。是。為。說。

記

峨眉山紀遊

教英

嘉靖壬寅秋九月既望侍御翁齋謝公觀从至峨眉梅塘毛子渭野樊子暨予咸以職司從一口臺中無事毛子曰此中三峨之勝聞天下二三子願從公遊焉斯亦古人張弛之道也公曰我於此山興復不淺詰朝從公出北門山寶經樓入山逶迤度蒼水橋過中峯寺度雙飛橋見一水奔流而來有石突然砥其衝乃分流二派由石梁乘下擊盪震撼宛宛超龍門而去憩四合亭野趣清輝應接不暇有鳥飛鳴而過振響流韻如奏玉琴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七

十二

西行數十里望見白水寺臺殿在翠微中如畫時日已銜山遂投寺宿焉五鼓既作從公上頂心坡石磴峻峭而躋陟之險如登天然歷大雲壑小雲壑路稍平上胡孫梯又險上木皮殿梅子坡桀桀鐵鎖又險上雷動坪左右深壑黑不見底又險道左有禁語鐵牌山僧曰坪下巖洞為蛟龍蛇虺所棲其氣常乘煙霧而上故禁遊人絃口避之上八十四盤又險自入山至此多在雲氣中行忽仰見天角雲漏日光如金在錦屏融絢爛不煩下方所見山僧曰日無異也但人在清高處與塵埃中光景自是不同至歡喜亭遂緩步度天仙橋入天門

知此處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七

十三

子請公題名刻石從之抵光明寺上大峨絕頂攬結秀色吞吐高明西望覽經臺及瓦屋諸山如列几案北顧玉壘青城諸山如聯培塿東視蜀江之流如衣帶俯瞰大峨之腰白雲平鋪周遭一色而中峨小峨蓋覆在下不見髣髴茫如雪積平野月籠寒沙微風西來雲光汎濫又如洞庭彭蠡之間濤春浪激不可名狀公曰到此境使人肝膽澄微平生奇觀無踰此者俄有三鳥飛來形如鸛肩倏如鳩有二鼠隨之比松鼠差小飼之以粒與人甚狎良久鳥鼠皆去山僧報曰佛光現矣相顧山腰雲氣上有彩色圓光一道小如車輪繼有一光大如車輪良久乃滅公曰此山下必有寶藏之氣故雲觀之日射之光乃現若雲日不相薄則無此光矣謂光由佛現也謬哉已而雲氣漸散暮色蒼然公偕諸君退明日遂相與緣徑下山時雲來未雨意欲來公曰觀山變態妙在煙雨中遂行徑入城瀛下二十刻矣明日謁公行臺公曰東坡有言山水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故王羲之嘗欲一遊峨眉而終身不果又聞來遊此山者或不及時則雪封岩徑即有能至絕頂或值風雨晦冥敗興而還吾輩昨來之遊良懼實心毛子於是請循晦翁登祝融峯故實換薄行詩以謝山靈公賦古



詩爲倡成和之予不敏攝其樂紀之勒石山椒以誌諸  
後來之游者

傳

胡行恭傳

王時觀

胡行恭字民敬恭和人幼孤穎妙強記家貧爲童子師  
取資供母晨起櫛沐伺寢門問所宜苦以爲常母既沒  
家無餘資或竟日絕炊手一卷坐中庭噴然若不爲意  
性好讀書食不能購則時時從人乞假手錄至數十部  
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志會輒箋疏其義  
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  
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  
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於青衿之子請謁公事

假私蹊以備員此固流弊之甚僕則以爲周士之貴奉  
士之賤皆有繇來非可以一一罪士也夫欲爲射示  
人操矢欲導爲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  
猶誇射而不警誨御而示矢也豈可謂爲射舉之外  
必行爲舉則爲行之風則必平矣士之爲科舉就  
有檢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刺其闕矣乃欲爲定  
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歎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  
首諸公車舍行恭其誰耶行恭雖伏蓬蒿不忘當時其  
誨子以實行爲學而戒務名富貴利達一不置諸日子  
天風能遵其教嘗從寧都何公恭黃公弘綱聞陽明先

生之學初疑信半久之中夜體認雖然有悟曰是有本之學也乃著自信篇文以理非在外特著理論以正後儒之誤云

右春坊右諭德劉公戡傳

劉戡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進侍講弘治改元命戡使交趾時交趾吞占城侵緬甸頗囂驚合難其行戡破命即從兩乘肩輿道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履櫓敲洋賀重易奇今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郊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條大明集禮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

明末奇賞卷之十七

十六

頒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大恐曰一國生靈命懸天使餽金珠犀象戡一不顧既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戡書其初入關詩曰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以示之交人益敬悚初戡至交交地苦炎暑其館伴進一象骨扇及出關以其扇返之交王遣使人謝表有廷臣請自之進道右春坊右諭德諭年卒戡配胡氏早育數諸置貳室不聽臨終索紙書曰劉伶之鍾既荷莊叟之骸如遺無一語及家事所著有晉軒集

疏

淮鹽利弊疏

霍 紹

切謂立法須公而博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其通變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宴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內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何云凡各廳丁除正額鹽外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

明末奇賞卷之十七

十七

貨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要安所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國初鹽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施丁得實利如是而日甚其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斗禁絕鹽丁多賣私鹽是逼之饑以死也此後來法行之弊非初年之火也正統二年今日貧難施丁除正額鹽照舊收其餘鹽收貯

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今日每餘鹽二百斤官給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丁實得米一石仍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鹽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加倍償鹽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卽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富餘鹽必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扶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內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七

十九

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鹽政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問近年恃眾往往爲劫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餉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徵至薄商之獲至厚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准鹽開中雖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日常

股者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引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孥代支之今可考也日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少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囤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日本場買補卽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獲利州縣民士亦食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奸權奏討或動戚恩賜皆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七

十九

給引日自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歲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什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官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欽奏革所蓄什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竈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官實給不貲矣

計准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例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求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脩補近年弊利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而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電丁爲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七

三

輸邊粟二十五引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也若國家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今日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計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鹽戶價買又嚴爲令口客商借官引影私鹽鹽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十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轉借未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虧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

居間者不可無備

者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提督兼巡撫商納鹽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監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又與接濟利病均爲欣戚邊方腹裏共爲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儲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方愈固百年之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七

三

行法貴機不露形

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鹽丁內地復給草場所以利鹽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鹽丁雜差所以資鹽丁者甚厚歲課止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雖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鹽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鹽之利鹽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何行乎行之而嚴即鹽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爲變行之而寬即三千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鹽丁窮矣轉而通逃乃區區賑濟區區招撫日提

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德之往勤通逃益其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口錢已重矣而今復加七錢九重矣買窩刻取二錢邊上計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棄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益正課愈重雖絞刑治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托專責成效虛實提督上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多邊地不闢不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七

三

謹天戒疏

臣伏見陛下因星變風事引咎責躬且責臣等有言臣思陛下臨御及今有一事不中道者乎由一宮闈及殿廷有一事不如祖訓者乎是宜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乃災變甚多且異何也臣試陳其弊惟聖明斷焉洪武十一年封周王於河南斯時也周封一郡惟一周府循至今日則郡王已增二十九府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七

三

輔國將軍增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位中尉下不計夫土地稅入不加多宗藩日益繁行祿糧所由不給也嘗考大明會典親王子孫才堪出仕宗人令具以名開授任後具如常選法是我太祖皇帝未嘗不許宗藩出仕也太祖時親王納功臣之女公主配大臣之子未有疎忌之嫌也陛下御劄令大臣熟議復行天下宗藩俾知洪武初年親藩幾何今日所增幾何洪武初年所需祿米幾何今日所增幾何賦入有限祿糧無窮再數十年何以善圖其後宗藩困乏何以變通其法一一議圖蓋必宗藩無失所之處生民無加賦之擾然後上下皆安災變可弭也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二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俸糧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軍官襲職比試其後者擢庸劣者黜自永樂以後新官免比試舊官難比試亦徒故事員材日寡冗員日增成化以前邊方嚴故邊地得耕及今邊地益荒邊粟益少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弘治以後鹽引改輸銀不復首墾邊地禁例開收私役軍士其法甚嚴今管軍官則公然役占軍士於私家者矣陛下

特勅五府公侯會九卿詳議軍官俸糧何策給足昔年軍職如此其少乃得真材今冗員如此其多乃無材可用冗員日增何策善圖其後邊防日弛邊軍日困邊糧日匱戎狄日強邊境日危何策振救其急新舊軍職比試之法何如酌中軍政體統何如申明軍士困苦何如撫恤必盡究弊源洗削之庶幾紀綱漸振衆漸息和氣漸至而災變可弭也洪武三十年定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爲之禁文官以其厲已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故得贖愈多贖罪愈易是教天下奸貪也陛下御極以來未嘗輕戮一人決囚之夕三鼓不寐重

明末書

卷之十七

二十四

民命故也。結吏無忌仍敢虐殺良民成化以前糧戶解戶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工三部委官同利道官驗收乃運送。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監見面及今小民有白糧一石加至二石八十乃能上納各項糧料有索銀四百八十兩乃得批廻者各省解戶有久累旅死游魂無歸者矣雖有禁例小民敢與內監抗乎伏惟陛下勅各部熟議查革冗員裁省征役俾民無擾申明受賦正律文官勿相阿黨以虐百姓申明酷吏故禁故助牛人正法俾良民不枉死改正各部收納糧料舊法俾貧暴不肆苛虐小民不致重困庶幾弊政少除災變可弭

傳

贈太傅諡文康梁公儲傳

霍 福

公立朝四十年多自掩蔽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聞謗不辯謗言日積居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以自庇屢反操戈向公公亦不較海內後進不面公徒聞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知公者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壁臣江彬朱寧官者張銳皆有賂爲之祈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臣奏曰祖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界藩封 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奏曰茲土遂界秦藩倖 祖皇帝制 武皇帝

明末書

卷之十七

二十五

日業已與之六科十三道諫臣各執奏曰 秦王請益封壤不可聽許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公當草制念曰若遂草制界地 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作 帝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與事 君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公承 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本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 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界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母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

致於事正  
致於事正

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聞。天之力決於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爲功也。正德己卯。武皇帝躬巡邊。羣臣諫曰。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云。詔宰臣卓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引疾不草。勅大學士蔣冕亦引疾。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帝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勅不可草。帝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臣臣。草勅是臣名。君故不可。帝震怒。手劒立曰。不草勅。齒此劒。儲免冠解衣帶伏地。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七

二十六

渾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赦。武皇帝察其誠。款擲起。不促草勅。君子曰。儲固誠能悟主。然帝之仁明。殆亦不可誣也。已巳卯宸濠反。武皇帝議視師。羣臣諫曰。不可。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亦曰。不可。武皇帝曰。朕視師。廷和儲冕議居從。曰。如皆從。蹕孰與守如皆守。孰與圍。上之危艱。乃議陽公居守曰。社稷是保。梁公將公從。是時也。三公蓋聯股肱而共成一人之身矣。武皇帝視師南都。議幸蘇浙荆豫云。又議南都郊大學士儲冕奏。

日南都郊。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配。天若遂南都郊。配位不知所。裁定。

武皇帝乃不郊。又將南幸。儲冕手奏。行在門外。請毋。

南幸。自卯至酉。汗浹背。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

未奉。命旨不敢起。武皇帝乃命曰。不南幸。儲冕乃。

起。君子曰。江南不擾。二公之力也。宸濠未反。時多內交。

士。夫凡所僂皆有記籍。濠誅後。閱僂籍。惟厚齋梁公晉。

溪王公無受僂。世人猶多指此疵。二公皆不察之過也。

厚齋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廣郡沈同知尙經。

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七

二十七

從化賊巢不食之。上耳。平日於人之僂。未嘗即隨計其。直酬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問曰。議建祠安祀。其先計工匠之。口需八金。匠何六往。口。本有以給也。蓋少需。尋不能營給。利竟不克建。公在位。日乃王御史漆誦典刑。公田給事中。賦前沒公之。實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璫矯詔抄公之家。公在南京報聞。皆。不動也。上御後官。璫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故璫反。者請置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約者猶不已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國。

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誣後之他  
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公去位後大  
臣被劾無不辯者然後知公之大

記

賀教授去官碑記

霍新

應天教授賀子鈞昔宰浙之麗水巡按御史謂賀子不  
能尹送部涓厓子時視部篆殿賀子政績嘆然嘆息曰  
如賀尹者良尹也謂不能尹也擬賀子原秩或曰賀  
子木慈介遜人木近訥訥故辭不飾慈近樸樸故禮不  
縟介近矯矯故俗不諧遜近畏畏故儀不炫不能尹也  
涓厓子曰辭不飾所以屏偽也禮不縟所以崇質也俗  
不諧所以自立也儀不炫所以秉孚也古之道也賀子  
能尹也或曰今之能尹豈曰口佞選也寔巧承要人願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七 二九

延滄吐焉躬助舌同翻變白黑阿合上官乃稱能尹賀  
子不能尹也賀子教應天涓厓子曰行矣髦士式而木  
也可以立本式而慈也可以存誠式而介也可以勸身  
式而遜也可以慎德行矣往不能尹乃今可以能師矣  
賀子教應天二年其對上官無訥辭其對諸生無談話  
木也猶昔也不僕僕走趨不卑迎要官慈也猶昔也節  
饋不通見費不納拒財賄貧衣布蔽粟空如也怡如也  
介也猶昔也謙而溫遇要官如家焉取贈如也遜也猶  
昔也乃今黜也或曰賀子弗有可黜也然乃黜也其故  
弗可知也或曰賀子實窮歸無餘貲如賀子黜凡今之



官必貪婪而後可。或曰學校職化源汚者。黜者。進爲懼士化不疾也。乃今潔者黜汚者何。然則黜也。寧少也。子曰。雖則黜也。然而天下知賀子之黜也。寧少也。語有之。素位樂天。君子大自立也。賀子受學陽明之門。陽明之學。求自得也。賀子誠求自得也。外有爲焉。今之汚夫。溝渠其身。心以營營富貴也。死後。遺囑。遺囑。賀子與較。孰多哉。吾知賀子不黜感也。學之師生。口賀子不黜感也。惟是繼賀子者。不知何如也。師生所感感也。謂莊子曰。賀子得士如此。可以自考矣。雖黜矣。不感感斷可知矣。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七

三

序

序王文恪公集

霍 穎

以三君  
大則文士  
鍾吳公也  
本至正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品者。人爲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爲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由才奇者也。世之文由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我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學。與才。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守溪先生早年詞氣如風。橋駕濤如逸驥。馳野如銀河注。演如長虹橫。漢如電走。列缺如駿。颶之嘯。六合可謂雄矣。晚年脫枝落。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七

三

英尚崇崇。資大。美不。和。大。烹。不。割。玄。酒。不。麴。大。音。不。絃。古。鐘。不。磬。俾。耳。不。語。蓋。雖。而。古。者。也。故。曰。公文可傳也。才格也。一也。先生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是故觀怒。懼。箴。知。公。於。心。學。力。矣。觀慈。湖。記。知。公。於。興。端。辨。矣。視。昭。穆。對。觀。尊。親。識。知。公。於。天。倫。明。矣。觀。效。太。子。知。公。傾。天。下。大。本。矣。觀。講。學。親。親。政。親。邊。事。知。公。生。濟。之。懷。矣。觀。歷。代。官。制。知。公。考。古。變。通。之。要。矣。觀。諸。序。記。觀。諸。東。書。觀。諸。碑。銘。觀。諸。詩。歌。知。公。胸。中。崇。古。之。大。略。足。可。傳。矣。故。曰。公文可傳矣。學力也。一也。公於。守。寧。侯。舊。也。詩。寧。侯。戚。密。椒。宮。大。臣。無。恥。者。趨。焉。公。自。守。寧。

顯後不通字姓君子曰公之介也 武皇帝時瑾權赫無恥者趨焉公決去人曰去則忤瑾或怒不測公曰吾不得吾職則去禍福奚虞焉天下乃知有大臣之烈故公之出也人曰瑞麟威鳳之遊也公仕也人曰景星卿雲之見也公歸也人曰雪冬松柏之秀也公沒也人曰夏鼎周彝之藏也公也無忝名臣也已故曰公文可傳也人品也三也又曰才格也學力也人品也晉顧以成者也三善有一焉猶可名世況於公具焉或曰公在孔門如何謂臣子曰公若及孔門宜列游夏之間性善之對則式孟氏人心道心之論宜式程朱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三十一

贈洪通判序

或問天下何如則治曰在是非曰不達曰是是非非則天下治又問天下何如則不治曰在是非曰不達曰非是是非則天下不治請問曰治世則是非公是非公而後淑慝別淑慝別而後懲勸明懲勸明而後官治理官治理而後百度貞百度貞而後萬民順萬民順而後天地位萬物育是謂治世是非不公則淑慝混淑慝混則懲勸乖懲勸乖則官治邪官治邪則百度弛百度弛則萬民厲萬民厲則天地乃不位萬物乃不育是為不治世是故帝王臨御天下不亟於萬物育而亟於天地位

不亟於天地位而亟於萬民順不亟於萬民順而亟於百度貞不亟於百度貞而亟於官治理不亟於官治理而亟於懲勸明不亟於懲勸明而亟於淑慝別不亟於淑慝別而亟於是非公是是非非帝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或曰判府洪君敦崇古雅抱才不試官治理亞乃皇皇仕路罕知己者豈是非之未公歟曰是非終明明斯公洪君可以無愧斯可以無懼是非終明明斯公終遇知己者曾謂治世乃不顯洪君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七

三十三

書

與晉溪王先生書

霍 韜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飲服第感率直太過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遇直率者即羣咻焉曰其人麓鄙遇恬靜者即羣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杰者即羣咻焉曰其人肝膽難測皆損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冠庭而倒戈內向皆是也今之豪杰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共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七

三四

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曰子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杰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信之則夫真豪杰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豪杰也豪杰且不得況于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道之不一也聖上極眷注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先生不見信于世亦以是也生竊謂先生一代奇杰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為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脩焉漸復西周之舊惟先生茲行足賴關

中故多豪杰薦剡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為第一重事尙留意不一

與胡靜菴書

辱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并也先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剛褊棄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為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為世道幸抑亦反為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羊之行也士友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其人耳子勉之賴對曰古之格君必德為大人然後能予猶未免為小人也敢辭且古人之格沃也其相與也果如今之弄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七

三五

而稽首立詞講章耶今之人有求稽首立詞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耀矣是其足與諸教君耶其不足以與於斯也敢辭昨過崑山與魏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質而信也二三子可諉乎生對曰譬諸曳大木者一人之力就與九牛今有置九牛於林莽棄於散地獨疲其筋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下負九牛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秦散地自逸而自適人亦莫之驅遣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九牛非我家畜也惟

雨潤草肥俾黃犢得安眠高墜耳生正色對日諸君  
輕退托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陋習則人心自正  
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治古人求治有急  
於退小人者乎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正人在則正  
氣日長舉世士夫孰願為姦邪故大賢君子之謀國也  
苟能誘一人以為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相勸誘  
以為善是舉世不善退矣豈必出逐之云然是任也均  
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托生謂此  
乃先生與南都列位諸老所不得辭其責者舟中錄上  
當候興居之贊不恭惟恕之幸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七

三六

誌銘

翰林院編修改齋王公思墓誌銘 鄒守益

嘉靖甲申秋七月二十五日改齋王君以諫卒于位其  
配胡孺人忍死歸其喪伯兄恭仲兄愚奉任太宜人命  
以季弟慙次子東為喪主越十有四年丁酉尚未克葬  
彭山季侯謂竹墟居侯曰吾有司預有責焉乃微縣庀  
葬其子弟謀曰是其可以閔於官卜吉縣東之蹊徑柑  
千十世祖孝子叔可之塋坎山離向以秋九月十八日  
襄事而虛其右以俟胡孺人孺人泣謂慙曰而兄所與  
游率海內豪杰然其密邇而存者宜莫若東廓子慙致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七

三七

其詞甚哀相與淚潛潛下志曰改齋姓王氏諱思字宜  
學系出晉太傅導其家于吉自南唐處州節度使諱崇  
文始其從泰和自宋戶部侍郎知諫院諱贊始世以儒  
有聲國初諱沂以儒行徵說書授官不拜高祖諱伯貞  
知廣東瓊州府有遺愛祠在瓊曾祖諱血少傳史部尚  
書贈太保諱文端有傳在國史祖諱猷好學篤行文貞  
楊公作說玉以擬其德考諱休歷官廣西知太平府孝  
友仁惠整菴羅公銘之改齋生長詩禮中人哉能詩十  
歲能文弱冠而舉於鄉是時豪奧自許靡如也及辛丑  
南雍與天下士磨礱手書矯輕整情于座求信國文公

不勝哀

像奉以出。及遭外艱。葬祭不愆。于正德辛未。第進士。以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為應。配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所不能。悅人以美辭。而眩是非。吾所不敢。先筵嘉其志。及授編修時。有倖進為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有定。若誘於利。而合休於勢。而殉如鄙夫何。或咎其立異。鄙夫非尚同也乎。哉。聞者咋舌去。甲戌秋。上封事。以為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太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阿堵。而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維是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推士氣。召天變。言其切至。論潮州三潮驛驛水便道。省母以二僮。自隨。都守聞景。請書院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陽明王公。鍾度。微使督軍。議曰。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難於趣時。長才堪以濟用。君感其知。與李君子庸。偕至。寧藩。變作。寒寒宵起。軍門功成。承賜口不。言勞。庚辰。再入湖。其者。益盛。隨付曲。就語。帶。不。休。諸生傳錄而宗之。新天子。收元名。諸以血。詠。諸。罷。者。咸復其位。乃改齋自三河。入翰林。加從六品。俸。又錄寧。庶人功。帶。支九品。俸。預修先帝實錄。同考。奏。未。試。事。充經筵講官。夙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甲申。大禮議起。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三十九

不勝哀

與同列。既諍不報。既而文端公。坐有水患。得請改葬矣。七月之望。復預伏闕。跪陳下獄。使朝堂。越十日。遂不起。其居不售。無以為殮。公卿。客。皆相率。賻。而。公。之以歸。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咨涕泣者。無子。壻。鄉進士劉教。緝其遺言。多散軼得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傳于世。年甫四十。有四改齋。資稟。奇。而。充。以。學。力。視。豐。寒。崇。卑。直。如。芻。狗。其。之。三。河。也。夜。半。舟。觸。巨。石。緣。石。以生。浩歌。達旦。及扶以歸。猶手書贈廣德詩。適動如平時。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母二字。其於。生。達。矣。夫復何憾。方同志彙集。嘗諷改齋。增側室為俎豆。計改齋笑曰。大丈夫當為天下萬世所祖。豈戀於兒女耶。今果祠學宮。如所言云。東湖吳公曰。挺然其節。似沮休松。溫然其和。似崑山玉。汪野呂公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世以為。論。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三十九

今日通鑑  
第一事訂  
與文相漢  
學說疏證

獨有說

奏疏

通 祖訓以端政本疏

孫 應

臣嘗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  
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  
大哉 王言此誠千孫萬世 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  
承 先朝內外姦人交通盤據蒙蔽 主聰竊弄威柄  
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奏章或先沉匿不與轉  
聞或捏改 旨意肆爲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當  
及至言官論劾又多需中不出者假以 朝廷震怒動  
遭譴謫箝制人口不敢復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真偽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七

四十

無從辨詰奈亂政小養成亂概壞 祖宗之法莫大於  
此重以奇珍淫巧百計誘惑使 先皇帝既不得日親  
萬幾又莫與儒臣接見 經筵輟講積有餘年歲月既  
久恒以昏昧君臣隔絕形跡疎遠由是威福大權盡歸  
姦人之手 內閣莫獲參預六科徒市論駁御史無能  
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姦黨橫行蓄患邊方流  
毒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而憂  
社稷壅蔽之禍茲亦深矣如昔年劉瑾擅竊 旨意  
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搭出道奏本四十餘件  
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載不報本又

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爲寒心尚賴 皇天眷祐 宗廟

有靈 社稷不致顛危乃真幸耳茲者伏遇 陛下聰  
明天錫仁孝夙聞起自親藩光陟 帝位四方萬國延  
頸拭目瞻望太平今 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治之  
始且 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汗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  
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觀 明詔  
痛革 先朝弊政洞察小人姦狀中外臣民不勝惟慶  
以爲我 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 詔令 陛下  
撥亂之功可謂盛矣茂以加矣但 臣以爲本源之地不  
治則末流尚有可憂伏願 陛下奉 天法 祖總攬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七

四十一

乾綱明目建聽大開言路臣自今伊始每日 親到  
之餘仰御 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  
擬神汁思逐 俯賜親覽不時 召入內閣大臣以  
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事大論議矛盾者則  
敕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發近徑從內批如 先朝之  
爲者即有寔能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 陛下主公  
無我之度 臣又竊伏私念 內閣機密重地 祖宗設  
官立法必極周詳擬 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 諭旨  
決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壅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乃公  
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畏則是開防

之術尚若闕疎遠擬之權客有侵越而小人乘機因得  
以竊弄之矣然考之司禮監職掌者之謂謂內閣  
創置列於大明會典中愚欲乞 陛下仰遵 聖祖  
大訓裁精我 太宗文皇帝故事 敕令內閣專一擬  
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  
或鈐以 御寶將逐日 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  
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同雖 陛下  
聖意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行許  
今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 敕令御前紀事給  
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七 四  
奏紀其數日送吏部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  
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沉匿之姦舉無所容而 朝廷之  
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 臣等官諫諍遺際 聖明一念  
朴忠粗先有見如此伏望 陛下降舉 祖宗久大之  
業益正 累朝因襲之弊光復令典永示弘規迨究前  
日壅蔽章奏明此欺罔一應姦邪之人明降 敕旨處  
之重典以示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 祖立政之第一  
義也伏惟 聖明留神天下幸甚 于 天威無任  
隕越之至

疏

守令定例疏

胡世寧

臣惟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  
也巡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爲民  
也 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  
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成其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  
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食事於南秋陞副使  
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副使於東西矣甚者  
初陞布右政使憚逮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  
三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  
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日月過半其能任任幾何至丁進  
士爲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仰取事在水上而不  
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凋弊若  
見驛舍之損漏誰爲之脩也視生民之饑困若見驛馬  
疲瘠誰爲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興水利勸農桑者不屑  
爲也責之以積谷備荒者不屑爲也至凡嚴戶口均賦  
役除盜賊抑豪強等事皆不屑爲也乃惟巡按批問詞  
狀或委勘事情則舉其意而重爲之虛實輕重惟視彼  
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罔不茹也往時巡按乘輿大吏  
行事太過 先朝考定 憲綱一書以爲幹式其真三

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例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行其職。而事皆稟命於巡按矣。甚不之宜。而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風立於巡按矣。其見之者。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列位。隨行甚者。皆應之。而不敢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至于藩臬。唯奉命不得稍致商確矣。一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者。豈惟巡按惡之。衆皆疾之。或陰託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其一事之過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俯揖爲名。日候於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七

四四

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其者公文往來。皆必親。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使外臺之長。乃躬任鋪司。而兵之役。而不恥矣。彼爲布政者。則曰。我姑卑。數月則有京堂之陞矣。既爲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遊數年。則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則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持循保位爲賢。而慷慨任事者。爲不謹。忠正之人。因是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憂民。爲之興利。備患耶。此今日政民飢困所由也。今使大司馬。如富弼之賢者。陛下委金萬緡。使之馳往地方。賑救欲發。倉廩則倉廩皆空也。欲買糧食。則未殺絕無也。欲勸大

杜府南  
卷之十七

戶則大戶自不給也。欲知饑民實數。則守令素不之究也。欲委官則無實心行事者。而或差占於巡按。則不敢承命也。一人耳目有限。將如之何哉。不過公文行下。而造冊報上。日賑過若干而已。其生其死。誠不能知也。此今日之饑荒。實不能救。而後日之饑荒。所當急備也。

聖旨所愛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此正可憂之時也。臣惟曰。回土風變治體。而皆復祖宗之舊。此今日救民之急務也。然此事大臣不敢獨任也。惟

張於上而已。何者。臣僚昔皆陞速。今後其陞則怨。則訪御史。先既惟重。今抑其權。則怨。則劾。則劾與訪皆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七

四五

大臣之所深畏也。今日職位退。亦可矣。而後後議文。則則又以有無彈劾爲應否。由是浮沉保名者。恒得志。體國任怨莫之敢矣。臣故謂保民今日急務在。聖明

救主之而已。伏候 聖裁



奏疏

崇一德以享 天心疏

唐 韋

帝嘗伏觀我 太相高皇帝御製大誥序有曰君臣同  
 心志同一氣所以感 皇天后土之鑒海嶽效靈由是  
 雨暘時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其首章又以君臣同遊  
 竭忠成全其君拾君之失擇君之過補君之闕為說大  
 哉 皇言所以貽謀燕翼垂萬世 聖子神孫之訓者  
 深且遠矣仲池詳陳咸有一德之功孟子極言相待一  
 體之道皆不出我 祖宗獎訓之外也仰惟 皇上起  
 自潛邸嗣守丕基登極之初治以憲 祖為先志以勵  
 明文章卷之十七  
 精為天下臣民規有政足仰聖太平以謂 陛下蓋  
 將更張 武宗之故以 上繼孝宗之治而遠復 聖  
 祖之盛也然自 卽位以來君臣無同遊之美上下鮮  
 一德之休知有股肱而不藉之運用知有耳目而不門  
 之聰明是 陛下雖有願治之心而失所以求治之道  
 也 嘗供事 華蓋內殿親見殿外之東棧其有一便  
 殿或指以示 曰此 孝宗皇帝燕息之所也凡諸臣  
 章奏必於此閣之遇有懷疑未決必召輔臣至此參詳  
 可否然後下之所司是以政無闕失昭 今閣以重無  
 第且 召見之頃 傳宣賜茶或 撤賜御饌君臣際

遇至今矣談不知左右近臣熟知 先朝典故者會為

陛下言之乎臣恐其不能且不肯也臣又見得先王  
 優禮老成引年致仕不許其請則必賜之几杖以昭奉  
 留之誠蓋以老成謀國多識舊章不可不重惜也近來  
 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引疾乞骸章疏屢上  
 陛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也臣方擬  
 有几杖之 賜以為 聖世之光不意頃因太監崔文  
 家人之故謂俊廢格 詔旨令其回話其與 陛下起  
 廢之旨相背之 溫旨大相矛盾矣萬一俊執奏大臣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出之武 祖帳東都 陛下  
 明末奇賞卷之十七  
 雖無前車之戒之心亦自解於天下之臣而所  
 免於萬世之非議哉 陛下在內所寵信者多  
 藩邸久侍之人也非 先朝家過之人也使此數臣者  
 果皆忠於 陛下豈肯令 陛下因崔文一家之故  
 而簡老成罷回之臣乎又豈肯令 陛下知珍重博過  
 之忠以廢格 詔旨之罪乎又豈肯令 陛下發免留  
 之 溫旨為虛實乎之威乎夫自古及今君臣上下  
 同心一德未有不治者也上下隔絕中外疑阻未有不  
 亂者也 陛下卽位二年於茲雖無 武宗以來危亂  
 之形而有正德以後災變之大其幾甚可畏也臣願慮

聖祖之言畢 先朝之典虛 顧問輔臣之襟懷  
體貌大臣之禮養 聖主遷善之勇今老成持法之忠  
鑒檢舉非已之由清近習保族之需務使言如一人  
之身 宮府內外如一家之勢則政以道成氣以和召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我 聖祖降鑒教訓  
之訓可驗於 今日矣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七

四八

序

六書精蘊序

魏 校

薛先生  
傳人等  
五原之  
歷日不廢

楚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問位強取  
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既闕有  
聞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與  
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撰也古  
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  
然也心學而明也貫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密倉顏  
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割混沌而開之  
其道易簡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  
明末書賞 卷之十七 四九

精蘊則有學士大夫不及而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偽  
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多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考  
文矣古文之變而為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浸以備  
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與否與今固  
弗能知何秦之斯彼何人今而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  
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變而為小篆也斯實紛  
更之文字則大亂矣混沌之變也亦多矣秦以史道易  
君道天下日履履焉程遠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書亦  
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於輔桀者也按管曰三代而上  
一字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歷代師秦

以爲故。詎惟六書也哉。校生于載之後。俾斯文之久湮。欲請於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偽。擇於小篆可者。尚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爲之贊發大義。以開心法。學者毋滯於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天機之不容於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其斯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斯無道泰百代羞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寧。憐於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古文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顏而參諸籀。若磐孟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邈隸亦必修之。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七

五十一

與俗宜之。嗣篆而楷。俾無失六書。始官府之篆。可成書。籀之叛。經離道者。復歸於楷。毋或瑯琊其天。或曰。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明文奇賞卷十八目次

崔銑

序

贈太宰石塘聞公考績序

贈高令序

賀鄭都指揮序

論

晉里克論

傳

南京左都御史石公璞傳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一

駙馬都尉樊大振傳

述

顯妣淑人李氏述

書

上西涯相國書

舒芬

記

大義祠記

江暉

序

王廷陳

書

寄余子書

黃佐

傳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傳

鄭善夫

疏

請改曆元事宜疏

明末奇案

卷八

二

鄭顯公傳

書

答姚元尚吏部書

廖道南

疏

稽古樂以裨盛興疏

文徵明

序

遊洞庭山序

普

與郡守蕭齋王公書

唐寅

序

中州覽勝序

祝允明

傳

義虎傳

雜著

說吏

明末新賞

卷十八

三

張靈

論

## 節論

桑悅

記

獨坐軒記

唐龍

序

循吏私錄序

王寵

序

秦漢文序

楊爵

傳

蘇宣傳

周主事傳

明史奇賞

卷十八

四

明文奇賞卷之十八

序

贈太宰石塘聞公考績序

史官陳仁錫明卿



精文比制域民於矩是謂法守之臣以係邦國者也危  
詞烈政去民之屬是謂抗直之臣以作邦國者也危  
奇中解民之結是謂運幾之臣以彌邦國者也危  
中粹外定宇博量正表于此形范于彼不為禍創不拔  
事首迫之而後律感之而斯應付物以能因人是投此  
社稷之衛古所謂良臣者焉是故略尺寸之著而默移  
靡貲泯旦夕之效而曲成無盡世不有擊磬者乎武而  
受之其聲播說而料之其韻和石何知乎氣可鳴之和  
答如取况人吾同類自毛髮之懸至靈覺之則一也外  
其身以動之末矣哉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伏其知而  
不發也不慎乎言與知者存焉爾弘治乙丑禮部進士  
三百人銑亦廟名石塘聞公而用張公同邑同舉年十  
踰冠沉重靜方偉然國器陽明王子數向予道其賢曰  
聖雖學作允賴於資如明山二子其希聖也何有石塘  
公遂總選司尹兩都武司冠自長再拜天官卿凡公之  
所蒞人曰務繁難理公則沛如人曰勢臨莫執公則茂

有王良之御，控轡隨策，參氏之發，縱送宜括而冲襟淵  
度仰而望之樂其可親徐而就之懼其難犯噫斯謂良  
臣哉公武司寇滿九載而拜尚書今又再考矣久有干  
南地重事簡論者咸謂鬱其才而拘其化也往朝缺銓  
卿所司累以公名上請而未真拜夫知古善植者乎不  
急其尋丈之機必須其百圍以棟榱楠則然竿日而華  
計旬以待方嫻嫻樸樸大匠不暇焉昔唐楊綰史稱王  
佐吏禮秩淹民望益隆跋其一日仰相沾被弘渥逮其  
拜命元助奢士相顧愕眙或洪音樂或夾堂隍此何待  
聲色然哉今年春石塘公北上公卿候之江滸舉觴而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賀曰聖天子其喜于南卿之來留司政本則大有慶也

贈高令序

賦育特之器者受抑于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于人  
匪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天才乎人而曲以成人遂於  
時而違則合身下者其道上升者其道貶故柳茂旬  
月而為薪松閱百年而斯棟方枘格于圓鑿泛鳧乘於  
流水是以馬遷發伯夷之論董生賦感士之篇也負薪  
者不拾遺金可食者不視嗟來斥跡之徒曰盜必怒聚  
市之童曰聰必遜可以存性而悟命矣仁者壽而顏則  
否聖者尊而孔則違命也參互而不齊也仁如顏而不

貳聖企孔而從吾性也情一而可貞也不齊者任之可  
貞者據之是故原憲謂結駟之矜于木甘踰垣之隘而  
况不為二子邪天以寒暑中人善室榭者避之地以江  
濤沒舟攻楫權者濟之無束手而待者故君子窮則安  
遇則利所用非窮通也自得其性焉爾黃次公繫而受  
經張子韶謫而却栗賈太傅返長沙而建策蕭長倩起  
抱關而輔政夫去就惡可一端而取乎鑑不為人之妍  
媸而亂其照權不為物之輕重而決其平故螻之屈者  
伸也龍欲躍者潛也不厭蔬糲焉飢饉梗必駭危險方  
慎坦途士焉往而非德之資邪冠氏高子英特抗直富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才明政兩邑宜之而沮于臺察夫計高子望矣所不達

哉天其欲玉高子歟高子善承哉

賀鄭都指揮序

崔子曰日者薊盜之起八人也度險如家治緩溢為萬  
人大師而後克之賞也勞者下勢者上夫德衰而後有  
政政格而後有兵兵忘而後有賞故化世不言政治世  
不言兵振世不言賞賞而猶失未孰甚焉昔聞丘氏之  
子也溺其父號於國中曰能救子者予金漁人援之出  
聞丘氏之戚攘為己德其父金其戚而徒勞漁人及其  
次子復溺號猶前也國中無應者故信古之所貴也統

外女弟之夫存亦從師有功自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  
統外舅鶴翁及鄉大夫賀之統曰爾存功倍於爾者爾  
知之功茂於爾者爾知之思倍當安思茂當慎自爾祖  
至爾爲都指揮三世矣爾父尚行壽家夫盛而能守故  
有爾今日爾惟嗣德惟孝爾惟報賞惟忠爾惟納賀惟  
畏且統聞之福不可妄受曰持貴不可徒居曰稱不特  
福則爲戾不稱貴則爲辱夫善飲者餘其量適也消其  
量猶或可勝也過之鮮不困且病矣故君子懼福而憂  
貴又曰爾存爾達爾毅爾欲尚官其夙夜守予言斯克  
有助有聞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四

論

晉里克論

崔統

里克秋二君春秋于奚齊曰其君之于卓子曰其君  
何也夫獻公嬖邪淫寵妾庶必殺太子奔二公子而後  
傳位奚齊雖父子至性者俊忠言一切貌之矣曰君之  
子見國人莫與也獨獻公欲之耳及奚齊被殺晉無先  
君之命可承易邪反正廢狡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歟  
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說之克中立而後難成  
奚齊就殺國無諂言則克之才與試觀晉當是時因民  
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如齊迎小白魯友翼僂則  
晉即定也他獨荀息之愚立卓子意將絕亂源而啓後  
嗣夫君何物也而可移乎嘗計哉才足以明賢懼足以  
訖事而緩誅其國誰之罪歟是卓子者乃克君之也嗟  
乎事當兩難有義會之勢當業通有義樞之執義宜申  
戒乎猶見幾宜豫戒乎岐微乎微乎顯形危乎危  
乎變于立談其易也轉圜其難也何海其是也生重太  
山其非也死賤微蟻晉再亂而君再伏息就死而克亦  
幾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爲臣幹智爲政君斷今節輔  
需乃事賊逆疑待計而變更矣奈何哉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五

傳

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漳石公璞傳

崔 銳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初爲監察御史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璞剛直有治才所在者稱在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矣婦往拜其家婿先歸婦後失之過索不獲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榜掠自誣服云葉尸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尸獄成獨璞疑曰殺人而棄尸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婚方燕好胡乃爾爾出四謂日爾辭信乎因叩頭曰信連死公之賜也屢問皆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六

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汚名又枉死於理安耶望天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似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因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窺璞令人召入口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其因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稿麥中江西人號曰斷鬼石在山西時歲修堯廟一夕大風拔不積廟前皆棟梁材後進工部尚書正統戊辰河決榮陽經漕濮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入於海命璞治之河決口塞明年已巳處州府司牧討

之平景泰辛未也先寇獨石命璞兼大理寺卿往璞充餉勒兵修垣守險 康定帝賜璽書曰爾忠勤善謀素

爲邊人信故命爾事平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丙子湖廣苗叛民李珍魏玄冲往爲用道之寇掠作讖文湖湘訛言騰民用大擾又命璞往璞以計生得珍玄冲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數年致仕天順庚辰 英皇召大學士李賢謂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尙健然貧爲我以璽書召來璞至京 上召見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 上曰吾賜爾緋玉做乎璞叩頭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結納今臣自分填溝壑矣詔至臣自知亡他途必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七

臣有罪當誅謹耳 上說是時璞微賸乃命掌南京都察院事成化初致仕歸五年卒後渠子曰銳正德初奉旨充 孝皇實錄參對官見國史載石公功令求諸其家亡有也長老道公故事載之足見其素槩石公在山西其夫人與諸僚妻燕歸愜曰彼多金珠綺采吾布裙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石公曰爾何坐曰席首石公曰使吾遷於憲汝安得居此坐且我素不以妻子故官彼金珠綺采者後欲居汝席得乎明年其夫果有以墨罷者石公自司馬歸彰德無宅第假太僕行署居後竟不能治第有司令其家納金以行署長歸之子少聞城西孫



二事  
可  
成

平村高平渠南有石尚書別業已卯春始過焉傍野作  
屋三楹薄甚且閣屋左茅舍垣內僅一畝予訊其老僕  
屋即公居蓋瓦則易之屢矣公歸買田僅百畝其孫貧  
四十畝售朱氏安陽某自典史歸石公許往其家盛治  
具几上陳銀齒前列金杯十餘公見之問口爾宦幾年  
曰未一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我貪奪職石公曰使  
吾治爾爾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駙馬都尉樊大振傳

崔 統

樊凱字大振安陽大韓村人少給役至縣令見其狀貌  
驚令學凱長身玉立美鬚髯成化初選尚 廣德公主

明末奇賞

卷之一

人

凱與周景同鄉生行又同凱慕景為人襲其行事景領  
心與友凱亦能為詩成化丙午命統禁兵日介胄升殿  
侍衛正德初劉瑾用事自公卿以下莫不折節而凱獨  
不屈嘗口凱幸託主為朝廷肺腑戚黨自輕奈辱上何  
所統卒上某者理鄉人也有心疾凱數掠治某知瑾惡  
凱正值瑾出東華門將升肩輿某稱冤狀凱受禁卒  
金且多私役者遂罷凱付衛凱善論事有康濟心今附  
其一二河間諸郡民貧役苦又繁生千越兩人即閭之  
是時貴倖者在諸郡子弟列土封伯斯養富時相民  
益難侍每歲終禮部納用數千人不與者猶數千人部

中諱自尚書以下反避匿凱曰此已無家故志意益憤  
誠得發遣使事藩三歲禁後勿得開不二年此患息也  
論閭營軍日軍大半私役矣不即受錢代人役或負擔  
以生遺標騎弓敗失取具臨時食項罷一旦有緩急非  
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都城東隅郊指揮以下將兵  
居各立保伍毋得他出給兵符為信且守且練有事命  
將任統之斯強幹而制枝矣子琦璫俱錦衣指揮同知  
琬百戶安陽人又有李讓李堅宜德中皆尚 主子孫  
亡安陽者其世莫得而詳也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八

九

述

顯妣淑人李氏述

崔統

先妣諱慧戶部侍郎李公和之長女也母郭氏封恭人李氏安陽人先世爲元萬戶侍郎公爲郡學生正統八年癸亥三月十九日生先妣後侍郎公登天順丁丑進士先妣年十五擢至京居西長安邸每聞倖臣石彪曹欽退朝過聲勢炫赫告于母曰天子出殆不若是此曹其不免乎後果敗誅年十八喪母長弟華十四年仲弟容二年季妹七年長弟善飲尚俠責曰爾欲貨父邪凡官忌雜交仲弟猶在襁褓擇母字之季妹教女工非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十

女事勿越閭是時侍郎公爲給事中上方督責言官竟日在公先妣理家務以六禮爲侍郎公內高氏配高入猶資之比嫁不私一物天順癸未侍郎公因使得還請于學官曰吾長女有大功于李吾不可輕字人必以歸儒生諸生俊才者誰學官相顧思不得有郎公促之學官曰居射圃讀書者曰崔生可然山東人明日侍郎公往拜學官因從觀堂廡齋舍次至射圃見其儀觀甚都則試經義又工大說乃託鄉先生張祥來成言崔氏由是籍安陽明年甲申先妣歸于我厥來衣更之以奉姑蔡恭人弗繼則游補以進貨簪珥日市甘脆以

星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十一

庭舅姑諸嫂民間女也先妣能下之明年成化癸元乙酉家君得舉已丑舉進士授主事庚子家君丁內艱還歲凶先妣自食糠粃節食食家君是時長弟爲大商積累千金季妹爲駙馬兄妻事先妣跪伏謹畏如母家君性方直臨事據心所安弗回多拂上官意舉進士十有七年始一還官素貧不苟取先妣尤畏法視貴倖下所欺人或饋一肥非所當必勸家君固却去曰古云文官不愛錢如受饋必毀法一旦敗露人誰惜之謗曰憂食羊不如樂飲湯家君笑曰吾豈貪者乃相戒邪家君爲京官二十年貫屋以居先妣令僅日拾馬通自夾薪以爨衣太半綴補初宦時止一僕先妣制芻飼馬連失五子年三十有六始生不肖錢五歲時先妣歸寧表兄弟俱衣綵褐不肖向母素衣先妣歸敝二教指示之亡可製者不肖益哭亦竟亡也延安縣甲北地諸僚占桑桑奄不肖迎婦歸先妣令婦養蔡取絲三兩曰吾欲婦知女事艱明年遂止家君在蜀出按部先妣令留門隸老者四人守戶且諭之日再啟汲水不肖以下母待出遊不肖十三時在延安私以紙易瓜先妣怒責二十日此漸可通賄爲官多困妻及子好貨敗其名不肖自侍讀在告嘗看花張園回晉婢于室先妣早起徵之曰好可

怒胡不待醒昨夜卽爾融酒爾爲儒爲天子法從臣當如是。是否。是日所親又置酒不肖不敢諾舅母及表弟垣輩爲晚謝過乃許家君居閑三十年僅有南岡將田食指三十先妣節約得裕他。有田千畝者。友來貸粟未嘗兼味而食完布帛而私。今莫能狀其勤苦性攻女紅好自製衣非大病刀尺不離手不肖每請少休曰吾樂之不肖子女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汝夫又止一子尺帛以上彼不敢知汝于子曲徇所求夫貪以求成求而遭阻尚懼而知恥求亡弗遂則弗知恥將何不爲也。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有六日卒享年七十有八歲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八

十二

前二日出衣及簪珥賜諸子孫及外孫又賜侍郎公守墓奴妻一帊曰語爾夫守墓幸益謹吾事父母今止矣先妣歲節家祭後必祭侍郎公云先妣生女二人俱先卒孫男子二人涉汶女二人曾孫男子一人七桌庚辰春母訃至京傳遺言曰語就爲我求一志紀實不肖狀母行求銘于谿田馬子伯循又七年先君亦棄養因聞舊狀爰艾元蕪附于父述後并示子孫不肖孤號泣血謹書

書

上西涯相國書

崔銑

竊聞忠臣者遠不問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爲忠愛而能諫爲敬銳趙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國行殆何堪聽聞銳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俳徊門墻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污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銳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內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八

十三

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悅然而淚下夫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其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之兵散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矣若再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前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也銳耳不得聞口不敢言者又百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推遠

事能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漸執手  
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逮貴  
愈堅相幾酌會爲國著蔡行高而人信二也是故以威  
則子以議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炳亮初  
政調和瑾虛釐弊庚午入告累矣似猶未飲天下之望  
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請告夫子不云乎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  
幼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者不合  
迹而毀績善始而不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  
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十四

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  
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  
事時請面對創難而覆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祖宗  
之典誠于中而徵於容因其明而通其蔽上英武冠世  
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  
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艚熟視之世仇也見必以  
刃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之  
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于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  
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  
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而

獲達夫君以爲社稷也吾爲固之如磐石然以待君悟  
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如所謂無  
如之何者君幸悟吳濟也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  
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  
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拘其進毋以浮偽潤  
其真毋以粗率棄其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  
其爲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治貪  
厲恥表節嚴其進覈其偽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  
矣自天子以至于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畧者執  
事宜引以自輔使之懇懇盡其諄諄不無裨也周上需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十五

繫民心財也蓄父者積爲力者充食冗者耗費吝者窮  
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飢十人作之不能衣一  
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  
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  
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  
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  
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與工皆稽業而定  
既庶併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誦弱枝備豫者  
能富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  
缺憾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統縉子將之一旦

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  
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  
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  
守險廣儲俾可憑籍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  
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  
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  
所任倡者利鈍之繫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寒者  
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闕于爲趙  
守過深淵壁峭若墻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  
馬犬豕有誤入此者乎鄉人對曰無有問于曰使吾法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猶淵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治之政施  
之今也是故烹阿大夫則諛者遠而罰惡封一即墨  
大夫則譏者遠而功勸無別而緩非所以爲政也愚生  
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爲伏惟  
執事富國安危低繫故敢備伏門下稽首上書于月台  
嚴不勝閔越之主謹伏斧待罪

記

大義祠記

舒芬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者  
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  
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非不知啓之敬承爲天與也  
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甘誓不  
以家天下爲兵禍之始邪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  
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  
之時哉而叩諫之懼後世臣子一動于利將藉此以行  
獄遂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十七

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于是哉  
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  
以爲恥宋君后以臣妾于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  
不有徐公舉家不污之義則宇宙不幾于覆邪方伯頌  
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壯雖舉城亦無有難行  
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與于岳武穆王誓不與俱且  
從容擇死所以大不克死復以水乃死烏乎擬公之忠  
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  
則李希趙昂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  
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於魯連也

自非蹈道之素鳥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邪終古知華  
 夷之防而人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伯夷下  
 矣公名應鑣字巨翁謚正節事詳宋史本傳茲不及贅  
 唯公以江山人舊有祠在縣治北正德己卯進士武進  
 吳亞甫來尹縣謂僻陋弗振非所以風江人也乃改建  
 于東門之內通衢易腐支頽工不甚費九月吉遂告成  
 事亞甫之政以節義教化爲急務大率類此如近宸濠  
 之亂人多觀望唯亞甫與進賢令劉汝澄首正其逆賊  
 之名移文上下則夫是祠之改建也豈徒然哉十月望  
 使生員劉貢致書來閩屬芬記因憶成化間厓山建祠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八 十八

祀文張陸三公白沙陳公題曰大忠祠是祠舊因公謚

今改題曰大忠祠是以表異公之心也嗚呼大義明則

中國安而夷狄懼矣

序

壽李元玉六十序

江 輝

李子元玉棲連磯之墟涉礮岸之浦慰乎浮丘而泳乎  
 白璧棚而行喁而嘯據几而持鼻與然適也不聞厭不  
 華新不偽藏不魯役茲將糠粃世物而以玄寂寃乎道  
 者矣而視履若壯形容若孺焉是其喻於生也乎夫賦  
 軀也散萬不殊而使其自理也限者其誰與是故有思  
 莫若無思有爲莫若無爲杜通點明以擬天真常德乃  
 存今夫民市處則壘都處則仇塞處則橫朝處則僚丘  
 谷然乎哉微勝襲名趨驟耽競志亂務營侈出荒俚成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八 十九

十九

倘素履然乎哉是故谷居者顯素尚者潔顯不新心潔  
 不潤神無索無盈無垢無澄可以固形可以遠乎可以  
 養生夫是謂道根南海有魚焉廣數百里其風棟張其  
 脊淺踞潛乎無極之淵息乎沆瀣之鄉未有能原其紀  
 者設移之滄沼則鱗而醢矣安能充其巨乎百問之木  
 時于盤巢匠者莫近園有拱把地而爲新豈外于度哉  
 遇易致也故曰金以火範火亦消之絲以織章織亦敝  
 之其操也成也其成也泯也緒著一司勢隆一時者亦  
 若是而已方且括于裾後之煩泊于聲利之端而足專  
 馳之而目專觀之而口專嘗之與世相剗相壁日蘭月

戕而不能止可不為大哀耶。今見珠襦以矜約者，繼綈尚褐，無所用之以珠為殯，以錦為羅，而求進于窮芥之中，必迅作而不避，故曰哲人知時，介人知守，達人知安。至人知存，今子遜世逃名，而軼于塵穢之外，其意有其顏舒其衷，恬洋乎其裕而不流也，卓乎其道而不涉也。浩浩乎其似吾乎，湛乎其無所，浮乎適遙中，冥以基無垠，參寥罔象以基無朕，不肯不疚，安能窮其壽。

書

寄余子書

王廷陳

懋昭足下，昔借館院，頗辱厚廩，曾不幾時，子以憂去，去之明年，僕坐罪謫，僕之難合子所知也。時吏不能指其瑕疵，纖劣莫競，遂伏誣議，人悲失路，僕幸生還，可為知者道也。春仲，晤令兄，悉子幾死奇禍，得失夢幻，無足芥蒂。更計子首夏經黃，必獲驕展，冰信次布，歡臨江遜侶，獨往微吟，數而不教。今晨書來，乃知仙舟徑泊鄂渚矣。令我欷歔移時，涕泗交下，豈綠偃蹇感慨，易生誠以二三良知，星處莫覩，僕以繫匏子復塌翼，過此不悟，世路風塵，恐末觀無由耳。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獨立已矣。莫莫詞賦小技，亦無足煩其思，惟紆其絳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肯俗，為疎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而醒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鵬夷之逝，而污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卧，卧不為夢，厭苦俗徒，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苦滑磴危，鮮不緩却，身多疾病，藥裹不離此僕林居大畧也。子亦欲聞之耶。惠來諸篇，詞翰比灑，把玩未釋，餘我心神。二詩稱答，史希報章。

傳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傳

黃佐

吳伯宗名祐以字行撫州金谿人父儀元鄉貢進士遭亂隱居教子伯宗十歲通舉子業先達見其文歎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薦舉首辛亥中書省會試名在前列及廷對高皇帝親製策問略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科得人為盛今特延子大夫於廷不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由伯宗條對稱旨擢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得伯宗高皇帝甚喜賜袍笏冠服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三

訥等因修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伯宗性剛直不屈惟庸每銜之八年惟庸中傷以事謫居鳳陽伯宗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以事忌嫉久為國大害辭甚剴切上得其奏即召還賜裝衣錢鈔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歸獻之除國子助教十二年命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皇太子嘉納明年以翰林典藉御製十題命賦之伯宗援筆立就詞語俊潔上嘉其才敏大加稱賞賜織錦衣十四年以為太常寺丞辭不拜十五年又以為國子司業掌監事又固辭不拜由是忤旨貶陝西金縣教諭至淮安

召還以為翰林檢討未幾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第仲定為三河知縣薦舉不以責伯宗為所累復降為翰林檢討十七年四月乙未坐文字進不以時謫雲南卒伯宗為人溫厚詳雅博學能文不苟姸阿故屢獲譴所著南宮集使交集成均玉堂集

南末奇賞

卷之十八

二十三



疏

請改曆元事宜疏

鄭善夫

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  
三次月食本部劄具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  
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  
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  
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  
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  
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  
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三十四

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  
凡經數十人歷驗千餘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  
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  
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  
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  
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  
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  
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  
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  
一分前後爲臍胸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

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  
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月暗虛大月  
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月爲月體所掩而食  
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  
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  
如非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  
食之時刻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  
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閏  
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  
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于半秒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三十五

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  
踈離臍胸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  
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  
習儒執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  
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  
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授數歲限取數人又止  
於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  
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  
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  
使得盡觀祕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

幾層元可更也

明史奇賞 卷之十八

二十六

傳

鄭類公傳

鄭善夫

天祐公字君作淑公之後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革自  
 負以豪傑之才恥與牛馬同皂處南湖塢中意洒然也  
 是為南湖處士晚年世益亂上下涸貽上自達魯花赤  
 下至邑子丞尉競為饕餮降其風而化之乃憤然有回  
 淳反朴之志恤恤然購食鮮寡一物價平出納使世之  
 貪鄙也銷後游四方齋餘貲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即  
 鬻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能測其所藏咸呼之曰  
 類公云公嘗假三世田其價已盡後其子匿乃召而告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八 二十七

曰而父所鬻田若木盡而值也給如之至其孫復告  
 曰而祖所鬻田若木盡而值也給如故晚年每碎火食  
 日醉醇酒數勺微醺帆麻鞋散髮走道上暢歌屈原漁  
 父篇以自況其志或勸之仕乃喟然漫答曰而不見飛  
 廉氏馬乎其一朱鼠白毳龍駝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  
 熱死其一重頭昂尾駝頸駝膝駝髀駝善慶素諸野終年  
 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潔以羅患不避穢以養精也茲  
 養得之舊諸叅之故老所傳云爾古之人有逃名狂  
 裂冠毀冕而求自拓其所極者世未易知也埋蛇渡壘  
 近不在其身則惠應之於其子孫云

書

答姚元肖吏部

鄭善夫

辱書教以不逮諄諄然所謂啓其聾而豁其聰浚其源而導其所歸者也走童子時即好爲文辭解讀大人上林諸賦愛其窮高極妙鏗金戛玉杳然希制其餘聲晚遇王伯安千昆陵相語數日始計之心曰雖蠱策剋壯夫不爲也乃始改念相撫羣書而求其鍵于今三年矣蒼蠅紅紫未之有別者也深愧知己之辱深愧知己之辱然曰林居有俯仰之累謂走必須一來同也走家素貧入仕十餘年而不家食者纔一年比來八口愈不自支豈敢欲爲希辭不情之行乎子然寡業許之高其願以病骨不可一日留闕廷得歸其快何不計其來之時與勢也方今事例凡起廢者必親致詞於州縣官司上止三衙門四鄰里正與醫學凡三覆結而後得達于官復待命歲月而始得一職也久卧者思起而少壯其來者非所謂門有噬狗乎今天下好進之士不爲少矣其多才善能之集于京師而矯首來足者亦不爲不多矣大臣之隨材任役分布內外四方亦豈乏一蠻夷曉養之墟處廢虎斷聲息沉溺枯槁之士而皇皇然如恐遺之者哉沉溺枯槁之士不可謂盡不欲仕也仕亦

不可以爲全爲祿也置之百執事之列亦不可謂無裨庶政而但蝗梁黍也走之進退界在兩難之間年昔者韓退之三上宰相書汲汲求進嘗竊鄙之而三不報至有周公之說跡其事又不能無悲其心也如其不爲祿而有憂天下之心雖孔孟亦嘗皇皇焉耳走嘗聞材而貧乃甚之狂又甚之以退之之賢至於三上書而不報焉不待悲者知時宰之未必賢如周公也今上有周公而走獨守株其拙又甚之雖有憂天下之心無惟其煩於萬里之外也因閒論經情及此似乎有所要而言之也皇悚皇悚北地早霜惟眠食爲道加愛不宜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二十九

疏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廖道南

以人聲為  
上樂之  
清大矣  
樂元聲其  
聲清

臣伏考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矣臣嘗莊誦竊歎以為 聖祖獨秉全智超絕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治馨香達于神明休徵駢疊登諸史冊禮樂百年而後興信有由矣恭惟 皇上建中致和體信達順光紹 聖祖之不闕載舉隆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備四郊邇者 宸翰飛酒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親撰圖丘樂章昭煥乾文發揮道妙比之絃管協乎律呂真有以動天地而感神明矣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盛於周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為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為羽五聲相生旋相為宮於是乎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

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有缺於古者言之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平元聲其陰陽配合之禮律呂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大夏祭地祇則舞大濩祀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終兆疾徐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隸屬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其會之於服冕幘旋舉弗肅之於倫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官縣九享食黍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于 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優侏儒優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

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大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藝人薦饗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躬耕籍田設樂於先農壇教坊司水應奉伶紛擾衆劇喧庭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諸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竊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以復其初朝廷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聖人在上必有所作矣或謂元聲難知古樂難復臣歷考經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衆記載樂之文則有若禮儀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志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本義編之以爲成一家之言若陳祥道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大雷也者連入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聲之所以宜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我聖祖謂熊鵠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斯訓也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

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諸樂書條爲之說一口指五聲以正八音二口指八音以正十二律三口指十二律以正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說亦互有得失先儒詩衡固有定論矣臣等不敢僭述謹釋其義附錄進呈仰冀聖明俯垂采擇

序

遊洞庭山序

文徵明

夏景長  
已見別處

洞庭兩山爲湖中絕勝。有具區帶映而無城閣之接足。以退屬高奇而靈棲傑構又多古先逸民奇跡。信人區別境也。余友徐子昌毅近登西山示余紀遊八詩。余讀而和之。於是西山之遊無俟手披足跡。固已隱然日馳。間而東麓方切傾企。曷以事過湖遂獲升而遊焉。留僅五日。歷有名之蹟。四雖不能周覽。羣勝而一山之勝固在是矣。一時觸目憶懷。往往托之吟詠。歸而理咏得詩七首。輒亦誇示徐子。俾之繼響。昔皮襲美遊洞庭作古序。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三十四

何可  
不  
者  
結  
來  
便  
用

澤  
昇  
之

不  
立  
於  
念  
見  
今  
之  
品  
陳  
君  
子  
務  
其  
善  
者

書

與郡守蕭齋王公書

文徵明

夫聲聞過情。君子所恥。有損無益。賢者不爲。今大巡郭公欲爲某建立坊表。出于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蒙。深有不。自安者。自惟潦倒。儒生塵伏。里門又以衰病寒劣。不能。厠跡士大夫之間。故拳拳退縮。非以是爲高也。今以爲賢于他人。郡士夫謹爲不肖。且某在今諸士夫中。名位最微。人品最下。行能才智最爲凡劣。一旦以爲賢而拔。出其上。冒然居之。豈非君子所深恥哉。某雖不肯自托於君子。然亦安肯靦然無恥。其於小人之歸哉。嘗閱郡志。宋蔣堂希魯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守郡。以其名德。因即所居表爲難老坊。蔣公慨然不樂。曰。此俚俗。欲歸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何以至於我也。胡公即爲撤去。當時以爲美談。迄今傳示方冊。某自視於蔣公。無能爲役。而明公則今之胡公也。且某素蒙垂愛。其忍以里俗小人待之哉。某雖非足於內者。然竊欲自附於知分守已之士。以求免於務外爲名之。愆。惟是憲府崇嚴。無由控訴。欲望明公轉達。此情得賜。寢罷寔出。至幸也。況今歲歉。民窮賦無從出。一有興作。不無動擾。此亦明公所宜軫念者。且某世居此里。自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五

祖父父叔以來世叨薄宦里中父老每為贊喜然於其人寔未嘗有毫髮蔭庇萬一舉事則匠作大役勞頓定多夫不能覆庇而反至勞頓豈當時贊喜之意哉彼雖自受其役而區區以一身標表之故坐視其勞亦何能安然不為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止所謂無益而有損竊為明公不取也此者蕭二守領訪首及此事某即欲以此事上瀆明公彼時猶以為未必連爾乃者反覆思之恐一旦文移下督材木既具營繕既厥則勢不可復止雖欲有言不可得矣緣是不得已揮露血誠先此懇請惟明公曲賜處分倘得幸免則明公之惠明支奇賞

卷之六

三十六

序

中州覽勝序

唐寅

吾黨袁成器少年氣逸溫然玉映蓋十室之髦也弘治丙辰五月忽翻然理篙楫北亂楊子屋彭城漸于淮海抵大梁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川陵寢并街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目遊其中予忝與鄉曲得藉訪道里窈窕盡出指下予聞丈夫之生劍蒿體操柝鈴以麗別室固欲其遠陟遐舉不離齟齬下也而愿愆者懷田里沒齒不窺閭閻曰世與我違其與蒿木委灰同奔雖有分寸而人莫知之也後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予固欲自展以異而類然言飽拾脂髓登仕伍中而身未易自用也雖然竊幸不能父落落于此成器折從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世之遺跡歟彭城項氏之都也今廢鹿有幾頃歟黃河故宮之具在否歟大梁城中有持手者歟

明支奇賞

卷之十八

三十七

傳

義虎傳

祝允明

荆溪有二人，若中交壯而貧，富不同。富子以故安，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麗，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因甚，盡圖濟乎。宴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賄，乏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為若策之，邪？宴感謝富子，即具舟費并載其麗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風語，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若先容，計也。宴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宴肝脈碎，破血出。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三十八

被蹀躞不已，至極寂處，乃就委之地，出腹中，閉之。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麗者若夫若，嚙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為，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襲其間。咆哮奮前，富子去幾焉，婦驚定，心念彼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途，途而哭，候見一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為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遂索之，厥雄也。婦』

疑駭其大鬼與夫亦疑婦當為賊收矣。何獨尚存哉？既相通，果大果妻也，相攜大慟而廻，各道故夫曰：「彼同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若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邪？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視子曰：『親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三十九



說

說吏

祝允明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甚於民之相爭也民之爭求止於吏爭於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後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與其欲止民爭而更教之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尚寡也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四十

論

節論

張靈

凡論節於家以妻國天下以臣通今古也余竊謂二地也道均而力殊效齊而功差天君也夫也地臣也妻也亘古地不得違天則臣不得違君妻不得違夫茲不謂道均耶有守則不得私避有歸則不得獨已此臣也與荒節冷寂貞潛人解別生死物莫恤者異矣茲不謂力殊耶節於國國可再造節於家可重與茲不謂効齊耶有輔則易成有激則易烈有若則易傳幽陰之地無輔也無激也無若也當其時勢且與凡夫勤家者倍徒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四十一

也茲不謂功差耶以是較之則妻節之難之重於臣亦然哉工節婦之節灼灼今得考古子孫厚將先生以銘表有建者多矣敢反復其事而申之

記

獨坐軒記

桑 世

予乃西昌教官學圃中第一軒大如斗僅容臺倚各一  
 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則名之  
 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道次窺閩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  
 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  
 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  
 世之是非是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致  
 丈池種芡荷地種松檜竹栢予坐是軒塵全不入留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四十二

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為弟子之位若遇賢人則  
 遇賢人則為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  
 為士師之位若親降詠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口  
 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  
 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  
 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序

循吏私錄序

唐 龍

正德已卯江西缺監司予當行是維孽王洪亂皮剝斯  
 民燬其室廬是維士馬彭彭驛驛于途征餽轉輸燭與  
 于野乃民弊焉日貼諸危亡庶府之政若焚網然既不  
 實弗勝是懼亟問于君子曰吾聞政有經今日之事奚  
 先曰民病哉官邪昌哉大者恤民隱正吏習已矣抑聞  
 有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夫民猶羊而吏為  
 之牧者也古之牧良故澤而肥今之牧殘隕然斃天柰  
 之何不跳踉而號也無亦正吏習是急哉予曰聞命矣  
 乃布檄而以絕諸賄貨奸政者弗悛督責之又弗悛必  
 斥勿貸君子曰性有善惡習有上下政有勸懲故急什  
 舉者強國賞罰明者識治子之政毋乃詳于懲而勸獨  
 畧乎予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錄諸先為吏而沒  
 有遺愛者于是乎廣信府錄同知曹琥吉安府錄推官  
 陳茂烈建昌府錄推官羅江于是乎泰和縣錄知縣  
 震安福縣錄知縣莊典言其故皆曰介乎其廉而諄也  
 郁乎其惠而和也挺乎其直而不回也哲乎其明而不  
 闇也秩乎其肅而不替也言諸其民皆曰始莫乎安若  
 堵乎而今由由乎思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碩乎澤澤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四十三

乎吾幸而論其世焉諸郡縣先是有祠乃因新木為之  
增祀之吾見吏而土者憮然曰均之民父母也彼沒而  
飲民之祀我領生棄于民哉庶幾賂不彰與私欲不行  
與培克不加與刑均而賦儉與作偽自遠而如忠無所  
容與民于于然隱日瘳矣卒不悟不勸者不仁之人民  
之殃也天其天諸夫錄止于五人慎之也抑以耳目之  
所睹記而事易見人易惑也况前乎此者董氏諸祠後  
乎此者未益增焉其故畧也明錄高堂易方吏目有  
關焉特錄劉源清大忠義也特錄夏尚朴劉耕貴士行  
也夫忠義昭士行與然後吏目不輸抑勸之大者乎

南文奇賞

卷之二

四

序

泰漢文序

王寵

嘉靖癸未天水可泉先生來刺我邦忘古振文式崇化  
本數進諸生館下追琢樂屬範以矩矱越明年出所編  
次泰漢文授之讀既受卒業寵晚而請曰是編何居先  
生曰五經其炳矣日月宇宙弗可渾已近古而閱歷者  
其泰乎其漢之西京乎今士以文進古之制也而崇之  
者弗古是程吾惑焉據據經傳荷以微子有司其尤疵  
者口耳乎帖括剽裂乎佔俾泰典漢無庸及焉吾怪其  
涉之流而不飲其源也將浚之使遠關之使廓而無用

明史詩賞 卷之十

四

是謗謗促數也文其有倡乎寵曰然則左傳國語尚已  
何遺焉先生曰左傳國語其言奧其辭簡其為書也聯  
局而成章經之更也小子識之爾焉得而選諸寵曰然  
則西山真氏之所輯者不既遺乎先生曰夫文也終始  
有體節太有變繁簡有裁經緯有章辟之樂焉一音弗  
備樂弗諧矣吾竊疑其折而不屬也離而不理也懼學  
者之窺其一而遺其二也寵曰然則東京以後不亦在  
可錄者乎先生曰氣未見其渾也體未見其雅也間有  
之吾懼學者之作法於涼也故略而僅存焉寵既明命  
為之刊其訛而是正之郡人湯氏愿而好修請以梓梓

成寵敬以所聞者載諸首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十八

四十六

傳

蘇宜傳

楊爵

蘇宜字廷詔大名府南樂縣人以校尉供東廠辦事役能以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迹皆奇特予初下獄東廠使人更迭覘伺日具予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一上奏四月初一日宜來時予晝夜極鎖右脛前爲榧木轉磕成瘡宜自以手起榧上木以重瓦間合脛處使相去寸許瘡自此愈後宜數來時緒山錢子繫獄恐宜以厚予遭謝教語予當令防慮予以告宜宜曰使公而富於財則誠如所慮今公一貧如洗日且不給雖有諸者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十八

四十七

必不能行乙巳年春果有諸宜者謂私與予交通下宜獄答五十餘其辦事役予問之即獄中書片帖使問宜宜答書云勿以我爲慮當開廣心胸是年秋予蒙恩歸田里送予至通州同宿客舍中次日各以詩相贈而別夫當天威嚴震之下人人恐懼宜能以厚道相與可謂難矣繼之者楊棟也棟字國川霸州人其母王氏病棟訓其股肉煮羹食母子與劉周二子復繫獄不能自食棟以東廠使來覘予力言於司官得自供米物孔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信然哉若宜與棟使有學校之養師保之訓何善之不可爲

周主事傳

周主事名天佐字宇弼號積山福興晉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待罪死於獄中楊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日時與其所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畧謂雪雨不可為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為忠信而遇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修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讒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干冒宸聰初五日械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八

四八

繫下獄十三日夜復蒙箠備極拷掠血淋漓未前盡成赤紫色桎梏鎖畫夜困苦間伺警惕固收賊寬坐臥處血流地上可手杯之履襪衾苦之類為血所沾若滯於水中然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九廟災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關失天佐應詔上疏其畧曰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關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刑文虛應故事仰見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効其愚乃今關政猶

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聖明采察之度

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詳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冒昧上陳但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况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庶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絀黜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為囚犯

明末奇賞

卷之十八

四八

又孰不能為容悅寬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一思焉其所摧折萬鈞之剛震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謹以風天下之直則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有詔周天佐等

以不相知  
之人而相  
故以相知  
之人而不  
相面而交  
何者哉

明史奇賞

卷之十八

五十一

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樞因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格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鍊貫桎目中令不能轉側絕其飲食三日死矣當此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爵為戒哉天佐以未信疏遠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理奮筆於言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竊焉宜其言出而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命廣德愛也天佐答之甚重兩臂爛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高告曰過身上下並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御史主事即據其所言題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暗日晦俄而雲霧橫空震雷微雨屍既出雷已天佐妻某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振真寺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柩前而哭之人曰子與昔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為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事也既而知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因於柩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成論甚嚴凡所往來必問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

明史奇賞

卷之十八

五十一

念惻惻酒泣恐天佐不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以解之呼一人即膝上手作因封二字以慰天佐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天佐首之且微有笑顏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為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為則死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寬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爵亦未得親哭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來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秀當謂其少年宗順而已不知其已之剛烈能作如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之後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振停數月其妻歸葬于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蓋自古皆然也士當總弗戰而修之於家塾焉承師模範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事親無或不孝焉事君無或不忠焉及名登仕版身荷天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遠次與沛而罔敢易也顧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靡波蕩之洶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恨者鮮矣天佐之死天地為之震動萬人為之流涕嗚呼天也命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

明文奇賞卷十九目次

張含

說

虎銜魚說

翁萬達

序

贈郡守陳君入覲序

徐階

墓志

楊忠愍公墓志銘

明文奇賞 卷十九

金繼輝

書

上宗伯書

又

鄭曉

論

皇明土官志論

序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皇明直文淵閣諸臣表序

皇明四夷考序

皇明北虜考序

雷禮

傳

都御史韓公宜可傳

王慎中

序

送程郡博致仕序

裴母周氏貞節序

明文奇賞 卷十九

贈趙千戶序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碧梧軒詩序

送貧賈陳百戶序

記

長汀縣學記

聚樂堂記

金溪游記

海上平寇記

墓表

張毅齋先生墓表

明文奇賞

卷九目次

三

明文奇賞卷之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

說

虎銜魚說



虎銜魚人不知此二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眚失恩則虎銜魚矣禹山  
 子曰吳翅魚乎吳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邇倖  
 都見漁石公蜡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味著近鮮  
 以不昧著方岳滋倍焉况銅章名實皆銅墨殺名實皆  
 墨節下無議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婦  
 也監司而昧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岳而昧殆翟服而嫪  
 者也銅墨而昧殆十金中饋而奔也蒙復於公曰昔者  
 之昧錯穴踰牆今也之昧連閭洞房昔也之姣叔孫僑  
 如今也之姣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  
 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昧惟恐人知今茲之  
 昧惟恐人不知昧非美名焉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  
 何爲來哉由此觀之虎吳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  
 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一



序

贈郡守陳君入覲序

翁萬達

平居隱居  
中法錄  
何以爲民  
況守法  
深德

太守之於民近而責重至易知也其在治朝人主不易  
視此官輒嘗問姓名察所治狀賜車蓋黃金降璽書褒  
譽或召入爲公卿爲御史中丞至顯榮矣顧豈非賢者  
任邪太守誠果賢樂有其民而固以爲政試又如古者  
得專制事事攷鏡屬邑吏亦咸知太守意仰與以子民  
爲功是典理之道而太平之基也乃今視昔何如哉藩  
臬長貳若臺臣監者雜然以簿領相煩文法相稽牽泥  
日甚闕白少疎則大訾而小譏什九齟齬蓋其勢易撓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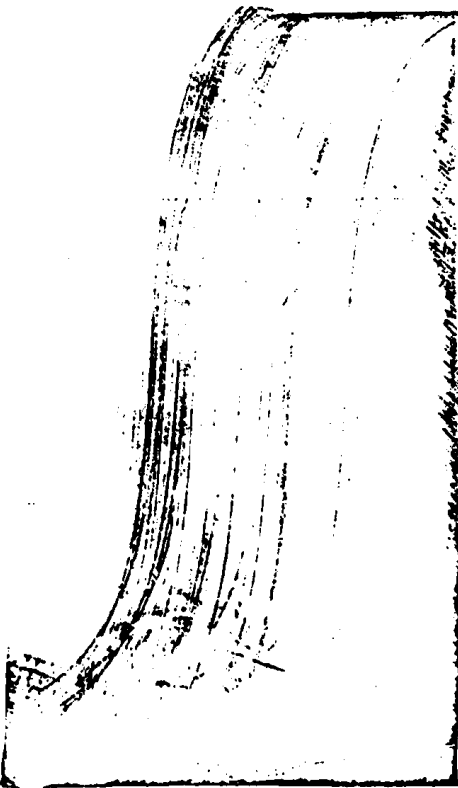
而其過易求也設復有恣睢可駭如近所聽聞雖屏不  
敢信然何嘗有毫髮利愛斯人之心賢者不敢言而  
狗風指彼能不潛忿瑣摘昧其腹心矧於屬邑吏何恤  
哉時事爲人非特太守之事輕也然人亦有言愛觀時  
定觀理者顧獨可以理定而或幸所治之郡僻遠在  
一隅監者行部不數至以接我之隙猶可得與若屬修  
百姓之急宜上恩德孜孜舉其職豈其難哉潮陽卑之  
截壤陳君又博大仁人也懷千里之印而不以潮人爲  
陋和保而煥休之厭棄機行屏絕游談無事於操切前  
挾探迎駁附之爲定於性則然其勉覈諸局吏用情附

實抑揚皆德風也以故屬吏亦樂於無擾咸相戒言無  
忍負長者長者今且以述職行矣 天子異日儻親問  
太守治民事勤勞何以爲對將陳說閭閻疾苦時事得  
失太守得爲不得爲之故冀有所感動卽不中差黃金  
璽書之賜而名重當時致位卿丞可日月待也太守可  
他官視者哉余辱陳君知最深不宜無一言以贈會揭  
陽鄭君暨其僚友以文見屬遂發其所欲言云如此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三



誌銘

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繼盛

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叔山忠愍者謚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一皇帝御極邀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尼爲國子生而

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

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

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四

一時辛亥選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虜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譏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獄獄具則欲道與史跡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

滿中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

府箕一召問可盡得其實當更借以爲說詔逮公

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

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戚

皆爲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今古較公之將受杖也或

遺之蟬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多前公笑

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視

公公乃自破篋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

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慄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

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五

千古平生未報恩兩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而及節義往往扼腕張蒼曰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險以却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先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繁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

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歿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于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諱不可而。其黨鄒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治事中，令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令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秦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案，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令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令明文奇賞。」

宋之十九

中丞林君淵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大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偕諸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令中丞王君遠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山是諸君皆相繼復罪而藩參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鄒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典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從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

明文奇賞

宋之十九

六

明文奇賞

宋之十九

七

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諱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恤之及。去年幸聞奉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月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據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什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施殉人，心實憤地。爲安歲星一終，天乃定，草薶斯滅。」上明聖皇帝史冊，賜贈賻。制詞前後相輝映，公一死重哀重我，錫揚之爲世鏡。



解其詞  
解其詞  
解其詞

書

上宗伯書

金繼輝

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等肅再拜謹上  
書於太宗伯相公閣下茲者寡君之疾小人等求也非  
修乎事之常而事固有得已不得已之故故與國人  
謀矣其小人者曰聞祖蒙被誦誦誦誦誦誦誦誦誦  
聖之垂永不一不再而足獨所稽者新會典之纂完  
頒示有期耳期至則行李往來相屬不必於專也專而  
期或未至則遲以年時不得留而俟也事宜得已其君  
子者曰冒以他人之系為詬何如也陷於獄四君之惡

明史新賞 卷之十九

八

為詬何如也詬誦誦誦 典訓是載而流布於天下之  
耳目為寬何如也惜寬屢疏有降茲監訖至今日無遺  
情矣然典之未新積二百年以有待 與之適新將朝  
暮如不來亦良獨聞其垂垂矣不亟專使以請 明  
示而誦曰往來相屬是尚可恐乎況事有關於父子君  
臣之故者其在中國非禮政所不及則問之不容於恐  
為之謂之不容但已肆 天朝之動念於我久矣猶令  
專使以俟完 典果有年時之留必不拘於故常而莫  
許也事奚啻不得已寡君於是却小人者而君子之聽  
曰此同寡人之志也蓋乏使以命鄙人等而宴賜特厚

至於解衣推食遺之曰復親執爵以飲西向拜 奏而  
授之且泣且語曰我祖我考實皆奉有 先朝恩勅惟

親 新典之快觀無復餘憾而諸焉泉壤日且不寡  
人之得 聖旨又丁寧矣而獨可保其究乎又曰汝等  
必得事完而還鄙人等泣而辭曰不得事完才還也小  
邦雖極區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惟不與負以為  
恒物今寡君既以事完屬鄙人等鄙人等亦以許寡君  
豈容有二哉願以 新典之完乃我事完之日惟早晚  
爽於始聞之為慮亦不敢以私情迫切而有所欲速於  
其間惟不得留俟之為懼耳寡君之衣在身絲縷之命

明史新賞 卷之十九

九

足與同聲寡君之食在腹沒齒足以為飽雖十馬實  
無難留也惟難留者在 天朝接遠人之故常而不可  
寬焉即鄙人等有疾而已雖欲勿疾如母還何鄙人等  
既以寡君之咨以仇仇事者而天下亦到部伏惟閣下尚  
明仁恕宜無不察其詳鄙人等肅敢以贊獨恐此事有  
於鄙人等所以不得不專來不得不留俟者察之或  
而容易於察覆之際以致萬分有一缺悞也則足不免  
披訴惟其專專於無所事言涉猥屑而不能自己伏望  
閣下兼容而曲達之毋使小邦小人者言讐君子者言  
不讐而鄙人等有以還報於寡君則千萬之幸也

再上宗伯書

金繼輝等薰沐再拜謹上書於大宗伯相公閣下伏以  
鄙人等受命寡君以來者專在請留都下恭踐 新典  
纂完之日而已前者閣下不惜增前數尺地容令鄙人  
等得以一紙書奉達於下執事閣下又不之鄙外賜以  
顏色相與應答如響閣下之待遠人爲已寬矣但久留  
之請乃鄙人等一大件事也而閣下終始峻拒正以鄙  
人等言語殊音文字艱晦使寡君哀痛迫切之情終不  
畢露於大人君子之前斯則鄙人等之罪也鄙人等竊  
惟念閣下之意必曰茲事也自在 先朝以至今日降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十

勅優許不一不再而今特一依前後奏辭情節具載  
新典書將脫稿而獨刊行頒示其期尚遠外國陪臣不  
可淹久於京師也鄙人等誠極愚頑然豈至於不較事  
體而敢與執事抗哉蓋寡君之所以遣鄙人等來者鄙  
人等所以請留都下者皆以留爲期者其事誠急而其情  
誠悲夫何者謂他人父天下之至尊臣而弑君天下之  
極惡而因讒附載簡策使舉國之人陷於無父無君之  
域其深冤至痛閱數百年如一日仰惟 大明中天萬  
國咸寧凡在履載之間雖肖翹螽蟴之物無不熙熙自  
得而各遂其性者獨我小邦環海東一域恒在陰崖板

盆之下寡君自繼事以來耳不喜繁音目不睹華靡服  
不安枕席日夜翹首西向以望 盛典之頒欲慰先祖  
先考地下未釋之憾者蓋十年於茲矣未知閣下於此  
動念否乎鄙人等或去或留自閣下視之宜若無甚加  
損而在小邦父子君臣之義繫焉是烏可輕哉蓋留則  
寡君之願也義不可負也去則使事之常也禮不可違  
也義不可負而負之是傷義也禮不可違而違之是傷  
禮也鄙人等自聞 命以還徊徨却顧反覆沉吟而之  
禮之義終無可安之地惟知退有一死而止耳伏願閣  
下曲垂矜恕設以身處其地而思之庶可以決去留而  
必有不至於 禮傷義而得其宜者矣伏願閣下有詳  
寡君咨內事恤蒸撫鄙人危苦之辭稟復之際幸而上  
徹 九重之聽倘蒙 聖天子矜允蟻蝨之悲則庶幾  
小邦不待再有 奏籲獲伸數百年未伸之冤而鄙人  
等亦不失區區事君之義矣愛憊之極未暇擇言而發  
無任兢惶悚仄之至謹冒昧以達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十一

皇明土官志論


鄭曉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皆與妻皆裝永樂中裝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兩宮微院始許土官繳呈劄奏與冠裳于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馬廐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偏賑之令則經制日早而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墮廢嘉靖九年今皇帝斟酌情理曲為條約稍復祖宗之舊今攷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驛傳凡三百六十餘

集

耗中土孟養曲徇好夷正統迄今益復反覆况投官非人刑法奸貨湖南滇非將有便隔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達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初雷華宋欽歸附乃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僻計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頗成威懷有方伯稱順其壤地聯絡衝冒犁用自洞城非寬不寧於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昔凱內潰交讒構亂喜禍任其便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展常外聯川貴溪峒嶮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強雄脇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倘有征誅輒謀調發所遇殘破慘於刺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果食事汪濬鏡擊嚴飭頗稱戢歛以故順靖之禍不傳湘楚永寶之憂亦有苗夷也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富先督統其間左黔右粵務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代化中誅鋤餘孽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殺田寧梧藤諸屬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非六峒為尊則非連武岡柳慶之西入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為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于江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強姚

鎮剿則驍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  
 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硠襟帶擁束足稱天險惟烏蠻  
 阻其東南蔓繞西抵沓族欽其馴順是在調授龍州為  
 松潘咽喉每適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具  
 息顧其內黨日堅數啟隙亂唇舌之勢彼得快而投我  
 叙遮之間宜有機權撫其醜類若乃門門遠引諸番播  
 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論曰 明興平定四  
 海凡夷途蠻楚徭徭之地西起巴東梓柯抵湘楚包絡  
 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粵三江大者兼據  
 連城細者保持深菁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  
 用文奇賞 卷之九 十四  
 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率過滋損懷失策雄圖自宮技  
 窟益深矣况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  
 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愛禍殘玩中土未可謂無虞  
 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  
 逾遼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  
 量聞國陋於緩人曲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  
 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畜積政多解弛或  
 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于是侵營日聞師徒數起網漏  
 網頽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理  
 則鄰族靡爭預陳矯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義

聞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於節帥修文德於  
 廟堂初亂之憂斯其鮮矣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十五  


卷之二

序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鄭曉

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割定。或易諸邊。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轍。高皇帝聖明。果復我中華。絕始處終。防胡為急。於是太宗宗封爵。有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文皇英略。蓋世開府。北平大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峯。包大寧。控保塞。山戎為寧。王度渝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夷為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

明史稿

卷之九

十六

中更上谷。雲中。翠屏。府。蔽鴈門。為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秦漢河山為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葦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為慶。王兼殺龍之險。周秦都折之地。牧圉之野。直走金城。為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為嘉峪。護西域。諸國。為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長城。郭。富於曹。勝。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聖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輜輪不絕。若乃周楚。齊。魯。對諸王。並列內郡。亦皆乘鉞。麾旄。部兵。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

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控表未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體解莫解。葉尚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之謀。凌逼既深。倚恃益積。建文數年間。雄僞龍驤。利害相尋。靖難以後。倚恃益積。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教。再三。規誨。悲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網。焚臬。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踪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十七

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圖土之教。未聞可師之戮。至正德中。竄藩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躬身。殲國。除今。皇帝峻德。明命。布詔。今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克。九族。周享。萬壽。曾何足云。大舉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封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內之賜。不與焉。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邸祿。歲增民財。日窘。至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



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積而于紀窮周則溢而思亂其  
為禍一也而不早為之所可乎略叙先朝典制為初王  
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焉

###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我朝初起淮甸旋定江東收拓疆宇統一華夏滅漢之  
功為最取幽燕次之次汴洛秦晉齊魯次吳次閩越次  
蜀又次滇南當是時功臣封者食租稅雖不得分土  
臨民而鐵券實綸天盟廟授追崇之禮過于商周世宗  
之恩寬于漢魏矣高皇撫運開天刑用重典藍胡謀  
雪誅鋤萬數相國慘於洩蕭督府嚴於誅趙豈非功高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一

十八

過大疑憤費深仰欲包荒法史致其深詆寵祿凌剝宗  
姓熾夷勢運然也況革除之後輝祖以守武釋因景隆  
以負國淹繫江陰矣律遠西長典喪師安定越馬安陸  
之流乍承收復終歸賦隸故其存者魏西平武定三子  
耳成祖靖難以九門城上自滿滄州薺城夾河臨城  
七戰論功已而北驅殘虜南縛交西西靖苑番東捕倭  
韓善恩新績降胡縣養往登封洪熙宣德文叔漸張  
九伯皆特轉款塞令騎從征頗備不倍正統景泰天順  
間醜戎猾夏奸黨貪天已巳丁丑制符益眾未幾誅奪  
存亦無幾成化時國家治平屯細柳出居齊雖師律尚

卷之十一

嚴而檢覈多濫以故傳世者鮮弘治熙熙慎名與器封  
者無聞焉正德間汨廢典章濫極矣今皇帝洗滌  
乾坤光復祖憲登極之詔首錄擒反者宸濠功已而乘  
聖德若乃外戚恩澤封者洪武永樂未之前聞增壽雖  
文后介弟顧靖難密謀殞命延闕長陵悼念子封定國  
至獻陵即位果始以昭后恩封裕陵又封弟昇自是  
進紀褒申更相援引今皇帝若曰營丘以鷹揚裂土  
建成以馬耿受盟后家封爵皇祖未有典制魏定封  
公雖緣戚里實開國靖難佐命功臣彭城惠安軍功居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一

十九

半可世如其他皆官軍徒以先朝恩命錄之且終其身  
自是度陽太和皆罷封稍稍陳乞或得都督都指揮指  
揮云今放累朝封者公十八人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  
人王一人外戚公一人侯五人伯十一人凡三百七人  
乃今世及者纔四十四人其以文臣封者公一人伯八  
人不得嗣者乃七人略考其狀世次為異姓諸侯傳令  
後世得覽云道從勳庸最著者錄諸名臣記

###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  
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

龍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計士  
康請復三公府 高皇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尚領太  
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有詳諸司奏者翰林院兼平  
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職駁開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  
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 咸謂省公  
孤而召解籍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胡濙金幼孜七人  
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也自是文四等始也閣中有  
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  
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內閣亦  
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內閣也自解始也已而解出爲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二十

參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  
翟鑾以待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  
算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先是  
內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瑄以平諸諸司出山於小  
內使書瑛爲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潤爲工部  
尚書不獨解與胡也其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  
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中書舍人也文靖戶科給事中  
也文清監察御史也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永嘉  
安仁南海黃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 列聖嚴  
於防奸而廣於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多致職三楊泰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交趾參議胡爲恭濟文簡下詔獄文復早卒楊金三公  
事長陵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獻陵復詔公孤西楊始  
加少保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以倫木川  
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在大學士也自  
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自王文始也  
先朝重家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  
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  
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  
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掌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  
貞後二十人惟萬丘以卿孤入內閣餘皆修撰贊善通

合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清弭讒陳文經武緯內武外寧  
四十餘年處得平治治后既崩俗陵親政一時五自不  
器尋常備踏金無國則民搖景泰時因入祿祿強者  
志雖弱者謂其或陰主邪謀或曲從者皆謂其官  
實紛然天順復辟誅實則遂臺閣一空自是輔臣午進  
乍退恩教輕微至有囊頭獄荷戟遯者南陽阮序  
復甯最專且久造膝陳謨嘉章抗疏六卿得人萬幾無  
叢成化間文憲文毅事關綱常扣關力諫時值倭倭  
劍行誅弘治初年大奸距脫海內欣然宜興洛陽端精  
寬綽長沙餘姚文雅諒直太陵晝接再三虛懷霽色

精訪落將大有爲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盤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仕以驟進爲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芳宇本承冠之盜跡跡禁扉數年間濁亂天下新都守正應變綽有餘才碩果尚存巨川攸濟雖大禮之議未協宸聞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今 皇帝龍飛虎變獨秉乾綱輔臣仰承休德夙夜匪暇皆能責飾絲綸典制禮樂豈非廟巷之遇賢於夢卜都俞之風幾於獻替乎茲表直文淵閣者凡若干人擇其尤者入名臣記餘皆略次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二十二

其行事以備覽考云爾

皇明四夷考序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承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輩蘭台已駸駸乎我武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上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

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隸輶也非勒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略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艤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歷歷焉西番五王世倭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荷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也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動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入蠻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二十三

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於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人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愛本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畏淵飛鳥畏林人怕獨不然乎彼其恣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豈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乎

皇明北虜考序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涼蹴之

首以之

曹則武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二十五

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園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  
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上馬周防曲備羽檄市  
馳殆無虛日 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苛難之  
後臚胸挫五師不還 文皇赫怒仗鉞門征雖蹂虜  
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  
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飽於掖庭本  
兵雄經於私第渝本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  
大蒐講武喜峯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  
使往來好語相誅謾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幣戎心  
狹焉覲覲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牆既憤羈  
勒弗度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與尸轅馬被遮門郊多戰  
三陵徹祀萬幾搖輶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  
大臣艱難宣力禹跡遍歸堯日如故虜亦散亂叛戢相  
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然似使介騎凌伯示包荒治以  
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賊之學虜遺呼韓之隙雖有寇  
掠亦能什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  
殘我邊郡河套沃土京為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顧  
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為之解體不惟  
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  
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携貳於是並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二十五

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匿中國益困以  
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窮廬至  
雁書教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荷駕馭有方彼仰其仰吾  
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純我益  
富強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言費  
幾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  
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關庭知我地利關我兵力普化也  
先期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  
經昂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  
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牧薇杜之  
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已已之憂乎然當是時君  
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益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  
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馬門以北歲有虜患臣職目  
功上下欺蔽修攘無求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受  
豈惟眾叛是謂親離今 皇帝躬神聖之音乘鼎革之  
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習何足意彼善憂者  
以為近日諸虜解離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  
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通人巧為間諜泥迹市廛至  
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闖平陽於  
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荊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

卷之十九

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少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拆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虞國於安史豈若我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吾為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行獵狃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畢夢益稷執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明史奇賞

卷之十九

三



傳

都御史韓公宜可傳

雷禮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籍山陰縣人元至正間行御史臺辟為幕僚毅然拒之太祖初郡縣以歲貢薦授山陰縣學教諭尋轉楚府錄事洪武十年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九年左右御史陳寧胡惟庸中丞冷節侍坐上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陳寧胡惟庸涂節險惡如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將三人斬首以謝天下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快

明史奇賞

卷之十九

三

口御史排陷大臣有錦衣衛監問尋釋之由為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者以上悉屯鳳陽毋慮萬數即上疏論刑以禁淫惡一民執令論其情之重輕事之公私罪之大小而施舍之今官吏有罪不問公私而悉屯鳳陽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其公私以令輿情上可之命定于律即今律所載者十三年歸朝京師上賜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為奴婢宜可不受且以為非聖人政即上疏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若況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

聖人

明所宜此必有以夫榮妻于享其樂夫既犯典章當隨  
坐以重其罰違說者豈盛德之事聖人仁政之所宜行  
哉乞除之天下幸甚上曰汝言是著為令後生事將  
辟上御護身殿鞠之時天朗氣清忽雷火遠殿上  
驚而言曰得非枉此人耶雷乃息宜可獲免付二十餘  
事皆報可未幾以例罷歸十九年行取到京命撰祭鍾  
山大江文論日本征鳥蠻詔作堯舜禹湯傳言論皆稱  
有特除山西右布政使二十一年以事安置安南二十  
三年以翰林院檢討陳性善薦其德行文學再起為雲  
南參政尋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臺以鋤奸顯忠為  
明文奇賞卷之十九 二十八

皆驚人以爲應宜可云

已任百寮悚惕不敢犯未幾卒于官時大星墜地歷馬

序

送程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  
千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峰名在在疾之籍當  
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與學  
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情怠耳聰目明習長刀給非  
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常注手足之  
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  
舉不知司枋者奚所攻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固將  
論賢不肖以取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矣賢不肖  
明文奇賞卷之十九 二十九

明文奇賞卷之十九

二十九

人之賢不肖誠於心術効于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  
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  
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名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  
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  
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人事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  
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  
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飯患其哽  
而視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重  
師而修其輔羸攝病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

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條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飲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雙鯉自喜客倘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裴母周氏貞節序

古載籍可見其辨於婦人女子之事莫詩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三十

之所載自毛詩而後宋家宋家嚴抱余宜雁羅氣古敬一職而勤細事後皆錄於史氏仲尼有之以爲教不宜詳小而略畧於人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史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歟至於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也但姬又何其靳也蓋其書法與詩不同問閨井邑民之妻事不從於赴告雖欲書之而不得歟然諸侯公卿夫人有國家之佐範於禮而約於訓尤宜有以自全而其所書之新猶如此況於民庶之末哉而彼生於教明俗刑之時其有節與敬職而勤事者宜無不能言又不宜

其偶不能言者

其偶不能言者卽爲有節也由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

益可見矣以彼世之盛若此而世之後者可知矣中國

若此而地之遠者又可知矣吾所爲序者始與裴母周

氏蓋婦人之有節者也觀其不二其心於生死存亡之

變而確然以禮自防皎白完善終身於凌暴熱汗之患

力撫其子督使自立門戶起而宗祔起亦其月足以輔

其志而能然歟以時之今地之遠而其人若此豈不尤

爲難哉吾亦有感矣夫詩之于民庶甚詳矣其有節而

可載者以不能言而不與於存春秋所書不必其能爲

言也又以民庶之賤而不得列則彼婦人之有節而幸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三十

生於詩與本義之時猶有不遇之恨也而仲尼之於是

書其於欲以自全以顯垂陰教之意其亦不能無憾

矣乎吾之於周氏其敢謂使之無不遇哉然而聞發幽

側以輔翼世教固將學於仲尼者也方求夫事之可載

者使見於文安得以其生之沒而廢之吾之爲此序其

亦竊有取乎仲尼之旨而周氏之果不爲不遇也

贈趙千戶序

異時武人之容冠翟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劍而語

飲酒噉號視直而不能側聲高而不能下手足之力有

餘健而不可制則踞踞蹶蹶張投石超距以泄其愔急而

宜其氣平躬僂首。頽顏笑而柔聲音。飄紳整袂。與人爲  
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衛右所千戶趙君伯齡。世武人。宜  
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異時武人。其容如彼。其  
所爲亦且暴戾恣睢。惟念校所至。輒批搏人。以自快。嗜財  
悅色。則攫取挾狎。而無所憚。時年久。而文法行。往往見  
爲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若輩。之於是。武人之  
容。爲世大詬。不思其爲。則非。而其容。則是。彼其慙之之  
過。而靳以自免。輒改其容。以趨媚於世。而求容乎上。雖  
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耳目。而矯強果奮之氣。無復異  
時之效。不亦可悲也。與其容非矣。而其所爲亦卒不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三

能大變於其舊。是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義捐  
士卒。如恐有傷。尤廉於則貧。而不侵乎下。其所爲是矣。  
予獨怪其容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與上之  
用乎。然竟落落。在羣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  
無以試。飲酒不得醉。醉亦不敢狂。語徒飄紳整袂。與人  
爲俯仰。以銷沮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盛。背惡者不得  
肆而歛飭者亦無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視哉。君其悲  
之。故有以贈趙君。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生當封萬戶。侯族當以輩。聚尸此古之英雄。貪功殉節。

以好義爲

者所爲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爲悅。不惜一死。以  
求侯。既得侯矣。又烏能效哉。狗馬實於外。旄玉帛美於  
內。府子女聲色之美。充於下。陳耳目之好。既以給矣。口  
體之養。既以備矣。患日之不足而已。又烏能效哉。非獨  
然也。其始所爲。勇於犯難。而慮於死者。固不在死。而在  
侯也。然而有死者矣。所謂以此始終乎。其事有所不免  
而豈其所自許者然哉。慷慨之士。不絕於世。於世。而自  
許。吾將何以信之。曰。其事有在乎犯難。而志不存於侯  
者。吾將以是而信之矣。自國家以武興。求天下之虎臣  
幾百年。而吾泉州未有應者。吾友俞君志輔始奮然而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三

出以百戶中。其科居常。作止動息。與兵爲徒。擊。砲。馳。驅。  
適於持種之。其閱弓舍。入。仰。於。投。礮。之。娛。援。甲。戴。胄。而。  
蹕。鞍。馬。若。摧。捷。席。而。便。執。綸。也。其爲千戶。於金門爲守。  
備。都。指揮。於江漳所至。與士卒同甘苦。費無精。積。腐。黑。  
皮。肉。而。營。伍。之。井。屢。庚。宦。必。善。且。拊。循。勞。勉。人。人。必。至。  
惟恐傷之。其誠心惻怛。發於中。而周於外。不徒色之仁。  
詞之厚而已。予見其所爲。嘗駭之曰。凡爲大將者。視方  
畧。計數如何。烏在自操凶器。與卒伍爭。技而較勇。則是  
身不勝衣。射不穿札者。不得將上軍。而冠征南。歟。號令  
明而嚴威致。則市召烏合之夫。可使前死。必人人得其



心而後與之。賄白刃。彼行厨棄藥肉而士有飢色者。非漢之名將哉。君所以復予則謂凡吾所爲必始於盡己。不習其事而苟據其權不得其心而欲用其力。吾以爲於已不盡故不爲也。今使方略計數明矣而且習兵事。號令威嚴振矣而又得士心不尤爲兼備而無患哉。且古之不風習兵而舉將不素養士而立勳者。惟穀而出鑿函門而前行其權得以斬艾燦裂人而無所制於法。故能以威使衆而可以有功。今將無衆人之權而制之者多。吾又將率之而與之共。歟。苟爲不素養其心則有渙然而走耳。士誠與我而自不習其事。悍然率而爲之。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三十四

先是委虎以肉也。吾鮮不愛。歟。乃當以不習兵。歟。以其所言。其爲。其果。以狗馬玉帛聲色子女。其志耶。吾信君之說。歟。也。以此今。債軍亡將之。慶。屢見於邊上方。聞鼓。羣而思將帥行且召君。必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臣。君既習兵而素。士所宜向。無不成功。君固當侯而無所致。其歟。吾之說將不驗。吾誠信君而人將不信。吾之言人固不吾信。而吾尤自信。其信之也不妄。于君之爲。僉書都指揮於廣東也。序以爲贈。

碧梧軒詩序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宜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

足爲不入  
在無所用  
才而爲  
珍珍瓏瓏  
雕琢也

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貧賤宜也。又何怨焉。材足以用於世。食且賤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出於不平。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怒之物。窮而爲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與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冲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富貴。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峴岩之氣。操磨鑠。革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不。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三十五

可冀命之無所復爲。故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有一焉。終不以爲不可復爲。極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歟。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吾所遇。既若此。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貧且賤。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慨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苦。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

光緒生  
文命近  
以顯而  
皆手矣

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托始於宗室之家者相與以  
佚樂競爲綺豔靡腴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不給  
而喜焉君獨深沉寂寞蓄其氣苦其思以托於烟雲水  
石蟲魚鳥獸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  
其八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必大有所不適於富貴之養  
情適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就謂君之心果能漠然以  
平而其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  
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以醇學篤行爲  
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  
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三六

爲如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  
庶有以得予氏父子云

送登畫陳百戶序

善騎者不忘馳善射者不忘發彼其體習于街衢快滿  
之具而心悅乎盤控縱送之能使其約束委頓于衢巷  
里門曲轡而踟躕不出一室日窮於前堵而足極乎四  
隅越月踰時而不得一逞則惘然而不樂故見乎圖峻  
坂則思介馬而驟見廣場易圖則思決拾而起有其技  
者固喜利其用也勇敢武藝之士矜圖樂戰技劍而部  
喜難而幸危聽鼓聲而意奮撫介冑而色厲居閒無事

常有死封疆之心今將使之酣餐於樂益益金之閒樂  
妻抱子以老而澹然盡一息於床簀之上宜其有所不  
樂也泉州衛百戶陳君經綸毅然有勇武人也百戶固  
小技而泉州又內地君雖矜圖樂戰而無所用其勇一  
日以事至都下自言於兵部乞隸兩廣軍門爲贊畫官  
軍門所轄五管輟峒牙驛蠻徭雜種之所蕃育人質而  
獸知挺鉞呼嘯所在而有無日不用兵君之好勇而得  
隸於此此亦騎者之平岡峻坂射者之廣場易圖也有  
閑習之技而得便利之地心動於鼓鼙之譟氣盈於介  
冑之肅何其壯也然亦可謂樂矣君爲此乞固死是求

明文奇賞

卷之一九

三七

計反顧而慮還踵豈君所以求往之志哉然今司馬中  
丞張淨峰公實爲兩廣總制吾聞張公在鎮經文緯武  
以仁義行師旣已擇其大慙巨酋之不可化服者蒐羅  
而誅斬之其可以化服者皆以人畜之不絕以獸雍容  
尊俎而偃戈休甲訖威聲於四遐君誠矜圖樂戰而寇  
發益稀兵不輒出雖時有所用其勇而已不愜其矜樂  
之志矣張公於用兵每以律授將佐不得越教誡違期  
約妄有所事常節其驥而養其銳不以窮武力爲功用  
能軍無躁敗賊無濫殺君誠好勇其有所用之亦且善  
勝而完歸又安所得死矣君於此毋乃有不樂哉夫所

爲寢食不忘死者壯士之志也將死之求求死而不死則爲之不樂毋乃過於壯而苟以蹈一夫之勇歟子既壯君往得其地而又幸其所事之得人勇有所用而死之無所也爲厚以送之無使其過於壯而有所不樂也

記

長汀縣學記

王與中

學之立否果有繫於人才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人才之美莫春秋時爲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技廢弛詩人傷焉子矜之篇顯著於風子產爲政實人所之以爲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於其時雖不其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養之誼也魯最爲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獨待於僖公其闕絕而家簡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中否用慶讓之典於諸侯王臣行過侯國以臺池苑囿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三十九

之崇梁道路之弗占國之不洽不聞以學校不立爲譏而原氏之卿士至以不悅學誦於朝其上下之間意於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於其世顧多碩人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從政其臨利害生歿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人處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爲少也西漢立太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官弟子諸儒經明者得以列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意於斯拓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

之士皆尚通而易渝好異而多敏故皆得苟免之行成而不禁於民法詭計矯拂之習勝而不致於實用而其微詞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於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與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於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生之制爲繆且愚而先王若古之聖人也先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其秀而可使知者爲可以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於教者其講肄有業其辨說有數其踴躍有節其視聽有物其導之勸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旦晝向晦皆必有所爲其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四十

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於九年之久猶覺其將反也其勸且詳如此非直以善其口耳之所涉天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故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與而無一不盡其才之克則適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於化俗學之行至於勸衆則庶緝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所以然而皆一於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修益其學廢而教猶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才之多其不以此與而彼兩漢之士雖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

之廣而亦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愧於春秋而後世莫過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於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尚通而不禁於法好譽而不致於用之過乎春秋之士由學之隆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修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於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去古已遠而爲吏者知急興學之爲務信乎有志於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保長汀縣知縣祝君鑑是已長汀故有學而痺迫弗稱孔子廟亦就圯諸生來學每病其不足以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四十一

時居游而聲譽響萃衆而謀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鉅才爲輔郡力益有餘而昔同年友李君遂方以補建左參政行部汀州郡以報告而意克叶因視其學地曰是其方位尊而不爲良也蓋革而圖諸乃改位於其地之右春築洲泉而室之經體而勢言言喻喻不大變徙而得位之良如遷上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廟堂階作而祠齋廡舍庖庫廡廡咸以序爲蓋其棟向良而規制壯矣祝君後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管于是刻刻丹雘之飾渙然完富而新學之美甲於郡中士皆歡喜道說相攜而至以得學其中爲樂汪君不居其

琴子學宮  
之外如然

千古文人  
只慮一編  
凡雅屬之  
文弱之尤  
也編而之  
文強之進  
也先生亦  
有詩定

功而歸善於李君以為非其懷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君以來請記者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揆先王之意與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為者長汀之士其所遭既已有過於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來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稟仰而興於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講肄辨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于思而純於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乎此而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於成才之數此士之罪也故余為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尚盡心

琴子學宮  
卷之十九

四十二

馬務使論者雖以谷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汪君來請之意也歟

聚樂堂記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粉白黛綠雜進迭侍吟嚮嘯嘯交於几席觴俎之間而不知夜之將旦則悅色者之所樂而夸者營其內格五六博叫泉呼盧擲手交臂之頃車馬從徒離合于一枰之上百萬為擲曾不足以盈其一睨則博奕之所樂而豪者矜其辟擊試劍若然雷震霍然風靡始陽卒陰術殫於角而勇力泰至乎多變其樂進於技而以豪自喜不虛也有嗜圖畫鑒古玩物

樂部

者過而晒之曰是何龕猛而近閭也則發秘塚壞壁之藏有搜而善購一珍一異輒徒縱觀以炫博而長價自以其樂在乎藝與能也又有識其側者風騷自命之士矜才於形容盡態於藻績此唱彼和騁奇競巧當其元本之冥思模寫之妍狀可以廢食寢而忘昏旭彼鑒古者之所好躍然退舍而知其不足稱矣儒者猶且非之則樂之所至豈有涯哉西亭君築室以居業貯書數千卷百家衆技稗諧小說佛老典莫不畢具其要在於詩書六藝之文晝誦夜誦矻矻焉竭其心思之所極憊焉而前疑室焉而中排意挫形頓而不敢聽客非有事

琴子學宮  
卷之十九

四十四

於斯文者不問其凡且但歌舞博奕技擊之以為樂猛見諸者無所干斯室而玩物好事之聞通與大歸繪律句才人一技之工且以為壯夫所協而不足為也當其單精於一息之逸而妙契乎千載之遠若古人之有而西之為鼎聖容之以斯文至者致諸籍說窮滯滯之倪而析秒忽之端自以為舉世之可樂者莫斯若也名其堂曰聚樂以書至清源山中乞記夫生於空室貴富之家則膏于歌舞放於博奕技擊而不患乎內辟能猛之請以其居養所致然也有能鑒古自適琢句為上則可以自拔倫萃而為學士大夫之所道君所為樂乎

在此而不在彼至樂之涯其果不出於斯堂之所求耶  
嗟乎是書也吾見夫讀之者之多端而所以致其樂者  
不一也得之者以繕性而失之者以溺心悟之者以反  
本而徇之者以滅質方其悅于博而耽於文則心愈溺  
愈滅而愈足以爲樂吾又安知是書之不爲聲色之娛  
博塞技擊之靡而何以賢於鑒古琢句之所好耶君誠  
以吾說而自得焉則今日之讀固向日之書也今日之  
樂有非向日之所樂矣客之來者有適然而忘于所知  
亦有雖然而惑于所見者矣然後謂之能窮至樂之涯  
而不復爲過者之所譏如是則請西亭君終日讀書於  
斯堂而勿輟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四十五

金溪遊記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墜陰而牖明青妻子其中而身與  
爲處出戶而行前有擊轂之車而後有連轡之宿驛而  
之乎空曠之野寂寞之濱蒼山翠嶺而高起綠波浩蕩  
而長浮則爲之忽然而喜如出幽室脫縛束耳目爲之  
加明手足爲之改適此何異乎飮梁肉者悅蔬茹之食  
醢醢醢者嚼清冷之漿其含醇醴而即疏洵而不得謂  
之知味也由其無所得於此徒以迫切于喧湫巷壤之  
甚意煩氣倦急于有所投而自解峙者知其爲山遊者

知其爲水而豈爲有過於已哉嘗試登高丘汎長川見  
夫樵夫牧豎野師估人爭道而徒馳疾榜而擊汰以宋  
爲赴望望然不及如其去山水之不連而恐其或後以  
彼觀之則醇醴之可舍固在山水而城郭室家其疏泊  
而思卽者矣物之美惡無常態而有定形山水之爲佳  
而城郭室家之爲垢濁亦美惡之大齊也由樵夫牧豎  
吾師估人觀之則所謂佳與垢濁者舉易方而值處世  
之偶得放於山水輒自謂絕去喧湫替雜之患方多其  
所遊之適以傲乎城郭聚而室家居者之人吾亦未知  
其美惡之所常也飲漿冷者暫快而非甘嘗蔬食者少  
而不甘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四十六

蘇而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駭之而忽者  
意豁於久類之餘氣舒於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已生  
矣何必不爲樵夫牧豎野師估人而何以笑彼之望望  
凡物之美惡無恒人情之欣厭有向昧者學情以徇物  
中之厭欣變于外之美惡迭欣迭厭而不知自主惟明  
者爲能以情御物物變于外而不足以易其中之所樂  
樂之取于物者未嘗無所寄而皆其自足于中者之所  
取則惡者未嘗不美而况于其美然後美惡者卒歸于  
有恒而皆吾之所御欣且不得而有而何有于厭苟其  
無所厭則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喜而奚待于忽然蓋吾

泉州之江自諸山發源而下建無而急瀉至于金溪而始演洋洋潯潯山起于兩溪高深之景相得草樹互映雲煙相鮮茲亦山水之勝處也之焉而忽喜行不知其幾何人而吾獨與黃應初洪舜臣二君往遊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詠方布而諧笑間作計彼駭之而喜者亦必有以同乎此而山之盛然而靜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于吾目著于吾心形器都遺而神情獨遇信有彼所不能同而吾三人者亦可以目擊而交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然而其樂可以忘言而其遊不可以無述故予爲記其意如此使世之好游者知吾三人者之遊而能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四十七

樂益有以御手物而談山水之美者必出于吾而後爲山水之美常也遊之日爲嘉靖戊申八月七日應何名淑清南安人愛臣名朝選同安人而予晉江道嚴居士王慎中也

海上平寇記

守備江洋俞君志軸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輦帝之間言者不能出口溫慈款款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折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修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選搖鬼前却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也

注之甲鷁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日曉曾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可以爲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構兵不數百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于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軼矣由有此海所爲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旄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鍾鼓之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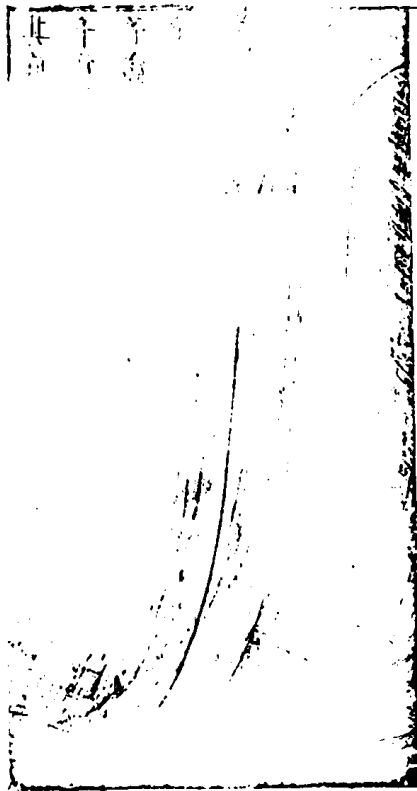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四十八

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常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惟牛擊不醢酒成池鑿其口腹之所取慾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聞以爲効如馬飽于櫪嘶鳴騰奮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日之兵卒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不風約束不豫而已其于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貲所爲市牛酒買藥聚以恣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糧餉犯寒風衝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早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

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  
千戶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外以  
予爲儒者而好備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  
鍾所獨欲害之者君所獲賊在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  
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  
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爲今官



墓表

張毅齋先生墓表

王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於  
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  
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  
其利而其矢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于難而其  
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  
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  
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于難而不在  
揆議之列則欲先關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  
備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即踐其  
亦仕者之不才矣以其不爲從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  
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大其  
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爲人幸  
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其身之不幸而大幸  
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檢其名使人不  
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  
之有所存他者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  
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



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熒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復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唐特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猶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爲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本誓不獨入遂歿之已而大羊梅禍化逆爲順羣執羈絏御銜歷奉車駕還都銜鈴不束飾袴褶無脫者而國勢尊羣皆靡障障成皇之隆蓋國之大幸也嗟夫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諫於不省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五十一

且嫌其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於昔之灰君者之間爲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慎中始從公之族孫鄧西君謙得聞其事而與敘獻慨歎息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實錄載意從成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揜爲不得與著之次君者同書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灰而事不存已不習左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欽衣冠而墓焉獨形體公傳失矣不復傾懷尚髮髻皆化爲明陸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嘆烏有者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勝故都而栖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遊遊於御山而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葛葛旋石而狐兔穴室牧豎樵子頽憐不覺臂有箕踞踣跳於其上而脫草木以爲藉想之資胡以嚴江烈而象齒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於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子謂公之冤氣既常栖遊於茲阡土魍木夔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國噬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五十二

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  
 年而昧陋如慎中者非張君以告則莫出聞而燕天定  
 之域又當絕去城郭在遠墟深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  
 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  
 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  
 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  
 爲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蒼蔽翳之中  
 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諠  
 詫播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於後則  
 吾黨之所圖庶不爲無益於是爲振其事而論其意書

明文奇賞

卷之十九

五十三

以授鄧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明文奇賞卷二十目次

呂柟

序

送劉任丘序

趙時春

序

送楊景周擢廣東按察副使序

送光祿麟奉使大同圖序

陸粲

序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注荀卿子序

題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贊

子家子贊

朱純

序

覽餘雜集序

紀事

茂邊紀事

俟命辭

羅洪先

序

解學士文集序

重刻一峯先生集序

熊過

序

贈朱瑞州子羽詩序

贈王晉叔備兵平陽序

明文奇賞

卷之五

1	1
2	2

一

與霍吏侍論武銓書

楊博

九

條陳邊計疏

序

送廣南臬長屠竹墟序

田汝成

傳

阿寄傳

膏

上巡撫陳公書

何良俊

序

剪綵集序

黃省曾

書

寄空同書

用末奇賞

卷之六

一一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前評選

序

送劉任丘序



幾旬之縣如任丘壯大而又詩禮文物之地者也任丘之卿大夫率求于太宰遷於泉得吾友靜齋劉子克艱以授之于是吾鄉縉紳皆欲贈之言而謂予與靜齋少同師長同學強且艾恒同遊宜有以言之也五月之望予餞靜齋於西邸靜齋離席曰守臣聞諸君有戒言局子守臣之與子交也非一日矣若不廉守臣能絕之不明文奇賞

卷之二

一

必教若不公守臣能絕之不必教守臣如有不然他日何以見吾子也惟夫事至而明有不及政行而法有不立則守臣日夜惴惴而望子以示之者也昔拙政自正德以來民力屈思盜而不思良民僉願思爭而不思睦今幾二十年皆為之吏者貪私教之也今子已能廉且公是何有於任丘而憂夫不明不法邪雖然今有明鏡於此可以別毫釐照遐隱非不亮也使頭置而側安之則難以視妍者祇見其耳目偏容貌陋亦可惡矣今有峭嶮於此足以止陸趨杜侵犯非不法也使引索而駕木焉則難以視懦者祇為開蹊徑濟其交昵亦可抑

卷之二

明末奇賞

卷之二

二

矣是故君子惟患不廉不忠不法惟患不公不忠不明故夫子以不欲止盜而公儀子以斷織拔葵能治魯也曰若是則廉公亦非易事乎曰然子不見終南山之禪子真是耶隱幽巖處暗室不接人三十年以為既定寂仙佛可坐而得也一日有友携入長安城過柳市以東粉蛾黛姬妖聲艷曲觸目而塞耳遂忘其三十年之為功也周京之士年已耆耄家藏古度舊衡自謂傳自夏商以準物不爽分寸錙銖者也他日入於秦市執計其尺冉議其引雖改其鍾澤移其系于是或以寸為尺或以尺為布為長而不自知也曰廉公之難亦至此乎然則何以至之曰吾東郭之園有株桑其上鳴鳩生數子朝伺之自上而下夕伺之自下而上雖有子者亦不亂其次以與之未幾數月其子皆喙剛而羽健飛或下能飛者矣吾西鄰有老嫗生數女長如西施已嫁矣次者寡髮次者粗眉次者而黑如漆次者青目如古上通而弗問也嫂乃謀諸娣姁氏剪髮與髦出歸與書眉傾畚中脂以粧之故其環重十銖三年之內數女皆嫁為券乎子誠如東園之鳩明矣不行子誠如西鄰之娣姁矣不立手訂頑之言如郭嫗疑愚之言如周嫗是故有則能絕不廉義則能絕不公

序

送楊景周擢廣東按察副使序

趙鼎春

明制內設御史院外立按察司以糾邦治訖曰風憲官其職不親操政主按政之得失而褒貶之不蒞民事主察民之利害而興廢之故凡內外百司有失職者必嚴解於衷曰彼風憲官將以所治糾我為風憲官者亦夙夜惕若曰我所糾之治有遺乎則將為我風憲羞庸是百司無疵裨之政黎民有嬉皞之休風憲之設亦侈大哉初懼其體重難制故班御史院於六卿左按察降二司一階又以中丞攝大夫之職副使佐按察使之治凡明之治必關白而後行有所漸籌則佐而糾之不以通為嫌故中丞舉其職則天下治副使舉其職則藩省治居是職者可謂得行其志矣其後為中丞者自此於六卿為九卿姑引大體以自居而不移其治於御史為副使者亦自昵於二司為三司又以通為嫌而望其治擅之使副使謙遜無所關乎聖堂陪座御案金書退食解所玩揭日月或問之應曰我帖司副使當然士大夫有擢是職者必問其為帖司不帖司之說豈法嗣使然哉始余少讀官吏甲令所載風憲官冠豸服法服得以風聞章奏奏不如不治心甚駭之又聞長老言異焉大

造之始副使以下乘馬徑入省堂案驗公私掠治吏卒省中咸留服請罪其威若此又大異之以為人生而居是官得行其志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弱陰人仕日睹所謂風憲官者已稍異所聞心私怪焉又問帖司之說則大以為疑及為刑部主事與郎中楊東溪為陪貳東溪既果斷通敏則凡余之所治者一一屬之而余乃以閒暇為樂始信所謂帖司者不唯風憲而百司亦皆有之

會東溪擢廣東按察副使其僚友咸賀不敏以少當傳長者爾今則為致其語曰我將以君為帖司者耶必令婦要於流俗倘律以窮年而奚庸余言也竊觀君之楚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四

楚然憑勳工役既竣不遑息殆非喜為帖司者耶夫夫夫遭際休時有誦誦猶其光死居大官天章服得行而志固當輟然歸然砥礪臣節訂頑硬懦播汗流清純然隣遐吏之民丁陶唐政教之中矣將使後之人指日之而愕然服其者亦猶今之駭異昔人此其毅然大矣夫之事也君子所得為也頗可以帖司自誦哉大余固帖司者也然一聞其說尚悚然而竊思雖然不欲復諸身况君之果斷通敏者也嗚呼吾知東溪其必不為此也大

送光祿麟奉使大同圖序

大同據雲朔華夷之會雖聲華四壁宇內鼓動於華胥  
鈞韶之中而大同之士喋肉刺血以與虜搏前擲虜顛  
後繼歌舞縱金革角抵延蔓之樂動費萬金司計者決  
不與之校貨貝軋轂而奉使鈞袂蓋所以養豪偉泉雄  
之氣以疎鬼魅狡域之心固不可以尋常繩尺校嘉靖  
戊戌歲于犒軍金數萬於是同郡光祿署署事李麟持  
符載綱以往宣布 明聖優渥之至意士咸歡呼醉飽  
稽首稱萬壽而退具軍樂列麾旌以送使臣李君之僚  
以為榮耀繪圖其本末而屬余次語其端云唯士之所  
以效視於上而致傲於使者豈非以為報哉雖然此庸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五

人感恩之常非上之所以望於豪偉泉雄之士也存問  
古有豪偉泉雄之士者其上不以名義辱於遠人其次  
不以理色辱於鄉土其下不以形勢辱於疆宇匹夫為  
義而大呼決計風雲為變慘而姦慝為患志況乎合三  
軍萬隊之力稱為 天子之非戶者邪問者虜數犯塞  
為疆宇憂此於古豪偉泉雄之士以為最下辱致成之  
不旋踵夫合三軍萬隊之力而效處於磔敵虜酋之頸  
寧足繫而虜之膏血寧足汗輪蹄也何獨問於古之人  
而不見於今之大同之士也呼之以其名則應奉之以  
其資則受責之以其事則嗟然縮縮是寧豪偉泉雄之

足言乎以唐人之感恩而為豪偉泉雄之報奉使者如  
之何而不有以開喻之也抑吾聞之言深者其形密而  
感極者其報甚則夫人之所以云云而使大同之士爭  
為豪偉泉雄之事以致報乎君上者將必有以自暴於  
疆宇而非所當先言也姑俟之

序

注荀卿子序

陸 梁

陸子曰吾讀荀卿子書高其文辭而怪今之君子之好之何少也或曰荀卿者意廣而為學潤疏議論大抵矯亢夫中又時譏切孟子以故近世儒者或頗黜其書吾亦甚恨卿之不遭孟子也使夫得游從焉與相切磋焉而去其蔽則卿固可為醇儒哉然自孔氏沒七十子之徒散亡既盡教益衰學士大夫爭鶩於權利而卿獨修先王之言卓然不阿時好彼所謂豪傑士也非邪戰國之世儒者既窮孟子既困於齊梁以終而卿亦老無所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七

遇晚通楚楚既衰矣而黃歇當國其意自出者也方天下日被秦虐吳之故墟去中國皆為遠其車不及卿將託焉以幸老歟非有意於干祿也卿沒後李斯相秦以并天下斯雖嘗游其門而今叛去乃用與說以殘民廢先王之道蓋其徒之不肯者也而或者謂卿之學有以使之夫學焉而失其真自孔氏之門不能無雜而獨卿歟其師嘗啓其弟子蓄蠱以殺人非師之罪也議者以斯故病卿亦少恕哉卿之書三十二篇其體樂二篇多載記中語而雜篇自大略以下文辭不類往往難見於家語諸書中將後來者勗焉以附益之乎余既

威卿以李斯故被汗穢固取其書粗為校定其章句又頗以已意訓釋之為若干卷藏于家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八

題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陸 聚

昔在宣德初吉郡胡公榮以大理卿巡撫南畿威望甚著論者或頗譏其苛刻然余長聞諸長老言當是時天下又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漂惡民大都漁食百姓以致富羨而疆宗右室所為多踰禮制朝廷患之

賜公 聖書有祛除民害之詔惟公亦以為為莠盛苗穢不可不鉏故其為政尚嚴雖所誅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并兼豪植之徒藉除畧盡姦宄華心小民得職去之百年而其名聲猶赫赫使人畏仰農畔走隸皆知胡卿云

明史書

卷之二

九

若公者方諸漢吏益趙京兆乃扶風之汪氏而自承于久而法抗嚴也流俗之論以容養奸竊為寬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默數歲月得美遷即去苟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眾口誹謗流言飛文上下交構必擠而去之甚者謂之死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今胡公在今日身且不保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公所著有是山公餘二集皆未行于世此詩僅數十字於初日時為吾鄉人作者余間得觀之乃因論公之行事而竊識其所感者如此士之有志當世者或于吾言而太息焉

贊

子家子贊有序

陸 聚

子家子曾公族之賢者也仕于昭公昭公庸愚無足與有為者而子家子從之何久也已為同姓之臣君且親之義不忍決去也故寧周旋焉迨君死而已矣始昭公與羣小謀季氏子家子諫之不聽及意如被攻屢請而欲以五乘亡也豈其誠心怒私黨而驕君志緩公徒之攻以待變耳子家子知之故勸君許之計之則季氏之謀益懈意如雖不成亡而昭公亦可無出一與之盟而國定矣此子家子之心也比其

明史書

卷之二

十

從亡在外謀事發言度禮處義無一不中節嗚呼賢哉公薨喪至自乾侯從公者皆自壞墳出奔畏季氏讐已也若子家子則意知其賢且許以從政矣乃不受而逃之從君七年卒而不以利疚其志可不謂仁乎衛獻公失國十有二年而復子鮒子展二臣者有力焉然孫寤之得民未若季氏之專且藉善有志于逆君矣又當時齊晉尚強國有賢者可助以義不如范鞅梁丘據之貪以無君也而二子來之易矣不然以子家子之賢得中主輔之雖以強國可也而復國于何有夫其力不能康君身而又不足以誅僭臣



人史之可  
嘉其不  
亡子家

故亦潔其去就爾矣孔子稱志士仁人者於斯人見  
之然吾惜其終不著于傳豈自壞隕之後遂長往山  
林以沒身邪又怪太史遷書所為賢卿大夫列傳甚  
衆顧獨遺子家子曾不得與曹沫專諸者比何哉故  
重論其事為之贊贊曰

魯多君子抑有世臣誰歟遺之自其先君周公伯禽尊  
賢親親焉子家既忠且仁君亡我從君沒我遜明王  
不與孰反我讐我志弗遂而終無尤豈無材賢內恤其  
私從錐如忘棄君如遺我思古人愛莫起之嗚呼子家  
百世之師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十一

序

覽餘雜集序

朱純

覽餘竹頭木屑而已無可集集成於敬耳嘉靖丁未純  
目賴移撫浙江兼治閩海時浙閩海道憲臣罪廢踵接  
四方撫臣被逮者指十有三屈矣開府草昧忌忌相乘  
而夷夏之防奉天語丁寧曰寇曰叛曰剿曰剪除浙  
閩趨利者則曰生理曰激變執愚人也足歲十月入漳  
州甫三日聞泉州同安賊起會兵討平之不便者反間  
百出遂被論得以功贖十二月拜新命歷閩海防陳  
亂由明綱紀嚴忠邪順逆之辨一時大誰巧者陰傳條  
件以亂吾真由是所如不合轉成多事矣戊申正月在  
興化聞倭夷求貢詔不許下撫臣處分三月入寧波  
致諸夷至而定約束徑趨杭嘉四月兵襲九山雙嶼諸  
賊皆破之讎者益衆有以危言嚇兩院及飛書媒孽者  
蓋天下之惡皆歸焉五月寧波飛書夾館誘使作亂以  
先殺巡撫為詞衆志大搖愚臥定海鎮之渡海達觀  
遂扼雙嶼之隘賊失其巢往來外洋者一千一百九十  
餘艘上下連戰皆捷七月聞閩人奏革巡撫及漳因進  
入於海大担嶼大步門大江諸警繹騷時思及其呻吟  
規畫幸中機宜而侮弄者強詆者日亦具至有言官當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十二

袖震怒。詔獄且下者。愚自分不免。又不敢請去。乃謀  
殮具。以俟命。集數月。章疏梓之以代。俟久之。疏益增。逮  
者不至。集亦累卷。於是冠以玉音。足以公移。以政論  
以筮仕。須知以紀事。以永感。錄終名曰覽餘雜集。附惜  
陰自棄之義。此孤臣孽子。桀不激。不戒也。十月拜。敕  
改命巡視。遂與疾督兵。追賊下溫。盤南鹿諸洋。十二月  
大捷。時經年。建白多見沮撓。有說以海船之利。習以身  
後之禍。陷以南京侍郎者。乃連疏請骸骨。申辨塞蹇。已  
酉二月。漳兵與賊大戰。于走馬溪。大捷。盡俘之。賊黨不  
自安。一時航海者數千家。漳城聚觀者。日以萬數。所俘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上三

佛郎機名王。猶大言曰。我以烏銃攻汝大同城。直易易  
耳。愚自福寧馳。符節傳令軍前。執訊斬其渠魁。安其  
反側。元後以開。浙閩志定。黃巖令陽完。祈紀功碑于  
久菴黃公。愚不可。曰。吾所覽餘集。序幸矣。公嘉惠焉。  
五月得。請生還。復被論。衆必欲殺之。賴。聖明在上。  
姑視職候。助。事且不調。相愛者見尤。則應之曰。糾邪倡  
義。謀賊定。亂即定。以謝之榮。于負。因多矣。嗟乎。閩外  
大臣兼官守。責之重。泄泄巧為身謀。世道之憂也。往  
年福州。逃囚。布政使以下。駭首就戮。于御史臺前。賊在  
興化起營。告示守巡各官。免送。馴致寧波謀殺巡撫。雖

易亦公  
多亦公  
難矣

將廢之邦。不如是也。今明法始伸。人心不同。乃爾。獨使  
浙閩不定。愚當失職之罪。賊擒而反側四起。愚當激發  
之誅。皆無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也。雖然。亦自謀之。言耳。  
懷頭公服朝貢外夷。勢家之為也。勢之所在。百司竊歎  
而已。或敢誰何。中傷可數。朝鮮之奏引而不發。似忠而  
侮。解天差。稱天王。稱巡海大王。刈人如草。恬不為怪。獨  
一勢家召警。始建開府之議。議行而掣其肘。開府罷而  
某府之船出。開刀至於開胸。殺人至於殺官矣。附勢之  
徒。方且談王霸。談術吏。酷吏以惑世誣民矣。乃求論助  
諸章併集疏。後以備兩端增紀。言以見志。去政論。須知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十四

諸卷毀之。皆所謂敗將之勇耳。先是。南津胡公巡視五  
年。十絃。愚旁搜。陸緒莫遺。尺牘為高。輒因獨行有。惛竹  
頭木屑之集。是或一道也。嗚呼。江左。養亂之時。獨有投  
江加鞭之事。然則力能跋扈。思夢自制之評。亦有自其  
人知愚之激。禍不知巧者之激。愚也。禍釀交成。而木兵  
覆秦猶口。志憤激切。足為兩省人士之微公論。蓋未泯  
五世有指論時政。專攻。上身為則。交與之日。忠惟吾  
臣工。以黨同伐異。胸臆。願指為巧。不憤不激。則自反。而  
縮。千萬人。吾往者不足為。調矣。乎謝。早羽氏曰。今人不  
知。子後人必有知子者。愚亦云。

非人口之  
乃天也  
九禍之  
知子

紀事

茂邊紀事

朱統

初諸君之徵詞為茂州系將周繼勳也純以  
邊隅學者不知四六之體乃戲為之而感時叙  
事不覺盡吐所懷內翰王聖王子見之節去首  
尾為全勝接記入威茂誌愚意記體非似且不  
欲泯其顛末因稍增定為茂邊紀事

嘉靖丙申季春乙丑護林茂州之北來遠驛名之南

長寧古驛之墟長寧驛今廢為墟移肅兩河之會移肅兩河之會

南止南止驛今廢為墟有戎不軌倡自三溝三溝驛今廢為墟

明史奇賞卷之二十十五

名萃醜弗威陰連二姓大姓稔兇殘于殺越肆睥睨于

轉輸神矣梟鵠作惡惟窺日入秘如鬼賊欺人至擬天

驕急峽鯨奔呼吸繫千人之命重關櫛比安危引一髮

之鈞天意伐謀地鄰告變時報三萬騎入小岷山小岷

夜伏兩河口上下周郎分關夜伏兩河口上下周郎分關

期以來朝劫運期以來朝劫運夜傳銅虎之符夜傳銅虎之符

尉名家尉名家長寧提督長寧提督早試金蒲之鐵早試金蒲之鐵

兇出柳而猖狂豕負塗而踴躍嬰此方張之寇四路無

雙動皆以律之師三城有恃既失聖明反受長寧統

一日三警聞泰府建節星馳一日三警聞泰府建節星馳

官希建長累官都督何無忌之策動獨將邊兵杜諸公

之敵嶺松州遣騎臨翼移屯時總兵何繼勳移屯

軍駐松州乃控上游五為策應蜀山吠日百兩隨聲

周轍驚寢紛如怒臂外結河西諸部日擾邊陲河西諸部

曆日諸本部內要山後諸酋徑趨我關茂州山後諸酋

賊攻長寧賊攻長寧內要山後諸酋徑趨我關茂州山後諸酋

古得失古得失內要山後諸酋徑趨我關茂州山後諸酋

能清諸寨攻茂州積威攸劫競傳市井訛言故態復萌

追咎轅門惜賞各寨賊首長寧路費銀一萬三千五百

公事公事何繼勳何繼勳入千以為常奏已成大中丞南調楊

十七百有奇十七百有奇何繼勳何繼勳入千以為常奏已成大中丞南調楊

之所賴九重神算炳在琅函時惟兩院英名茂流錦

里才兼將相河陽潘岳之孫大中丞方風樹紀綱吳郡

陸機之裔陸機之裔何繼勳何繼勳入千以為常奏已成大中丞南調楊

明史奇賞卷之二十十六

津勸忠而鼓鏡三溪設險可擊可城三溪設險可擊可城

岷江六哨分工且矛且鉦臺因山澤圖水逸於營旁

陣寄鳥雲鎮大勢於至靜陣寄鳥雲鎮大勢於至靜

三溪出師分據之衆無固志三溪出師分據之衆無固志

移山移山應兵隴木一戰枯摧泉俊黑橋罕奔九解應兵隴木一戰枯摧泉俊黑橋罕奔九解

中為鳥中為鳥應兵隴木一戰枯摧泉俊黑橋罕奔九解應兵隴木一戰枯摧泉俊黑橋罕奔九解

尺賦尺賦至來竹為固隴木長官司理兒十即尺賦至來竹為固隴木長官司理兒十即

達觀花水之遺龍背夾持進扼燕崖之隘先人默奪劇

寇潛通寇潛通達觀花水之遺龍背夾持進扼燕崖之隘先人默奪劇

賊至賊至達觀花水之遺龍背夾持進扼燕崖之隘先人默奪劇

謀知謀知達觀花水之遺龍背夾持進扼燕崖之隘先人默奪劇

五寨五寨達觀花水之遺龍背夾持進扼燕崖之隘先人默奪劇

交輝號今爲雪山增重縱橫應敵三軍不捐一人遠近  
執俘一月豈惟三捷腰金貴介獨馳不測之巔手刃元  
兇兩奪羣攻之具庸功尤烈脅從皆降賊犯爲四  
巴奉其七情砲而還如是者再三日乃全餘賊皆解  
惟彼深溝猶茲跋扈千仞翔而弗下斷石爲驅萬夫  
爾莫前常山阻絕深溝特於深溝下古  
去移南雙十里不日擊次老師非  
計密使與權昭物采以犒軍修壺菜而馬道狼貪可笑  
甘心葛伯之邀鴟毒斧懷斯首中山之區荆棘介然成  
路叱咤生風桑榆藉此收功詩張虧養二月二十四日  
張黃吹聲言移書犒軍出深溝壘下戰一而酒有飲之  
尋中亦死傷無數官道遂通者半冀其果穴周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十七

十七

繼勅力內光輶巨闕舌戟爭鉞敵樹蕭牆鋒鏑侮外皆  
沮焉主撫賞之議有以私憾媒孽者因與之斷案胥中永  
辨且促何卿來會公移私爲客來百計之斧辨失儀泰突圍迎驃騎之騁歡交平勃既參而伍  
乍合而離五月十八日純至長寧迎無動及雲落月日吳始定謀僞爲不協之狀而卒當謂二十八  
日會勅虛實相形正奇互用鑿山通徑故左道以傳疑  
卷甲銜枚忽中宵而乘懈懸崖壁立未遑鄧氏之毬分  
部蟻登亟樹漢家之幟盡連礮於一炬燭萬劫之遺窳  
數雜虜於橫戈剗千工前名之深恥王忠純責其軍動至自茂州何輝特致至  
白堊溪部分指揮李嵩武屯時辰馬壁旅兵屯芳溪溝高智兵屯燕兒岸曹景良屯越嶲各爲道亭之依畝周徘徊地韓胡堡新舟江瀾爲欲厚之誘以和議時  
顧之衆齋譟黃春魚降者戶段甫諸侯以此往來得報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上八

崑崙應妖氛淨而牛斗光偉哉主帥之功展也多賢之

人

輔智慧信惟乘勢號咷終有同人徵調無煩旁縣不聞  
金華公私大省居民盡仰軒轅是是二司合議臣合省  
彼娼嫉者何爲竟捷幡乎何益嗟乎夷狄古無深治兵  
家未有常形處置得宜韓輿取捷忠邪易位陳慥爲夷  
慎蕭氏之金甌白茅斯重碎范增之玉斗瓦礫何殊語  
要無他任人而已邇歷年之多難慨當事之寡謀舍耕  
織於專門玉人受教徂採樵於近利天險爭雄千里徵  
兵驅市人而浪戰一言遣將率弟子以輿戶野心從此  
日驕士氣至今不振或吹壘而過計每破釜而失聲客  
出納於平時急撫和於臨陣堂堂中國不弔城下之盟

趙武夫盡劍心頭之內。按人飾詐謂彼昏而不知祈  
父招尤。慘多瘠而罔詔。馴致邇年之禍。無如五寨之深  
魯兒雞公刀。江山助彼金湯。道路出其門戶。防秋死別  
一戍數千。來歲生還。什無四五。摧髮已窮于甲士。梳衣  
不免于戶侯。所謂千工。深恥也。彼美督軍。呈身三宿。高督提督。長望時為。  
賊誘拘三宿。有雄驍騎遮道千金。遊擊。中途中途千金。乃免。魏磨  
規我垣墉。白若戕人。肘腋有山。如障來則高果有坎。如  
隍履同平地。孤城鞏固。誰開近賊之門。福將尊榮。莫克  
折衝之志。蒙茸北郭。牧唱吞聲。茂城門外。田數千。不取放馬牛。咫  
尺西橋。鬼門騰號。茂城門外。西橋。鬼門。開。行。獲。貴。於。人。命。長寧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 十九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 十九  
人命代乃散。魏磨若草。章璽珍兒。神人共憤。  
摩者十餘年。後繫于獄。作動死事日月為昏。  
勤為賊。上帝聞罪。旋轉廓清之運。元臣永鎮。鑿開  
沌之天。即癸巳之末。時合其。罪惡。買。益。官。俾。根。  
株悉拔。險虜起信。乃惟旦夕。遇圖。和血。猶。半。度。并。條。下  
帝皇失措。馬高已死之金。喪亂。既。平。人。惜。有。功。之。修。健  
兒。解。體。髦。士。弛。捨。之。未。從。執。示。乏。承。外。類。犯。變。環。視。漠  
如。越。瘡。言。猶。在。耳。戎。復。生。心。試。觀。四。起。之。塵。大。豈。一。朝  
之。故。及。今。不。戒。尚。事。因。循。厥。禍。長。流。將。何。紀。極。誠。其。之  
子。求。高。關。乎。幾。年。亦。獨。何。心。壞。長。城。乎。萬。甲。寒。附。諸。難

本有詩三  
多不文士  
前正前版

未聞決策。聲人銷骨。巧詞低見。幸災樂禍。身如謀國。何  
嫌殿上之爭。賊已渡河。尚作道傍之舍。百年之算。肯飲  
手以推基。六月之師。但駕言於揮扇。何山欲驅腹劍。反  
攻太阿。不識倒持。宏詞何用手。板已看倒執。高論猶存  
嗟乎。內有讒夫。外多勦敵。阪高難合。息壤無盟。肘雖掣  
而力自前踵。未旋而亂遙沮。人見田單。厲氣遂收。三月  
之功。孰知神禹。至誠會奏。七旬之格。堅儒幾敗。乃事炎  
德。方隆。蔡功。惟斷。乃成名。賢在位。匪人匪地。惟動惟天。  
蓋忠良不病於扼腕。斯夷虜無憂於借夏。天冠地履。自  
循萬古之常。秋殺春生。孰與四時之令。是非如鏡。賞罰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 二十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 二十  
快人英雄有樂死之心。沙漠盡宣威之地。嗟乎。室家安  
枕。所重藩籬。七劑奏功。寧辭眩眩。靡鹽莫井。王事匪躬。  
乃見王臣。紫塞歸驂。耆老垂漢官之涕。青萍長價。將軍  
全報。主之身。栢府持衡。宏啓清平之宴。名曰清平宴。  
堂乘筆大書全勝之樓。王聖王。白面何能躬。達盛事形。  
弓載咏共醉佳辰。念一時共事之情。成百折不回之義。  
有痛更深。于定惟亡。乃保其存。爰紀諸難。再申百韻

辭

俟命辭

公不受命  
辭得官  
滿之不恤  
死得之  
死得之所  
字者其非

萬劫羣兇獨立孤蹤入疏軍功十疏愚忠一官早降一  
命莫容浙閩之機械則巧宵肝之緩急誰庸蓋以海  
為利之家布列顯要故以是為非之口充塞鴻蒙披腹  
經年正懼多讒之險乞骸請老敢干不避之公日月在  
天雲霓在地便宜教旨遂成文具旗牌軍令遂成兒  
戲世豈誰開黨同伐異知責人以常法不念呼吸之兵  
機知論事以常情不念順逆之名義知一時賊命之當  
惜不念累年赤子之倒懸知一時威柄之當收不念累

明文奇賞

卷之二

二上

年冠履之倒置知坐計以旬月不念先公福寧得報云  
云相去漳州千里知遙制以文墨不念先奉先人奪人  
云云實為天關萬里變虞倉卒孰非督陣之助事繫  
機宜本奉班師之旨九十六號訊之醜若云可於若云  
可疑數百千航海之家何肯而作何據而止是幸指押  
粗定大開報復之門向使反側四起必樹激變之幟黑  
復尚爾公行激變固當文致不然開府聯掌泰劾何幾  
先悉見彌縫極口修陳利害何上下曲為容蔽居府朝  
貢夷國謂非叛臣寧波謀殺巡撫謂非怙勢卿世威本  
泰復職之旨布置陞遷張德意顯犯通賊之私願指

營衛惟功惟忠為仇為屬作福作威孰大孰細且內外

鋒刃應死尚多撫恰之詞今薦紳為賊前驅孰無連合  
之弊會議如此支吾主者得無牽制盡圖原奉之要全  
為佑賊之計既非賊曷慮不靖既行勘易須告示既處  
變曷不體念當事之人既佑賊曷不早寢開府之議軍  
門未撤占風之月無波勘使未來偽府之諭已熾開刀  
至於胸膈豈法所許殺人至於殺官何詞可誘將官人  
之命輕於叛賊抑天子之法輕於勢利前此一年臣  
奏九重固曰不死盜賊之手必死筆舌之鋒斯言既  
驗俟命為恭亂曰糾邪定亂不負天子功成身退不

明文奇賞

卷之二

二上

員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月心青史一家  
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恒成者是

序

解學士文集序

羅洪先

此集之序  
此集之序  
此集之序

始余遊東山經三麓而後躋浮黎浮黎者東山之巔也  
據是延顧培塿層疊環以百數當是時第謂高厚必資  
積累理固然耳後數年友人相期于衡百里而近望其  
高與東山似卽而仰攀百折紫紆窮日乃至祝融之峯  
自峯頂下視旁無倚附緣麓一谷橫四十里蓋按坤維  
入漢紀特立而博敷諸山非其倫也又數年入匡廬其  
它不異東山獨五老峭峙得衡一體於是悟曰物固有  
至鉅者乎彼名嶽者山之至鉅不由積累而爲尊者也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匡以五老亦得名岳之形貌兩人或立豈不爲然而  
不可爲鉅偏長拘行無以語聖賢之大亦猶是也夫聖  
賢至矣彼略略與輕利害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不可  
圖以世俗之見故卒應王佐而稱豪傑者是者亦謂鉅  
人春山解公幾之方

高皇揮斥英雄濯拭宇宙此何時也而公本弱冠天眷  
獨隆

成祖之初契符魚木觀其應制寓諷封事已頗有鄭公  
之正乳兒朝貴敵旄爵位有方朔之奇竹猗臨危授命  
屬節有太白之過保儲忘身從家成遂有東之烈是

序

果積累得之否乎卽使有歉于聖賢亦當不失爲豪傑  
何則其才固自殊也世之知公者淺類以詞翰賞之至  
論平生莫定題品伏聞

仁廟嘗曰人言解縉狂縉非狂士嗚呼非日月之明哉  
公亦有言寧爲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斯固其自況矣公  
蒙禍既酷蔡附外氏洪先再過其下歎歎歎不忍輒  
去會柱史遵化古松隈君來江省弔古采言微縣禮墓  
將刻其遺文以傳公天才逸發援筆萬言不事屬稿而  
又經籍浸故多散亡從孫桐籍錄凡十卷求加詮次稍  
剔其偽不盡刪繁者其辨人中之岳安在無徒高卑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重刻一峯先生集序

天地有義氣大和秉以代其運陽春頓以飲其成震而  
爲雷霆激而爲風颭慘而爲雷霆起而爲山嶽介而爲  
淵淵其凝于物爲堅金爲完璞爲長淵木具寧于人爲  
剛嚴爲果毅爲直達爲無側頗得之而諸欲言之而  
異端熄用之而羣奸屏四火寧而不用則爲萬世法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人則小者不能奪也  
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將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孺皆  
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

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  
 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裳今之憂貧賤者未必皆  
 困于衣食者也困于衣食而至于凍且餓者蓋加少矣  
 公凍餒幾於死而一無足以動其中它尚何有哉名  
 位不能使之榮損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  
 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  
 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于勉強者也吾獨  
 怪夫學者之為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纏纏乎臨之  
 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足以休心而  
 變色而猶自以為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洪先自幼聞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二五

公於人輒有不獲就觀之狀且欲以身臥淑之然止美  
 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三二年來漸悟其於  
 是再讀所謂一舉集者不啻草句不涉踐徑不執應象  
 不事雕鐫慨乎其於辭沛乎其于氣而較乎其於光得  
 之心出之言端者慚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  
 至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以空文為桂  
 林張君思默以進上來令永豐首考文獻風動諸生聞  
 公之文有遺刻者請于雙江品君竟緝編次便為今集  
 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予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  
 與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為渥然

之清風蘇轍之迅霆也夫



此序文有  
遠神多  
不

序

贈朱瑞州子羽詩序

熊過

過項試吏為宦學顧多述方及睇視人語獨傾聽不厭  
射亦時時有所服磨題得失之際蓋與嘆焉夫不習為  
吏視已成事此豈虛為言哉然列地事視人風亦多流  
代之感者吏又烏有成事可習視乎吳人朱子羽守瑞  
州過其友人曰奈何治瑞傳在萬山中當吳楚爭伯時  
無有四戰之役其壤地乃若斯僻矣歷漢初述于有宋  
用文目至久也而射策者率不應命予觀世傳曾季學  
祠記以時如彼其受變若斯之難何也然其俗朴野不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七

器于其自昔守者樂之謂然然為道院如非吟嘯視  
鴻荒豈異古哉就其休其不可生也而安者予蓋欲美  
哉南昌人熊景之其時與予相次守司馬署即予就以  
其俗証之景之言瑞民不其適人江西上第中子始聞  
大駭異之乃呼吏宰舊賸求其故曰今吏治不古豈所  
師誤謬誤或所傳聞殊方與固推之衰亂乃稍反若天  
降命與明之治在弘治中嘉隆盛矣然御史周運條  
疏其故曰瑞一郡三縣在深山中民性強悍往往相  
聚為盜請延上官飭兵事治上高高安新昌疏語在上  
六年又最治時勢可又安而止為此應應難報也山川

陳德  
德

藏疾倘非是耶開之甚難承返之無繇斯亦大異乎昔

所云矣即誅名不察實長吏雖勞誰為知者乎抑行易  
者古之理亂非更明也民從違非能易地也聖王在上  
而民不奇家者又非能哺而食之提耳而教導之也其  
要領題在得人而承流布和惟長吏為親民易任職然  
長吏者又率多師吏法指名常用齊之刑耳所謂法分  
名表參驗稽決其數一二三四者皆是也言政而不及  
化此令誦法之士聞于遠國賢人憂心疾首而民失職  
也悲夫子羽苟少加之意瑞民秉非獨書于他日也史  
院編修唐君順之率文章之士為贈言而屬予為序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七

送林君于石守南安序

嘉靖十八年秋上客耶林君出為南安守南安在大江  
西北走赴燕縣次傳之曰百里途二月僅乃得至亥步  
而鼓記之其去中朝本縣絕矣南有庚嶺漢軍臨地將  
所為城者其地油有樓船將軍連子覽觀史遷言劉嗣  
之南康記意其地本此代南粵云其西對陀於兵攻  
長沙邊邑所出道地固通閩粵西隴驛粵崇岡積丘此  
在兵法道途為圯扼險則為支矣此何可輕耶哉願擇  
人而守之以遠見輕辭若左官然者時時有之故得人  
而守之是以棄居郡不嘆奉職受事常不知近旬此亦



生焉利之次。雖以霸國之餘。勇敢之氣。當其淫兵。未嘗不頻蹙。稱窮。講號也。居居。究究。乃思。它人。智者。寧無懼哉。今平陽。古唐區也。人情大抵。不遠。獨恃。兵者。非完計也。且夫唐虞之際。蠻夷。得夏。寇賊。茲。允。舜命。皋陶。為士。茲土。言不及兵。蓋刑。清政。修內。不格。奸。則。迺。至。遠。懷。地。利。不如。人和。何必。至今。迺。異。也。皋陶。之。命。曰。明。五。刑。以。弼。五。教。聖。人。之。於。民。罔。將。教。養。使。安。之。非。徒。以。兵。戕。厲。之。也。予。所。厚。善。許。主。事。曰。正。德。中。賊。流。入。境。平。陽。人。杖。棘。趨。戰。或。持。白。木。長。柄。短。刀。鉤。鎌。偏。袒。呼。而。奔。之。有。失。隕。自。樓。救。奔。其。妻。子。者。賊。卒。憚。殺。其。嚮。道。謂。賣。已。也。

而去之。彼夫勇可以赴義矣。予今刑官而又司兵山川。兵華子所統也。然幸無恃兵。淑問如皋陶。弼教而已。象刑惟明。則人知方。何畏遠不可革。況今之狀。探囊者何足慮也。故兵備者。備兵而已。非以為可恃也。

書

與霍吏侍論武鉉書

熊過

月日兵部武選主事熊過頓首達尊少宰君侯典謁所聞。程力構謀者。知士之度也。赴時投機者。懋功之要也。傾否出治者。大人之分也。君侯以蓋世之英。震動宇內。自薦紳放於萌。諫想望高誼之日久矣。程其力。無不可。舉而又受知。陛下深所簡在。值聖明之朝。身為列卿。與廟堂之議。解勞之會。何可後時。旬內常承介使。詢及選人。聞者頗不悉。君侯之意。過獨知大人之度。兼善成務。方且共修王章。遠治平之業。謝天人之望。重竹帛之名。無惑也。謹以選事奏記。君侯察焉。天之生民。盛矣。由一人乃至數十。或又有百千無算者。皆是也。而地不知多。國家自留州供上輪邊之費。且取諸民。殆無遺利。民已困罷。一有征調。率不能堪。而公家之財。幾有常經。即使少有贏餘。亦應為緩急之備。今調邊多。舉行陳往。往擒兇魁。神徒從。奪獲馬牛羊器械者。則。因。家。思。所以報之。舊者未銷。新者叢至。地之生財。既不加多。欲責取於民。則亦已稱疲。公家勢又不得衰。益以奉之。所謂上下俱敝者矣。往性賢哲。深惟根本。洞察律令。分辦時勢。至其子姓。限以三世五世。有入刑者。嚴以常法。奪其

世爵其子姓即隨所附籍令世世復其家無有所事徒  
戍可謂義至精也然有遺說者三焉今之武選異於史  
曹吏曹自正途外吏胥歷譯觀之官皆籍焉武選後  
在清武臣而已武臣不可徒清計莫如令其功便然  
言事之臣皆曰洪武永樂創業之時與諸後世其所除  
拜兵吏雖不歷戰陳不得輒議裁損然招諭之使幹局  
之勞乃至持金鼓采海青歷年月者諸凡途不一是果  
何武功也今法皆論首虜授之官 祖宗時武人子孫  
榮其已成獨坐享賞延之澤不敢究治過愚以為非惜  
矜之心失 祖宗大同之義一也過江之功非僦子所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三十三

知顧五年之間其間乃與百六七十等寓意 文皇  
帝深念從事耐一時附助之情非萬世之計也攻固克  
陷固不必深言至如大營朝見者并一軍寵秩之其實  
可謂泰侈矣永樂中有紅詞官繫獄者 文皇帝曰不  
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然則曲庇新官豈亦有司之過  
非盡 文皇帝本意也王者以天下為度不宜示人以  
私探君之心成其過舉當時之臣可謂不忠今又失此  
時不議裁損竊恐至於大壞而思改絃雖有善策抑亦  
無及矣此其二也今職官有世襲有流官言者指流官  
以為高爵要亦不盡事實過以司存官從內府視貼黃

文雖試百戶乃有稱流官非必指揮以上也有始為流  
官而後欽准世襲者然則指揮以下不盡可襲乎當今  
世官流官矣今槩而授之據非所據與初意可謂不作  
夫世襲尚應裁損流官何得坐糜也不審當世之臣果  
何為使因沿至今此其三也此外又有中官貴家特為  
冒濫竄空名尺籍中微倖荷得大將有不賞之懼則畏  
其勢不敢難也往年大將及撫臣惟第設奮勇諸科以  
待之奪士卒功尚少今例諸奮勇而無擒斬者與雖擒  
斬而非為首者被傷者諸執大將旗有功者尚有一二  
其子孫皆不得錄於是直上首虜避他口視奪計其周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三十四

過應以為諸中官貴家者子孫雖有真功一世後不與  
凡士齒止其非望然後武選庶幾少清嗟乎君侯天下  
之事未有極重不反之理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變通宜  
民不可有後時之悔過抱區區之心年所於此矣告之  
莫有應者有應者力又不足以行之君侯存心天下又  
適因下問選人計來斯心宜莫如君侯者敢願君侯少  
為留神言出於君侯之口上下信之勢宜多可行者  
國家之利也伏惟君侯恕其狂瞽詩云楊園之道倘於  
畝丘此之謂也某頓首頓首

奏疏

條陳邊計師

楊傳

准兵部咨該 內閣傳奉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度  
寇搶殺至甚防虜之計如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羣臣着  
實詳議來看欽此欽遵節該本部覆議合再通行大小  
官員體忠殫慮破格講求各令刻期具 奏容 臣等酌  
量緩急會同 內閣并五府九卿科道各官逐一詳議  
列款上請取自 聖裁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 臣  
等切惟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 九重震驚  
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搶殺至甚誠如 聖諭荷蒙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三十五

皇上軫念生靈日勅官卿 特諭諸臣公同詳議  
預防之計臣等雖至愚極而自擊時艱敢不殫水自甘  
防虜不過戰守二端而各處地勢不同戰守亦自互異  
即如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晴可恃虜難保其不來但  
當乘高據險使之畏而不入即為上策山西宜大遼東  
四鎮無牆可恃虜難保其不入但當堅壁清野使之一  
毫不得即為中策臣等本同 臣士修連日而相酌議  
除重將諸門軍令餘賦使等項事宜已經各官條 奏  
不波渠及外詳將東西六鎮戰守之機其大且要者列  
款上陳伏望 聖明特賜省覽 敕下該衙門會官詳

奏疏

議裁定施行及照奉 旨建自者臣等之事也洵謀案

酌者輔臣本兵之任也至於削去虛文力求實效者則  
總督鎮巡兵備將領之責也若使臣等言之輔臣本兵  
議之邊臣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同武陰行規避紙  
上空談譬之畫餅竟何益於安攘之效所據責成邊臣  
同心寅恭實心幹理乃今日之第一務也又念兵凶戰  
危人情所難 朝廷所以聖策之者惟在實罰有功不  
賞人固弗勸有罪不刑人孰肯輕蹈白刃之禍哉近歲  
薊鎮潘家口磨刀谷失守總督王忬楊選相繼棄市而  
總兵參將遊擊反從末滅是以今歲虜警屢稱敵愾竟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三十六

無一將請殺而死可以見其情實矣頃奉 宸斷連整  
鎮巡人心始知營惕而副參等官田世威劉寶奇進忠  
吳光裕等分有信地不能固守其罪尤重亦當先行收  
問合無將田世威等提拿到京法司查照所犯一併擬  
罪以為邊臣縱寇殃民者之戒 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  
至○一定薊昌平等鎮之議薊昌平二鎮因山為險延長幾  
二千里自庚戌虜變以來屢經脩繕河防口古北口黑  
谷關一片石等處重固大虜明有微驗近因諸虜潰墻  
說者遂謂牆不可守是誠因噎而廢食也蓋前年諸子  
嶺失守乃通州官軍令歲界嶺口失守乃河間官軍守

兵單弱援兵不至此調度之失宜豈可歸罪於堵哉合  
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趁此冬閒躬履  
邊垣逐一閱視稍有不備卽爲脩補春秋兩防將調到  
入衛邊兵分營配搭每路各得一二千名駐劄適中地  
方猝遇虜衆攻牆令其併力戰守彼仰而而攻我乘高  
而擊虜騎雖強恐亦未能飛渡○一定宣府南山之議  
宣府東路咫尺昌平其四海冶岔道入達嶺等處俱有  
通賊要路總督軍門統領重兵拱護南山實以 陵京  
爲重連年開外增設墩牆添得重門待暴之義近議紛  
紛欲將兵馬列於張家口左右衛等處俟其南下方守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三

南山失策甚矣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  
巡等官今後春秋兩防仍照成憲謹守南山以引 君  
父宵旰之懷不得藉口外防致遺內患○一定山西提  
列之議歷以寧武偏頭三關均爲山西門戶雁寧二關  
外有大同偏頭屏障爲頭 關西連延綏獨當其衝先  
年寧州一帶添築邊墩增兵戍守未爲無慮然邊長八  
百餘里原守官兵民壯不滿數萬名日提邊實爲故事  
固未見其倚牆拒守如薊昌二鎮真能退虜之歸者也  
蓋薊昌合諸鎮之力爲守頗易山西止一偏之方爲守  
實難今該給事中張齊議罷提邊得之日擊非虜說者

但事在關外遠難遙斷合無聽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  
同鎮巡等官虛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實奏聞如果可能  
每歲秋防官兵軍民壯止宜屯駐適中地方遇有虜警卽  
機戰守以保萬全○一定保鎮防守之議紫荊側馬龍  
泉諸關層峰疊嶂頗稱天險且籍宜大爲之屏蔽虜若  
南犯諸關勢必經由二鎮卽使界馬而馳亦須數日可  
到但當明其耳目養其銳氣如果虜犯宣大已入南內  
邊南窺洪蔚保安靈丘廣昌等處然後乘牆拒守斯爲  
得策近年以來先朝提邊不惟空勞士馬亦且糜費餉  
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每遇春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三

兩防預將兵馬分定地方照常操練必須防有警報方  
可登牆以成以逸待勞之計○一定大同搗巢之議大  
同地方外連朔漠與虜爲鄰虜犯山西保定勢必由之  
先年總兵官梁震每遇虜入輒率勁兵出邊搗巢故終  
震之任虜卽入寇不敢久駐蓋率於內顧耳合無傳行  
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寧州深入發  
兵搗巢冬春虜賊馬弱之時虜雖不犯我境間亦搗之  
亦不爲過有功破格陞賞縱有敗却不當輒加問邊啓  
釁之罪至於宣府亦可做而行之蓋總兵馬芳驍勇不  
藏於震戮力報 國此其時也○一定遼東積貯之議

遼東一鎮濱海隣夷中通一線之路一切兵食悉皆仰給本鎮之產且地甚肥饒收成常稔但鎮人愚昧不肯少為積蓄之計豐收之年粒米狼戾一遭凶荒坐而待斃如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人至相食食既不足兵自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合無備行巡撫都御史魏學曾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設法令其開墾荒蕪每遇年豐穀賤處發官銀糴買收貯仍教諭民間照依江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為一年三年之備惠而不費事在可行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三十九

序

送四明竹塹居公之廣南泉長序 楊 博

今制列省各置臬司臬之長與中臺御史大夫寔相表裏蓋以吏治之臧否風俗之淳薄民生之欣戚均攸繫之而明刑折獄特其一事焉爾是故為治有體論治者貴識體執法惟平倚法以削者則非法於戲是豈可與俗吏言哉四明竹塹居公琦行瑰意振藻擢華冠即舉進士出牧六合為良有司稍遷郎署為良司屬執守吉安為良二千石久之茹詰戎於徐於時虜警方殷遠邇震懼公談笑處之屹然為東南保障在徐七年始參東藩公怡然不滯於懷者識之暇輒雅歌投壺間或為詩什類皆憂世憫俗之意博與之相從歲餘若飲醇醪固不自知其心附矣大司馬漁石唐公正位家宰首用公為廣南泉長上諭會然博乃論於公曰檢材東澤唐公真知人哉唐公真不負 明天子簡任之心哉夫天子在擇一相一相擇十使十使擇刺史縣令而置之則天下不勞而自治今 上能擇唐公唐公能擇公明良之遇千載一時公至廣南諸屬之中豈無賢而或滯如公者乎悉心搜閣拔其尤者三數人焉或黑而弗澤絀其尤者一二人焉以倡羣吏以振紀綱以綏黎庶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四十

不負唐公知公之意若止以簿書期會爲能則  
伏爲智則匪體匪法非惟不足以答唐公亦非我二三  
朋好切劘之望矣往代泉長姑無暇論我 明卓然著  
聲者在景泰間有大康顧公公之叔父東洲公昔在茲  
土力持憲紀殊能修大康之業嘗聞大康後爲御史大  
夫忠貞益懋每入朝不與羣公卿私談或待漏朝堂過  
者不敢仰吾一時丰采凜然秋霜烈日爭嚴公內視諸  
東洲外取諸大康不日入踐中臺大康之盛事知公必  
能復之竹塢公喜甚揖我藩長寅齋葉公曰願書楊子  
之言以貽小子葉公曰諾博達拈筆書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四十一



傳

阿寄傳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  
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  
馬則乘牛則耕暇瞻老僕適費我慕矣阿寄嘆曰噫主  
謂我力不若牛馬耶題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  
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林年而三  
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  
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兩郎皆千金又延師教  
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卓然財雄一邑矣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四十二

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柩  
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  
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  
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婦一兒僅敝緇掩體而已嗚呼阿  
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  
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謂爲  
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遇阿  
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襲人撫髯種而株守薄業  
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閒詩禮之風心汲寵榮之慕也  
適肯畢心殫力昌振錫基公爾忘私鑒而後已足貴



孝可也。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四三

書

上巡撫陳公書

田汝成

下官無狀承乏茲土吏治民風麤獷涉微爲抱隱憂  
獻過計言之則似迂愚不言則失智者未明之暗悲且  
病訥孤憤之懷誰與抒者顧明公往矣用是忘疎謬而  
論記也下官所憂非爲二三小吏幾微墨守負課程慢  
期會也乃所憂則長慮一方積弱之弊爲梗難支爾公  
之爲貴州者類曰羈縻而治此非高明識治體長者言  
也乃今所患正坐此爾夫羈縻之令先王所以待夷狄  
也貢賦不徵其國朝聘不列其君是以來則修委積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四四  
餼去則中輟困之守視若牛馬然今勿遽餉而已若夫  
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者已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  
之加夷狄一等矣况不爲要荒者乎貴州雖絕遠給由  
入稅與內地亡異青徭之使交轍而馳非要荒之服也  
奈何欲以夷狄之法待之哉善乎諸葛亮之治蜀也曰  
南中反覆非振法不可其時若馬忠之守牂牁李恢之  
參帷幄皆以威稜誅鋤豪猾故夜郎終孔明之世不敢  
稱叛近事若馬燁順旅亦以殺伐震懾八番八番之民  
祠而頌惠至今不廢未嘗以嚴警二公也豈非與高明  
識治體長者哉今夫御馴馴者垂其轡的馴馴之騎則

重勒而復勒中州之民譬則馴馴也邊陲則駭駭之騎也垂機以控駭駭之騎鮮不摧懷而覆軌矣夫貴州右引巴岷左屬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險百夷盤據官吏出入非兵衛不敢輒行烏道嶺巖溪谷間之毒中蒙密炎蒸歛臭曾無尋丈之地馳可肩僦卒有椎埋肤篋之奸呼嘯跋扈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多殺土灌以流泉沃而敏樹故四方流冗亡賴匪命此焉通藪慮不爲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易動緩之則烏集急之則麋駭非有邑里名數按比伍而尋蹕也宣慰安撫長官諸司裂壤而守各私其家豪舉樹立幽叻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四十五

難矣是以一有征剿必藉土兵我軍既單土兵益橫故非厚賞不足以賈其行幸而說旋雖南獲載途莫敢詰問何也我固無以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蘇洵有言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乃今藩臬郡守主上賴以宣威德而靖遠人者也其所推用大半以失職左遷之人取其名數若下官者固已積而量移者也彼其處心積慮寧復有承剛莠計日而居遷延得代俸項刻脫去而已休明之世豈乏人而使之獨于一方靳惜何也將以惡地難治乎則不當以不齒掄擇之人據盤錯之任若以爲易也則廟謨已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四十六

購盜之令懸百金而購一盜貪利亡死者孰不趨之而不出萬金而諸寨名捕之賊次第可傑矣若發覺而建鞠者勿令亟配姑禁錮拷掠以詰黨與縱未能盡除亦且屏跡它所今之治盜者無論殺傷第隨俗講解以牛馬爲償百一致法重不過充徒而已彼亦何憚而不爲也夫上之所用既非其人下之所以制馭者又復失體是以法度日弛威稜弗張奸宄公行逆節比起大抵皆羈縻之說壞之也故曰仁者不廢法而施恩智者不遺遠而答近勇者不牽議而愾日蓋法廢則長奸恩不可得而普也遺遠則憂迫內不可得而救也牽議則生疑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四

事不可得而舉也失斯三者里胥不可以治五家之市而況于遠方易亂之民乎夫貴州之患最大而可憂者莫如水西頃有爲水西之謠者曰貴州區區揮沫可濡其許漫不道一至於此尚可高拱而觀密哉若其比周之雄聲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北有西陽此三四酋帥應無不欲屠剪頗頗厚自封殖者乃者安氏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僥倖不可居解西陽侵烏羅奪麻鬼之地幸而國家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脫一方有鋒鏑之警此輩尚肯帖然俯首而已哉積弱如此而議者猶欲以羈縻臨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

心強聒而不舍者也夫法當飭始禍貴塞源今者始已蠱而源已潰矣非卓犖明達之才不可責以善後之治也明公立節忼慨時論所歸誠能采不諱之言畫永安之策剗積弱之弊折不軌之萌即使下官永滯炎徼十年不調所以報主恩而酌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裁答無任拳拳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四

序

剪綵集序

何良俊

徐昌發有云詩理宏潤談何容易追尋厥旨信而有徵蓋西京創制大開五言厥後辭人通相祖襲爰逮魏晉迄于開皇上下九百餘年使代有百人則作者亦幾於萬矣方其合毫仲紙抒思構篇孰不欲鸞翔秋林廟步詞死者也然而苦志窮年誰能破的研精白首鮮克升堂是以序錄之家校核精審銓綜詳密稍涉蕪蕪何得塵茲簡策略存瑕類終不點彼縑緗今稽之傳擘所品才一百十有五人即王微鴻寶任昉綠起諸編從或稍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四九

有異同要不大相河漢觀其識同別玉鑒等揀珠鮑華藝而爰除存十一於千百固亦嚴矣然三品之中惟子建一人獨盡褒美自王劉以降互有議評則知詩之為道可不謂難哉予嘗括而論之其大端有二大端張前什全在體裁潤色辭餘莫先菁藻辭之衰見實繁典章荷欲擅美一時必待兼資二者是故張施采色著在夏謨次差等威詳於禮籍所謂今之則雙美弄之則兩乖者也今試以管蕭疏竊竊縱被之絛繡終何能清章軌物苟白地明光錦裁為負欣祲亦曹昆所以取譏於孫綽者也嗚呼是既然矣究其疵累抑有數條夫神聖難取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五十一

寄在絕意匪無方潛于沖漠探之愈空索之更深是以對客談諧俱能服豫臨文議擬解不請張况乎雖假名言而必欲言辭象外固非銓理而寔須理契環中至手選勢定篇既方真莫準篇辭絢句又玄素亡別專事浮華則流於輕艷偏崇簡質則失在淺俗苟取優游之致終以咄緩為尤若憑迅舉之力遂以揚厲語諸縉紳情款將同委巷之謠精研要眇復似老莊之疏量星備色終愧力沈鷹隼翰飛更慙乏采或象數繁列而神在遁思或典致偶屬而物有隱貌或一篇之內魚目與夜光雜泳或數句之中圭璧同砥殊駢集加以平頭上尾

章幾能方駕天閭遂欲爭馳王路若我張子玄超則又  
英英挺拔者也間持剪綵集一編以示予曰此之象近  
作總若干首苦于朋游假索將加于木以代傳寫子尚  
爲我序之何子曰夫言簡者託意體裁曰綵者取喻菁  
藻觀張子名集已備詩家肯綮矣及讀之終卷則皆清  
麗婉約綺錯流便羣疵畢去衆美具臻嗚呼使鍾參軍  
復起品裁近代諸家則張子之作將非首爲銓錄者邪  
或以爲此作誠爲美麗使能稍刊蹊徑當不更爲盡善  
乎何子曰夫藝家沿襲自管爲然即李空同序昌穀之  
集議其守而未化蹊徑存焉今觀李公蹊徑更甚徐生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 五十二

則知大復舍後之言亦欺人耳嗟乎駿骨猶存寧止角  
樂雅音獨奏豈乏鍾期悠悠之談孰是知者迴環吟詠  
輒爲序之

書

寄北郡空同李公書

黃省曾

省曾伏迹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覽  
古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遐調學士大夫  
皆安習庸近迷沿替聲上者深饒詭結下者縱發收吐  
此駭驥所以空羣而和王所以希貴也悲夫悲夫不復  
古文安復古道哉聖代鴻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岳  
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生由是巴曲寒宇而白雪孤  
揚鄙音彌固而黃鍾特奏至勇不搖大智不惑靈珠蚤  
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 五十二

觥之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寔乃先生倡興之力迴淵  
障傾何其雄也即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筆作賦海濱  
既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結金馬之交每聞品論輒終夜  
不寢以思改舊知可謂奮厲焦苦矣方得彬彬然高翔  
執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先生倚陶感鼓而倡興  
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  
也 國初以武弁家于吳今爲吳人少從諸生田疇奇  
薄無風雲之便阻遏攀造然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  
常謂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庭揚推治體慨展經濟  
發揮聖謨即當累根躡躑周遊五岳窮覽六合舒詠襟

抱選長林廣大經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之交  
議或笑或賞白岩先生遂呼爲五岳山人賦詩寵行將  
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即邀黃河薄庚宋都登  
龍門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洪蘊究計文章指歸庶幾  
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  
夙懷不遂心忡鬱惱惟仰天歎歎而已茲復不言齡算  
曷常恐一旦燼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憾玄臺爾  
矣公烏知哉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借布區區且有請  
質焉陋昧愚瑣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  
弗由人造故虞書顯爲言志泗夏標之嗟嘆古人構唱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五三

甫寫厥衷如春蕙秋榮生色畢把意態各物無事勝  
末世風頗矜蟲聞鶴通相述師如圖繪剪錦飾書雖妍  
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葉愈衰下而萬端不如一榮之  
真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  
識雁喚哀哀而會節鵬鳴響響以成章凡厥有之無非  
律呂之數也但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  
此理未逮枕英雖編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真機罕  
悟獨見我公天授靈哲大咏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  
江西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使種殊別  
新新無已而脉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向風客色

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潘垣哉貪賤素處  
無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諷詠洋洋乎古賦騷  
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遍類康樂近體歌行少  
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宕激昂不與司馬子長又間  
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盛矣管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  
韓柳文敷而詩道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  
力固有不遑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  
可凌後哲難繼 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明  
四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烟澤有  
此好慕鄙生耳管測蛙仰不知公果以爲然乎何大復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五四

溯于陶其法亡于靈運以大嘆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  
至于退之陶謝亦可小寬有矣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  
以爲登涉之言締構密緻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  
玩之有餘即之不得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日輕書萬  
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  
爲之啓導也前荷見凌勢固空然文彥無窮不可狀也  
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件件而是所係于  
者當辨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是而言是  
貴形膚而略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肯曾亦焉知是

非但於心有所不安。則高賢受誣。恐紛亂來者。祝禱聊一請賢耳。望我公其詳教之。南鴻之便。勿吝報音。即言數首。備求削示。幸甚。幸甚。倘不即土命駕。有日非望。雲空無任惘然。

卷之二十

五十五

明文奇賞卷二十一目次

楊慎

序

植弓裝訓序

唐絕增奇序

雲南鄉試錄序

雲貴鄉試錄後序

六書索隱序

山海經後序

壽宋封君七袞序

明文奇賞 卷音次

記

雲局記

內江蕭氏雙節記

新都縣八陣圖記

碧曉指舍記

論

二伯論上

二伯論下

廣正統論

辯

魯之郊禘辭

閒書

閒書杜律

書

與金鶴卿書

跋

跋越絕

異魚圖贊跋

跋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

傳

明文奇賞

卷三

孝烈婦唐貴梅傳

倉庚傳

雜著

大雅小雅

宋人收樂

嚴君平註老子

莊子憤世

郭象注莊子

賈子韻語

符子

青史子

曹操欲用孔明

文公著書

王嘉

太玄非擬易

天關天總

螭姑捌塘

鹵莽滅裂

喬宇鬼瑣

論衡

明文奇賞

卷三

迂鼓

戲婦

康節不信命

五代史

五代史學史記

宋史

綱目減字

史傳遺事

伯夷傳

張良鴻溝之諫



李密陳情表

微子面縛

青雲

秀麻多能

景雲年

虞雍國忠肅公守唐鄧欲取長安事

磨衲集

女媧配享功臣

皇夢讀何書

漢辭深厚

明文奇賞 卷三六

漢待宗室

宋統似晉

宋主禮儒臣

李綱四人持正

讀書不求甚解

君能容諫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

序

檀弓兼訓序

楊慎

楊慎曰醫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辨諸明高赤德又羣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一人射招或中或不未若衆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與或以三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亦傳注之神已孔穎達之明備或即經之一言而衍爲百十言蓋多

而不可省也亦疏義之聖已賀陸黃吳補緝肝列亦各難述者之心工已陳駁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滯乎曷其沒矣茲言也於諸家擷其英華紀載之蒙發焉於二家昭其甄藻脩辭之偕循焉藁之不可乎雖其嘿傳妙筌而予子休與子玄至於旁撝幽蕙累味集珍何逮不若咸陽之懸金淮南之鴻寶哉

唐絕增奇序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

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何佛者莫如絕句唐人之  
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陰  
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  
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乎對偶二則汨於典故拘則未  
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而之性情故觀  
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譏焉近世有愛而忘其  
醜者專取而效之惑矣昔賢彙編唐絕者洪邁漫漶無  
擇瑛王未彰章澗兩泉盛行今世既未發覆於莊語仍  
復添足於謝箋其餘若伯勞伯謙柯氏高氏得則有矣  
失亦半之屏居多暇詮擇其尤諸家膾炙不復雷同前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子節  
首學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甲嚴法癸  
茸試案揭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於素乃以布政司  
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邑郎官洎  
流末官咸慎選精遴昨局隸事罔弗虔學官某輩若干  
人應聘以屆罔弗共闡漁之校四十有二入毅之士二  
千有奇皆提學副使某所健擇也先長夏回星渚鴻湛

聲及初商應律啓霽升陽乃甲子鎖院御史特簡舉曰  
矢公矢慎乃違此二矢斯有如日暝有如燭夕瞻唱諸  
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之甲戌三之題則細簡刺  
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內司試者鑄之交爰如也鯉  
鯉如也公簾以外司調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  
如也御史又實臨內外而綱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  
簡拔其試之中得卅人鏤雕其文之優甘首爲雲南庚  
子科鄉試以獻某濫竿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  
六經六經散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  
之剛脩折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行於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文章三代以還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郭景雲  
選取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  
策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非始有科舉最  
盛於唐增光於宋而其得人之效視三代稍矣某太  
祖高皇帝重獎天衷再造人極掃胡元之萌旨否寒復  
三代之純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彗而倫之文而  
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什舉之詔  
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計宋漢  
箋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古註疏與陳詩  
集說裁訂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孟復生亦無異論

也又嘗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初場在通經而明理  
次場在通古而瞻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  
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晉裝模槓之化梓材多士  
之典良有以也丹青既久而逾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  
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迹厥觀理之煩貪  
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遺殘  
誦貫蒲覬陳陳相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哇口此  
何異瞽瞍誦詩聞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  
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惡焉况三代之英乎 聖祖制舉  
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今 皇上遠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四

述唐虞近法 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宏經心  
法古必崇雅必黜浮首義之詩竹材之書復作於今日  
拔濟濟之士選穆穆之衡行蟻於古先諸士乎沐惠濡  
化提耳命面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爾士  
聖祖嘗有諭言曰承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子  
生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二日之士  
尚猶刮目矧日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六經諸  
士勗哉今日之演雲非昔日之演雲矣勗哉不以 帝  
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也願微榮雷假於諸士子  
爾書以俟

雲貴鄉試錄後序

嘉靖甲午秋雲貴大比登賢書成 其也當後錄以終  
義則臨文軒衡而贊曰惜爵矣哉滇之文乎其士之脩  
辭崇古齊軌中州近則有唱第於鹽句魁選於春官者  
矣茲舉也一一焉彬彬焉限於額計而弗獲兼登者商  
繁有士蔚矣哉滇之文乎恒言目滇曰遐域其也竊載  
稽古滇域非遐也青陽黃軒之封壤也黑水玄禹之望  
跡也逮德下衰靡莫據鬼方擾矣建武葉榆氏郡永平  
蘭津開路德又下衰而鐵橋阻玉斧畫矣跡是以論非  
德盛而流光化行而服遠乎故曰地過日月之表誠登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五

三咸五之盛時也我 太祖高皇帝德隆前聖業繼  
漢以世運輪衍之寔五帝之黃也三王之夏也漢又  
足言也滇之啓開合分足徵之矣不然何黃夏啓而殷  
周開兩漢合而唐宋分乎故滇文之蔚也實彰聖代文  
治之廣矣大矣况漸漬以百六十年之育養哉今 皇  
仁聖以文致太平明詔於文體三致意焉士生茲時沐  
浴涵泳能無慨然已乎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  
克生維周之楨子諸士詎以遐自畫乎奚足以文為聲  
說之藻也飾羽之畫也見其外矣未見其內也 聖天  
子所以寤寐賢儔以臻三五者如茲而已乎先正有言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一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  
清乎義。某也於斯。文無恥為役。敢籍是言為子諸士誦  
之以終鹿鳴之義。

六書索隱序

不學無術  
不學無術  
不學無術  
不學無術  
不學無術

慎自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藉說文以為折衷。迨  
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則有  
大禹岐嶷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  
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有  
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參  
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六

餘。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於六書皆有論。孫  
經訓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公希大。木  
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愛周伯溫家。所  
之。其凡肆筆。教之。晚乃覺其解。詰多皆說文。有誤後學  
欲早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  
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通雅。逸古編。博矣。而三所裁定。  
諸君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  
得。彙梓成編。以古文篇為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  
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複。而不刪者。必有刊補也。書成  
名之曰六書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緝耳。遂申前說序而

翁之曰。伏義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  
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周  
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  
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史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  
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  
篇。五百四十部。本著韻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  
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篇。文一百四十五。軒  
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  
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說司馬相如  
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楊雄。說京房。說劉歆。說杜林。說賈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七

說。黃頤說。屈盛說。達安說。歐陽僞說。寧嚴說。爰禮說。徐  
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難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  
程元學之。隸史游之。草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  
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  
楷書寫。猶古十詠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安  
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為其。昇高。山為。峻。此  
乃兒童之見。併優之嫌。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為此  
字學者。若李陽冰。則吳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  
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本。

通其音韻黃公紹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說  
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  
鏡班得珠璣英華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  
通類械樹之蟬蛻似篆沙之蟬蛻字學之重不幸又十  
倍於藏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聲絕談性命者不遑勦  
程朱之酒醜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  
學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  
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官猶哉慎爲此感歎以古文猶  
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  
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編閱不能乃擬其精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八

率存其要領以爲此卷深於六書者試欲玩之知其會  
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勦說於諸家矣所收之字幸  
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矧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  
厭其繁可以詰經正史訂于滙集矣或覽之曰是則藝  
矣其如道何答之曰藝卽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  
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  
乃曰晚而喜易章編三絕其以孔子爲楊子雲以易爲  
太玄而詩書春秋爲甘泉四賦邪子雲若惜此則藏心  
美根豈出於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玄爲極  
致而識字爲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

焚秦春秋而後爲不踰矩哉書成并識此於卷首吾黨  
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予斯言其必喙喙而心俞矣  
夫。

山海經後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  
象物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  
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錫玄  
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  
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  
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一

九

其神奇殊案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特有或  
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其在禹貢而而  
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鑑  
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輜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  
以爲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  
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  
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黃帝  
姚姒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  
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  
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圖

阮氏七錄有張僧錄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國亡  
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  
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為為益所著既述其元而疑者遂  
斥為後人贗作詭撰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畧所上其文  
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說之傳二千之功  
與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筴尾

封君一嘿宋翁壽七表序

嘉靖龍集丙辰侍御松江宋公來按吾全蜀先聲所屆  
風清弊絕暇日寓書慎曰吾父一嘿翁壽登七旬先是  
耳順之期有林肖泉文沾 演綸封誥有陳松谷文不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翁而因翁之號知壽徵矣內典有云忍舍一百善嘿定下  
差此言近理以吾儒印正之洪範之稱福壽魯論之稱  
仁壽中庸之稱德壽一嘿可以致之奚以知其然也嘿  
焉而意已傳於心已得是德也淵嘿而雷聲嘿以立象  
是仁也嘿誠心通天地之至和委焉是仁德之交而福  
壽之源也翁之一嘿具此三善有子以超宗名世有命  
以牙冠繡服不其宜乎慎昔聞彭祖八百之壽不無疑  
焉後博觀載籍於張懷瓘書斷見魏文侯樂官實公至  
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

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  
於元魏史兄羅結百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  
集見李元爽百三十六歲為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  
定百三十歲猶以易教授援是以例之彭祖之壽非誣  
矣况今 皇上誕敷皇極勅勵錫民俾環海黎獻同登  
壽域而會極歸極者膺福先焉翁非其人邪他日洛社  
耆英以首鄉國曾孫扶掖以升殿庭川至日升而未渠  
央也請因林陳二太史之言而演之以為悠遠之徵於  
百齡外云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記

雲局記

楊慎

點蒼山之麓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尤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在其下。予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於堂。日請問學。予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爲實乎。實者爲花乎。無花則無以爲實也。夫學何以異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以爲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禮。曰六經吾注脚也。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五

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不徑爲雨。奚爲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爲實。奚爲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捨博而徑約。况於人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子避席曰夫子命貴矣。請終身誦之。

內江蕭氏雙節記

內江蜀之望縣也。蕭氏內江著姓也。雙節者何。庠生之慈母陳氏。御史蕭世延所生之母李氏也。陳李者。如蠅也。皆喪所天而葆貞植孤。以亢蕭宗。故曰雙節。云陳富

順縣人年十九來歸。巡檢蕭騰七年而騰卒。陳僅二十

六歲且未有子。正室陰氏之子世建甫十一歲。未幾陰氏繼卒。陳誓志孀居。有欲奪其志者。陳泣曰。吾一移所天。孤子將誰撫。蕭祀猶矣。乃躬祠然。履歷且然。藏以世建爲命。債銀釧市書冊。勸以學。世建長爲受室。余氏余復天卒。遺幼孫曰衡。年始六稔。又以衡爲命。益拮据治絲。緼營粟布。形影相依。自黃口至白首。今則六泰有五矣。李氏邑之梧桐里人。年十八歸。贈監察御史蕭公露生子世延。九歲而露卒。嫡吳氏日相持而飲泣。日叮叮孤孺生。將奚托。蓋處李之少不安其室也。李矢之曰孤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五

在我之懷。日在天之上。寧死蕭牖下。忍情三從訓。乎與夫相依食然後食。寢然後寢。以其子若吳山吳亦母之。如已出經畫內。政井井中。度雖頻。調荒曠而婚喪慶弔。內宗之週助無廢。禮至於教子。務底於成。蜚騰竟如其願。則造物之報匪忒矣。嘉靖庚子。壽終以子貴。贈太孺人陳亦爲部使者行縣。扁其堂曰貞節。一時雙節金曜。同門邑里上其事於當路。當路大夫屢核其言。會上其事於朝。表宅植楔。有日矣。嶺南少卿東洲李公邦直狀其行作雙節傳。且曰堂前之陳。斷臂之李。青史所紀。形皆有燿焉。然皆爲人妻者也。而副室未之前聞也。皆異

地者也。而一門未之前見也。皆異時者也。而一代亦之前紀也。歎其難乎。豈其傳乎。慎母族內江既愁聞其又讀東洲傳偉其文。撫卷而惜曰。是幽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足以享人倫。移風俗。可傳可記。可詩可誦。劉向之籍。伶絲之圖。栢舟之風。陶嬰之歌。何以加焉。乃畧舉大綱。以爲斯記。以附蕭氏世譜。及內江邑乘。他日國史下採大書特筆。尚有考於余言。慎也。嘗從事於史局矣。

新都縣八陣圖記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七

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地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其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昔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鏡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眺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集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樊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智。其餘師用其

分以爲大舉。譬之逐鹿。燧火之家。挺刃決水。曾恐不及。而內有讎賊。自相乘機。怯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祿去災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七

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絕。上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景篆錄。雖然。銘石諸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執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陳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軌。撫牧者不



禁非缺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有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碧曉精舍記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曉以山形似泰曉關受此稱爾高曉與碧雞相望如箭括毛東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緣古定曰碧曉慙獻疑於楊子曰茲曉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已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上六

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稱其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太鹵也經書蚡蚡狄名則矢胎也設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甯口物類地形當從本國至於人名則從本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與哉穀梁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矢胎而從太原善和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細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兩漢地名今各路驛傳記既從其請史復書其事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於滇每慨物類於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嶠嶠而

爲祿腰呂閣而爲呂合金浪鯪之爲丁當丁也聞於江之爲浪滄江也不止曉之爲橋耳方言既訛郡志既謬豈君子雅俗而博陋之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於春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俗閔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舉石與因注而志之若夫臨睨眺聽之美蒼蔚清冷之興卷中能賦者則備矣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七

論

二伯論上

楊慎

楊子曰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予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爲者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此三者也彼秦宋楚何爲者哉秦伯之繆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冠也繆虜冠何伯之有焉自以爲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逐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爲伯哉或曰二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狐狸埋之而狐掘之也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大

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管也幸之而已矣且先置重耳而置惠懷使管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閭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否則重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口一時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違百里奚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繆公之悔文而已故以爲書之終焉感世變焉蓋傷之也書之秦誓也猶詩之黃鳥也

晉刺也非美也如以秦誓爲美也則黃鳥亦美乎或曰

置惠懷者公子摯之爲也日摯則謀而公實聽是日繆聽枝三良者康公之爲也日摯則謀而公實聽是日繆聽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日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日繆命三繆亦大矣死諡曰繆宜哉予故曰秦伯之繆者也宋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是醢之徒噴也一戰而見執於孟是嬰之抗虎也再戰而夷於泓以放乎死是卯之闕石也是慘人耳夷俘耳而可以俎豆於桓文乎予故曰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者攘夫夷者也楚莊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九

進乎况又負其蛇系之力四其水草之性聖人當其以伯而與之若以爲強而與之則大差也秦伯之裔也句踐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曰楚伯之冠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衷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謫晉文謫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二伯論下

或曰然則五伯并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

士所以鼓譟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休其高而  
蓋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虜亦可伯也。冠亦  
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改於後耳。或曰謂秦為伯者蓋  
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為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  
為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  
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百里奚曰秦繆公  
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矣。又曰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會西之所不為也。而  
子為我顧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  
仲不足為矣。百里奚反可為乎。當究其說矣。時則有以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也。左氏之筆於是為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捨其是而  
飾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不可哉。故曰左氏  
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  
不是過。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  
今夫卯也。而與流丸齊注。不自虞厥。而籍石以綿織。兒  
知笑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戶之臆儒也。其習辭其言愈  
故曰公羊偏辭也。一郅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  
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  
若橫經之儒。其誣可知。子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  
以秦伯之諡為繆。何哉。曰子不觀論法乎。名與實與。曰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廣正統論

一統志  
卷之二十一  
通志方子作正統論

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篡竊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率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明胡元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柔乘剛陰干陽非乎。而女主是已。是曰逆天常。呂武極矣。稽誅於三綱者也。戕其主逆其天非乎。而篡弑是已。是曰亂天紀。稽誅於萬世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絕於春秋者也。或獻疑曰胡元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秋者也。何以見其誅絕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荊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與篡弑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倚矣。未有以統與羿浞者也。是篡弑者非重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以篡弑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聖矣。涑水氏嘗帝曹魏。寇武侯矣。曰通也。偏劉子玄已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劉子玄已駁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效也。然即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居先王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國受先王之遺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也。迷也。固也。通雖有之。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所自立也。既曰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之。通之言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條殺。史所載有不忍觀者。生民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國。于先王之民矣。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生莽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即吾君也。是何異於甄豐。甄歆。若使呂后傳於其女魯元公主。武氏傳於其女千金公主。而魯元千金又女女相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於陳平。魏元忠。何足以爲通惜哉。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邵尚書之說曰。地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況大器乎。如使僭夏者。遂稱帝王。則川夏變夷者。將亦從之。夷乎王通氏誠變於夷者也。是足以誅通矣。或曰方子以正統之說。起於春秋信乎。曰信也。豈唯春秋。易傳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黃帝既沒。堯舜氏作。此即正統之說也。夫庖犧氏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城。祭典存之。而周易。其序。以其任知刑以疆而不王也。德之劣者。聖人。之不載焉。有易天明。友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正統乎。夫萬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而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爲宗者三而已。降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淫偏天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淫僻天昏皆宗。則無惑乎夷狄篡弑女主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如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乏。可以假借。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屬之蕭。曹而晉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國澄。鳩摩羅什。乎。道統不可以乏。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三。靈之主。太實之位。而以夷狄腥膻之女主。營穢之篡弑。戕賊之亦何以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之論確矣。有金華太史者。獨是之予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

是乎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統論。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辯

魯之郊禘辯

楊慎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

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未造非成王伯禽之爲也昔者成王命君陳奉奉以遵周公之遺訓爲言猷訓之大經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載孔子之言曰郊社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五

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二矣又恐後世之不喻也則又曰祀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有深切著明於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事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下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魯頌閔宮之三

章云乃令魯公假侯於東錫之以世土而後魯公

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不以下則諸人奚得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孔子於春秋魯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五

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九初獻六君若知八俗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公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閔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臯鼫之盟其弘欲先祭祝熊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略大於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錫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焚器繼爲舉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鮑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魯而視衆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

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樂曲於成王子家。故面斥昭公以  
僭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  
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歆形盛  
而辭不敢受。賓武子聘。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  
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  
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  
者。皆疑怪。遙謝而魯人金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  
解。以此知其誣矣。予考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  
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蓋未允也。此豈非  
明證大案哉。比事而觀之。襄王之出而入也。尚不許晉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天

君子不精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  
亦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  
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  
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拘而見其  
肺肝矣。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混議。謂舜臣堯或謂因堯  
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癩疽疥環  
南遊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已私。與此說之典  
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辨之。孔子順辨之。而成王伯禽  
之事。既不幸不得明者之辨。而號爲大儒者方引之以  
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千載。子其可無辨乎。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天

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拘六言貴從衆也。經傳  
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謂  
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明倫彙編

明倫彙編

楊慎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可以而解之可以  
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牽強不通  
反為作者之累世傳虞伯生註杜七言律本不出自伯  
生筆乃張伯成為之後人駕名於伯生耳其註首解恨  
別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別為恨不知唐室  
板蕩故園陷虜雖得所依豈不以別為恨公豈如江估  
淮商風水為鄉船作宅一得醉飽不思家者乎解搖落  
深知宋玉悲云惟深知其故故千年之後且為悲歎惟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其亦吾之師故問其蕭條解生長明如一首云惟其去  
紫堂故春風不可見惟其獨留青塚故環珮聲歸月  
下聞此乃村學究腐爛講套語豈可賤杜乎解會問朱  
旗北斗閣云亦嘗樹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閑之富  
貴北斗閣三字而上下添十二字乃成文何異世傳怒  
揮門不報打鋪路無籠之譴謚耶織女機絲虛夜月石  
鯨鱗甲動秋風本言亂離蕭條之狀而解云織女不能  
機杼故曰虛石鯨相傳有靈故曰動此何異昧目而道  
黑白者綵筆昔曾于氣象本說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筆  
于動時貴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為鑽刺乞哀之

幽棲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規耳誠  
意否是杜之陰險逆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  
子者乎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本是期以  
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既為京兆少尹必陞  
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寫賞幣耶可惡可厭其  
他尚多聊舉一二耳牽纏之長實累千里此既晦杜意  
又污虞名易鑿其板勿誤人也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書

與金鶴卿書

楊慎

與金鶴卿書  
序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關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關。藐焉五年。斷金睦於參商。渴瓊發於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任珍翰。一投嘉藻。啓絨伸紙。喜與什會。既親手跡。兼照心素。滯荆之跡。雖同仲宣。投沙之懷。良異賈傅。欣忭欣忭。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關便驛。遲延至今。傾翹益勤。走傷弱之軀。不耐瘴癘。戊子春月。忽中末疾。篤瘥沉痾。行動仰人。窮荒絕域。乏醫鮮藥。閉門抱影。越歲踰時。近兵燹甫定。而孔疚大侵。繼之蓬心搖兀。難以托根。波臣測鰲。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主

石同栗里而室無阿舒之愉。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字之問。僻遠視瓊儔而館無白鶴之假。寂寞均柳永而道無黃溪之適。時復靜言追惟。時晨床清席於俊選。則舉景於英流。桑梓芝蘭之契。安矣。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析。酒賦琴歌之懽。炳焉服膺。宛猶昨暮。忽爾影響曠若。隔世存者如辰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絮屑之談。釋氏露電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此言。詮以濯情累。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觚翰。漫爾有作。不能多。所錄於別帙者。是茲用附之去。

積薪傳千里之志。可代一夕之話。款襟其遠。觀樓莫終。時有南風。更其良訊。不宜。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主

駁

駁越絕

楊慎

或問越絕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背脊中讀者第不深考耳予不觀其絕篇之言乎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此以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其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蓋所共著非康一人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五

也以口承天吳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吳平也不然此言何爲而設乎或曰二人何時人也予曰東漢也何以知之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以漁父爲節水督匿方云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以參時去害與鬼爲鄰云云隱其姓名於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爲同時無疑焉問者喜曰二子名微矣得子言乃今顯之誰謂後世無子雲乎

異魚圖贊跋

予作異魚圖贊間出以示好事者或獻疑曰爾雅注

爲定非磊落人子不見韓子之詩乎予曰韓子有爲言之也跡其焚膏繼晷之際口吟手披之餘遇蟲魚字將刪之乎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未嘗不美莊子欲絕學而莊子何嘗不學蘇子謂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人盡不識字乎如此之類古人善戲謔自揄揶之一機也雖然不可以訓若孔子則豈其然教小子以學詩終於多識則蟲魚固在其中矣孔子豈非磊落人哉近之不悅學者往往拾古人善謔之言以爲不肯護躬之符可笑且悼充類其說則伏獵弄麋之侍郎長鎗大劍之將軍一一皆磊落人也夫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五

駁李陽水象書識卦爻辭

陽水唐人以小篆著者也其書識卦爻辭識字二十餘多構別體乃以誦代謙按說文誦多語也从言由聲地名有誦耶縣汝言切謙敬也苦兼切音義不同相去千里乃以克之衍奇徒以此學人所罕習是以欺人如此豈知千載而下爲識者所勘邪

傳

孝烈婦唐貴梅傳

楊慎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私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裕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偷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汗吾姑非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孝也乃夕易袿獨帷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小之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蚤從我言又得金帛且享歡樂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恸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翁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贖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為墮淚每歲梅月之下影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屍於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慎為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為名死

於梅之株水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為作傳屏隙露筋碑之附

倉庚傳

梁武帝代齊錄居齊官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損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都后心妒焉帝問居一日覽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如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敕中庖以為官膳旦且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冀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即報箸不食帝曰荒經曷余欺乎其諸食力尚淺耶將盡脯其餘倉庚中有老而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急者鼓振作人語而稱曰余西裔之羽臣也余祖述事庖義氏庖義氏之佐有鳥鳴者主建福見諸百命余祖曰此仁鳥也其司春候錄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於岐山西申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於岐下維時風翔者露翥者雨舞者霜皦者朝嘲者夜啜者以萬計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山之孔鳥善芳不昧翡翠首庶集官樹王及後官不之奇也而余族獨著彤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為其有助於德象也二號警戲引弓飛士而逐之曰非所以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

不捕焉。今帝不欲爲文王，則已欲爲文王。意放  
躬帝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爲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  
庚乃喜而躍田，爲知之。爲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  
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爲妻綱象日明使婦從  
夫，放月紀日載魄於西，由腰以升，嫡月載魄於東，由嫡  
以速，腰帝笑曰：禮失乃求，諸烏乎爲我說之？庚引肱曰：  
爲何知？爲何知？月之朝也，君以視朝，不近內焉。后亦辟  
焉。月始魄，左腰六人送御，三夕象微陰也。月成魄，右腰  
六人送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而世婦送御焉。  
月成采，三夕而御妻送御焉。月之幾望，后當一夕陰將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一

受罪於微，禽變性於纖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說，非神  
農之術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沉耽之專，非周文之輔  
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況  
君江東乎？帝聞庚言，懷然獨居，后聞之，慨然無色。乃  
命寫其言於斧扈，行其間於永巷。后幡然更爲速下  
之行，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舍更言，乃放  
之不殺，封爲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公子者，卽其後  
也。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无

雜著

大雅小雅

楊慎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大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禮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然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容大篇，其辭皆正大，氣象闊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一

甲

關與國風，夏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作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為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吻吻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與離騷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為表出之。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日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問為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一

甲

率有非漢津本說而漢津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傑鑄不成，韻辯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為工師所易，而情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都房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如前，強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者，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

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保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  
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賦實而麒麟王之麟者水居  
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金流而江海  
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嬰容管  
鼎一轡可知其味也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  
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  
而流爲之哈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  
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郭象

爲子夏氏之賤信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經中來智  
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家者矣詩禮發家  
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猶  
未珍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  
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於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標懷筆力  
界不相下今視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擅弓亦同  
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筆子愛郭注  
之奇亦復錄於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

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  
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爲寢  
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  
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表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  
性在天寶乃間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倭之談周  
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象形玄黃  
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  
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  
于春風木不怨凋於秋天李太白用爲詩語而人不知  
其本於子玄也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入  
歷者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以德  
則妖反爲福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  
謀其皮欲爲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  
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載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  
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語有  
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作

官而謀於子納妻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妻要與西欲成其謀得乎

青史子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楮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蓂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

明文奇賞

卷之三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滅賊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山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轅捷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安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於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於

三國邪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評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違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得爲緩乎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三

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必是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為悖亂。嘉蓋無德而能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人羽客。偽築欺人。假丹訣俗是其故智。而移於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傳者何限。而今

###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吳

少傳謂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偽錄注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焉。噫。

### 太玄非擬易

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養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太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披僭經之名。一子之過也。

### 天關天總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關也。

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關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天心總則陰陽和。此皆格言也。天關天總文字尤奇。

### 螻蛄螬蟬

說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螻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螬蟬之沸。政之譁也。其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涿酒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即孔子之所謂譁也。

### 南芥滅裂

###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吳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南芥耘之不善曰。南芥。南芥之地。必加功力。呂覽耕道。謂南芥。而耕之也。芥草芥之地。詩所謂載芣。芣者。南芥也。不治其剛。而不及其草。芥是曰。南芥之耕。南芥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南芥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茶蓼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

### 南芥鬼瑱

嘉靖初。給事中張紳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南芥鬼瑱之語。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慎在史館。



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勸所將公喜曰用修之何滅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商牟鬼項者也

###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于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舍書不盡為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 宋儒諸錄

卷之二十一

宋

### 逐鼓

宋儒諸錄今之古文如舞逐鼓人多不解為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逐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衛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衛鼓為逐曲名村里逐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笑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逐鼓者謂無古人之樂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家之中親屬

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潰不可忍論或歷以楚捷或繫足倒懸酒客酣營不知限制至使有傷於流血踐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問之何為同其波流長此做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寒裳而鍼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一

宋

### 康節不信命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蠶子數托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 五代史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於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萃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

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為積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文章乎況其筆力萎靡不足窺司馬遷潘離而云勝之非公言也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驟危盜賊衰冕魏魏吳暨南唐姦豪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感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狴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竝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

引史奇賞 卷之二十一

五

別諸公之五代史比陳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土僅得其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為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又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脩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脩史之法也

與楚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難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

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脩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觀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笑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一

五

度議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確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表裏監脩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背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迹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為駭則以為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為慨也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姬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皆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於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廢之郢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作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伯夷傳

宋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歎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於聖人可謂良史

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爲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反卽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張良鴻溝之諫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升菴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爲報韓仇韓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均於鹿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讎則天下生靈死於干戈者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

作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今伯祠記辨偽朝字惜未見此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而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充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而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誑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而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五

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世兄也何人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觀白

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出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象瞻隱士庚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

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傲客張龜且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化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仰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觀觀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五

秀麗多能

史稱崔浩庭纖儒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孫叔敖秀麗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雒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景雲年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即位未踰年而改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上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即位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世

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志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稟稟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於世惜哉。

虞雍公允文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

虞雍公允文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矣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仰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省

明史奇賞

卷之五

五

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眉山任熒口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倚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計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從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微幸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采石成功天下勝勢孔明欲而不得者一旦在我而以再從虜人市和之詐失此機會可扼腕切齒矣慎按虞

允文采石之戰陝西州郡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間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耶耶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岳武穆之世

金國方興而兀朮幹離不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弑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皆庸主臣皆奸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沈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允文城唐鄧欲取長安事不見於史而見於任燮之文健武遺民之忠勇亦不見於史而

明史奇賞

卷之五

五

見於范成大之北轅錄予特表之

磨衲集

磨衲集王庭秀作於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俠為妄言陳東為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以蘇黃文章為末藝擬程子之學於墨以易傳為謝楊剛潤成書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儉奸茂惡蜥結蛇蟠家以荆舒為師人以章蔡為賢邪說設行沉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辨枝蔓益甚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信矣王庭秀者亦何幸逃少正卯之誅耶

女媧配享功臣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蓋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又令隨作笙箏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豈曰傳記闕乎若以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鳥明金提軒轅之風后力收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往往如此

皇夢請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口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皇夢稷契所請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皇夢豈

明文奇賞

卷之五

文

不學者耶若折之曰和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皆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漢辭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口亡漢主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辭難之文即如怒罵况君臣之間乎

漢待宗室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喝取雞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宗也二子一以取雞失侯一

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宋統似晉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之士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真宗而納幣於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地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北之地則終宋

明文奇賞

卷之五

文

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渡以後亭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答架上取晉紀示之微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于孤兒寡婦之手與劉智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况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如忌而巧阻之以方輿之師而不能克久疲之遼使全勝之勢而不能制最爾之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

唐之中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如也太祖太宗之時則奉夷狄如驕子繼而其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王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滅姚秦滅李蜀是雖死不僵虎斃猶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晉而况於漢唐乎吾師李文正公樂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確論也然則一統之盛過漢唐而追三代孰有踰我大明之今日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弔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為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亦未嘗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皆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俠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崇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李綱四人持正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意拜受籙獨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元字永曹翀不拜西僧國師偉哉四公也近有為宗伯執香爐於道場又有橫玉三公而拜狸奴者吁異哉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甚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雋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今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遊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辭甫錄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空

於此矣豈世之齒養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為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傳禁斥言中宦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之亂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公孫綽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京兆與襯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嗚呼三君有容諫之賢如此

賞卷二十二目次

楊慎

雜著

元世祖祀於帝王廟

內夏外夷

蜀無史職

張千載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章耶未可輕

景毅

明文奇賞

卷三目次

韋放

王維譚名理

孔北海

裴頠王坦之

馮夫人錦車

浣花夫人

荀彧裴樞

武侯格言

飛兔龍文

王導賊臣

以明紀夢詩

趙普

目學之弊

鈴索

孟明

陳文惠公一言興邦

汨羅王壘

張文成贊徐有功

施全

王安石

明文奇賞

卷三目次

敬後

虞雍公功烈

名尤文

陸韓論文

李華論文

韓退之遺文

韓宰相多能文

古今文字繁簡

古今倒語

文字之衰

舉業之陋



辭尚簡要	二廬	張謂贊劉裕	半山文妙	蔣之翰稱離騷	傅一廖二	胡唐論詩	曉日	黑雲	蓮花詩	明文奇賞	感遇詩	讀書萬卷	晚唐兩詩派	封使君	瓊詒	四六妙句	宋人四六	宋士子四六	俗儒泥古	懸榻
										卷三頁次										
										三										

范蠡西施	托物起興	精鑒隄潮	若相	仲長統鄭泉	唐庚語	權德輿奇語	書解	雁戶	梓碧山人	明文奇賞	隱居不當談時事	賕賂	蘇公讀書法	守淮	白蛇嬰弗	東坡詆佛	注張	風行水上	黃雲	三國正統
										卷三頁次										
										四										

雜著

元世祖祀於帝王廟

楊慎

今帝王廟元世祖亦得與祀蓋以國家統緒所承也按  
 世祖之立國既孔子為中賢第儒流於倡後國有大事  
 率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問臺省正官非其族  
 類則不在其賤士如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為帝師者  
 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於座隅與其君同受  
 羣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至其奉佛如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  
 得則屠之其殘忍如曹操命西僧楊堅與瑯伐故宋諸  
 陵其貪暴如項羽征日本則十萬之師棄於海島憤其  
 敗衄復用征之其窮兵不仁如隋煬帝用奸臣阿合馬  
 盧榮采歌輩頭會其歛以取於民遣使拓平雲南金遣使  
 往馬八國求奇寶責安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黷貨如  
 漢桓靈然則史謂其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美也比  
 之以晉隋南北五代之君猶有懃德而與漢唐宋開基  
 之主一列於二帝三王之次同享萬世之祀竊有憾焉  
 此近日姜南之論如此週年 聖明獨斷去元世祖像

禮官猶以舊制當遵不思高廟祀之者聖人之仁今  
上去之者聖人之義道愈行而不相悖也

內夏外夷

漢宣帝時徙羌於三輔其後光武以南單于款五原塞  
又居匈奴於雲中兩河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  
餘種於關中居焉邠河東空地魏武帝徙武都氏於秦  
川以禦蜀漢正始中母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秦陽  
履霜堅冰蓋非一日終致五胡瓜分而稍夏襟種雲擾  
而亂萃吞噬神阜丘墟帝宅紫陌移於龍穴赤縣剪爲  
龍荒幾二百年生民一何不幸哉夷狄之禍兆端於元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蜀無史職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祁歸羣鳥  
墮於江永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  
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固父受覽辱加茲謗議者也  
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鄧正爲秘書郎  
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  
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

之何耶

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  
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起京  
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因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需燕  
三年潛造一楨文山受刑後卽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  
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囊弁棺  
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  
其于心動毅然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  
畏劉西溪紀其事贊於文山像後曰問居忽忽萬古咄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咄天氣慘然如動生髮如何等約亦念緒芻豢其英爽  
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頽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是玠和尚  
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  
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  
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  
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章邯未可輕

之萬里夫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騭董欣望風稽顙獨

寺即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  
廢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于王莽道覆  
之千虛循皆一律也

景毅

景毅蜀郡人爲漢侍御史子顧爲李膺門徒未有錄牒  
不及於議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選子師之豈可以漏脫  
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漢末恥不與黨人不獨皇  
甫規也

韋叙

六朝人才韋叙爲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二

四

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惠其居官也明功其身退  
明皆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銳意釋氏  
天下從風而靡而叙獨不與嗚呼叙亦豪傑之士哉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口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耻聲之  
地聲非染耳之跡外惡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  
至於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

邪

孔北海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科駱賓

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  
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開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裴頠王坦之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  
坦之作廢莊論王坦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  
然夷考其所爲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  
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馮夫人錦車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嫫漢官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  
節和戎而歸按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詠者惟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二

五

劉孝威詩云錦車勢遠駕騶賓王詩錦車朝促候刁斗  
夜傳呼徐堅詩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方僅一句一  
聯而已此事可盡可歌勝於詠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  
化多矣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浣花夫  
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妻按通  
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寧安  
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于琳敗走朝  
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前漢裴樞

荀彧爲曹操謀主，執械已成矣。一旦受九錫，或乃以爲不宜竟爲曹所害。唐裴樞既受朱全忠之禮，爲相又却遷昭宗於洛陽，全忠除一太常卿，樞乃擢之不與全忠殺之。白馬驛二事正相類。文中子稱以或及其子攸止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而惜其肯以社稷與人乎。嗚呼，文中子永叔可謂愚矣。荀裴二人既與曹操全忠同爲逆謀，非一日矣。其靳九錫惜一卿欲微示異，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吾已許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之意必疑曰：或與樞之意中變矣。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六

細者如此，況大者乎？遂逞其忿殺之，不恤也。昔有婦婦私一惡少，許其竊貨以逃，而未有遠也。一夕惡少賭博欲薄取以償，戲債婦堅不與。惡少曰：「是些少尚吝其肯以全貨畀我乎？」乘醉夜半殺之，或與樞類之矣。若以或爲仁樞爲忠，則此婦亦可爲貞，爲烈乎？其矣。文中子永叔之爲愚也。

武侯格言

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寒不改。葉實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飛兔龍文

巴奇魯達自齊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楊津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之于里外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之于。」

王導賊臣

余嘗反覆晉書，知主導心事與王敦一聞耳。真賊臣也。元帝永昌元年，敦稱兵向闕，人臣無將，非反而何？而導於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何嘗稱兵伐周，何嘗殺周之大臣乎？敦問周顗於導，三問而三不對，是借劍於敦而殺顗也，非敦反乃導反也。又與王含書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臣，指才協劉隗。」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七

協與隗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於明帝太寧二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爲此言，非賊臣而何？晉書始息不振，王導族黨大盛，是以一時反以逆賊爲忠，其下人猶不悟世亦易欺哉。余每讀史至此，不勝憤與余同。此見者安陽之崔子鍾耳。其後明帝崩，成帝即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鄒鑒責之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又郭默懷逆而不能討，乃曰：「遵養時晦，聞仇責之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以此觀之，導既無濟世之才，又無人臣之節，不廢誅戮亦已幸矣。

陽明紀夢詩

後渠松隱錄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紀夢詩尤為卓識  
真見自信鄙說之有稽而非謬也其自序曰正德庚辰  
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  
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  
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  
壁後為詩以紀其畧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  
歷深究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  
是者耶詩云秋夜臥小閣夢遙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  
到金銀官閣尚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八

親欣然就語下煙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  
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  
人當年王敦說神器導實陰主和緣實不然三問三不  
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為謀敢問  
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費敦事成同字帝王  
貴事敗仍為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  
真相出長篇再三說覺來字字能書神閒應試袖中史  
閨中問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  
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嘆不成之語以筆  
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

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  
室龍逢冀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  
仲御風騎氣遊八垓彼敦之徒草木蠹土臭腐同沉淪  
郭景純夢中詩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  
遂傳馳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觀諸謝豈不力伯  
仁見其底所以致者仇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  
負托何忍置之於死地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新柴市  
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拊膺悲晉室諸公  
亦可恥舉目山河徒歎非攜手登亭空洒淚王導真奸  
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九

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誰戲儻其為彩一表揚萬世萬  
世萬萬世

趙普

宋之多姦臣始於趙普宋之兵屠國弱亦始於趙普何  
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而  
國多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嫉妬之心蓄於  
內之巧形於口太祖亦承五代之弊畏難苟安玩  
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絕中國之  
為匈奴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喪宋社稷而兆數百  
年禍也其淪金匱之盟罪尤在此下乎

目學之弊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

### 鈴索

李德裕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警急。文字引之以代傳呼也。唐制禁署嚴密。非本院人。雖有公事。不敢遽入。於內。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卽內臣立於門外。鈴聲達本院。小判官出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士。鄭紫詩條鈴無警。閤珠宮韓渥詩。生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

###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十

### 孟明

孟明始爲晉虜。不自微艾。再敗於殽。陵彭衙。幸晉師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終公襲鄭。宴叔若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寒叔。而贊喪師。屏周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強。形勝巖險。雄心於戈矛戰鬪。技養於射獵獫狁。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 東文惠公一言興邦

相臣有批勅焚詔碎麻者。忠諫則忠諫矣。若

### 張

遇中材以下之主。以不敬罪之。何辭以達余答之。曰。陳文惠公堯咨。爲相。仁宗忽夜分有御封至。堯咨不啓封。來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附會。請正毋。漢若諫此事。臣不敢啓封。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不果立。此諫轉移於談笑間。可謂一言興邦矣。

### 沮誦王登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李冰王登同穿二江。今但知有李冰。不知王登。鄭條與古文在歐陽脩前。今人亦不知鄭條也。

### 張文成贊徐有功

###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十一

麟虎尾而不驚。觸龍鱗而不懼。鳳時鳴。象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嘗謂爲大將者。爲太公望。易爲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爲刑官者。爲臯陶。易爲徐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 施全

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此正論也。足以慰忠魂於地。丁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於文公遺意也。近有人語予曰。今之岳廟多鑄賊檜像。跪縛於門外。亦當鑄施全身像。坐於檜上。持刀砍檜。庶爲得之。併識其語於此。

王安石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僞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下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士

敬後

黃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者消酒皆鄭五之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斯可矣又曰蔡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末諸相率植黨與以持之蔡之既相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進退如此不賢而能之乎又跡其平生守廬州而盜不入境留緡錢而盜不敢犯亦有過人者不謂之賢不可也

虞雍公功烈 名九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算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渠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丞相之遠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簡池劉巨濟序虞公奏議云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者功偉然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于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失已絕出乎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三

事已大濶公以苦生救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間嗚呼非胸中素所蓄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適然可乎自昔狃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其他區區悉各猜密而不苟虜途遠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歷歷見於奏疏也余切妄論宋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况積習消靡之餘夫人皆喜逸而惡勞圖安而懼危中興以來前有張魏公後有虞雍公爲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又忍短毀之乎丘文莊公語先太師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



且難周瑜名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而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之助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陸韓論文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尤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古

大笑

李華論文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卑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詔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僂商傳焉僂商沒而僂軻作焉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達六經之道遁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慎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特難爲稱心狹見者道耳

韓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滂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擲振聲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湜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而孟集無此一首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宰相蓋調於辭也

古今文字繁簡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主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及道未潰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潰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古文倒語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爲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文字之衰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於王氏

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草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聘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爲古文歌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六

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真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爲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爲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謂詩至選爲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標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

舉業之陋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諱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從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摘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

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折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曆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爲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辭尚簡要

書曰辭尚體要予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揚子所云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觀在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七

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尚厭觀之入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予其爲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凌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元人脩宋史亦不能刪節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尚迷焉能曉童稚乎予與古今文章宋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于讀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矇瞶既書字又書名又書官似謎語誑兒

童者讀春秋之經則如天開目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毅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誇繁冗乃聖門之荆棘而後人實以為珍寶文弊之始也愛忘其醜可乎我太祖高皇帝料舉詔令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說百八十餘年逾之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千有餘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鑿破題謂之馬龍頭處處可用也又謂舞單錦鬼一眺而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側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以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大

所抵止也可以為世道長太息矣

二虛

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為詩資平生為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托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為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江南開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育其才情矯旋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二公非妄許人者文章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如胡曾詠史詩惡劣之尤而天下誦之豈非幸邪

張謂贊劉裕

唐文人張謂評劉裕云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公禍徒及于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文簡嚴可以誅姦雄於既死矣當表出之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子獨怪智伯國士豫讓宜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十九

亦不欺其意者也蓋政告於嚴仲子荆軻秦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汚隱因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特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蔣之翰稱離騷

蔣之翰稱離騷經若驚瀾奮端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盤蹙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出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蔽而不得出

傳一廖二

吾蜀解元王孝忠卿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巴三

收彈丸黑子之地傳一廖二成大絕國夏之天傳一廖  
二乃太祖御製平西蜀頌中謂得友德之功第一廖  
永忠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德

### 胡唐論詩

胡子厚與子論詩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  
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  
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  
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  
楚豈以騷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  
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姑以畫論晉有

###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顧凱之唐有吳道玄晉唐未嘗以畫取士也至宋則馬  
遠夏圭不足為顧吳之衙官近代吳小仙林良又不足  
為馬夏之奴僕畫既有之詩亦且然謂之時代可也余  
深服其言唐子元薦與余書論本朝之書洪武初高季  
迪袁可潛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  
有林子羽劉子高孫炎孫黃玄之楊孟載輩羽翼之  
近日好高論者曰沿習元體其失也替又曰國初無詩  
其失也替一代之文曷可誣哉永樂之末至成化之初  
則微乎稍矣弘治間文明中千古學煥日藝苑則李懷  
麓張淦洲為赤幟而和之者多失於流易山林則陳白

沙連定山稱白眉而識者皆以為傍門至李何二子一  
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司比典  
漸微而風騷稍遠周子應德儼其偏焉嘉靖初趙貞吉  
棄更為六朝之調初唐之體蔚乎盛矣而纖艷不逞關  
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陳子約之議其後焉張子  
愈光瀛之詩人也以二子之論為的故著之

### 暇日

予嘗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明若刻畫近如  
咫尺日射其傍如盼睐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  
橫分蒼嶺霞自謂切景張愈光云斜字猶未稱渴字後

###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一年偶閱莊子日方中方睨術義云日斜如人睨日遂  
改作暇日對渴虹愈光日渴虹暇日古今奇句也

### 黑雲

唐李賀雁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  
日金鱗開據言謂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暑臥方倦欲  
使閤人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雁門太守行讀而奇之乃  
束帶出見宋王介甫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時豈有  
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韓王二公去取不同誰為是  
予曰宋老中不知詩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昔人  
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解此意矣予在真值

安鳳之變居園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如蛟在其側始信賀之詩善狀物也

### 蓮花詩

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闌紅妝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荷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汗溼一陣風來碧浪翻真珠零落難收拾此二詩絕妙又劉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爛爛垂鸞結爛學官粧勾愁雪風吹涼鬢影蕭蕭一抹疎雲對斜月冠平仲江南曲煙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亡友何

###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三

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余一日以此四詩訊之曰此何人詩答曰唐詩也予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可謂強矣

### 感遇詩

或請予曰朱文公感興詩比陳子昂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譬之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觀粧孩服之嬌事姪取憐憐材角妙不惟取笑有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楚辭感興續文選無見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有辨予言當

### 讀書萬卷

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讀書雖不爲作詩設然胸中有萬卷書則筆下自無一點塵矣近日士夫爭學材博不知讀書果曾破萬卷乎如其末也不過拾雜駁之香草弓杜陵之殘竹而已又嘗記宋宣政間人文稱翟汝文葉夢得汪藻孫覿四人孫嘗自評曰吾之視浮溪浮溪之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翟忠惠亦然識者以爲確論今之學文者果有十年書乎不過抄玉篇之難字效紅勒之軋既而已乃反峻其門牆高自標榜必欲晚古人而薄前輩何

###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三

異蟬蟬振大樹子

### 晚唐兩詩派

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于喻是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於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足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箇字撚斷數莖須也予嘗笑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然乎今

不讀書而從事苦吟。然斷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韓柳為大家。韓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騷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士。甫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數君子真豪傑之士哉。彼學張籍。賈島者。真處裡中之蠹也。○二派非予之臆說也。

封使君

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復來。其地謠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禹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二 語

使君。言其笑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鰕。或曰。此詩太激。禹山曰。我性然也。予嘗讀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耳。

瑣語

鳥集之交。初雖而後吐。鳥巢之孤。先笑而後號。始龍卒。則化蒼髮。茅詩曰。靡不有初。解克有終。平準書。議積穀之臣也。貨殖傳。識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之下。有趙訪知之懿哉。

非其地而對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不聽也。非其人如聚聲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歎蓬飛仲尼所以感桑落也。

君子蘊養生風。小人蘊利生業。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旨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精也。是故渭以涇清。玉以礫貞。輔以拂顯。善以否形。垂索而往。細載而歸。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友問之力乎。故曰。乎化之翼飛之。

材生於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二 五

鳥肩燕膝。蠅營狗苟。小人禽態乎。側視媚行。影附聲承。小人婦態乎。

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文。為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人。勿清之格言。吾黨之炯戒乎。

出則元亨。處則利貞。貞元者。出處之則也。默則立。象語則成。爻象者。語默之檢也。

道以器寓。人與天期。故雷霆之聲。可以鼓鐘。寫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

嚴挺之筆。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牛仙客。

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少。而。多。之。也。真。雲。稱。山。日。長。坡。貨。竹。名。雨。日。清。露。多。而。少。之。也。

冰。豈。不。可。與。夏。蟲。饗。秋。月。不。可。與。俗。士。賞。

章。句。之。病。黨。枯。護。朽。牛。缺。保。殘。有。不。非。服。鄭。之。陋。無。是。正。左。班。之。忠。故。曰。依。義。莫。依。語。師。心。不。師。迹。難。矣。哉。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竝。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之。竝。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懷。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二

言。離。矣。

買。功。以。長。生。愛。時。而。敬。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

魏。文。侯。置。諸。書。樂。羊。得。成。中。山。之。功。魏。襄。王。信。史。起。郭。

令。得。成。漳。水。之。功。故。河。內。之。中。不。可。不。味。也。

于。定。國。身。為。九。卿。簡。迎。師。執。第。子。禮。韓。信。破。趙。功。成。禮。

降。將。而。北。面。事。之。前。漢。風。俗。之。厚。近。於。三。代。矣。

以。沈。充。為。父。而。有。沈。勁。之。子。以。許。敬。宗。為。祖。而。有。許。遠。

之。孫。犧。生。聖。龍。寄。蛇。腹。人。能。起。宗。非。以。宗。起。也。

四。六。妙。

唐。丹。清。墨。王。

大。乙。之。青。黎。正。笏。垂。紳。即。侍。玉。皇。之。香。

案。林。學。士。象。八。節。不。過。一。歲。之。少。留。刺。史。入。三。公。便。在。五。雲。之。多。處。一。歲。八。選。縱。橫。經。庫。甲。乙。丙。丁。四。部。之。書。馳。驅。詞。垣。天。地。風。雲。八。方。之。陣。洪。年。齊。賀。幹。林。五。鳳。樓。之。巨。筆。九。龍。漢。之。大。鍾。士。和。叔。正。冬。伯。趙。司。至。冬。官。送。之。禮。樂。不。離。又。五。之。天。任。以。三。公。即。近。丈。三。之。日。謀。聽。六。日。四。分。之。風。律。又。見。新。陽。詠。五。更。三。點。之。鸞。行。已。述。舊。夢。李。梅。

宋。人。四。六。

宋。人。四。六。如。才。弄。一。鴉。難。居。累。百。之。智。異。泉。祖。遠。起。朝。三。之。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豈。見。離。堆。之。利。復。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二

三。

破。誰。云。兩。黃。鶴。詎。煩。鴻。隙。之。謠。四。六。中。古。文。也。

宋。士。千。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製。國。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俗。儒。泥。古。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曰。禮。時。為。大。順。次。之。文。子。引。老。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或。當。於。世。事。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即。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制。

卷之二十二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二

三

法而不制於法故曰可道非常達焉呼斯言也其識時  
務達治體之深者乎後世如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  
蘇綽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其時非也澤原而蒙影虎  
之皮尸鳩而傳鷄明之羽適足增其累爾張橫渠必欲  
行井田胡致室必欲復封建幸而不用不幸而試其敗  
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甚者謂  
肉刑可用民兵當立不祭墓而止祭祠不設像而止設  
主紛紛之議皆泥古之過也近日有謂婦女不宜傳粉  
弓足酒器不宜用銀鍍金及仕甫通顯素履蕩然此又  
高禮發金椎之塚後狄衣周公之服者尤可惡哉

懸榻

陳蕃初為青州太守郡人周舉字孟玉高潔之士郡守  
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為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  
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一  
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愚謂蕃亦寢矣為  
郡守采一郡之風謠為宰相以天下為耳目若閉閣懸  
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為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宦官之禍  
其及宜矣

范蠡西施

世傳西施墮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

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夫有可證以折  
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  
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  
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  
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連篇云吳亡後  
越浮西施於江命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  
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  
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譜死西施有力  
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  
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二

三

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既又  
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  
之亦一快哉

托物起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超為壯士歌然後單馬入  
陣所向無前至僧超死則不復能戰宋子京脩唐書燕  
二條燭妾腰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  
詔則使婢遠山摩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此所謂托物起  
興伏境生法也

精鑒醒醐



諸家  
後世  
不為

備書以精鑒喻學精鑒者言米也一石得米六斗為  
一石五斗為穀得四斗為鑒得三斗為精惜之為字  
從米為義從青為聲古文作品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  
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  
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

君相

管子云小白為人無小智而有遠慮漢高祖亦明於大  
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  
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

仲長統鄭泉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羊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  
志詩曰寄愁天上墮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  
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  
而或土幸見取為酒壺寶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  
之先着鞭者也

唐庚語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令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  
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其  
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其心乃欲  
自立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

權德輿奇辭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饑。行有歷。其其則  
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偶耶。此權德輿  
文中奇語也。木寓見漢書注。木寓見木寓焉。是也。

書解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尚書注怪石之頁。以為  
奇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瓊瓏以供戲玩。是禹  
為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是以聖  
人為品。水關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處士謂舜  
室康虞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女實教之。是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羊

以犂為左慈劉根而二女為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靜  
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雁戶

唐書編氓有雁戶。謂流民也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集。多率合衍。許子獨取其  
危。廣云圍棋制泥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  
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舍  
則麾下氣。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  
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於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

刀鋒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英雄意可不恭

隱居不當談時事

古之耕莘築嚴釣渭者其于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公徹行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今有廢居而口談時事謂之而心世故不存於而已隨爲隱士時務道學由此其選也

賕賂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爲辱受任於外者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中葉批駁剝端揆以賂賄爲論思憂謙以珍玩爲戲納式以金珠而充肺腑或以契券而爲詩文甚者如倪學魯然于倪曾而得府蘇師口厭妻子倪曾而人聞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蘇公讀書法

嘗有人問於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繇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御焉此言也

邪書常舉以殺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守淮

劉平襄曰自古守淮真難於謝玄又其難於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符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走敵以入淮也

白蜺嬰菊

二首

楚辭天問曰白蜺嬰菊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而不能固藏舊注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菊白雲遠蛇若蛇者也昔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儁子儁化爲白蜺而嬰菊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書

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僞而試之于僞之尸也此本淮南王安離騷傳之說而王逸述之淮南與楚近安去屈未百年其說當有祖疑以傳疑可也朱文公訂楚辭以其怪誕而刪之余謂存之亦有益於故何也王子儁世所稱神仙也既已成蜺變化而猶不免戈擊之難則世之學仙何爲者耶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爲非又策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者之官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爲者其

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陀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  
猶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雖隨泥濘中不可捕捉如  
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然東坡  
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  
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  
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  
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饑民

注張

正德丁丑歲 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因  
命內閣取秘書通考別本又作注張願問欽天監亦不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二

三

知爲何星也內閣下問翰林院同館相視愕然頃曰注  
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注注味也鳥喙也音呪南方  
朱鳥七宿柳爲鳥之喙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漢書  
天文志柳爲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以復  
館戲曰子言誠辨且博矣不涉於私習天文之禁乎

風行水上

文選賦有物色一類李善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地氣  
然亦有光毛萇詩註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  
渙渙其渙然仰有文章也按老泉文甫字說本之易衍之  
詩註而發其旨者李善也○今按風亦可言色楚辭云

光風轉蕙泥崇蘭王逸注云雨止日出而風草木亦有  
光也樂府令朝風色好是風亦可言色

黃雲

春秋運斗樞曰黃雲四合女詭驚邦威精符曰妻黨翔  
則黃雲入國謂女謁盛也淮南子曰黃天之氣上爲黃  
雲下爲黃埃江淹詩河州多沙塵風吹黃雲起李大自  
詩黃雲城南鳥欲棲

三國正統

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爲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爲  
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天心星曰心爲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二

三

大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  
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二國雖併其強弱  
常占昴宿不關太微然以載記者之流星入紫宮  
而劉聰殂彗尾掃太微而符堅改號惑守帝座而呂隆  
被抑又何哉漢武帝時星變占曰災或氣如穹廡狀也  
比狄之氣如牛羊之羣來而不斷也南蠻之氣如船如  
閭亦如旌旗搖動東夷氣如樹西戎氣如屋宅之狀海  
傍廢氣如樓閣廣野之氣如宮闕千歲靈龜上有白雲  
常聚雲氣多黑潤者其下有潛龍二分二至必占雲氣  
黃雲如覆車五穀大熟青雲致蟲白雲致盜烏黑雲多

水亦雲有火鬱鬱蔥蔥隱隱隆隆佳氣也綿綿綽綽條條片片兵氣也澤澤燄燄女子氣也如藤蔓掛樹者氣也紫氣如樓者玉氣也絕氣有銅紅氣有瓊瑤瑤色爲鐵赭色雲氣下垂不可以擲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落雲波水陳雲如丘垣杵雲類杼軸杵雲如繩蜺雲類關旗勝兵雲氣如織敗兵雲氣如棼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曰卿雲卿雲者喜氣也若霧非霧若蒙非蒙着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同被甲而趨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望雲倫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雲

上者勝邪邪賦曰圖雲上乎神運方輿下乎氣昇聖王臨躬黃赤風龜於宮廟賢人出處五色龍虎於樓城樓鬱蒼蒼率蓋氤氲而顯著紛紛郁郁雲往輪囷而漸生九土表山河之異四方陳介冑之名梁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被髮跣足下殿以讓之未幾拜朝有孝武帝之變武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庾翼與兄水亭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詳矣爲天者不亦難哉世說云月犯少微隱士當之戴顒自以爲憂既而

應慈當時戲謂顒求死不得此尤可笑也

策辛木科  
正德六年

皇帝制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說也然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分豈有常時兵民之判起于何代嘗質諸古兵書禮記曰武乃文之彛稱文明焉稱又命而不武焉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事其一旦三代迄前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英君令主武創業而兼乎文武守成而兼乎文武或方未備亦足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耶異耶我太祖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三

高皇帝以明文武統一天下是官分籍各有定制列聖相承承德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實由于此然承平既久更暢乘之學校之法具有而士或失業網貸之謂屢下而人多告飢流徙之餘化爲盜賊以還股肱肝之憂今賦稅創運民力竭矣而軍食尚未給調發戰禦兵之力亦勞矣而民患尚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而銓選之制黜陟之典賞罰之令亦未始不加之意也茲欲盡修攘之實謹恬嬉之戒文治舉而武功成天下兵民相衛相養于無事之天以保我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宜何如而可予大夫志于用世

方策試之日不暇以微辭隱義爲言其切于時者其爲難之

楊 慎

臣對臣聞三代之德天下也方其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功文武並用出治之全德也兵農相輔保治之全功也于並用正見其同方則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德爲全德如日月之在天凡所以照臨者皆天之德也于相資而見其一致則天下之治出于一而功爲全功如手足之在人凡所以持行者皆人之功也由是聯屬天下以成其身網維其道以適于治體統相承而無偏墜不舉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八

之患本末具備而無罅隙可議之疵及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帝王爲治之要孰有加于此哉臣自少讀帝王之書講帝王之道竊有志于當世之事然學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得達今幸近咫尺之威立方寸之地制策所及者皆是道與是事也臣敢不罄一得之愚以爲萬分之助乎伏觀 聖問首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而又曰文武同方兵農一致果有異乎臣惟三代而上同一道也勘亂則曰武守成則曰文同一民也無事則爲農有事則爲兵初未始異也在易明兩作離文明之象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釋之者曰剛明及遠威

振而刑不濫斯不亦可見文武之同方乎地中有水

師旅之象也而釋之者曰伏至陰于大順藏不測于靜蓋寓兵于農之意斯不亦可見兵農之一致乎是故一張一弛號爲等道剛克柔克協于皇極周公宰實衆東征畢公爲公亦總司馬武夫堪腹心之寄吉甫有文武之稱以天保治內而未嘗無武以承徽治外而未嘗無文文武固未分也自秦不師古專以武勇立國語詩書者有刑斬首級者進爵氏勇于戰皆忘生好利之人士賤以拘廢于戈羽箭之習至漢襲秦制立丞相將軍而將相之職異唐宋以來置中書元帥樞密而軍國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之權宜此文武之分出于三代之後也成周之制以田賦出兵一同之田出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一封之田出戎馬四十疋兵車十乘畿方千里提封萬井出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自五人爲伍積而爲兩爲卒自五卒爲旅積而爲師爲軍天子之六卿六軍諸侯之人四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而降殺有等焉一方有事則命將出師追功成獻俘將歸于朝卽守職之吏兵散于野卽緣畝之農兵農固未判也至管仲相齊欲速國霸業乃壞周兵于內政分國中以四鄉使國中之民爲兵鄰野之民爲農兵不服耒耜之勸農不識干戈之具以至

有吳之水犀。泰昭之銳士。成周之制變。易。盡矣。此兵農之判。出于三代之衰也。載質之詩。書所稱古之帝王。未有不兼文武之德。均兵農之功者。稱帝堯者曰。乃武乃文。四表之被。卽所謂文。丹水之戰。則所謂武也。舜之誅四凶。禹之格有苗。固可以武功名。而亦文明。文命之餘事也。布昭聖武。見于伊訓。然聖謨。言謂非文武之全敬。文謨武烈。稱于若陳。然整旅伐崇。下並訪道。二者正未始偏廢也。三代迭尚曰。忠曰質曰文。而不及武者。蓋言忠質文則武固在其中。必以武言。則是秦之所尚。而非三代之治。周列四民曰。士農工商。而兵不與者。卽臣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四

前時。言兵于農之說。專以兵言。而後世之制。而非成周之舊矣。漢唐宋之君。如光武之抄。及高宗太宗之身兼將相。庶幾創業而兼乎文。其未備者。如漢高之不事詩書。而規模宏遠。蓋其寬仁大度。暗合乎道。況能等陸賈文武。並用之言乎。孝武之封狼居胥。憲宗之平淮西。西蜀唐虞守成。而兼乎武。其未備者。如仁宗之時。西夏猖獗。而致四十二年之太平。蓋其深仁厚澤。培植國本。况能用韓范儒者之將乎。陸賈之言曰。天下之法。意相則在承平時。不可不修文德。故曰。人君以論相爲職。又曰。將特大。有司耳。非相比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則在承平時。不可不飭武備。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曰。聖人貴未然之防。是知兵以衛民。民以給兵治兵。乃所以銷兵。講武。卽所以偃武。治兵之與治民。亦異而同也。漢之軍制。以南北分。南軍主環衛王宮。北軍主巡綽京城。有騎士有材官。與夫西北之車騎。東南之樓船。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劍客。皆仰給于縣官。而不編于齊民。識者惜其去古未遠。而不能復此漢之治民與治兵異也。唐府兵之立。其制最善。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所以弭禍亂之原。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而民無久役之勞。三時耕稼。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器甲出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四

于民。衣糧出于民。而因無養兵之費。治民與治兵同而論者。許其爲近古。良有以也。宋之制有三。衙門諸司。總管鈐轄。諸將。然終宋之世。因威不振者。殆兵權失之輕。而兵民分之過也。由是言之。文武者其名也。兵農者其實也。三代而上。兵出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合。三代而下。兵判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分。夫苟知文武之所以同。則所以治民與兵者。不容以異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得真全智。首出庶物。掃開所未有之汚。復帝王所自立之地。武功之盛。無以加矣。整人倫于用夏變夷之餘。興文教于撥亂反正之始。文德之隆。又何如哉。當時

文武兼全  
以爲法

之建官也。科目則有文舉武舉。官聯則有文班武班。部屬則有文選武選。當時之定籍也。常產則有屯田民田。戶籍則有軍籍民籍。官署則有州縣衛所。鞏剛獨斷無威柄下移之失。犬牙相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有事則共與機密之謀。無事則各掌兵民之寄。在京有司馬以提督軍營。在外有憲臣以總制邊務。臬司有兵備之權。縣吏專巡捕之職。名若分而實則相屬。職若判而任則相維。保治之法蓋與三代而符也。至若太宗表章經史而外清朔漠之塵。宣宗崇重儒臣而出平漢邸之變。列聖相繼益懋益教百五十年來固皆以文致治而廟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四十二

算無遺神武不殺偉烈宏功照耀簡冊。青國脉于箕翼。安國勢于磐石。斯世斯民蓋有由之。而不知者恭惟皇帝陛下保富有之業。思日新之圖。閱歷熟而見理明。涵養深而持志定。垂拱拱手而天下嚮風。動靜變色而海內震恐。疆場之虞撲之于方熾。蕭牆之梗消之于未形。君子洗心以承休德。小人延頸以望太平。而皇心謙冲。謂承平既久。玩愒隨之。臣伏讀至此。有以知陛下出治之全德。保治之全功。可因此一念而舉矣。臣竊以為陛下求治之心甚至。而奉行者或有所未至焉。夫學校者風俗之首也。程顥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

才為本。使主學校者皆得其人。教之之法悉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湖學。一道德以明體義。尊經術以定智尚。不荒于嬉。而毀于隨。則淳厚之風可臻。而士之失業者非所憂矣。民者國本。所係邵雍謂究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所以寬之者在朝廷。而近民者莫切于守令。使為守令者皆得其人。養之之法悉如黃霸之在潁川。張詠之在益州。遵奉詔條。宣布德意。不以蒲綠先保障。不以撫字後催科。則殷阜之俗可期。而民之告飢者非所憂矣。流徙之餘聚為盜賊。亦由教之無法。養之無素。故也以人情言之。盜賊亦人耳。人莫不愛其筋力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四十三

肌膚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貨產也。在上者不以無益之工役苦其筋力。不以不中之刑罰殘其肌膚。不以流離病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損其田廬貨產。則彼之所愛者皆為所有矣。不幸而死。猶不捨其所愛。况捨所愛以陷必死之地哉。今潢池弄兵。緣林稱號者。在在有之。賦稅之過。春支秋糧。餽運之數。十室九空。農事在所當重也。邇者出內帑銀二十萬兩。以濟西蜀之軍儲。愛民可謂深矣。臣愚以為本土之蓄積宜自足用。昔人有言。兵務精不務多。今為將者。兵每務多。而財餽每患其寡。兵既多。則財餽不得不多。財餽既多。

六卷  
之財  
月天

則民力不容以不周是民以養兵而亦不可反為兵國也調發之伍動以千百戰禦之功十無二三兵政尤所當急也通者發京營兵三千騎以平山東之反側禦患可謂切矣臣愚以為本土之壯士宜自可用昔漢擊匈奴用六郡良家子蓋其熟知險易力衛桑梓比之他方所調發一可當百況京兵一出既有行積居餉之勞亦有居重馭輕之戒固可權其宜于一時而非可繼於旬月是兵以衛民而亦不可過為民戢也聖問又謂或者官非其人臣愚以為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三代之用特患用之不得其道耳用之誠得其道則食可使也詐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二

四十四

可使也況德行而志功名者乎選舉之制公矣寧無腐儒而當事局歷濟而投散地者乎黜陟之典當矣寧無冗食備員之輩隱賢遺才之歎乎賞罰之令明矣寧無濫竽而受賞戴盆而免罾者乎誠使官各盡其人才各盡其用人人有忘私之忠事事有愛國之誠徽柔土干未陰之時徒積薪于未火之日一郡有警則旁郡切震鄰之憂一時有警則先時思噬臍去不侮不因人成事而老吾之師

明文奇賞卷二十三目次

張孚敬

疏

正典禮疏

廟議疏

議重園營疏

重制誥疏

星變疏

病痊陳奏疏

登正孔廟從祀疏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孔子祀典政問

自陳休政疏

救張延齡疏

林大欽

策

問人君盡父母之任以安民策

袁黎

序

唐伯虎集序

王履吉集序



書

彼大中丞顧公書

彼李驗封伯華書

葉式

序

題誠意伯劉公集

楊名

雜著

縛虎篇遙贈劉千戶伏玘

明文奇賞

卷三

二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

疏

正典禮疏

張守節

臣切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 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迺即敕議追尊與獻王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茲者朝議謂 皇上入嗣大宗宜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 與獻王為皇叔父與獻大王 與獻王妃為皇叔母與獻大王妃者然不道拘執漢定陶王宋廢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 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今博求典故務令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 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為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為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則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為 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中葉宗乃定陶王廢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為皇而後之

於宮中是尚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與獻王兄也與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與獻王長子也今武宗無嗣以大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與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賞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與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與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况與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皇上謂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

強奪此父子之親違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謂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為外藩後立者坊此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與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與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夫人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不解者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已宏人時容衆言倘以朝議為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為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衆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於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

助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廟議疏

臣伏惟 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 詔三通蓋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 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 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 新詔傳宣愚氓丕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故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併 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 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為 興獻王立廟京師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四

又曰別立廟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 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 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其矣 皇上聰明中正諒已察之玆言也上于 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為 皇上言之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祫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為干紀亂統人到于今非之今何淵請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不知序於 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 武宗皇帝之下與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上是為干統無疑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下又於繼統既得

所請此何言也如謂 太廟中不可無稱漢宣帝 帝後昭為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別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稱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為也如謂 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 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 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 獻皇帝廟當奉以私親之禮尊尊親親竝行不背者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 皇上追尊 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為者也此臣所以目死勸 皇上為之也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者禮之不得為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五

若也此臣所以目死勸 皇上不為之也夫成禮則雖壞禮則易伏乞 皇上念此禮大成原由 聖裁匪由人奪何忍一旦遽為小人所破壞耶

議重圍營疏

伏承 聖諭今所當務止要其精銳以威禦夷伏重究賊官以雪伸民冤此朕所自慮也欽此臣嘗聞宋宗飛有曰文官不要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 皇上斯言其真治平之要乎臣又聞張齊賢有曰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是知五帝三王之道求

有不先根本者也。今京師根本之地也。營伍空虛。武備不修。此第一可慮之事也。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嘗設立十二團營之法。最為緊要。日久漸廢。莫之修奉。正德年間。江彬用事。乃引宣府大同榆林遼東地方邊兵日入內府操練。名曰外四家。而團營之法益大壞矣。近年大同軍士作亂。實因邊方知得京師營伍空虛。遂敢如此肆志。而謀國大臣亦遂姑息養亂。唐藩鎮之禍。恬不知鑒。此誠可痛心者也。今年春。北虜擾害宣府地方。欲進京軍征勦。團營額設十二萬人。及選不得滿二三萬。推厥所由。蓋因承平日久而權要之家多將強壯之兵。削文奇賞。卷之三十三 六

信為私役。間有為影射者。不過疲癯之人而已。夫戶部食糧冊籍十二萬人。不闕一名。而選兵乃卒不及二三萬。京營空虛。一至于此。設有倉卒之變。將何以為備也。臣每與楊一清議及深。以為慮而一清亦切欲如法修舉。特患未得人耳。茲伏蒙皇上將御用監太監張永起用。責之提督團營。誠為得人伏乞 命一清同臣等備將團營之法開陳上請。仍查照先年事例添設尚書或兼都御史職銜與張永內外協同提督。盡將權要私佔軍丁清出補伍。以充十二萬原數。而于十二萬數內又當量為精選以備先鋒。至於每營總兵參將等官必

須選擇四方老成知兵宿將為之。不宜專以侯伯貴子弟濫充。仍戒不得剝削軍士以離其心。擅令工作以傷其力。無事之日常如法操練。有事之日即奉 命啓行。務使將必知兵。兵必克敵。如此則營伍充實。京師有備。夷狄之患不足慮矣。謹將于謙原奏設立團營緣由并添設尚書舊例隨本開具

重制誥疏

臣切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為近古。明敕殷歷。宜昭事功。其於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尊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偽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譜其祖父母父母。誥敕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萬乘之尊下舉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為枝葉之辭哉。伏乞 敕下內閣。自今以後凡為誥敕。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

星變疏

臣嘗竊聞天心仁愛人君故先出災變以警示之  
皇上敬天法祖勵精圖治其心真與天和與流通無  
間然者矣茲者本月十七日立春之夜有妖星光芒見  
於西南占者以爲長星此實臣下奉職無狀所致也臣  
連日祇懼不敢不言按妖星有三曰彗曰孛曰長皆五  
行之氣五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爲殃災其占略同而其  
形少異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然彗星光芒  
長參之如掃帚長星光芒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  
丈亦彗屬也彗體無光附日而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  
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八  
芒之所及則爲災今是星光芒起天潢直入參度貫西  
方七宿天潢三星在婁宿五度積儲衆之所也五座天  
園軍市軍井參旗皆爲所掃其分野則魯大梁趙黃  
秦晉又凡妖星出見長大災深期遠短小災淺期近三  
尺至五尺期百日至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三丈期  
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  
上期九年審以察之其災必應此俱出文獻通考彗緯  
考可考也又按漢光武建武十五年正月彗星見昴三  
月至東壁滅占曰彗星爲兵入除穢孽爲邊兵彗星出  
之爲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隨詠之盧

莽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晉太元  
十五年七月有星孛于北河色白長十餘丈八月乃滅  
占曰北河或名胡門有兵喪宋治平三年三月彗出  
營室東行別有白氣一橫天貫北河彗長丈五尺有孛  
氣如一升器積六十七日滅占曰白氣長星也孛器字  
也爲兵喪水旱飢疫之災此皆以妖星論者也又按晉  
光熙元年十二月有白氣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見五  
日乃滅占曰大兵起明年王彌起青徐汲桑亂河北毒  
流天下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夜西方蒼白氣長五十  
尺貫天船至東井占曰主兵動宋仁宗康定二年八月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九  
夜東方有白氣長十尺許在星宿度中至十日長丈餘  
衝天相居星宿大星南九十餘日沒慶曆三年正月  
天有白氣長二十尺向西南行占曰邊兵憂宋英宗治  
平四年二月蒼白雲起南方長三丈濶尺貫南門星主  
兵出宋神宗熙寧七年蒼白雲起西南方長二丈濶尺  
經中天白氣如帶主兵宋孝宗乾道元年正月夜白氣  
出奎漸上經婁胃昂畢畢入參占主殺伐主邊城三月  
夜白氣自參宿至角宿與天漢相接占有暴兵此又皆  
以雲氣論者也昔宋儒真德秀曰祥多而特未必不危  
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士應之者如何耳宋熈口商

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幕大拱中宗能周至咸  
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高宗終  
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維高宗能用祖已之言  
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古之聖王  
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仰惟  
皇上修德應天其變災為祥疑無足為慮臣竊恐目下  
四方凶荒盜賊由起惟在於任用得人焉耳今者在朝  
之臣雖充布大位然真足以勝錢穀甲兵之任者誠未  
見有幾宜 敕吏部會同九卿衙門從公論薦老成者  
數人某人足當總制之任某人足當饋糧之任分布京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十

以備緩急之用取其才略其小過不然則臨敵求將  
遇事責成彼不惟各相推托而其才實不足勝任而誤  
國敗事矣此臣懇懇之心惟 聖明垂察焉

病痊陳奏疏

臣位重莫勝分宜求退伏祈 聖慈勉面懇至不勝感  
泣夫聞人言而昧於求去不智承君命而忍於必去不  
仁茲病當少間勉從事然有欲言而未盡者敢復為  
皇上陳之幸垂覽焉臣欽奉 聖訓云卿性資剛直或  
傷於過宜思所以濟者以協恭輔朕贊理化機欽此臣  
切思太剛則折宜濟以柔欲速不達宜濟以緩仰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敷錫厥福况臣在左右之列敢不日  
加佩服者乎抑稽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蔡沈為之  
說曰君臣當同其實長協其恭敬茲 聖訓復示臣等  
當同其實長協其恭敬君治之師教之保愛之至千古  
所未見也但今人惟知協同之謂和衷而未明寅恭二  
字之義仲尼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寅畏之謂  
也孟軻氏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故寅  
可同也非寅不可同也恭可協也非恭不可協也故寅  
而同恭而協謂之和非寅而同非恭而協謂之同可也  
謂之和不可也仲尼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上

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  
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觀和同之辨則可  
以知同寅協恭之義言事君之道矣昔齊景公田招虞  
人以旌虞人以非所招不往也將殺之仲尼避之曰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古之虞人能為不同  
如此今之士大夫不能然者何也古者教化行而習俗  
美故雖虞人能之今者教化不行而習俗不美故雖士  
大夫有不能也古者日宜三德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  
德亮采有邦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當是時位必稱其德  
之大小故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有士讓為大夫大夫

論爲卿也後世資格之說行而位不稱其德之大小  
間能名選滿則注限年躋級毋得踰越非負誕者皆有  
限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達今爲甚夫資  
格可以待庸流不可以待才俊今之名爲才俊者率多  
庸流校祿俸爲深淺執歲月以要求循列卿位所無負  
謬故軟熟之習成而平生之志喪無幾矣欲求人才之  
建于古也不亦難乎夫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  
勸世摩鈍也然欲教化行而習俗美非皇上大有以  
鼓舞之振作之未見其可也漢劉梁曰得由和興失由  
同起今在朝臣工位高者自知年數不足則日他日和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吾不及見也值早者日知資望不日今日謀議  
吾不得預也故一切怠緩悅從務知爲雷同旋進旋退  
無毀無譽國家無事之日夫既已如此有有事之日將  
如之何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有皋陶伊傅周  
召之爲臣皇上英明邁古仁義中正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也但有君無臣爲可歎耳唐虞三代之臣不可得  
而見矣今求之於其下有同心輔政如漢之丙吉魏相  
者乎有謀斷相資如唐之房玄齡杜如晦者乎有正色  
直朝如宋之王曾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韓  
琦者乎有則皇上宜必知之矣雖然自古至今未嘗

借才於異代求之不可不廣知之不可不預苟得其人  
雖使卑踰尊可也疎踰戚可也皇上若獨求之於今  
所知之臣恐亦狹矣昔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能急安  
祿山之變玄宗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使  
玄宗預知之以待李林甫者待真卿則唐可常保開元  
之盛豈復有天寶之變邪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宋儒  
朱熹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法曰凡其光  
明正大疎暢通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  
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鸞鳳之爲祥  
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譎諂回互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臣伏糾結如蛇蟠瑣細如蟻蝨如鬼蜮狐蠹如盜賊詛  
呪間倖役僭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於  
此臣既嘗爲皇上陳之矣詎料氏口賢者在位能者  
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則詩云迨天之未陰雨  
微彼桑土綱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  
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孟之言真萬  
世久安長治之策也伏惟聖明加之意焉

釐正孔廟從祀疏

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  
二十二入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

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禹之召為秘書監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免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俯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

明史書

卷之二十三

古

金可成篇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其子經之為書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為小官專一附會圖識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上雖與何晏倡為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定晉室之亂以為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以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

賊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懿當是時昭纂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費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獲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殺梁赤之於春

明史書

卷之二十三

五

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下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之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教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讀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好詬淫邪合為怪



妄之迹將自其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常預者尚多臣愚乞將鄭聖劉向貢達馬融何休王肅王何杜預八人禡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

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七

子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非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選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想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蟲豸而孔子稱瑗爲夫子夾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枨申

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遠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並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荷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偽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七

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皆非荀湯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止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遠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時勢而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

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惑。則通周秦傑之士也。今董韓竝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竝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竝侑于宣聖之廟。其爲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九

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于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媿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闕。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

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於世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受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僇辱。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知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同。啓蒙一書則元定之業。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九

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提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沈之所著者。沈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沈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其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沈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者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戴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敘政所奏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三

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 孝宗聖旨著禮部照國  
 會官議率為沮格不行及按 孝宗實錄云釋議吳澄  
 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辯言為謬又力辯前人之議  
 為有見不可遽易侍郎魚芳曰所謂前人之議楊士奇  
 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川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  
 其鄉人可又襲其非耶瀚竟引禮部所說足祭有其舉之  
 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而於  
 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  
 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 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  
 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消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  
 明文奇賞

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排為舊章成憲而不顧然則  
 楊時泰臨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  
 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  
 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  
 此豈私意於其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言杜華之議祭  
 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  
 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明備聖  
 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聖人下  
 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庶幾  
 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若愈孟子

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  
 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明哉

孔子祀典或問

或問孔子祀典自有唐以來辭號定矣子必領 皇上  
 正之者何也臣答曰為尊孔子也為人道大倫也聖人  
 人倫之至也孔子以德則師也以其道則臣也大倫正而  
 後孔子之道尊故曰尊孔子也然非一人之見也今  
 昔諸儒之公論也世之人徒知以封王尊孔子而實不  
 知所以尊也或曰孔子封號 聖祖詔衍元舊也臣答  
 曰 聖祖初未嘗為孔子作諡號也仍元舊耳按洪武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三

三年詔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前漢歷代  
 忠臣烈士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遂失之皆與  
 華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世非  
 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夫胡元  
 祀神演禮極矣名之不正甚矣 聖祖一切革去獨存  
 孔子祀典者實以孔子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也曰為  
 天下師 聖祖實尊之以師也非以王號也 祖訓凡  
 傳制遺官代祀歷代帝王孔子廟於帝王則直曰帝王  
 於孔子則直曰孔子故凡祭祀遺命俱稱先師孔子實  
 果嘗有以王號稱之者也夫孔子稱文宣王太公稱武

王實始於開元之制也。洪武二十年禮部奏請如前  
代故事立武學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聖祖曰太公  
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知之非  
孰必不享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亦三廟之制去王號  
罷其舊廟。觀此則孔子專廟祀之實重矣。以師  
之故其不王孔子之意亦自可見矣。然孔子道德雖  
非太公可擬。然以周天子視之則皆臣子也。非以非號  
太公既必不享也。孔子又豈肯享哉。或曰追崇之禮其  
來尚矣。凡為人君者皆尊崇其祖父孔子師也。獨不可  
追崇乎。臣答曰此國朝楊守陳之論也。其言曰孔子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三

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  
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爲先師固  
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隆乎極而後已焉。周公之禮追  
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  
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況孔子又萬世一人  
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噫斯言也悖也甚矣。天子而  
追崇其父周公之制也。弟子而追王其師古有是制乎。  
信斯言也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者也。亦追崇伊尹可乎。  
或曰孔子有道德王道者也。追崇爲王奚爲不可。臣答  
曰孟軻氏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

子爲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夫昔者堯薦舜於天矣。舜  
薦禹於天矣。故舜禹之有天下天與之也。孔之德雖無  
擬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自夫唐玄宗  
加孔子以王號也。末世因之若將使孔子有天下者也。  
以爲尊孔子也。噫欺天甚矣。或曰然則周惇頤以爲萬  
世無窮王祀夫子其言不足證乎。臣答曰周惇頤曰春  
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  
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  
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王祀孔子自唐宋未之  
有改也。惇頤之意特主言孔子功德之隆宜萬世報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三

無盡焉耳。夫豈能以孔子正王道明大法也而復以王  
祀爲宜乎。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或曰孔子王號自唐  
宋至今未之有改也。雖三尺童子皆知所尊也。臣答曰  
三尺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師也。非以王也。有人  
於此列堯舜禹湯文武之像而祀之其惟刑禁也必矣。  
孔子雖三尺童子皆得以祀之尊之以師故也。或曰塑  
像之說果非禮乎。臣答曰非禮也。諸儒已論之詳矣。又  
按國朝宋濂曰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  
不敬不敬則無福。開元之制博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  
明之之義矣。或曰孔子塑像固非禮也。然仍元之舊一

且毀之。恐乎臣答曰：以土梗爲孔子也，爲禮也。誠一旦不忍毀也，以土梗非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毀之矣。毀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望像毀矣，無假於章服矣。然則邊豆樂舞之數，其仍舊可乎？一旦殺之，恐乎臣答曰：以邊豆樂舞之加爲尊孔子也，爲禮也。誠一旦不忍殺之矣，以邊豆樂舞之加非尊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殺之矣。殺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祭用生者之祿，天子以天子之禮樂祀其先師，夫奚不可？臣答曰：祭用生者之祿，人子推之以事其父，則古禮也。弟子推之以事其師，則古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禮本之有間也。祀宋用天子禮樂，以祀其先，爲二代至者後也。若魯以周公之功，用天子禮樂，則非禮矣。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謂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然則八佾十二邊豆，天子之禮樂也。孔子肯安然享之乎？或曰：廟仍以殿名，可乎？臣答曰：孔子學宮之祭，本古弟子釋奠先師之禮也。謂廟可也，非殿也。或曰：孔子祀典之正，將行之天下也。然則閭里也，如之何？臣答曰：孔子之後，其傳道者宜莫如子思也。昔魯哀公誅孔子曰：尼父，子思作中庸，則直稱曰仲尼。固未嘗援之爲孔子重也。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曾元曾

申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是不安用大夫之禮也。孔子豈肯安享天子之禮樂乎？又子思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言天下一統也。奚疑於闕里乎哉？或曰：聖明在上，凡諸祀典，誠不可不正也。無乃太速乎？臣答曰：天地定位，日月陰陽，各止其所，禮儀有成典矣。夫孔子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實祀典之大者，不可不急正者也。非速也，宜也。

自陳休致疏

臣嘗聞孔子有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蓋言立以誠接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下下以誠事上，故不疑不惑耳。臣因修省兩疏乞休未蒙俞允，臣仰知皇上以誠接下，而無所疑臣，豈敢不竭情事上而復有所惑乎？臣思給事中魏良淵論臣罪狀何報復之速也。夫臣子失職之罪，小專權之罪，大以此加臣，臣不敢不言。請聖明垂察焉。今年四月內魏良淵因點開京營薦舉襄城伯李全禮等署都督僉事，牛桓等指揮僉事王定等總一十五員，蒙發閣撥票臣見所舉率多庸流，保語過實，謂同官曰：昔官兵部有將材簿，專查保語以爲遷轉。近來將官往往鑽求薦舉以圖僥倖，此奏內人員所宜覈實。臣等擬票上請奉

奏上

欽依這舉保官員着兵部會同都察院提督關營官各照他保語逐一從公覈實明白開奏勿得徇情以濫濫舉之弊臣之心實欲黜陟之權自天子出不得下移於臺諫也續該兵部會奏發閣擬票臣等已奏內覆稱魏良弼所薦各官據其掄揚之間容有過情之失擬票上請奉 欽依魏良弼承命點開軍營却乃濫保武職官員本當查究姑從寬罰俸兩箇月這所舉你部裏從公用舍不許偏信保語以滋奔競臣之心實欲黜陟之權自天子出不得下移於部司也魏良弼因此內失私求外犯公議切齒於臣日益甚矣近 皇上因修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三

省明示不許假公報私魏良弼輒先報私報復 聖明必有以察之夫人主行法於天下能使臣子之守法然後人主之法尊人臣奉法於天子能不使私臣之壞法然後人主之法信矧臣受 皇上機密之任心脅之託者乎又敢不為人主守法專媚人以求苟免乎此臣平生報主之心天人共鑒者也臣又伏承 聖訓痛自思省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此臣不職之罪上干天和以致星變以此坐臣之罪特賜誅斥臣實甘心無辭者也古之王者奉三無私君道也古之人臣三仕三黜臣道也 皇上昔賜臣之歸旋復而召臣非草木不敢不

臣因張延齡事情不能積誠上悟 聖心罪當萬死萬死伏思能人可委之無言臣受恩深重惟應死報皇上聖恩有手足之親託臣以心替之寄臣不盡言以發機緘以明是非則臣負恩之罪萬死莫贖矣本月十一日伏蒙 聖諭謂延齡 皇伯考懿親祇宜守分猶

教張延齡疏

臣因張延齡事情不能積誠上悟 聖心罪當萬死萬死伏思能人可委之無言臣受恩深重惟應死報皇上聖恩有手足之親託臣以心替之寄臣不盡言以發機緘以明是非則臣負恩之罪萬死莫贖矣本月十一日伏蒙 聖諭謂延齡 皇伯考懿親祇宜守分猶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三

有餘乃包藏禍心謀為不軌是何道也并所奉 皇伯母傳諭錄示臣等作違議處因法司會同招詞未成不敢輕議十四日伏蒙發示會同招擬臣反覆看得張延齡與人罪狀已明誠不可宥而謀逆之情未明誠以一得之愚上請并以其真有逆情尚敢以 孝皇 親請 皇上宥之也請蒙 聖諭責臣以左右上言必為 皇上保天下以救逆賊同姓尚處死況諸親乎臣伏讀無任戰懼之至臣伏思 皇上欲察延齡逆情真與不真行法當與不當請自今日在朝人心觀之也夫延齡兄弟當 孝宗 武宗時朝士多相交往往臣時雖

亦人仕竊嘗聞之 武宗彌留之際 皇上迎繼大統  
迄至京師閣臣上託 昭聖皇太后懿旨拏人輒自處  
斷彼時威權內外已震懼矣迨夫 皇上嗣統閣臣等  
乃輒敢以 皇上考 孝宗母 昭聖凡在朝者靡不  
翕從 昭聖因自以有擁立之恩以子 皇上為當然  
以致 聖母至京莫知所以接見之禮皆臣下謬妄之  
罪以誤 昭聖也彼時臣初為進士未嘗受 皇上一  
命之寄 皇上亦未嘗識臣為何如人臣只因見得道  
理之真故敢以一人犯天下之怒幸賴 聖明在上裁  
決不然臣萬死無益也今朝士恨臣之心實未嘗一日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三

天

肯忘每欲相時報復雖 昭聖皇太后之心恐亦未嘗  
一日忘臣者也嘗有人以斯言告臣者臣答之曰臣子  
事君惟盡此心之誠若夫成敗利鈍則在乎天而已臣  
自誓此心至死靡他也今者延齡情發臣觀內外大小  
臣工俱默默無言雖言官亦無敢言孰是孰非者何也  
實皆幸 皇上今有此舉以為悉由議大禮中來得  
皇上誅滅延齡家俾 昭聖皇太后不得等終以誅  
皇上之過以為臣及獻一陽為解釋陰為佐助以重臣  
二人之罪莫逃於天下後世其設心如此而已特 聖  
明偶未之察耳臣連日伏思延齡殺人之罪誠不可宥

皇上卽殺之無得而議也其他如臣等誠以處置  
置之南京不得留住京師以滋惑在露宮之心臣之意  
見盡忠於 皇上者不過如此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討之况臣為左右大臣又受恩深重者乎設使延齡真  
有逆謀而臣得見之真卽當首倡大義請加天討而族  
滅之又敢為之隱匿自甘為叛逆之黨乎臣詳詔詞所  
稱曹祖鼓狀有曰天曹抱送六丁六甲及天神護伊之  
說皆涉妖言 皇上聰明天縱必能察悉孟軻氏曰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勿為也而况謀逆之罪  
滅人族類臣於延齡此項罪狀實見得未真豈敢妄為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三

天

議擬無所可否而重為 聖德之累乎臣又思 皇上  
此等訪據皆未知出於何人或彼一時不思于係 國  
家憲典重大或出一時報復之私卒難收救 聖明亦  
必自加察臣又思前次退休山中 皇上召臣催教內  
云自卿去後切軫朕思 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臣伏  
讀流涕哽咽臣思 皇上所以思臣 聖母所以數問  
臣者臣之心豈惟 皇上鑒之 聖母亦鑒之矣故者  
天眷 聖明誕生 皇嗣 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  
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 皇上寬法以處延齡之家  
者也誠或不察真情必欲斷成謀逆之獄則當如律

法族滅張氏矣。耶聖皇太后不如何以處之。臣竊以  
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安。聖母之心亦所不安者矣。臣  
水聖明厚忠重託君臣一體休戚相同憂之也深故  
言之也切慮之也遠故說之也詳伏乞聖明俯賜加  
察焉

明文奇賞

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嘉慶十一年

皇帝制。人君奉天命以統億兆而為之上。先之以威有典。澤遂其安欲然後庶幾盡父母斯民之任為無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與食使無衣無食未免有凍餒死亡流離困苦之害。夫匪耕則何以取食。非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也耕者無幾而食者眾。蠶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為災。游惰冗雜之為害。邊有煙塵內有盜賊。無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懼。然時有今昔惟。有通變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時若災不生百姓足食足衣力乎農而務乎職順乎道而歸乎化。子諸士明於理識夫時蘊抱于內而有以資我亦既久矣。當直陳所知備述於篇朕親覽焉勿憚勿隱。

林大欽

臣對臣知識愚昧學術疎淺不足以奉大問竊惟陛下當亨泰之交撫盈成之運天下皆已大治四海皆已無虞而乃拳拳于百姓之未得所為憂是豈非文王視民如傷之心耶。甚大美也。然臣之所懼者陛下負



聰明神智之資。兼剛廉明聖之德。舉天下之事。無一  
難其爲者。而微臣所計議。復不能有所補益于萬一。

陛下豈能以其言爲未可盡棄而有所取之耶。陛下

臨朝策士。凡有幾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祿。

秩然未聞天下之人有曰。天子某日降某策。問某事。

因其策濟其功者。是豈策士之言皆無可適於用者耶。

抑亦其言或有可適於用而未暇採之耶。是臣之所懼。

也。臣方欲爲根極要之說。明切時務之論。而不敢飾。

爲迂濶空虛無用之文。以罔陛下。陛下若以其言。

爲可信而不悉去之。試以臣之策付之有司。責其可行。

則臣終始之願畢焉。如或言不適用。則臣有替恐欺天

之罪。俯伏以待罪譴。誠所甘心而不辭也。臣伏讀聖

策。有以見陛下拳拳以民生凍餒流離爲憂。以足民

足食爲急。此誠至誠惻怛以惠元元之念。天下之所願。

少須臾無死以待德化之成者。然臣謂陛下誠懷愛

民之心。而未得足衣食之道。誠見百姓凍餒流離之形。

而未知百姓凍餒流離之實也。夫陛下苟誠見夫百

姓凍餒流離之實。則必思所以富足衣食之道。未有人

主恐見夫民之凍餒流離而不思所以救援之者。未有

人主救援夫民之凍餒流離而天下卒坐于凍餒流離

者。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二

而不可救者也。今天下匹夫之心。可行于一家。千世之心。

可行于一國。何者。以一家一國固吾屬也。曾謂萬民。

天下者。有救援天下。實懇切之誠。而顧不效於天下。

者。哉。是臣所未信也。臣觀陛下臨朝凡十九餘年。于

此矣。異時勸農蠲租之詔。一下天下。莫不延頸以望。更

生然而惠民之言。不絕夫口。而利民之實惠。至今猶未

見者。臣是以妄論。陛下未見斯民凍餒流離之實。未

得足民衣食之道也。臣聞之仁以政行政。以誠舉王者。

富民非能家衣而戶食也。心政具焉而已矣。夫有其心。

而無其政。則天下將以我爲徒善。有其政而無其心。則

天下將以我爲徒法。徒法者。化滯徒善者。恩塞心。法能

備此。先王所以富足人之大略也。臣親史策。見三代以

後之能富其民者。于漢得一人焉。曰文帝。當秦亂。于戈

之後。當時之民。蓋日不暇給矣。文帝視當時之生。于困

寒者。蓋甚于塗炭也。育之以春風。沐之以甘雨。煦煦然

與天下爲相休息之政。而塗炭者。祗席矣。故後世稱富

民者。以文帝配成康。亦誠有以致之也。然而文帝固非

純王者。竊王者之似焉。猶足以尊稱于後世。而況大誠

于王者。而顧有坐視天下于凍餒流離者哉。臣竊謂今

日陛下憂民之心。不爲不切。愛民之政。不爲不行。然

終未足以救天下之凍餒流離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論治道  
不得云  
數人時

臣所以敢謂陛下于斯民之凍餒流離而未見其害于足民之衣食而未得其道者竊恐陛下有愛人之仁心而未能如王者之誠恒懇至有愛人之仁政而未能如王者之詳悉光明臣是以敢妄論陛下而云云也然臣所望仁政于陛下者非欲盡變天下之俗也非欲復井天下之田也亦曰宜時順情而為之制而不失先王之意耳臣請因聖策所及而條對之陛下策臣曰夫民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耕者無而食者衆蠶者稀而衣者多又加之水旱虫蝗之為災游惰冗雜之為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三十四

病邊有煙塵內有盜賊何怪乎民受其殃日復其一日也此見陛下痛念生民之病深揆困乏之本而極思所以拯救之也臣謂民之所以耕蠶稀而日甚其殃者游惰起之也冗雜病之也若夫水旱虫蝗之災則雖救之所不能無然君人之憂不在焉何者特吾耕蠶之具素修而無所耗則雖有水旱虫蝗而無所害臣聞有道之國天不能災地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困以恒職修而木業固倉廩實而備禦先也臣聞立國有三計有萬世不易之計有終歲應辦之計有因時苟且之計萬世不易之計者大學所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三十五

用之者舒者也故王制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九年當有三年之豫其終歲所入蓋足以自給而三年之蓄恒可以豫待不虞如此者所謂天不能災地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困臣前所謂王者之政陛下今日所方切求而欲勵行之者所謂終歲應辦之計者蓋生財之道未甚周節財之道未甚盡一歲之入僅足以充一歲之用其平居無事猶未見其甚微偶有凶荒盜賊之變則未免厚歛重取以至于困敗而不能自振若此者蓋素備不修因時權設漢唐宋以下治天下之大率而非我陛下之所以奉天理物而深厚國脉者其所謂因時者且之計者蓋平時之用以歛散於民者頗無其度而取民惟畏其不多用財惟畏其不廣方其無事百姓已不能自給迨其有變則不可復為之計矣此則制國無紀潰亂不時蓋昏亂衰世之政焉臣前所謂起于游惰病于冗雜之弊亦略有同于是陛下今所方欲改轍而易海內之觀者臣謂今日游惰之弊有二冗雜之弊有三此天下之所以長坐於困乏而志士至今憤慨而歎息者也其所謂游惰之弊二者一曰游民二曰異端游民衆則力本者少異端盛則務農者稀夫民所以樂于游惰者何哉蓋起于不均不平之橫征病于

豪強之兼併小民無所利于農也。以爲逐藝而食。猶可以爲苟且求生之計。且夫均天下之田。然後可以責天下之耕。今夫里閭之小民。制于汙吏豪強者深矣。散食于四方者衆也。大率計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常八九也。以八九不耕之民。坐食一二之粟。其勢不得不困。然而散一二有田者之業。以爲八九自耕之養。其勢未嘗不足。議者病游民之衆也。或有逐商之說。然臣以爲游民之商。本于不得已也。而又無所變置而徒爲之逐。臣懼夫商之不安于商也。臣竊謂今日之弊源已深。更化者當端其緒而緩理之。理而無緒。勢將

集

之禁斥道佛之說。教令此輩悉歸之農。其有不如令者。許有司罪治不赦。蓋非惟崇力本之風。抑且施教化之道。此臣奉拳所望于陛下之至意也。其所謂冗雜之弊三者。一曰冗員。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員之弊必澄冗兵之弊必汰。冗費之弊必省。三冗去而財裕矣。夫聖人所以制祿以養天下之吏與兵者何也。吏有治人之明。則食之也。兵有敵人之勇。則食之也。是其食之者以明且勇也。其或有不明不勇者。則非耕不得食。非蠶不得衣。何者。無事而祿。亦先王之所儉也。今天下之吏與兵何如也。臣非欲盡天下之吏與兵而不祿之也。臣徒見任州縣者。固有軟罷不勝而坐祿者。焉。隸兵備者。固有老弱不勝而濫食者。焉。且入貲之途太多。任子之官太衆。簡稽之責不嚴。練選之道有虧。臣是以欲於此輩一澄。且汰焉。其所以去冗濫而寬民賜者不少也。若夫冗費之弊。不能悉舉。即其大而著者。論之後宮之燕賜。不可不節也。異端之奉。不可太過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陛下端身以率物。節已而若儉。其于三者。固未可議焉。然竊見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九州四海之貢尺帛粒米之賦。山林川澤之稅。日夜合奉以輸大司。可謂盛矣。而國計之乏。以爲必有所以耗之者矣。且大

上之賦其下者以一一而下之所以供夫上者常以十蓋道路之耗漕輓之費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內府之百金民家之萬金也以百萬民家之資費之于一燕饗一賜予一供玩者何限臣故曰冗費在今日亦有未盡節者蓋臣聞之以天下所有之財賦爲天下人民之供養未有不足者特其有以冗而費之者則其勢將橫征極取天下不至于飢寒凍餒大敗極弊而不已臣請史記見周文王方其受命之時地方不過百里而四方君長交至於其國其所以燕饗勞來之典不容終無然而當時百姓各足飢寒不病故民誦之詩曰勉勉我王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三

綱紀四方蓋慶之也傳至於其子孫以八百國之財賦自養一人宜其甚裕而無憂而民反流離困苦至于貴鳥此邦之味作焉臣于此見君人節已以利人則易爲功廣費以厚歛則難爲力臣是以拳拳以省冗費爲陛下告也陛下策臣曰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與治理實憂而且愧焉此乃陛下憂勤之言禹湯罪已之辭也然臣謂陛下非徒爲是言也須欲勵是行也夫君人之言與十庶不同一或不徹天下玩之後雖有美意善政人且疑疑不信陛下往年嘗有恤農之詔矣然而天下皆以爲陛下

之虛言何者誠見其言若是焉而未見其惠也今下復策臣若是焉臣以爲亦致憂勤之實而已欲致勤之實須速行臣之言然臣前所陳者皆因聖策所及條對要之所以振弊利世之道猶有未盡於此臣請終之夫山澤之利未盡墾則天下固有無田之憂今大京師以東蔡鄧齊魯之間古稱富庶強國三代財賦多出于此漢唐以來名臣賢守其所以興田利而解困用者溝洫封浚之迹猶存而今悉爲空虛茅蕪之地此古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三

人所謂地利猶有遺者而陛下所使守此土者一切苟且應職而無能爲任此憂者此北人所以長坐仰給於東南小有凶荒不繼輒轉溝洫而不能自給以生者地利未盡也臣意陛下莫若嚴其守令重選有力量才幹忠誠爲國之士使守其地而專以興田利爲事朝廷寬其禁限聽其便宜而惟以此爲田利課則海內當有越過者出焉不數十年之後則江北之田庶與江南類可省江淮數百萬之財賦而舒北人飢寒凍餒之急一舉而利二焉大惠也陛下能斷而行之大勇也或曰非不欲行也如東南其宜何臣請有以析之夫今所謂空虛荒蕪無川之地者非向時所謂富實而所以典起之本區乎昔以富實今以荒虛臣誠

未喻其說亦曰存夫人獨魏人許下之屯可見矣方其  
低爲屯許之畫也當時亦誠見其落落難合迫其成也  
擇終賴之省果數萬今天下之大又安知其無能爲東  
祇者乎臣是以願陛下以此爲田利課則山澤墾臣  
又聞之山澤不征市采無禁王者所以通天下大公大  
同之制也自漢桑弘羊以剗刻之術媚上而征權之法  
始許歷代因之而不革大公之制未聞也然臣終以此  
爲後世衰亂苟且之政今朝廷之取民茶有征酒有  
權山澤有阻魚鹽有課自一草木以上之利莫不悉籠  
而歸之公其取下悉矣夫土取下悉則其勢窮夫獸窮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三

四十

則逐人窮則詐今陛下之民將詐矣司國議者非不  
知其勢之不可以久也然而明知其弊而日之者誠曰  
國家利權之所在也臣以爲利不勝義義苟未安利之  
何益况又有不利者在乎臣聞之王者所以總制六合  
而正服民心張大國體者固在道德之厚薄不問財賦  
之有無臣觀征利之說不出於豐大之國恒出於衰亂  
之世繼繼然與民爭利者匹夫之事也萬乘而下行匹夫  
之事則其國辱非豐大之時所尚也陛下何不曠然  
爲人所難思大公之法去衰亂之政令天下之士爭言  
曰惜乎漢唐宋不能舍匹夫之利以利人至我明天

子然後能以天子之大體慰民心焉陛下何苦于  
此焉不爲也臣願陛下息山林關市之征焉使大聖  
人所作焉過于人萬萬也若夫悉推富民之術則平糴  
之法不可不立也常平之倉不可不設也奢侈之禁不  
可不嚴也凡若此者史冊之載可考陛下可能舉而  
行之成典具在故臣不必深論之也由臣前所陳而言  
之均田也擇吏也去冗也省費也由臣後所陳而言之  
關土也薄征也通利也禁奢也田均而業厚吏良而俗  
阜冗去而溢除費省而用裕土闢而地廣征薄而息寬  
利通而財流奢禁而富益八政立而制備矣陛下果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三

四十一

能行臣之言又何憂于百姓之凍餒流離又何至於有  
盜賊之警又何患夫不順天道而歸乎化哉通變宜時  
之道其或悉備于此然臣以爲此數者皆不足爲陛下  
下之難所患人主一心不能清虛寡欲以爲寬民養物  
之要則雖有善政美令未暇及行蓋崇高富貴之地固  
易爲驕奢淫逸之所是故明主重內治也故古之賢王  
遊觀遠慮居尊而慮其危處富而懼其溢履滿而防其  
傾誠以定志慮而節逸欲固寅畏而禁敵邪也故堯日  
兢舜日業禹日孜湯日檢臣以爲數聖人固得治心之  
要矣臣嘗讀漢書見漢武帝之爲君方其臨軒策士

志六經也。雖三代之英主，不能過焉。泊其中年，多欲一念不能自勝。公孫弘、桑弘羊、張騫卜式、文成五利之輩，各乘其隙而售之。卒使更變紛然。天下坐是大患。臣是以知人主一心不可使有所嗜好。形于外，少有沉溺，為禍必大。故願陛下靜虛恬慮，以為清心節欲之本。毋以深居無事而好逸豫，毋以海宇平清而事遠夷，毋以物力豐實而興土木，毋以聰明英斷而尚刑名，毋以財賦富盛而事奢侈，毋美邪說而惑神仙。澄心正極，省慮虛涵，心澄則日明，慮省則日精。精明之運，夢獨無疆。樂天下功業，惟吾所建者，豈止以富民生足衣食而已哉。

明史詩賞

卷之二十三

四十二

始以治弊治法為陛下告終，以虛心寡欲為陛下勉。蓋非有驚世絕俗之論，以警動陛下，然直意以為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蓋欲開切時病之說，故略敢盡其私。受過計之辭，衷情所激，誠不知其言之有有所憚，亦不知其言之猶有所隱。惟陛下寬其狂易，諒其朴直，而一賜覽之。天下幸甚。臣謹對。

序

唐伯虎集序

袁 袁

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首。內金粉、福地、賦、關不傳。唐伯虎者，名寅，初字伯虎，後乃更字子畏。吳人也。少有雋才，性豪宕，不羈家貧，不問產業，好古文辭，與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禎、卿內翰文公徵明相友善，而尤工。四六藻思麗逸，翩翩有奇氣。然行實放曠，人未之奇也。嘗上書吳文定公寬，覽書曰：「吳安得有此人？」邪。頗為延與公卿間，而提學御史方誌惡其不檢，將黜之。比試大學士梁公儲讀其文，驚歎。

明史詩賞

卷之二十三

四十三

以為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籍甚。會試禮部，眾服伯虎復當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錦衣衛獄，掠問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嘗持束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論發為吏恥，不就免歸。文徵明以書慰之。伯虎答書自明，文多載集中。乃後益自放廢，縱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經造語。殊怪淺人，或見之伯虎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當遭青蠅之口，而蒙白璧之玷，為世所棄，雖有顏冉之行，終無以取信於人。而藥龍之業，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傳不朽。」

憑于雲劇泰蔡邕附卓卓王之累子厚叔文之  
徒資嗤辱而已且人生貴適志何用劇心錢骨以空言  
自苦乎宸濠之謀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遣人以  
厚幣招伯虎堅辭不可至則陰知將有淮南之謀遂待  
狂以酒自汚宸濠曰唐生妄庸人耳乃放歸得免於難  
遇富春渚想子陵之風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築室桃  
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擔石而客長滿座風流文采掩  
映江左外若奢汰而中慕沉玄勤究內典旁精繪事乘  
童時嘗獲侍高論接杯酒之歡哲人已遠九原不作撫  
編遺文慨仰遐烈愛加菟撫庶存梗槩云爾

明末奇賞 卷之三

四四

王履吉集序

王履吉者名寵吳人也少負逸材博涉墳籍沉精篇翰  
下筆綺辭壯思滔滔不休補郡學弟子員督學者最其  
文試必首列然非其好也試于鄉輒弗利乃貢入太學  
北遊燕趙觀廟朝制度與四方薦紳先生游上下其  
論議而文益奇歸而歎曰夫神龍升于赤霄尺蠖伏于  
泥淖黃鵠一息千里而斥鷃終日不遇蓬蒿此其志大  
小懸絕何如哉且夫屈伸者時也利鈍者命也大儒者  
握寸管挾方牘而揚聲名於億載彼得志者曳絃垂朱  
高爵豐祿以煥耀一時不知駒馳電滅雲浮草腐後世

明末奇賞

卷之三

四五

無得焉此與雙鶴何異哉由是買田石湖之旁築室其  
上臨流賦詩益窺古作者之奧而病作矣乃養病于虞  
山之白雀寺洩其精於聲詩而病乃大作歸不逾月竟  
卒李之前一日夢兩蝴蝶入袖寤而歎曰吾殆已矣夫  
莊叟之言殆謂我也嗟乎亦異矣履吉詩初宗李白既  
乃宗杜故其詩才力雄渾辭篇麗瞻去輕靡而沈沉若  
倚錦綉而瞻陶錄及白雀集諸篇則又興寄冲玄思潤  
清遠遂窺陶謝之堂幾入王孟之室矣惜乎天抑其進  
有志未就故所著僅此然亦足傳矣憶與履吉銜杯論  
文窮夜達旦謂古人之庶幾大雅可作而竟已天獨恨  
夫天之忌才不少假也昔樞之文考唐之勃質或以才  
夭近代如蘇徐顧卿信陽何景明沁水常倫國朝  
夫亦不享年何天之忌才若斯邪豈天既畀之才乃奪  
之年邪嗟乎履吉古之稱不朽者不以年也又何憾哉

書

復大中丞顧公書

袁 袞

不佞

辱寄題列岫樓詩駭心震目如聆鈞天廣奏茅簷草屋何以堪此煙霞增妍山水動色茲樓之名天壤不敵矣所云唐伯虎集序欲為賢者諱仰見吾丈忠厚之至但敘事之體必須核實尼父以來未之敢違也假令吾丈欲為伯虎諱千載而下誰其信之昔文皇觀史叙隱太子事云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千古以為美談伯虎誠過亦未有喋血推刃得罪倫教者也吾丈高明何乃爾邪前示伯虎有連珠廣志賦實未見當

明文章賞

卷之二十三

四十六

續梓之僕頃亦作連珠三十首請嚴真評削無庸成也

復李驗封伯華書

鵬鵬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塗判是以僕父恥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強合也僕于執事曾無一日之素服辱簡書殷勤將收孟明於三敗雪曹劾之積恥復欲以朽株枯木薦之清廟廣廈之間意良厚也敢不聲竭愚悃一陳其情適乎僕賤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開辭賦上自墳典下逮稗史亦皆涉其藩域後其青瑩矣顧以家無

室如縣磐有相知之病而重以原思之貧餬口無餘

習經義讀帖括夕覽古文暇收飲水節瓢自娛幸得

錄名於有司接迹乎多士自謂扶搖赤霄一日于里某

言則欲窮天人之奧立業則欲據霸王之畧高談闊視

無復諱忌又以性本疎迂加之簡懶深承雅衷弗令時

製虛名無益謗忌橫肆故大學士張公孚敬桂公華威

欲締交絕弗與通遠希長孺之荻衡青近鑒李象之遠

國忠觸怒蓄憾切齒爪目而僕屹然自是九死不悔迨

武庫之災讒言先入械繫請室卒校束縛呼聲動地

榜掠百數自夏歷秋黑索繫繫坐臥園土陰霾晝晦不

明文章賞

卷之二十三

四十七

見日星命危草露徹天無門而聖上垂恩曠焉省其

大戾役之于越既而雷雨肆救獲速首丘杜門謝客屏

居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薄田百畝足具體粥躬操

錢錘忘其作苦愧乏井井之高潔而竊慕徐稚之食力

桔槔當戶築室在堂於陵雖陋無求於人暇則臨流濯

足抱甕灌園釣鯉鯉於芳藻弋文雉於叢藪濁酒一壺

兀然就醉誦李倫思歸之引將仲生樂志之論蓬首負

踞從吾所好不自知其不可也昔東方生有言築室

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遺風亦可以樂自

此矣昔哉斯言予復何望乎十安往而不得



世不我知則已矣又焉能隨時浮沉取容當世局起放  
轅下助規規如稱中風哉

題誠意伯劉公集

蔡式

項余道芝田匪與方子伯時會禮從言及犂眉公余率  
爾曰公一代勁宗近世罕匹而未有表章之者僕竊怪  
之嘗得其說而未之質也方子忻然前席而請曰先生  
試言之余曰胡元之事人言禍始石敬瑭非明識也蓋  
自賊操引納五胡邊疆中國遂乃歷載數百中間裂為  
十六併為南北合為隋唐而夷風未息其後番將據河  
朔敬瑭割幽燕而藩厥險阨於是遼驕金迫胡元乘之  
而首足倒懸因以底極矣且晉之入主者頗皆用夏貴  
儒惟元不然此其為穢尤使人涕泗霑臆夫其胎禍之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三 四十九

遠如此播惡之廣如此奄及百年不知變革如此當是  
時也薰蒸融液無地非狄若將不可復易者我  
太祖高皇帝起自布衣曾未十年一掃而空之於是海  
宇清而綱常復儒術重而道學崇斟酌百王以大備一  
代之制盡還諸夏之風顧其始也自謂初無取天下之  
志既其成也則不獨撥亂反正而實洗滌乾坤為中國  
皇王賢聖復舊緒所謂功高萬古而莫與同者是果  
孰敢其衷哉僕嘗反覆于當時勲戚之間而未得其故  
及閱公集莊編  
皇帝聖製乃始喟而起曰嗟乎微斯言則一代功宗

其何所復稽乎。而當時載筆與後來序述者顧莫之表  
章何哉。晉漢之節侯嘗荷殊禮而腐首封矣。徒以收秦  
圖籍勸王漢中進。秦民致賢之說。建居守饋餉之功。而  
密之在東京。功不補敗。其所有者不出簡任諸將。微長  
之。間在德厚。薄數語之外。亦且礪然策勳。而莫與累大  
況所事者亭長久歟。於縱觀真人已專乎封拜。則二臣  
特攀附之匪懈者耳。今

聖製之稱。犇眉一則曰。每於閒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  
道予。是以頗知古意。二則曰。入則每匡治道。既而曰。言  
非儒造實已誠之意。且夫道莫加於孔子。而數陳其言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五十

又復每切于匡治。然則所以清海宇。復綱常。重儒術。崇  
道學。洗滌乾坤。為皇王賢聖復讐。續絕之地。謂非由此  
而致之乎。至于佐廟。籌夷。羣兇所向。無前推占。指蹤而  
其餘事。然亦不讓於今昔元功也。又其大者。決危僥於  
逆陳。群憚之表。首大策於暨韓共戴之中。自彼効謀。宜  
力之臣。有能窺其度而爭其雄者乎。嗚呼。向非二說之  
存。則一代功宗。何所復稽。而儒者曾莫之及何也。且公  
之啟沃。非無本者。少傳性理。長號英特。薦更世故。談辯  
至悉。故其次機。悟主一似孔明之于先主。周瑜之于孫  
策。此天地間一大際遇。非若淺丈夫。覬覦乎斗升區區

原缺第五十一葉

考若

縛虎筋。遙贈劉千戶伏玘

楊名

大同有叛卒姓王氏以行行人稱曰王三其人驍勇有  
弄弄風且多知略嘗鼓衆殺主將避罪竄投胡虜酋長  
疑不錄約必殺其妻子示信遂歸婦母及兩妻火其居  
為不返計酋長契之禮為上賓封以數千戶俾統徒卒  
獵漁中國庚子迫太原辛丑復長驅深入榆次交城文  
水平定崞石諸郡邑重罹荼毒壬寅癸卯時出時入惡  
焰熾空聞者戰慄至甲辰秋突入紫荊直抵完縣京師  
戒嚴天子震怒用論者言械繫請撤戊卒御史中丞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五十二

宋公方并罪摠督大司馬程公鵬及地方將官有差大  
司馬毛公伯溫以不能先事禦防且輕信中丞言罷職  
方郎韓君品廷杖且死詰其原皆王三之導賊運籌流  
毒至此乃大懸賞格帝命若曰悉爾叛卒悖逆不道  
上殺主將下戕良善罪不容誅竄投胡虜引連兵馬  
剿中原濫難輕宥凡我將領有能善謀奮力激發忠義  
生致闕下者予千金陞官五級世世繼襲命既下大同  
軍舍劉伏玘雅擅謀力又與與王三善白之父母妻子  
曰我家世食祿無分寸報王三匹夫敢爾作孽使中士  
不寧戮此妖醜非一死不可請以死從事其毋泣止之

不從復曰父雖老吾有三子大者例當優恤即死不負  
父母遂攜其妻女毅然就道留三子于家既至開口以  
釀酒爲業居將一年踪跡王三無所得志不少懈乃王  
三果來跨馬執戈弓矢在櫜從四小虜按轡開下問成  
卒曰誰在此成卒以劍二對問言甚喜令速趨會伏玃  
遂攜壺棧山下馬相見執伏玃手曰弟何爲在此伏玃  
口貧甚不能自給寄此釀酒意得升斗爲活計不圖今  
日乃見兄也涕淚交下王三慰之曰弟無慮予今富  
貴若此忍使弟流落乎它日得志當以國卿第處爾也  
伏玃飲泣酌酒爲壽王三傾之不疑伏玃志定已久酒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五十三

皆宿儲麴藥既厚復投藥毒王三繞數盞即覺微醺  
謂伏玃曰吾欲至爾旅舍少坐伏玃伴醉不能爲救曲  
王三固請以行至其舍相勞苦備至且請見伏玃妻  
女問其子伏玃曰留侍吾父母王三大呼伏玃妻曰  
二嫂取好酒來吾弟兄叙閑懷以盡醉爲期因命小虜  
出數金以遺之伏玃妻亦善應對獻數巨觥已伏玃  
與王三對酌其妻出禮小虜不計虛盡數日將夕王三  
醉甚四小虜亦醉甚偃臥舍中數試之不覺伏玃乃與  
原同約三卒用大椎椎其兩臂臂痛但瞠目強視曰爾  
何擊乎也予明日亦爾矣振不能起兩臂既斷縛以巨

得載至總戎所獲數無偶檻請京師帝心大悅下法  
罪當凌遲俾傳首九邊以懾諸虜如其賞格賞伏  
玃于金官授正千戶同事三卒各百金官爲百戶在元  
縣虜鬼聞之星散將士奮力俘馘甚多事傳至蜀方洲  
子不勝欣歎夫自虜以來所傷數百萬命所費數百萬  
金曾無一勝以答衆望而伏玃小臣捐身赴義充禽渠  
帥以莫邊危可不謂忠且智乎一時居將領者可以自  
省矣作縛虎篇以通致相慶之意或足以風于衆也  
京華直北兩巨鎮大同宣府相爲命地勢遙懸諸虜鄰  
關門直與七陵近中有點虎名王三力能舉鼎性貪婪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五十四

首倡叛逆弑主將却以虜窟爲龍潭首長兄之疑不錄  
鶴母兩妻證心腹瘋將恩寵如上賓授之軍騎任馳逐  
一薄太原藩鎮輕冊入平定畿輔驚三衛紫刺踐完縣  
千兵萬馬恣游行京師戒嚴聖心怒兩鎮將領充荒戍  
司馬休官職方殂大懸賞格勒招募大同軍令劉伏玃  
心懷忠義真男子平生欲勒燕然銘視賊若仇執以成  
父母泣號苦莫留提刀誓斬逆臣頭世沐主恩司部伍  
安能坐待身封侯獨攜妻女寄關口汲水負薪自釀酒  
酒成飲數十人王三不來日已久辰之秋賊惡盈  
馬衝邊城入關忽聞故人在相逢勞慰傾真情

劉家二嫂最恭謹。跪進醇醪望接引。探囊取金為嫂壽。  
第唱凡酬天欲嘔。喜極飲多成巨觥。解甲長臥毛髮  
數回動搖漫不省。惟殘兩臂縛之檻。羽書馳報天顏  
喜。磔尸傳首示邊鄙。十萬胡兵盡夜逃。俘獲備載歌聲  
起。劉郎奏見承殊恩。千金五品貴且尊。名姓分明皆國  
史。氣焰烜灼歸轅門。向日當壚真獨苦。算策亡遺縛  
虎縛虎弗克倘返噬。甘為靈粉竟何補。嗚呼丈夫不遇  
時。屈身降志同惡瘡。一朝得意便卓絕。回視項項皆塗  
泥。君不見五府侯又不見九邊將。錦衣廩食行呼唱。帳  
中籌畧今何如。後來誰畫凌烟上。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三

平五

明文奇賞卷二十四目次

夏言

評

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疏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表

誠意伯劉瑜謝表

論

趙盾論

明文奇賞

卷二十四

王維棧

序

武舉錄後序

順天府鄉試錄序

贈黃僉事兵備遼東序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姚母六十詩序

贈監察御史濯溪聞公還朝序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贈石洲張君權守建寧序

書

與張太谷

復貴州大巡張子

與楊南澗總制

與劍門趙侍御

與孔文谷

與趙監察

復巡撫鳳泉先生

明文奇賞 卷二十四

答姜食事

答教祭酒

跋

跋許石城所藏摩公詞翰卷

陸樹聲

文

瘞筆文

碑

皇明父子忠孝祠碑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

評

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夏言

善御者必有所縱也故人主之權無所不御而有時乎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敢專而有時乎專則惟將為然矣且夫三軍國之太阿而持以予人顧何可以不御哉蓋賢主之任人疑則弗用用則弗疑而况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關矜之愈重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甚此將軍之時也胡可制也時不可制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一

則吾以縱為御縱不可常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故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讀者不察以為賢主之任將往不御之而已而不知不御之說此賢主之所施於能將而非所禁施于他將者也而後不御不能吾將御之矣然則將兵之權常在將而將將之權常在君所御大而所不御者小故主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為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蹉跌求止不得奈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勳名盛則憂其難制統轄久則懼其難收刀閒之愛貴奴也舉其貨與之以

求什一之利則持籌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而後能使  
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况捐千百萬之衆而出之千百望  
之外而無可御哉故爲君謀者其說常在御則善衛忠  
計也爲將謀者則不然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  
之號令而受命于中制則不專制一時之利害而計定  
于千里則失變故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  
制變之宜世主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  
此荀林父敗績于郊李廣刎首于絕塞子儀失相州  
之利曹彬損北伐之威而忠臣志士所爲扼腕而太息  
也御之亦何益哉故爲將謀者其說常存于不御則善  
謀忠計也孫子大將也持不御之說不可以通人主矣  
雖然孫子固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  
御而凡不御者皆勝也故知明主之權未嘗不予人而  
未嘗不重予人予其所能者而靳于其所不能者則御  
將之道已夫能豈易言哉衡斷折閱者衆之沉毅或不足  
不可謂能智畧輻輳者程之勇斷或不給不可謂能智  
勇出衆者本之忠義或不固不可謂能何者其材有所  
偏而其志有所可奪也故夫任將者試之以五材律之  
以五慎觀之以十過稽之以八証而將果能矣于是有  
遊殿之召有告廟之儀有登壇之拜有分閫之任凡以

爲能將尊也操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  
之操鉞而授之外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凡以爲  
能將專也是故戰守與用不撓其機衆寡異宜不制其  
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會賚賞易施不問其出入毋以  
盈庭之譏而問帷幄之密謀毋以懸億之言而消當機  
之定筭凡以爲能將寬也擊鼓金鐸聽有所不聞而非  
羣也懼多言之亂聽也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  
也懼多指之亂視也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將權一  
將權一放上足印上足印故下可用是故無天於上無  
地於下無君於後無敵於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  
命之從而從橫而橫惟吾所裁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  
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無還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四  
夷懾白刃不舉拔而天下服也人見其固制無疆康正  
八極以爲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人見君  
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蓋古稱善  
將將者莫如漢高光武高帝之于韓信也請兵則兵請  
王則王未聞有殊一方畧異一謀議者而馮異專制關  
中光武推赤心而置之腹君臣父子之論懇懇然發于  
至誠彼二將者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之遇而赴功  
名之會哉然有繇矣絳灌諸公帝未嘗遣特將雖或特

還者嘗不稟受成筭而獨于信則不御信之能也東漢  
諸將往往皆中絕墨歸節制無飛揚跋扈之態而有戢  
馬。之。畧。光。武。之。不。御。固。宜。矣。夫。御。之。為。言。以。馬。喻。  
也。詭。御。泛。駕。之。馬。不。得。解。羈。事。解。即。非。制。有。駢。驥。焉。一  
日。且。千。里。令。其。乘。風。馬。之。安。得。乎。故。以。凡。馬。之。御。御。駢。  
驥。不。可。望。其。必。至。以。凡。將。之。御。御。能。將。不。可。責。其。成。功。  
是。在。人。主。辨。其。能。而。已。矣。言。發。怪。世。之。妄。庸。人。挾。其。無。  
能。之。技。而。責。人。主。以。不。符。之。怨。天。波。驚。瞞。人。誰。羈。之。  
而。以。銜。駕。為。解。胡。不。反。視。其。能。也。抑。此。非。奇。理。異。論。天。  
下。之。恒。論。也。桓。公。任。管。仲。人。請。事。焉。公。一。則。曰。仲。父。再。  
明。文。奇。賞。卷。之。二。四。四。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四

則曰仲父人曰君亦耳而目之乎公曰吾既得仲父矣  
而復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亦能而不御之  
說也夫任人盡然而何疑于用將也

疏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夏言

止者奉遇 皇上諸及羣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  
兩宮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 皇上篤養  
盛制之孝聞邪崇正之化 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  
月十一日伏奉 聖旨命大學士臣李時同臣言入看  
即所謂大善殿者臣等看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  
下千百且多夷鬼淫褻之狀仰惟 聖明燭其謬妄不  
經一旦倉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但臣見諸几案之上  
及懸度梁楹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五

可識辨問之守者且云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惟朽腐裂  
奇離魂離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  
時始然不通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  
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  
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憂愈竟遣之臣意自是厥  
後人莫敢矯其非凡香奩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焉  
佛骨者相屬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內歷世  
皆然而不以為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 累  
朝以來亦必以為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茲者  
恭惟 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所始。謠撤佛屋。毀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待言而  
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為萬者也。然殿宇  
像殿。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類。皆屬污穢。不宜使  
之尚存。臣請乞以此物。勅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  
淨之。以永杜愚冥疑惑之端。實為大聖人非常作為。  
有補名教。甚大功德。罔極。臣不勝幸甚。後世幸甚。緣係  
除邪妄。以彰聖化。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表

誠意伯劉瑜謝

恩表

夏言

誠意伯劉瑜伏蒙

皇上深惟創業之難。追念先臣與有贊襄之力。行取臣  
瑜。賜襲伯爵。臣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先臣劉  
基。放迹江湖。識

真主。於未遇決機帷幄。胡不運於方。開言聽計。從功  
成身退。既投簪於綠野。實追軌乎赤松。進爵伯封。錫名

誠意。允矣。儒臣之極卓哉。

聖祖之知故。在軍則稱之曰子房。其命詞至此。為諸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為始終完節。上下交孚。厚澤深仁。實已延於來世。功

政祈禱。宜奪於後人。偶座冊書。鐵券之盟。久謝金印。

玉帛之賁。于茲九世。迨越百年。過蒙

敬皇之茂恩。授以指揮之世襲。據分亦已足矣。於他復

何望哉。詎煩廷論之上。陳仰荷

聖恩之猷及式逢。今日再沐。休光。召自青田。遠

寵霑於七命。瞻依。紫禁。極榮被於萬分。謁柏枅之再

春。然死灰而復熾。恭惟

皇帝陛下。一德格天。百靈效順。制作比隆於三代。

禮樂必興於百年。舞千羽以格有苗。謙茲受益。藥



鼓聲而思將帥安不忘危惻惻運之功臣念承家之未  
喬悉爲錄用特示表揚光昭帶礪於山河直拔塗泥於  
霄漢興滅國繼絕世庶幾存召伯之甘棠正 祀典崇  
元勳奚止念鄭公之故笏臣敢不篤先人烈冀免誦於  
弓裘爲 邦家光誓捐軀於介冑伏願 始終典于學  
益充

堯舜之資左右惟其人懋建唐虞之治 本支百世永  
歌 穆穆皇皇胡越一家樂視熙熙皞皞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恐懼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聞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八

論

趙盾論

夏言

余以靈公之弑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  
其心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謀之狡也董  
狐良史也當時亦曰亡不越境則凡弑君者逃千里之  
外皆可曰吾義已絕雖弑無罪可乎。當時董狐只合舉  
其事其事以直証其弑君不當以此爲疑詞故孔子曰  
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能  
免也。宣子得免首領之誅幸矣。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  
屠所賈以靈公之弑盾爲賊首遂與師汙其官潛其室  
者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九

序

武舉錄後序

王維楨

今年庚戌天下貢武士於京時維九月實當會試屬虜

警至有司以

天子命且舍而逐虜俄而虜遁比十月有司復以請乃  
試臣維楨濫竊巨瓚而典是役事竣亦宜有序序曰臣  
自守官吏局得以覽稽秘書抽尋往蹟賄於近事則深  
歎國士之難焉昔我

成祖之都燕也虜酋徒慕而非絕數千里猶尚以爲肩  
背之患與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大夫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十

以徇國爲強保軀爲辱猛氣英聲振於殊俗矣正統初  
虜復入寇賴二三驍將銳身與戰虜遭創奔去竟不更  
來綿歷而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卽有烽煙和之警雷  
颶風條起條滅士大夫以爲不足憂於是左干戈右文  
墨與時恬嬉日有餘快斯視軀重矣

皇上神武輝赫同符

成祖自嘉靖來虜何嘗敢窺閭閻緣邊候將督撫焉  
擁入奄焉近彼仗鐵登壇者豈少乎卒莫有聲論而  
答其背者則信乎徇國之難也臣當攤奉品士時則卿  
天視曰是安得徇國之士而收之哉誠歎之也夫保軀

之與徇國不可同日語矣士不免踣非者何耶士有三

非不識形便與敵相迫者北金鼓之聲在耳弗審利害  
者北拙騎射者北如此則保軀之士衆而徇國之士鮮  
矣臣以故按依舊令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卽文不副射  
收之文而能陳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收之凡以冀  
徇國之士出不至爲奔非保軀者等爾夫臣之於君譬  
則子也夫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鑽錙傳體則搏而扞  
臣奈何獨自保哉故壁壘盈郊烽火相燭臣不謂懼獨  
奴魁健日騰兵馬而謀南向臣不謂憂臣所懼而憂者  
惟不得徇國之士奮距先登俘名王執貴人連綴而獻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之闕下爾誠令在牧者有若人焉則豈惟宗社是  
倚亦臣之所大幸也臣竊見

皇上加意邊庭思得猛士以寓托之未始一日釋於懷  
臣今收者若干人劍斷割則知利士驅使則知賢臣稍  
稍任用斯辨之矣今有賣珠於市者華其櫛而中亡珠  
質人以爲美携歸而啟視之則喑然嗟焉臣懼其與是  
類也惟任之哉惟任之哉

順天府鄉試錄序

今年乙卯順天府鄉試乃我

皇上龍飛之第十二科也考試官諭德臣維楨侍講臣

焯皆以

上命至同考試官進士臣復臣添知縣臣孔堉教諭臣  
應和臣樞臣梅臣棟臣大魁臣成式皆以聘至監試官  
御史臣冀臣俊皆以

請至其諸執事人衆則皆府尹臣耀府丞臣鎧辟至而  
臣鎧則職提調董一切簾內外事先至諸臣咸至矣既  
分之而各執乃事矣臣乃進提學御史臣馬三才所選  
士及諸曹六館所選士三試焉乃復加志掄選錄雋者  
一百三十有五人焉士既錄簾內外諸臣始相見乃喜  
而相慶曰嗟乎良哉選也藉是可以報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十二

天子矣然臣維植顧有懼焉今者臣手錄以獻之  
上也色勃勃而不能持足盤盤而不能前誠懼之也臣  
聞之往古士有才賢而不獲進有司罪無赦進矣而才  
賢者不果効有司之罪亦無赦何者不智之故也今夫  
所貴乎樹木者樹松栢也其次樹桃李松栢可材桃李  
華悅人所不足不任風雨然不與荆棘倫矣卽若不意  
松栢化而爲桃李桃李又化而爲荆棘持是以譙呵樹  
者則樹者口噤莫爲應彼其初固嘗植之也夫樹人畜  
類乎是者臣恐其或類之也故懼臣關中人也頃者臣  
自關中來而渡於孟津見有轉大木於河潯者前呼與

其

其後皆應之木也然如馳馬當足也卽有奔調則調  
吳猷越吟與夫激羽流商之奏截雲下塵之曲悉未之  
用矣臣以此則數以爲侈言無當而繁華沒實故今校  
諸生之文則直振大指而棄其雕蟲竊有悟於轉大  
木之事也既行而及燕趙之間則畿內地也在昔燕趙  
之閒猶多奇偉傲儻之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也臣  
乃頓步躊躇於境上者久之卽其人雖不純於先王之  
道然以効節不顧身盡公而不徇私固亦有足多者焉  
今此諸生以誦說詩書稱引先王則人人能矣今之受  
事而奇偉傲儻之氣如彼何故臣猶願諸生之慕之也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十三

今國家建都於燕四方奉贄納貢之臣繼屬而至其  
諸齒角羽毛百物珍異皆御府所餘常山在其右遼  
海在其左厥形險固造物者故設此以作藩垣又國  
家所有然所貴者唯獨節士之幹與忠義之腹耳異日  
者諸生誠養有節士之幹而懷忠義之腹則臣且望下  
風而拜之非拜諸生也拜節士與忠義之夫也臣列在  
陛下之神明  
天授之也卽如一日之問國家之大議叱咤大事  
凡幾然事皆炳於

前知而議皆成於

立斷諸司 上疏而得報者咸抱曉吐舌以爲弗及今此諸生堅儒耳豈能奉奔走哉然臣私以爲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所求者博所取者微也若是則臣乃敢以諸生進矣而卒慮乎奔走之或後也故事士既錄順天府有宴宴諸生諸執事皆在焉臣將扶持前說頃諸宴所一一爲諸生道之且因以爲勸焉而先以謂諸同事諸同事曰夫勸也若是而止歟於是臣應之曰諸執事亦嘗聞里父之黥子乎里父之黥其子於客位也爲之具三加著誠詞備矣客曰且更有加乎里父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十三

曰無以加也蓋吾父所以黥吾者固若是止矣今吾所以勸諸生者固吾所昔受於先達先者也錄將獻臣宜有序引其端乃謹具其始末云

贈黃僉事兵備遼東序

天子踐祚之二十年虜酋大入寇太原其明年復入更進趨利守臣不能禦令得志引去

天子怒悉法守臣有司奏自今緣邊置守咸以西北人承之謂西北人忠敢有濟過難不回不專以習邊云當是時秦人爲刑部員外郎者二人潘子仁伯黃子叔射於是遂用仁伯爲山西按察僉事二子有友王生惟柏

謂黃子曰仁伯固晉往然且及子居無何遼東兵備缺

吏郎遂以叔卿請疏曰臣觀虜寇晉部再得利甚鉅今聞守不至然性貪意必窺覷得所欲夫遼東者國左臂也北隣東胡虜如嬰約東胡合兵內嚮則禍中遼東遼東若守虜既阻於西復閉於東勢不絕漠而北不得也然本任人臣謹擇可者莫若黃員外爲僉事以山東街備遼東寬則聽於備糧練兵課勇急則從軍擊胡逆來遷往如此則官省而政一事豫而變消於計便既上乃詔僉事往奉職盡如吏部請然黃子深中篤厚衆心比附潘子哲傳有猷受事輒立二人者性行雖異於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十五

今拜咸稱王生曰余聞諸邊人云漢掠在虜者率安土忘歸其能者返爲胡攻漠問之則謂漢賦法繁重人無寧處而胡俗自便以故苦漢而安胡不嫌負德不羞逆節夫胡至犯夏用夏制胡夏化爲胡胡何制哉是故隆城浚遼易喻也利劔長戟易折也卒不得恃誠欲保境機亂與造緒業唯在愛養拊循哉其時潘子使在外乃即吏所拜僉事不得與語獨以語黃子諸與王子游者多謂王生言是黃子亦之咸寧人咸寧人有河氏許氏並爲都御史罷歸有靖虜材乃因黃子而薦及二氏黃子先爲工部後歷刑部皆有狀不著著今所以命官者

云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鳳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扶之器所  
居官多在泰之邊鄙凡虜情兵狀皆明知之聲名甚顯  
今

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爲吏部侍郎其秋虜騎入關南  
京師震恐先生受

詔督營兵以拒虜先生令士皆出郭而陣收郭外民皆  
入城民皆以私藏隨房守十餘日竟不獲一物而還於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四

十六

天子賢之頃

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爲三營而設  
戎政府及總理佐理之官二人遂以先生爲佐理官當  
是時先生奏罷中貴人不得預政又罷動臣不勝  
者二人兵浸浸振焉由此

天子器先生愈益甚而會兵部尚書缺

天子手批先生爲兵部尚書先生自以遭遺非常思  
身以報之既拜乃遂條治兵五事上之疏入

天子忽下詔讓先生先生恐即上書納印綬遂罷而歸  
宜陽秦中人官在京師故居先生之門下者凡若干人

咸追而送之郊臨別史損進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遲  
之頃

天子且復召先生起矣自積澀竿供奉之班立交戰  
之內竊觀

主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咎錄大不使其細益自  
天地剖判以來未嘗有也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楊石

淙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魯漢氏者其人如虎龍  
所在淵雷兩典焉虎所在山草木茂焉人罔不仰其爲

祥亦罔不駭其爲異  
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方其時譏者在側而二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四

十七

氏復進是蓋觀昭職之道越拘學之見不啻於三至之

口前世能有之乎語曰玉剖而良桂伐而芳言士不遭  
跌其節未見也故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議有

非常之議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益著  
督不勝久則謗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婚姻附時

社稷之長策使以自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一跌竟不  
復振

至主上之如腐鼠然誠見其莫有賴也故積願先生且  
休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陽既二年言官復奏之

欲以爲兵部尚書未報若有須焉先生前所罷中貴人

遂若爲令不得變所與共事就總理戎政者其人豈得  
先生故嘗賦之卒陷於大辟其年先生之子王子儀  
選爲給事中有可以爲子儀名家子年少有大人風  
上因乃拜之今天下傳先生在兵部疏凡幾種獨至請  
罷中貴人疏則皆蒙色嗟嘆以爲難能焉疏略曰今  
國家之所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惟士卒弗振臣以爲  
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惟在中貴人典兵權  
耳夫今之團營卽漢之非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  
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勳臣掌之者謂其明武若  
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十八

其防擁蔽總之以厲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馬來臣調團  
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任旗  
鼓夫卒至罷弱罪戾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  
者則乃中貴爲之耳外語藉藉咸以爲有爲輸錢脫  
之弊是不川監軍反川蠹軍矣可痛

陛下卽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其  
虜踵而智復射一矢於關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  
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役耳今其  
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况於作蠹邪臣聞久服之表必  
微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寧

善後之圖也夫中貴人既罷則什伍充實卽於什中選  
伍於伍中選士豐其餽餼時其練習卽可得精卒以精  
卒當強虜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權深  
患也臣又觀在營諸徒俗爲容難以効實臣欲請諸邊  
名將久處行間諸獲莖之畧者每營各置數人而罷今  
之善爲容者則李廣在軍而舞車之徒出于窮閭壁而  
超距之卒奮所以攝外夷安中國滌舊耻伸新威計無  
急於此者臣誠憤胡驕志在忠於

陛下故獲縷如此夫揀莖之尼必中其贅臣豈不恤顧  
今戎事坐而益壞夫願察愚悃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四

十九

規臣不勝大願此疏初下時諸大夫見之驚曰古之言  
洛下多才名不虛矣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項君者越人也越人號稱多才習文法吏事而項君  
復學華故項君爲南京刑部郎中有聲籍甚南中獄得  
從項君訊者咸稱曰項君持法平不苦索我不有項君  
我等其卿冤終矣初項君起嘉靖甲辰進士也當是時  
余奉校士之役舉項君項君來見與之言則數稱引先  
王編法孔子與世俗殊絕私以爲項君竟所至常列儒  
者之林豈謂其今爲理官而斤斤若此也夫劍之爲器

也利斷割辟妖魅可謂神矣方其歲在匣中飾以寶玉  
錯以采絲君子佩之固燁然可親也而出之則見神也  
此足以贊項君矣項君在南部且六年與海內士大夫  
游覽來諸俗究徧人情明所興除振廢之道難易之節  
士大夫與游者多稱之頃者余還官南中項君問從余  
語久至更僕總之物物中竅肯也其言曰夫今憂世之  
士率戮力防胡若以爲胡寇不至則戈馬休問中國帖  
定此謂採時未稱要略也方今所患不在羯胡而在中  
國夫大江以南姑無論已至若淮泗之疆多水澤荏葦  
止瘠而人稀其俗慆慢少年椎埋攻剽閭里不相非急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四 二二

塞之邦卽有患特用九流封關坐困一月而十夫可制  
之此諸方大較也夫風俗所易所難所宜與除所宜振  
廢悉責在有司有司近民易識其故故府責之縣縣有  
聞白之府兩者交相圖何變之敢生今不憂中國而專  
意備胡於計左哉自備胡來中國之靡敝不可勝道此  
人人所睹也獨奈何未之講也居數月項君提爲濟南  
太守其於歐氏金氏兩君者就余請曰公固雅禮項君  
項君今日諸濟南矣亦將有以益項君乎余謂之曰吾  
無以益項君余嘗睹項君言論如彼其當事情也誠使  
項君因俗効實卒視其言果應卽與上記所稱頌川渤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四 二二

則伏於澤中山東人俗尚綺靡家務相高其地通漕船  
輻輳集遠方之貨至富人爭市以博利利多則置酒樓  
樂歌舞雜進連日夜不休其子弟習之卒而哀息不耻  
作奸以放情而不聞於禮也趙地故多健兒工騎射固  
有戎興召其壯可濟緩急然人鮮厚業官家不爲恤輒  
去而爲盜夫水鍾成淵盜聚成殃此弗可弗計也先王  
之風教河南尚存蓋古梁周之域焉顧其域與山東壤  
界俗轉相染市坊少年尚鳴絃擊鞠以爲歡不治其生  
業卽有呼易走爾燕近趙俗與爲一晉土最瘠而俗尚  
纖齒其民力本治生不可惑以邪秦人強而好義又險

今  
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夷難治  
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令有司上可  
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  
天子然之爲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爲南京通政  
贈大中丞滇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即以其事問貴州人而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  
客嘗游貴州者而愈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林典  
在史局按輿圖知其方考諸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  
王子受令而以爲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爲  
之言曰夫貴州諸夷既已受制稱臣比於內地久矣忽  
而豪暴者輿輒敢干紀者公知其故乎彼有所恃也蓋  
其地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爲城郭山下激湍  
千尋深之如帶據之成池夷所居國必依此爲固彼寬  
則稽首納貢効款款之忠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不  
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翔翔而不敢進誠格於險也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四

三

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既降乃因其故俗官之於貴州置  
省廣遷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曰夷安則與安火動則  
與定也公今往撫其地但仰求

聖祖之指於二百歲之上而法其意於萬分之一則得  
矣夫以

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虜若草菅耳乃不滅斯種者  
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爲西南夷至衆而斯種頗內屬將  
固爲打蔽內省屯戍轉輸之勞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  
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治之也問者秉鉞大臣倚揚  
國威不講前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

以啟他夷之奸此有識之所謂待也夫古說貴州爲鬼  
方者以其人誦詐變幻執之無從搏之不得有似於鬼  
故名之也謂御夷秋爲羈縻者以言拘之不拘譬猶之  
羈馬之首縻牛之鼻其事相類也然馬雖受羈不能不  
蹄齧牛雖受縻不能不抵觸其性然矣願公察羈縻之  
義繫鬼方之稱視如馬牛毋與鬼較而効讎者干戚之  
計僕聞法緣俗立順其俗卽所以行其法威忌時作當  
其時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其信信  
而爭之際兩不相下則竟必相屠然畏死亡總親戚亦  
固有之通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馳入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三

其境以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彼之聽  
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觀大臣之體與小臣異事小  
臣競一節持一行卽得托名於賢者之林大臣則問安  
社稷保封疆不耳公博大通方人也而又奉

天子之命詔其日夜孜孜思所以安之保之者如饑求  
食寒求衣固甚具也僕言胡益於執事哉顧獨念幕中  
一肉則推食無餘賞賜不饒則超距之才不出兵患輕  
動動亦有期士患弗疆疆亦有道惟公裁察而熟慮之  
毋忽或語余曰張公故嘗使滇南道貴州矣誠諳地形  
悉其政俗今而問非不知也聊爲之耳於是王子愧之



曰吾失乎吾今則燕人若矣昔者越人渡河燕人從  
而指越人渡處比入舟又刺刺然語以漿柁之事甚  
其已而問之越人也燕人竄入岸葦中不敢出越人入  
葦引燕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爲吾謀  
則忠矣張公其以越人之視燕人者視我可也

姚母六十詩序

侍御姚子一日過予舍予生姚子姚子從容問予曰夫  
詩者何也曰志也言之而動人之志者也言喜則躍言  
怒則憤言美則改容言苦則口咤鼻酸不能已已故曰  
詩可以興又曰序者何也夫序理也諸家語各自出梨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二十四

然雜置序者整齊之約繁應要明其青歸詩三百篇得  
下氏序之三百篇一軌也姚子慨然起坐再拜改詞曰  
昔在丁未母游年六十諸與孤交者居多才士皆爲母  
詩之顧獨序無今先生曰序理也顧有以理之姚子卽  
持詩觀予盡讀之則口容鼻酸不能已已夫母年六十  
也蓋苦哉六十春秋者云游常與其君子姚貢士背也  
纔二十九歲耳侍御君兄弟皆幼而又無厚產游傷之  
絕乃蘇已奮曰吾且振姚氏後竟不令逝者減無聞乃  
力自作家給費視諸子獨侍御君異督令學舉子業及  
歲甲辰子舉侍御君爲進士游業年五十七矣晝不

上

王明

踰閭夜不休續盡五十七年如一日也苦哉苦哉凡此  
皆具在詩中足動人而侍御言尤悉焉王子曰予感姚  
母事乃因稽古人之跡而明其志云昔豫讓嘗事智伯  
氏矣智伯亡讓爲報仇毀形變聲卒與同亡乃已此非  
謂貞士奇節耶程嬰爲趙朔客則朔其主也下官之難  
嬰不能與乃抱孤兒匿山中何其怯也其後趙孤長復  
爲趙氏立後乃知嬰弗與者審所重在此也設嬰與下  
宮則趙孤絕卽博虛聲奚益哉讓所爲必亡者智氏無  
後圖所爲報智氏者不得一亡足償之矣故讓爲必亡  
者非獨勇也無地也嬰弗亡者非獨怯也欲有所立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三十五

也大臣事主妻事夫其義何異哉姚貢士卒游第痛甚  
不與俱竟能成侍御君振姚氏後令貢士名揚則程嬰  
之志丈夫之槩也顧今詩中則莫有發此者予故微取  
與此類焉今士談奇慕節者曰吾誠不愛吾身遂徑往  
不顧卒或顛踣自隕尺寸未豎此匹夫匹婦快一朝之  
憤自填溝壑者爲耳於視姚母不可同日論矣夫愛生  
與輕生殊途然皆非也荷得所處則皆是也若姚母者  
以太史公法論之得稱曰是然其識深遠矣

贈監察御史羅溪間公還朝序

夫御史者奉天子之命以按視部中荷其持三尺警可

問其結  
有司不  
與矣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六

察取所謂損下殃民者論而罷之卽所謂承用詔書錄  
名歸之矣御史問公既得命按應天讀詔書歎曰  
噫嘻今有司鮮有不損下殃民者也卽有之亦百一之  
獲耳令其既損既殃而必繩之法是法徒雪其憤無裨  
於傷也有司警民吾嘗有司是上下相警無已時也何  
不夫瘼病者貴治其原不在巫祝安民者貴防其盜不  
在威刑于是乃行而諸部中郎中有司或自度不能免  
者聞問公來輒先期解印去矣及問公至顧且不問有  
司乃先問百姓便益與之圖于是六郡各條便宜事上  
之問公問公則因六郡俗制六令大之而朝覲之儀祭  
祀之費細之而供億之繁燕會之節靡不井然若井然  
分焉令既具乃卒爲著犯令之科甚嚴乃先下太平令  
試行之便不當此之時有任公者守太平奉令如問公  
指行之三月凡省費若干金果便而有驗于是問公乃  
下寧國令次下池州令次下安慶令次下徽州令次下  
應天令御史行臺在太平城中故令下以遠近爲序久  
之諸郡咸報便上省金數而六郡之民遂皆安枕田廬  
亡有狗吠驚擾之患矣問公出行部所至父老拜伏遮  
道頌功德車不得進至中道宿焉鄰人問公之故交也  
問公遺鄰人六郡令鄰人觀之既遂乃報問公書且言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七

曰今江南號稱沃土百物之所出有司得江南籍之甘  
醴之狸啗魚之獮未有弗靡者也江南固于有司所之  
周披其技體腹其膚未有非病者也夫人情病久則變  
生事苦則慮易將恐有不逞之徒緣間而起爲國家憂  
僕竊私念之今公所制便宜六令嚴如峻防密如結絲  
縷之不能過觸之不能亂有司欲歛民得乎有司不爲  
殃則民安民安則寇賊熄寇賊熄則患化薄治上下怡  
愉有司不及罪臺吏不見威如此則至治之風光一  
時傳于後世真所謂揀時之勞臣識體之通儒也卽令  
有殊絕賞遇加于公身公不爲溢然可以顯茂異而厲  
具臣頌廟堂之議非遠人所得豫聯爲公明所當耳問  
公往嘗按河西河西之宿靈大猾皆以正法然莫有  
遁者威稜甚著視今按應天其體大槩相類而措置不  
同昔者公挾醫而行游四方術隨地轉變顯名于天下  
問公亦云問公按應天旣一年得代將還六子鄰  
人繫官白下不得身與別以書送之曰客山北方來者  
皆言燕趙之郊多饑人市或振肆青齊以南人相捕而  
食焉至于梁宋蓋苦伏尸枕籍行人皆掩泣過矣若此  
者誠可懼也僕也思西域之異香返伏尸魂然而道遠  
不可致思辟穀之術將以扶餓人濟侵軼而海上之神

人不來第塊然坐而歎之幸今值有公顧公不能化  
身以救萬靈唯得以尺牘陳困厄之狀公今往而登文  
石之陞涉赤罪之塗矣唯圖所得爲者可也問公才庸  
而氣直志高而節堅其平生慕汲汲長揣表益之爲人也  
以爲苟利社稷遑恤其他一時縉紳大夫之徒皆稱之  
號爲千尋劍閣以問公蜀人也卽取蜀物比况之耳語  
曰大國多良材大海出明珠信然乎信然乎

送柳溪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王維柏曰余嘗履平涼境云知平涼苑馬寺事平涼在  
重塞複嶺門游輟罕至寺務甚簡又幾大夫綜之乃愈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四

二八

益閒寂幽靜間日循故事集揖衛署命坐呼茶茶已輒  
揖退坐私闥內吟臥自如興至則約與驛空同理鴈牙  
如此悠悠率用爲常然志士勞人恒不樂就其所既就  
思去如蹈坑阱中若曰士僻秩散比之隱丈人云寺少  
卿柳溪先生者固世之所稱志士勞人也自辰州才晉  
今官自姚安才改辰州自部郎才刺姚安而發軔嶠與  
自吾華庠始官凡五遷歲凡二十更可謂志士勞人  
耶論者咸稱今遷非先生樂就而先生以赴平涼道華  
州顧靡有弗樂于是王生欽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卽說  
馬爲贈夫莫險于山踰之在馬莫遠于天下至之在馬

故馬者免險而到遠者也擇地而適不任險遠毛卽

無稱焉有馬於此西超河華北踏幽燕南飲海流旋

七澤赤汗血流逸足景靡歷四表弗病此其骨氣能

常有哉然又夾途平坂讓馬爭起文快續轡讓馬服

束脯石粟讓馬爭秣仙仗天閑讓馬爭入烟水之波

君之野極首甘心不一悲號傾馬故彈力自使自志

遇非獨君子馬亦有之先生笑曰嗟允字論馬而實

我我倦游人也茲赴信適於是王生又說御夫世固

父爲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怪之八駿

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容其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四 十九

休苦不竭其才遂千里至也蓋百里一息千里一息八

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絕故驥驎馴休

力養使御者之法也授閒投散儲精蓄銳官家之度也

先生又笑曰嗟允字論御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安能

千里充寧蓋余字余自學于先生而今官先生執余手

而喜曰吾識子在童駒時茲服在帝第且範馳驅乃

何憂識馬卽望平涼去

贈石洲張君擢守建寧序

夫仕宦而至領郡國歷太守茲赫然顯盛矣顧獨以走  
馬令石洲張君往非計也余私竊咨咨嘆噫之焉今人

下坐拔馬之驚，歲以來騷然靡敝，未有寧所。又時有水旱之虞，民人流冗，道路輕徙，易搖。卽若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西至秦北，至晉，此十數郡者，何嘗一歲無事哉！然惟獨江南完在，江南又唯獨閩中完。甚建寧于閩，又稍完郡，蓋漸漸南漸遠，漸安也。以彼其所卽令一長者行能治之，乃何必張君往也？若張君者，固宜在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秦晉之境，譬猶病癰而逢倉公，苦饑而得利刃也，豈不便哉！夫張君者，蜀人也，負才畧慷慨爲南京浙江道御史，南中縉紳大夫之論多稱之余至南中，見其人親觀其行事，主在便國家利人，明文奇賞。卷之二十四 三十

民其伏奸宿寇，自張君在事，猶之去腐置木，較而不民也。假令張君得攝專制之權，據要害之所，不以用有困其志，局其才，其所興發建豎，當與古昔豪傑方軌而爭馳，抵足而論烈乃令守一郡，不能見張君奇而又遷完郡，將益靡有見余余張君何哉！先工游官論才所從來久遠矣。祖宗時或以御史遷節御史或徙郡守轉六卿長者若此類者往往而有，彼固謂其常也。他悉置弗論，近世之官人次合貫魚，積同累薪，次不及不進，累不謝不伸，雖有賢者懷拯救之志，挾批擣之能，亦引躬避巡莫敢自效，誠格于調也。故賢者或老白首始躋大官。

此其時且颺然衰矣，往日十舉一，當今不能五若是以爲信名者，非可哉！故時過而種，種后稷一物不生，老至而官雖有賢者，鮮克立功。張君方壯歲能寒暑忍饑渴，蓋四方士也不及其時，畧重權，疆大業，徒令尺寸進如待庸衆人焉。余恐其績效不睹，老冉冉至矣。張君辭其寮往建寧，其寮八九君第莞莞視張君笑，一日其寮某竹徐君爲余述其事，余問徐君笑何以徐君默然不語，謂之曰：「今張君擢如此，且在事幾何年矣？徐君年滿矣，且欲考而值此，余呀然歎之，語曰：『南中官半府非虛言哉。』」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書

與張太谷書

王維楨

張生同具悉屋島之養感哉何已北征蹉跎去鄉之難  
如此矧又肩背受患連數月未平可奈何只今強欲出  
門念破後月卽失期吾兄養恬斗城之陰逮蓄與探由  
此益想行子誠歎羨焉賜來濛溪翁集讀至再周先是  
得少華翁集近併二集更讀之乃皆婉麗秀俊與太微  
翁集各立門塗若以名世而傳來則一而已可謂接轡  
錢郎合參陰何者矣積才性驚下鮮兼識之力冥搜之  
鑒然竊觀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模必積思累紀既已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三十二

得意會神乃後成章本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仰大復  
猶却教合蓋空同有神交無方之用有精純不雜之體  
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縱橫奇正弗一其裁而粹美  
同也珩璫璫璫弗一其形而溫栗同也至若倒植頓挫  
之法自少陵后善用之者空同一人而已學者未睹其  
大謾肆醜詆以爲空同掠古市美比之剽虜嗟乎空同  
富才神解能自作古假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  
當約爲兄弟補所未逮增所未能故官帑失金不可疑  
而朱也良驥駢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  
爲李卽爲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必不爲空同豈可謂

李杜掠人美哉方勿勿東行李也覽藝有觸輒出最爲  
恨不與公接朝夕得窮論討實是非紙上言多割當  
更布許有大珠贈行人瞻佇不至轉增懊悵對山先生  
集及諸書并屢慮思有成事卽馳一介祇領幸呼與  
吾慕濛溪翁有年載不幸不獲接面晤時爲道倦憊

復貴州大巡張子書

貴州試錄至畢讀之則諸製皆洗削陳體言牛狂昔所  
未道者僕竊以爲必公所創定非他手可能也序云天  
將開一方人文之運必有

聖哲之君爲之嘉矜而振德之可謂頌而非諛華而有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三

實矣仰之敬之貴州僻在一隅彼其人文不得與中  
所著非其地不生才坐生其地者拘於陋俗於習不略  
所謂文者云何其焉用文於其乃其自夷而世遠夷之  
矣歷古以來迄今 明興而茲方之文始漸以著大荷  
鼓之未有弗解者也今錄序中能發斯旨甚與鄙人之  
雅意合故手錄吟吟不得以他好奇者誠愛之也嘗按  
圖牒見貴州郡中列有九溪十八洞其俗夷也而屬於  
漢 國制治因其俗以緩之也有不服用漢法懲之以  
威之也設有桴鼓之警侵暴之事此醜類怙性要在宜  
諭防制之耳焚種千羣咫尺之微可定不當輒動大眾

煩調度至以急告京師也。麻陽之役不戒於初，雖動旅遂頓三省之甲於境上，繩結蔓連而不可解，是以我山旣以振人文於此，而又能定夷情於彼，令文武咸効之，則奉天子詔，按行萬里，還而歸命，誠抗顏無慙矣。鄙人慎本守詞垣，與之校品藝術宜也，乃復說及武略，冀公爲西南息未萌之患，講鎮壓之策，念局才未効而言苟獲，用功不必已，覺人不能移跬步而善談慶忌之捷，求捷者安可棄也。僕說正此類，公肯棄之不。

與楊南潤總制書

丁未之春，幸獲謁公於蒲抵，今又三年所矣。歲序遞遷，明文詩賞，卷之二十四，三十四。

而傳者言公之精力精采，強固如曩時，一無少損。天之庇祐人國，乃使耆老成而需于用，如此項京本兵，闕有司以翁名。

才敏學敏久遠物不能忘之

請都不可，乃德氏代之士，論以爲時，非之才能者，愈在草野以故乏也。慎聞其言，是之爲又天下之務，主泉一夫不能兼長，必有所偏，乃今之士人，人自賢物，物皆具，略無引躬讓能之風。此老成慎重之才，湮沒而不見，甘朽而無聞也。日者苑洛韓公致仕歸，人惜其去者，十九獨楨以爲韓公歸之宜。夫才之試也，猶寶之售也，既售不價，乃恒暴在外，啟俯睨者，心則宜而而高之，韓公

審於斯機，故輒掉頭去，不顧可謂上智大勇近時一觀者矣。翁居河山之間，百年逸遊盡日，開口而笑，解囊公綠野，白氏香山其風，無何多此焉。楨華下人也，孰知切慕每謂君子苟立動名於世，卽安樂卒歲可也。

與劔門趙侍御書

今公貽僕書，滇南漢夷雜處，事甚叢矣。此正公所能居設在他氏，吾不知其能未也。日者狂虜入塞而縱至，與我軍俱陣於郊，幾斯實百年未有之變也。

天子神武憤欲興師，大創而令有司各獻計策，所爲擊胡使者，於是募軍遣八使，而燕趙青齊魏諸路紛紛，明文詩賞，卷之二十四，三十五。

出矣。督銳遣六使而江南諸郡紛紛出矣。選銳遣四使而沿邊諸鎮紛紛出矣。獨兩廣滇蜀坐征苗之役得免，他皆有舉大虜僅一人而游內咸動，乃所謂應敵之兵不得輒已者也。然其中且有隱憂，謂募軍則恐強民所不欲，督稅則恐累民所不勝，選銳則恐什伍空虛，虜噪者知之而抵隙爲患，斯三事者，雖在諸使審視機勢，裁之爾操斷以往，不可也。顧僕典在文史，不獲與人議之，未敢前而告諸使者，復用趙君爲懼，念公抱謀國之挾批難之才，卽身處遐域，心實懸於闕下，斯懷固同，爲道述若此，演夷自漢以來，時通時閉，國家鑒於往

有本自出  
圖說

代因俗立官苟令安和不擾卽止不絕以中國禮教法  
制備責之也以故百九十年帖然底定亦嘗少有使帙  
置不與較言馬騶牛縻走獸畜之誠取中國之治治之  
又何得言羈縻也公雅稱曠覽深識流輩推轂久矣且  
既歷茲境益諸委曲苟令漢不撓夷夷來撓我我制之  
有詞脫漢或首事挑怨發難又爲國家開一兵隙僕實  
憂焉故傳縞衣使者持斧威斷以肅境內然當斯之時  
又涉斯所且須解制與民便益此所謂永遠能邇以安  
王國者也夫水激之而飄石轉關者其勢然也惟公亮  
察毋坐迂誕自塵土中與公交今十有七歲矣中間離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六

重爾南風若便幸惠教音

與北文谷書

語曰白頭若新傾蓋如故昔誦其言乃今信之矣僕雖  
野謏未人也下時輩爲下陳乃公一見與同遊解  
顧示坦披肝見樣僕實依戀歎伏之焉且後丁公何嘗  
有夙昔之緣乎面之傳我乃接遇若是意其中必有後  
者而僕自省牛驥殊才鍾岳不同豈固莫有能參合者  
則復吟吟愧訟之矣世俗所尚成就就入寸之間最下  
尾合公高標測步去流俗何啻千尋每與沃洲日氏言

處至而後  
而後定  
即此

以爲文谷公瑰奇設若不困於例令得大振而盡其能  
蕭曹丙魏之業豈多讓哉漢唐以來柄政樹勳多椒  
房之戚誠念其才不欲厄塞也國家監於梁霍著令世  
守莫之敢變而才豪之士間亦坐此頓矣歷秋及臘有  
抱摯鬱而不得舒思見君侯一披豁之又不可得且勝  
薄郊畿而莫之能挫讓之粹變猶似也既去而議所爲  
挫乃遽相甲乙各持白黑未有抗身奮舌息衆黨而定  
國是者前事已然後事奈何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  
者也且議者疑也國有舉措可者半不可者半則議之  
謂議之則是非決矣今胡騎侵軼明明知疆我兵倒戈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七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七

明明知弱強斯批之弱斯振之何議之爲師消即善  
然琴琴並奏不辨其指慶忌卽善涉然途徑多岐不  
其適今 天子方銳情戎畧圖以大挫虜鋒而謀議者  
若是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夫國有危急而眾  
共憂之是何忠者之盛也比及任事而後相推轂又何  
讓者之多也此觸目激衷至於展食引紙搖筆不覺頓  
贅諫公不以爲誕謾也計吏將輪剗至臨去取報屬幸  
卒不能卽予適便具謝附之愚悃春歸鴻順幸惠德音  
答趙監察書

沉江之役撫臣不惟始卒不替勝負莽莽焉趨之至今

朱伯徐子及於難此法所謂無算而輕動者也且徐子  
身為左膀未有咫尺之書相命戎馬之務素非所謂威  
聲未洽于蠻土而才畧不逾乎中人獨何所負而投軀  
湯火也今公疏中區別二子情罪犁然如丹石子即百  
口不能解令徐子有知當作鬼語自怨悔也往僕致言  
于公以為熟計所謂撫者誠慮其急之變生攻之增毒  
也乃今果若此矣且夷種劫殺相傾滅倫奪柄固其恒  
事自 祖宗來苟值有罪必問詞服即置不深文苛責  
焉非縱之也謂夷狄禽獸其情一也育禽獸者牢籠之  
而已能馴之必不逸乎逆首那儘刀兄妻嫂無道之極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四

三十八

不可肆赦此以中國之治治夷狄紀綱一統不宜二理  
既彼稱名兄死以蕩舟失水亦其休于罪罰臣情逆逆  
即因其詞稍責之令 國家有赦過之典西南省瘴癘  
之師此謂治以夷狄而包以天地計之上也乃不戒微  
火拖薪自焚未親其情輒入我師緊項不得而反刃先  
著其身則鑑乃負固方命堯舜之世必不宥貸雲南遐  
在萬里四面環夷創鑑不痛莫以示餘矧寬之乎石子  
不聽公計徐子不告而往其失皆棄不救今欲治之何  
出幸審圖詳計毋蹈前悔京師指紳之屬得讀公疏者  
咸籍籍稱云欲平沅江賊釋趙監察不可慮瓜期日遲

又為之嗟僕以公憤不任事最甚即一日不代因必  
身歿命竟不遺難於來嗣也徐子幸得卹典 朝廷惻  
其死亦以勵諸臣之忠若接漢事證之甘陳策勳絕域  
議者猶以生事啟釁不錄其功徐子坐狂韓迭死至勳  
國家不可得已之師昭 君父萬里之憂稽彼較此則  
徐子者雖攝魂受譴可也

復延撫鳳泉先生書

在昔西事興乃憤私心獨念其謬又怪首事者之狂悖  
雖典司筆札不練世務未啗利官之實然當稽覽往古  
論秦漢之失嗟蒙恬陋王父以為何其迷哉而自觸禍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四

三十九

羅夫古與今不甚相戾古所不便今亦不便乃勸看  
任重之君子不當用後識淺聞之士丁未夏檳幸侍翁  
之教于京師乃本願與飭兵禦胡之畧則同甚壯之矣  
其後到鎮休于權人出萬不得已之言其疏讀之乃翁  
明獻便計而指在難圖於時睹者咸識之乃翁奈舊今  
昔熟較利害以故云然相讀其疏亦中寫胸臆惟究稅  
駕之事頗性帶慙直不能作收語書去恒以越俎為懼  
幸翁亮鄙生之心本效忠言嘉鄙生之論頗灼伏快賜  
札褒答稱為知己憤愈切愧懼流汗至踵竊又聞虜候  
寧夏之虛陟擁數千之衆入寇乃我兵以九百餘人禦



之極而至千驅市人以充張疑示多此危道也。今令  
開募比素有練士之功督戰之能冠入不後日引去假  
令堅壁挑戰不肯去我兵實少將奈之何夫家人之業  
主翁不偏兄弟同心不私其藏則家道成各立便國專  
已而不恤他人之害則國事壞故兵在協議二之則非  
也今調集之兵成功者鮮何也養者不得用用之者非  
所養上下不相信而氣不奮也燕人之馬令楚人乘之  
馬悲鳴號矣安責行千里哉夫敵兩家立而各計勝也  
我能意胡胡亦能意我然冠所犯往往出于不意今  
臨肥寨築垣列堡皆意也胡虜大舉邊郡頃歷十載一  
明末奇賞 卷之三 四十一

無中我所意此吾所以不能勝也。翁習司馬權正之法  
又才猷適變半測勝算使得名徹 聖王叔之都護之  
權大將之任必能令三軍甲上感憤爭死諸將守臣幾  
力無二此非植區區一人之私言誠亦屈指數名豪指  
方一二屈印難之惟保愛為 國須有固執仰瞻仰瞻

答姜僉事書

自鄙人入南中客為稱足下敗者益百數然未有驗也  
居無幾何而海寇至所在大城危小城陷靡不得意然  
惟獨海鹽完問之海捕所由完則足下在城中運帷幄  
之壽而又有湯參將者與之戮力奮擊乘城拒守冠嘗

三圍海鹽每圍厚集數重期在必拔然竟不能一中高  
牆之隼則足下之智畧勇力彰矣今他城皆若是則賊  
鋒挫必遁賊見他城悉懷軟不與倚角獨海鹽仇以故  
數至圍傷之幸常卿公海鹽人也為鄙人道之甚詳故  
鄙人信客前嘗賢足下者果有今驗非設語也初冠侵  
上海也上海令懷印亡徙屬縣門聞無人邑中人見令  
亡立盡奔竄如雲雨散焉賊入以素所聞二大姓盡掠  
其財而去殺傷數百人已而今還寇復至令輒復亡冠  
過縣門仍局無人乃始排門入吹火燒廨宇門樓皆空  
前上海民亡者甫還冠復來不及避皆伏在鋒刃積

明文奇賞

卷之三

四十一

尺高者丘陵卑者澤國之不一也三至而邑中室屋  
空寇揭虎囊去矣夫冠三至上海輒得意及三至海鹽  
皆燥唇乾喉而歸則信乎足下之賢有力也太倉被創  
在上海後太倉人為鄙人述其事尤可扼腕方賊繼迫  
海口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太倉城者且不滿百人大  
倉守臣怖于卒至則股栗不能持乃掖而乘城守臣從  
壕間望見賊鋒橫厲須臾而三遺矢左右皆笑之其有  
以事白者第睨目視口噤噤不能語頃之稍定則又扑  
擊施威用蓋其陋若是則太倉奈何不殘今太倉三圍  
皆化為灰劫太倉村落皆為羅網鬼區本遺矢守臣

也。或言遺矢者爲甲，又或謂乙久之當有真歸矣。當是之時，設令足下備太倉，且不啻守海鹽，其智畧異也。今寇留海上，業三月餘矣。諸公賢有力者，第能嬰城收保，不及百姓于創，然未有與寇一創者也。其不能創寇者，有說四焉：夫兵不素習，將不知兵一也；我衆附賊，盜賊之智而張其膽二也；巡視意臣權拘，而封疆遠權拘，則不在統轄者不聽封疆，遠則緩急不相揀三也；封內士大夫生長江南，不諳兵謀，然好鼓噪沮事，執役之臣往往搖于和說，悚于後患，有作輒輟之四也。斯四者，寇所以激犯久留，橫行而莫之遏也。以予觀今日之勢，參彼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四十二

已之形，寇欲去則去，不欲去則聽之，卒無可奈何，至爲異日計。則鄙人有策三焉：而練士卒，軍食不與也三策者，收巡視爲巡撫，開府于浙之省中，而以巡視爲帶銜，以福建附屬之，旣已正名巡撫，則藩臬有司咸聽期會，軍餉民兵咸聽料理，遠徵近發咸聽區分，於計便也。一今旣請置總兵，秦將是矣，而未指其總兵建牙處所，愚以爲當置之閩越壤接之界，海道之衝，而諸秦將立皆分屯于海上者，散若星羅，會若義結，有警則督所向，分戍秦將擊之賊，安得登岸，然非大破恒調力伸軍威，則軍吏不肅，士卒不爲，奮此二江南法網之地，特甚乃

仕者率用寬和爲治，故至此夫嬰兒好弄，家大人不痛呵之，不止況馭民乎？誠取軍法殺不軌之民，則誰其通夷而跨海不枉三尺務？以鋤介暴之吏，則民安又誰其甘心棄業而化于夷也？此三至若練士卒，軍食之兩者固稱要領，則旣立撫臣，撫臣自舉之旣立總兵，總兵自舉之，此謂溉其根而枝葉自庇者也。凡今吳越兩地戰卒皆閩閩好騁子弟也，彼其醉呼于市中，舞拳以示力，一見勑敵卽奉首鼠矣，不足稱俠客，乃驅之逐盜，適足損衆明怯，令首人抵掌笑耳，非計之得也。頃聞寇兵烏輿條而東條，而西不可得而制，要之城守爲是下令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三

曰有警至卽入收保，近者歸城，遠者屯結，幸不使重傷而已。若欲制賊，令憚不更犯，則其日徐議之耳。二三君子未可徒夸詡，誣人以博哲人之諒云。王思賢者鄙人雅所禮重人也，其才智敏速，腹腸廓落，足以立事功，顧視事之日淺，無以應卒，然能焚蕩賊壘，撓不使寧，是亦一奇也。他口雖啾啾，不能左王公之計，乃王公顧若憚者，啾啾效兒女子爭言，亟于相勝，豈豪傑任事之傑哉？彼言平巢蔓延者，此昧于語耳，有識者不與理也。凡本居爲巢穴，舍爲壘，今王公所焚蕩者，賊壘也，安得稱巢？王公不持是爲解，乃輕擊豪首，驟詰禍因，祇以搆然，

贊而已是不自明也若見王公爲道區區如此云使求以嘉翰見卽荷擔取報遂此答焉因念鄙人陳公家儼且二十年矣歲守筆硯間幾尺寸之功方今天下之患北結于胡南困于倭乃不能効諸纓之志充負戟之役第兜處空談猶之孤子言孝楚人論步辨說雖詳終非已能有也甚愧之思去卽忍不能去將齒髮亦頽暮其時可望建立不歎初鄙人入南中蓋與老親俱老親居五月以不習其水土輒先歸盡室皆從獨鄙人執乳守孤邸耳少選且亦上謁去矣此屬私况以足下或欲簡附具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四

答教祭酒書

初得公成均信輒有書上抵今計必達之然所白者王在辨人材進良抑僞以返敦本之風而已此雖公能事而僕猶云爾者謂敗鼓之皮倉公不棄亦藥籠中宜有物也僕居南中茅垞然獨處往來甚稀日惟舊故之思適奉翰札若以僕妄持孤稜益務不可下之節者僕非敢若此也僕猶夫故吾耳顧于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于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爲名曰仇厲守高也且僕慙直朴畧受性已定猶僕之貌修幹廣額昂首微眉將膚潤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

人骨不能易人貌卽學者惟固性而道之因似而成之不能折強爲弱反陽爲陰今公責僕勿高勿卑存中而居之此乃休戚之情骨肉之痛懼及偃仆故望之若是僕手書三嘆焉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于公者乎昔有鄉曰西子者里之姣好人也一日西子病心疾乃捧心而蹙焉觀者益以爲艷其里婦慕之亦捧心而蹙家人見之詫曰此固吾家婦也奈何倏而化爲鬼也今令僕守吾素卽不投俗好猶自矜人變之則化爲鬼家人駭矣僕卽死不顧也古人直弦曲鈎之誠吸吸在策歷有徵驗僕福之久矣顧竟不能矯而曲或其司命之正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四

河在前故驅昧于前溺也僕非堅白者流則直其說而不下念俗與性違性不變竟將俗乖乖者獨立獨立必摧聖人貴見機所以避伐木之殃華山巖洞足栖吾軀渭水清流足濯吾纓竟托之永畢矣彼其當軸匡世追還古昔則有諸公在焉僕藉是得安枕百年幸尤甚也惟勉策効時慎愛景光至懇至懇

跋

跋許石城所藏羣公詞翰卷

王維祺

今在卷者乃皆吳中長老先生之作往皆有聲詞壇者也彼其人骨已朽矣其言猶爲石城君寶而藏之乃知自剖判以來未有不朽之軀誠有不朽之語也予關以西人也仕宦既二十年矣乃治行游江南視江南之川嶺生物與其土風既歎然豔異之矣乃茲復讀卷中書詩益又悟焉則大江者固天所界宇宙限南北今各不相能非區區人力能勝之也且無論別仰詞調亦兩之矣揔之北尚風骨南尚色澤然人好南音則十夫而九也。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四十六

文

瘞筆文

陸樹聲

予自南雍謝病將歸理其裝敗筆盈篋童子啓予盡界水火予曰是予靡廩粟以朝夕指使從事焉者其忍諸發策而筮之得坤之六五乃擇地西南隅坎而埋焉爲文以告之曰維爾初觀肆予髫童爾資鋒穎以發予蒙予嘗下帷覃思隱几研窮呻吟佔畢語鍛詞鋒爾職輪寫予意乃通墜子翱翔嶺舍試藝澤宮孰使予揚眉吐顰轉腕生風磨鉛出利利撲抽工爾於是與有庸焉予既陸沉世路濫迹章縫離奇偃蹇間其疎慵不覲于辱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七

周旋始終爾雖緘默病隱予衷進不能使爾載直闕之府簪侍蓬萊之宮鋪張聖制黼黻皇躬庶幾馳竹帛以勒鼎鐘退不能縱橫六藝之場搜羅百氏之藁書窮八法學瞻三冬上規莊屈旁軋張鍾使爾雲霧而走蛇龍徒使爾顛刺形禿挫穎銷鋒交疎凡格述謝磨礱浮湛故紙顛倒篋中孰令爾勞大而不收功若乃明文破義伐具黨同漁獵管測邀譽市容脂言簧鼓賈進希逢使爾含毫茹毫羞濡首低傭此數者予曾不以是涸爾爾亦能諒予之幽悰惟是紉經釋史泝流尋宗摘辭摘句組繪雕蟲蘭室桂館嘯月吟風徘徊景物陶寫心

使、爾、疲、於、應、命、靡、適、不、從、是、爾、嘗、力、於、予、而、予、亦、自、信、  
無、負、於、管、城、公、也、筮、告、孔、嘉、合、章、有、終、月、日、維、良、往、卽、  
爾、封、殯、无、咎、以、无、譽、予、亦、將、括、囊、于、山、中、

碑

皇明父子忠孝祠碑

陸樹聲

世廟初吾郡南江鳴先生思在南臺好直諫累上疏議  
切時政謂 皇后不當親蠶分祀南北郊非禮謂堯舜  
用元凱唐宋用林甫安石以深刺時宰貴人多銜之最  
後因彗星見極論御史大夫鉉為腹心彗及兩輔宜斥  
倣范希文百官圖品題諸大臣某某賢某某不肖言甚  
切至 上怒逮詔獄鉉署議論死考掠無完膚瀕九死  
而不悔當時有四鐵御史之稱子行可甫十四上書請  
代不報乃刺血上書自縛請卽加斧鑕以贖父死通政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陸九

使陳經特為引奏 上覽疏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耶  
得未減戍雷陽雷人生祠以配李北海寇萊公諸賢後  
二十餘年吾郡抑齋楊公允繩在諫垣亦好直諫累上  
疏議切時政尤與時宰忤其疏劾本兵及勦鎮臣等  
當重示創艾為大臣為國不忠者戒其論倭事并督撫  
大臣交結執政大臣以致師老財匱狀與時宰分宜面  
諍朝易分宜至切齒最後發寺臣賕事分宜從羅織起  
大獄坐毀謗玄脩下詔獄論死子應祈甫弱冠蒼頭承  
寢首哭長安中具疏請代不果徒步入深山中采靈藥  
上獻因乞身代父罪又不果既長繫五年應祈得分宜

子酒間語必欲殺公乃拊膺慟哭絕食死後兩月公竟赴西市隆慶改元奉 遺詔召用諸直臣南江先生既老不就徵卽家拜大理丞尋又加秩行可先已登鄉書監司察舉孝行有 詔旌廬仕佐南京兆爲麻吏致政歸數年直指屢疏薦 特命晉階 溫旨褒嘉物有司時皆敬禮以式後進抑齋公亦奉 遺詔贈光祿少卿與楊忠愍繼盛諸君並錄廕祭葬蒙渥典應祈死後婦袁以節顯子忠裕疏請得用孝子節婦並旌其廬于是世所訖慕忠臣孝子咸于一家而適偶於兩姓又萃於吾鄉則鄉之人後談之猶東方之誇泰岱楚之洞庭雲

車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五十

夢而演金馬碧雞也余竊歎天地之用春生秋殺恆以一歲爲序其至以漸其化工所治出恆而罕異 世廟時 主上聰明神武一日之內倏爲和風倏爲震霆倏爲嚴霜倏爲皎日故其所享毒播弄反多成驚世震俗不恆有之盛事風徐水平則漪漣紆紆驚驚焚輪所激衝始略浴日之波排天之濤令觀者駭愕固然哉江左號賢哉仰邇二千年垂獨得卞氏父子業已見忠孝不乏人顧如吾鄉兩公家居共里間相連僅廿載事出一朝乃炳炳燁燁彼此輝映一何比肩接踵也語云珠藏川媚以此爲吾鄉桑梓寵藉不亦厚哉諸文學既請

兩公子郡邑學官賢祠兩孝子旣表厥里宅門 恩綸煌煌途之童叟老吏極負荷擔而過者佇立諦視不忍去感歎如不出口諸文學復相與父老謀曰五絲笑矣合則成錦四翬八連合陳一廟燁然其光盡合而祀諸時京兆公逾入望九方享對羹誦淇澳當事者謂淑人君子萬年正固遽尸而祝之不祥昨歲忽捐館舍諸文學諸父老遂合請于兩臺其詞曰馮楊四公一則幸而父子俱生一則不幸而父子俱死然父則同爲忠臣子則同爲孝子其生者普惠澤于當年樹儀刑于百世死者抱遺恨于九原痛輿情于百贖雖曰皆天要之易地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五十

則皆然者也知言哉事下郡大夫邑侯議報可兩臺首捐貲經始郡邑繼之縉紳士繼之度地邑庠左方聯父子忠孝祠特祀兩公及兩孝子云余于楊光祿公馮京兆公同舉于鄉以執行事南江先生且素所景行而子弟視楊孝子其死也心極憐之嘗實涕而識其事狀是舉也慶而不平輒喜而叙其事如此銘曰 巍巍邑宮有水淶只維宮之東原土豐只新廟隸隆四賢崇只寒寒匪躬臣盡忠只子求代終思熱中只天其蒙蒙褒公榮只真情所宗食謀同只爰育厥容靈爽通只蒸然公蘋藻供只用淑世風儀式從只

明文奇賞卷二十五目次

高拱

文

上 聖母尊臨議文

疏

議處本兵及邊臣疏

議處邊方有司疏

明事例以定考覈疏

議紀錄却賄三臣疏

覆都給事中尤懋論巡撫海瑞疏

明文奇賞 卷三目次

書

與宣府吳巡撫

答三邊戴總督

又

答兩廣殷總督

答貴州阮巡撫

答蘇松朱巡撫

趙貞吉

疏

宣諭將士疏

議邊事疏

序

贈少宰張龍湖南征序

贈唐大夫幼貞出守廣平序

寄贈河南少叅李同野序

贈南京文選主事楊朋石陞祠祭副郎序

傳

孫孝子傳

書

與徐少湖閣老書

明文奇賞 卷三目次

又

與高申玄閣老書

復李生書

碑

楊文忠公神道碑

殷士儋

序

送大中丞二華譚公還朝序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五

文

上 聖母尊臨議文



史官陳仁錫明卿

伏惟賜谷騰曜九月戴其照臨攝提生春萬榮蒙其發育故堯敷光被由慶都之毓祥啓賢敬陳惟塗山之式謬曰若 哲聖實有本源令德既隆尊稱宜備義寔通於今古禮何間於幽明恭惟 榮淑康如柔順承天安貞應地降芬華族夙開四德之修棲景 紫宸允作六宮之冠嗣音 太母祗範 先皇承長樂之懽則執館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惟謹翊坤寧之教則猷爾惟勤若乃居貴攝謙處盈尚約肅雍有度儆戒無違管采繁邁有齊之季女 孫承流荷煥思媚於周姜嘉問翕以光揚芳猷蔚其休暢抑且席載物之量弘逮下之恩不設以偏終溫且惠遂使後宮觀化象婉嫕於青蒲女史正詞纂靜媚於彤管下靈薦祉九吳錫符玄雲入戶誕發母萌之禎彩電遙輻光行壽丘之慶周熙昌祚篤生我 皇金波鮮朧側之暉豫形胎教銀榜有言動之喻體備師模 慈訓所後啟安首出聲爲律而身爲度望如日而就如雲遂續不圖遺隆洪緒緬惟寶運方啓未正位於長秋願乃玉

久賴已歸神於修夜人懷大練推夢日之功 帝省靈猷有終天之感是用循故典舉彝章進位號於瑞齋森禮容於金阕雖三泉舊闕不及享九州四海之供然六衣新陳尚可承一人百世之孝臣等視龍飛於 聖德懷駕馭於 慈顏稽謀皇穹攷實輿論敢緣節惠之義敬上僊尊之名宜 天錫之曰 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二



疏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撫大計  
疏 高拱

臣惟兵部尚書即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  
安危所係任至重也况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為  
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  
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  
歟良由養之不預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  
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  
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三

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  
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  
邊務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移  
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  
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遙遠動輒歲時不  
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為禦臣不意國家如此  
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  
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總  
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  
不預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

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  
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  
皆已曉暢諳熟方畧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尤深  
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  
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  
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  
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  
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可用  
而又遷為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為傳舍不肯專心於所  
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  
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  
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  
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  
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  
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  
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  
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  
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不  
同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  
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有責重於前是何等擔當顯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四

總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踰躐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教者既蒙顯罰而用之効者乃不蒙顧惜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五

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攘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聖明裁斷勅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六

臣惟前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責虜騎蹂躪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緩撫即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雅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於邊方待之既薄志意踴沮又何望於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爲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後一日很很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只當爲地擇官今邊方既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得忠懇

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畧恢弘可  
當大任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者惟以  
治效為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  
方者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罷  
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欲之於前則不  
有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  
能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  
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作進者  
亦不可不預為一定之說臣等查得前邊則昌平順義  
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  
順文安等處  
卷之二十五  
七  
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  
忻州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縣朔  
縣前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  
廣靈廣昌靈石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  
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鄜州米脂葭州吳堡  
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推  
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蘭遠山陝所屬不得舉以邊州  
徒資俸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  
事體有定不復可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敵  
虞必當為處日夜念此至熱故敢特效具愚伏望 聖

明裁斷施行邊方幸甚

明事例以定考覈疏

照得本部汰黜在外底官全據撫按之糾劾必是所論  
得實所擬得當然後乃可據也查得考察論劾事例年  
老有疾者致仕罷軟不謹者冠帶閑住貪酷并在逃者  
為民才力不及者調用近又該本部題 准凡官員貪  
酷異常者提問才力不及者分別等第或調簡僻或調  
閑散或降級或改教二次不及者以罷軟論皆著為成  
法本部去留底官咸以為準而不敢易乃近來各省撫  
按官往往事例不明任意輕重所論所擬自相矛盾或  
論其操守之敗壞或論其氣性之乖方乃擬曰所當  
仕者也夫非老非疾則安得致仕或論其賊盜橫威  
有聲據或論其打死人命數多各有姓名乃擬曰所當  
降調者也夫既貪既酷則安得降調或論其行止之不  
端或論其昏庸之已甚乃擬曰所當改教者也夫不謹  
罷軟則安得改教所論非所擬所擬非所論習以成風  
惜不為異以求其故則有二說焉或欲左摘其人以  
為不堪言之恐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焉是所擬雖是而  
所劾則非也或欲姑息其人以為既直其事恐不可  
留也遂從而輕擬焉是所劾雖是而所擬則非也撫按

既自依違則本部何處分自臣拱攝銓以來諸若此者每為撥正有劾之甚重而直擬其留者焉有劾之甚輕而直擬其去者焉然亦只就訪之的知之真者登正一二以自盡其心耳而天下之大庶官之多安能盡訪盡知若不明示事例則撫按兩司之說終不能破若不嚴加懲戒則國家一定之例終不能行是非奚由定而斥陟奚由明也相應申明題 請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糾劾庶官務要遵照事例擬為民者必述其貪酷之實擬為閑住者必述其不謹罷軟之實擬致仕者必述其老疾之實擬降調改教者必述其行止未虧才尚可用而止不宜於

卷之二十五

九

有司之實其應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降調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如有仍前任意輕重議擬者聽本部參奏究治庶乎論辯有真而勸懲之理得其實不爽而綜核之治成等因隆慶六年正月初八日具題

議紀錄却贈三臣疏

該禮科給事中王瓚題稱該處視南城試監察御史周于德因派柴炭商人入有本地地方官戶於鹿貽託於德督收家費雄投帖開具白米一百石欲求俸免本官隨即追問情由當將曹雄併如妻弟奉守忠等捉拿到官搜

出身邊銀一包連賊發兵馬司監候已經具題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因陞任例該舉劾有濟河縣知縣陳天策假通公文內夾東帖呈具銀一百五十兩送至原籍以干保薦本官即將原來冊東發按察司已經具題嚴究又該兩淮巡鹽監察御史李學詩有鹽商楊棟李祿開具禮帖銀一千兩送至學詩家當被伊弟令家人拿獲連賊送該府本官隨具奏盡法問遣外為照三臣職司風憲志尚高潔事關名節乞 勅吏部登記俟各官考績陞遷之時分別優待以為堅持清節者之勸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各嚴加砥礪

卷之二十五

十

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為照賄賂者小人之惡行却賄者君子之美節為治之道必使小人不得肆其惡而君子得全其美斯為當也乃近年以來是非不明議論顛倒行賄者既不加嚴受賄者亦不加察顧獨於却賄之人深求苛責或曰此心素以賄聞者不然此物奚宜至也或曰此必平日所受者多而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知見不得已而為之却也其至有被指摘形之章奏者焉遂使受賄者泯於無迹而却賄者反為有痕受賄者恬然以為得計而却賄者皇然無以自容而行賄之人則公然為之以為如其受則得

以濟事幸也如其不受直不受而已而彼固不敢言吾  
因。爲。惡。也。而。又。何。畏。乎。是。何。使。爲。惡。者。幸。而。爲。善。者。苦。  
也。夫。君。子。惟。知。自。信。而。小。人。則。安。能。信。君。子。之。心。占。有  
却。賄。而。名。至。今。存。者。使。非。賄。至。又。安。得。有。却。賄。之。名。則  
所。謂。物。奚。宜。至。者。非。也。彼。素。有。貪。聲。者。一。旦。却。之。是。誠  
掩。也。若。素。非。貪。而。今。又。却。之。則。誠。廉。矣。奈。何。不。嘉。其。有  
據。之。廉。而。深。探。其。無。形。之。貪。乎。則。所。謂。受。賄。而。假。此。以  
掩。者。非。也。至。于。有。人。知。見。而。却。之。者。是。亦。却。也。受。也。  
使。無。人。知。見。安。知。其。必。受。乎。乃。棄。其。廉。於。所。可。見。而。逆  
其。貪。於。所。不。可。知。豈。人。情。哉。則。所。謂。不。得。已。而。却。之。者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十一

亦非也。而世俗之論顧如彼。則非惟不足以訓廉而當  
使人畏首畏尾。不能自主。固有本欲爲廉而忌事露人  
議其後。遂化爲貪者矣。所以網維世道者。豈宜如是哉。  
今御史周于德。張士佩。李學詩。乃能於行賄之事。明言  
而不自隱。藏行賄之人。直指而不少假借。可見其守法  
之正。而不可干以私。持身之清。而不可免以見理之  
明。而不可惑以俗說。本部即當登記簿籍。以俟後處爲  
廉謹之勸。至於訓示諸司。尤爲緊要。蓋俗說之浸淫。既  
久。人心之蔽。迷已深。使非曉然以示。則孰敢安然而爲  
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官

員不止當知守廉之爲美。凡遇有行賄之人。即當執拿  
在官。明正其罪。仍另行南京吏部。並兩京都察院科道  
等官。及各處撫按衙門。一體知會。以後凡遇有却賄之  
官。便當紀之善簿。而不得反用爲癡。派。列之薦剡。而不  
得反指爲瑕。類。庶乎清濁有歸。而激揚之理。不惑是非  
有定。而趨避之路。不乖。君子有所恃以爲善。小人有所  
畏而不敢爲惡。亦興治道之一機也。等因。隆慶六年二  
月十六日題

覆都給事中光懋論巡撫海瑞疏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十二

該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題。奉應天巡撫海瑞。情。作。白  
好。皎。皎。自。明。假。以。事。陳。橫。泄。曾。胞。且。反。中。言。官。醜。詆。在  
浪。無。所。執。據。事。屬。乖。違。法。應。參。究。參。照。原。任。應。天。巡。撫  
右。僉。都。御。史。海。瑞。小。器。易。盈。聰。節。不。克。情。世。務。修。記。正  
體。悉。乎。人。情。市。直。矜。名。豈。知。卒。流。於。私。意。致。言。官。之。訛。  
刻。宜。悔。志。以。改。圖。方。且。尚。氣。凌。人。大。逞。心。道。之。辯。語。首  
敗。類。連。及。臺。省。之。臣。朝。廷。之。體。統。其。卑。乎。生。之。惡。義  
何。在。乞。勅。下。該。部。降。級。調。用。以。示。創。懲。如。借。其。言。日  
名。節。姑。遺。若。謹。責。省。令。改。悛。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  
欽。此。欽。遵。有。得。都。御。史。海。瑞。巡。撫。應。天。更。張。太。囂。頗。拂  
人。情。先。該。科。臣。戴。鳳。翔。論。列。已。蒙。聖。明。處。分。本。官。引

不唯有  
於朝廷  
勸忠義

咎自陳亦所宜然。却乃憤激不平。詞涉攻擊。委的有傳。  
大體今經參劾。夫復何詞。但本官孤忠自許。直氣不撓。  
舊日名節。委有可惜。一時憤激。乃其氣稟學問之疵。搢  
之官常。原無敗損。况已奉有。欽依。無容別議。合候  
命下。臣等行令本官。照舊候用。遇有員缺。推補。仍令其  
責躬省過。平氣虚心。正直而濟。以中和剛方。而文以禮  
樂。務擴包荒之度。毋徂意見之偏。則將來建立。必有勝  
于今日者。固不止為一節之士矣。伏乞 聖裁。

文音賞

卷之二十五

十三

書

與宣府吳巡撫

高拱

封貢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在公意得來。論為之躍。然大  
抵此事。必有利害。而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盈廷有  
如鼎沸。陳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為主持。幾何其  
不壞也。且又動以宋人講和為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已  
求人。其機在人。以人求已。其機在已。宋人不得已而求  
和。於虜。其機在虜。故曰講和。今虜求貢於我。則其機在  
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譬之犬然。當其搖尾乞憐。直  
奉之而已。何以謂之和哉。又 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  
明文音賞 卷之二十五 十四

答三邊戴總督

貢市一節。尊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  
為三邊宜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  
之搶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  
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  
之名。而固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

也故茲事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之熟計之也

又

承諭甘肅云云極爲明當緣前撫此者頗崇刻削遂激丁軍爲變耳今須寬拊務得其心則何變之憂至如吉能輩亦宜羈縻有術不必過求深責只懲處吾人停當自可無事高見良是仍須令甘肅撫臺知之乃獲有令聞也

答兩廣殷總督

廣東事理前已畧言其意想達左右茲城池既復勦倭報捷良可喜也然倭尚可平而地方之賊難於卒滅地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十五

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方之所以不寧者實逼起於有司之貪殘而養成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爲招撫之說以苟且於目前於是其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款我東且撫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幣羊酒宴餽設金鼓以寵與之有司將領固有稱賊首爲翁相對宴飲歡笑爲賓主而又殺之以侍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斯不亦爲賊勸乎奈之何民之不爲賊也而廣之偏地皆賊定由於此今幸有公在彼必須痛殺一場使諸山洞海洋之賊皆就殄滅然後撫恤瘡痍休養一息

乃辨平定不然而猶徇故事恐日復一日廣非國家

有矣昨已令本兵覆題發銀兩招浙兵以副公之用其申縮操縱任公便宜爲之他人更不得以阻撓公其爲皇上整頓此方復如當年之舊是不世之功陟奎劉程已皆用之廣東矣蘇愚待有副使缺補之其他尚有當更置者不妨見教即爲處也至於征勦之事尤須將領得人乃可奏功廣東自大將偏裨而下果孰可用當留孰不可用當去何人可代孰宜於彼不宜於此孰宜於此不宜於彼所當更調可即奏上當擬行之有將有兵有糧則賊平有日矣然僕所以急急於此者尤有深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十六

答貴州阮巡撫

意夫廣東之敵極矣整頓而使之如舊亦其難矣非公在彼孰能經畧非僕在此孰肯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寧日矣公有雄畧成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

昔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畧人來諭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入臣所當自爲處分而不可於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大逆不道此則所謂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

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繫繫。本非反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而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責。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仇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上。既聞叛逆。諸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謂在不測。且國前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致激而成變。乃又即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五。十七。

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既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仇也。况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有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即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勦兵於遠。非所以馭夷。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

答蘇松朱巡撫

解承垂問。具見虛懷。顧愚拙何能爲公助者。無已。則有二焉。夫海君所行。謂其盡善。非也。而遂謂其盡不善。亦非也。若於其過激。不近人情處。不加調停。固不可。若併其痛懲積弊。爲民作主處。悉去之。則尤不可矣。天下之事。創始甚難。承終則易。海君當極弊之餘。奮不顧身。創爲別刷之舉。此乃事之所難。其招怨而不能安。勢也。若在今日。則是前人爲之。而公但因之耳。恐在他人而已。享其成功。此天之所以資公也。如以爲戒。而盡反其爲。則仍滋弊竇。而失百姓之心。豈惟非國家之利。亦非公之利矣。區區所欲言者如此。惟公其裁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十八



疏

宜諭將士疏

趙貞吉

題爲宜諭事本月二十一日准臣奏爲獻計破虜事  
今虜大營在通州先鋒環繞京城不先挫其鋒則虜益  
驕不可制矣臣愚妄謂宜急遣近侍有才猷辯博官一  
員捧詔詣各軍管激勵三軍之士許開損軍之令許  
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自爲戰但得一首級者見賞  
銀一百兩如有將官等逗遛觀望不進者亦許本官指  
名參奏在不失機宜其賞功銀兩須差錦衣衛官校押  
付各營紀功官員隨同本官刻期發行待事定之日令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五 十九

如故惟 皇上命當事大臣議其便宜行之欽蒙 皇  
上准臣論事陞臣一官兼風憲職銜奉 敕宜諭城外  
各營將士寬其損軍之罪重其賞功之格臣於本月二  
十二日酉時領 敕二十三日詣城外總兵官戚繼光  
侯仇鸞等營宣揚 聖意激勵勇敢二十四日早再至  
營營令其督軍前去勦捕零賊以爲兩大未可勦臣  
以爲此兩天之所賜乃賊虜失利之時正我軍出奇之  
際今傳聞虜往白羊口出去臣以爲白羊等處皆山隘  
險塞去處而此賊且其一支又以掠掠財畜極多輜重  
爲累若用奇兵趨出賊前令賊回尋占北口故道則我

三軍大戰可獲大克若放賊使山待其半渡縱兵擊之  
可獲半克若止望賊塵遂之則爲無策今 朝廷開曠  
蕩之恩令爾將官各得展布軍士又遇此出格之賞且  
賊入山險之中復值雨水如此乃狂虜大敗之日將軍  
立功之秋也驚聞臣言即應曰此去定當大殺賊將官  
軍士莫不感激思奮即時前去臣仍宜諭城西城南城  
東守護等營畢尚有宜府總兵官趙國忠一營在沙河  
迤北離城尚遠臣未經辭 朝不敢擅去已令總兵官  
仇鸞差夜不收齎傳臣宜諭告示彼中將士訖二十五  
日卯時進城臣才獲識短不能仰答我 皇上激勵將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五 二十

上之至意臣不勝悚懼待命之至

議邊事疏

奏爲懇乞 聖明賜解輔贊重任退供講職以明臣節  
以同報稱事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伏蒙 聖恩命  
臣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李春芳等在內閣辦事  
臣于次日 廷謝畢復面思諸筵蒙 天語叮嚀命臣  
盡心輔佐贊理政事欽此臣於時稽首仰對謂近日  
朝廷紀綱邊防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捨身任事未免招  
怨伏望 皇上與臣作主張容臣得以盡力臣誓不敢  
有負任使以干 明典伏蒙 俞旨知道了欽此臣感

解等部正  
以清其  
一併發  
下可也

恩圖報一念之誠於是淪落骨體矣至九月內開房入  
大同大肆殺掠總督陳其學握兵觀望于懷來宣府之  
間總兵趙奇乘鎮遠避於應州方域之境巡撫李秋副  
將麻錦等皆閉門鎖堡以自全夫高位重祿之臣有封  
疆守備之責者坐視狂虜深入屠殺生民曾不能發一  
矢以向賊其心固已忍其罪亦已重矣然又於旬日之  
後虜騎尚未退盡乃輒敢上誇功獻捷之疏以欺罔  
天聰是誠何心哉人臣之罪寧復有大於此者乎當有  
巡按御史燕儒宦歷陳該鎮文武之臣失事之由及地  
方殘傷之狀以聞又該刑科給事中查鐸雲南道監察  
御史王圻劾陳其學趙奇掩敗為功伏同欺罔之罪一  
時朝廷之上公論賴之精明奈何該科該部等守近  
年舊套在科則為漫然兩可避匿之奏在部則為肆然  
庇護再查之覆蒙 皇上發下內閣令臣等有詳擬票  
開臣即與大學士李春芳說道 國家之事最重者在  
邊防欲整理邊防在正 朝廷紀綱耳賞罰乃紀綱之  
大者若人同一鎮功罪不明賞罰不當則諸邊視效因  
循怠玩皆不可復整理矣此乃 社稷之計也我輩明  
社稷之職又安可不勉乎 皇上虛懷委任我輩若不  
任怨烏能脩政立事以報答 聖主之知遇哉令正大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一

同之罪只以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箇字斷之足矣  
主將不固守 祖法也隆慶元年 皇上處治薊州山  
西失事之律國是也大同巡按所奏科道所劾公論也  
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清議也守 祖法定國  
是張公論畏清議非我輩其誰哉我輩若守得此八箇  
字堅定則何事不可立何政不可脩又何懼於自怨哉  
於時閣臣不以臣言為然臣亦隱忍不敢言 聞者以  
為俟其再查果如奏劾所論則請正其罪未晚也今  
巡按燕儒宦覆查失事罪狀益加詳著况未經再查  
先大同失事之情弊已昭布人人之耳目而不可掩矣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二  
今兵部題覆仍備回護之方閣臣擬票尚存姑息  
臣備員密勿與參謀斷但自顧才識俱出諸臣之下敢  
爭論而力不能徒抱學古之愚終鮮匡時之智故懷慙  
而思退矣竊念臣今年已六十二歲來日匪多效忠無  
術若旅進旅退惟知總此崇階思得患失不思有忝衆  
職則臣壯歲所有之志將與齒髮俱衰而人臣守正之  
節於是大壞矣此臣之所以自傷而不敢不以之自勵  
者也故敢冒萬萬死罪哀鳴於 君父之前乞解輔職  
以避賢路退就謫官勉脩舊業蓋臣自揣綿力不堪恐  
負 聖明委托之重又思 洪恩未報猶願輸涓埃仰

答之私以此自白其心求無愧於自獻之言耳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三

錄於自集  
有見乃人

序

贈少宰張龍湖南征序

趙貞吉

吾師龍湖先生自學士拜留都少宰之命貞吉口位雖尊而去則遠矣先生憂世最深愛士最篤茲命實自科士之責嗚呼先生何以料天下士哉昔嘗敬仰自知其才足以定國而鮑叔知之汲長孺自知其節可以不奪而莊叔知之賢者以才勝君子以節勝賢人君子世所資以立而恆不與值也此曷故哉天之生茲人也不恆數而馳逐競進者又何衆也索之者在紛紛馳競中恆不與若人遇而若人者又非可卒遇而識之者也又况明末奇賞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  
未有索而必得之之心哉以易倦之心置於紛紛衆議中又益倦矣倣睨自負者安得至其前哉此士與世不相值也夫士無當於世世不足以病士世貴善貴士士實足以軒輊世矣隆古士無論至得如敬仲長孺之倫亦足以重世矣顧其難至如前之云一旦有急倚人而濟必有舍皇寄擲者矣豈不可懼也哉小子不敏每亟登先生之堂與先生共歎息茲事未嘗不以爲天之命非人之力量不然哉先生才如敬仲節如長孺世之資先生者重矣先生其勿不釋於索之未至也夫使先生與世相值必有以處天下士矣雖然士不預求

卒至于前難免哉小子不讓幸先生之無忘於斯言

贈唐大夫勿貞出守廣平序

李唐之世  
唐之世  
唐之世  
唐之世

下選漢記公孫昆邪情上谷太守力戰事以為若此近  
古偉才之義至文帝使持節赦雲中守嗚呼又何明也  
是時漢苦匈奴矣終帝世兵竟不出皆使屯將近郊天  
子按行示有兵而已其要領可睹也文帝曰李廣奇才  
俾遇高祖萬戶侯豈難得哉明已之不以萬戶侯與廣  
也李廣事帝年尚壯也已遍歷鴈門上谷代郡守以此  
知帝之扞邊安民大略在慎擇守夫乘障收保聚令虜  
不大入得以殺獲上府計功過即守事亦易辦豈得空

明太奇賞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國因用哉至武帝之世則萬戶侯擢鐸而以與諸人于  
是廣去守而為將雖其晚年而邳都一以扞圍名則既  
以其名困矣 明制橫邊守基置虜連近歲大入殺略  
守民人顧法守不與考責僅督柝樓哺幕府行尺版文  
墨自喜經國者謂出師難鎮兵又不足賴雖以萬戶侯  
市期無應者宜做漢古法重擇近邊及何輔太守得沉  
機才智勇略之士稍開略文法假借之令率民自為戰  
禦以寬內稱善計當是時而平陽太守又竟以課民禦  
虜中不律何哉今之守不得自補卒伍如李廣魏尚有  
自衛也率出顧慕非課入贖罰則安所取直哉以法不

常則謂收市租自用者又何如也大夫刑部唐君曰使

平陽守兢兢守常磨歲月以彼才智自效虜亦易與焉  
可越格今率易若此予曰嗚呼行千里者宿春糧眠昭  
曠者不及於肩睫事有固然者是時虜旦夕入率婦子  
待命又吳服磨歲月顧不念其時能令虜不入境也守  
雖操一切不暇念民亦遠出於坐視虜去後深文平糴  
之使後守徵緡四肢欲自奮無由則執計者之過也  
在所稱開略假借之初意於是唐大夫出守廣平矣過  
予論事廣平歲由閭閻不若上谷平陽要害然虜往年  
掠至完縣則廣平宜急備宜大夫以才上行大夫請名

明太奇賞

卷之二十五

二十六

實為核擊斷之書久奮氣非倍可以出而擊禦虜寬  
上憂不但專理民不得以緇文深恐為解夫大人談詩  
書起家者儻亦有鷹搏猿射之雄乎善乎田叔有言  
中之民自為守出死力擊虜不可禁嗟乎尚得民心如  
此即功名易成矣此尚之能也宜文帝之為尚勅故于  
與大夫計邊言雖多又終以安民為之本

寄贈河南少參李同野序

吾蜀士仕京師者約值出領方郡則聚而贈言聯鄉好  
也今年春巴中李子先之給舍出使王國選補河南參  
議於是去日遠矣鄉諸君子要予寄言贈之趙子曰今

李子豈非時所稱機警通達可與立事之才也哉李子  
為給舍有年矣諸欲有論說會不得便皇上覽觀庶  
政無有闕遺當是時李給舍以為不得其機則寧默以  
為王蓋其志若此也居頃之給舍使雲中與雲中將燕  
摘發叛者以聞天子怒立誅叛者盡于是皆知李子  
才有謀可與立事而李給舍聲名煒然若矣以子則私  
視李子之志意漸不自喜稍欲以使事去而補外之  
命下則適與給舍疇昔之意無不稱合而頗有為之懼  
者與予私心所暗識奚異若此乎夫懼者徒以參議積  
失勢視省中光寵殊矣此早早者豈宜以期李于夫士  
朝文奇賞卷之二十五 二十七  
所貴勢便者謂其可以立事也非以快意滿願自為云  
耳也勢便而自立缺然奚其寵光哉先之知足以滑  
此無難至于欲以切劘者頗異于是云初先之與予同  
舉進士暇則論學術是時先之向方于道鏡其于因矣  
其賢至極則漸中入給事景闡也才情廣發學明  
先物殆殆適化有不窮之思故予服其才始知李于意  
用也而予瞻乎其後矣李子顧予之仇厲自信不謂  
府任挺不避忌恐其一旦墮落懷有意而無所于成故  
時時道予以古人立事之劑量乃予則習聞其意而無  
所由進丁期也故無以復吾先之而守其舊聞夫滋生

事漢可謂徑挺無前矣是時公孫氏膏其軸以周固于  
世豈不自謂立事固自有度而汲徒倖者然不察社稷  
之望而止戈于域中者汲生也固貴自擇術而方今士  
非才不足患無以御其才之患嗟乎以不御之才馳進  
取之途以立于功名之際難矣哉語曰智則謀不肖則  
頓故士有寧不得于彼而不欲失乎此解在王良之說  
奚矣諸君唯唯遂列名氏于左寄諸芥之輪車  
贈南京文選主事楊朋石陞祠祭副郎序  
嘉靖甲寅之夏貞吉釋罪南服起抱贖留都文選司為  
郎坎壤瑣僕無復之耳奚有往者脩名立事之氣哉蓋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五 二十八  
浸浸衰矣主暗世之著名立節才諳憤長之士又時時  
喜勃于中而機衡于外躊躇之與交抵掌而談行事所  
謂不自知其何心也人見予若此以為猶故吾焉不知  
予將掩其聲光燕其狂愚以逃直旦夕去之與履稀寬  
者比耳吾友華亭楊子幼服者予至南都時所好交之  
一人也忘其身之坎壤瑣僕數與談當世之務述往古  
之迹者也談之時復憤之述之時復擊之往者脩名立  
事勁挺抗厲之意氣時倏震而奮焉即楊子亦以予為  
猶故吾在者也夫楊子博學洽聞脩名砥行蹈道而擇  
塗要異日為世之楨表于重之好之誠其心知之也顧

楊君乃若不知下志之哀何也夫以楊君之明何可  
不及知予哉予內懷若此而外著若彼宜楊君之  
杜德機耳居無何陞楊子禮部祠祭員外郎屬將去此  
撰舟矣考功萬子楊子驗封黃子積勳塗子者皆楊子  
之舊僚友也以予與楊知心而好深宜授簡而讓辭嗟  
乎予之好楊子亦奚過哉夫士不務學則陋不尚節則  
罷彼陋與罷刻一薄名檢刑方旁合於世恥貧賤而  
貴顯榮乾沒世利三倍而揚揚談仁義不幾發塚之辱  
哉君矯矯然蹶蹶然誠慕古之大雅與今世之卓爾者  
其擇之審矣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殆若人之倚與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二十九

雖然楊君方竊世而予志在避去始之邂逅將月地  
向之適願亦常相思四君子皆用世之才與楊君同其  
相知而不必與予同其相思則別君又予之難也古之  
君子進不隱君退不忘世士者世之幹也予不敢忘世  
烏敢忘上哉嗟乎吾彷徨無所庸于世得遇士之足以  
益世者身雖以壞瑣僕庶幾乎獲亦多矣

傳

孫孝子傳

趙貞吉

孫孝子者餘姚孫長公也名堪字志健忠烈公之長子  
也世系綿邈語具忠烈傳中公歷官都督僉事贈都督  
同知頃以御史上其事旌為孝子不稱官重孝子之行  
也孫孝子生有異質無所不學雄於古文詞而不屑為  
舉子業談經濟之略而不營仕進慷慨慕古忠孝大節  
事器識出行輩人上故有盛名於鄉矣當正德己卯奉  
母家居而江西之難作變間即洒涕挺戈從之至則逆  
魁已擒因改治忠烈之墳一慟而死蘇時遂贖其兩耳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三十

當是時陽明先生哀孝子之悲憤而為文以弔忠烈曰  
公為忠臣公之令子為孝子故世之稱孫孝子者自王  
公始也孝子乃結廬忠烈之墓所三年而孺子泣復  
哀九月又歷三年而不色喜於是一輩九節之芝生  
於墓左矣久之上念忠烈之事錄孝子入禁衛孝子乃  
與其弟罪阻約曰終天之痛已不可為吾以未死之年  
奉聖善之養似可勉竭也繼先緒而酬國恩其在二弟  
乎始治宜武里第率二弟以奉太夫人者無不備明年  
嘉靖丙戌孝子以才中武試第一大司馬席伯李公嘉  
賢行而孫孝子之名動于京師然孝子則痛其先人

之烈也。又自傷已之不可離親以有為也。故飲其果殺之氣。恢奇之才。精絕之藝。惟思親怡母之為計。沉抱幽懷。默以待老。不復顧世之知我矣。獨時時事。偷墨作為怪石。幽香寒英。奇嶠遠水。滄浪諸數。十百本流散人間。其寄情若此止耳。室渺膠姬門。無雜賓祭。祀必齋室。振振聚美百行。以光二人。則孝子之志。日孜孜焉。孝子嘗自叙曰。先人之變期一慟而死。此殘年者。為老母留耳。其言悽絕如此。故孝子之視生也。若浮。其視死也。若休。其于世也。若暫寓。而寡倚。其于名利也。若不可與謀。其氣素剛。其言素莊。其在太夫人之前。則氣和而言柔矣。

是時孝子漸已耆老。二弟亦皆貴顯。諸郎孫俱入高等。而孝子旦夕率之為嬰兒之嬉。於太夫人之前。則無不翕然愉愉。以從太夫人。偶有訶責。孝子必長跪于前。解之。音辭惻惻。故太夫人即憐然意釋。而無傷太夫人有哭。忠烈思甚哀。孝子率閭室助之罪。哀旋必百計以求其意。平諸子弟。徐祭孝子所獨居處。皆有淚痕。宛在枕間。終不令太夫人聞也。癸丑之秋。孝子年七十二。而太夫人始捐館。孝子毀甚。初孝子雖老。而健過壯夫。以縮于水漿。故遠極。愈烈。烈不可奪。旅次錢唐。一夕。置石于江涌水邊。所聚共誦之。明日孝子以不勝哀卒于後。

處嗟乎。若孝子。嗟昔所自叙之言。信矣。惟前之卒與前之顯。蓋如一日也。豈非至性不可解於中。而卒能不食其言。以成其純孝也歟。論曰。歷選古之孝者。七十而慕。自重華以來。或有之矣。然未若孫孝子之於二親。哀亡養存。各極其情。若此之至者也。抱茲至德。以配忠烈。可謂能子矣。

書

與徐少湖閣老書

趙貞吉

自古奉違甚久而通候缺然徒以守逐臣之禁而不敢援師資之誼也往者去國之日親公有相憐之色已而別去數年皆荷吹噓枯朽令長華帶往來於心周旋其事必使僕迴視返聽得齒章縫之列而相憐之心始遂矣夫僕之於才直管翮耳而能得此於公何耶今天下之士雲蒸響合各以其才技求售門下易一顧不可驟得而迹之去住情之親疎隨之乃雲變響化新新不停也又安能保其一顧而久不忘哉若僕處放逐之形持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三

久疎之契而能感翁最專之情比於久而不忘之數豈不知其所以也語曰人惟求舊抑僕乃我公昔所陶鑄期成一調雖先敗缺正爾其鍾情者耶不然何其遠不棄而去久不忘若此也今春唐子應德來會伯下與論本朝知學之相自門下始其經倫康濟前車不無而孔孟一脉之緒知其說可舉而指之天下者渺矣自宋以來講學明道者皆在末位而門下適當名世之運賢鄰上智體尚中行心鏡內朗機神外照非周謂有德有本殆近之矣舉其說而指之天下其不存乎夫會萬物而為一身者聖人之德也散一身而為萬物者聖人

此一句  
與前句  
對照

其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三十四

之才也才與德備者道之周也故周於道者天不能地不能殺而世不能亂也今方隅多警而才用無空天下驚然恐卒然之變起而莫之救也稱君子以為必不然者非恃有道之在高位乎哉儒者學道未及聖人故輕去就而薄名位夫名位誠不可薄也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之憂天地尚不得同而況與小儒謀哉夫天地尚不得與同焉則聖人之憂大矣聖人持此大憂而無位以託焉則皇皇何之哉故知天付公以高位者乃其畀以大憂也僕云知學之相自門下始者乃以為警而非以為倂也惟冀少遜碩美以安赤舄

再與徐閣老書

昨歲幸親德客聆聲款語殊有喜外之喜也昔有明文路公自視魏公如何者潞公曰魏公地位別彥博只有些粗才偶備國家用耳夫韓文二公由他人視之亦伯仲之間耳而文之服韓乃爾深至始知人之器量相去



之遠自有定品也。當國家多事之日，有人如魏公者，不為喜外之喜哉？僕不敢倭也。冬末春初，漸舉臨陽之典，不敢以冗雜書札奉混政府，遂疎怠至今。失奉脩候以謝往患，負罪負罪。僕起遷人三數年而為卿寺國家待逐臣若此，恩至厚矣。僕本不期至此，而偶得之，當自量度，倘進於此，則有大責任，何以堪之？不堪則怨客及之，故恐恐焉，日夕思免去而無由也。惟我公知僕之切此，後勿復以僕為意，俾得充位于此，或以不能而去，則受翁保全腰領之賜，沒世不忘之恩也。僕之答件患而邀新福於知己之門，至真至實，若此，進企尊慈，不以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三

為倭為詐而棄絕之，近火異非常人心懷懷又聞採木追徵之使四出，此驅民為盜之具也。仰如此已不可支，僮又加以潢池中物，則將何術應之耶？自壬午以來，長星凡三見而郊時宗廟祠堂皆從災，此氣數也。天道幽遠，腐儒不能妄測，但以人事論之，東藩已撤，虜人二次如無人矣。而三衛方為之嚮導，且虜牧馬射獵於垣內，不知其幾矣。而丘富等叛人極力為之先驅，開關地震，將及二年，山東河竭地裂而吼，妖言喧騰，不可禁止。此何祥也？東海妖民造亂五六年，生民死亡不知其數。今又挺然揚帆至于坐邊部使者，往赴議事，隱然如一

其類類

其類類

敵國而其能誰何？漕運之道，二大見矣。今番之賊未與千人破縣掠州俱從清河下安東出海去，而提兵者未頭鼠竄不知何往，又聞福建之賊掠省破州，惟有送船齎賄求其解纜而已，略不復有顧藉中夜念此，阻滯沾應何由解也？古人云：貪人之貪則死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愛人之虞，嘗激昂思得一當以報主，又自顧才智勇力俱無，一可奮徒見笑耳。遂悄然舍意自摧沮而止。惟願在位賢聖大臣為國為民為社稷默察天地山川百靈驚戒呵護仁愛之意，而早為之圖，毋蹈往古悲憤之轍，而為奸雄所竊笑。幸甚，嗟嗟！僕此願寧有就哉？僕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三六

與高中玄閣老書

願豈終不可遂哉？僕觀時事之難，則有憂中之憂，復觀我公之才，真濟蹇之具也。故又有喜外之喜，易曰：大塞朋來，僕行當見翁之朋雲從而奮庸，蹇誠不足恤也。

僕抵家閉戶，追思往咎，慨然歎曰：今之世，惟高公能知我，惟公能諷我，惟公能恕我。往者今聚歎若骨肉，一旦乖隔，即成參商，是古之罪過薄德，其矣然細思之，鄙人謀之未工，亦似天命之已定矣。奈何哉？吉與公比肩出入者十月，未有一言之卻，吉雖不肯然自謂，惟我為能翼助於公，嘗謂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於盛可以免咎。

書與趙君  
居才宜世  
左不男知

夫子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辨哲矣夫哲人知機知柔  
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可  
保矣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為快哉又嘗謂公曰  
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共欺罔君上賄賂公行網  
紀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頹弊已甚  
公稟扶與清淑之氣剛毅爽則文章蘊藉其八面應敵  
之才居皇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  
可讓也僕雖庸劣願效鉛刀之割自列於散宜南宮之  
倚以侍觀公動庸之焯茂夫此二語者僕常帶而言之  
公亦常常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五 三二

妄知竟以此得罪耶命定故也豈盡由不肖之過乎哉  
然僕自謝事別來終不敢以纖芥有憾於公其本奉一  
念猶慮公舉措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敢再述前  
言以獻於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韓子曰  
人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為貴也嘗  
觀宋相韓范富三君子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於西  
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去韓富  
議濮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惻惻焉故知古之君子以  
不一切扶同為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進禪寂以消餘景  
耳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諫希他幸哉惟

知氣力者  
其勝無待  
則則亦矣  
生此

念公高明慈想必能終始知我久惟善人能受善言惟  
賢者所當責備故敢援筆不休塘突記室以自附於士  
君子之義未審公果能亮之否

復李生書

足下兩書暨文二篇問予曰可以名世否嗚此特舉業  
體式之稍變耳然筆鋒亦未甚振也以此逐取青紫則  
易矣欲駕於作者之門則未也夫世之取青紫者何限  
得此又奚足泰哉由生之言充其意豈止于薄青紫而  
不取將不作希文已上人物直欲追古之聖哲而求得  
其所為道其志失矣迺徐察其量則似以虛為實得少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五 三八

為足而已安于卑近矣此又何說也夫步象跡者不由  
免徑恢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之業必遷於  
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于定陶天下舟車  
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為  
道其取材畜得當何如耶迺若足不出于百里口不接  
一勝友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操舉于活套磨礱不  
休之管以雄長于目不識一丁腹無一點墨汁之輩之  
中慨然自大口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  
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汜于秋水又迺歎溝澮之盈于  
屋雷人以為愧矣生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生年甚

少頃嘗習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皆  
 鄰郡丹山之雛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  
 憂老將至世事易纏糺光陰易廢離忽忽淹留壯老逼  
 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蓋士  
 學道而無師承祇以文字相誑誘者畢竟墮此耳貞吉  
 老矣曾思得一佳士而寄意焉所以珍生者甚至生母  
 索高價于吾之門哉韓退之又將三沐而三薰于子須  
 謹避之耳聊發一笑

神道碑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神道碑

趙貞吉

是公得志  
 之人得志  
 之樂此  
 之千金  
 之樂此

惟皇天篤我明之祚開出哲臣爲社稷謀二百年  
 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  
 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成武南征限空流  
 陸變起非常非有撥補天之器挾科斗之能安敢授手  
 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爲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事二際  
 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表於憲皇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五四十  
 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世宗  
 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諡文忠贈一係爲尚寶  
 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焉不忘  
 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  
 公行事矣楊氏宗廕改寔基祠而祀之以碑辭屬予噫  
 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豈敢苟耶公事業詳其家傳  
 謹撰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乎公名廷和字介夫  
 系出泃廣之麻城五世祖世賢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春  
 湖廣提學僉事母葉氏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  
 幼以奇穎舉于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廟廊鄉先達司

馬余肅敏風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日介夫當相天下為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脩文講讀聲譽茂藉時輩觀之已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華瑞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豁然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口吾於文人有一日之長若經清事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王中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蒙朝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一

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為矣毅皇帝匹馬揮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狼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詭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亦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綸音近承慈旨大令眾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鎗衛塞驚折安平且泰侯上之同鳴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泉貌在側磨牙穢舌備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內豈許其

從事始以一刺給彬入賀獸吻綽之按抑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便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卒之勢此周勃牧軍之勇也軍故而司農之印可倒矣信擒而瑯琊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忌公耶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迎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宮陛矣蓋以安祖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五

四十二

稷為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外上於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弟無言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公嘗歎曰眾尤交責吾何逃哉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圖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不易之執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繫度劑里而調適之以和無禮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仰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

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精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屬。四子之於公。奚爲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出于意見之偏。銅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定繁。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嗾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端端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四三

爲大業之未終也。然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劔。而左右測其意。在於體微我。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皇心之默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九重懷鄰意切矣。然環詔雖勤。而庸効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皇慈豈忍俾終於棄捐乎。應知佩可宵還。劔當畫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皇上知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猶乎盛德。特以加哉。往者奪門爭。甚於公之謫。乃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舉無名。而于公。職焉。時

九有作大  
丁之具者  
其亦小者  
其亦小者

應國其本  
以存其才  
改元

惟憲皇帝知英皇帝之意也。則改元初。亦爲先。而嘉勞。聞忠。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額不異哉。乃若我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劫贊頌。不能盡矣。傳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厥功乞封已特。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傳。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發。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成武勅。已湮死遠。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秦如項。稍疎。皆足以死。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諸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及及鄰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諸相也者。耳論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勳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矣。獨公開像。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四四

集 358—365

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侯公。起復至而居之。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遂瞻棹杪。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施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三辭。錦衣衛千戶。廕再辭。文職四品世襲。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此未事也。謹言行脩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於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

仁尚寶司司丞資仁力仁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于正寢。於時慎以議禮。請成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悼恍亡而諸孫幼。公處殘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三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嬰曰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宜孟之仁成季之勤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貞吉曰惜乎予言也。固不能爲公重聊持論以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矢公薦。藻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歌爲之歎歎。辭曰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行雨。聊騁目今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雲淨喜同峰。三峽濤平愁在渚。愁莫愁今夜未央思莫思。今東方曙。衡門空閉鎖松筠。水遠山長會能取。跋盞駕今未來情媚媚而延佇。右迎神擊鼓其鐘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瑯散澗月兮容蒼蒼。眇一夕兮于生暗君子之輝光琴瑟齊御千徽張妙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雲華飛。藉傳火兮燈光先。儼雲駟兮羽蓋顧形骸兮難將。右侍神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溟溟兮水滔滔。嘯于岫兮鳴于阜。君乘舫耶乘屬石嘴月兮山嶠嶽。弄扼腕談何高。登樓慷慨意。

初消喜相逢。今雲中。簫愁相。追。今。淵。中。濤。百年。權。命。在。今。朝。君。不。留。今。我。心。勞。忽。空。明。今。滄。足。蹇。獨。立。今。逍。遙。右送神

序

送協理戎政大中丞二華譚公還朝序

殷士儋

人臣于國家之事其難于以身任之也能任則危機伏于前而不核浮議作于後而不奪其究也事定功成而國家蒙其利然使才不副志未能灼見其利害之所在而遽任之則或至于情事而罔功適足以履危機快浮議而吾身無以自容于天下任事之難如此古稱趙營平老成善謀國世所傳者坐因先零上便宜疏數事而止爾而不知其經畫前定處之裕如爲國任事之心蓋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五

四十八

有當時所不及聞後世所不及載者斯其人可以危機序議動哉二華譚公性沉毅曉暢兵事夙負經世之略往歲閩越事倭嘗屢著奇績旋以望移薊鎮開府公至鎮卽按行塞上慨然謂將佐曰吾今而知南北之勢異也秣馬礪兵親援袍鼓角勝負于呼吸者宜于南堅壁清野設奇固守先爲不可勝以坐制侵軼者宜于北虜在目中矣卽日圖上方略謂薊鎮近在宇下士馬虛耗歲糜大司農且百萬緩急實無可恃蓋戍邊之士聚則力強而備疎散則備嚴而力弱虜勢如疾風迅電不可禦遏彼出其長技薄我往往得志此失地形之過也

本奇賞  
即此

夫負隅之虎人莫敢擾十仞之雀彈者却步踰險也劉  
鎮天險奈何棄之以與虜共其如羅當路塞典築墩亭  
具蘭石布渠 壘壘木樵野弓矢火器其中肅至則據  
高收保扼之使不得過。暇則依止耕作漸復屯種如此  
庶內地得以休息行之數年邊境充實然後議戰議守  
惟吾所欲此誠以逸待勞萬萬必全之策不然患未已  
也于時 上嘉納其說大興版築之工東距山海西連  
居庸亭郭斥埃遠近相望尋有以險度阻公者公益憤  
慨不顧口樵牛醢酒分番休士自未踰時而金城雄峙  
屹然收觀矣。廼又廣招募勤簡奮壯猷之先聲越拘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四九

邊陲重在朝廷則朝廷重公知北事異于南亦嘗有以  
營事告公者乎。擁大憲制閭外賞捐千金而爵輕繁鼓  
苟利社稷專之可焉是故其展布也易營卒坐食縣官  
半多亡賴寬之則玩愒滋深急之則怨謗易作動見掣  
肘即約束無所施是故其振刷也難昔李光弼始至軍  
中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彼尤弼信善將兵然倉卒臨之  
豈遽能起衰廢于俄頃哉良由威望之在平日者有以  
攝服其心故爾公策勳南北威望焯然在人耳目  
天子方甚眷嚮之故營制初新不以他屬而以屬公公  
感激益深則任事當益力出其屢試屢效者抗皇極作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五 五十一

擊之故見積弱駭人有固志會虜擁衆阻塞下驛阻  
者久之知不可犯竟引去山是 朝廷始克明公之功  
而險度者歎服以爲不可及公則慮周日戒愈傷愈甚  
而戎政之 命下矣嘗聞君子抱跡施之才建振陽之  
績者顧其時亦有難會焉當公之修築也邊備告空上  
不宿飽公爲植巡功且撫且役較營平時難實倍之然  
夜營平便宜疏上嘗拜見譙讓至累疏爭之始決公許  
謀朝陳舉印報可調度經營一無中制計所選會則什  
伯踰之矣嚮使非公以身任之內懷外繫始得避嫌之  
便而亡後咎餘責誰與成此功邪古之大臣在邊鄙則



明文奇賞卷二十六目次

唐順之

書

答王遵巖

答曾石塘

謝歐陽石江

序

右編序

左編附序

送太平守江君序

明文奇賞卷二十六目次

又

送彭通判致仕序

劉繪

書

上梁儉菴大司徒

侯一元

序

贈陳同楚守荊州序

送翁丹山參政貴陽序

徐渭

表

代初進白鹿表

再

啓

啓諸南明侍郎

又

答饒魚

謝某

荅某

論

明文奇賞卷二十六目次

水利論

災異論

序

贈吳宣府序

注叅同契序

張母八十序

贈沈母序

跋

書石梁雁宕圖後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書米南宮墨蹟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書夏珪山水卷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書

與兩諸史

雜著

壽中軍某侯帳詞

讀絳州岡池記戲爲判

友琴生說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祭文

祭非斗文

感夢祭嫡母文

祭少保公文

祭張太僕文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

書

答王遵巖

唐順之

本題開  
不雅馴  
不若此  
人不必  
何無點  
界情文  
爲評語

兩得兄書拳拳以病體爲念真意想令人讀之堪爲  
涕下非兄死生之交不能至此感激感淚人傳言吾瘠  
過重者蓋有兩說一則以水腎爲患疾矣時作不得不  
閉戶調理人以我經年病不見人則以我病不可支矣  
不知我貌則稿矣而精神尚可不死蓋近於養生家稍  
稍得一歸根法也其一說則自以早年有志今四十外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矣而猶然醉夢人也蓋非特文章氣節平生所勸力而  
從事者既於真性不切及所聞於經書師友與意見之  
所窺測而自以爲道者亦竟如隔壁聽話全無交涉近  
年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  
四十年前意見種種林檎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  
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  
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  
然以爲有物則何睹何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  
忽後非胸中不挂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  
念念晝夜不捨如養珠抱卵下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

則不能收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索然經多  
人而聞道者絕歎其難也好仁者無以尚之此真消息  
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此真工夫也無以尚之則有一  
物可尚便不是此物矣忘食則於閒事有不暇者矣如  
愚則於才技有不使者矣孔顏一生工夫所以完養收  
攝此寶藏也僕近稍悟得此意而深恨年已過時雖知  
其無成然本是自家寶藏不得不有貴於萬一也是以  
痛為掃抹閒事收斂精神之計則不得不簡於應接欲  
簡於應接不得不託於病不可支以謝客是以人知吾  
之病甚而不知吾之別有意也此意更不敢露于人以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二

而信今傳後乎亦愚矣貴鄉洪子因信兄而過信我遂  
亦以我為可與斯文也與安友謀刻之而請序於兄僕  
既而聞之愧汗駭愕蓋吾文未成吾自知之且不欲此  
生為言語文字人也吾常以刻文字為無廉恥之一節  
若使吾身後有閒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家  
子弟則須有遺囑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僕居  
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  
其屠沽細人有其碗飯喫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  
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  
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三

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前亦絕無此事幸  
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  
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架子  
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  
又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減價矣可笑可笑  
何用更置一草草于鄧林焚焚之間哉至於求序  
於兄僕與兄何等朋友也其有所求吾自求之而何待  
於人為之媒哉以為吾文苟有成則當求兄不成則不  
敢以累兄知人之明也及得兄序讀之令人益增慙汗  
吳下自古來文人正不少以為僕蓋過二千年吳下詞

人而接札游之文統既使兄爲私於所好又若使僕與人爭名爭先然者非兄之所以愛僕也使兄今日爲僕作序則亦宜道兄與僕昔以文相切磋以才弱志隘幾成而罷之意句句道却實事庶使兄爲不誣而吾亦可以不愧耳至於兄之雄文則千百年自有定價倘吾文稍進乃敢爲兄作序今且不飲羔袖于狐裘也刻板事既已力止兄序遂亦竇藏之未敢示人也

答曾石塘總制

最者草率奉書未悉所懷茲又辱示大疏并管圖則分合進止奇正迭用熊虎之輔如承面授而士馬騰躍旂幟精明之狀如獲目觀古所謂節制之兵何以過此真足以立於不敗之地以靜伺敵人之敗發舒華夏之氣而掃空百餘年狐鼠之巢穴有不待捷書之上而知之矣兵家之變不可盡言而疏中所論用間設伏與夜斫管犄角八九條則大約備之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爲闕最是攻夷上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於地形則不可以成犄角之勢而夜襲敵營但諸許凶狡虜人所長且自我兵形既露虜人亦日夜爲備而匪實示虛匿近示遠匿精壯而示羸弱百計以疑我者宜亦深矣則得敵情爲難自百餘年來中國無一人一騎入

于忠肅公集

于忠肅公集

套中者此路閉塞已久則得地形爲難而今之所謂得敵情地形者祇是據降胡偵卒一二人之口萬一實事未必盡傳傳事未必盡實則聽信之際毫髮少有差池至於當機合刃呼吸便有安危此其多方參伍使較若畫一全在吾丈勝算耳雖然此猶是攻戰之說而未及乎經營善後之計也大率今日之事不惟一戰逐虜掃空巢穴之爲難而虜人既避之後城堡未立之前軍士經時曠日野處露宿散布于二千里空虛之地能使懸巢殘虜一無所窺伺突發乘間之爲難又非特杜塞虜人窺伺乘間之爲難而一時遷徙二千里之軍民一時制禁二千里之牆堡以填實二千里百餘年空虛之地能使內境一無僞敵騷動之爲難故不難于攻而難于守守之所以難者不足虞于敵人而足虞于內境者人謂平吳之後更勞區畫今勝虜之後更勞區畫耳守之所以難者姑未暇言而攻戰之難則敢竊陳迂闊之論或可以少備勝算之採擇大略以爲千里而襲人必潛形匿影乘其不備而後可以得志復套之議兩年于茲矣我之兵形既露而彼之爲備亦密我之間諜雖精而彼之窺伺亦熟我能分兵以相攻而彼亦能并兵以相待春夏之虜馬以乏草瘠而我馬於此時固亦不能藉

草於敵勝弓以養夏解膠而春夏多雨漏我之火藥火  
器亦有時而不適用我恃火器以攻虜而輜車絡繹  
于溪草叢莽之間亦宜防敵入火攻之便且夫兵法非  
十不圍非五不攻萬一虜人自知不敵結連套外之虜  
并聚于套中合力以抗我其騎兵必且十餘萬計而我  
六萬之兵分爲五六路彼下地利既熟知其何路爲險  
而于我兵且窺規其何路爲虛彼將空其諸路以疑我  
而并力一路以邀我是以彼之十萬而當我之萬據彼  
之險而擊我之虛或一路稍有疎虞則諸路聞之搖動  
如宋人燕雲五路之役可虞也或我出則彼避我歸則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六

彼復驅之如吳人所以疲楚人之術可虞也或彼遠其  
輜重部落誘我深入如趙信教虜之計可虞也蓋必我  
知虜所以聚兵之處而彼不知我所以出兵之路我能  
散敵黨之合而敵不能乘我兵之散我常得重地可據  
之利以抗虜人輕地易走之勢然猶虜窮寇之情兵凶  
戰危之處出于意料之外者殊不止此蓋寧可過爲多  
算而慎之不得少算而輕之也然以吾丈老成持重深  
謀石畫則于建議之初凡今日之所以攻與後日之所  
以守固已得萬全之算久矣矧迂儒既不足以知兵事  
而坐談數千里外又未嘗一見虜情離合虜勢虛實而

鑿空言之宜甚可笑然以吾丈屈羣策而立大功雖塞  
垣老卒麾下廝養亦宜無不得畢智効計于其前者是  
以鄙人不敢避其迂闊耳平涼趙子生長邊陲又素以  
兵事自許吾丈亦曾一盡其說否近見邸報得吾丈條  
陳邊事一疏竊以萬全之算多具此中而即報止載條  
綱願得全疏一觀之并三鎮巡撫所議與河套詳細地  
圖俱望一見示或更有以請教也冒瀆伏祈亮恕胡宣  
赴麾下意甚慷慨一夫之奮勇可以觀三軍精銳之氣  
矣

謝歐陽石江巡撫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七

伏惟明公負康濟之碩材當東南之重寄賑恤瘡痍如  
春風所扇不問于陰谷寒門搜拔幽滯如藥籠所儲無  
間于牛溲馬渤如願之者早不自立少嘗薄遊已甘屏  
跡于山林豈敢更求於聞達且誦習徒知泥古儕輩多  
謂之鄙儒而局器難與道時明公誤以爲國士收於衆  
棄揚彼王庭况自來無門館賓客之交豈所取在牝牡  
驥黃之外夫不采而佩雖幽蘭亦捐苟有因而前則朽  
株爲用遂得再塵金馬之署更聯羽翼之班自揣既爲  
不堪衆謂何以至此惟天下信明公之端直而知其煩  
笑不以假人惟當信明公之激揚而知顧盼必能得

其詞曰  
其意也  
其理也

士。偶因拔茹及此。彙征雖薦人常恐其知。在明公絕不  
以言于口。而受知思所以報。在鄙人則竊有愧于心。惟  
當勉策愚蒙。益精學問。其或馳驅于世。則庶以罄葵藿  
之心。縱使委棄于時。則永以堅溝壑之素。則少礪頑鈍  
之器。庶不貽水鑑之羞而已。敢因來惠。敬布腹心。伏惟  
俯賜覽觀。庶以知鄙志之所存焉耳。

卷之二十六

人

序

右編序

唐順之

右編序  
古今宇宙一大棋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  
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棋局中所載也。古聖人經天緯  
地。畫野分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內陶明人。已不相遺。撥  
如良叔。惡鳥獸。戎夷各止其所。所以界棋局也。至於奕  
數之變。縱橫翻覆。紛然不齊。雖其紛然不齊。而至於千  
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略備矣。自三代之  
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事理亂。愛惡利害  
情偽凶吉。成敗之變。雖不可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  
用。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九

左編附序

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曲為之慮者。雖不可為典要  
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云。人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  
哉。奏議者。奕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  
也。有見乎背立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  
說。則以置背水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  
泥也。而焉可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為譜之不可廢而  
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史記言也。  
左編者。為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  
則如后外戚儲宗官。倖奸篡方鎮。夷狄草莽之亂。而總

必與今月  
禮部通判  
知府

必與今月  
禮部通判  
知府

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所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為諸儒傳經生訓詁文詞筆劄儒之別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巖壑而龍光於朝英主亦往往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為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談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立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十一

蠱之禍則其為奸不可窮詰其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儒術與二氏相盛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矣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二氏傳而總之為左編附云

送太平守江君序

嘉靖中交人纂其君貢獻不通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庭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為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

之廣南諸郡實綽三省之口為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尤重于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易干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為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鬻于毒利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箐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驟然敵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糧而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于陡崖深箐之中固與出入于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徵上之昨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問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為募人役也其左右之劫于荒虛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曾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

漢書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夾攻之力。顧爲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脅持。潛形蓄銳。蹈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于地形之兵加之。以開深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爲內間。因其仇國。以爲外倚。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于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響應者。然則兵不必傳其都而募之首。可以懸而試之矣。其與勞師置糧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爲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于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于州郡。則太平其宜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動銅符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十二

又

古之仕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積而至于公卿大夫。皆不去乎其邦。出有祿位之榮。而入有桑梓之歡。其委贊而效之君也。未嘗一日違乎其親。其戮力于國也。未嘗一日捐乎其家。其或銜命而使。蓋亦不過乎友邦侯服之間。而非有鬻陳海微之遠且艱也。然而四牡所父之詩。上之所以深悉乎下。下之所以自鳴于上者。且眷然而不釋也。是故上不取恃其勢之所易。以使而下不必矯其情之所難。以安上。不忍奪人之私。以斷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平事之所必集而下不必自割其私。以殉乎公之所必。急於此之時。士之不樂于仕者。其亦鮮矣。後世之仕者。不然。微于一命之寄。則不得不去其鄉。鄉羈于盡土之上。守則不得不違乎其親。其所冒而歷者。或絕棧驚波。駭瘴毒霧。夢寐之所駭而虞焉者也。其所羣而繫者。或侏儻。僇語。豕竄。鹿視。耳目之所怪而愕焉者也。此其勞逸。愉悻與古已大異矣。而上之人方且據其勢之所易。以使之。而惟新乎其事之所必集。下之人方且割其情之所難。以安而惟殉乎其公之所必急。然則今之仕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白石江君敘入也。乃今爲天子出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十三

守太平當南微之紀。去鄉萬里之外。涉瘴癘之地。與夷獠雜處。君雖慷慨不畏艱阻。然而君有老母在。顧力不能偕也。豈亦有不樂者乎。君既不得如古士大夫各用其其鄉。而其勢又不得以其情自請近地。而朋友間亦無有能以柳易播如古人。而又無有能代爲之請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雖然太平爲南微雄鎮外。拊交人之背。內理綏諸蠻。會其爲地也最要。而其欲得良吏也甚急。君負材練達。氣偉而志雄。意者太平固非君不可。而君不宜以親爲辭耶。抑以天子方有事南陲。欲借豪雋於鎖鑰之用。而暫試之盤錯之效。以待旦夕而事



州刺史  
會作二大  
門王  
其  
其

定則遂還君于內地以便君之私也歟余固知君非久  
淹邊郡者也然則君其可以慨然請行而新父之歌余  
知其不必作于他日矣

送彭通判致仕序

代府官作

古者僚友之間其相須至殷而其相比至勤也其去者  
則居者曲爲之挽而留之於是有以去者從居者而居  
者不患于無與共勤伐焉則君與之書是也其居者則  
去者曲爲之引而致之於是有以居者從去者而去者  
不患于無與共泉石焉則北風之詩是也其或去者不  
能爲居者留則居者爲之盛祖帳車數十百兩至作爲

謝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十四

詠歌倡而和者數十百人於是居者慨然有美于去者  
以其絕塵而不可及而去者亦待居者以爲重然後風  
聲奕奕耀人目至於久而益章則漢人之于二疏唐  
人之于賀監是也自余官于常而得與石屋彭君爲同  
僚君溫雅純粹行潔而材裕雖在僚佐中而隱然係一  
郡之重輕方幸于得君竊以爲彌縫缺失實惟君是  
賴曾不幾時而君謝病以去余爲之悵然自失既自愧  
其力不能留君且以余之迂拙無所用于世其去不宜  
在君後又自愧其靡于此而不能從也獨知慨然美乎  
君之不可及而欲載之詩歌使君之風聲耀人耳目如

原缺第十五葉

書

上大司徒梁公儉書

劉繪

進士繪頓首死罪繪不佞不能敬奉德教以順下陳之  
心繪恐以不肖之故有傷于門下之度也繪以進士分  
大司徒觀政國家之法以新進者多下邑草莽之臣  
不習典章今觀大臣舉事庶它日有所法程可察過爾  
未先授以職事也昨雨竟日進士以僕馬未便遂未  
到部隨有健吏持札相喚進士方與客對即辭客衝雨  
沾濡來見初以爲必有明訓教旨便當勇受之也不意  
門下據案不答禮聲色兩厲進士以庶司在列不能當

謝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十六

面數之責畧爲辨論以爲一揖不至未成過也門下何  
動氣若斯此所謂覆美之失而致翻海之怒愈甚環視  
兩有指爲冥悍不識事體公肆傲慢令曹吏勒疏參劾  
進士始長揖退見同年友但瞋目沉心而笑曹吏之亡  
識矣夫進士未受職曠何職也未受事敗何事也曹吏  
鋒刀不知所主何意所加何辭所據何事所議何罪  
聖主高居法宮宸覽諸大臣章奏見大司徒奏囊必慮  
以爲軍國何大議邊圉何大策內庭何大計象魏何大  
令發而視之則衆一未到進士爾繪懼此瑣細事乃厘  
聖主當何出絲綸下明詔哉是木欲成進士之材而

損門下愛士之德明進士之過而累門下容人之量繪  
聞仁不棄物禮先厚施以不肖之始進望門下有以全  
之不虞其輒棄之也以不肖之狂悖望門下有以教之  
不虞其輒摧之也故不教而怒者禮之暴也不寬而伐  
者義之慘也且舉一言而傷國體之大非忠也薄一士  
而動羣情之猜非知也願門下察之昨聞周司務同郎  
吏二三人皆短繪於門下謂繪多言戲譏俯仰亢僂出  
入不循桀度嗟哉以繪之行誠如左右之言但繪且思  
之以繪之志行欲免于左右之譖必不可得也以左右  
之志行欲相合而矜之亦必不可得也諺曰女入宮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十七

妬士入朝見忌夫官妬者必名姝也朝忌者必奇士也  
繪雖亡奇然自左右抵之必駭顧而叱焉者也昔黃次  
公卻督郵之譖而全許丞之名龔少卿拒功曹之誹而  
得王生之力孟公不顧尚書之期而司徒馬宮優之位  
臧列侯士元不理未陽之事而相國孔明原之權登上  
將此四人者豈徒以疏濶踰情哉性有能不能人有遇  
不遇爾是以孔門設教列爲四科班史論人注爲九等  
善人難以入室狂狷可以成章不有巨德何以造士也  
門下又讓繪曰觀汝年已踰三十何不省事若斯嗟哉  
嗟哉繪生八九歲時頗具識知能屬文鄉里謬指爲奇

今三十一歲矣不能於此時光揚駿業爲國家濟一  
事遂喙南宮廁于釋褐之末嘗自醜恨力倦神疲時或  
目不辨朱紫耳不聆音理隨口應答徒忘如老而不自  
知其故也但仰方今聖主御極六合一家雖有奇策  
何能自表此正馬卿楊雄所謂儀秦無所聘辨貴黃雖  
以事勇者也故如文子弱齡能禦衷甲甘羅十二憑軾  
下趙子房以童年報韓仲華十九而爲佐命古者英哲  
不撓假並生斯世則亦就握衣鼓篋之業爾豈能遽奮  
青霄之上耶繪文不能獵取上第名不能橫四海則宜  
爲左右之輕且斥繪亦以此泚泚而困于自悼常恐終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十八

無樹立而自委于末行也繪且籌之繪居宛汝之間其  
俗子弟多好獵緒往獵家見名鷹於未獵時凝金眸垂  
雲翮毳毛剝落翛然如鶩徘徊條鏃之繫若病且死啖  
以羣鳥之肉不厭也飲以鳥梅之液不甘也一旦脫羈  
而颺乘迅風而起也竦翼而翔于碧落其神俊莫能當  
之於此之時信大鵬避路孔鸞驚舉野無狐兔之跡林  
乏燕雀之羽何也以其才力得縱而精耀氣湧也以繪  
之不肖倘辱納而教之當有鸞鳳朝陽之志肯以名鷹  
自況耶若終不加愛而與進之繪聞志士不違心以干  
祿烈士不忍訴而喪名高鳳傷空弦而橫透雲幕神駒

驚虛華而滅影崑崙今九州之外五嶽之巔可爲曠士  
棲神寄足者無限肯終阻門下之條約而有汚印駭哉  
狂恩敬勒通記外孤鶴賦一篇并見志意覽辭喜怒惟  
其裁察

先朝所以  
之任朕  
不赴官  
終非其宜  
特許父母  
之身終  
其身焉

機神自顯  
六之有步  
一孝

贈陳同楚守荊州序

侯一元

予讀三國書見其時臣主所規常在荊州荊州蓋天下  
形勝要區也故曰用武之國天下承平武備不用而荆  
州非窺襄鄧西距巴峽南扼江漢羣方之所走集其民  
麗矣其事勢矣與俗者不能適麗民之情幾務者不能  
勝煩勞之緒故天下雖無事而荊州猶以要害爲郡在  
晉立國皆起西北則荊州江介遠郡耳至我國家肇造  
金陵當荆襄下流今上龍興荊州復爲湯沐近地故  
俗麗事勢非改也而地要于昔然則士非強知多聞空  
莫可爲荊州者矣嘉靖甲辰其守缺上以南刑曹吳郡  
明又書實 卷之二十六 二十

陳君爲之陳君爲人恂恂長者居曹治事常從容而辦  
其與人謙不暴其能士以輕劉爲名者議不歸乎君然  
命下之日士大夫相謂荊州得人或曰陳君居曹適暇  
耳如荊州必不可以治曹之治治也夫謂王良韓哀善  
馭者非謂其適莽蒼而止也夫固將鳴鸞九達之衢則  
聲控之法始備矣登降羊腸之坂則箠勒之能始效矣  
陳君所謂善馭其才者其治荊州亦必易寬以猛損質  
任數若馭者之馭于衢也且今民急于財加以無年莫  
保其所而荊州爲交地又必有巨猾大慙窟宅其中非  
痛繩以法不能勝也車已登坂而欲雍容鳴鸞豈易哉

故曰異於治曹聲乎吏習之弊久矣言固有似而非者  
蓋六駁之變有節不欲窮乎馬凡今之議吏治者皆窮  
馬者也何以明之夫強知多聞者非今時所趨邪古人  
以教法爲強今淫誅矣事至而斷適其時宜謂知今巧  
伺矣所爲多聞者謂其詰於故實議事有制也而今皆  
苛小於淵魚故百姓逃誅避察之暇又何生之能樂  
故曰治天下去其害者而已又曰去其大甚蓋守土治  
民之吏其稱曰牧豎觀牧者爲之後先致之美水少時  
其起居而勿擾焉牧何以不蕃矣夫治又安事察察吾  
觀漢時能吏莫如趙張之爲京兆其所居常治奸邪靡

明末書寶

卷之二十六

五十一

而不行然至其去也奸亦輒發桴鼓隨起不名漢文時  
吏居即無名去見思也夫上有明察之君則下有精悍  
之臣而斷彫反村係乎所用蓋漢武任霍光以重厚舉  
趙過以務本而後湯禹深文縱舒慘刻不斥而遠矣今  
吏治多負善者或爲酷急相矜以名高漢失仁厚間間  
日索如荊州尤天下所謂龍體處也諸以斤斧謀割者  
豈乏人哉而屬之君於以風厲羣牧蘇息元元厚矣夫  
民靡而五常之性一本治勢而五官之事有要以陳君  
之純明長厚優于天下尚何荊州之足爲故曰得人初  
陳君之爲荊曹也久歡於曹諸大夫及茲不忍別野江

程君以元文承陳君使載筆書其行之事

送翁丹山參議貴陽序

歲在辛丑丹山翁先生爲南北部郎且九載矣微至以  
先生參議貴陽先生之爲郎也賢資又獨久乃其還不  
能踰常而地又遠士之務進懷居者或不厭焉其歲三  
月翁大夫治行詣鄉先生咸往餞之都門之外冠蓋旣  
集馬鳴于衢于是有願而嘆者曰是馬也範馳驅式王  
路弗弛弗履國馬也然而御者方三十里五十里而休  
也可以爲良矣然而不若捷之速語卒視歸乎翁大夫  
大夫曰請受教竭駑以聽御者道雖遠以日月至之已

明末書寶

卷之二十六

五十一

而大夫前行至于舟於是有所願津人而嘆者曰善哉乎  
爲舟險而不敗戒而不和是其材敏而工習也雖然彼  
容與而擊楫者無衝波之虞而有善舟之名可不謂遇  
哉則又視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教往求所濟雖險  
也曷遠之已而大夫登舟命師縱馬弛御於是又有嘆  
者曰舟之於師也馬之於御也不可易也以其習也易  
之則害于舟害于馬故治民者審宅五方治音者審正  
七均今大夫則已易器而操矣竊爲大夫慮之大夫曰  
請受教往而學焉聞之曰東西南北惟共又曰車於室  
轍於途若惟車弗飭爾又奚問途於是諸鄉先生顧元

曰爾惟最少。蓋藉爾長者之言元既受而籍之乃作而曰備哉言乎雖然。天子之遇先生厚以先生大賢且托以明古之遺教當世之急而議者類以為先生不便。是無以異。主恩而矯士靡也。且天下相趨于疾足邪。徑內顧自便之日久矣。靡不跋足而至公卿以余耳目所觀記郎吏之陟而外也。鮮及二考者。監司二十石之陟而上也。鮮及考者。是久任之法廢也。已陟矣。則欲以踰級自異。已踰級矣。或曰地惡。或又曰遠。顧其身便否耳。慮不至乎民。是陳力之道圯也。昔人云易動而可慮者莫若遠民。言制吏之難而達民之壘也。故惟自立之

明史書

卷之二十六

士。不削而正者。乃可以撫邊安圉。今士大夫之入者。計不復出者。計旦暮入其況邊乎。是均勞之義格也。茲其來遠矣。自汲黯之賢。不能無望于積薪望之之不欲而難左。遷祖尚之文武而憚遠牧。又况材非慷慨隨風同波者哉。夫若翁先生之材。賢盛矣。乃其為郎而獨久。遷而不踰。常得地而獨遠。則彼浮食乘墉集苑之人。始厭然心沮矣。是天子所以訛羣工守臣所以抑僥倖。不塞而自禁之具也。濟涉方深。以先生表逐獸方惑。以先生虞社稷是役又何疑焉。且諸卿先生之言有未竟者。吾聞東野之佚矣。未聞鳴鸞之敗績也。聞虛中之濟矣。

未聞忠信之陷也。五方異習矣。不聞其不同禮也。七均異調矣。不聞其不中律也。故善馬所以善舟也。善舟所以善政也。一也。異方而同區。先生行矣。余又聞之本巨者。銳末源弱者。洪浸不盈于天天有常。予不爭于人人有常。好夫貴陽非故西南夷之微與語曰。樹惇帥德而守終純固者。惟夷能也。而既決淪王教矣。因長之以先生之慈惠。維之以孚信。鎮之以易靜。此其回而而嚮德也。必倚乎中州之民。異時擇公卿于馮翊。還列侯于河內。乃知天子所以遇先生。徒執古之迹。而其去世俗之慮遠矣。夫迂其身以善國。正俗周公之事也。於先生

明史書

卷之二十六

壬申

乎觀之

表

代初進白牝鹿表

徐渭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  
 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為白白茲以往其  
 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罄述  
 誠亦希逢必有 明聖之君躬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  
 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 皇上凝神沕穆  
 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為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  
 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塵遙呈海嶠奇毛灑雪島毛  
 中銀浪增輝妙體搏冰天上瑤星應瑞是益神靈之所  
 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富寧波定海之間况時值陽  
 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  
 兵符式遵成筭茲夷狄尚爾跳梁日與福祿相為將  
 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為宜付之史官以充  
 簡冊內諸文固俾樂沼臺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叩  
 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代再進白鹿表

竊惟白鹿之出端為 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詞  
 繫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  
 不過一至於延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未周後先迭

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栖之  
 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益恭遇 皇  
 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齊戒以事神明於穆而平穹昊  
 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玄帝之瑤宮甫增壯觀遂現  
 素塵於寶地默視長生雖知守而雄自來海既輪而山  
 亦應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  
 兩獲嘉符並臣分境幡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  
 採玉映珊瑚之苗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  
 匪細豈敢顧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并昭上  
 瑞雙行按輦時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 聖主靈  
 長之體

明史稿

卷之三十六

二十

啟

啟諸南明侍郎

某生來盡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從也辟如蟬蛻跳  
擲於葦蕭願願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綱也  
辟如雉兔觸胃於龍牛矜矜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  
過求非分屢于台嚴而寬宥有加閭憐無已垂頭傾耳  
繼之以泣益雉兔之待鼎鑊但知號已之急而雲雨之  
救枯稿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進勉體德意忍  
死以待僅承照於收檢即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又

南來書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七

伏念渭小人立身無狀墜因有年等者分教愛欲其生  
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  
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阻於遇  
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龍象之雄  
豈肯舍已而耘田終于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霄  
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為重輕萬舉萬  
常而斯世無所猜忌限以灰灰加之嘆息得諸秘密感  
而涕零非曰尺璧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  
然默譬如蠱毒在牀雖至親視為惡疾而有共棄之謀  
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

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  
玉成從此餘生竝是付之再造

答某饒魚

連餉波臣信願野老不意塞北無煩彈鈇之勞乃使江  
南日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謝某

百頃澄潭平鋪散轍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之蘼  
蕪紛水禽之交受雙闌虹臥下捧蛟鼉五彩羣飛上繼  
鳥兔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  
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啖甘露之仙醪想烹

南來書

卷之二十六

二十八

伏卯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魄東陟乘涼殿角  
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振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真夢  
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正  
云梓津既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帳綵煙  
撲扇春言茲會其樂何如迨旦尚醒歌枕裁謝

論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通海其賦入之多寡恒視前泄之時不故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間也故咽喉治尾間節則胃和而精不塞不佚咽喉尾間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蠲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天

明文貴賞

卷之二十六

三十九

序

贈吳宜府序

徐渭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驛其偶絳衣襲錦而靴褐幹魁斯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篋日葵葵以暇過市餐則醉飽繫馬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記是知無所拂遂稍侵居人家若人聚譁之則走撞縣門撼丞簿收笞居人猶嗷嗷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膏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藉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嘆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

明文貴賞 卷之二十六 三十九

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下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門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視其絳錦靴四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荅而附曰勞矣僭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巳令設於寓矣舉爵以賀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筆誠不知用



膳與器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其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 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嗥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翁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動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味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闕焉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序

徐君景休

註參同契序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渾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渾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之說以別唱隨遠起吳倉妄

公家曰古  
人通也  
見之注  
據不中  
焉其無  
以自明  
今之人  
不中焉  
不中焉  
此以自  
矣

裂亞授如萬手纒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謫又從而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挈其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孫束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日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明夫長者貴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貨妄擬俱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悟之後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三十二

序

徐君景休

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粕希不見請斷輪矣卓卓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參之斗蓬一用奇衝主言始終言終於其始於十兄若問我心止免三雙而難十雙蒼箕中人叙言

張母八十序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暨兩弟並來就下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子同快策而翔竝翬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橋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嚮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子與二張

徐君景休

醉翁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娛起郡中而太君  
者與其太公並附而憐愛之至則啖以鉅枚飯飽或出  
果餌入袖中戲劇而遂后則為櫛沐綰則為針紉游擊  
不憚細瑣而閑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劍掣拾而引弓  
相與牽轡馬不響而馳且射備捍道中趨臺級至墮跌  
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其告訴兩兒子意若期  
以闊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箝者數十年來二張若薄俗  
學為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  
予顧遠邇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既乃觸網咎謝去  
其中衫益一意於類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為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三

治組脯醢黍林教飭諸婦母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  
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母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  
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較短長也噫  
鳴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  
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  
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為治組脯之日無不同故  
太君者當其被戴并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鳴鳩  
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短耶反  
是大君年八十矣太君之子輩令習操筆以頌其德  
唯已則頌曰其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事

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頌太君如今日  
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組脯醢之德也

贈沈母序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  
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廢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  
於藥與養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母缺養有  
孤是為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  
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為鄉人表夫  
若是是孤與子皆養也而太君則為茶也與夢也者計  
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大君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三十四

為茶與夢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泊按察  
徐朱兩公者微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其也有  
德於予而太君當子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組脯  
饗其甕缶燈脂涸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子俠武隄其  
巾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子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  
予不可無賀蓋子居常謂風世事即不可輒得於有司  
苟有逸賢野史為之書數字於舐齋間亦足以信後昨  
訂縣誌遇貞女孝婦為予所知者眾人乃謂未有旌門  
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為予所未知者則  
衆迫以書不復候使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

其高金東  
三年作如  
社武廟祭  
祠與族人  
禮畢

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參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為太君賀哉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六

五十五

跋

書石梁鴈宕圖後

徐鼎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于彼若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旁割刀裁描青林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有大相懸絕雖比苦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略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五十六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為鵲所掠翎羽騰閃拊振發滅之詭雖風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贗豈理也哉

書米南宮墨蹟

駱獨先

閱南宮書多矣滿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驂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為尤矧然可以為稱滿頤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邇令人含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議蛟龍支股必間斷亦任意會而已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殊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察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三

書

與兩書史

奇峯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  
百叢媚孽一輪枯枝墨則而潤形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浚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三

雜著

寄中軍某侯帳詞

徐渭

恭惟某官名高勳胄族著道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胆  
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運一身  
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介將比  
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隄壑深樹幹形  
而河山壯紆黃龍紫永堅及喬之盟寫鐵圖金僅亞荆  
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益數傳至於君  
身遂一朝登平閣帥鷹揚賦質高懷每在風飈猿臂呈  
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道以書劍不敵萬人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三七

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篝燈夜案下帷朝窓取  
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  
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專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  
以先驅自起轅下向泮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  
之良所賴其素之繼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間去  
携矢以技優歸管綬而視事異人洋合曾傳黃石兵符  
越女花嬌親授白猿劍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勾投  
膠片言挾纊樓船挽聚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屢  
氣息滄溟之外自業後視之繡纈提閩浙之戎侍鈴閣  
若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

為恭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肉  
文侍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  
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劍霜寒坐控  
華夷之鎮禮羅既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道集羣策  
而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若如魚水之歡竟付  
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疑每從其  
夾探九所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訪籌兵一語靜風塵  
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騎控絃殺蒲霜  
霄之月百金七首芒抽秋水之渠非跨松陵南連定海  
狡兔豈惟三窟遁首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四十一

寄同舟共濟離為吳越之分倍道兼程竟投孫盧之首  
取鯨鯢而擊鼓翻厲驚以為池勞苦功高裴輕帶緩壺  
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  
嘉誕乃屬首春錦筵麗麗以初陳異香遠而不散衙開江  
畔梅芳弄曙色之天樂作營中鼓吹雜鏡歌之曲塵生  
車騎賓從如流炬列簾櫳光華似錦醺金致幣偏裨段  
蕪語以稱觴染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蒨流  
燕石名茂龍驤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鵲印爭  
看搃月之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  
陪庾亮以登樓誰言典淡偕公羊而造岷應與山傳愛

鎮漢翁不奈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  
盡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霽不收偏薦  
林花未着已含香墻東坐見青油幕主帥笙歌借行樂  
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鷓鴣杓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絳記何由爲人多口昌黎偶爾于此龍睛壯夫不爲愧  
靡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謂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試官  
乳苗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聲牙棘鞴非真空青是假難  
逃賈胡眼雙鵝子精明芒哨八兩大貢半斤且薄夜叉  
泥一馬桶醃蝦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資服必  
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與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  
束之高閣毋乃大苛弄向孤琴底幾別調

友琴生說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子祿之文也顧  
嗜古已卽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  
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  
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  
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間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  
生曩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蹲几下久不去座

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也而使馬仰休者  
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况得  
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  
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木  
有桐時不絃時匠不斲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見爲  
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始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  
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  
道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  
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四十五

祭文

祭北斗文

徐渭

伏惟 帝君禱福續命居佑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嘆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竝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微成歲功而不有某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曰衡曰杓曰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旦儼如在以俛依葦雨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感夢祭嫡母文

明末奇案

卷之二十六

肉主

惟母在昔以病而歿。昨夕夢不病而歿。裸坐室隅。展戶自掩。兒彥其候。呼涕激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說曰。其愈湏旦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兒何爲心。

祭少保公文

於手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手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敵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眚。潛掩涕於蒿蓬。

祭張太僕文

有罪人  
王然知已  
著疾年終  
乳念

大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未交  
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  
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令羣喙而爲之鳴若齊  
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  
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遣人以麥矣而文  
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  
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冀聞於  
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於某者若  
此卽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  
酬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六

四、肉

高君墓誌銘

徐渭

君諱陸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  
 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撫  
 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君與按  
 察經歷陽君為人如出治劍少即露鋒鐔師恭誠胡公  
 某某數脫以語人君時尚穉其伯父泰無子嘗從千金  
 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買數致千金歸則  
 隱進其尊人恣所以既又澤其宗連若寔舊故必通且  
 歲藥下不見服傳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皆知高  
 明大青賞

顧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為  
 營且費往往領囊然至貴游或黜少年有所挾者欲出  
 其一銖於匱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  
 裁於義時召客把顧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  
 忠孝人遇災禍輒援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  
 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永秩痛哭旅寓錦示出匣中猶  
 晴暖暖若果核意以酬舊通君笑曰沈大夫仕任平清  
 豐時當吾買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道萬里雪  
 沒頭來取金耶撫不顧去大抵君所為皆此類也君歟  
 絕素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事人性

高君墓誌銘

之君曰辟諸山川抱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為及繫君每  
 入餉我必日反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若  
 殺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葬也諸子  
 來告曰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曰  
 我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涕曰君志  
 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御程瞻影峽船過我之日今風伐木機  
 今微爾今孰

明大青賞

墓誌銘

明大





明文奇賞卷二十七目次

陳東

碑

閱視靖州碑文

書

寄屠漸山

董份

論

漢高帝罪項羽

記

明文奇賞

卷二十七目次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序

贈憲副應臺先生備兵陝西序

贈太史內山裴君奉使序

茅坤

書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上袁元峰相公書

碑

舟子祠堂碑

海瑞

疏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傳

兵部尚書郭襄靖公疏

皇甫濂

書

與張吳縣書

皇甫汈

論

明文奇賞

卷二十七目次

原墨論

罪言論

序

贈蔡郡侯入覲序

壽文太史九十序

碑

重修至德橋碑

對

毀舟對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起

碑文

、閱視靖州碑文

陳東

大明之化昭洽無外惟靖故夜郎殊服既富並于  
中州承平以來視為夷鄙命吏不之去荒鮮弊俗而  
騷時時煽起昨午偏帥恣難至擊其州守時重而客罔  
置唇口或曰治之色怒語難養疵不刺遂此倣頑嘉靖  
十六年丁酉天子登用舊德起大中丞顧公于留都  
俾鎮全楚是夏至鄂秋發岳長沙間省從勞躬遍歷荒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七

野環大湖以行越明年仲春十四日戊午始由武崗入  
靖至則喟然曰美哉提疆惟我遐遺有民匪民寔遐明  
日庚申釋菜孔子廟序諸生于南階考德陳疏咨文獻  
之遺餘鏡鑒猷之所起已乃謁宋了翁祠宇低回四顧  
紉吁嘆息焉是日也進清衿之士登于鄉校者二十有  
幾人明日辛酉檄諸邊將士乃大閱武于西郊先是陰  
曉平旦然陽開嶠虎之士奮鷹揚之氣倍營列陣張  
魚鳥合戰縉甲玄旗助耀川甸為之角戲陳射博極度  
能萬旅排懼爭先赴命然後援桴明誓比厥負勝賞罰  
以時士百其競既罷黃髮耆老凡若而人攜杖扶頹優

何服歷分  
之名

然進曰惟靖迷于中土三事大夫苗獮我民目不睹中  
丞旗鼓之節于今六十有八年惟公幸哀憐哉煦我腹  
我公曰嗟嗟乃疾乃苦惟余之辜余敢自愛以頑吾民  
乃采羣議納之吏軌謂參議問之惟食欲備其勤儲能  
而多委積毋聞于樞俾呼庚癸謂僉事來往事浸浸  
言勿康釀茲懟兇余今爾從元罪既死殛其遺魁與之  
更始惟茲守令躋于貨賄為吾民病解去龜組勿留于  
境孰弊孰利惟爾之計謂參將章女令于暇下乃視效  
毋歎于已而貨厥部技我聞戊辛無居無處假廬寄食  
賣亂男女逮發公家錢為營百堵俾安即于茲土謂守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七

備桂往者主裨兩將同居一城令號不行惟靖險害乃  
在五關是諸蠻之咽喉其掣甲士千人以往爾宮爾餼  
乃留于行誦通道令童正吏貪殘之故州無留員女即  
攝視州事以待來者事如律令毋憚于祿而貽其成于  
是章程肆威德威兩懸除舊布新民乃閭閻懷戾斯順  
性蒙乃譏回面嚮心遐邇變業日在庚午公遂啓行耶  
吏將士咨嗟太息唯公遠來匪夷圖之惟公適往匪夷  
留之乃共立表石銘勸鴻休垂跡來庶陳東為之銘  
辭曰奕葉玄化流于蠻荆五溪底定秦陽載寧民之無  
良吏執其咎若網不綱禁亂時有於錄中丞明德什人

夙夜于邁，綏我靖民。下車禮賢，以察髦士。既而文漢復訓，武事罕從。三丁游旋，有嘆自公。今之興起，電激公。有衆，無然。慨我執其，惡。降爾麼么，公謂有衆，無然。既寒我命，郡國給粟，授屬乃遣將軍，乃守邊圉。丁，以依。梯于時，庶旅靖人有情，公之定之。靖人有爭，公之撫之。剪彼叢棘，登之堂皇。亂不作，民以愷康。示禮尊仁，作靖萊式。不別者，風流斯無軀。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七

三

寄

○寄屠漸山書

陳東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屏履，足下嗜藁之誼，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有。形迹既殊，情素殊別，恐其附及浚，恒之。恥。胸案，谷風棄之，慙。是以攝管操觚，隨又捐棄。亦莫適付，慰心。知與非，煢也。錢黃門入楚，伏承惠書，倦倦詞文，藻綴情致，顛筭陳昔時，燦樂之。綜數數子，氣零之述，來讀周旋，祇增愧懷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明，寓內新新，矜帶之士，揚譽仰流，足下秉高世之志，體絕人之大抗，述紫宮策帝清漢，英聲赫實，爲士品規夫。順風而彈雲和之絲，來坪而建辰，旋之節，不待明知而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磅礴摩挲，玄髮髮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貴陵而嘆息，泛赤壁以喟喟。悽日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誼於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及池，再泣彌生。彼數千並以命世之木窮，愁鬱楓川，不究于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噴噴造化，黑霧千尋，黯黯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陰，疏嘖窺形，蜚螭射。

影斯寔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縛旁  
室安安行列積歲平素前不涉期會結束則朝夕適  
征願索嬰纒則寢食俱輕二物用而亦于嘯百事滿而  
吏曹謝當其倥偬且不知人生之樂況其他乎是以陳  
子康積恨于京城汲長孺存情于禁閤張膠東自歎其  
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畧同其際矣五十  
爲壽僕行年已過太半數時以來疾作苦神明不令  
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  
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  
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恤窮而頭貴之文作此皆不達

明齊書

卷之二十七

六

義命遠于情實者也夫十閭之林文以爲梁棟其餘在  
于溝中同畝之樹上則榮暉而其餘委于風爲非其才  
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采知  
彰知微係命之幾足下乃取徵於合論奇於効境來  
書之云信不由衷乎僕早歲東吳頗有弘志中年增歷  
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効習炳耀  
丹青凡僕爲專命之使猶得參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  
遂廢斯文在茲足下視僕豈後於常人哉家世貧素不  
事作業糠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  
隱其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

能侍高軒無名名山可幾句章之曲倘容適志承謹題  
尺疏使人北干 明庭因告足下拜述前忱負然木平  
水論不悉

明齊書

卷之十七

八

序

贈憲副應臺先生備兵陝西序

董份

明天子德茂隆洽威懷荒服間者匈奴背逆天道侵擾內地天子爲震心恒懷屢下明詔議所以禦虜者諸言者皆曰陛下聖德幸不忘邊圉以百姓爲意而虜日益深入民數被寇殆邊吏不稱而戰守之道未備也宜及時令九卿諸臣舉任邊事可以爲巡撫者幸加意擢用之以稱儼然方亟之意制曰可於是大宗伯中丞大廷尉等皆曰按察副使傅某往以御史歷按江浙明國家之務通事之變調達轉圜極慮盡忠宜稱填撫之職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七

九

疏上會吏部奏傅某以副使補陝西洮岷人皆以洮岷道遠稍緩且又陝西也方國家之急日夜望將帥如左右手今傅公者不即擢用使當單下而碌碌置遠地非九卿所以察察之意也史董氏曰不然夫爲策不同同於能用人不同同於能任世皆知守其所必攻而不知守其所不攻一旦有變策之難矣故善策者先遠而後近善守者先緩而後急所以防卒而預變也今洮岷皆西羌之地也諸戎雜居難服易動迺自古記之矣自國家服屬號稱熟然尚羈縻之不約備也予嘗聞長老言兵備軼事大槩不乏賢者顧其失有二急則厲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之以法一切不堪其生竟則以遠道快懷惟旦暮自全而已固非有至計慮久遠斯二者皆非所以安熟番也然洮岷之外諸名爲生番者亦皆連壤境接阻阨而觀望以計之得失爲安危久矣而孽虜竄處西海抵洮岷最近蓋全陝之西蔽也誠得傅公之重鎮而輯之方略禁導因其欲然能不擾亂迺內固其志而外中約束即信義既喻以施熟番熟番集矣然後飭士馬之備修形勝之守宜威德以臨諸番堅邊謹城休寧西陲是不幾之患無所起而變不足慮也世皆忽微而觀者豈知銓衡者用傅公之微意歟吾嘗聞守有餘力者則戰有餘勝傅公以特居洮岷親行閱阨塞籍隴河山之險撫長城觀秦所制虜之處覽華夷之要躬習軍旅之事悉知戎狄之情不待履陣接刃而勝敗之真已定于胸中矣今其勝數極當盡傅公行且爲巡撫總制施之戰守其功名豈可勝道哉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七

十

贈太史內山張君奉使序

古者太史氏掌四方風俗之嫌惡政事之得失以詔王而四方之奏風俗政事者皆先上太史副在王所故太史事居中以備紀載務知天下美惡得失之故而國家崇立史官大略依倣古制至天子修視親之禮展藩

雖是不足  
可不知

國之封則皆歲命史官以充奉使之職此非獨以寵侍  
從之臣爲藩封之重而已也蓋居中以知天下者其聞  
博閱歷以詣四方者其見親所以欲其周爰咨諏親采  
天下之風俗政事以告之天子而廣其所紀載也昔  
在漢室司馬氏爲太史而還自言其涉歷之跡略偏宇  
內足以能浹洽貫串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自見謂爲續  
獲麟之後接詩書之傳亦由其所考訊者廣博固已奇  
已然儒者或譏遷輕信祗稱是非謬于聖人則以學不  
繇其統而道不知所約故也今內山適爲史氏而當  
明天子遣使親睦之時方亟燕山浮易水上恒嶺南望  
黃河北逾太行抵上黨以歸而予昔與內山游觀其志  
醇如也其中好深湛之思務觀覽古人之旨思性命道  
德之要而較身謹行擇地而履可謂大雅君子已予聞  
古人質有其內而後能明究于外語曰衆夫折薪不成  
揚楚三人指途靡有適道今不能成信于中而欲沿記  
隔之緒總羣言之歸則未有不失其指而能有明者也  
予嘗讀書至典謨之篇其言雅醇深奧紀先帝王之經  
法以示于世之執未嘗不想見其人非史臣親見聖人  
之微深于學道而知其統約者何以有此今天子明  
開聖懷宏攬上古方遵帝王之軌卓軼百代典制改度

纂成治功將見有典謨之興爲史氏之光采其榮名不  
可勝道矣今予方與內山紬金匱石室之藏以勸成當  
世之紀竊私慕唐虞史臣之風會逢其時而予非其人  
也子行且勉之哉倘望見蒲坂之墟爲予延企焉內山  
且發自京師或題其卷曰金華使節而予片之云

記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董份

古御史為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命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秦惟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權尚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嘗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臺紀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撝華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噤傲音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名焉每朝儀則得以其序侍直無殿中常員罷殿院其諸按事則皆稱御史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察院如故而十三道居臺中仰所謂臺院者也諸道故皆有題名惟山西道尚闕於是御史楊君博考遺逸網羅自明興以來諸嘗為御史此道者序次其人與是君加詳詞焉勒諸石而請予為記予惟御史者耳目風紀之臣也先王所以洞達國情繩任矯邪防微銷萌以成治者也然世治則聽覽之道廣網維方俛上下咸樂于聞過而有褒言之賞而後無忌直之議進則九重開顏俾容而受世則百官欽手奉身而不取失此如登高順風其呼易也當是時自非本末顛覆之人就不效而為直哉故其盡忠竭誠者既皆以自見而其有激之

聖人自視  
古今只此  
二觀

過計之處亦皆竝容于爾往往其辭危而指暢及其後則其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特之士未有不愛變下時者故其異與遷避者既多以自容而其憤懣之衷寒暑之志亦皆紆徐隱忍于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風紀諫爭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寄試于事一慷慨激烈之發而已哉彼其體道經德納已于正者確然自信于人時皆如其不可奪而吾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吹者以其質之素定也而屈原、欽、蘭、蕙之易化者以其美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爭之臣亦可以自觀矣題名凡若干人始自某年迄

明史書實

卷之二十七

十四

于嘉靖甲寅以待後來無窮云嗟乎我祖宗創業至我皇上開聰明覽羣策統體人備成太平之基者且二百年諸君盡直于其間時固非有難者然其賢者皆持不可改之節足以明世治者也後之人惜其名而求之其于為人又可觀矣斯事體甚大不可不書而楊君吳君志操慷慨其立朝按劾皆有持正名茲能力搜闕遺備所未有之典使後有所覽觀尤有足嘉者故予因論著之雖然二君親舉其職而記事柱史事也其何有於予言楊君名某吳君名某詳在題名中

昔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茅坤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當是時僕忘其驚妄而推附于兄兄亦憐其同聲而好為游揚于縉紳大夫之間呈附函于兄兄阻于繁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謂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識兄亦顧僕時相笑咤繁歎不已也僕今且操縣印綬于江海之間者十年于此矣漁石入為吏部尚書犬鶴為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厠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晚也然竟不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七

十五

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隨被指訶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難然其所陰搆力擠則寔起忌于同輩桂怨于顯游彼其創謀不過欲搯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合為羹菲適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為私人之言嗚嗚涕洟故亡寔至是今何意驅輟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為進不當附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園丘巖壑之吟自勅一家以遺下世即欲亡去隱身五湖烟霧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過不得遽舍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洛博中山之間然其當畫而

可為商才  
主編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七

十六

思當寢而夢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節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于後何者恥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滅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積而學不能兩有所迷何者傳不云乎僇工于為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于為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于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輒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于賦李陵蘇武之

于五言馬遷劉向之于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為揚鑠蹀躞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修心焉然亦疲矣使宋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而亦非孰劉琨項而曹劉獨縱其詩聲于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為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識于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為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久而獨不能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嚆遺其背而馳者尾項狎



荆川集  
其必至  
情公所以  
取荆川集  
法亦精也

明史書

卷之二十七

十七

陋矣獨私扣文章之音稍得其堂戶局輪而入而自罪  
黜以來恐一旦露零于茂章之中誰爲弔其衷而憫其  
知以是益發憤爲文辭而上孫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  
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  
離而起所謂諸家之言而揣摩之太略琴瑟祝嘏調各  
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卽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  
其至者也近依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  
十百家其以雲物霧露虎嘯鸞鳴之狀揚聲藝林者亦  
星見踵出然于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在置  
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  
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  
比之句而億之一字一句不中其繁泰之度卽慘惻悲  
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怪荆川疾呼曰唐之韓  
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  
而何輕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于心而  
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適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  
臥且陰而發且噫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  
其至而因悟曩之所云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  
諫僕所自得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  
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卽欲輕生讀

明史書

卷之二十七

十八

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讀莊周嘗仲連傳卽欲遺世讀  
李廣傳卽欲立關讀石建傳卽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  
傳卽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其心  
放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詩於此  
善於詩詩僕謂其于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  
所以蕃夥隄隄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  
裔之所以指誓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義臣寡  
婦說士俠倖幽人處士釋友儒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  
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釋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行  
旅蒐狩問釋譏嘲咏物適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  
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備目所可紊亂增葺于  
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于大道而迎之于中出  
而肆焉則物無逆于其心心無不解于其物而譬釋之  
說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  
以來相傳之秘所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  
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  
較與告兄者互暢其至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諸子凡但  
操金而求鴻不敢不問佩于帶也并附與潯陽書及所  
著文數篇罕兄閱而教之荷甚荷甚

○上表元峰相公書

近得翁與濟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已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爲推殺者至于再至于三焉僕何人斯而勸翁之注記于心而譽之于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爲相則九九以上咸爲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於後及近聞言者論列督府以不肖雅共之故好并爲姻及甚且橫口詆訛吹及毛疵嗟乎此可見僕之獲罪于清朝見攻于羣衆譬之馳騁于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跌踣困之者不忘左與右也已矣抑可謂坎壈塞阻之至者已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遺稿不能不仰天而歎歎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禍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七

十九

患漢之七國唐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獲軍殺將無歲無之天子亦爲震怒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歲置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赴湧而戰人皆死戰故得以一倍自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前而剛之古所謂擊羊豕而獲之恨處焉當是時登熟視吾東南數十郡之子女若几一肉一切純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家不保且戶不保久而胡公自御史來叩荷聖天子簡任破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服悉數一敗之于王江涇再敗之于龍山三敗之于沈庄所勦

首虜不下萬計至于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猶朝廷故所題額不斬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遣謀于波濤近用謀于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馳往往聞其夜半構米草屨而走矢石四集舍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同和敗其所擁衆分道入寇南掠慈谿北引柘林東並吳淞江西捷駁漣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聞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爲餌賊之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七

二十

策建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論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議以買沒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廣制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一舉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盡報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爲之引激已而兵旣四集寇卒授首胡公益誓死殉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橫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謫訕之臣繁繁然起而攻之荷聖天子獨爲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

乃知此物所以

三不能不投符而起問已逮警僕切痛心荷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蹴踏豪宕自喜大畧漢之列侯將軍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爲聲色之變冠裳之藝衆所不得而庇之者然至于長材大畧雄心猛智臨敬衆危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世或不與謀之以擇國之弊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蹄齒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枓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聖天子爲之獨照于上賢公卿爲之調護于下當必不令馬援墮于意苴之疑曹彬覆于篋書之論狄青戢于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道明文章實

明文章實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碑

冉子祠堂碑

茅坤

冉子鄭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死而祀於其社亦不得有功德於洛之土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也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實鳴犢犛華之殺也臨河歎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越而冉子之死蓋死耶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而既返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子又聞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嚮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干乘子貢之連騎結駟于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疏序程頤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豪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鯨躍用備極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第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爲季氏宰遭母難亦得以苦力行孝稱于內外比弟顏淵才高孔子獨與終日言而不遠而問仁問邦及筆瓢陋巷之

明文章實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二

居數亟穰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釋官野史之中。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子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眇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守令。王事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庭避豆。凡入學舍射養老。餼餼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並顏閔之從。首配食之。趙古稱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趙武靈王之霸。頗萌相如樂毅之勲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相。宋之相。流彼皆所謂蓋世之賢老。然俱以頽落種沒。無復略記其所遺墓官。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三

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然。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宋聲施於國家。故名氏撰藝實於竹帛。藝之間而苟自其所鑿。遊谷處夷。然托行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固不同風。而祖述於矣。郡守小潭唐公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側。修葺故廟。屬予為記。蓋將以孔門首德之義。而教郡之士人。各嗚呼予。非嫻於文辭者也。又頗怪迂疎之質。若麋鹿然。不宜於世。白度功與言皆不能矯也已。而獨願乞身入山。學

為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予既詳之如左而因為樂歌一章以系之碑陰。同令里人習歌而祠之其歌曰 桂樹為旗兮揭離為居。米見君子兮我心則飢。炮牲醴以薦兮湛酒於觥。君子之至兮式燕與處。生不可聞兮沒不可追。君子之逝兮洛水無陵。

疏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嘉靖二十九年  
二月十六日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管之爲客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絕，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登，莫知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

明葉奇賞

卷之二十七

二十五

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爲悅，諛不暇過計，諱披源用，應爲。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犬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慈恕恭儉，能有愛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樂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樂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于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府議絕人，可爲齊魯，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

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爲之，即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儔，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爲仰之，議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虎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克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賈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憂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

明葉奇賞

卷之二十七

二十六

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而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收元之號，而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

天下之人不直。陛下又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憤以弼業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柏率進香。天挑天藥。相率表賀。建典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諸臣誤。無一人爲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還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失天下

明史稿卷之二十七

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求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賤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踐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密。諛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僥陛下千百事之

盡然。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欺則君長於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今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迹。既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公有辭。關於君道之下。正臣請而爲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齋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正說順受其正。益天地賦予于人。而爲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

明史稿卷之二十七

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爲天賜仙藥。九惟矣。尤其伏義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府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真宗後。天書于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姚坦採而後得。藥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是而行。耶。天賜之者。在下。忱而信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乎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玄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

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懲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夫人切而學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望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即近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賊。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以有守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川于積贖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

鳴奏奇賞

卷之二十七

二十九

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麻廟山林交戰。熟中鵠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說。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術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衛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由之。豁然悟悔。日視政輟朝。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卑陶伊傳之列。相繼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九祿寺厨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陪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厨山廡下之戶工部諸廠。段絹糧料諸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于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首問而已。京師之六部。田畝之存金也。一節首而國有餘用。民有益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金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資且

鳴奏奇賞

卷之二十七

三十

既循不認。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款本行以端上習。止上綱以清仕途。久任史將以累成功。練選軍士以充召募。舉綱貫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體。俗使屯鹽本色以裕邊儲。以田賦下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振作問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

舉肅清之于其間。陛下持其大綱，精治要而責成焉。勞于求賢，逸于任人，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淳，薰爲太和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義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望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鍊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鑒想，繁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夫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有不得

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爲

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

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臣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傳

兵部尚書郭襄靖公傳

海瑞

傳者傳也。必其人足傳，又得其人傳之，公足傳，予不敢謂足傳公。公，非公，予孰傳之。公郭姓，諱應聘，甫三孝子後起家。世廟庚戌進士，試戶曹，值虜江入，仇成寧佩大將軍符禦之。大驕驍士新進不習，邊五場中積郊外恐甚，以不足當虜炬也。又不勝大將軍，伺機無顧就職。公慷慨曰：主憂臣辱，何辭難。領明智安仁，最劇二場。大將軍果縱部索賂，不與。禍將逮，以竟不與。藉少三車，一輸幕府。一貯部費，一至闕。治疏且聞，爲孫司徒所持。公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二

更多筆索者，尤爭橫爲。或公兢兢無能，據六載一耶。乃出守南寧。公本彊，不巧宜當分宜比大將軍曹即挾賂伺分宜門如市。公又不與輪邊，推關索索空索，往亡謁。逐亡贅，分宜以嶺外南寧郡投之。南寧故守連殲且歲寇，帑脫行也。公至寧，儉潔無異。郎官兩覲空手不謝。寧人德公，浹骨髓。寇屏界，分宜不得隊，乃又遷之威茂。備兵，公首單騎諭吐蕃種落，正賞格。先是要賞禍備兵者，可服如束脩。文之乃參吾東藩，到境掃從化。龍門二源諸寇，西人惠公自南寧，吾東人惠公自此始。于時分宜敗，公復西按察，尋轄藩復新寧、永寧二州。皆公劈畫。



晉鎮撫討府江懷遠乘勝焚洛各流黨下堅巢逾百里斬賊千萬亡其粵賊如落葉掃一番更多一番公難消次第後迄無待再掃難不在捷伏在善後不在多計計在杜朕躬粵人惠公甚功宜麟閣江陵者專懷喜操切東吏嚴束溪公不黨如分宜時十寨通亂也公憂居再撫公不謝故吾江陵新法自負利百世積錢義公曰何啻膚撈腹奏損數十之七禁郵傳公曰何責當平原奏免粵過往乘傳對毀書院公曰何嫁禍聖賢藉復白沙新建諸哲祠且操文以祀時御史劉臺糾江陵怙喪就織憾不已噉爪牙飾咎速成諫粵郡臺過公郊勞傷僂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

居膳餘爰粉祠表檄聘其屬歸黃語入大忤江陵江陵死其黨俱敗公得免總制兩粵命即日下兩粵故若奉大吏將領不暇扞圍日計剝軍幾何幾何也時遂有東山之變公至未言計賊先下令旌廉杜饒以身擔括牛通入吾私邸吾若法半通入吾後門吾若法將吏人備恐士民人加額東山叛卒悔禍爭丐降公頸數十渠魁劫補舊情將空名緹騎騰逐薦賄者悉投寬大搜爬弊罄稽稅漁利捐洗無留粵人始知朝廷有大吏為生我也聯年召總南御史臺旋覓振則天子念豐邑重素令吾粵人專公公入留都貴人為減賜從予至公指

訂崇質建貢黃馬快船請中貴視為私艘核貨牟利故事也公峻裁抑振軍實密考選具彈心力病從連四五疏乞骸猶引予榻前曰勉矣國家事諸判判若無恙者乃歸不旬月計傳矣嗚呼公予所共効力王家矢心末路者公歸乎歸而逝乎何遽也宗社維休不公慈遺予不知也予不知也予壯登朝為郎而蹶蹶再起赴再蹶幸不死終老菟裘公制粵予予以清風洗祿以孤忠汲引公環召予亦蹶起聯舍于南菴修味恨相得晚予初兩人者相姓名未得杯草也公不予私予推穀予亦不公私公執贖公已矣予後死予不公傳其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誰傳海瑞曰世道大氏壞在貪風俗人心只是念頭差遂以貪卑竟其身流竄風俗公之不貪三白首淹恤遲馬後轍處處寧分宜江陵際難哉難哉而進退完廷是不貪位什公開府夷關停檣珠胎斷疊丘太宰宮問予郭司馬鎮而粵地增毛幾尺良然是不貪利前後削平夷虜功滿東南與寧寧寧誰造也孫磨寂寂窮鄉儒生是不貪功嗚呼三不貪可傳天公何以死哉公歟不忘國家公固不貪身後之名者也

書

○與張吳縣書

皇甫湜

其無似，輟跡山壑，未嘗輕詣有司。昨還自京師，企仰芳猷，乃一通謁，繼辱枉顧，不以鑿坏之簡，川失傾蓋之歡。邇者伏聞道體達和，偃臥齋閤，吳民負持，猶未無所控訴。憔悴顛頓，哀號道路，公不強起，何以慰之？況今歲之旱，異于往時，赤魘爲災，焚惑見象，紅光夜燭，融風晝號，燥石流金，忽歷三月，河乾不流，井泥無餘，七十老人，目所未緇，猶念公自下車，刊除苛法，布以仁恩，照了庶情，澤濡萬物，道化大行，民心允洽，災祥不貳，其故何耶？昔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七，夏桀之虐，禍延有商，劉英之冤，憂在楚相，天之憤沴，既久而民之怨毒已深矣。然猶幸其及公之身而降之，是天之不卽棄民于死亡也。何也？公之德在民心，民之所與，天必享之。人之所歸，神必聽之。公能強起而爲民請禱，又何感之不通，而何請之不得也？大零之說，有爲神農之書者，備言之矣。參以穀梁之著，論仲舒之已行，恐無不驗也。吳有白龍之神，載在祀典，凡祭守令，必親至其祠後，乃遣攝以往。至，則使胥不已，襲乎王清南時，早甚，躬往請之。見其祠宇傾圯，祝已雨降而新之。旋車而龍見，人邪而雨沛，消南擢去，祠猶昔也。人則不信於神。

何者，胡可乘下車適見，今有司畧放神農之法，爲龍形祠而叩之，躬帥吏民徒步壇社，一時戶設几筵，繫水置蠅，兒童幡幢，燈香歌呼，闐溢應時，而雨比之隨車，今一屠宰而不能斷吏，則不虔於神，何有？禁又聞郡守有閭雨之誠，按公講救災之政，其妄意今日所急，莫大於釋繫，緩刑火之，蠲逋次之，弛禁次之，數分次之，防盜次之，六者皆舉，庶乎其能鎮撫之矣。蓋吳自南嶠公爲郡，訟牒紛積，雨造播至，扶而囚之，踰時歷歲，不復訊鞫，囚圜之中，縲紲成羣，府治之前，桎梏如市，氣鬱而不泄，疫延而不已，京易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南嶠雖去，其弊猶明矣。奇賞，卷之三十七，三六，在故曰：莫大於釋繫，理官持法不平，恒徇上意，以爲輕重，故情僞不得出入在心，非幸而服上刑，不道而獲平反者有之矣。邇乃赤日之下，執囚而刑之，雖罪在不赦，亦足上下天和。傳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而常陽者非耶？故曰：緩刑次之，往令催科無狀，遺通積負，十有餘年，肅齊在郡，荒歉所侵，一切蠲算，藉登司徒爲害莫甚。一旦徵之民力，竭矣。值茲災沴，朝夕不給，何暇治枯槁哉？怨謗之氣，發于歌謠，所謂螭蟻沸羹，虛謀積惡，失在過差者也。故曰：蠲逋次之，吳人好貸，富者利在得息，故多賴而不吝，貧者利在周給，故倍償而不厭，負

惜之子百錢之資可給其養。養鋤犁之夫三時之賴若取諸外府。邇者私責之罪重于奸賊。債納之令嚴于林。錮民趨一時之法而不知今日之收歛無所瞻望者是誰之過。抑傳曰：號令不順人心其罰恒陽。此其一耳。故曰：弛禁次之。米價騰踊居實持贏以射利外郡遐糴以自儲三寶不通泉布不流亦以致旱。吳郡八州居粟之家紅腐于廩積金之室貫朽于囊誠能懷之以仁示之以信十出三四散粟于牙儉平糶鄉井而納其償責金于耆艾通商遠邇而反其金吏藉收之復歸其人使富者之有不失錙銖而貧者之益奚啻千萬。故曰：勸分次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七

之旱傷百穀則有寇盜上下俱憂其極憂也。今自書之中隄小兒而奪之食薄暮之時逢婦女而取其衣盜微見矣星屋不曉必燬于原涓涓不塞將成滔天此又有司之責也。故曰：防盜次之。某無徐孺之賢以下陳蕃之積乏樊英之德能教成都之災所以為公喋喋者以公為知言故也。公聞某言奮然強起吳民幸甚吳民幸甚

論

原墨論

皇甫汈

貪墨之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與金輦簪京邸為場爵賣官朝堂為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斯焉蓋朝通百鑑則夕蒙百鑑之酌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驗取之者若探之囊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契券交於豪門質貸遍於鉅室郡邑小吏足跡未涉其處而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何處大中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玩好之飾有限也廣置豐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微寵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七 三十八

于利其用亡窮採管謝過其費莫算矣夫取諸人以益已情也則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以於秦而取償於齊雖黔黔以報而貪污不止者勢也。矧今之大臣蕭曹為秦晉內魏為潘楊班察締為世時椒戚引為譚私歲時餽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弔百兩是常一切奢儉豈特未履諸綽賈生痛其為外塗屏錯跼賢良斥其為虛而已哉。雖殷責苞苴之行漢矜簞簋之饒而忠山官邪為紆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於終南習友酣歌助於長夜官惟擇美寸簡信于斜封地或求良求開於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欲除吏惜哉未聞於

蜀郡之輸貨不避曹騰。發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也。由是探宸衷於閹豎。排禁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費乎威福。獨攬。頻咲自愛。絕請託之私。杜婚媾之隙。中籍沒之典。嚴漏泄之誅。草不宣于掖庭。樹無談于溫室。源遏上流而風靡。乎其少息與。

○罪言論

卷之二十七  
天子設臺諫之官。重言責之寄。蓋以刺百寮。察萬民也。臣徒刊害得失。倣倂而人之賢不肖。關焉。唐虞敷布上可達聰。漢魏疏陳。下將清憲。今則給事科分。御史道置。權備糾繩。職司彈劾者也。明哲之庭。若屈軼之指。佞夫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七

三十九

鷹鷂之擊無禮在物。且然矧伊人乎。飾豎彰其發隱。冠豕示以觸邪。使簪筆立朝。貴戚歛手。以避持斧。按部貪墨解綬而亡。輦轂愴其威稜。臺閣欽其風采。庶幾鮑薛之。隱焉自管孔光之奏。董賢發其姦。回任昉之按劉整。數其學。終亦可以脅息動色矣。近觀章奏。跡涉風聞。事同七舉。若盜嫂懷金。無而爲有也。齟齬市虎。疑而爲信也。綬青囊。恣。陰懷。珠似而爲真也。展季覆。張目以爲挑。子瑕奔。疾坐以爲矯。此泥其跡而不亮其心也。或希旨於權赫。若路粹之誣文舉。或乘隙於寵衰。若子虔之責商君。或逞忿於已私。若到洽之詆孝緒。或媒孽乎善

類。若年修之排元。既乏劉隗切正之義。復罕傅盛哀直之辭。謠浪鄙言。汙及尺牘。惟閹穢行。亦溫忠文明主聖。誤。富加欺謾之誅。詩人交亂。宜申投畀之罰。乃敢鼠忌。憑附。不肖。網疎。蠅點。單微。羣賢林。遯。雖衆口易。錢。而百足不。偏。致綴旒有蒙蔽之。賤。負才與。削。罰之。歟。此非進言者之罪乎。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七

四十

序

贈郡侯蔡公國熙入觀序

皇甫汭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一

隆慶戊辰乃 皇上改元紀曆之次。寔值元朝會之始也。內而畿甸外而藩臬郡邑小大之吏咸以職入觀太宰綜核功叙辨論官材以上干 天。天賢不肖既判服最有差而黜陟行焉。是旦也衣冠玉帛之華旌旋鐘鼓之設騰傳鷄唱之儀解解削祗之賓歡呼拜舞於文陛赤墀者濟濟踴踴助古特盛亦臣子之所利見而幸遇者也。時吾郡守蔡公業當行公廣平人也。由戶曹郎以賢稱簡命出守南菴月多異政吳將移風而易俗焉。舞之大夫子於公行也思數而告于執政以達于 聖聰。惟恐美未克彰而善或上壅也。揚言曰吳自言慨以文學列于孔氏之科發其精華之蘊後世遂多摘績模倣之英公啓以性命道德之談而士端其趨矣。吳自揚州上鐵海陵流徙賦號股肱師旅之後田卒汙萊公爲省耕勸課濬渠興利而農務其業矣。吳民素機巧善雕鏤纂領爲奇役怪器公屏玩好捐亡益之具而丁反其朴矣。吳閭閻通都祿賄船楫交實射利公爲積市成吏無私取而商操其贏矣。吳自專諸擊刺多魁岸有俠六博使酒公嚴遊聞之禁而民變其習矣。吳自光修骨肉相

明史稿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一

明史稿

卷之二十七

四二

我後多聞牆之獄公爲閉閣謝過而民有兩存其田者矣。吳造樓船飛輿掉歌方響多山遊水嬉無間冬夏公嚴其禁而民志無蕩矣。吳自館娃之餘尚有招搖倚市者公至歛跡矣。吳好調詞誣詆公察其奸而臨訟不得售矣。燕饗品物有制而革奢爲儉矣。危冠侈袂放逐之而服衷矣。毀淫祠撤妄祀而左道息矣。公豈徒爲循吏即古豈第君子寬大長者易加焉。夫朝會之典天子令陳詩考禮罔非觀民風俗也。就有出于吳郡者乎。晉漢宣中典考覈吏治常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長二千石乎。皇上雖非起于側陋之比而在潛邸特久知民疾苦同而求吏治之切均也。當時爲吏者如文翁修起學宮除孝弟力田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貴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間非爲民計也孰有良於蔡侯者乎。課列郡之嚴公爲第一守矣。我明自 孝武以來耳目之所睹詎如天水胡公嘗師以文治矣。然未及彰善也。吉水聶公嘗惇以禮教矣。然未盡抑惡也。西蜀王公嘗坐鎮雅俗矣。然未遑飭政也。公能兼之稽吳守之良公爲第一人矣。舊凡守令入覲先期數月飭徒馭戒資裝優於閭肆民不堪命公單車過

宿無春糧清哉疾矣吳父老譚然歎曰使子大夫之言聞于執政達于聖聰天子乃曰有臣如此宜在公卿輔弼之列出入禁闥召對清蕤恐奪侯之速而民失其望也天子增秩賜爵如漢法晉職參岳借寇復留如永康徐公故事庶久道化成政和俗美吳其躋于至德之世人人負達節之舉乎大夫士乃更起舉觴酌侯而祝之父老遯道稽首侯麾之乃得行司勳氏退而書其言爲贈

壽文太史九十序 代郡守

聞有天壽有人壽有家壽有鄉壽有國壽若夫挺靈錫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七

四三

哲爲世作模此天申之壽而年蓋不足加焉立惠集言垂名不朽此人修之壽而爵固不足多焉杖屨以安度閣以奉此子孫之隆孝養也耆德宿望表正一方此鄉人之所以尚齒也燕饗有禮告存存秩此先王之所以引年也若太史衡山先生者秉倫鑒於三吳寄興刑於一代非古所謂達尊者耶今上御極之初端冕右文側席求士遂企弓旌之招膺珥璋之薦待詔金馬給札蘭臺亦一時之奇遇也然非公所好乃倦長卿之遊高仲連之蹈抗跡山楨委懷丘索書絕交於貴門足不踐於令室四十載矣由是清節著于中帆懿行重于鄉閭

壽文

文章載于史館聲名燁于海內兼以妙解詩律則少陵非工並精翰墨則內史爲宏戲淙六爲價踊市間誤點尺幅異域爭購皆其餘事而公不以自詡也予嘗家食時即聞其名想見其人而不可得幸而出守茲硯間造其廬接其光儀承其管咳始大慰平生而公躋九十之年耳目聰明步履輕捷日通問字之客不輟揮毫之典使緇川朝訪猶可受伏生之經魯邸夕延尚堪備申公之餼蓋公雖遊于羣稅之苑而不以雕篆傷氣雖產于紛華之俗而能以恬澹養心且享遐永之齡較康寧之福者也其視臨科顯仕爲何如哉竊怪夫養禮廢缺無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七

四十四

復鳩王之頒燕饗之制珍隆之從蒲輪之遣公誕之辰聞其子姓昆弟聚族羅拜觴而祝焉在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則家爲之壽矣履恭饗臻軒車駢集觴而頌焉在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則鄉爲之壽矣燕饗之禮獨可廢乎矧今之郡古之國也今之守古之侯也敬老尊賢牧宰之職也陳蕃下榻于南州謝眺餉秉于東海前史紀之矣乃與二三寮友圖爲公廩助鄉飲之期惇大賓之享乃勸酒正具醴外襄司訓樂師登歌擯紹贊儀公其照臨庠舍揖讓酢醢子等次第更起而獻壽焉展乞言之思惠周行之示在詩曰如岡如陵三壽作

朋庶幾平 聖朝之憲章固老之遺義燭食曰善足舉也恭禮於洽泉賓有擇予泰主者宜書其事俾吳人傳之爲美談云爾敢曰文乎哉

卷之二十一

陸王

吳以聖祀  
聖廟後立  
五月也

碑

重修至德橋碑

皇甫訪

吳祀太伯自漢永興始太守康豹建廟於閭闔門外其徙於內則自梁乾化間錢武肅始也廟臨金閶之溪宋乾道初沈度領糧乃建橋表坊廟曰至德橋因廟坊因橋云迄我大明歷年茲多橋漸崩圯嘉靖癸亥開士屈真定者募諸檀越圖惟鼎新入鮮樂施事未易集也監察御史閩中陳公命下再借三按吳中駐驄茲地登瞰危梁顛瞻頽寢歎曰至德若此後何以觀乃不責諸爲民之上而議于遊方之外乎遂檄所司捐贖刑之

卷之二十七

陸六

金刊它山之石盡易而更之徂暑而呀呶興仲冬而屬揭免力不踰時工不愆素基雖因舊無改而制則視昔有加矣然引繼之思紛爲箱筒之珠虹跨之聖爲麟次之屏無復於檣翼門綠柳夾岸也由坊而祠將以次修舉也上石而下思紀鴻烈請勒豐碑謬以文辭見屬於按察法有若太伯者由克讓以致俗民非假法而施述今德以學基固可不勞而定左思修其巨麗陸生美其協靈非百世宜享者乎若夫仲雍揚波於虞海季札蹈節于延陵貽厥後昆追嗣前軌苟不見德惟法是聞雖有脂茶之密不能回斗粟之議筆距之神罔以

格閱牆之說故與校易悅榮陽無並逮之獄閉閣引恩  
高陵有兩棄之田乃知化理之本在彼不在此也高風  
既逝末俗寢偷禮讓之邦焉頑善詆愿格之民輕烈好  
聞向也襲跡皮冠今乃縱情綺靡始也脫屣千乘終焉  
變色一簞公軫憂焉故新是橋者將新是民耳俗猶繁  
也克讓則置諸安好爭則置諸危民猶水也有德則易  
以濟無德則易以溺由是往來茲橋者足將進而惕仰  
首坊下者潛焉而嗟有躬未遑謁其祠而赧然趨者矣  
是乘輿之在人心未嘗死而公激發之機入深而感速  
也粵稽古筮巡狩之典王者所至必陳詩以觀風納賈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七

以觀俗布德展義修禮秩祀皆所有事而公代天子  
優為之豈曰與梁有司之職非務其遠者人者乎為下  
為民是謂鴻烈為上為德是謂令猷一舉而二善具宜  
著之銘公名瑞字孔麟登癸丑進士由科第超升御史  
者相繼不乏為閩世家云成化甲辰巡按張公湛嘗新  
厥廟太史陳公音為之記公同產也先大父祠祭公信  
為諸生唱書其碑聯若有待重感于斯銘曰  
至德造吳洪惟太伯宣父有言禮讓為國懷風永歎禮  
薦靡忒中葉道衰民乃作辟吾君之子邵王與族爵服  
非玩繁潦是羞仲揚其波季濟其流端委于越比隆曆

周肅肅杜下時節來巡八條威察自陞俱折納民於軌  
返俗以醇歸報我后洽和神人烈士徇名太人不朽  
聲聞於前光垂於後昭德塞進功實云茂疎而茲梁文  
石非久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七

四十八



不遇而然  
遂不可

對

毀舟對

皇甫汭

東故公子問於通方先生曰聖王制器尚象舟楫與馬  
吳郡巨履寔爲水區弘舸通巨檻接騰蓋自督紀之  
矣議治者惡夫崇奢之病禮也節飾之蕩志也嬉遊之  
妨業也荒飲之弊聞也治容之誨淫也議將毀舟示以  
甲令裁以常模是爲反本以敦其俗矯弊以殲其化吳  
自今其可觀乎先生曰否不然此謂裂衣斷帶之禁而  
非疾車止擊之神也訓斗抗敵之治而非沐沐息陰之  
化也僕聞之善防者循其性不改其故善牧者通其志  
明矣幸甚

卷之二十

四十九

不拂其情是故障狂而塞之不若疏源而決流者易也  
御馬而佚之不若牽牛而豫賁者順也是故先王有因  
民之政而民宜之有隨俗之化而俗安之舟楫之利其  
究亦博矣非盡如子所云也用之聚族適女以洽嘉禮  
用之送死喪以崇厚德用之祖遠饒近以暢離緒用  
之登山臨水以宣幽思胡蠹於政而欲毀之哉且壘樓  
島峙不備於環構之帶飛也錦飄霞舉不夸于雕墻之  
衣繡也軒幌之照水不多于綵帷之竟道也終宴之所  
費不浮于一饗之玉饌也芳辰之綴賞不曠於窮年之  
游手也采蓮之靚女不荒于倚市之明艷也中流之新

戲不聞於閭巷之結管也何舍彼而取此豈事有緩急  
物有大小治有先後政有因革今瑤臺無恙而餘皇被  
災狐鼠當道而鵲首蒙戮里狎怙勢而捕人受禍屬訟  
鋒典而摧歌輟饗殆非所以召和氣弭怨怪也吳之侈  
靡助貴比肩操履繼踵又免成周風在四友先上不羈  
而同蚌蟠之刺不能齊之以儉沮洳之譏不能挽之以  
殺使蘭舟桂楫不泛於朝夕之池危冠袿服不睹於長  
洲之綠縹奇貨不齎於吳趨之肆陳粟紅腐不儲於  
海陵之倉巨商良賈不通於閭閻之塗而上錯之賦可  
不登於天府之國庶一切盡廢之乎今夫舟之習於水

明矣幸甚

卷之二十

五十

猶車馬之習於陸也爲之飾以珠玉錯以金貝被以綺  
繡藉以錦茵綴以鈎膺文以輪轅約以條革和以鳴鑾  
非不麗也亦猶屏騎於周行而脫駕於魯道也未見其  
可也幸民者浸以湛恩潤以鴻澤惟患康衢無鼓腹之  
夫南畝乏頌我之婦頌成中樂百坐而愁愁止其笑歌  
起而呻吟故馬督季子入首見今室惡而故室美新  
墻痺而舊墻高歎曰民力竭矣吳舟雖麗亦極室營營  
也民實不堪漸自痺惡耳若昔管仲沐枝而淫無愆則  
之役晏嬰弄車而民罷擊鼓之聲致治有本導民有機  
故曰民可感而興也二子之謂也仁侯良吏勸躬閉心

端執務實達權罕要在宥去其財民將有率履從教改  
行安節而嚮化者焉毀舟何爲哉

明文奇賞卷二十八目次

楊繼盛

書

上徐少湖救荒恩見

與繼津兄書

又

疏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序

花洛先生志樂序

明文奇賞

卷二十八

集張節婦冊禁詩文序

雜著

介軒說

記開煤山

祭文

祭易州楊五文

沈鍊

疏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序

送朱縣丞赴尤溪序

郭希顏

疏

天恩未報願獻微忠疏

余文獻

序

都門別玉泉陳先生序

壽蕭先生序

宗臣

書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八

報張範中

報劉一丈

報徐子與

記

七月西征記

九月西征記

西門記

雜著

慎履

誠俗二八終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書

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愚見

楊繼盛

某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寧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于死而所死者皆外郡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八

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為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齊偏之政何必煦煦然為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饑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

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折似為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趨重利故米價至于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儲工止可得錢乃今分為等類定為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二

之乎為今之計當為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筭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為官價似為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賣價糶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白獲然今定為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沮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

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運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千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其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為盜者眾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為盜雖起于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米聞教民為盜以救之也况漸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三

不可長民不可逞恐提防一撤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與繼津兄書

承問足見兄為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鑒其向上之志但愚衷有見其不便者數條請上陳之備採納焉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為眾悅服今本部既束高閣而兄欲強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為拯援小弟之故警家欲害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自居受害之淵

如此說來  
亦未可知  
人焉能精

數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處行事。凡有謀為。又先題請。兄自恃當道者果欣而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為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守信地。遺一空城。虜或逼圍。將何以為保身家之策。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恃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加重于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觀許多之疏。明文奇賞。卷之二十八。四。蓋恐一時失事。兵部參劾。故扯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撫于兵部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禁機在彼。持握豈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之日。替彼頂缸。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便七也。夫識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為此者。蓋一念為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其如何下手。如何收煞。事成如何。結果不成。落何名目。疾生雖不計。必竟果不徒歟。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弟非阻兄忠貞之為。若損友者。蓋真兄事必不可成故耳。況此時兄十分小心迴避。猶恐禍及何乃。

目投禍機。乎情出迫切。不覺涕泣之道。直述其事。詞章不倫。幸惟情亮。

又

仰讀手教。足見兄以天下為己。任敬羨敬羨。宣大係天下安危。弟豈不知使弟在部。必為兄之所為者。乃阻抑若此者。何蓋以兄處最嫌疑之地耳。况老賊報復。害人之巧。入于至神者乎。此弟之所甚慮。而知已溺愛迫切之情。如何能已。此事在他人為之。如何不可。而在兄為之。則甚不可。况才尚有大展時節。此時且歛鋒蓄銳。俟時可為。則轟烈一場。勿徒求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明文奇賞。卷之二十八。五。皆知致身為忠。不知為天下愛其身。尤為忠之大者。請兄更思。

疏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羊之盜。肅清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制章不得干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陛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拔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而崇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三

六

用原

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今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有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眾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慎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于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七



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  
營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  
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  
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賜銀三千兩成過  
兵部薦爲大將及營督哈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  
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譽之功矣及嵩  
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嘗自嘆以爲養虎遺患  
後又知皇上有疑嵩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  
互相誹謗以表初黨之迹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  
而逆嵩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嵩之所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十一

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嵩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  
營也而受賄引用營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  
則營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  
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營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外  
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道歸路  
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  
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  
掩飾此處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  
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罕問汝夔求救

于嵩嵩又曰雖是罕問我其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  
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  
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  
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  
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  
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  
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  
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  
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  
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用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  
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  
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遇縣吏  
卽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  
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  
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  
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能罷其官又且曲  
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  
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  
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



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入大罪也。尚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尚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賄賄爲事將官納賄於尚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于尚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尚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尚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一二

民之心既然恨惡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降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儼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尚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賄賄者難貪如盜賊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廟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尚先好利此天下所以

皆尚乎貪尚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尚有十大罪耶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尚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尚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尚欲托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欲歔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尚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一三

憎舉措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墮。皇上之心。皇上見尚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尚之間諂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尚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尚轉世恭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尚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尚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尚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尚得以展轉掩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尚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尚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嚴衙衙門緝訪之也尚則

令乎世蕃將殿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奸三也殿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便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

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權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類此五奸以彌縫之畿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固從曰不足惟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憚快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惟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此不過欲全大臣之體而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蒿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恐百萬蒼生之塗炭乎况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

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幸復令職。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萬之奸。羣臣于萬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萬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萬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其不除。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序

苑洛先生志樂序

楊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六經之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然。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不講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為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于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于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于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狂。卒愈不知也。既而得此說矣。於是直解之。著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于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琴非之中。若天有以破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律之通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固九分。曆八日。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

國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劉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因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

明文奇賞

卷之十八

十八

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叙時同功。然其時得律呂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出。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

未能也。講求之。豈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同多事。功懋峻。赫炫昭烈。一世者。然或由於遭際。泰合。稱激。聘。術以濟其所爲。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于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岳。雖窮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山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係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

十九

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外無所資。然猶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疎。則羣議紛然而起。凜凜焉戒慎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淪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爲天下之至難。雖較鮑。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漢波之傳。守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爲婦人守

參不  
孝而陳

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朝廷旌表之下而  
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  
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  
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  
少歉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  
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  
無亦朝廷於忠義者之不獎奸悖者之不誅此天下  
之所以無體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  
業足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壞天下  
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為可恥今之人其所為所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八 二十  
行及婦人之不知于此重為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毋  
徒歌詠婦人也乎

雜著

介軒說

楊繼盛

介安從生於吾志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  
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  
綱常弘德業泰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為之質幹是可  
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垂懷以忤  
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  
廉臺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為介者不求其合  
于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諸音笑貌之末  
故能介于外者或不能介于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一  
于終則是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  
害介也不既深乎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  
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  
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欤則以之名軒  
也固宜論者猶以二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連之  
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領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特  
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  
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記開煤山

開煤山 洮八十里鎖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在

地竺寺前先是開者數為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開以諫開馬市謫官狄道尋欲開之而不敢專也會庫生張子汝言白於府縣允之委府相陳言往董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予遂偕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維芳陳拘宋詰親往治之至則先解之以威次惠之以賞由是煤利以開番民遂服予不事煤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遂記之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三

祭文

祭易州楊五文

楊繼盛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承之列論友于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逃為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常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賓客中然猶以為特器達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于家而拙於官樂其疾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烹及既於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萬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三

去年夏予以狂直排姦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已則遠絕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已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已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傍徨拯恤之意反殷於初雖觀寵辱相輟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為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即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

爲何如哉二月初載携乃郎慇懃視問握手交語  
肺肝相別無幾計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  
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  
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  
同心共道充濟時艱縱厄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  
勵鄉邑寬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  
乃竟突然而逝老夭何哉善人之酷如是耶世之生理  
已絕宜速歿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  
老夭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毋乃西泉命當適遭  
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  
明才許賞 卷之二十八 二四

疏

早正奸臣誤國以央征虜大策疏

沈鍊

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邇又陽言入貢陰懷故  
智致壓一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乘  
時以興北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羣臣之所  
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算方今廟算必先爲  
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  
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割肝  
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  
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  
明才許賞 卷之二十八 二五

愚鄙之心頑于鍊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  
賢豪咨諏方畧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  
夜圖惟不過爲自全之計人有欲爲忠謀奇計者惡其  
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  
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附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  
國孤媚之態病于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衛官  
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  
也用市虛文則外慰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  
以爲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  
其力此其爲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我邊將非多

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易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舉彼易肯忘已受民以私而為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 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是人人皆思所以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變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賊狼簪至于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絲絲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三六

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盡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或地而後已使人為國之心頓然沮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欲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橫移財貨騷動道路凡窮財盡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况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彥名滿公室之臣實為私門之吏大事而自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

而干預大卿之政邪獨邦彥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籍能陰借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堅于膠漆道義薄于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繁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于事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耻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二人者雖日去賊墨之吏無庸也身為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異于丁汝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三七

夔之失事乎乃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者然虜賊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朝廷之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以倡為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為欺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皇上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



仗劒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勝猶不足滅矢邇者  
懸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  
臣不勝激切惓惓之至

序

選朱縣丞赴尤溪序

沈 鍊

余表弟北橋朱子候選曹者數年今得除尤溪縣丞將  
行問計於余何以丞尤溪者余詎知尤溪之所以而告  
之其道乎哉昔人之言曰一年之計在於樹穀十年之  
計在於樹木終身之計在於樹人皆謂張其辭說以為  
名言議論可以服行而為餘播流於無極余以為不然  
人皆貴自樹也夫托根榛莽之間撥起山林之表至於  
枝葉扶疎參青霄而蔽白日物莫能禦之者草木猶然  
而況於人乎故古之君子其生而飲食居處與百姓同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八 二十九  
及其久也德澤加於海內功名流於千載豈其風所稟  
受若是哉其所以自樹於已者里也能自樹而後可以  
樹人不能自樹者人將仆之矣如之何其樹人也哉夫  
自布衣起家而為丞華衣束帶矜莊堂序之上百里之  
民睨然而望之此其可立必非碌碌者矣余知子之心  
不以其丞自足也則固不以官府為營家之資而汲汲  
於妻子者國家張設官師以其赤子而付之撫摩之而  
人固惟其妻孥之是恤此其於中心忍乎哉然後上賤  
而下慢之矣上賤而下慢之則仆之者至矣然則非人  
仆之自仆之也君子固懼夫人之賤且慢乎我也而自

等且貴之自學且貴之者則莫如不以家自營而心於民事拒絕苞苴之門而垂意於鞭笞之際上下之人莫不稟然重之矣然後德澤流而功名章雖欲以承自足豈可得乎此其爲營家之道固有大于彼者故能自樹則抱關之徒榮於柱國不能自樹則公卿之貴不如匹夫朱子少翁經能達於世務者必以余言爲可服也

疏

天恩未報願獻微忠疏

郭希顏

臣退伏映畝生未報。恩死何暇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虜爲中國憂。臣竊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顯吏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口立儲難。皇上誠欲立儲。則重臣有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爲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設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聞歲星發地震繼又大殿災。皆天垂仁愛之象。懇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爲皇上計此道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思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罪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爲負國言之。雖死爲報國。臣寧一言報。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皇上至愛莫如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嫌何疑也。蓋自言者倡爲二王而陳。

發

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  
 諉也由差遠也 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此可  
 大慮也由最近也 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  
 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諭二王以母忘恭  
 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 王心無所  
 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  
 釋疑而君相信是為至和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  
 所分封臣聞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出匱人或伺之  
 如此乎外防也 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 國  
 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三

預設則譏隙所由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  
 寧宇以衛邦國而况於親子乎是故勿而暱就膝下者  
 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  
 離禁閤臣仰窺 聖慈為王繼繼但官府不宜久虛山  
 川若已預待 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  
 盡計 聖明早斷及時 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  
 數於制於情似為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是為  
 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  
 天性 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難  
 大而欲子安於無事也不親之今時何時乎四郊多難

如漢書

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 大聖人萬年垂拱者誠  
 以南面事權非 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收  
 也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 聖愛  
 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偏賢承  
 養中實討論往古得失相切劘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  
 務不得與聞况時事固非高枕之口而 君父又非倦  
 勤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願 皇上端拱  
 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  
 父子相體是為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  
 屏翰彼此永無猜妨官中門省之牋不時而進麾下富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三

貴之想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火之而  
 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服至和感而天  
 地自饒至福備而 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  
 之先急也每嘆古者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  
 以直諫臣嘗得罪輔臣只知 天恩莫報輒憤激雄心  
 且先國者不仇其私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  
 圖之不早非智是故在庭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 聖  
 明仰慰 祖宗九天之望深思 聖母一脉之託察臣  
 愚始終為 王之無他故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  
 不嚮風列首爭効 闕下者哉

序

都門別玉泉陳先生序

余文獻

予睹北地李先生曰 憲皇帝朝士人善依放六朝正南都爲甚睹其論可異焉然徐迪功陳拘虛今玉泉陳先生諸名家所屬皆敦致本始非古國風意哉此又何以稱焉大都士接序比緣即薄少吏治不爲省古謂文章者定靡切世務要必有取豈歎言已哉士明盛時乃一切靡靡不當世用其謂何語曰雖有雕脂不療枵飢信哉李先生之意有所指云迪功拘虛靡可得詳予自甲辰入西署得見陳先生宛葉間所著人多傳之予不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八

三十四

爲論論其行事著廟廊者始陳先生范四川部時因有市女婢歸之里閨婢母家嗣其業行訴殺其女因証服將吏死先生隨尋之皆無在令吏人抱令甲與廷中評爭往數四面發亦不得已卒得直其冤時四明聞公爲司寇曰陳大夫嶽當大夫剛明者故陳先生爲郎不爲奇請它止類此居郎署四五年時時搜致百氏亦時有所著皆流涕之意云前陸大夫往備溺先生爲之論次今昔盜賊之起不即爲合時解散後煩費苦矣稱難歷代興壞所由其驗鏡可觀也見者謂承平時不宜有此言嗟乎詞人飾華視百姓爲髦梗肯隱憂却顧計矣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八

三十五

事至此哉無即它論今東方曹濮間事不大章明較哉天厚社稷今即解散假令未即解散今房不孩求貢意巨測萬一輟輟突至雲中西北諸侯道安所承給哉嗟乎此豈不靡切石畫當實用者哉典六朝靡二欸言同乎故省中執所睹聽輒曰陳先生陳先生陳先生今出憲江藩矣江南雖比歲大疫民微重重爲邪不當有東方曹濮縣亦時時有米鹽辭告可立決亦無今閩士因微暖狀陳先生又劇切僉濟甚當往今取所關策爲齊民覆露之殆所謂黃立虎躍者可勝道哉屬者陳先生南宮較藝出偶過予論曰今律文有在外從按察司具奏即如此則院司之臣比肩事上者今聲折如諸生時何乃故也時體何起自予未對

壽蕭先生序

大江以南豫章爲一都會豫章南則爲吉爲袁爲臨在袁吉間非過都大會民土著不習機利乾沒人其民老且致恩無他賜往年居鄉間長老談臨俗有蕭先生者幼即孤不省其父狀爲何顧時時問諸鄉父老曰吾父狀爲何即答曰其近似即喜不者輒請不起食鄉人憐之爭爲描摹彷彿其父狀肖成鄉人曰大肖而翁先生即置中堂上出八伏請後行鄉有龔先生曰即無論

其肯不肯人情終日嗟嗟語肺腸耶反而應和相繼乃  
 翁沒數十年願求若狀乎誰為此故里閭閻皆稱蕭先生  
 為孝友人先生後搜致百家暨齊民諸術皆得其雋水  
 人勸其仕輒曰仕進難即致通顯章表亦時時川棧利  
 學俯仰毋苦我乃即鳳山下為隱居後見道路人病又  
 置宜旅館憇道路人道路人即弗病今少傳嚴公為之  
 論著其事俱見記中客聞之嘆曰若非道路人哉今  
 士受天子簡書握金符膺專城視道傷殭相屬口是道  
 路人固當乃田野人視道路人云然如頃歲大稔江浙  
 旱楚旱吳旱淮南又旱得公等數十人布天下豈令我  
 明文前賞 卷之二十八 三六

皇上愛早哉少何公所論著有味哉有味哉故人皆知  
 蕭先生乎為之問體貌豐癯年幾何其子若孫為何歲  
 甲辰臨蕭汝薦氏舉進士郎舍鄉人時過論汝薦坐終  
 口口不道詞雅下接吳楚蕭補積兄人持刺紙來額  
 籤寸緒赤即不擇口上席則誦國靡則連務華去根者  
 也恩期期知其不可容口君安得此長者之言曰大公  
 嘗以是教我大父即蕭先生先生今年七十矣配某孺  
 人亦七十一里人咸欲壽之文獻曰蕭先生長者也大  
 雅整之於身施而不得所藏百家藎皆可著廟堂皆絕  
 口不談顧其中愚若究竟之矣彼問長者也語曰寧為

砥石毋為蘭膏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明文前賞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七

青

報張範中

宗臣

客冬緝桐湖于則劉生芒然來書還報兼之佳梓三種辱之時迫霜雪日夜走遂未有以復茲宜復書中所采當時諸大貴人語意旨甚厚嗟乎僕何人哉足下乃以爲可語則亦不敢鑄口僭布區區夫聖人未嘗顯精文章之學而六經炳蔚萬世共嗟左馬曹劉李杜者流相繼起卽難較聖文後之言文者亟稱道之也千載榛蕪李何再開俾海內學士大夫重觀古昔譬則鳳麟在郊羣心快之且鳳麟之爲天下瑞也求其耕疇而駕遠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三天

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屈鳳麟於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也而世之論文者乃責其亡用於世則何以責鳳麟乎謂鳳麟之文而亡用可也謂鳳麟之文而亡用而不及牛馬也卽婦人孺子而笑之文選者鳳麟之迹也而鄙之以爲不足讀是謂鳳麟之不能耕駕而鄙之者也非忌則思李何之則古以綴文是李何之所以爲天下重也而乃誚其奔走奴僕之不暇然則述黃虞姬孔而談仁義道德者亦將爲奔走奴僕乎甚哉諸貴人之言之疵也諸貴人亦豈能必是物遂見棄於世乎適足取笑而自黜耳聊取足下所教我爲以復足

不足下其亟釋然於鄙人之言毋爲諸貴人所惑而且以惑人也有便再托報音

報劉一丈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拒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卽門者持刺入而主者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三天

又不卽出見立廳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俛仰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卽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卽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久之又立向所立廳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制問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敬不受則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

分字

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領我。他日來幸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其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還者，斯則僕之褊哉，以此常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為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四一

報徐子與

累奉遠牘，知足下之為閭慮至深也。前使者以軍書至，僕即進言督府，即傳檄汀兵還汀矣。督府雖罷遣歸，猶欲立之帥，長亡事則農有警，即舍耒而刃。僕因極言汀不可一日亡兵，兵餉復置，乃云：非即欲餉之姑勸之耳。且言二千石善為理也。足下其竟如何哉？武平報山寇復起，信有之。則汀何待焉？吾輩既不能長驅中原，飲馬

原缺第四十一葉

記

七月西征記

宗臣

戊午五月海寇既平，於是悉罷諸所入戍者。先是與兵三千以丁巳十月徵至，戊省中督府至，亟下米金牛酒勞之。已而寇至，檄其往不往也。匿之民間而督府既已撤閱兵，勦賊歸矣。於是粵兵慚，會其會長以千金為其二子取婦，欲去。遂日夜請之督府，督府業已厭之，請上罷去。而檄予督之西時七月六日也。故事召兵餉金，咸頒之會長，會長輒匿其半而半給之，以故任其掠不問。予於是召其會長，跪之庭，誠之曰：而提三千人食我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四三

四萬未聞其逐一賊也。若後匿羣酋金任其掠，音且縛而千金婦致之，閣下於是會長大懼，出則嚴戰，其羣母掠予至，延平聞其不掠也，輒又厚遺其會長牛酒。是時汀守徐君使使來問粵兵狀，予報以尺牘，其詞曰：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其人威虎而戰，日夜繩之，僅不掠塗然。亦其塗之人，徒其雞犬孳孳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塗居者，毋縱雞犬不收，母不能一時去其孳孳，以為護軍使者憂也。再二日至，將樂羣酋之至也，咸舟至，將樂則陸是時秋炎，羣酋畏炎不日馳而夜馳，予與之共馳，與不雞鳴不停也。蓋十日而至石牛石

午去汀百里其地故有塾云塾師聞羣會至輒匿之  
中而獨留其學子而窮者守詩會脫其笥不知其書  
也持刀劈之見其爲書則又碎其書於是學子頓足而  
泣亡何會又網其池魚學子者業不知畏會也既已忿  
已又闕其網魚輒大呼曰客兵作賊因裂其網投之於  
是會大怒卽手縛之而訴之會長曰是子竊吾刀也會  
長信之既已縛之一夕明日驛吏入言狀予怒命從事  
往讓會長會長懼而詰人安在則已繫而去之三十里  
矣於是追釋之又二日至汀徐君又大勞其會長及羣  
酋以去自省抵汀蓋千里而二旬始至其所經雖少焚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四三

切然雞鳴魚鼈門扉應電蕭然矣出瑞金途益大掠而  
予聞從輿中問父老輒爲予泣曰吾民之苦客兵  
甚於盜也夫當事者走千里召外兵擊賊豈不至急民  
哉及其至乃不肯發一矢徒攫金而歸也歲費帑金數  
萬卽道塗牛酒又半之矣卒乃使其民憂嗟怨歎若覩  
賊焉嗟乎後之談客兵者慎念哉

九月西征記

予以八月二十八日出關則泰寧報賊急予卽下檄  
延各郡邑兵夾勦而身與數騎星馳而西至延則賊  
已殺泰寧簿又勝其衛使楊子曰事迫矣於是檄

兵截其西邵武兵防其北將樂兵阻其東而謝倅時  
事永安則檄謝督兵截其南馳至將樂會使君顏使  
君甯將樂防賊之東而予督數百騎徑趨歸化至白蓮  
驛則賊已遁紫雲臺矣臺去白蓮六十里歸化永安沙  
縣各百里而歸化又賊入汀歸粵之要塗也予以是夜  
馳至檄其邑兵五百粵兵二百付李丞蘇簿及豐從事  
馳之紫雲兵急不及餐而予取邑父老米三十石令健  
兒數十肩隨之賊是時已據紫雲數日延平衛使劉周  
率其衆與賊戰賊佯敗衆逐之賊伏起環戰遂殺我兵  
數十人已乃聞歸化兵至輒驚走先是賊遇歸化歸化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四四

入華粵輒射殺數人賊遂遁至語人曰吾遇延平兵  
而戰遇永安兵坐而戰遇歸化兵立而戰蓋懼之也賊  
既遁而歸化兵追之途逼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穀  
察人最悍於是謝倅檄積穀察兵三百出戰擒數十賊  
獲大旗追至百里不及而歸而賊遂夜從上杭歸粵會  
上杭兵又追擒之謝倅馳報予於是勅回所遣歸化兵  
罷豐從事還郡明日遂發歸化至白蓮其丞廣陟人也  
老而被創觀予流涕予詰其狀則曰賊從泰寧來乃經  
至驛云其鼓而登堂而朱衣者蓋少年美丈夫也是時  
中人惶急走而丞負廩金匿之暗室中少年問丞安



在於是羣賊四索曳出之欲鞭之而少年止之曰丞  
矣速取金來宥女於是驅而之賊中少年獨坐上坐見  
丞跽輒以手扶之起曰此官人也遂乎之官人與之坐  
而列所掠諸婦於旁諸婦有抱兒者輒自乳其兒其兒  
啼少年輒啖之果代抱之而諸婦如對其家人不懼也  
少年設言曰公以我爲賊乎我非賊聊與二三兄弟訪  
故舊此中不免取牛酒爲諸父老費而何當事者以我  
爲賊而勒官兵捕我也公不聞秦寧薄與衛使之事乎  
卽口不畏兵然時時遣其從外瞭聞兵至輒錯愕耳語  
起矣予曰女奚來而歸曰賊旣已解去腰間庫金而丞  
弟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四十五

之子復以十金跽進遂釋丞然初索之賄中時已被  
刳矣而諸婦之家亦各進金放去余因太息曰嗟乎世  
言賊難圖者豈不惑哉夫丞卑官耳而畏不敢縛止利  
其數金此其志非雄桀可知矣且賊號千人實不滿二  
百又多老穉其間方初入寇時使有司者僅得中智之  
士率健兒善射者數百人扼其要而伏以待之可一鼓  
而擒也乃張簿以輕進斃楊帥以貪功縛劉周以失險  
潰此何說哉此何說哉予又聞賊之初至秦寧也秦寧  
故無城而簿遂率諸健兒出戰簿亦衣健兒衣賊不知  
其簿也已殺始知其簿遂駭而走而楊善之逐賊也會

有部兵獲一賊級善奪之兵噪而散而賊遂禽善以上  
然則楊之罪甚矣甚矣世人觀賊殺簿當使以爲策不  
可御是豈賊策哉予還將樂與顏使君大怪之而因采  
掇其事以見賊不足慮而當慮所以禦賊者嗟乎是亦  
予之罪也夫

西門記

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非去  
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  
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  
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八

四十六

## 便方

則家夜則陴擊柝鳴橈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予遂日闢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豚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闢門誠善獨奈何不虞奸人哉予曰客休矣子辦此矣卽有奸人者吾任之於是爲檄召城外百里所蓄新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入吾門者不得入於是城外積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

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虛通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虛而近者輒命焚之煙氣四起虛者還泣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之虛不焚下微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樹於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間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偕護戎出視索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卽寇至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闕或則屋蓋其城故於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四七

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自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三千人咸余所部兵也余令襲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環門五人一甕十人一人下喋取薪不取薪而下環者以軍法論以是兵戰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予命楊生急馳而入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輿幾按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與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游兵伏

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賊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嘗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倣兵數千連放十大鰲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鰲逆我而我兵奮怒擊之亂發乘風大呼寇觸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能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捐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余汨下霜衣焉時五月二十三

日也余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八

四八

雜著

慎履

宗臣

予聞之蘇子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則斯語豈不誠甚當哉是故吾未見夫居則憤憤出則炳炳者也吾亦未見夫居則井井出則汶汶者也是故古之君子其持已也辟之持璧焉全則塗不全則瓦矣其戒慙也辟之防川焉一決則潰敗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其忍性也辟之滅火焉不以水沃之則炎炎而上其勢將至於燎原矣是故君子慎之也今夫上書公府獻策當塗稽首乞恩掃門求謁非高士之風也險心側目日伺有司之短而持之而用以行其私不得則肆言訕謗轉相煽惑非元吉之履也假借名器通賦役或儒服聽立難之胥徒甚或代書公牒以需賄食其視有司之若若履其家焉非大雅之觀也狎昵徵逐巨酒歡噉朝酺夕酣蒲博大呼而或游戲倡優淪溺簪珥非端人之行也口夕衢市凌雜米鹽一言不相中輒張目懷臂折支敗面桎梏固圉且甘心焉非居身之珍也歲暮途窮立志苟得餽粟出納飲祀損相需賄里胥代庖而竊非長厚之道也多士戒之哉今有言麟鳳之遊於郊也人靡不爭觀之鵲鵲之鳴而聞之者掩耳而走客之山行也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八

四九

松恒則敬之桃李則愧之荆棘則思以鋤之矣夫門下之爲者其爲麟鳳松柏之儔明矣萬一而有鵲鵲荆棘者出焉亦何面目以見爾之先達長者乎況又有惡而鋤之者在也

誠俗

夫禮者所以維俗也而俗之所趨一往而不可復則反至於廢禮嗟夫禮不能維俗而反爲俗所廢可畏哉可畏哉其他不論論其大者今夫冠而字之聖人教天下以成人之道也今髮而學者輒字矣頃之號矣未及勝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八

五十

衣而已雖然夫人長者之稱矣及其冠也父既無以命子甚至竊仕者之冠冠之何謂乎昏禮者聖人教人以人道之始也今也不擇德不論才富則昏之貴而富者亟昏之鬻田娉婦彈家造女佩環盈路綵繡滿車不然者夫厭其妻而舅姑輒怒罵其婦昏姻論財古之君子夷之而今乃甘心焉喪禮者聖人教人以厚終之孝也今也苦鬼未視布筵勞賓飲食相藉破涕爲笑召僧其佛吹竿伐鼓衰絰而居展采姻娉富有貴者泥堪輿之說而暴露其親以求利後人貧者至以其親骸而付之水火滅之是仁人孝子之所驚悼而不忍言者也而今

之人何心哉祭禮者聖人教人以追遠之孝也今也十  
廣、廣室、高臺、曲池、少者千金多者萬金而為之先者乃  
不得只尺之地而受享焉貴人之臨供帳治具烹羊庖  
羔羞醑雲縹而為之先者則尋常羹豆之設而無所加  
意焉且歲時墓祭又多男女之戲而耳目之觀也何視  
其先不若其身與客哉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  
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  
廢天下忘其祖矣蓋傷乎蓋傷乎世俗者而為之非也  
諸生者而亦復為之非者也且諸生之所最尊隆  
敘法者非朱子哉其所輯家禮固天下信之而萬世傳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五十一

二十八卷終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九

記

史官陳仁錫明卿

太華山記

李榮龍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蓋  
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官之盡華山也自  
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下乃谷  
即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壺中壺中一峽拔容人左  
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  
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尺人上出如前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崖往往如覆巖出人穿其穴中  
行穹中穿如仄輪牙也崖絕為橋者二所東北從雲臺  
峯東南得大坂可千尺人從其罅中罅上阪窮為棧  
五步顧見罅中如一捫之嚙新發者人罅中穿如峽  
中峽中衡如罅中峽中之縞罅中罅中皆自汲也  
棧北得崖徑丈人从行於穿手在天旁左右代相受  
繩二分垂在外足已恭則齧膝也足已坐是以趾任身  
也北不至十步崖乃東折得路尺許於崖剡中入並崖  
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剡窮復西出崖上行則積穿三  
丈有崖從北來踰此崖上複高三丈自跋首南行崖如

前刻中屬耳耳矣三里而近焉蒼龍領領廣尺有咫長五百丈屋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視視是鄰生所稱窮領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嘗一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入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崖峻焉高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崖又盡破不可以穿網自及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北口大石出崖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軍崖上者不見杪崖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樹蔕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固不知何來客於此橫道而處踰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二

爲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二丈許掌形覆其棚北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掌卽五指參差重壁上也又西百步請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從東北隅出二十里是鐔于雲臺峰猶杓之在斗矣削成上四方顧其中汗也上官在汗中西北王井在上官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東北淫大坎中北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上審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官東南上三里許得明星玉女祠舍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

漿乃祠在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帳拆拆下有穴穴有石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日者一所水方澹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泉南行三里望見衡叔卿之博臺在別顛爲堦不盡崖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崖南北綯纒纒也欲度者先握綯自懸崖中乃距崖自汰令就綯不得綯還距崖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綯也此卽秦昭王使人施鈎梯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爲棧而銅柱雁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窾旁出後西行爲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門旁有臺如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三

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峯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豁豁肆無景卽日中窺窺爾久之山出其未若鐵矢頃卽失之矣是爲南峯南峯前出南壁上東峯出東南隅壁上而峯山西非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攀龍口余既達前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峯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鴈門一兵備嵒兵備實協理之

其於防秋等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

其於防秋等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  
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  
焉三十七年改馬門為馬平司嵐為偏寧其五道監督  
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為司嵐兵備以偏老司嵐河曲四  
守備西路參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馬平兵備仍  
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參將  
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參  
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  
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為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隸南親  
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虜一  
明天奇賞 卷之二十九 四  
道山沒我得以所直道兵馬穿距匪襲而自相為應何  
慮不及三關是家乃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曉數為  
堅取揣薄為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入  
百里裡利也相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馬  
門一道司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蔽閭閻  
不知中疆者外益固之為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為不足  
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為四道復以四道為不足加之清  
軍屯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為七道三關凡八百里  
而七道以臨之即有五參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馬  
門司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

為用十羊九籠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所  
司有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  
而勤一困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  
制禦也注馬門以馬平注司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  
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偏寧一道  
亡論石隸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簡書即虜一  
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侵游已難為卒又况  
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豈所謂明形而禦制乎  
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於馬門司嵐之間亦猶  
馬門司嵐之左右於寧武疆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三  
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關出微功非其  
約不聲援為德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  
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 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  
其所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提無俸賞挫無俸罰三關  
猶一體也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為三以重司存養  
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  
以朝撤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夾策以設寧武道  
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遠大計始終  
若右衛水口為虜必窺之道即中路參將直之與大同  
兩掖將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懷者非寧

武乎與偏頭鴈門翼擊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空武  
乎明形舉制以回視聽新旗設出繕入計爲遙長老貽  
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  
舉沈公所謂其大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選  
行沈公明形舉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其獨以  
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  
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任與  
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  
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  
得以觀望武道所歸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六

論

仇香化陳元論

李健能

慨自漢室不綱德化莫振權奸肆其羽翼貪暴恣其鋒  
甲民生斯世若猛虎之苛者歲無寧日嗚呼元元黎庶  
何不幸耶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又慮君不能  
以獨理立之臣以代君而治之身其職者蓋思曰民生  
至艱民命至重慎無嚴刑峻法以徵怨我百姓也於是  
乎爲之明其倫理爲之長其恩愛俾翱翔鼓舞於化國  
之澤其間若絳轡不靈逸居而近於禽獸作不祥以橫  
行家庭者行且薰陶而華之噫必如是然後體上天愛  
民之意而無愧於代君治民之責也嘗觀仇香之長蒨  
亭陳元不罰而化是何修何營耶香之語與者曰鷹鵠  
不若鸞鳳乃知香之所以治民者固有在也夫皇初陵  
替由質而桓馭委其轡馬馳其嘯居帷幄操國柄者赫  
赫乎豸豹之飾也果能爲漢天子鳴和鸞於皇路邪分  
邪寓佩璽綬者昂昂乎鸞鵠之服也果能爲漢天子樹  
爵叢於生靈邪日以鷹鵠刑威督責天下而天下之人  
籠絡於刑威中亦視之如鷹鵠之擊而凜然不敢犯獨  
香以鸞鳳之治治之豈無見哉彼見其民心至愚而神  
雖椎埋居狗之夫極其鸞悍而莫顧者亦未必無乳哺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七

之念。特不教則不興。不綱則不動也。言教之使興。綱之使動。則像家人母子之愛。而樂吾在上者。德政之竟。猶之鳳凰覽德輝而下之人。莫不慶休瑞之至也。是故元之不孝。能肆於香未爲滿長之時。而不能肆於香既爲滿長之後。良其鸞鳳之治。有以興動其心也。不然。數十年元惡不收一朝而改圖之。豈區區尚刑法者所能變哉。故爲鸞鳳之治者。可以華民之面。而不可以華民之心。爲鸞鳳之治者。可以懲民爲惡。而亦可以勸民爲善。以此較彼。孰得而孰失。邪。夫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豈君子有刑威以制之。而小人故消沮閉藏。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九 八

功勛在漢郡邑。其德澤在漢吏民。而其姓氏。載之名。循吏之編。豈虛也哉。嗚呼。有循吏。無明君。雖得寵寬。虎。香。輩布其德澤。而貪殘者。烏集以搏噬。而逞其爪牙。如民何。譬之孤鳳。鳴於衆梟之中。何以勝惡聲之聞也。又其甚者。梁冀。雖除五侯。猶熾是前。拒虎而後。退狼矣。又其甚者。寵豎作威。名督。梟。網。是。築。鸞。樓。而。毀。鳳。巢。矣。卒之雌雄。莫知而。柘。落。於。虎。視。之。手。猶。烏。鵲。之。畏。多。屋。也。去。高。木。而。巢。扶。枝。自。以。爲。得。所。之。安。然。大。人。過。之。而。探。其。殼。嬰。兒。過。之。而。挑。其。卵。故。漢。桓。靈。之。治。天。下。其。烏。鵲。之。智。與。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九

九



序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李攀龍

今天下御史中丞自臺中出開府者無慮數十所矣越在匹境非北事胡卽南桂越其不事胡桂於越者宗人大藩仰給縣官橫不可治不則盜賊亡賴依山澤弄兵自喜不則挾持左道動搖衆心不知所爲此視之胡若越未亂而有其形矣而公方且督淮揚以北四部刺史大司空水部七使者行治河則

天子璧馬寔式靈之瀕河吏卒無伐買薪石之費大興人徒之勞由淮揚以北數千里漕具如故江南數十郡

明史詩賞

卷之二十九

一

之芻粟日銜艦而至也不北事胡而南桂越無宗人大藩仰給之憂盜賊弄兵之憂左道動搖不知所爲之慮歲滿且拱手遷去矣無已而欲有所爲則有餘以浸漑上潰其防令百姓引水鑿其利不可也使數千里多就渠用注填闕之水溉澤肉之地自疏水力雖使爲沃野猶之陸漕不可也使民芟牧其棄地而聽其所爲自弛其禁漕而不洩則曲障川以逆水勢雖有少府稍入不可也三者以利民然且不可公雖不拱手遷去不能矣余入關中益聞公嘗分泉潼水上備它盜得商洛山巨寇黃守矩者數十人格殺之及見公坐計陝以西緣邊

四大中丞幕府軍士事胡者歲數百萬轉相餉也是年虜大入上郡以軍士食給亡所掠去又及見公與右史大梁李君計宗人莊則那占種民田不爲輸租縣官者殆萬頃議請上以其所不輸租筭如祿使自入因着爲籍得田萬頃云此以事胡越而填撫宗藩虞盜賊不知所爲若之變何不可者而以公督治河固以爲自臺中出開府者猶之有人哉唯是

天子作新明堂而治明年春屬受計之期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蓋執玉帛者萬國焉掄材使者乘傳由西南夷得因巴蜀吏幣物致其君長而喻以

明史詩賞

卷之二十九

十一

天子德意使下所伐材木杉楠豫章鬱林輪用長者充數敵大者蔽兇象其液如凝音其理如度不枯不腐由瞿唐而望荆門蕩若垂天之雲被江流而下也明堂工師操繩墨而南望天子日夜思咏斯干之雅誠下詔切責掄材使者公豈可謂非吾所敢知由淮揚以北數千里秋水豈多有所休息於汴澤令可導爲漕者乎游波有暗厓而離常流者乎隄防有潰爲不厚蓄者乎何以令水力相積負大而不膠使杉楠豫章猶之杭華者乎四部刺史司空七使者奉職行水以爲非公不可爾公豈能爲先尚書禮

奉使馬湖時杉構自行公所能爲者有河可行杉構  
已是又非公可拱手遷去時也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東起武威而西  
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邊匈奴西控諸番而南制湟  
中羌非若它中丞得一意備胡者矣今年春匈奴山武  
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羌掠中興蒙二部人  
畜去尋復牧西江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欲候便擊之  
何可久哉自漢表河西而列四郡斷匈奴右臂令隔絕  
與羌通路今湟中羌羈縻內屬顧又且患苦胡而至占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九

十三

收西海上山人其國旁不去則諸羌何以賴我而以爲  
中丞威重也日哈密諸番數萬又稱兵欲窺殺酒泉  
間假令國家怒而追哈密已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  
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言則有若何奴在青海上爲  
內應又何以待之中丞自在西曹時望見虜都城下  
扼腕朝廷無禽敵之士請  
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既已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使  
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廐之政得以幕府西制殊域卽  
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爲  
天子揚推亡固存之威刺土酋番之三鞭哈密者傳首

諸北關下而勒功昆山之仄豈爲難哉今天下厭亂

朝廷方減倭而後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  
留上郡朔方入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方間幕它放戰  
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遺狀與計對  
中丞卽欲事萬里外吾恐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

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爲無故勒四郡兵生靈外國卽  
詔書問中丞甚苦暴露獨不計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  
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  
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功沒齒不可復見矣優游河  
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不已足以復給事中之蹄哉宅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九

十三

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今得以羌備匈奴也何  
奴欲與羌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羌有中國之意先  
赴以堅其約然今觀望卑禾海上不卽爲寇者則猶私  
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羌背之也中丞誠以爲羌  
小夷卽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者釋而不問  
問與匈奴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  
勿輕治兵湟中使匈奴得施德於羌而羌得以負匈奴  
之助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而虛其外廐豈不並制  
羌虜之道也羌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視城  
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持以生之利於中國以託

於自疑不堅之匈奴棄妻子於它種中以與中丞為難  
必不然矣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蒙數相攻擊  
勢不一耳若謂卑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今安得從從席  
上度虜也則以貴之四郡不築遮虜障者徒令障候長  
吏多出卒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為旃罽日操量課杞采  
山理石為航自罷其力而為實効何益哉匈奴雖在西  
海上羌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謀來受事中丞斥所欲  
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謀洩自失而與國為累則羌為之  
障矣此謂以羌備匈奴者也

送王元美序

明文奇賞

卷二十九

十四

以余觀於文章 國朝作者無慮十數家稱於世即北  
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  
晉江昆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  
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為皆  
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  
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學士乃唯眾耳  
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沈繁苑真偽相含遂令古之  
作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奎之群賢取道一夫則相  
與拍肩隨之纍纍載路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稱汗邪  
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語曰何知

亦司馬遷  
也左丘明  
是以無矣

明文奇賞

卷二十九

十五

仁義已虧其利者為有德世之儒者苟論讀成一說不  
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  
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非及見能為左氏司  
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於時制徒蔽精神何乃有此不  
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戶誦則一人  
又何難焉誠使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此名量舉誠不能  
以一人一旦遽奪其終身之見而輒勝天下風靡之士  
文章之道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莫  
途遠且彼奚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蟲傳火  
不疑於日非虛語也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為元美道余  
及元美見余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為余稍  
益近之即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名者不  
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為已且余結髮而為辭比事  
今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與左氏  
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蓋五年於此少年多時  
時言余元美不問也曰世貞奈何乃從諸賢大夫知李  
生乎自是之後少年乃顧愈益知余齊魯之間其於文  
學雖天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即闕洛諸世家亦皆  
漸由培植俟諸王者故五百年一名世出猶為多也吳  
越彭兵火詩書藏於閭閻即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然筆

道不可區別超乘而上是為難爾故能為獻吉輩者乃能不為獻吉輩者乎

###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然恨之心也卽黃次翁為潁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而寬和為名矣少卿為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今良二千石猶難之每坐以為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非其數耳方且從旁謂我二三兄弟文辭相矜不達於政雖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世務狙狴所居廢亂安在其以經術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十六

潤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為一輩而幸我之敗以甘心則何用我二三兄弟為矣往者元美以爾書按察青州諸軍事所部亡命采山煮海之徒長矛距踊之士倉然解散使有司無復沈命坐累之憂子相參議閩中身在圍城談笑却虜因計偕博士弟子員條上禦倭策宰相至讀不能置卽有謁閩中諸軍事者未嘗不曰此策具是矣明卿三黜在去就之間所居稱平似潔似辱我二三兄弟豈為不効哉母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責務盡卒抵以罔而務不相能卽上之臺中省中若建藩陳果諸執事下之丞尉功曹若縣令長無不相待以為治

而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者意而遂顯得一切

便宜從事也今之良二千石有則不近利害親勢取巧為繁援使游聲譽無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不愔愔無辭吏緣為姦之從衡之術而病神明之理上陵之不悛下嘗之不報有則迂闊聖化鹵莽勸課欲治之急還復廢亂危加之愾焉輕省之範焉過聽偏昵躁不自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聞疑之度不明牽於猜忌取於嫌疑佯示其求諫之迹而惟恐聽之則彼因以藉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恐昵之則彼因以賣重若存若亡使長者自沮而利其疏似似使故舊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一七

自遺而坐之怨不知一人听而偽夫緘口智者不敢也非所昵而始受其任義者不為也投綸錯何迎而吸之不可以得鮪而長者遠矣因緣其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之心於國人也而故舊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非無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而止因坐以二字為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規之文辭豈可少乎次翁為吏自喜卽經術亡益安用從獄中受書矣子與今為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云當於今之君子然業已為之我二三兄弟所持以厭人之幸我者在是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

苦書策稠濁吏事旁午經術文辭一切無志乎子與師  
無是四者用非其數而又有以厭人之幸我豈為不効  
哉余猶識在鉅鹿時子與元美輒責治鉅鹿狀曰無  
以國人慮同舍也子相謂余即上績書考功乃鉅鹿太  
守以殿聞我何以私故人明卿亦謂假令朝廷雜問上  
計吏爾條對失 上意在後叩頭謝我以給事中臨飭  
左右又何忍見爾於此鉅鹿幾輟也余才出于與下甚  
遠即無是二三兄弟左提右挈子與何患焉余既上計  
子與與元美輩數過勞我何為也行治獄使者與明卿  
信宿我境上何為也元美繼至一日致讞三日致飲曰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九 十九

太守何得因圖如此此子與所知又何為也凡以退而  
考察所行不欲有名實不相應耳今豈敢言報子與亦  
謂子與有意於二三兄弟者如此矣

送袁履善郎中獄廣西序

天子既許丁大司馬而下王職方獄也百官當秋論報  
則職方逮詰 闕下簿責不服矣按事者為奏移章司  
寇吏將覆劾之時天下傷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痛謀國  
之臣即有嚴威赫怒人何得測焉履善蓋嘗仰屋歎曰  
昔者即公言過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內枉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為陛下不取也而帝

復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夫北虜處劉我人民大司  
馬惇惇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他師提重兵自鎮來復堅  
壁觀望未嘗發鐵矢何可不駢首戮也職方則微二重  
臣已足對天下然心即使又誅一職方是向奴既大為  
賊虐偃蹇肆志而去而 朝廷復以其遺毒及吾臣子  
使相慶得計謂因疆場之政自居執事之臣受為何奴  
報怨名

明史奇賞 卷之二十九 十九  
天子仁聖愛畿內百姓甚於一大司馬而惡匈奴懷詐  
內侵甚於二三執事之臣衆何憤憤無郤公之見也即  
前職方訕章所麗大辟法又非我所輒取何不可以成

案委碩人臣將順

天子德意揚主之明傾身為之不欲阿邑辟患爾余聞  
大司馬訕訕不受人言北虜寇城下時職方數為請戰  
不許也先是職方移檄諸道乘障更及時伺北虜出沒  
奏凡數十章又甚備於法得讞奏矣履善非不親見大  
司馬受鐵縣首禁街三司使議獄少緩行咎於庭法吏  
固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方必無幸矣一朝覆劾  
從未減以冒

天子黨惡之怒而為無益不批鱗者我履善素少年是  
舉也即宰相以為其人計冠梧奇偉吐哺出見焉一口

而名重公卿間矣夫廣西不僻漢百粵地故昔王然于風論漢王入朝而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今思田疆宗岑氏爲大詳爲內屬而羈縻自解斯同員固矣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澧水桂林萃無害也今苗夷阻兵府江寇竊荔浦等郡矣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黔鬱之間雖蒼梧秦王助逆呂嘉何至大藤峽蠻剿戾如近時其在海濱西南夷譯者稱貢來往往禦人于貨使沙栖陸之珍紫貝翠羽之玩不得呈表環麗以雕被宮帳而寶峙火轟馴禽封獸之賦不幹積於內府有司者治之按劍相眄則依憑深峭中原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二十

變遂令繫者由我遂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何以大長荒裔之志而制其命哉蠻夷猾夏咎繇是聽中猾小章何以稱淑問哉嚴善論四議中時爲越石父於黎陽盧生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蓋余已異之又爲言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

許母張太孺人序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兵往援復以下涼上露毒氣熱范懶重阻絕乃涂領濕不可久居故辟教或難之也卽縣道官督大奸猾過嚴以爲起衆生事往往中罷長其不還之心檄召酋豪使出爲戰則枕藉城野又皆中困遷民流移亡命身之鋒刃而不甚惜彼雖侏離蠢獫然其視利害禍福明矣我禦人于貨而譯者赭衣我日尋于戈而敵人受覆師之罪彼見髡鉗蔽道非其族類又安能不私相撫掌揶揄笑中國愚也當使者五歲獄獄期彼豈亦不惴惴恐寬者得直而吾禦人于貨日尋于戈將論報反逮也乃使者息于愛書不折片言否則又以夷狄國重事不欲輕

余弱冠時吾黨士蓋多從殷卿游矣則殷卿乃三顧余越中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殷卿何至與李生友哉李生狂生也人皆以余爲狂生蓋殷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殷卿讀書負郭窮巷不能視家生產落落羈身鄉校內佔畢業爲之俊傑相命以好古多所傳外家之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枘鑿不相入日月省試有司伎不能備而室家嗷嗷視一弟子員如抱瓜矣余復每過殷卿卽縱酒談笑上嘉版築屠釣之遇下及射釣贖騷之役苟富貴無相忘也仰屋竊歎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知也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爲殷卿言向從兒游者無豪易高也此人亦孤貧泥淖中意若殿去才乃大常兒急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李生笑爲知若也殷卿亦言陸沈於俗使無備燭之行遵會

崛起澤大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爲生不及見明情調誠  
矯逸氣巍如泰山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禦兒不久  
生也太孺人中歲寡居日夜哭一子有建立時儼無愉  
色卽從游士數來殿卿又往往賴贖迎之終日不得下  
帷誦太孺人始猶對客伴爲呵責殿卿者久之從游士  
復不謝絕太孺人則倚綸持門戶盛氣厲辭快快去諸  
子矣以故殿卿無釋交向令窮困時有所失私昵乃今  
何能不憊精神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已者對生以目無  
可與語彼我扞蔽動及賄食田舍項尾鄰倍恩耳也勉  
答問一言不相應卽怏怏作塵狀以桐栗疑我稍厭復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

謂無故人情引承起走惡聲載路是不以愛太孺人乎  
余往過殿卿則鞅鞅去者暇余又相謂太孺人顧余何  
內狂生也余尚記憶殿卿自肥子來持進不滿千錢太  
孺人命給余夜讀值膏數升遺之余至今耿耿東壁餘  
光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又殿卿於我無論未燕  
相响濡卽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援  
我殿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乎然  
殿卿已著國士名大錫母矣卽有憂生之嗟懼不先典  
食爾太孺人於余有知興之感在殿卿顧久下人哉時  
又何可爲也余猶及復兒孩提時蒨家婦抱子矣釋襁

相藉太孺人撫育三世而處其終又皆秀發孺孫脫人  
志意斯稱吉祥善事乎

送趙處士還曹序

趙子爲獲鹿者垂三年矣則處士自曹來問爲獲鹿狀  
也曰爾爲獲鹿則良哉將下車視事而百姓煦煦自昵  
乎寧能悶悶俟去後思也維此多士從游甚驩而亦誇  
謔不可致乎欲焉而丞若簿以至它縣之令丞若簿不  
一其才而一其衷乎寧能傾奪不肖從事獨聞也欲焉  
而獲鹿是析察其淵中稱神明乎寧百里翕然示慈敷  
惠如我視爾於此也不知中丞臺若御史臺若監司陳  
臬若郡大夫共理所欲於爾發摘奸伏聚歛租賦孰與  
元元相安美俗相勸也不知豪貴人若中使者若諸長  
吏所欲於爾駁奔罄折出乎左右意未及色奉之如棧  
孰與溫項正辭接禮交際臨以橫逆擱然相斂也趙子  
對曰惟勤何以與斯數者也西門豹爲鄴發民治十二  
渠當其時民煩苦不願也豹曰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  
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卽惟勤下車視事  
年而未嘗忘於此也宓子賤治單父則多所致士然而  
無取於陽喬魚矣卽有丞若簿不肖者是惟勤不見憚  
衆豈徒丞若簿失德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它縣之令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

懷本堂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

不一其人而一其才不然大瘼木微獨安能身犯之焉  
 大人視惟勤於此一堂之上毛相屬裏相離也惟勤視  
 百姓於此百里之內毛不相屬裏不相離也安則欣幸  
 是折察見淵中為南走邯鄲北抵句注之塞將千里無  
 不備也它縣之令丞若簿無不與言事也百姓疾苦無  
 不問也山川險易無不如石畫也以聽成獄以鳩大役  
 以達隱隱以問軍實無不為也中丞臺檄如御史臺檄  
 監司陳臬檄如郡大夫共理檄今日一薦疏下獲鹿明  
 日一薦疏下獲鹿元元信我如列眉矣異日者監司某  
 君不安惟勤在側也則曰吾將寢處此俾令哉惟勤曰  
 中山之狐貉羆豹其可盡乎其又以為藉也久之以  
 餉戍戍則給以廬旅旅則范三軍之士意皆當惟勤一  
 其君意終不能不當惟勤也惟勤為獲鹿如此而已矣  
 處士曰惟勤為獲鹿如此即吾何憾焉無辭乎曹之父  
 老也輒趣駕去

為按察李公恩榮永募序

公生十一年而太孺人卒踰二年而贈中書君卒卒後  
 若干年而公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改監察御史擢京官  
 矣猶日俛焉如贈君太孺人者之有所欲之而未能力  
 命也贈君太孺人者已矣何以猶若有所欲而未能力

丁未年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已近精神鼓舞不可適以變著於愛斯愛者于悲斯悲  
 矣極禱而押膝下曰父母是常一旦自顧其如願其父  
 母幸如願其機揀几延晏如也願之終鮮兄弟無以圓  
 先德而語世美願之今不可為而前不可知也其事異  
 矣喘息之所不至而瞻依至焉瞻依之所不至而感通  
 生焉以喘息則響絕以瞻依則形絕以感通則勢絕其  
 類異矣非復極禱而押膝下曰父母是常者此精氣鼓  
 舞而適變之始公所由一著於悲而情不能以時遷者  
 也是故終日言不移已之憂以憂父母終日行不移已  
 之患以患父母則願而言則願而行矣公往按山東河  
 南時儼然如父母見乎其位者思得賢也朝而必有薦  
 疏慨然如聞父母之聲者思得寃也朝而必有白狀所  
 罷監司太守某以下若干人所奏逮論殺某若干人無  
 不踴躍踴躍若即命於父母者願之誦於生也願之誦  
 於生致願之斯生矣是無是形而託儼然於堂上者是  
 不需菽水而朝夕承歡者也夫精氣善應一著於悲斯  
 悲是永慕之義矣人情勿不及見父母不可奈何廢而  
 任之於父母此無他儼失之也極禱而押膝下生十三  
 年曰父母是常安所不得安所不失哉霜露既降悽愴



履之非其寒之謂也身被國恩而與有榮施乃自顧猶  
直如顧其父母猶宰如顧其棧棟几筵猶晏如也由是  
乃有重被國恩而若無與於榮施者是曾參所不願於  
推牛季路有枯魚之歎也公再秉憲臺同風余遠而  
望之湫然清靜知其為七尺之孤竊而私之言行無惟  
于憂患知其著于悲而顧之致生也其在干公則言行  
成而容不知而錄之所由以名永慕者乎是為序

贈王元美按青州序

元美所為守尚書郎九歲當選者再輒罷罷則貴人側  
目矣云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竣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六

且入致命于天子乃遂按察副使奉聖書治青州部  
兵事焉攀龍曰青州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竿  
鼓瑟聞雞走犬六博蹋鞠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  
殺擊人肩摩連袂成幃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  
上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與其為善于鄉也不如  
為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禦戎翟衛中夏  
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懷蕃使矣今其民見  
以為無不吹竿鼓瑟聞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  
子弟無賴少年耳不采金於山即焚菹於海矣輕杆厲  
禁恣睢睥睨往往內交亡命傾身為急仇家不解白刃

以視其建於法也

以視其建於法也。不知聽于豪是大亂之形。日具而  
有司者所不知。即為有司者所知。微欲持其陰事。吾恐  
其發在左右之使也。由是中。稍以下。猶結連。逃。伴。以。示  
避。幾。有。司。之。怒。而。其。大。者。不。快。家。負。固。即。自。詣。臺。對。有  
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奈。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  
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  
三。尋。之。矛。唯。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卻。如  
曳。風。雨。其。得。秘。如。組。亦。如。掉。頭。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  
斗。牆。而。進。矢。疾。不。得。加。劍。鋒。不。得。接。不。埃。尺。符。捷。于。烽。  
火。三。尋。之。矛。若。鄧。林。矣。然。則。今。日。臨。淄。之。金。車。擊。人。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七

有摩連袂成幃舉袂成幕者。豪為政也。縣官豈有賴焉。  
王于興師。則占藉自偷。不若同袍之義。有司者。一治  
賦。即又役憤而起。坐索輜車。聚糧于索人。歲不饜百。經  
高秋。微戊。櫻市以行。漁陽之塹。何多。棘草之附。注。君。子。  
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構。傳。以。章。幟。寢。處。其。間。釋。米。而。游。  
爰。喪。其。馬。不。如。獵。狁。受。版。天。子。之。鐘。鼓。實。式。靈。之。汝。何。  
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島。夷。僞。遁。委。以。禦。貨。  
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唯。以。汝。為。功。天。不。佞。以。勤。  
縣。官。而。怯。于。公。戰。即。有。豪。實。應。且。惜。以。慫。我。有。司。我。有。  
司。豈。願。有。問。也。語。曰。廟。之。若。月。靡。之。若。熱。元。美。若。能。使。

臨淄之民無不吹竿鼓瑟間難走犬六博踴躍相逐也而又無采金于山煮鹽于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若是采金于山煮鹽于海也尚將決其爲善乎鄉也無以異爲善乎家以爲罷士伍而輕扞厲禁恣睢辟倪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爲勞幾何而歲且饑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無賴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而歎也其若徵戍以勤天子何可以春秋高枕自愉快也夾谷之會啓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箠使青州矣何可使寇命也不然元美且喜自用焉某安能知之某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八

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間執諸貴人繁不食夫我若爾

選唐詩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自之太白縱橫往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絕句實唐至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樂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卽子美篇什雖衆情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天寶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

書

與戚元戎

李堪龍

有味乎公之言兵雖稍增而計日可罷者過之財雖暫益而他日所省者倍焉其歎一何壯哉至謂將官廢習挽而教流黃鍛造之巧以爲奇貨中動貴人遠事漠北又向痛時弊如此其切也然則天下注意我公而聖天子倚重之者當奈何無已則所謂寧置其身于錄金銷骨之鄉不枉其道以求悅以求事立云爾斯大忠之定誼矣我公既在久之將習服則自求練卒習善則自求利器況志存報主者多其人之爲可恃也防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秋別議已有 成命是又我公之揚輶數畧之時也遠

隔甚幸里開寵光在此舉矣

五月六日灌甫中尉誕辰啟

茲審赤德覃宗朱明戒仲臺流玉吹清聞子晉之笙壺寫金漿美薦鄒陽之酒大河演裔永言接于天潢維嶽降神久視借諸少室期一日而長彌高靖郭之門境千里而遙懸映小山之賦其游孝王東苑自惟枚叟斯明仰公子信陵深愧侯生虛左謹篚二璫擬續五絲幸值浴蘭之晨尚存氣味益熾然黎之火不棄蕝蕘

與宗子相書 其二

元美來

元美來亟謂予相出遇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有  
江湖之氣也壯哉邢州太守奉職無似因園空虛一日  
治饋十日爲布衣之飲齋閣海內旁若無人郡城之樓  
不下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瞬千里歸  
復雷雨乃歌黃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大陸秋色漂  
颯頗乎就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中原右宗左徐哀  
吳郎之去國悼梁生之不祿是時也曾哲牧皮爲未狂  
他豈暇論哉月晦與盡驪駒在道握手洛水之上黯淡  
不語某雖辭情旋亦自失也

與許殿卿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某抵東居且二月日夜望殿卿來甚急而意不能待愈  
成契闊殿卿殿卿萬里生還不當日鼓飲樂邪洪使若  
力疾視事又安在哉人苦不知足初某守鉅鹿時又焉  
知有三秦之役也徒謂以它遷行爲不苟去爾栖栖人  
關乃日夜與二三孺子交繩蓋而處等於幕燕一行校  
閱帖括成山精神既疲披詠漸廢何爲者乎安得與殿  
卿縮林嚼苦嚙然道故握手景陽之濱以弄白雲元美  
天下才也然願一當某久矣兄其爲我職志

與徐子與 其十一

文章大業是以君子欲及時也顧文章自有其時有欲

元美來

焉而不及之者予與所謂文章老自知是也其不暇  
久留則足下時至矣期月作告以遺二三知己千載一  
快許殿卿海右集屬灌甫中尉爲序不佞嘗欲昇諸炎  
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旣已不能禁其傳然不可以欺智  
者亦唯任之今以予與視殿卿爲族灌甫乎嗚呼不獨  
其驥即蠅亦難子與奚樂百世之下謂不佞執鞭子與  
邪竟貽左史詩云云矣

與王元美 其一

某不幸中於流言足下愛我乃能縷縷爲語如汚已者  
是猶不以某爲非人足下景固慮及於此僕雖僞強亦

明末奇賞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已郡國一吏矣方且局促轅下也元美自信僕豈能以  
伯樂望衆人即間及僕他事某一不敢知某情民苟升  
斗粟餬口卽飲河之願不欲爲盧至長者僕亦名爲守  
哉跡僕所御一朱轡而抱關者爾猶尚不免於流言胡  
爲爾日爾然磨折路傍早晚解纜去已定矣一州如斗  
大日出而視事卽不崇朝閉閣臥也燕趙南北殆千里  
人相食盜賊嘯聚白日出禦人卽那裏之間有毫犬我  
輩何謂無益待理亂何謂於吏治厭薄也足下不示僕  
誰復言者今僕亦獨爲足下言耳

又 其十八

三  
卷  
之  
十  
九

日爲候足下者小祗園清齋辟隱坐談名理執與相視  
海岱之間雄飲盡石旁若無人也遂不知別時作何狀  
既抵西郭南馬之上恍惚拍浮之態元美在前寒帷四  
顧月出之光耿耿流思耳千古一快唯足下念焉今遣  
僕四追謝足下不遠數百里命駕者是役也不佞敢忘  
所以圖報乎奏記諸臺幸假一掾屬與僕四共之侍足  
下爲代益依依於此

答元美

初奉汶上書計將一介屬有召命嫌不敢發而熊按察  
所寓亦至奈何足下守關乃于今不佞猶口謂旋復晤

明末奇賞

卷之十九

三十三

語者旦夕耳孰知其徑已元美忍心哉繁維弗及海岱  
黯然六廡之故邪惟是足下通章悲壯當路扼腕固常  
聳動天下得請襄事歸奏几筵英魂指髮矣以視阿衷  
抱經拔泣終無以傾身大義數爲士乎天下究之不可  
爲也白之日而爲之聳動天下足下何負焉不朽之大  
者哉而猥藉不佞爲足下兄弟聯翩薦薦踴躍鳴 聖朝  
即二三子與代木之響阿游自輕贛君小生乃欲相吏  
邪薛廣德保懸車之榮則庶幾近之曩便報子與元美  
理 帝狀屬當踴躍此命明卿乃患卒業無次耳齟齬  
家何傷敬美乃負包宗含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孰

張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奈何不善籌  
也足下念豚犬不置邪不佞薄祚輒有莊金之感七月  
二十四日也意亦已惡幸先是又舉一小千鱗孩提目  
前續稿容錄上子遺一介方割割亡妻之喪不能出道  
左薄追六廡當抵彭城奈何枉駕掣肘僕所具悉通章  
太師爲文乎所聞人言固不然矣漢陽乃自刻當路饑  
涎盈紙正須我輩後凋少持王氣交道効意自田間臨  
內忽再浹旬稍接貴客野情思贖之甚竣葬入鹿門可  
後削跡不佞非禮法士撫孤幼自致耳耕功時不廢  
促軫媿缺云何

明末奇賞

卷之十九

三十三

李叔人大節解

李攀龍

李攀龍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既贈太淑人掩  
于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于上乃中丞狀之曰勸瘁愛  
苦精白貞純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八者備矣屹屹乎  
大節者哉方其夫永絕弱子在抱亟低徊於一往而藐  
諸之謂何跋予望之中廢不可知若將置焉而施復是  
顧業以冕勉就與劾以大畢之爲成仁也量力計期此  
伏彼起蓋有日月可處而我未之卽安者旬旬拮据不  
與焉勤矣惟茲子遺軼在疚疾疾用勸切怛爲勞卽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三十四

庶幾將來瘡痛甚矣而逝者不返終身病之矣必殘形  
相拒毀體示絕始爲慘哉瘁矣壅閼血氣不陽如  
在晦冥視聽玄黠雖猶託于世未亡人耳百爾紛紜藏  
之地下獨其所爲喘息相屬者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  
已。是重蓄也愛矣可以已則舍生以之不可以已斯生  
而有所不得舍也難乎其爲心矣預防以自固致慮以  
自危既秀方實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每窮焉以  
微惠逝者拂亂煩冤甘此荼毒苦矣立孤難于殉莖莖  
後優于軀命二倫是經大義以辨非託於難以竊便非  
假於優以苟存夫婦母子無遺憾焉精矣益亦其質固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三十五

有之既自不飭亦自不渝不然捐軀殉葬本以爲崇而  
益視其華稍可物采非素以爲行也光昭有家長於無  
迹猶曰倫足以竊便義足以苟存云爾恬淡是常不以  
作色白矣據其所不得於舍生之心與其每窮焉之志  
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不可移殉葬自  
章捐軀自正滿瀆之諒匹夫一朝舉之矣又不然非其  
此之勤瘁不將以捐之幽苦不將以撓之乎貞矣激于  
始絕而哀于已事與掇其而身亡均之失其半也此夫  
各成其信非以爲名而意自慙不解於慈非以爲功而  
理自全故至于今無間然矣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  
率之有足自致厥美不遺純矣屹屹乎大節也哉喘息  
相屬命脈以文神明之胃後世少復余猶及見中丞爲  
御史時主謀天下郡國上計吏風裁卓然廷尉中丞少  
司馬司寇偏歷三臺大蹟益著於大淑人有餘烈矣勤  
亦幽苦精白貞純具大匠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且天不  
公是  
之恨也

引

御史朱公遺愛引

李攀龍

稱遺愛何爲也爲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者  
周公居東東人私焉不系之周也公既入爲大司空山  
東之人猶私焉不系之司空得稱居東也始公之居山  
東則濟南之縉紳先生若郡邑弟子莫不曰吾未見按  
察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吾未見布政  
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吾未見都御史  
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凡五年是稱遺愛也周公之  
詩有之是以有衆矣今無以我公歸今無使我心悲今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周公東人之遺愛也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遯之  
子遯豈有踐周公遺愛東人者也何言乎遺愛東人也  
又曰汝陳時臬勿庸以次又曰以藩王室殺乃厥位是  
周公所命也而必以丕惟考成而必以率由典常何也  
所以遺愛東人者也之子不遯遯豆斯遠非周公之材  
之美已奈何佑乃辟巡候旬撫萬邦永康無斁也無斁  
爲言遺愛也公爲按察務舉彝而必于用訖公爲布  
政務正供而不必于用惠猶日存諸縉紳先生而進郡  
邑弟子與論焉曰得無失迺知之士然後舉郡邑而顯  
治之靡保匪蕃靡離匪泉猶日今爲待若在昔無斁乎

是都御史朱公也濟南諸先生弟子故斷斷自信自勵  
以急公家之誼而後朝食也雖無者尚有典常足爲言  
公公以習諸先生弟子者亦具是矣何患乎不得久居  
此也不然於縉紳先生望而拒之視郡邑弟子不可使  
不遯斯未能有先以爲百姓望者雖今貌配亦于是有  
未致也豈獨以袞衣哉古之大臣官無間地澤無間時  
施無間人共爲遺愛備矣濟南縉紳先生若郡邑弟子  
得朝夕公而事焉跡詩書以周公跡公以詩書得稱居  
東也然不系之司空而系之都御史者以嘗不以未以  
遯不以歸以習不以異勿諱乎其私之也不然咏歌之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一

無從公奚取焉

傳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李攀龍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而  
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驅而敗烏在其爲天性哉方  
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姑而姑  
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歲凶復不能具饘粥共食如姑  
意焉嘗日滿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  
之者不嫁也日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諷更嫁之作使  
豪奴益肆使侮惟產之睥睨而藐諸是圖危矣不以扶  
助德美爲準寵也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三十八

嫁之者不嫁也孰不愛女太安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  
諷更嫁之至令踰年廢歸寧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往  
曰女何藏之深也則操挺劫之至令頭搶地觸几案血  
流被髮經而猶未置焉至今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  
倖如此者乎曰女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  
者不嫁也人情爲其子以婦爲其子之孤以婦自爲以  
婦而姑不然矣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  
其身而族長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  
令名於其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大安  
人可以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

居何家之無子舉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  
知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

老可嘆藐諸之謂何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曰是猶相  
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姑以  
立今

聖天子下明詔厥高行見褒朱轡而守建昌者孤邪是  
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自存  
以存其子太安人設無子將爲一訖計乎勸之勢緩靡  
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語節而待  
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下九

三十九

王中丞廷小傳

中丞初以大司徒主事分曹太倉與宦者奉秭米相持  
也既諱聞朝廷改監察御史而領度支宦者奉尋罷  
云何疏尚書鉉治大冢宰不奉職狀忤旨謫亳州稍沈  
崑山令崑山故相某視縣令家監爾即所欲令爲之不  
欲屬之雖屬之公弗與爲之故給事中某者公不與爲  
之矣雖欲屬焉不能也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失也相巨  
室大臣給事中雖廢然揣上意從私家祠有所祈不  
領於天子之視官歲時聞上凱復收我者爲之乃  
相與持一令短長何不至也而公卽又來守吳郡

人欲之矣。郡別駕某所治道租者，欲發一廣爾坐在戊籍當遣者六十人，捕未得者又三百人。公趨謂御史君曰：異哉！如以檄大司馬府中，豈無令主伍吏望見籍而走乎？戊者一人，主送至戊所者二人，捕未得者妻子一人，捕者一人，是千人之獄也。御史君勃然寢之矣。徐某者，既以其貲爲太學生而復持其兄某陰事署而揭之。途御史君又以其署按其兄使在道中，公廉知其爲署其陰事者某也，曰：兄不義而穢于家，弟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已死，鉗對主伍吏某安得儼然，因以爲利大冠若冀旧沾沾父老前也。乃奪其太學生，郡歲以籍錢九千。用之奇賞。卷之十九。甲十一。

用之奇賞

卷之十九

甲十一

明史奇賞

卷之十九

甲十一

墓誌銘

明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李攀龍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睚眦父怒而不言，公

白挺詬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奴俯伏受杖。

里中壯之矣。比居庭，惡聲不及大馬，父疾

爲侍，卧起浹旬，輒瘳。父乃大驩驩之日，乃自燕代請鹽

筴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餘輩，亦因受賈從公。

公既饒，弟姓亦各數倍。然後報成於父也。時東海諸郡

部使者視鹽筴必召公，盡便宜有司，乃籍公爲鹽筴，祭

酒而浙東西皆知汪次公中貴人，景之守浙也，欲賄于

明史奇賞

卷之十九

甲十一

賈而誣之法，賈皆亡。至折則獨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曰：奈何！以我殺季乃白。請吏景目而誰之。公曰：欲賈豎汪玄儀也。旦夕且千金，爲壽不忍須臾貴人耳。景曰：吾聞守義不聞女儀，公曰：字也。此中善視賈豎，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念。給之重其禍，卽持券貸郡帑千金。太守梁公許諾，會劉瑾敗而景收公得完諸賈，勞公公謝曰：于支家言我生之，適有天赦，果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海老焉。曰：安能白首刀鋸，爲二子虜也。吾所爲修業而息之在此兒矣。蓋中丞公已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黃



嚴令乃大喜曰孺子試爲吏服駒以轅齒壯則良發  
勒雁行吾懼其泛駕已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  
歲云吳孺人者歛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予公而歸公  
而吳公故客歐括間孺人則勸公受買吳公也公行孺  
人爲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產十餘家家質於  
孺人孺人無弗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諸宗人皆  
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孺人矣公由是不問  
室中至家大政積著之理顧未嘗不取裁孺人而往往  
片言定也初孺人與滕黃氏俱未有子有爲使物之術  
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乎吳公也其謂府君  
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昇吾孫既得請渡河而爲執輿  
砂夫吳某所獲丈夫子仆與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  
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又謂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  
於汪氏之宗祐矣又爲客答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昇  
吾孫使先一月舉之公所請者昇滕黃氏也弘治甲子  
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喻月黃氏乃生  
良植初吳公予欠公孺人而諸母譏焉謂孺人曰田家  
兒乃大而門又安用持歲誕輪如諸母爲也茲吳公見  
次公冠田家冠無奇禮謂太而門矣言輪者示諸父之  
有深藏託扁鵲諸母佩組自愛雅容而已而次公將不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良子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徧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  
七十有八年而卒爲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省  
道昆督郎閩與有平倭功仲曰道貴邑諸生封君卜下  
佛堂兆吉以某歲月日葬公而孺人附中丞公請余志  
焉余曰新安俗矜賈卽同列才力相若乃所至爲鹽筴  
祭酒畫便宜至令中貴人疏名求之稱汪玄儀自請吏  
玩疏甚焉太守救之不愾千金有所試其長非苟而已  
也大哉修業而息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其在  
中丞乎是何能白首刀鋸爲三子虜也孺人不責子錢  
以規室南之產廉賈五之俗之相靡雖女子亦奇勝鄉  
至其與家大政決焚片言亦其天性然也縣疣之祥其  
應二世來之以德矣是爲銘銘曰  
莫燬於勢而身是嘗之莫美於利而身是黜之見取千  
子紫乃成謀得於失政乃行維道則偕其人孔懷言作  
之述以仇茲丘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雜文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謀伐宋

李攀龍

秦昭王使人於齊湣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蓋寡人使使者問宋所爲曰有之宋可伐矣見祥不爲祥乃爲禍先是有雀生於城之陬偃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築轡臺于宮中鳴夷血縣之自著甲胃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其佞臣田不禪賀之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四

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偃大說既作于鍾之縣遂歸諸侯之象使侍於偃偃寡人象且成曹商自散邑來言寡人方召醫破癰潰也偃乃更命工加寡人癰瘻於面既成謂之曰既微且植爾居徙幾何吾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指大王之象以示其臣唐執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願豕視其象不仁也不知彼何所食乃希益三副如此於是展魏哀王之臂以彈其鼻曰爾赫之子哉望之不似人君也哀王之臂急而冰于韓襄王之肘曰倉也何乃爲人所搏不愛也笑乎乃移使去韓王咫尺豈若等用刑足之時復展

其臂彈之曰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矣何得更擊狗馬

西走王豈猶以泰爲王交乃今且不得醒吾治中張韓

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之則廢此左手以鼓石

臂曰左手攫之則廢此右手君將攫之乎所爲趙武靈

王之象黑龍面而鳥蜀鬚張龍頤大膺大胸冠術氏冠

差池迤邐五采四重具帶翺翹黃金師比綬不著綬綴

以絲綬命曰伉王惟肖揜鼻而過楚懷王曰此柱後惠

文冠者始亦爲從長至函谷關然無奈其以淮地之地

三百里効我也寡人亦似惡聞王之臭也昔者岐陽之

遇爾爲荆璧置茅龍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令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四

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危欲爲宋均者偃聞相人於師教面而土色者恐醜爾其志弊之虜爾父乎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鼙鼓一日倪侯請曰魯衛中山雖則鞭筆可使然亦泗上諸侯也卽折鉤之喙足以爲之何可不使備下執事乃復爲魯平公工不得其象以請倪侯曰亦果解其冠令王可溺耳爲衛嗣君命曰小侯何爲遽條至今不珍也日者趙氏襲衛爾旆行求救於魏今其勿令加鳥至中山君曰此其雅頰權衡犀角脰月不若其姬陰簡美也又爲西周武公東周惠公而金不足宋人夜泊東家出文公之鼎彝推而輪偃

偃不知也亡何惠益見偃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刃之  
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韋甫而冠無須之冠以  
示勇蓋置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照鳴夷血於  
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殷則笑曰吾聞得昌千  
乘之間用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爲人也大王象僵  
於臺下偃曰梓之曰尚伴偃那昔蘇代言齊王長主也  
有二毛矣先王不禽二毛豈謂爾哉血亦漸主父偃以  
鹹其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姑血食哉此孰與雀觥  
美關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于泓之  
役不能如呂錡集矢爾目也遂召倪侯命羣臣以矢曰此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九 四六

偃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睥其目瞞其腹者如爾於  
此哉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關弓嚮之二子趣走唐執  
既自及偃遂於酒婦人愈甚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  
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一日  
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鏤其脛矣而偃者至使人止偃  
者曰是其脛肩何爲者哉置之轡臺之下使以鼻承血  
失之怒而割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守宋之備  
盡廢王速出令是于泓之事也齊王於是率魏與楚往  
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  
溫逃倪侯之館而死三國盡分其地矣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九

四七

問華渭諸生策

至問潼關於敵函其猶重捷也在昔彊秦建瓴山東注如  
決壑每一出兵割地効貽有若俯拾山東諸侯合從而  
來止於一夫成列而進道惡爲解則倪仰之勢異也今  
天下爲家

聖天子封域殺函不異宇下山以東何患焉獨以北  
憑陵數入冠上谷北地間而先零諸羌往往窺西河  
門塞一旦交困秦人之卒空國出乘障矣即有若往時  
大盜肅聚商洛者竊發其中鼓采金鬻鹽亡命之徒以  
爲有司者難扼潼關而據黃河之津則山東之援不至

宇武關以分掠漢中諸邑則鄠陽之師不入西北出漢中  
田以犯長安而稱屯霸上雖欲不棄華渭不得已此非  
王公自失其險而制於人之道乎二三子華渭之間人  
也其明發念亂久矣何以告我

王氏存詩稿跋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然  
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于繩  
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其言終日卒未  
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遺  
延不為者彼方且得意為之若是其自異爾奈何欲自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四十八

掩於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即祭酒在若作之  
庭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  
不引于繩墨也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  
米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地  
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為文章其微辭  
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楊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  
又言祭酒與北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為祭酒重  
是稿也海內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為  
文章而引于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  
諸郡稱采風使者還日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

酒于文章往往徂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尤  
邊要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即欲問時政不亦輔軒所  
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真體矣  
吾重傷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  
祭酒者如此也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四十九

地

崇真儒疏

袁洪愈

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所謂君子儒者。乃真也。何也。求諸已而不求諸人也。尚行而不尚言。登實而不務虛也。若求諸人而不求諸已。而言過于行。名勝其實。則為小人儒矣。小人則偽而已矣。崇儒而不得其真。是教天下以偽而忘矣。臣見長洲縣歲貢生員。臣敬臣。自少聞詩禮之訓。稍長。習聖賢之學。讀書必體之身心。躬行必先乎孝弟。親尊。飯以養其祖母。登妻。裝以嫁其女。弟。族。人貧乏者。盼空室以居之。計喪殮以給之。不自知其家之不足也。門人受業者。教之以忠誠之學。教之以孝弟之道。惟恐人之不為善也。事親之禮。巨細曲盡。而無替於始終。檢身之功。夙夜匪懈。而尤嚴於慎獨。淹貫五經。而講究不能悉。有衆善而容貌若愚。和易而不流。直諒而不亢。紹伊洛之正。承實聖世之真。備如敬臣者。寧使之終困於流。庶同腐於草木而已。故乞勅下行。查如果臣言不謬。或特行召見之禮。或專降諭林之職。必能敷陳道義。替裴謀猷。所益下。聖治益淺。淺哉此臣。特以所灼見者言之耳。天下之為真儒者。或不止此舉一人。而諸臣皆知所舉矣。

字九卷

明文奇賞卷三十目次

劉鳳

序

古苑序

說家序

陳子昂集序

范太僕論選序

送莫逢之淮陽序

送魏季朗序

送元美太僕序

明末奇賞

卷三目次

送郡侯吳使君入朝序

送蔣僉憲備兵岳州諸郡序

送戴刑部守撫州序

送何制閫之福建序

送通政司周公序

贈憲大夫水崖金公序

送張幼干之金陵序

續吳先賢贊序

畫史序

刻韓非子序

書

擬謝交游書

記

清舉樓記

冬日登堯峰記

新水記

鄒氏之汪記

遠菴堂記

雜文

讀李于鱗集

明文奇賞

卷首

二上

說

爲英布答隨何

規

規家暴

黜諫

表

爲蚺謝上表

書

與季明

論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

序

古苑序

鳳閣

昔晉文公學讀書於白季曰多聞以待能者王歟負書而游季子發篋書習簡練彼所習何書耶未有聞於今者左史倚相能讀丘索是徒聞其名而已豈世悠遠磨滅耶將爲秦燔之若惠子之書五車管敬仲之所削方墨筆其有一言見於今乎彼齊女子且稱西方之書甚辨以慧吾每志在內外史遇周秦間之跡未嘗不三覆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嘆後來雖益多非吾好也夫圖緯秘記識數其非出於聖人乎誕同時有之然胡可盡察也若星氣曆度河洛軌象孔壁魏寢時有出於世者蓋以恍惚疑之獨後儒之信可乎余涉道淺未能刪裁刊黜若文辭之駁亂浮譌不敢多讓故其存者鳩繕正之若散見猶餘未盡雖片言可追邇遐古因削帶識之各以書從俾無並泆初以傳述舊聞已乃兼舉事類頗及漢以後至隋其見於他所類者不取若皇覽編畧書苑類苑玉鏡諸家鄒宗孝標查等所撰叙千不存一亦復隨錄之與夫問之故老者惜不獲暗猶可得一二既累歲月距之官冥收承

不得息諫諍矣方渚乎如涉於海未有浪片飲而笑于  
所錄三萬餘卷庶哉豈進厄之屢天所忌抑後人竊敗  
去之何益遠益亡記云氣老能變曰精事習能變曰智  
彼問藏者機既伏泄之華英者化之光精又竊奪之是  
寧免於懟嫉尤之而庸有千萬世具存者乎古稱立言  
不朽嗟乎嗟乎所以嘔膽裂衷心鐵肝鍊身不得當者  
冀垂之後世而往往零墜散遺湮墟廢沒頽其殘斷時  
見於缺簡殘編并其人姓名微著而已故士亦何所爲  
不放棄乎當年極身之所欲而終歲窮愁耽於著書欲  
何見耶且天地猶有盡而況區區空文余既深感之故

明史奇賞 卷之三

收之於晦曉蔽壖之餘復光若若發蒙矣此非余之所  
能也若有以導之而不得其故也精神之流於世尚亦  
猶有存乎且余不能盡細釋名山大川之藏與四方所  
載安知不有同余志者冥求而湛索之必當有繼出未  
盡以成余書若夫撰次之體則首以古初之書見於他  
者收拾之雖無篇次亦各見矣曰書類乃占事僻隱若  
怪奇可喜者以類從曰事類名之曰古苑云

說家序

予讀小說家者蓋慨焉古者居寢有替御之箴女史者  
流朝夕訓喻而納之規其說之源乎班氏以爲出於稗

官在漢固有典司者號黃車使書九百四十矣皆惟本  
於周益尉官有誦訓掌道方志而訓方氏又誦四方之  
傳道及同師縣師各有其書故也然志有伊尹說天乙  
堯問篇皆出於雜家雖淺妄所憑則又不止於周竊怪  
傳於今者何寥寥哉司馬子長蓋畧而不書若青史子  
者古史官所記及周考周紀等豈皆無可取耶三代之  
事若存若亡稍或識之庸不乃愈乎且安知非當時之  
舊而必盡去爲子不語怪將患其迂誕不雅馴哉則鑄  
鼎以窮神姦禹獨何爲者予既深惜之且怪典籍散佚  
不獨古爲然自漢迄今其所亡失者何限也班氏所刻

明史奇賞 卷之三

與劉向所錄不知其同異至隋經籍志則又加雜矣猥  
襲者盡焉莫之恤若其敘述表見後世何塗岐紛焉而  
交鞅轍焉絕騁咸自千里矣即相軋亂一旦同泯焉漸  
滅無遺又何可哀已哉且其人發憤有所著論罔不以  
才自貴及夫事之渺小與介在辭幽同顯美惡皆得附  
麗網戒存乎是烏可替者此固不好文者之過也然若  
梁氏江陵將覆而先焚其圖書則雖有蕭相國豈及收  
集哉是其亡者固不獨此而并惟焉下迨宋氏所存則  
又多斷簡矣鄭氏所載猶且不可復睹其全然予怪唐  
以來何自好而非古哉即其才不相逮遠甚雖戲弄畜

而筆墨畦徑代以降不可推而上之況近者括帖之習行僅磬裂絲縷相銜而美錦不使人學製焉久矣何自而窺山龍華蟲九文之盛乎予所哀書無慮萬卷凡外家語釐而別之曰雜說雜傳方州記牒怪靈道釋談家月旦爲卷二千零總目之說家稍刪其繁複不典者序而傳之不猶愈於優笑博弈乎

陳子昂集序

夫詩發於情性者也作者孰不由斯三代之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著以爲經漢以來專以質勝猶古之遺風也黃初而降以接晉之正始其文浸開下及六代而靡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四

麗極矣蓋其志溺故其氣卑其情荒故其聲散以足而求古之淳質其可得乎逮唐氏創宇聲氣混一始復振發然稍就聲律諸合體變遂爲近體而與古畫境矣子昂出於麟德以後浸液以華敷沉蓄以雄思約裁以精蔚錄範以情致鬱抗以夷淡驅馭以傑朗畧采艷而務氣格薄形貌而專興寄下啓開元天寶之盛而唐之律遂雄百代而長千古矣謂非陳氏一變之力乎夫諷詠之初不能直致情鬱於中婉以舒寫故節奏與焉古者散而不迫優柔而可想後之作者求之益以纖密則聲病拘忌由此而滋遂轉而爲律律之變也又與時而遷

故今之書律獨宗唐氏之盛子昂詩傳已久頗其文多逸大中丞南嶼王公授予一編曰子昂吾蜀產也不及吾傳之吾有不釋焉以貽子按子昂射洪人少以貴自雄剛樂有奇氣初入都人未之奇已而名一日沸長安中爲文激昂善條列利害陳當世之務不徒溺俳偶爲若止營原陵及慰撫十姓皆匡益規誨濟時之畧譙正之氣時見乎辭題爲詩所掩中丞公所以出而傳之恐人遂將遺子昂磊落大節與所論著不幾於失士哉且其所遭多感憤不平才足以有爲而抑不得逞志行芳潔而乃周旋諸武間禁勸裨佐非無尺寸而所效又非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五

其所故其爲詩益嘆慨反覆有遺意矣余既已爲校正又爲序其致如此

范太僕論選序

論者詮理而述訓者也自孔子齊魯論名焉後來者人著其說然三代而下道術不同因自爲家說乃說異變化不相襲述文之奧奇詠恣亦未可得而窮矣白漢以降既無異道才亦視古不逮有能駕說自用別立樞關不出一途哉故至近代愈卑亦鮮足觀矣迺太僕猶有所取其選自莊荀以迄於今大道術裂則踳駁未純於文然而氣益競上其人皆強鸞獨立執所見雖偏表曲



設時詭於正。顧其精錯堅確。究極於詰。自名其說。以爲  
是至矣。天下不可加矣。故不可相通。而亦不可得。而及  
後焉者。既不能復有所出。而深切沉至。又非彼若往者  
專厲。必以其說勝。而莫之奪矣。烏乎敢望古哉。太僕以  
世異變才亦異。宜乃古者多怪嚴。未易窺人。既鮮好之  
獨近者易曉。且不必致力於學。即中才以下。皆可企及  
則所選宜莫先焉者。而猶問取之古。且以爲不可盡棄  
乎。況乎言道術則莫如古。論今之事其趨變也日新。幾  
勢移易安得不與之上下。古烏能盡之哉。故曰持與奪  
大議者不讓事。若謀及國政。繫之萬世。與夫四方之事。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懸以利害及經法損益變通其論乃廣論難舉不可勝  
載巨細不同要皆以陳一意明得失故裁其議者以當  
世爲急不徒文焉爾也則非太僕孰能專之太僕賢者  
後也其仕也聲烈章聞光於竹素既得謝乃心不忘春  
顧斯世其有忠國輔治便計循拳拳三致志焉故斯篇  
爲論說著而治安之要術理才性道訓典而見行事豈  
能外文辭間哉

送莫逢之淮陽序

士伏軾不下追遶四方自古然哉雖所挾異能所持異  
說至欲用其所未蔽則未有不同矣必得蘊籍懷謀積

長於勢畧長之摩事分長之明因用長之行擇御長之  
法臻飾長之解開結長之察發幾長之決計畫長之詭  
緒端蓋起長鑿穴於左右長意定察長定方於得事  
者長定可否於投間長定交容媚長微辨定利害長定  
去就須臾長虎實之變定長猜貳疑間定長驩愛素定  
長肝膽無所吝長此季子所謂以此行說而有不能出  
其金帛爵賞者哉故動於杪微幾常新而不竭裁於無  
有以常利不劇驚之若渴故善因敗爲功猝至若驚故  
將旅而能閑於威言若不得已故能中其所諱忌又能  
得其所欲視聽於無形故有來必先知之故迎其未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及而還之則憚不知所慮經其不意而來之則迫不知  
所以備投其不知而掩之則悅不知所測量章信節而  
示之則樂任而不疑間械守而要之則吐心而不惑舉  
弋說而廉之則恐懼忠不至焉是以時捭貴勢而氣不  
懾也抗守交臂而遊不逆也拒腕聚辱而議必當也奉  
器幣以從而情必得也不遠道里而質必通也構之重  
相而見恐後也主約爲講而得其柄也是則士之所爲  
遊而得意於天下也今莫生方困窮於途闕於所遇假  
寒不知所之與季子出走易水之上親信背而去之其  
無聊殆何以異然莫生之所以遊者有一於前所云者

乎未也夫今之時則非往者易動搖也其勢之難既倍則所挾操者即十之猶未見其過也且揣稱於不見其隙者而欲因之有所合量交於未同而欲其血吾私無所愛無所於中之而欲求必與也謀內誦於已而欲與出途者爭捷也不能見所長而欲使當路者折行也此則昔之所謂難而悽悽旅人守事窮巷十說而不一遇者何怪也淮左固多勁氣楚人勃然節俠好行義即又賢於他所者生能慎修六術審見九言精習十變善飾五稱謹施三智先明所詣不失所擇轉移若化攻至堅於瑕舉藏拙巧無輕角試收天下之道者挽天下之

明末奇賞

朱之三十

入

家餘為當世所推較拱稽先路而避席擁帚無寧使人謂生善遊而謂生遊道實有缺

送魏季明序

今代之能文章者稱李獻吉輩其人也非李遂足擅一代名始為文綠習卑下且我

國家以武定功一二文臣辭不勝理百餘年來李始創開之相繼作者皆李力也然李之文韓愈氏哉自後異陵晉江之流稍重於時則宋之遺乎有吳自迪功始為六代江夏復恢之則其弊於今者是矣濟南作則視獻吉又變而之古一時諸君相與應之自謂左氏太史復

此矣然識者謂優於其辭其所錄詞必範之古是矣然途轍尺寸一將循其故步是猶且不可而況抵掌談說若優吳之為乎予觀近者文不越三家而于麟盛矣魏君天賦猶絕淹覽該備其所解上無古始下掩來者綜辭詭異操裁叔吏不可以有方而不可以無方循有冥營有遺往來不代而不可以知是可謂古之自出而不出之矣予往則仰之然相樂甚也而未嘗以相衡也昔于麟有云予才視獻吉而季明才視予斯言過矣予於魏君傳洽不愧之而精覈愧之予也界而魏也詳則友他望季則哉且每有會於中予倡之魏君和之魏君始

明末奇賞

朱之三十

九

之予卒之往代之以嗜好游趨接捷耽近逸速快適有如予二人者乎夫且相與頌比於時則雖終日談而炙輶之辯與寒諄有以異乎而魏君之喙且三尺矣蹊之所以無覺者以不離於始也談之所以無虛者以夜之者也故辨者無辟閉之緒則無以藉察者無匿蔽之端則無以藉權者無離析之思則無以藉予與魏君遊十五年又復三矣三年間魏君之淮之白下未嘗一日寧居則予嘗惘然以思夫專閑之情振矜踰越之情奮節慘悴之情厲激億傷之情稿枯凌遽之情臨促離迷之情蕩浮游放之情廣肆利榮之情溢盈進往之情銳上

以治  
過美

故刀不發則芒徽流而刺於匣鑿不勢則筋蹙急而弊  
於極少壯者不馳則痿厥而傷於血氣士無千里之行  
則業不勸賈無廢居之事則利不比使魏君終歲不游  
則千載其可俟哉古之賢豪不已於行者多矣未有不  
出戶而無廢功者使所畜不因是感念奮發有所於藉  
之者則墨墨之化婦人孺兒之事也丈夫所以相期者  
即夷新異地曠時易世有如一日可以判中相示也而  
忍對面接席比肩交臂不相離哉昔漢文帝云久不見  
賈生自謂過之豈非濶絕意有所獨詣雖自賢之行在  
貴勢有不忘者矧予與魏君共砥豈為藝耽疎數間乎

明史書

卷之三

十

故遷感者情之變移而盡類也嗟殊者跡之去來而極  
思也魏君之文無亦因之激而益奇宕而不制遠而不  
可即兼納山嶽川瀆之氣而備象變情物之故已乎今  
且靡糧為冀北游夫

天都者天下之所走集其為麗繁浩穰廣庶曠濫憑氣  
怙才以文名者不可勝舉矣燕士尤烈亮好為名自其  
性然今

明主在上賢公卿大夫相與涵育蘊積於醇熙淳曜之  
化文日以宣融故作明盛豈特如予所知三家者已乎  
予不親都人士亦十五年其風之流被海內者予因得

知之則郁郁哉文之盛有如今日乎予願有以藉所以  
檀當時傳後世者獨文焉爾乎

送元美太僕序

記云以文命者期十之世璵璣得常今我

國家光烈不嗣式顯昭之越於今放唐之文其在茲乎  
庸乃以伯何之命命元美者尚亦以乃祖父世篤之有  
成勞於王室厥惟載於功宗爾能嗣修惟敬恭之以用  
無忘前之勛是以先命之四嶽之任曰四方之事茲惟  
宜叙茲予底於績則既能繼服紹啓我土宇用廣顯德  
以醇明攝固之若晉楚之郊而有章采服物令典之用

明史書

卷之三

十一

則惟天子踐位而進以無惜於常彝顧曰靖威其封畧  
播敷於外獨成罔弗豫是其能忘翼亮寅畏正於左右  
前後哉故茲簡也豈舊勳是為抑以僕臣正后亦克正  
今

天子新服命尚賴百爾有位君子匡佐不怠以旦夕交  
戒繩之義憲而達之正辟非無自入也故侍御僕從必  
慎簡其人而太僕其長乎其在周掌正王之服位出入  
主之人命侍朝而正位退亦從之與王之出則自左馭  
也其為親臣可知矣故罔之命書獨著之若今之建官  
則視司牧也其職少異哉然入踐九卿國之大政實頌

聞之則惟所以致忠於上寧有間乎且夫子之舉也以文德與在位夫文平成天地緯象日月通理萬物而執儀羣動者也故所以經國緯化建之彛道而奉之訓辭舍文其曷已哉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而能以其欲從焉者蔑之聞矣故謀議於內外以講大事則曰謨明弼諧者文之業也沃啓於一二以贊祗德則曰乃言惟服者文之教也定我基命以作股肱耳目則曰亮章天工者文之象也疇咨上下能道天人之故載之典圖法象而曰監於成憲者文之功也誦言惟昔作誨誓御以懋寅於耳而曰多聞於典學者文之華也若文告之加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於四國誓命之用於正衆多才藝之事鬼神史之能辨名百物以周知山川爽精之氣宗之守九儀五禮六樂胥之守度數聲律是皆文之散於一節者也我國家文命之昭受二百餘年矣其所浸潭衍溢沉蓄蘊育誕發於今故光象之顯昭休勳之無外而覆被之咸若所謂太平嘉瑞圖書之出於是並作故坤靈圖云法地之瑞與鳳皇銜丹書者是其時乎且周之盛也亦十五王而制作始備今固嘗興禮建學儲精垂思表章風厲詳延博納敷求之矣而太僕之命君子悅新舉也謂是將興禮樂哉不然以彼其才而涉揚於外已久何至

於今而始庸之且周之書實云以汝作大正正於其無以非人備官耳目也上以非典雖今之職司府異而意者其有在乎不獨以匡乘馬之政潤子爲也且君子之命才其何異命馬乎而謂非所及乎政哉故材之若邱若佚若滅若沒者天下馬也直中繩曲中句方圓中規矩者國馬也探前距後蹄間三尋者戎馬也四尺之輶終日馳騁而不弊需力已竭猶能一取焉者田馬也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蹇不可勦登者駕馬也是以太僕所守雖爲馬設而政之寄則於此選材馬必以夫俊雄沉鸞授馴此亦士之千里者若夫雖泛駕而佚材焉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送郡侯吳使君入朝序

江以南之郡蘇爲大白背論治也視蘇爲急故治蘇者難其才必俱備以敦命之即不暇徵遠自嘉隆間爲蘇者可指數哉皆以賢才選擇而來治效聲蹟遠出他郡上然至吳使君之烈其何以尚之哉夫治與時上下往天下之綱嘗寬矣蘇負海郡沃野而饒五粟之田廣衍

是無學不  
典學抑何  
是無學不

四斤水。泔最而積。留渠於有積故。馳逸之所。由生與後。縱之習。無亦惟是寬政之所休養。俗既富厚。則其時有放恣踰躐。勢然乎。既患其不均。則用文法相監司。一切窮竟。作諸科條。至纖備。令民無得自由。一以吏爲法。置伯格長。動靜必聞。下至飲食衣服。與爲節度。敦儉忍嗜。欲從限制。不則使相告言。坐之。又羣子弟。讀法訓諭。閭里雜業。皆若身至其家教之。知所觀擇焉。其勤情務治。勞心焦思。以飭其法。蓋朝不遑朝夕。不遑夕而憂其民。惟恐不出於恩。慈忠信。猶染故習。爲也。雖刑名比詳法。今稍密教化之意。則懸亡。寓諸文案。答訊問。哉。然民遁。明文奇賞 卷之十

其溢也。穀粟絲布。流而入他所。衣履天下。無不足焉。是亦惟緩之以靜。無乘其泮澳漸靡之深。其澤何至未洽於信誠介倪。於始遠望。服習安吾教也。若猶是恣。誰扞法。糾姦滑。橫民閭紳。束之三尺。固在手。自爲奏上之報。當不逾夕。下史猶不及知。亭疑法分別。其原必引經義。文飾陳所以輕重。無害吏錯愕。不知所出口。狐鼠何足。以治。爲若今日。擊一豪族。明日收一賓客。昆弟又奈何。卒令此曹子。不患有司也。夫稂莠者。時有之。簡修其政。器以涉揚。其艾作田。良苗得無蕪穢而已。無亦并侵傷之不惟其類而疾之已甚乎。則合耦於勸生植之幾何。明文奇賞 卷之十

然無虛飾事觀聽外爲若狀而中肯者且民既荷感之  
矢即興行醇厚惟上之視寧辱鞭笞使也古以惠得  
不忍欺者不知效孰與比乎

嗣天子新服命元日大朝會以六計弊百職事則吳使  
君治行爲天下第一獨書上最自餘爲條教者在後叩  
頭謝羣臣皆心服其能首賜爵庸天子且臨軒問何  
以治蘇而功烈如此也使君雖不敢有所陳對謝以奉  
上之德然有不可讓者安用稱長者之言不盡其意有  
所規獻也補治益主忠國之計一舉而悉心焉蒙嘉納  
有所施惠天下固社稷功哉恐股肱郡暫勞且不庸釋  
明末奇賞 卷之三 六

送蔣金憲兵備岳州諸郡序

蔣使君守留曹且未一少被

才幹體操  
休咎皆歸  
此錄

命按察岳州以武衛從楚之政夫今之時熙治矣豈猶  
有所重圖於民使南面而不釋然忘楚之慮亟以使君  
臨之哉且譬之衆材焉使君於今今之棟幹也是所重  
倚以構造我方夏豈其無選事而校之者楚於天下強  
固也自禁月以來算路藍縷以處山林而能修其車賦  
治其戎兵以與晉更霸故其餘俗猶以武扞勦勁輕心  
爲習遠今猶故也且其地莫非崇山大川廣藪是能生

殖百物以成嘉功者乎然非下之利也自昔封畧之固  
而固以怙恃爲不靖急而走險其能以狡禍恃忍之性  
安其田里可觀筆使者其與幾何故易動難安以武力  
介自逸而憑怒以勢自非恭服訓齊之以禮教而又重  
振以攝之威命幾何其能使山藪林麓絕壤窮裔之人  
而無有不被乎故汪是土也而介以昭丘汚漢所謂金  
城千里者合資澧湘澧而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昔秦與  
荆戰而爭洞庭五渚者是其地雖虞夏之際三苗且貢  
之不式化矣歷世咸置微焉於以畫地而守險固有自  
且踣跣科頭貫願奮戰者又其恒俗然陟梁爲患烏得  
明末奇賞 卷之三 七

不爲深計哉語云誰不可害誰不可懼故雖今之世抑  
豈其無而使君之才又閣議長慮瑣遠博恒創邇圖之  
有載其明畧與之勤恤以宜叙百賦固國家是賴往既  
爲郡邑則無不即又及爲士以詢聽佐司冠理又以文  
無害稱矣是皆未足效其一二故斯舉也以江漢之間  
控扼上游門戶庸蜀而襟帶荆衡其險固則東南之重  
地也是尚可抒其才一日乎夫民惟險則乃多曠矣即  
方舟汎汎而濫於重淵淫於巨浸渺瀰焉乘遷徙固其  
所習而安之者矣其有什如惟埋微窮其狀彼且不肖  
詰臺置對亡命山澤奮臂一呼什伍相聚急之則挺而

起殺之則漫而日甚，是安得不病有司，假使然，恐一旦  
發也。吾寧厲甲兵，曠作重劫，盡出而置之，法嚴若束薪，  
使無所遁逃，豈不快意，稱善能制其命矣。然何以保能  
士之心，使無敢化，今乃欲以一切勝剽劫之餘民，且不  
見德而人求逞其願，吾能以其欲盈乎哉？方城之外，楚  
之令典，故在孫叔之制，叔時之教，是荆人之所服習也。  
抑豈無其餘風遺俗乎？無亦使君之所以治，乘德刑政  
事典，禮酌其善者，內戢其民，而外以經武，因以春秋，提  
吾兵士，不惟招果毅以蒞之，休動之以明惠，綏柔之中  
令簡服楚之士，於禮義以蓄威於天下，工賈商農不易  
其業，父兄之訓，嚴子弟之率，謹卒乘，輯睦師人，有禮吾  
一捐而巡之恩，踰扶績，故甲不必釋於繁兵，不必出於  
繁弓，無解樂矢，無離服而武衛以奮，洞庭之波，若在杯  
孟阻，深暗智若，在宇下，何潢池之赤子，能益弄為武羅  
伯之地，不惟使君指顧使而以寇令施之乎？且楚人輕  
而驍固，天下之強兵處也，而又擇所以授之，若此，抑豈  
惟楚之為往者，嘗一用楚之兵，究當其隄井，湮水，利則  
又何賴於鐘鼓之師，而且以蠹賊我中夏，故以使君從  
楚之政，藩屏焉，設內政焉，寄戎兵以待，不停不虞，天  
下雖無事，三選之士，不待令而集，二廣且駕，必無循行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

八

惟皇四載，秋九月

送戴刑部守撫州序

矣。若司馬法，所以致衆於金鼓之節，是振旅養舍之常  
也。豈謂一二長吏不能時訓而月修之，而待使君子哉？  
故必先撫之，而後惟所欲用，不然以山川形勝異時所  
踰據，而道與中原，丞者是其輕以委之余，是以知使君  
可以此定功業於當時，光於前之烈矣。

惟皇四載，秋九月

天子命司六遂之士，戴君若曰：惟撫實介郡，僻在江服，  
往陶正是，保以佐我王室之禮器，埏埴之事，陶旃，  
度者，  
不入苛惡，不產民以無忘厥疾，惟是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

九

蓋尚亦崇有虞氏乎？不然，是瓦礫也，則亦何有於王府？  
今余命女牧女，其一乃心績乃功，法乃百常者，爾服眩  
以宜爾有民，余亦惟女嘉越，若有顯命，爾所弗忘，迄於  
裔土，其與幾何？戴君既祇服顯休，諱日惕以懼，曰：我其  
庶哉？若之何？免於戾駕而南也，諷以塗惟通言，固不用  
謀，既見劉子而語之，故劉子曰：子其邁哉？夫撫易為也，  
且民生在勤，而撫之役不佻矣，夫勤以本，事事以建利，  
利以敦惠，惠以保業，業以定功，故治可明也，事立則動，  
時利建則力，紆惠教則求阜，業興則俗無敗，功定則教  
不煩，勤時所以給濟也，力紆所以豐物也，求阜所以周

徧也無敗所以徵恤也教行所以保本也今撫之民困  
勦急朝夕不遑暇豫矣不謂無急無傲惟上坊是故乎  
夫能動民以力政而加之以純固受之以恭遂重之以  
率作和之以廣厚其何事不微而何生不育且治民者  
將備未至而設之者也匱而後圖憊而後知恤將侮之  
是召則何以在上乎若夫山林藪澤田疇原麓衡虞是  
朝夕之所有事也而使窳墮簡棄不圖康功是即繕完  
緝比遂其肆既殫盡蕪穢困竭余雖欲有於义民其若  
空饒離逃何故長老字幼振窮分乏存寡牧特出淹起  
疾扶罷興滯是所以承上之惠而導之民者也鳩率簡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二十

役賦事發功布藝程績登効輸備納享儲資用器是所  
以率下之忠而致之上者也且子法吏也而獨不聞乎  
五屬大夫皆身習憲於君前載而布之鄉遂之長察民  
之麗而致之辟其有不從上事而倨傲易令者弊之以  
邦成其有不肖於家而怠昏從欲者弊之以邦成其有  
離俗怪服橋誣竊令與夫兢於刻鏤繁於文章淫於奇  
巧者弊之以邦成是典圖刑象職憲之所守也而假他  
求乎今吾子即撫之治勞之休之時其出入煦姬之覆  
育之詰姦懲禁決麗止寃槐懲薛暴制禮新叙舊任良  
物官剛範軌正庸勲僉工施膏宥戾可不終日而聽縣

又何假令以驅之乎詩曰不備不忒鮮不爲則不僭言  
不康娛以縱逸也不忒言不淫用於非彝也爲則言上  
下習服而治成也夫是以功立而不廢教行而不阿載  
之以令名奉之以勲列撫之以勳器旌之以茂常百世  
不忘所謂福也福祥之日登其受祿於天也則宜戴君  
起而再拜曰若夫子之言實長國家抑又以厚吾私也  
濂也敢不承

送何制開之福建序

昔在禹命九州經別云閩居海中雖暨聲教固以荒外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三

昔周官閩隸則又以牧圉視之逮漢人職貢畧與內地  
等然其人民同系順易化地雖阻險而沃野千里足以  
自資自甘未嘗患苦中國其爲不侵不畔之民久矣我  
國家初建則又首服從迄今殷庶才僞往往是出迺適  
者中更寇剝殘之後綴集者又十數年矣繁阜已不啻  
昔何子侯乃被  
命開闢其地夫文化之於易萬邦也固欲使民至老不  
聞兵革然方國各置率以經武陳師勦旅焉豈以治安  
而不祇戒崇明命乎哉若門彼游東南駭疾騰薄往來  
呼吸猶不可一日忘警是以上履



廟議其為遠取長撫綏靖之計益至詳以悉何侯世將家慷慨有意功名其受茲鉅餼軍鼓之任罔不夙夜圖以身許國茂有顧矣適以入

賀事畢道吳子壯其意為道閭故以送之夫閭內阻海外限以崇山接界曉越其勢易以為非然而不敢者以漸習深諳禮義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有素也特僂弱不勝兵一有警使之卷甲而趨攝弓而馳則恒怯幾乎借敗矣求以有功其將能乎若往者役皆召外兵僅而克之後乃益募士屯戍予嘗周歷海上按軍實蒐乘簡汰之矣皆烏合不逞少年平居則梁倚驚鸞不服馴及督

明末帝賞

卷之三

主

之凌陣則爭先死敵者安可望之今之進而不進上而不止前後上幕府以不中率召下鎮官不至理又不肯置對序禁不可如何者數矣徒勞縣官供饋則又非一日之故也至衛卒尤弊而易訐若驕子故原閩之患始於姑息而軍法不立恣其要求復諱於欺飾養釀醞成之自非有專斷之才行之以果明於勸懲罰必行而無貸以司馬致衆之法訓之平時誅後至者則可以視吾旗鼓而爭效命矣此不繁之將乎傳云一夫善射百夫決拾大抵江以南之俗慆慆非無逸材驍絕敢奮之士願教不先焉故私勇犯分推埋作奸而怯於公戰使

可作卷三

今之必行則可驅之喻水火而患無遷士哉且閩內之則出澤之夷巡於幽荒習器子黃間隱伏肆剽掠其人顧不可驅而出使備他盜與外則瀕海善舟楫千里邀利通貨賄以市於外國一二長吏或陰縱之浚利也深則散公并法網無所顧忌其啓隙兆紆非上致之則誰與故非得廉武健吏潔治其役禍之民遏絕其黨徙遷其家一蕩除之而後施以寬惠使無復者則烏能愉快哉然此固自監司任耳今之命閩其權寄也輕雖期於兵濟而勢不得專獨可振耀威靈以揚厲光命佐宜其間慎固封守而已若東畧之不如則亦預有事焉而得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主

謂請問諸文吏哉余既習閩事故喜為何子侯談若必欲舉舊典則往置寨皆於海中或去岸數十里今畏法皆內徙矣率是而四封之內儲峙器備其廢缺也可知顧閩非用武地獨可文教緩耳即天下有事嘗坐觀既不能患人而亦不足以為資何侯方欲建武席卷乘勝疏封爵知閩且不久借也

送通政司周公序 徐慶初作

主上御極建置宰輔用統百官致天下之良材聚天下之賢俊則有我周公召起自浙端委黼黻前以韶徽而納之善於時教誨舊老備藝經術博聞弘達之士允於

王庭編於有位凡

上之服物章軌典制法令自密近而施之邦國與夫興  
置施予懲罰詰讓無不比於憲公執軌盡諫顯論匡導  
誘啓其衷而陳力致效於何不盡也若正色危言犯而  
不隱與救於既發力倍而功半者其事豈同日語哉益  
際良時佐隆治其勢若因洪濤而託纖羽引江海而沃  
稿枯故不見其勞蹟而潤澤周流張舉振發有不假論  
說而成況其潛計深慮謀於廊廟者豈在野可得  
而言哉時且計公即秉衡操成大啓我疆宇以純祐我  
萬世乃側聞公以

明末帝賞

卷之三

王

簡命曰爾作納言南土惟是舊都 王業本根爾其靖  
之其庸愈可幾乎故微肘掖之親而分宜翼之寄去朝  
夕之地重臨監之任夫公於四方之政既所備具明耶  
利以教道之當必有所崇樹余何知焉然竊有獻夫江  
以東在古不乃甚重若今可不深圖乎東南沃壤強國  
貢賦分天下半其遇水旱不虞之患若吏理失職則上  
關

宗社大計貽宵旰之席是當求其源思所以消弭拊循  
長養之由不徒爲一方計實天下萬世計也且布上之  
德而遠之民者五屬之吏吏所以聽論斷繫者畫一之

法今用舍既慎擇才益審吏皆明法更詳以密宜與  
昔加治而視閭井生殖繁富於昔何如也人情流浮易  
動於昔何如也爰書與委毛摯於昔何如也是非吏不  
精敏法不備典教督不勤察舉不嚴之故也始求治太  
過上下之情不甚相悉故雖竭精神盡心思民愈不見  
德理之而益焚澀之而愈滄其由此乎人情貴於流通  
而或壅遏將使栖易於上勢竊於下其患於何不有乃  
自古識之矣然彼者譁而逞讒說僞以辨僭以堅宸驚  
交亂皆言是媒使言而不擇是衆爲政也則亦何有於  
治故自背理亂往徃因之而喉唇之司勝石之任必求

明末帝賞

卷之三

王

忠信明察之長親變審勢識大體不徒以廣稽覽承流  
議苟遂譖慝爲也今幸於朝而得公其臨之固知其務  
慎也何有哉公行矣風之所趨是爲政俗輕重所由不  
必易置人之情矯而爲名也易立吁嗟而爲恩也易工  
略形跡而取衷於獨見也難持遠衆欲而必中已也難  
遂是以君子之言多疑而細民之情易徇弘遠之議多  
格而萋菲之言易流卑危微倖多以貌欺而士族世室  
每以實辜此沽矯激訐操切刻轢之習所以未絕也喉  
唇出納

國是焉繫公於持之由是焉知所望治矣且餘席將即

召公入平其政政本之平豈惟南國實受其惠哉

贈憲大夫水厓金公序

古者贈人以言謂詔之長者而人肆焉故言堂則充于堂言室則充于室謂言善也非所以奉長者之謂也故以爲壽必先之辭則領乎亦祈也鄉先生曰金大夫余習焉大夫蓋溫溫恪恪氣和而色莊古之人乎今行年七十而康余從諸父老觴之大夫蓋諄諄讓者再曰吾好古有所述明業在簡牘惟多聞以待能者故不能捐背廢學迄今追追爾敢言老乎吾嘗從大夫欲舉隆世乎三代仕所歷四方僅僅欲無廢吾所爲若人歸之惠

明末甫賞

卷之三

二十六

本則何以稱雖得謝廼心不忘敢介自逸用弘於私哉今其以燕禮接當養焉猶若連者請辭爵諸父老揖余進之曰休哉大夫之德讓而益顯與大夫故爲李士爲廷尉以平反明清於辭爲論多報罷之所活者不勝計出而持憲其用法也愈益慎所全活也益又多德之在人奕世不忘矣且古之所謂不朽者其言立大夫所論敦厚以則可爲經百世訓勉於裔土昭若揭日月而行之其教漸洽之矣抑又以爲不足退而論著綜百家旨要叙當世之務列道術短長下之象數聲律明得失之分以傳諸後願有所退託不敢顯自附作者欲藏之名

山川以俟昔孔子西藏書殆亦謂當吾世有所足非國未可自任與然猶之乎數百世之業也故願以志老焉

雖未得致之東序以饋食禮饗之特吾鄉之縉紳大大士私相與謁賀則謂大夫求修行義迄於耆艾其所操植如彼足以勵世成俗勸掖導誘是宜爲衆所願望以爲楷蓋尊之斯事之事之斯欲其壽考以寧永觀省弗替人情之所歸豈有異乎哉昔在管氏之教役官期而書伐以告且擇其賢者而異其禮曰有功休德長我官惟慎愿慈以待事勸緩有衆足以補民益治者以時升之即大夫雖得謝修於鄉鄉化之矣設安車之命且

明末甫賞

卷之三

二十七

及門其得辭四方之役乎夫鄉不越長故我比里之士咸以其敬恭頌言於大夫祈之遐享惟是康裕其衷發明耳目視聽筋力之從無弗少壯若者則素之賦受醇固厚凝而又爲天所廼篤申祜保茲有不益介景福延長哉余不敏則屬之梓史焉歲時輒里復事而有所問可具以對上將遺存于家也

送張幼干之金陵序

撫景流連壯心慷慨登臨寫送烈士歎歎豈姚變之窮慮獨磊落之雄姿眷客與而遲徊薄雲天而高厲僕少時擊劍意慕縱橫伏軾游談庶幾當世專雄在前諒胡

居後才太用。小勢重。松輕盤桓。屢引迴翔。海薄何嘗不  
蹀足。聲効高。蹈拊膺。痛英年之不。留嗟逝波之靡及。驚  
冤蕭。撇流葉生。哀孤影。忽開片虹。中斷。每生平。親懿海  
內。交游。晤言一室。夢寐千里。聯行雲以送歸。拊飛蓬而  
傷遠。離聲。聘上國。光生路隅。亦復杯酒。踟躕。握手與歎  
白雲。飄飄。半是河梁之色。黃陽一舉。空多異域之悲。况  
張碧。與予交。外形骸。氣厲金石。擊筑筵上。失聲長號。吹  
簫市中。仰天悲。蕭蕭且暗。初酒中。累月神閒。與劇賞好  
忘年。邇邇。連理。檝結霞。軌挂枯巨海。鈞連六螯。遙指天  
末。西歸。白門二三君子。相與祖之。履綦接轡。鴈詠錯陳

明末清黨

卷三十三

二十八

新露微流。金行初御。澗壑懷風。林岫生韻。軒宇清冷。珠  
洗江中之月。毛髮洒淅。岸沉別浦之煙。虛爽空來。古人  
衣袂。覺襟期高朗。夙昔都盡。眺引暢適。四坐皆傾。沉醉  
關河。枕席江漢。蘿月半懸。晨鶴未警。而征夫已投袂。即  
路矣。想流風於延瀨。追舊侶于山陽。辭多憤激。興復慨  
楚聊申。別章與長雲而縹緲。同唾水之悠悠耳

續吳先賢贊

古賢人之修於鄉。是其貴德乎。若出而定國家功伐。在  
天下。則太史氏存焉。無不書者。其鄉之行。則惟閭里族  
黨。詳之。豈無遺者。是以在周游宗黨。正各使爲書。有以

也。夫吳在昔。爲與區。賢人產焉者衆。太伯。清。子。季。子  
臺。各標其間。然不附青雲之士。則溷滅無聞者。可慨矣  
哉。昔有婁地。記諸書。及吳先賢贊。多不傳。余重慨夫賢  
哲立身。修行莫不始於家。是故古者正月朝于鄉。而復  
事。遂定其論。及有所選也。亦自其鄉。登之。則雖出之四  
方。有功烈著于內外。何不記于鄉哉。顧今之爲書者。多  
終矣。竊操弄顛倒之其所。冀選非陰有所附。離則顧望  
自爲地。所刺非不于其鄉。嫉則以無所于籍。忽遺之。是  
胡所徵信。與往志。作于文定公諸賢。又有別載者。則楊  
循吉。閻秀卿。徐禎卿。祝允明。其著也。余私其緒有所述

明末清黨

卷三十三

二十九

明若其義。則竊取之矣。且不能遠及古始者。何夫前之  
作者。既親世。與人易。不能有所奪。予故斷自今。則論其  
行事跡。其始終之繁。若功施于民。蒸蒸日上。遂遂者。以勞定  
國。赫赫有顯名者。翔序卿列。藹藹濟濟者。歷踐機要。善保  
無咎者。積資賴寵。默然浮庸。遜者。躬勤砥淬。淳宜切度。猷者  
董正。彈壓望實。克剛者。艱棘危懼。蹇蹇孤直者。間造上  
疆。桓桓師武者。智畧輻輳。鎮鎮安寧。靜者。仗節引義。矯矯  
烈烈者。介厲嚴公。侃侃諠諠者。廉清潔貞。操行絕俗者  
高。遜不污。遂世獨立者。好博研思。閑雅知物者。敏瞻辭  
致。蔚有藻華者。淹該執事。綜毫翰。與繪事者。精理微解

善爲方論。硃石者。雕文刻鏤。巧技。惟爾有。誕。惟。匪。隱。意。變。幻。者。至。于。婦。人。之。節。抑。或。有。女。伎。焉。然。無。得。而。紀。焉。者。以。貞。一。自。其。恒。範。自。非。有。姜。嫄。太。任。之。德。度。流。無。窮。則。雖。梁。高。魯。家。亦。所。不。列。自。節。義。以。上。不。爲。題。目。者。所。以。効。于。用。亦。各。因。時。或。未。可。以。繫。之。也。彼。君。子。者。其。虛。其。徐。威。儀。王。國。是。我。典。之。盛。也。出。處。異。道。無。得。而。譏。焉。

### 畫史序

夫圖象與書契並作。蟲魚之跡。其流分遠。哉。然未始異也。即書古繁。重奇奧。後乃易疾。便事。則畫之于古今。猶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是乎。唐虞以來。施于輔。敎文章。旂常鼎彝。爲用與書相。雜。而六書有象形。則又出人其間矣。周官畫縵之事。後。素功。則法由此。詳貴文。而親用。雖。微。未。嘗。苟。也。後。代。愈。降。則。愈。不。相。及。獨。畫。然。乎。其。書。傳。自。南。齊。以。來。僅。載。曹。陸。顧。展。後。之。述。者。雖。所。著。益。多。然。若。信。陵。宋。元。君。之。客。解。衣。盤。礴。者。一。牖。間。畫。龍。者。寫。成。慶。大。衣。冠。者。甘。陵。圖。美。人。者。漢。以。前。不。少。然。見。何。哉。豈。遠。而。難。詳。抑。其。事。蓋。卑。古。能。之。者。衆。與。何。弓。矢。輪。轉。猶。顯。其。名。而。輪。爾。慶。石。至。于。今。不。滅。也。將。存。于。圖。象。者。易。述。且。惟。得。載。于。簡。牘。遂。因。以。久。與。秦。始。皇。與。海。神。相。見。左。右。潛。圖。以。足。則。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古之擅藝者。不勝數。而求以名聞。固不易也。晉宋多名。流魏高貴卿公梁元帝皆以尊貴。尤好點染。其事固與。書法同。神逸自天。性然。是非。學。習。之。方。雖。云。位。置。形。勢。粗。有。其。法。而。同。腕。用。指。骨。掌。之。巧。人。自。爲。極。靈。妙。非。言。能。喻。故。品。視。其。人。而。人。係。其。代。亦。多。出。于。貴。游。若。閻。左。相。薛。少。保。韓。滉。王。維。者。此。豈。規。規。吮。丹。設。色。模。效。者。遂。擅。逸。代。稱。至。見。于。歌。咏。者。其。人。多。體。體。負。氣。邁。爽。故。以此。重。耶。不。爲。其。人。使。庸。俚。而。能。與。彼。俊。雄。者。角。能。哉。至。宋。氏。名。者。視。唐。始。不。如。非。以。其。人。無。復。向。者。與。故。以。工。藝。視。之。則。術。賤。以。玩。弄。高。時。以。發。其。憤。懣。于。胸。臆。著。之。筆。墨。素。胎。而。寄。之。于。紙。喜。悅。忿。懣。悲。愁。皆。形。見。者。則。無。復。論。其。代。皆。可。貴。矣。今。書。自。謝。赫。姚。景。昇。嗣。真。其。孝。源。釋。彥。悰。道。潛。景。玄。若。虛。輩。無。慮。數。十。家。皆。標。指。得。失。論。擬。工。拙。提。提。品。象。該。驗。名。實。兼。存。記。題。目。叙。閱。與。哇。經。筆。手。所。宜。備。見。古。法。暇。乃。奉。爲。一。編。獨。今。代。名。家。陪。有。述。者。而。未。足。覽。觀。因。若。爲。移。其。事。跡。有。所。刪。裁。且。以。見。古。今。之。變。可。深。慨。而。惜。乎。力。不。能。收。書。又。僻。陋。不。得。盡。觀。古。名。畫。識。謝。流。別。爲。上。下。其。論。其。散。遺。人。間。者。終。歸。于。漸。滅。惟。斯。度。可。少。存。乎。哉。

### 刻韓非子序

韓非子書學者多有之太史公知其悲說之難而不  
免夫非之言則足以死而已尚安咎乎始非與李斯俱  
學斯自以爲不如斯顯於秦矣而求入焉一棲兩辱是  
將欲免乎哉且其言智術能法之士與重人者不兩存  
也可以寵過誣者公法而誅之不可寵過誣者私劍而  
窮之斯者非重人耶非於立談間遂欲矯其情行而退  
之斯又安得不逞其憾而隱忍爲也故非者刻覈人也  
并其身而不顧其論進說者之情備矣侯上之所向而  
以吾說當之是愈疑主而不敢輕任吾說也可危也謂  
人主之左右衆非伯夷而與愚不肖論賢智是顯言樹  
怨聲而不自圖可危也謂人主所以聚臣當操法術  
如東溟如御奔可危也深言人主以所不任備所任所  
使備者即所備也可危也謂君失一臣得百上下之間  
惟以先發爲務可危也夫察見至隱語及上之所諱皆  
可畏也者而非盡之欲自全也難矣故率非之說使人  
主備臣下如嚴敵雖甚驕情之主苟得聞之未有不懼  
者也懼則思思則不敢委其枋於下使專壅已是其庶  
乎哉故名法家言大抵能強主心而恐其下厚於猜而  
不敢自恃臣子之恩薄而疑畏之跡深有以刻而失之  
者矣未有以懦而蔽焉者也是名法之所長也今夫玉

明史稿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名法術

危至貴也通而無當則不可以盛酒瓦瓊之噫而不  
則人將安注漿哉故王遣者玉卮也而不能如刑名之  
易效者謂無當則不可徒貴也商申韓三子皆大畧同  
術獨申不害者用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強且無患  
歟雖以其身覆而泰遂日以興韓則徒託之空言而已  
嗚呼亦其遇不遇耶然非者韓之孽子也而卒欲覆韓  
其不務維城抑何甚也魏人也欺公子卬而虜之推  
是心也固吳起樂傘之不若也其疑人主而自薄也術  
之敵若此何怪也惜不害書久逸故申子者吾不得而  
見之得見二子者亦可以明名法之利害矣

明史稿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論

張浚

昔單子之論長叔爲其將輔衰周而強之也。魏獻子尊周而爲合諸侯。因并謂之有咎。然則竭忠力以藩扞王室。其皆爲違天道。膺天禍。速殃戮。當其身且及其後乎。夫長叔之爲周。豈其不蒙數世之利。而乃謂壞不可支。如周詩穆叔之言。不終夕而知其非矣。若宋張浚之謀國乎。則雖強。變天道。驟用弱國。專謀獨慮。除怨報忿。奉主之功。而他有所不計者。然亦規處失宜。措施未當。計畫不能。兼攬才智。有所不足。豈可盡歸之天道。而謂威靈之不復振者。數運屬然。不可以力勝哉。夫宋之傾金。雖百敗百死而不可已者。浚終始主於戰。主於守。主於恢復。未嘗可以少竊旦夕安緩。須臾死易慮。而改圖壯哉。其爲心與。若其主之用之也。又不可謂不專矣。付之陝蜀。驅三十萬而前。似可乘金之隙者。端珪不協。驟戰而敗。而宋之事去矣。逮符離之失亡。是又何寡謀哉。李邵之才。未足憑依。而徒奪其途也。何預大計。不爲萬全。必取坐制。扼吭深入。中其要害之奇。而輕率奔退。使我重失氣。傷沮山東之國。忠義之士。翻然無南向之思。足又誰歸咎與。其措置淮西也。懷而不能延納。信以專禍。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三四

得如蕭張之籌帷幄乎。故若浚者。右具志。無其度。意有餘才。不逮。雖謂其輕用國家財貨。爵賞似非拘牽之見。而不能兼容傳納。采摭豪傑。知人善聽。徒急於成功。而寡於智畧。勇於犯難。而疎於慮患。忠不有其身。固矣。而不謂困之威靈。衆之存亡。繫於一戰。胡再不謀。以取敗。遂使後以爲鑒。而終不放進一寸。以爭中原。和議遂固。不可拔者。實謂浚已不效於前也。苟以曆運之興衰。盡委之天。則束手而待之。可矣。何以貴殉主安時。極危撥亂之才乎。惟尚有待於匡濟。旋運支其壞。此所以深有責於浚而惜之也。

明末奇賞

卷之三

三五

記

清舉樓記

宣統公集  
其人不奇  
十餘年  
平其不計  
形無所不  
上而奇於  
多所不可  
讀書萬卷  
自能懷不  
引而後自  
謂得之

予居循郭之西左控河渠諸川匯焉四方之所走集也  
右招西南山經帶絡繹有若圓衛然間葺餘緒為樓北  
址名之清舉以藏古圖籍且以遊目放志焉請之司  
大夫記其事又為季明諸君賦以張之於予樓修矣顧  
予蚤馳騁俗間執細業已舍去從當世名游公卿大夫  
則志慕榮進其顏色俟候時所向背遠次請謝與之上  
下且文法吏隨而裁其短長各以事中之安得肆吾意  
無所顧忌哉今返初服遵問里求所游者欲相與恣睢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六

歡笑俯仰傲睨自以為得矣然已變化不可執務為纖  
趣局促齷齪自喜謀權利結客任俠者以文史玩弄  
嚼天下喜遊子弟其獲十倍甚者盛哉取世之賢豪權  
行州域仇烈暴強復盜處士名傲然自負此其經營  
附託佞佞苦身殆有甚於賈諸阿意竊富貴者卒之過  
蘇俱敗顧得優游樂耶余自以不能於時晦跡空虛又  
安能降心從俗無所擇也夫龍所以能神化不測者以  
無所憑藉也鳳所以稱於靈德者以不可馴畜也士所  
以輕千載而騁萬乘者以不嬰累於庸俗也假令為雲  
雨必階而登天翔于仞而未忘唼夫梁藻士亦猶假舉

於卿曲流連於舉任是何以超遠絕詣出則輝煌於帝

社處則沉冥要眇沒世不見而名稱無窮哉故古人之  
有陸沉於世混跡市人而屠釣維處者雖不必匿身最  
藪而故舉舉與世絕况其自以不用於時退且塵滓貴  
勢陵轡索餘眇小才術茂藝典文而適往千載雖有希  
世之觀遐久之業尚不足勸而更能復論汚漬之事聞  
衰昵之詞沉詭諛之態納奇邪之人無愛遠已之性哉  
是以寧孤立不交一人不營一務逍遙於樊圃之間而  
志逸宇宙之外不越軒楹之內神棲風露之上羨門子  
高之流日相與呼吸吐納御六氣之和服朝霞飛景意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七

晚淡澹之表隨風往來使虛生輩亦且笑而不休其為  
榮適恬暢怡快固遺耳目忘心志泊然不知天地四方  
當斯時也何燥濕之能干暑寒之能入鄰於壑垠淪於  
窈冥吾何以識其然哉故謂斯樓也雖在塵寰若縣圃  
增城之內登踐游眺若躡雲霧而笑語時出蕭寥間人  
之望此尚不知途之修遠曲直固息意於藩牆之下矣

冬日登堯峯記

記云堯嶺者記堯時水所至也其高踰千仞蓋洪水汨  
原東南下卑其勢必消壑古有所識也予嘗三至乃昭  
陽歲冬日自泥濘水行二十里折從一小嶺曰夏隩迤



此合與之  
正與之  
符與之  
符與之  
符與之

而登運石不若刃磨不能數十武即劇選足所任乃  
如此百尋抵石橫道若固積出五尋蔽被之其間有樹  
榆緣植上至其半嶺石斷復挽株枸足乃得駐若釋循  
坂則滑而墮僂僂若隔難行僅進至巔復牽枳擇石鑄  
徐下帖尤視升倍至稍夷草生茸茸坐而墜者再尋有  
礫從西南來巨石嶙峋交積若水防之激勢雷轉而實  
枯礫礫離置又若累棋礫碎且礫不知其幾何時矣下  
視官深上猶不見其極並礫礫崎嶇足曲踰險磊隗又  
踣踣沙中屢屢乃絕礫去崖如覆鐘甬長不及圍下有  
隧倨句轉穿其篆間石若旋蟲竇之不可圖之阻不無

月文奇賞

卷之三

三十八

也入隙中若雷仰視蒼黑點不睹地無相廣若布  
枝而密傳人乃舉足踰前襟墜石碎不可踐忽決若  
口吐然得棧廣可尺如礫新伐轉從之且拒巖突振不  
能直拓之危度股搖不禁矣歷棧可百武遂曠且夷如  
環涂容二轍少憩磐石望所涉逃不復辨本非行道強  
與客進遇拾薪者怪何以達也已遵涂至巖口斜坪石  
如板構深壑平視準焉可十丈所前望則窪者為壑  
擁者倚者僂者巉者為湖上諸山其在近則轟如帳  
列如牙節或伏而與或拱而立其間隴畝錯焉蒼踰險  
阨而得曠夷是遁甲開山圖所云沙土之壩雲陽之墟

月文奇賞

卷之三

三十九

可以長生可以隱居者非耶彼得至焉者神廟鬼怪孰  
敢晚視矣顧能廬是間哉又進崖巉嶮嶮不峭而齟  
齬則其般寬從其隅不百尋又得一坪曰少坪視斜坪  
加狹焉而高出之所見如之加闊顯湖始出至是愈  
茫茫沉沉浩茫矣或云是可以望月之田河圖緯象云  
邠之隘上焉扶桑日所升宜陸之阻上焉吳泉月所登  
於此夕焉山靜閣下視蕩無止觀常有異特氣厲高嘯  
不任納其爽淒日映之景亦且自快去之可二里所有  
臺岬空吸立至者必巨摩蹙而升孰汲之哉時道弗未  
除跋履既竭與猶能一取焉上穹版險十尋拆裂如幅  
於其圻中拾級上又轉而南至院周壘以石被其岨峴  
蟬而長樹連抱者雲杪者拱者杙者橫液者中材者  
章院傳自唐名免水近哀基得斷碣乃鐫蕭梁年及唐  
人詩夫驟燬雖在荒僻非有害於物於人無與也而舊  
仍焉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埤是非所及矣昔有軒清輝  
東之齋與西隱者猶之礫礫礫燼矣遺碣與泉草荒  
沼曰碧玉則澄澄湛湛焉縱廣不足五尋中污也如  
蓋如簾笠仰焉水淫之雖甚淺遇噴不涸樹暴焉  
室宇瑤碧瑟以栗則玉之在璞矣井尤寒沁而其顯以  
寶雲潔自宋泉可甲乙天下四搏以巨石淪之久不

既松偃蓋者失向所指院下石甃秩波文若水浸積痕  
罅隙入之豈珠磐爲崖厠墮陟蟻輪雜羸蚌跡隱隱若  
洪水方濫岸翼之引可十尋是豈異說哉峰在院左者  
妙高雲常衣之霽乃微崖刻行者耳屬恐抵之反相貫  
探前測後目上則與磷謀下則與墜謀餘二十丈許左  
人不數武有穴窈窕爾投以石鞠然下有穿人或從穿  
入內坐龍多怪石穴穿不可達又有穿詰屈出不復從  
故所下視中如破礎有聲前復整折喻一寶石棧欲偏  
置之而裏則探爾而觸置之而外則兀爾不安去之百  
武有巖深三筵而上穹然乳下垂若出其爪睥其目作

明文奇賞

卷之三

四十

其巖奮驟欲從風雨攫其勢雄者爲屬成羽簿旧越  
幽隕決蕩沈氣又舍而前則迴啗鐵倚勢險崇嵐曉纓  
帶之林登振蕩鍾育豐植冬無散陽夏無輝炎樺柳於  
櫻生其陰麓曉嶠則攀崔芳標燦資焉五里達於涂  
山猶覆原上有峯上橫置石支以三足如釜甬去之者  
則石婦聞焉束嶺曰鳴蟻如令甌綴之騷皆碎點若墨  
鳥跡所不及也夫傳所稱高山廣川大藪也地道之微  
於上民神之所依而生之良材者也其記堯水事誠誕  
則院何以名且洪荒之跡湮不復睹嶺曷以有蟬蟬穴  
焉是尤駭視者且山者微也巖者嚴也氣嚴而微是殆

又亦巖

石水

大水

佳如

龍其

雲水

之極

蒸化百物不可名狀者也余觀於天下茲山特小爾然  
於吳差顯莫壤東南震澤爲巨壑出其前光眉常陰陰  
震於怪物登之四望雲霧不知所自出懽然若與情氣  
接而山川者薄爲風雨矣

斷水記

歲甲戌月之涂時乃大寒北風扶搖陵震川陸水澄澄  
塞涂自湮遂以達彌望皆凝互林木凄其色廩原難霽  
颼颼欲墮景候慘冽甚日曉霏霏薄之黔霧滄淡蔚起  
相映發回中人冷不勝禁予與二三子居隕室重余自  
擁猶漂若露之冷析骨驚相謂頃歲來寒未有也乃余

明文奇賞

卷之三

四十一

顧雖然喜自昔之從燕中役雪霑泥泥處千里積至  
牛目丘陵爲端隨騰涌風橫挾之怒號天地若搖兀  
者久不游今復睹此恍然懷往且方壯少精膏盛胃犯  
雲寒朝夜衢路騎行無蓋執策驅之耳不自覺今雖衰  
奈何都無意氣學兒女子縮胸乃強命機欲有所之榜  
人諫不聽始自岸側鑿水冲冲開不尋丈益督之前蓋  
戰漸震裂之聲礪礪礪礪若石磬斷之礪礪碎若玉璫  
之磊礪礪礪流漸左右蕩激舟渾然進賊賊若割竹  
礪礪礪礪擊甚棘役者休勞之酒復行傷纖者觀者倚  
舷欲並出者咸怪之謂何所急厲意不避橫軼中流獨

抱扶抵如期赴迫切者成噪以助之勢揮驟突  
起波沸翼而感之磳磳然者已而迫午聲和澤氣稍  
液所殞破解散者所囑毗副通時者所茅括按  
拓者則已委積湮淡榮若雪綺矣數里間闢爲通道夫  
或捧痛而詬或呼以作氣遂抵湖上乃策而登四顧  
威肅肩遠郊苦霧羅之若洶洶動雖肅厲而不爽微孔  
子云天寒吐珠於澤者若滯滯不辨語所謂天白瀨瀨  
寒凝凝者與矧石氣礧礧側擊與颼颼相雜面受之  
如射沙石米膚龜手不足言戰戰不可任語笑皆爲凍  
咽竹樹颼颼柯葉盡質望乃不蔽湖山遠來在前予雖

明末奇賞

卷之三

四十三

意益舒二三千無復色遽欲歸夫時者不可常即歲如  
此嚴亦幾何遇之景氣無論四時當其極豈不佳哉何  
以喧涼間也人養適過竅理皆疎顛澤不堅故不可犯  
霜露予四方之人也而久此悒悒豈能忘故時忽睹  
遂動驅馳想彼北鄰寒絕手足皆瘃墮沉身沒命思策  
功名獨何壯與而予與二三子空老耳何益且古者凌  
人納水陰室以贊陽氣故無水則書以紀異東南地氣  
稍偏然累歲冬煥則藏乃不固今幸各下澤大遂合歲  
其阜與玄冥者能專其令與予雖山澤逸安得時穠歲  
登乃能無他慮又因其寒暑之暇極意所之縱覽觀焉

而慨寓之矣

鄒氏之汪記

歲在玄默之暢月余從徐史將羣從及楊生黃生始自  
郊泛原防汴列滄以之遷入於郭之豬漸淫焉淹洄久  
之翔集於幾淦有言鄒氏之汪者往觀焉道隔阿進逝  
其陳則汪湛然色黝黑方盈畝又半之雜菊蕓華植其  
旁與叢杞蔽翳於時卉木瘁凋紀候肅厲零落猶鶻鶻  
與颼颼爭寫氣益腹潤若無蕭瑟慘涼者夫菊著於月  
令載於禮曰后鞠衣鞠衣者黃衣也則菊惟黃爲常哉  
今衆色益備視他卉尤繁而品上下殊別種類滋多惟

明末奇賞

卷之三

四十三

後來者貴黃金不足稱矣然水映之則津液滲漉故於  
汪最宜古記鄒縣之甘谷予嘗至其地遺菊藺矣謂能  
益人壽者以受三時之氣得其靈和自可爲奇藥又日  
與苦異種苦者過寒其則近溫其芳香嫵或則視他草  
醉而不醺清而不酷若幽人之在空谷其峻潔而逸介  
特貞素亭亭意慮之表可謂標挺鬱絕貴令矣若霜嚴  
被之歲蕤蔓延栗有嚴凝之色縹緗素柯菲菲榮則  
著節一何壯毅哉而容澤婉媚與西施毛嬙比艷共姿  
又豈焦然槁枯於林樾者乎余與數君子既託啖味焉  
同其所之則悅嘆悽悽相厲切以廉直矯勁倘徜徉於山

以。曠。寂。無。人。之。域。而。茲。注。乃。不。遠。於。雄。襟。崇。閣。間。暇。吸。若。在。荒。絕。况。菊。升。之。麗。歲。晚。尤。所。慨。惜。宜。徘徊。不。能。去。也。

遠菴堂記

夫。芳。奚。貴。哉。君。子。信。修。以。爲。志。俟。千。載。於。後。者。不。可。誣。焉。爾。也。曷。不。重。貞。尚。哉。靈。均。伉。其。潔。若。彼。卒。蕪。穢。於。堂。人。若。此。欲。使。無。蔓。延。焉。又。何。怪。於。萌。枿。之。杜。至。於。尋。斧。焉。而。不。已。則。雖。剪。又。之。其。傷。實。多。一。或。不。勝。時。化。之。變。易。將。於。何。不。至。哉。是。猶。蒙。其。嗅。芬。而。澹。滌。之。奚。但。芳。不。得。將。蕪。之。不。勝。衆。從。流。之。易。於。汙。即。有。馨。烈。翳。於。涸。濁。

明文奇賞

卷之三

四

薰。藉。何。辨。矣。故。風。人。疾。夫。今。合。曰。好。惡。其。不。同。直。置。之。奚。害。離。橘。之。深。固。難。徙。而。當。其。爲。枿。也。忽。忘。其。移。植。之。易。性。也。乃。徐。子。則。既。佩。服。矯。飾。矣。刺。芳。以。爲。堂。名。曰。遠。菴。實。遠。哉。圖。夫。讒。邪。之。害。正。也。將。誰。欲。之。以。彼。在。弱。而。其。予。難。也。附。麗。是。繁。有。徒。浸。以。溺。之。積。榛。枿。我。污。穢。蔽。晦。遂。使。清。焉。不。知。所。覽。察。故。遠。之。不。能。彼。且。以。我。爲。數。澤。沮。壞。而。繁。育。滋。長。之。矣。萋。菲。蔚。蒼。使。氣。味。移。焉。其。旨。毒。者。沴。害。酷。烈。者。侵。逆。性。理。若。始。固。未。嘗。不。以。玩。弄。而。忽。之。也。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積。時。之。後。澌。滅。不。除。莽。莽。之。謂。何。然。射。于。類。並。靡。蕪。之。似。芎。藭。也。是。又。非。可。

易。辨。也。且。楊。者。易。生。十。人。植。之。不。勝。一。人。之。版。矧。難。滋。者。芳。而。羣。穢。不。可。勝。艾。也。遠。之。難。乎。哉。是。在。徐。子。勗。之。也。

易之辨	易之辨	易之辨	易之辨	易之辨
-----	-----	-----	-----	-----

規

規景豪

李都子  
明百原  
應衡賦

古之爲豪，慕侮凌弱，小者皆巨室宗，疆游俠私義，有所好，立然諾不侵，死交負氣，雖數杆當世，罔然其潔，廉誠直，洵洵似君子，耶閭巷布衣而有共財同利害，慷慨可稱者，何今之爲豪，皆規，規不足數，雖士人而有其汚之行，爲向者所笑，唾弃之不顧者，猶復傲然德色，自以爲游得意，無所推讓，風之被使，善家子或故吏失計，隨輕黠少年，不服工賈本業，而相效爲美，飲食，鮮衣服，樹朋黨，比周，恃其勇力，僥倖里中，存爲亂探，九砍吏橫，驚不

明史奇賞

卷之三

四

敢問始之，猶可指名，今隨處而有，雖父兄之誨，不可如何，生則習見，若事慕之以爲武，徒敢挾雄勇，不畏而翻以敦厚，服習爲怯，懦儒見此，其爲害，深已浸衍，蔓滋，連類，耗起，雖欲理根，排枝，搜剔，疏治，乃不勝株連，坐之前者，已傳重幼，後者猶走死地，如驚安得禁絕之，杜其萌使無復哉，然此非必惡，安就危，情與人異也，殆教之不素乎，爰規之曰，昔俠之名，雖不軌正，而猶出於義，遇逆亂之逞，而徒以爲快，始之士人而好私譽，趨競以厚其憤，遂競逐於衢途，而勢激於所規，顛踣者已踵接，而繼者猶甘之，若可嗜，放誕不拘，夫既得肆俗之日，喻於何

能，悲精悍，強力，適很，猜以與夫，異與相率，納告網而，又將以誰懟，式克訓爾，毋沉而之，貌而驅之，廢潰毋挺走，於險而覆，謂爲利，惟剛制於所肆，尚永載爾，世惟克定，爾志，尚亦爾界，話言之，弗率，余不知爾所泊

熱諷

公憤其  
今人開口  
輕言妄語  
吾知規也

爰有鼓頰，佞夫，翻妍小子，學未究於通方，才未成乎一藝，競煽澆浮，豈類宛丘之蕩，狎遊朝夕，希稷下之談，嘯不逞之羣，肆胃臆之見，私爲標置，橫相詆訶，非子真之懷古，詎識人倫，異郭象之懸河，何能賞鑒，加以不窺作者之門，尚遠，藉籬之下，罔讀邯鄲之碑，焉識顯陵之

明史奇賞

卷之三

四

字，輒欲較彼短長，議其工拙，亂紫淪朱，凌黃妬白，取類流其口，吻貝錦，成於舌端，或褒述過情，寓抑揚于言外，或銓流失次，託諷刺于辭間，或籍彼文雄，因其品月，勢成挾主意，在憑陵誇飾，無當方從泉注，扶摘同異，亦已蠅與致荒，振盛才，翻爲塵點，冲懷雅士，徒遭毀敗，斯元伯不甘于見夢，許子困之而舉聲者也，復有聆緒言於座隅，接清風於俄頃，多其耳學，謬稱暗解，未弛負格，敢爲宏論，瑣茲賈豎，特賜猖狂，望餘暉而借光，並順風而托勢，亦情馳意惑，目蕩心搖，欲詭名華，慕聲哲，忘其驚下，顛倒其間，雖不足貽玷，缺於青蠅，亦可爲笑，資於

散苑也。溺於風之相煽，遂使黃口呱呱，已溫飭于流俗。番番小子，厥旬旬而爭趨，襁褓之內，皆謂童鳥巫史之見，悉稱幻達。視前人為蹊，運每空空而自喜，附和之徒，仰其鼻息，待之舉火，復為之欺。父兄而取憐，替庸愚而騰價，訛而益訛，醉而復醉。悲夫大吳以三讓始其風，獨道隆其化，言游誕其英華，延陵表其廉退，沉鏐斯並陵遲。逮今謂之何哉！覆波方被，而介人之操，獨申噴議，繁與而在，握之珍，彌曜龍荆，寡而奪衆，薰貞行微，而掩玄素，詠嘆之作，焉能翳彼幽音？知樂之倫，方彼揚斯孤秦，千載之竟，尚申悲於王弼，一時之論，寧有恨於劉歆？故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八

知懷絕俗之見者，不旁採於衆，謀守獨定之說者，不尋諮於道路。必若飛響迅發，逸調間起，排黃雲而僵曲，幽蘭以齊潔，荆人見之而屢驚，鄭客望焉而却走矣。

辭

為英布答隨何

隨生以口舌名，然所以說九江王者，不知何以動之。殆布故駭山徒，無以折其辯，故為所紿耳。因代為之答。

英布曰：先生幸教寡人，甚善。然先生為漢王，則可矣。未達寡人之心也。且寡人所以託國者，豈獨為楚強哉？夫親裂地而定封者，豈王也？視其強弱而改圖者，市人之行也。非南面而君國者所忍為也。重德楚而輕背之，無故仗劍獨走漢，雖漢王亦寧不虞其反覆乎？且生謂項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四十九

王身親伐齊之勞，寡人安臥淮南，不助楚者，又不然也。生視齊寧足為楚患者，寡人不幸有犬馬之疾，即少發兵舉齊，可為全大彭城之役。項王未返，寡人先期會戰，漢王必舍輜重，跳驅過耳，寧得塵睢水，不流殲十萬衆於彭城下哉？此寡人所以厚託楚也。顧謂提空名生，殆不知所以戰也。又安能知楚漢之強弱乎？漢以義帝歸罪於楚，夫義帝楚之所立也，豈有意廢之哉？然而廢鉅鹿，入關中，定天下者，項王與諸將力也。義帝所有者，故地耳，即不幸於楚，何負且與？彼置父祖上不顧者，何如也？漢王謫諸侯使從，已自強，即無與楚遇，即奔敗其

亡失生所知相拒樂陽成阜間八寸不得進父子暴骸  
中野丁男幼弱悉發尚不補卒乘缺轉輸蜀漢之粟率  
十鍾而致一閭繞梁地楚輒覆之附壁不敢下一決  
以此爲漢強殆誰欺乎夫君之親父奚若漢王集其父  
若敵履於義帝何有而爲之縞素惑諸侯且楚分王列  
國與天下約已定而漢王無故敗約首舉兵攻奪諸侯  
地苦天下以兵革不休生以爲人共患楚耶患漢耶生  
謂非以淮南兵足亡楚則何煩千里來辱乃欲留項王  
資漢取天下若失地則與生亡走漢復分以地而封耳  
使寡人棄王者之顯號爲亡虜捐已成之業復冀分於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五

漢誤矣夫亡之漢一匹夫耳漢何愛於一匹夫而王之  
假令聽先生之計於漢誠利矣亦危哉所以爲吾國建  
稷卨况項王爲人義而慈仁得漢王家屬不加害善遇  
之漢王但中而多猜捐非其有以與人雖多不吝然可  
乘還奪之耳故爲先生擇主不若主而事項王并力令  
漢無東天下可以少安於先生何如

雜文

讀李于鱗集

李生自謂命世才即子長不啻過之橫驅千古以獨助  
自恣其文連類廣肆要不出左語國策太史書局辭淵  
綴奇醜靡靡不絕叙一事數百言未究而其意不過爾  
斯則一語可了故爲棘澁咀嚙然且使皆自己出何不  
可者必剿襲古語聯貫終繹以儻據矜銜爲累百篇如  
一機構或援左國以入於史率經義以附于傳鑄鑄以巧  
冶若泯合無有繫兆者幾天工哉可以爲難矣而未可  
爲至也夫文者必引經據史隨短長效之即左語即國策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五

即太史無不各自爲家譬美好者其言必相近而情彩  
神色則不可同也御者執策雖同而馳驟必盡  
掩前跡哉今連類爲之固不可謂大如牽附何孔子  
蓋述而不作然易詩書則粹然辨矣豈必混爲一塗哉  
至其所自爲者又奚必曰古語有之乎且李生自以無  
一語不範於鋼可也而無所取裁因其獨幾假其成器  
必將至襲累陳厭拾弃餘以爲新異即韓愈氏抑且不  
爲而能免於後來者謂乎使李生之才獨以意切削之  
盡去其舊而新是圖刻除子史刊落傳記摭摭往者不  
本事不援跡不宿構體不預設變有謂無謂有待無待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表

為蚌謝上表

臣蟬言伏見除書以臣爲長水將軍曹丘校尉行醴泉令醴如故臣聞

命跼踖蹙頰知懼僮頌祗辱臧口何辭念臣介族卑品  
么庸陋質劣慙蚌蛤之微瑣負蝸虻之議輪菌無奇安  
能磊砢蛭蝓徒爾豈曰閑藏是以轉側汗漬分絕清塗  
縮朒泥沙託言穢穀不意過私猥加漸植溉其種類曲  
蒙慘澹含有逮茲顧外有冰稜中殊混沌惟多糞穢誠  
何氣味而得濫預八珍叨陪五鼎腹腹焉取骨體吳堪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

五

方當泚以醢，奈以挫，精饒調羹於辛，德藉借著於鹽。  
鼓眇斯蚨，醢以間，脚臘未忍，腥蕩去同乙醢，壁江珧之  
房膏流，食指齋紫貝之胃，飲厭車餐銜澤及膚，噬恩滅  
頂，固將腐爛爲期，非復糜碎。所答輕不勝戰栗，葦躬莅  
盤匱拜表以聞。詔答曰：卿著姓會稽，策名海錯，脂韋所  
便，肥甘是悅。故斯簡授以待和滋，爾其折衝樽俎，毋辭  
鼎鑊，勿庸讓也。



書

與季明書

與兄從事最久情無不相悉然僕多忽忘願請者數復不記憶去歲淮北遊時繫念沉從此浩不可期中夜思之驚嘆不寐所共屬者文兄才雄偉非僕所望若其精理要詣僕嘗得質疑焉不可一日離舍此遠去此私所恨快慨悅不自適者也所欲有謂且據一二夫經傳周秦間書此說言之輒然意所向何古之法萌動於中茫昧未顯非所思存譬水之浸淫因導之流故辭假之手少復綜緝而已使坎未盈豈能強決意未畜手能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五

為之辭乎故肆意而作緣手而奮者善文也規以端裁合愛赴會融絡構冶連類錯繪者文之牽泥未光也所以力去陳襲剗削雕鑿必直致麗舉雲駭寔疾而含混悠遠英慨靜摯未嘗有意而法度在焉若莊氏綜辭且無所謂而縱橫數萬言無不燦亮瑩潔秦儀雖澤立故敏速舍伴應機蓋漏其斯之貴若其淹緩研鑒采摭接覆則雖肆麗而典峭越以譎尚不足難而況彼弛解稱淡散亂拙弱若今之所為者何算也且兄與僕力開新體首闢莽曠何有所藉寄假待而小人大言過不自

愧翹謂穿綴又謂多故實夫不能解而妄詆猶之可也

謂之易而不為抑何問之甚哉且假能為何不為僕輩

奇恣佚宕而乃守彼區區不足一笑而自謂能將誰欺

哉故實者據事陳義固必及之初非藉此而工彼自不

學而思其與辭則必如彼而後善歟僕往為詩頗涉浮

父味嘗忘彼小人者僕輩誨導之多矣每操戈擊弓何

鄙之甚兄自今冀共閱之勿輕語人也今天下半為王

氏學豈王氏才勝兄與僕哉故藉勢位耳兄邇者立致

青雲駕說海內當復為魏氏學不久矣魏氏學行亦何

異僕哉竊所憤悵不平欲一洩曾抱以寄之無窮者不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五

惜重言之夫涉世取位隨時屈伸兄之為密亦似太甚雖鑒僕疎誕遺尤招嫉是矣事有固然無足深慮僕變權畧辨識等計神鬼隱幽世豈有能由僕輩度內者哉然不能兼得斯亦非慮之所及矣侃侃正議莊色峻嚴敦重風望不少假徇彼終何所為竭螫哉得失有分非人能為煦煦和謹徒使潔惡恣毀悔耳幸無為鑒之過苟未然者願有所復無惜

書

擬謝交游書

劉 鳳

吾聞誠無不入義不自疑謂在委心當無復問乃今親之事何大謬不然晉田光伏劍以成死士之氣侯嬴自刎以奉公子之事夫狗身何易知人何難藉令並不指於冠上叱不裂於壁下豈不終受嗤於燕趙哉今申以國士定以石交利微毫末榮成丘山是使輕生者銜悔而論交者泚顏也願君其熟察之昔戎夷如魯解衣而僵紀公善藝割肉而泣是以華元不憾於御者司城舍怨於從亡知不可以臨已遂怒也故願君之毋忘後門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五十六

之不肖而先衛人之末行使羊斟子韋復有醜於千載吾聞樽里賀首公仲腐心事一至此私爲痛之願君之深計無自蔽焉語有之曰怨不在小惠不在大期於時與不時而已矣故越王憑軾而武士奮矜荆君掛循而三軍挾纊夫蟲象非作氣之資虎辭無禦寒之備也所以成霸越服強晉者義激於感憤利借於噬燭也是以黃祈水斷蛟蜃而意折於要離田開力格虎兕而命殞於樽俎何則誠有以中之也甘茂去秦道遇蘇氏而二國迎之以上卿公叔爲將戰勝韓趙而君賜吳起田二十萬何則利謂有所不可忌功謂有所不可居二子誠

明於計審於事豈背利而飾讓哉故同利者爭而分功

者在後也同美者嫉而後來者居上也昔呂忽任子以圖難鮑叔奉令而出傳夷吾重生以全國此三人者猶鼎足之並立懷霸王之明畧信執已之獨道故異行而相濟也是以成安君身刺於涿水之上孫臏名顯於走魏之師彼其初私相慕以死因嫌嫉之跡重相夾之禍雖携手而游不旋踵而敗故東郭一言而西門忘其榮辱于水偃蹇而繆侯締以素交此其人者豈以名位爲軒輊富厚爲媒梯而相與乎尋丈之間哉閔廓深遠邈然自得志意之乎不見其際夫何有於讒惡之人哉故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五十七

賢者潔行以振疑智者究理而長慮昔中胥流惑於宰嚭子產不全於鄧析夫處二子之間異者不得而強同危者不得而苟免何則心昧於兩端而勢迫於侵殆也蘇秦將令從於六國召張儀而激之使西入秦甘氏請收地於宜陽使向壽而返之使重要其主此挾傾狡之變慮因間以執說口由置構之爭事而固結以強主心卒之形反而勢禁萌寢而患銷故智軌者相示以色李于之使張儀所以侮而易之是矣交疎者明誓以信其茂之於息壤所以無攻其後是矣今夫二子之明而中反覆之計恐開塞之途未容滯足決讎之恥禍理屬然

豈及其身而能止之哉。是以君子敦道後黃歇之聽而不悅。瞿氏之賓申如蘭之契收比德之好不貽玷於充。詘何則爲益無厭也。夫審戚嗟惜爲仲甫之吾鄭僑一言而見然明之心。何則匡政平俗小稱而遠謀同底於濟。不可以諛行合也。至夫佞巧凌詐駕說以游而不相見。清使辟誣誣怯疑並驚以逞其捷術。傾而氣制自以爲辨。智微才滑稽無戾是以陽虎樹人於魯。亡未出境而襲逐拘執之矣。董叔繫援於范氏。求以自託而紡於庭槐。今之爲交誠能破胸臆出腸腎厲苦口進逆耳效懇款抒切直終與之竭盡無愛於情則左桃可使餒死。

卷之三十一

五八

而不辭苟伯可使觸刃而無憾何況作色於簞食之微  
唯耽於盃酒之間乎然則虞卿指印於魏齊祁奚無德  
於叔向又何足爲道哉且吾聞士不虛附名不虛立說  
然其口積泉璞以十襲混魚目於照乘莫不望而却之  
者何則鯨人恥而周客走也首山之銅若耶之錫而爲  
萬世寶者以陶冶鑄錯而出其精光也故士屈於不知  
已而伸於知己者矣意希冀則燕石玞玞祇開罪於子  
春俯就鑿範則朽枓腐樗風胡薛燭方接踵而翔翔耳  
今夫閭巷之雄布衣之傑挾王公之權怙青雲之勢仇  
景雲叔佗羽公子賓客從橫遊揚爲譽人慕其聲轉相

傾動是使恬退揖讓之士不得雍容高步。雖欲責善忠告。必將效拉脅折齒于范雎。說難孤憤於韓子。而未有能迴視改聽。革心易慮者矣。是以君子盛飾潔廉。獨出於名譽之外。而不幸於流俗之蕪穢。以自疏擢乎河漳之中。故迫窮而相拯恤。無社號呼於叔展。患害而重除怨。楚子劍及於望皇。許人而不訖於威解。揚死言於無實。居平顧以庇私。范宣朝夕於訾祐。臨利而能推引。文子不奸位而受名。相先以舍圻。則疾驅而分謗。桓子離閔而不疾。則指楹以平憾。季孫故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何則。以其思游於譬寃之野。而并包於區域之

卷之三

五十九

外獨開曠蕩之觀也。今塵傷愛孺子之見沉寢。慨側  
之習居同閨而猶倨視長者。易嚴重而驕色使貞介之  
士與柔佞止肩此原憲所以謝於端木子方所以肆於  
魏擊寧忿於世而孤游也。吾聞疾於利者毀其信傷於  
行者危其身。公孫不謀於同乘而師以敵撓。燕人涕泣  
于丘隴而言以譎效于水背。信於齊盟而躬以逢殆。劉  
帶無質於要誓而世以不逮。今使篤道履素之士。於其  
馨烈之性。甘於腥腐之逐。睖暗於勢貴。誘奪於名途。與  
麀望拜以爭鼠肝蟲臂之獲。而自伏於糞壤之下。則士  
有鬻荆巾。憫婦飾而逃焉耳。安有張目出對明主者哉。

明文奇賞卷三十一目次

王世貞

論

蘭相如完辟歸趙

傳

興濟伯楊善傳

爲李于鱗傳

序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壽戚大將軍序

明文奇賞

卷三十一目次

爲宗子相序

重刻呂氏春秋序

何大復集序

宗子相集序

送張有功尚寶左遷淮運序

送郭侍御子靜左遷永安序

贈袁抑之給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序

贈穆太公序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賀御史大夫遷左司馬崕峽張公平難岐遷序

謚法考序

俞仲蔚序

贊

趙衰薦卻縠贊

項羽贊

李于鱗先生贊

辨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

駁諸葛蕭何相體辨

啓

明文奇賞

卷三十一目次

南都八坐賀元馭相公啓

書

書與于鱗論詩事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

論

蔣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蔣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壁是時言取壁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與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秦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壁趙弗予壁兩無所曲直也入壁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出城而壁歸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一

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壁畏秦壁則莫如弗與夫秦王既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齋而受壁其勢不得不與城壁入而城弗與相如則前請口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壁非趙壁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壁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給趙壁以一壁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請就死于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壁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修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眾壓邯鄲而責壁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壁

終入秦矣吾故曰蔣相如之獲全於壁也天也若其  
范施柔廉願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繼趙者天固曲  
全之哉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二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稱順天

傳

典濟伯楊善傳

王世貞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稱順天而善爲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爲人策事時年甫十七而文皇帝起義兵則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文皇帝卽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遷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鍾每朝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楊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

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貴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善若歸家又時時饋遺名果無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胠不爲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洪臚寺事而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卽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之止

而時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恭李實皆以庶僚假卽位以往皆不得要領而李實得一見太上頗信而其辭慙然虜始挾太上請我賂不甚饜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爲虜酋也先賁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而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賜女紅線鉅之類以往既至而也先所使僉件者來與飲帳中而說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一不爲戰備故輕以卒于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而又募中外材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一

四

官其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途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植踣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猴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人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卽稚子亡弗查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則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  
孰多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  
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生  
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  
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殲殺列別以數十萬計而  
太史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  
夫是以致有雷警今者能奉太師歸我和好不絕器  
幣溢於穹廡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  
者者因謂善歸而太師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  
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一 五  
也則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  
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  
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  
拜進醪構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  
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  
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額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  
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上皇與善歸而 上以非  
初遣古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掌寺事而大司馬謙  
心許之其從行子弟有得官者易東宮加太子太保時  
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輩乃相賀也識者蓋稱之善始事  
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肅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  
病善伺知亨吉祥有逆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  
宮鋼太上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明節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守加號守正叟文臣歲  
祿一千二百石子諱泰世承襲叟領左軍都督府尋  
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門子一為勳衛一為指揮僉  
事一為千戶一為領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承者復四  
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帆  
埒又嘗陰薦李資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一 六

上疏論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  
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疎絀而明年善亦卒矣年七十五  
贈典諸侯諡忠敏子宗自勳衛襲四歲例奪為金吾衛  
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難以巧取  
功名而儉使多岸谷其為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  
亦坐事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  
龍善從借觀而容奏之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於  
謙王文之倭陳循等之寃皆有力焉善歿或云見謙文  
為祟而李資者時以右都御史撫湖廣中旨奪職為  
民

爲李于鱗傳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漢云當其  
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  
人居恒相字故其爲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鹽販  
入父實以費事德進爲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  
要於張夢日入帳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  
影相吊也且繙繙不足以資修脯而自其扶間請益  
而爲之過席者數次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  
才少保於公士僑結若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  
高子鱗文報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誥學問側弁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七  
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勝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  
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  
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  
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雋居多又明年  
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楚間  
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  
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發發者耳不以規矩不  
能方員擬象成幾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  
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秦如也吾撫其華而裁其  
衷珠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

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服求高以陰

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

於有韻之文則心腹靡言間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

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

未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風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

爲篇篇得而爲句卽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於筆

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許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

不爲異亡論非安而後諸公有不偏之調于鱗以全收

之卽其偏至而不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

選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容

用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八

而其文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

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贊不爲名計出曹羸馬蹙蹙

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

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

弟蓄之爲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

片言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聰

識策慮公平柄臣于銜邊帥不通暗中以法欲置之死

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至大將俄出守順德

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恭謹

鞠脆脫上官之色而進之則具有所不能嚴與雖皇指



史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典除脫若承蜩矣于鱗  
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  
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辭語爲  
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高潔自洗濯勤於大要居  
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府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  
鱗若大府以故得請自給志嘗觸馬牧地垂三千余留  
未濟舍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與定十  
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竟二邑力移郡尉置  
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開前後爭  
得之臺使者母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九

至而燕齊并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救粟  
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隨之藩三載贈父寶  
如于鱗官母張爲太恭人尋罷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  
政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非地外多陽浮集  
古文辭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  
殷中承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慚曰副使  
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災勸  
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  
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  
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講一樓

冠東曉華不注西邑鮑山曰宅無所相吾日也繡衣  
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施屏息巷左納履錯於戶奈于鱗  
高枕何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八獨  
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  
聞之交相袂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  
篇及宅文益工不踰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  
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惡祖吾其季孟間哉而  
世貞則抱恨不敏以鴈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  
何于鱗間迫起之爲置酒催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  
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十

左參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  
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  
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  
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  
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有父風

序

壽李于麟母太夫人序

王世貞

屋下有李生者治毛氏詩釋褐尚書刑部郎李生能爲古文辭奇士也與予好至燕問語及已曩所以貧狀與太夫人事未嘗不欬欬涕下也李生之言曰某也九歲而背先君子二弟方呱呱蓋是時先君子先已娶有子云太夫人爲後室而祖母楊老而昵前子思某輩長產當瓜分呂薄而深覲我太夫人之易獨也我太夫人日夜抱諸孤泣曰天乎吾乃愛旦夕命哉即二三子之胥顛覆無以報地下于是自誓潔束不一問戶外事而侍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稍蕩其業益恨有某輩也太夫人重歎泣曰天乎其終忍絕李氏哉乃廢箸出餽金田可粥者二十租踰年僅上租而又坐貸息故廢箸徒僦學旁舍貧益甚于是某漸長稍取遺書讀之太夫人躬力作女紅緝澣洗二弱弟則爲人傭保給之蓋母子更命并日食也日子訟從有司薦乙巳之歲請告歸故里中具冠服率二弟拜堂下置酒願得奉頃刻懼太夫人顧慨然不樂罷酒久之乃念先君子與貧時爾予聞李生言而悲之且私以議太夫人殯節和行順拂而甘苦有丈夫氣焉亡何生

後文見  
修而情

復來謂予曰太夫人今五十而加七誕辰近矣某謂鮮所當意者而得子之一言爲壽何如予曰子之壽太夫人也將盛冠服邪曰然致水陸旨甘脩醴邪曰然辦服飾率若婦暨二弟諸孫列前後邪曰然則太夫人亦若乙巳之愀然者爾李生色恐不復對曰毋恐也子曩嘗第而歸它亡自樹見太夫人思子之沃而志瘠也佚易思也故戚謂爲子戚耳子距今服官恪砥行誼而博古善文辭修先君子業而廓大之太夫人庸戚邪且太夫人賢者也其不以人情病人理固矣於是李生色少解而予又前告之曰未既也子盍益勉焉子之造與太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十二

夫人之壽日進高明融顯海內稱李母與孟母並毋論河東氏焉予歲得文壽之不然而子官且更高產更厚歲時伏臘窮數道力考鐘鼓紆玉曳紫縣官俯謁如家人禮爲壽而太夫人愀然自若也子以爲孝乎哉李生悚然起拜歸而語太夫人太夫人曰善

壽戚大將軍序

往者 夫子以戚將軍闢功成急傳諸北邊大將軍過汪中丞而論北事所不易支者五即 天三示以某不肖待舉行間非舉便宜而授某不可因借箸條所以不易支及便宜狀中丞爲文叙之甚悉大將軍至自關

一為軍  
二為將  
三為帥  
四為佐  
五為參  
六為謀  
七為計  
八為謀  
九為計  
十為謀  
十一為計  
十二為謀  
十三為計  
十四為謀  
十五為計  
十六為謀  
十七為計  
十八為謀  
十九為計  
二十為謀

天子果以蒞帥授之亦頗用便宜法事而不盡如大將軍故指大將軍謂虜騎壯甚卒難用騎爭於是以意間古法教車而以南短兵法教步兵車抗鋒步夾車騎承步利則騎追非不利則車殿以自衛虜稍聞之縮弗敢闖入至是庵廬錯於儲胥者具五載而大軍益得以其間飭邊事其法曰垣易穴也墩易陵也我高堅其垣而稍疎其武為敵臺以乘之臺多其卒卒有長機備五之矢石三之險阻槎出虜不能厚集而以薄薄我我從高下矢石不食頃而烽達於百里之外矣大將軍即諸營城多為室居部士其室材不以煩縣官因木於林因石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十三

於山身為陶師以教瓦甃士告勞者一言捐循之如挾纊天子乃稍稍賢重大將軍數下璽書褒獎褒蹄蛟鮪之錫歲時不絕其官至左都督無可加則為官其子弟以慰安之大將軍益東髮而從軍凡數十戰南極倭非拒虜天下談其事而駭之以為非復當世人即號習大將軍者以其宿將故謂且老而不知其歲僅四十七也今年秋幕府白偃羽方置酒大饗諸部曲諸部曲念無以報大將軍而委不佞所乞一言為壽不佞以非時謝則曰必大將軍時而後得足下言無乃非值乎哉且自前邊吏民有大將軍而始脫於虎口而知有生之樂

大將軍一日而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日也大將軍一歲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歲也而我曹何敢忘不佞不獲辭則為序所以而曰為我謝大將軍時進七箸自愛自此以往所未央者歲而皇帝歲勞若大將軍問邊計利便因即軍中置號悉統諸將軍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如子所稱辛子真者固大善即大將軍將而指瀚海犁車師勒石燕然山之頭者雖饒為之非吾所以視大將軍意也

為宗子相序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十四

王元美嘗與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驥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為也久之梁生往南海徐子與詩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有所不為也子相益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為椅杭知言哉所論萬世一事者矣方吾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條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猶且不能自已也而逮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即其次朝不坐燕不與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

於我而況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寶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歎咏歌手舞足蹈過此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餘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隅則屏息辟之耳大既以強人人愈厭既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爲與共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聞焉是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暮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比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雖陸沉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十五

非議而真幸不可缺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卽有咏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若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爲乎向吳舍人亦爲余言子相於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吏部何憂不卽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卽世俗之見以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窮一日之力謬爲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輿稱列至爲稍黠者所窺遂爲太過矯失不復區別真偽槩天下賢者於

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矣然豈詩之罪哉故其去人也皆知子相有所不爲矣可以無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

### 重刻呂氏春秋序

呂氏春秋一曰呂覽故秦相國文信侯不韋與其客所著書也當書成而不韋縣之咸陽市肆曰疇有能損益一字者子千金而竟莫能一字損益也其書今頗行屬傳梓久不能無譌誤而雲間宋光祿邦又徐太學益孫輩相與校訂重梓之而問叙於余余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穆叔之次立言於品三而操觚之士若爲之小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十六

然然子恒以雄豪劇起出羣間顧歔然不自挾其有而以經世大業不朽盛事舉而屬之文章彼誠有以見之也不韋者一賈人子爾操子母之術以間行於秦而得志焉舉秦之國於股掌間挾其勁東向而爪剖天下位相國號仲父爵通侯十萬戶彼豈有所不足哉而顧孜孜焉思成一家言以與諸儒生角而割後世名此猶未也不韋固莊生所不道莊生之識至欲齊死生平物我舉一切有爲之跡而空之乃亦孜孜焉而務欲成一家言度其於辭不工不止故夫古之稱立言者未有不爲名使者也且以不韋之說謫狙詐豈其果與聞於道而

亦務相尚爲權奇錯舛於鴉鳴狗盜之雄雖開孫  
聖賢之長辭以文之卽中夜一靜思吟其言於所爲之  
跡有不濃忍汗浹者邪惟其機心之發觸而爲機言嚴  
制之於申韓辨巧之於儀秦有不知其所以合者則固  
其恒也且也不韋之所爲千金者再耳一用之而弊皆  
秦王割其國柄再用之而弊皆一世之士而割其名雖  
得之而飽失之雖失之而終微得之不韋固賈人子要  
亦其雄哉宋子徐子與其儕二三子似能文章嗜古若  
渴慕先聖不以人廢言之義而梓行之所謂芙蓉發於  
淤泥采之而已置游泥勿問可也

明文賞

卷之三十一

七

何大復集序

敬皇帝朝化休而融昌異時諸先生業文章顯甚重矣  
學士大夫固欣然稱說耳相暴也而獨非地李子以非  
心所好謝去之亡何而又有信陽何子者何子雖稍晚  
出其才質敏秀瑰麗各以長相當然而李子得何子爲  
益雄也鄙人之言何知仁義衛利則德是二君子扶草  
莽猖徵言非有父兄師友之素而奪天下已嚮之利而  
自爲德於乎難哉去其始可一甲子詩而亡舉大厝下  
若文亡舉東京下者卽誰力也然二君子之徒不能長  
緣其師所孫得毛舉論難之語以好爲勝而他工易者

何大復集序

懸津筏者往往左袒何子而訖李子則已似非何子  
也夫百羽集於詞林而二子雄飛或掀掀逆羊角而橫  
舉或順颺而肆翔其九萬里同也李源風何源雅風故  
長變以明志耳且夫觀其沉深華宕激昂鼓壯暗鳴潛  
懷忽正而奇正若嶽厲奇若海颺則李子哉是固少孫  
要之其緣情卽象觸物比類靡所不遂豈坐瓊馳文霞  
淪漪緒襍搖曳春華徐發驟而如濤復而彌深疑無能  
踰何子而上者何子爲文刻工左史韓非割向家言大  
抵於詩雁行云而關中康氏喬氏其鄉人樊孟氏則盛  
惜何子志業屈於年未竟世之談說經綸抵掌事勳者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一 十八

宗子相集序

嗚呼此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倫傳之而  
吳郡王世貞爲之序曰昔在建安二曹龍奮公幹角立  
爰至潘陸衍藻太中修質流宋麗已必簡傲款李杜並

驅龍標脫衛古之豪傑於辭者往往志有所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爲用則豈盡人力哉蓋亦有造物微旨矣日余與李攀龍于鱗燕中游也子相實揀吳生暨天目徐生來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嘗從吳生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盞嚙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也當其所極意神與才得天竅自發叩之冷然中五聲而誦之爽然風露襲於腋而投於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難得之夫以子相之才然不敢盡斥矩矱而創其好卽何論世貞哉子相獨時時不屑也曰寧取無砥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十九

又曰致良在御精鏐在健可以嚙火而虞千里余則無以難子相也諸善子相者謂子相起津義而上之少年問是非子相者謂子相欲除津而棄其義然雅非子相也充吾結縢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累篇吾時持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勝而無而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卽使公幹太冲必猶能標小自貶損而附於諸賢之驥子相甘之哉子相於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兕府成一家言奪今之耳觀者而大惑乃在非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足無

不暗二止朝事耳當疏上執政爲有功意愜然謀具此留有功因遜謝曰不肖之任子旣以厚先太師茲則何可重辱生不幸少職清近鮮因心衡慮舉狀誠有之出爲卑小宮當也乃止有功亦誠慮過人遠矣士君子能爲此言何黜也予茲何以贈有功雖權准准賦甲天下而大司農爲軍興故實右臂焉勢必繼取而倍計知有功必不爲國修壩蠹其積然茲非尚賢優游地也稍緩稽不當吏得執簿書繩之亦誰爲若志且惜矣有功盡勉奮焉母使交好如子輩稱隴西李氏隴其家聲其有以廉永嘉公之志夫内外崇抑予則何較焉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二十

送郭侍御子靜左遷永安令序

天子往赫然怒慮也認諸大司馬以下而大司農坐軍典之當舉舉稍次又會怒漸解僅免歸而代者出倉卒匪豫時切責免冠謝皇恐計亡出于是大司農日夜卒馳無暇休沐且飯矣而給事御史諸曹邪亦日夜相譴尋利端間有所裨請利端無窮開利實寡時御史臣仁言寡民入粟數千石者予武階至三等金吾緹騎得遷帥舉當戍繇多大富俠民非久輒跳去僅跡耳度令情稍輕得上賞免其重者自若而它諸隱匿狀如光祿將作諸監號中貴人陸海鈞按之歲益縣官易輓費

爲尚寶丞又數年大黜陟尚書以下丞乃奪階判離亭  
矣。上非忘永嘉公也豈奏噴冗未竟耶天夫司柄者  
何異乃爲中貴人甘心矣蓋有功能詩詩奇屈其坐客  
而又好治具浮白長夜飲此其去狀然卽挾先人遺賻  
車乘闕難走御爲俠長安中者又何如也且上以尚  
寶事簡于秩流清貴故多錄相臣後使優游食餘勛爾  
卽必取吏黷裁之而孽之罪何以有辭于逝者永嘉公  
相十歲上任之他相取充位而歿僅以身塋亡遺賫  
至有功從其鄉富人貸息佐酒費爾召伯之詩蔽芾甘  
棠勿剪勿伐愛其入至惜其植永嘉公肉未寒又何屑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憾於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本其文足盡於在乃往往  
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得年以沒悲夫悲夫然其是不朽  
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月機薄又士無毛髮之用子  
相獨立不然爲考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非久出參園  
屬有烏寇事祗席吏民調兵食規墓爲一方冠旣又佐  
其泉爲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之則子相居恒不  
憚謂麒麟鳳凰寧能並雞犬用乎不得之不能爲聖世  
吾厭吾鷄犬行去矣于麟大賞之爲詩曰一爲麟鳳言  
三歎加餐食其曹偶持論若此  
送張有功尚寶左遷淮運序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二

二三 天子方坐西齋宮覽書畢之不有司次第報可而大司農揣策亡以當也請一切加諸道賦而最重者曰江南先是江南漕綱粟固什百他道而歲比凶人至破廬舍鬻妻稚以償未足也督府使者冠蓋相望道路間猶不能悉舊負而詭出追之是不顧頤經溝壑且將遁從潢池中博一生此何利哉御史乃條上大司農非計願特賜沮格他語或多憊而大司農挾奇人也陽驚爲上言御史家江南嘗爲其鄉人上賦者以寬假風臣臣不應因妄云云夫諫官不恤國而顧恤其鄉人及家耶上心是御史言而難大臣下遷御史永安令嗟乎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二

人臣議國事不相當而相角以有所挫折且過矣乃至爲巧中軋已而遂開人主疑端否閤言者路不亦大可畏哉夫使御史語非是則可傳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大司農試籌之卽無論諸軍食自官第內外百司府孰有不仰江南給也黔首畢命耕懇悉地方力致之國亦何忍竭而漁哉且不仁手足猶緩可任喉領氣所緣而弗絕者也一旦遂決盡其脉何忍斃若此哉御史非不見大司農日夜騎馳亡暇休沐且飯狀也又非不爲謀所以尺寸利國者大司農規其利御史規其害夫利幸不勝害也然而御史卒不勝大司農者則是爲大司農

識者衆也至謂御史家江南夫御史僅負郭二頃增不過升斗豈要譽問黨朋友然耶不家江南不悉江南利害狀矣大司農正坐此何怪焉令御史素饒治也始僅得言之尚欲抗貴人爲民一致福令雖小卑於永安豈直言福之乎予可無慮矣予可無慮矣

贈表抑之給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序

父老稱孝皇帝朝每給事御史上殿則大臣色憚備重足立而是時上明法度人自奮羔羊之節亡選行何恐也豈給事御史爲操切激叩聳動人主耶然足以明諫官之勢尊其點折逆消預于衰計深矣至武皇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帝而始有坐紉彈不當意斥重且及管鉗爲城旦而士伍者未久輒復貴貴或先其無故抑者卒不勝其伸者而名益重諸言事人自若已又大臣更自爲地爲上啟威勝之計一不當終其身不復舉然海內之士爭相指曰某某以某故罷賢也士議與吏議持諸言事人中半矣亡何大謫計以終不能斷絕乃益務爲含容輪欸及亡素以蠱惑上使勿疑而久之徐中以他事已發其端而人自敵天下職其禍而亡其歸以爲當被者噤塞莫陳而豪傑之士漸解體不復振甚或不勝憤其奸力攻之語非重不達重卽天子以爲小臣暴橫亡狀



後鼠不忌器耶大臣偃然而當其尊者 天子也嗚呼

吾臣七載而乃聞之父老云以吾所一二者跡之大抵

後所謂耳始抑之爲給事良久亡關白人相傾疑曰抑

之默默歟曷不關時事度易行者抑之不顧一旦爲

天子言吏部尚書侍郎不職狀 上良是之切責尚書

侍郎惟恐罪乃醒而抑之又言選曹政本也郎中挾

詐受選人金賊累千萬尚書庇覆之耶翰林親切左右

一檢討狐媚宰相挾其柄走中外托與馬濫門巷虧損

聖明宰相大患恨抑之不敢引引見恐自發於是郎中

某檢討某坐謫京師中士大夫亡論識不識咸喜爲擢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說抑之出必相指示作何貌能爾 天子不怒而抑之

已雖然無留意今年二月間以按察僉事闕聞吏部言

抑之可大臣當內快出抑之罷諫地可緣以中漢法耶

夫諫官業已言遂利國家尚得亡削貶秩五品治兵民

一方何阻也其論事明切持隱中竅然不爲磴磴簾元

占以間激 上當大臣所甚諱而不得報極其意此

夫爲小人謀抑之良中爲抑之自謀亦中按察得以法

繩其屬可不達意又闕越在萬里外其吏士見 天子

赫然用骨鯁之臣臨之必感惕思奮又何疑哉吾七年

而得抑之第其行諸給事惜抑之以外故夫諸給事

皆按察不爲安望抑之也

### 贈穆太公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節俠之士而魏亦其輔國也今其人

尚矯矯修其行不衰然俠者赴士之厄困急於已既已

存亡死生矣而不自矜其能然一爲義則天下歸之百

里頌功千里頌聲若朱家季心之流彼猶爲名使也節

者則不然其契顯而事迫如羊角左伯嬰杵之徒苟不

濟則捐吾身而爲彼存者事濟矣彼又捐其身而報逝

者所以爲兩人足矣彼猶爲氣使也故夫節者狹而信

其志俠者汎而行其意要之非甚其至也有能仁心爲

質敦謹明信爲國惜憤爲士惜儀內足於志外挫其名

斯進此二端矣則穆太公其人哉穆太公若魏人也有

子曰文烈而顯文烈之友石給事星上疏論天下大計

於左右有所指斥忤 旨當受杖非闕下時左右中貴

人挾 上怒而修其郤救聞吏母得以給事從吏進文

熙聞之曰果爾給事且死矣時常任工部郎未上聞人

謂縱騎朱帥曰公以給事抗中貴人耶不佞筆不朽以

中貴人死給事耶不佞筆亦不朽唯是公爲天下愛直

臣爲萬世自愛朱領之陰戒主杖者不給事卒物故今

我愧見強項郎而給事甫杖畢諸中貴人羣詈之給事

亦嘗則益怒。撻交下文。熙過。趣前。以身蔽。掩之。而解。帝。綬。戟。支。甚。力。曰。此。豈。亦。上。旨。耶。中。貴。人。悲。而。咻。曰。若。何。官。耶。而。闢。入。地。也。文。熙。叱。之。曰。吾。工。部。郎。某。也。此。廷。臣。廷。非。而。闢。出。地。也。諸。中。貴。爲。誦。稍。引。去。文。熙。起。給。事。血。肉。中。而。繫。之。出。時。給。事。爲。編。民。矣。文。熙。卽。日。僞。舍。都。門。外。治。醫。藥。給。事。數。憤。絕。數。爲。噓。氣。得。蘇。當。是。時。文。熙。盡。出。其。家。裝。與。實。宅。直。可。二。百。金。以。治。給。事。歸。計。而。度。猶。不。足。居。旬。日。有。策。寒。賤。賤。來。者。則。太。公。也。撫。給。事。謂。殉。而。職。足。稱。夫。夫。且。身。在。胡。他。虞。耶。已。謂。文。熙。若。傾。案。而。資。給。事。哉。吾。有。子。矣。不。腆。之。餞。以。佐。若。可。與。偕。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太公封太公覺之怒曰給事父猶布素泉下我何忍獨冠帶也且若以一冠帶足榮我乎趣以給事歸吾三人田間足矣給事時時語人非闕下之難穆太公父子實再生我吾身非吾有也居久之文熙以行誼聞公卿薦紳間得推轂爲禮部郎已遷丞尚書已又改爲吏部郎太公亦從封禮部郎然默然不自明里社外母能名太公者而文熙爲吏部時欲以直匡其長於人才數致獎進不匿聲跡又其故人某侍御有所彈劾不勝謝病歸文熙爲從中釣奇冀抑其人而伸侍御疏者事覺外遷

泉副亦謝病歸太公迎謂曰兒病晚矣吾鄉者業知之漢庭乃肯爲而再伸志也夫文熙初自罷以友故而太公安之最後罷復以友故而太公復安之無幾微見顏面豈所謂內足於心外挂其名者非耶給事又謂太公習經史尤深於左氏家言或以爲學問之力然太公爲德其鄉類是者非一特不自明故毋能名之者庶幾仁心爲質惻但子愛遇而輒發耳夫太公不以頃刻得官胤文熙車官其於文熙之進退宜坦坦也蓋不佞嘗一再過文熙與談說古今才術文雅交相器也不佞亦易棄官而觸當事者嗾言路齟齬之文熙走見其長畫地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指天以免不佞而不使不佞知也太公壽不佞稍槩次其事而稱之以爲勝于古之好行節俠者或給事與文熙意也非太公意也

###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汝師之爲諸子於道好莊周列禦寇於術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亡論高妙而所結撰之大旨遠者出人意表而邇者能發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發顧獨管下韓非子不甚行世卽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讀之使人不勝乙往往不盡卷而度之高閣於是悉其貲力後蒐購管本凡數十窮丹鉛之用而後授梓梓成謂世其

子其序之世貞曰唯難敬仲欲存糾於齊不得改而於小白卒相之爲天下萬世榮非子欲存韓於秦不得改而走秦卒受僂爲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人也奚啻隔霄淵雖然二君子者其始寧不欲出奇捐生以殉所事哉然而奇有所不得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欲有所自見則不得終避讐敵甘心焉而臣事之夫二君子者其所以愛生一也然而有相有僂者何也齊不成霸形而桓公之霸心發則機合機合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而非以并天下說之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拔功則機不令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以不若虞非之利韓遠也今夫始皇者國暴仇嗜殺人也然其明智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桓李斯一聞非而立僂非二子之工於薦與聞若是也勢也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南澤楚非澤戎狄而鸞食周故委仲於齊以爲周屏翰天不欲碩果韓茅五國棄而授之秦而轉授漢故聽非子之虞絀仰藥而不之恤夫鮑子者助天爲福者也非能爲福者也李斯者助天爲虐者也非能爲虐者也然則管子與非子材班乎曰惡乎管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毘父子皆聖辟其用國

三分之二也而以當必湊之受管子之毘中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方勁之楚與戎狄然則太公仲而周王管子抑而齊霸用不大公不廢王齊不管子不爲霸固也不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四維辨心術亦寧無敬怠義欲之微旨一二乎哉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功者非子之所爲言雖鑿鑿辨悍衛名實推見至隱而其伎殫於富強而已秦不用非不害爲并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亡大并天下之與亡俱等亦安所傳非子是故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

非子之於霸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鉅卿也諸法諸名蹟門人家老能筆之稷下之學士大夫能飾之其於文也辨而嚴肆而典能爲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之疎屬公子也所有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平其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戰國終者也毋論吾洙泗家言以較魯儒之左準右繩差不類然何至權名法家苛察嚴繞錯若惠施公孫龍之汜濫詭譎哉其言各十餘萬而羸度不能無傳而小有益者要之非西京以後傳益也吾故曰不殊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沐於孟氏而極於宋韓子之言大

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子傳唐以尊老子故折之宋以紉老子故復合之其折其合要非以為韓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宋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仲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嚴爾之蜀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之所為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母乃有世思哉汝師曰吾嘗其文辭若薦三賢者以味薦而已矣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賀御史大夫還左司馬嵯峨張公平難峻遷序

往浙師之暴仇而辱其師也 天子乃命銅梁張公督撫云張公業已為右司馬一樞廷出外使宜稍優之不當復稱右乃張公仍右而特許便宜從事便宜從事則其重有連數聞之貴臣所不能得之於 上者而張公獨得之公於是亟乘傳往甫至境而市人亡賴子習於師暴仇之利而帥之輒度無奈我何則相與嘯聚竿旗撻刃為不義公聞而亟驅之榜約以法不聽則單車喻以利害則姑陽聽而其虔剋益急焚剽自甲夜達於旦時悍卒已前發有事海汎而余一軍猶在公乃密致其

豪傑赦之俾賈勇以掩諸亡賴凡數合而悉破擒其首惡五十餘人誅之餘一切縱舍郡中外皆帖服而悍卒猶人人自疑禍及公雅大度豁然若弗問也嘗而第其所誅市民狀以聞 天子大悅賜公飛魚服一襲白金一鑑飛魚最貴服八座大臣所不敢望者而獨以賜公亡何烏夷來犯公勵樓船將軍逆擊敗之賜金如前文綺三而公前撫上谷所修邊大司馬列上功獨最進秩錄一子入胄監又以滿三載最錄一子如例始公下車時頗已謂得悍卒倡而懼其驟或因而生變則始秘之餉賜加等至於拱後期懲不恪亦約畧如平時居數月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公度其大衆謐而肅感服無異心一旦掩捕七營之營各一人又捕其魁二人立梟之轅門而赦其一營之前効功者且撫其餘衆曰為此曹子幾陷若等於族然耳猶為不義思若等今高枕矣衆股栗不能答已而大悟且泣且拜搏額指天曰畢身不敢負公蓋郡中外再呼酒相慶也已而十一郡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已環浙而郡邑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是時 天子以公久勞於軍進左司馬還公部而公奏適至大悅 超拜御史大夫左司馬如故世貞不佞辱與公肺腑若三二十年而久公之出治浙則數使使相聞不佞既急公而

家隙漸有唇齒之憂以故數詢問得其事獨詳益夜極然而枕晨躍然而筆之篇以爲張司馬平浙二亂志廟之筭而失之後知爲浙之士人所梓集以備太史公之副至是公之屬都運牧守所人以天子之所寵靈公與公之所以報天子其遇合爲甚難公不動聲色而坐掃腹心之疾措全浙於衽席其功爲甚鉅屬不佞夫公之材與石畫雖更僕未易數然其大要在博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三

用速能審用緩能密如不佞志曩所稱者毋論當公意與否庶或一二悉公乃不佞於是竊有感焉昔在唐季大曆之辱絳州行營制兩都統腹以求帥而河東響應焉人王起郭汾陽於閒廢授之符印足矣而遽爵以真王及汾陽之鎮果詰其首禍者而河東亦獲伸三尺法當是時唐勢幾振而不聞於汾陽有所褒賞且以程魚之譜而遽奪之河非之驕亢自是輕縣官而易置節帥若嬰兒之在股掌故幸而法行則爲溫造曹翔而傷人主思其他爲河非則皆王廷湊朱克融而傷人三法明之嘉靖殆一二駸駸焉今者天子熟知公才而

之斧鉞頓陰重其權而貌若輕之以爲萬乘之尊不欲一夫較勝負者及公一伸法則一加賞再伸法則再加擢而它橫海之賊級睥睨之劍增有秦必錄惟恐其不足償天子之急公重公如此海內乃始知國威之必伸與用賢之勿貳其善將將豈不愛越大曆萬鉅哉在易泰九二辭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係之曰懷萬邦也江漢之詩王於召公曰厘爾圭瓚秬卽一齒告於文人錫之土田及虎拜稽首而曰天子萬年夫以人臣師中之吉卽歸德於王之三錫及王之三錫推其心卽以爲懷萬邦致其頌卽以爲享萬年而人臣不與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焉不佞以是頌張公而歸之天子庶乎其有當否於是都運某牧守某乃復曰子言之善第張公於浙所奏諸寬卹大小條以數十計所計處處海隘綏靖士卒仁政復以數十計春生之澤大沛於秋殺之後浙自今食公德世世焉而子不之及何居不佞謝曰吾竊而測公僅能得其測者且也昔以野人志公事泄之公猶負慙色而使微諸君好頌公寧復能有加哉請姑以是爲公賀

謚法考序

余嘗有謚法通紀三十卷列其凡而序之所以

有紀而未甚詳於是備考金匱國史之藏秘閣之籍參以家乘而後廢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間籍也每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謚請報俞矣則內閣以兩字者三請于上而自擇之是以具釋義也洪武之尚為吳也諸功臣死事者有勞而天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謚終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卽都督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之制嚴矣終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國誼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宣英之代有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子且夫魯主愛子也秦王次嫡子也高帝命之曰荒曰愚而登之冊曰不敢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其於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榮願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庶幾寓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媼之有謚也自宣宗始也乳媼之夫之有謚也亦自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而

曰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也當世宗之季季又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中謚及身以罪次易世而後幸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氏之持秉則其子為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卽得之不賄不上謚也及身以罪竄削弗謚也夫王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隲之而奈何為大臣修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謚請有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為議而定三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更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勳親臣公必謚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六

佐以進庶僚有德行政術者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于先代勳臣若傅友德若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効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恩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忠耿炳文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鏞張

蹟者易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臨之操法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俞仲蔚序

吾所與布衣游者三人俞允文仲蔚謝榛茂秦盧詩次梗謝盧故河非人任俠往來燕趙間燕趙書生習氣之而仲蔚好里居又善病病輒不出應客家人數米而炊且夕不辦治飯即且治糜耳終不復能有所干謁凡仲蔚所爲行桑樞癯癯咀菰稬褐不淨死而已而其自托古文辭特甚吳中少年習聞其鄉有名者則日益事相貴推竊不休餘嫖母揚其直而售之乃仲蔚弗顧也謂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七

余曰而來前而爲黃初之際乎哉蓋洋洋如也即不達萬軌而執鞭者怵然矣仲蔚又稍厭唐以後書雖不能盡屏荒獵一二計以共掃除之役非素所做慕也以故益日與諸少年倍仲蔚之文與聲不能走閭閻而南非雖然海內更二三君子亡鄙余者與仲蔚桓驩足老也即不可而使仲蔚卒棄其故而臣諸少年婆娑湧溼白首途遠豈其能遂重洛陽紙而以是數哉然又胡竟寥寥乎仲蔚也五父人積壽夢之禹者齋而後出視客客日嚙主豈敖余於無禹哉默其款聚金而液之以意加新焉出齋而賈者繩集也過五父觀而弗視曰烏用是

文間智而泯泯者此非其體貴賤殊也則所由辨難矣仲蔚投余集十卷不佞得寓目焉史之爲四卷賦及詩雜文若干篇夫賦余不知其所自也其楚人哉五言古志而沈深潘陸之儔吟歎知其毋齊梁靡也七言古之麗以則也五言律之思也長篇之莊也五七言之悠然而雋也文之爲贊也銘也赤牘也七子所矧然而辟易也夫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八

贊

趙衰薦卻縠贊

王世貞

晉文公爲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卻縠可悅禮樂而敦詩書於是使卻縠將中軍趙衰佐上軍王子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共患厄昆季交也孤犯雖親才實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汲汲焉晉其紫疎後之卻縠儼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伍恨下較勢專于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幾祀矣其間厄于靈族于屠遺慮忽然迄至縠也衰實培之歟卻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卻亡范中行之後與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項羽贊

力拔山氣蓋世暗鳴發萬馬廢日重瞳劍如虹挺一奮慘守通八千人飛渡江燕中原灰秦官裂九宇爵羣雄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軼道之誅未足酬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弒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漦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

懷摩策而自屈其力嘯嘯

李于鱗先生贊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其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恨恨象來者不虛負也哉或語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爲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豈一千鱗也哉藉今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之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四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辯

王世貞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自賜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楊子慎曰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也魯之用天子禮樂也其未世乎明堂位周衰陋儒爲之也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王也夫成王賜矣伯禽受矣惠何以重請之口往報未成許也周室於平哀也至襄抑又衰矣襄不許晉文之請隧也而謂成王賜魯郊乎然則魯之僭何如曰若在春秋魯頌春

明史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也夫禮成王實解之于何知之曰以請隧知之既隱禮也魯文雄伯也復王崇勳也而王孱王也文敦吳以請之王從仇以却之而文弗復也夫郊禘之大典也魯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問吾故曰賜也內而後魯屬改於盟王爲齊若晉矣稽役有討擅兵有討公止公弗見大夫再執而不聞以僭禮樂討也則何故借曰辭之天子之宗伯大史未失官也三邦之分寶天子實記焉豈其大禮而忘厥自邪魯得僭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春秋之互見以微譏耳如其僭始魯頌曷弗削也魯頌之弗削非僭始也然則曷爲用白牡曰成王志也尊周公以報功德也用白牡班魯宋也班宋示有等也曾惠曷爲請曰請議也或器報之示許也夫呂氏春秋呂氏言也何徵

明史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駁諸葛肅何相體辨

關中王維禎試諸生以肅相國諸葛武侯爲問其言大畧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曙大體出師表而出倣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追矣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鐮而求售其巧者皆攬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愚谷之書習黃老之畧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使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爲非如而不肖任

亮不得不勞矣。勞則不得不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  
隨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  
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  
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羣臣而慶流苗裔。  
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  
足而足。于諸將被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  
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也。余讀之曰。是非王維禎之言  
而揚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散羣策  
而自屈其力。天易故焉。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  
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之為官室也。其棟樑榑櫨必構。夫榑櫨椳杙之良者充  
焉。斷其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黯然而中腐者。匠之罪  
也。其無榑櫨椳杙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  
炎精之漸涸。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更之。  
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驚  
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獨。不得不獨身而力幹  
之。然猶日孳孳焉。舉蔣費重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妄  
慢之李嚴。浮誕之馬謖。褊淡之楊儀。肆暴之魏延。不得  
已而拾其長。以克牛渡馬。勃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  
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譚祇付。勿良自將。信者出而所

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  
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  
之何其。以鄉侯望諸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  
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  
故黃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未何與于天  
下之為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為藝者。八陣圖  
何與于天下之為兵者。苟聲至而嚮合。氣同而類應。則  
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  
益。其為獨用長者乎哉。夫鄉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  
公儀。兩營官室其所與創。規制海內。詎思而遵奉之數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四十四

之為官室也。其棟樑榑櫨必構。夫榑櫨椳杙之良者充  
焉。斷其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黯然而中腐者。匠之罪  
也。其無榑櫨椳杙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  
炎精之漸涸。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更之。  
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驚  
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獨。不得不獨身而力幹  
之。然猶日孳孳焉。舉蔣費重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妄  
慢之李嚴。浮誕之馬謖。褊淡之楊儀。肆暴之魏延。不得  
已而拾其長。以克牛渡馬。勃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  
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譚祇付。勿良自將。信者出而所

張

南都八坐賀元馭相公啟

王世貞

邇者巽書落至。漁汗頻頻。當九重特達之知。親書上  
考。單八命穹崇之寄。晉領孤卿馬鬣。榮施曾祖承華之  
峻。秩魚軒駢集姑婦長樂之崇。班茲日之李。贊肯屈從  
齒。胃他時之韋。都尉無添象賢。縉紳已倍恒欣。鄉國尤  
傳盛事。伏惟某官閣下中吳。孕秀東海。涵靈智崇。禮卑  
動。由成性言。規行矩妙。合自然左氏之業。就素臣仍公  
好惡。董生之書。成繁露。始對天人。國士無雙。褒然南宮  
之選。首廷魁第二。九矣太史之呈祥。再領成均多士。皆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其附治兩載。帝紀一時。賴以權衡。自曾連拂。萊海之  
衣。而嚴陵系桐江之鼎。南陽隱士。獨稱爲臥龍。洛下兒  
童。皆知有司馬。仲廉特名。無藉金張之援。漢殿同升。共  
推丙魏之煥。清標著於平日。故中夜無可卻之金。白麻  
播於內庭。而外朝減徵聲之宴。上不枉道以求。合下冊  
養交。而惜名人皆望之。植同已排異。已公不謂爾。渙小  
羣成大羣。爲國則舉不避。遠嫌則恩無歸。已若水若  
旱必與。聖人同其憂。一話一言。務安社稷。以爲悅  
當慈顏之底。豫或少展其愁。看若。膚聰之轉。問庶幾  
後其歸念。此蓋一人之有慶。以致三后之協心。雖臨軒

之眷命有隆。而循隋之讓德彌著。謂青宮一品已堅。時  
於達書之辰。彼素絲五統。實遠喻於章甫之貴。匪故奪  
公之守。殆將仲國之經。其等素切儀刑。運深湧躍。惟詔  
功詔德。自古則然。而有君有臣。於斯爲然。皇天之產名  
世。已過五百餘年。賢者之在中書。何妨二十四考。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六

書

昔與于鱗論詩事

王世貞

已未正月余以臺陽之濟上于鱗烹一豚候我田間出  
盤肴佐醕苦劇談久之盡一甌苦五十六釐漏且行盡  
于鱗睨爲余曰吾起山東農家獨好爲文章自恨不得  
一當古作者既幸與足下相下上當中原並驅時一掃  
萬古是寧獨人間哉奈何不更評推所至而令百歲  
後傳耳者執宗翰而雖資其語也予唯唯于鱗乃言曰  
王君足下行業我濟上去矣焉用自苦齷齪爲也其不  
以吾二人更標識者幾希請爲世人實之吾于鱗賦未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七

及爲耳爲當不讓足下足下故處排倚也吾擬古樂府  
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者離而合也實不能勝足  
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間乎  
吾以句若以篇耳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  
七言律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余時  
心伏者久之已前謝于鱗曰吾于足下卽小進固雁行  
也豈敢以素齊之賦而匹王君之爲歌行也句權而  
子衡之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也吾無待也茲其所  
以埒與于今雪之月也吾風之行水也更于而于篇乎  
無我勿變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于鱗曰善

與宗子相書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八

語言文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其工極矣予之錯于材  
也世無通于古者以故無稱子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  
子也甚于我卽百千萬年而其疑子也又甚于我雖然  
謂子胸勝我者獨子乎我心耳于鱗大悅曰有是哉吾  
二人之窮也而足相樂矣更起迭爲奇質明而罷後旬  
日書來言快矣茲夕之千古也豈值契鵠之樂哉又一  
日于鱗因酒踞謂余曰夫天地偶而物無孤美者人亦  
然孔氏之世乃不有左丘乎余睨目直視之不答李遠  
曰吾失言吾失言嚮者言老聃耳其任誕如此

友人浮紫吳郡王世貞再拜頤淚移書故憲使宗君子  
相吾與子相琳官托宿風雨如晦雞鳴絕袂不謂今者  
遂垂各天每小展念五內推礫記僕扶服奔難時得靜  
信將子相一札問僕難所從起今何狀作何笑宛轉片  
語千致讀之嗚咽涕泫下也適會卒卒無南去之期  
因循報章今便已矣子相雖號就奄漠然而遺落  
英聲踴躍僕遊禍屬毛尙寬刺骨塗炭以來雖終息  
魄而萬念蹈冥子相如生不佞猶死則幽明之軌未  
抑塞之衷尚可暴也向僕隸爽鳩子相後至稱僚契  
酒然諾之好而已既當事貴人驟識賢者峻領燕然

得尊紳三事以降莫匪還往而僕方遠巡守乃筆數  
疏馬甘其飽困乃子相不鄙從前顧尚書所得散書悅  
之下留論心斷金所利使僕忘棄援上之誠願計深居  
之振濟南吳興二三君子牽挽左右亦既莫然么廢  
側之士謬意傳會吾黨可以獵取浮名掩疵遂欲尋  
而來聆聲而去既及厥望便生靜心以僕與子相為奇  
貨賣之嗜者簞鼓牙舌指摘諱忌子相既不獲安鳳池  
而僕之餘浸徑沿尊人沫血迴腸方寸蕞然欲逝不可  
在生無術試為子相數辛丙中做五六年僕南使子相  
移告牛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卒相過從擊鮮醢醇

明文堂

卷之三十一

四九

刻燭命題賦就吟罷輒飲酒過醉鼓掌放言談  
完古集此與所錄之古上下數百千歲汗隆之訓角勝  
自賢往往移丙連五無復知且坐是奇聲不得盡聞時  
時有聞人問然未嘗與子相交詔及長安人事也毋論  
子相慎密雅重僕即狂不檢獨不念家大人出沒荆棘  
為于垣累乎且為文章不已其效能使智者妬愚者  
弱者獻力者出秘大抵勢當然耳其所以乃在慕同  
網薄異已跡易親賤賒貴少加長增教益情遺落富勢  
脫疎寒賸親繼繼繼繼此數者僕不幸與子相  
間有之彼長安人事大小如曉朦之度大空何挂吾子

寶

卷之三十一

九十

和目也今謂吾黨日夜簞屑煩非刺長短不亦繆悖大  
寬哉至又謂僕與子相當為文哭竹書姓名人以聲動  
大臣今甘心我記其人有陷梓後不佞竊以 國家上  
法已盡矣念居平游好脂肉絮酒一力助掩長揖而退  
當寬大顯信之 朝即危輒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  
足矣豈有形之翰墨以干大慘者哉子相之于斯人回  
未半面也今者謂文出僕又謂出子相謂出僕也者陽  
為子相也者謂出子相也者陽為僕也者其陽為二人  
解也是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今吾身當之易耳而  
以中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  
而竹燭斗抗名之故間懷傳班投筆之志自庚戌變後  
尊人忽被非常之命游治兵章僕虞深巢幕過自懲刈  
跬武山嶽搖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咬蠟第令大宰御  
史考吏時稱有不譴王生削職於計遂矣何圖青蠅之  
巧變白為黑迅靈之濫擊蟄逮株僕不憚左手奉尺牘  
右手握歐刀於北闕之下所以拜跪乞哀延旦夕之息  
者冀日月之迴照而雷雨之有時憤激暴仇非有益于  
生存故也事本未獨子相知之僕吞聲久矣不敢白之  
地上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獨何心苟住世間不記

單聞之歲而中語耳子相謂僕夢衣黃衣而襟者云  
 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如是因相與訖數慨然久之  
 笑曰彼真以為能死余邪即使曹齡李志雖至今生存  
 何益也子相夢既以稍稍驚何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  
 相則不能無王融中郎恨作此寂寂竟樽拂醅病審爾  
 子相不亦明珠抵鵲也居又聞子相之大人嘗得報投  
 升幾絕救之乃解子相卒能挈然逝也若婦奇妬未有  
 子相哉吾為歌三章詩近體二章其所欲吐而不敢者  
 固不啻是茲與子相約異日與得沐 恩赦奉家大人  
 南還以救水之隔當徒步哭子于邦滿之陰搜所著書

明文奇賞卷三十二

五十一

結沐次其事與子鱗序而傳之脫不詳亦欲子相治一  
 客康之室泉臺傷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以  
 括我輩之故彼而辭也其寧無覩顏而技辭也耶

明文奇賞卷三十二

汪道昆

序

揚忠愍公集序

青羅館詩集序

副署自序

送吳公觀學山東序

弁州山人四部稿序

吹劍集序

少司馬陸公平寇序

紫陽書院會錄序

送陳使君守蘭州序

送劉使君東巡序

送蘇君攻剽序

送方民部還留都序

論

善仕論

傳

戚將軍傳

江山人傳

新

北房紀畧

碑記

故總督少師楊公生祠碑記

碑

勅建惲忠祠碑

盧拙

記

滕王閣圖記

張邦奇

明文奇賞

卷三

二

文

詰轉望侯文

李元陽

墓誌

楊黼先生墓志

左長史南溪孝子趙公德民墓志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

序

楊忠愍公集序

注道

嘉靖中大將軍仇鸞主市議幾誤國楊忠愍力言其謬不可鸞問入貶臨洮無何族鸞召還忠愍忠愍則又極言大學士嚴嵩不法狀嵩主吏議傳上刑會縣官欲論他囚忠愍不免其後七年而嵩敗嵩子世蕃伏誅今上奉先帝遺詔卹諸直臣首忠愍先帝操下席廩其明日月其威雷震兩疏較若丹書聞者可立辨已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一

一不入則貶再不入則刑之何急也諸先後言事者率皆骨鯁之臣要得以得罪狀而務盡言宜莫如忠愍當忠愍抗疏豈不當先帝心無亦視將相若股肱將藉之以奉社稷投鼠猶然忌器况社稷乎衣下敵不新成股肱謂何耳故寧失藥石無寧失股肱彼一時也及庸人上變而鸞族疎者後至而籍嵩家藉第令能言何有加于疇昔卒之一怒而罪無赦則忠愍先入之日更而明雷伏而震其所由來者漸也夫兵莫憚于志無論鑽鉅忠愍起收豎問居常不忘溝壑方其討罪君側其志不萬死豈發哉縱彼反戈中之業已剗刃于其腹然則

忠愍所被其殷帝之舍光邪後之人言聽而法行則鉞  
鉞之屬也人謂忠愍以直言死 明主未之前聞卽二  
氏獄曾何足以當忠愍夫驚駭危蒿父子爲卿憂在社  
稷忠愍以身當社稷身死而社稷無憂得死所矣 先  
帝不舍忠愍而卒用其言死且不朽 天王聖明猶將  
報恩地下忠愍豈虛語哉初忠愍當大辟王元美抵蒿  
客說蒿會蒿黨格客議不行遂甘心忠愍元美從徐子  
與及諸即哭忠愍郊外治其喪嚴氏跡之螫諸哭郊外  
治喪者於是元美首及難子與亦行乃今 詔下九原  
二大夫遙起元美自魏爲忠愍狀籍其遺書傳魏都子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二

與分都漢陽則以藉授孫漢陽傳之楚余入楚子與屬  
余序之當二大夫哭忠愍時余在告往余欲爲忠愍立  
傳會有一詔錄 先帝故實于敢侵官元美有良史才  
狀備矣孫漢陽爲大宗伯公子余從忠愍元美後皆公  
門下士云

青蘿館詩集序

余聞之作有曰有唐以詩鳴蓋本業也大層而下不啻  
波流隆則隆汙則汙論其世可已當世以經術論士士  
顧能詩 太祖始興草昧間作弘治則李獻吉何仲默  
副以徐昌穀諸曹起乘而前去曉近世千里矣嘉靖則

李于鱗王元美而徐子與吳明卿宗子相參焉于鱗  
余吾黨通稱獻吉恨不與諸君子同時不自意結伍從  
之取前茅以進幸也夫前者崛起後者代典百年之間  
駸駸進于大雅非適逢世能乎人言李何故相驩卒以  
名高爲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美直將尸而祝之二  
子周視中原亦首推轂子與子與朝明卿而夕子相率  
謗謗無而從退而語其私則交相重也務以上人已愈  
下務以下人已愈尊由斯以談于鱗固非虛語世儒率  
以耳視後死者將無與焉幸而在茲遂中睚眦於是于  
鱗引去元美以難去子相去而死明卿去而三徙之子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三

與晚得汝陽尋徙去此其故勿論已頃于鱗多子與日  
益則豈窮而工耶子與稱詩無慮數萬言籍而授門人  
僅什之一于鱗益肯定之矣余受而卒業汝陽以後參  
居二焉自子與罷郡歸四方之屢滿戶客奉不給則貧  
入繼之窮矣顧其神益王其業益精其受益較著窮何  
病子與或善隱者謂楚奉江潭爲三閭湯沐其所奪者  
衆其所予者奢衆其利者以爲有德然則左輔夜郎片  
食也也定世世饗之彼其退若隊淵終其身不召道喪  
世矣 今上卽位遞起諸大夫于鱗入大梁元美入晉  
子與入楚當世以此勸士故得士彬彬則明德茂也獨



明卿陸沈南海豈天意奉明卿邪子與又言楚人三試而賜執圭今及明卿矣

副墨自序

汪道昆曰余先世家大彰徙千秋里里中世受什一余始以逢掖起家初受業先師喁喁慕古既卒業退以其私發篋徧讀藏書即屬辭壹稟於古昔師弗善也則以告家大夫孺子嚶嚶而務多聞將害正業家大夫敬諾僅中非博士業悉逐之既對公車余始舍業而修古比出居縣日治程書不遑入爲尚書郎屬司馬有巡功視師之役諸郎斌斌講業余不能從既而治郡治兵歷十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一

四

年所其間什九廢業謂官先事非典屏居耕中計餘年可足吾事會病親去而爲方外遊將吹律以應咸池僅一吹耳客至請余故業願得比諸作者應諸國門嗟乎當世以作者鳴八音備矣劍首曾不足以當里耳即一吹何爲以此而希有聞恥也及余奉詔起自郎閣之夏門客曰閣署郎署通災公兩亡哉籍獨公之舊草其在人非祝融氏所留邪古人成一家言必以名山爲藏室泰衡當文明之域其斯爲祝融氏之墟第載故業藏之亦不朽之事也不佞結髮從政斑白猶在行間將竊餘力以從古人日不暇給卵而未翼惡取一鳴託殼

音於九臯吾知其無和也已藉令得修故業終餘年即未能張樂洞庭郢中宜有和者客姑待之客笑曰所貴於郢中則流商刻羽是已黃村土鼓上世有遺音焉此亦歛音之微一映之屬也公之髮日短矣雖好古之心未化惡能從長待河之清歲不我與豈必釣天廣樂而後盈耳哉人亦有言惟山藏疾不佞故多疾且設藏客將棄其疾而善藏之敢不惟命於是副墨之子則以公起家四岳玄時在望嵩華參衡乃今有事衡山請書其副以啓後分從之

送吳公視學山東序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二

五

在憲令凡遣使出視學必察之三官官守問夫官文學問大宗伯吏治問御史大夫皆曰可然後以重書命之其周慎如此下已議可使山東視學者皆言吳公公卿大夫謂主爵曰自吳公引籍垂二十年其同籍之士往往致尊顯而公猶在執戟禁何復出居外哉公固請行遂受詔諸吳公弟子相語曰陶氏宜璵匠氏宜木公固宜山東山東蓋禮義之國諸儒淵萃其間即三者一諱焉惡能尸儒宗而勝其任也公固宜山東公所善客有居上坐者輒然笑曰善乎公等之言信知重齊魯而嚴先生矣惡睹先生之卓犖者哉明興始命官視學必傳

擇而使之故先世得士為盛今之以儒術進者豈不修  
斌要以行取苟合功取速成視昔之擇地而行遠迤邐  
讓者相去遠甚何故哉眾世務巧宜無論三者之污隆  
或掠虛譽或藉故資業已南面為士者師矣第今討多  
士而訓之使之循理守正躬化之謂何先生涉世之末  
流而觸然不泮以材取重不暴其長勞深功多不旌其  
伐奉身而就藩臣之節豈不翩翩然世之賢大夫哉螺  
贏螟蟊非類而肖以先生祖之其不遠者非夫也善  
教者躬行為上科察次之顧譏來失宜則四方解體今  
之典學者市恩滋多即五尺之童曾不能抑首受業比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六

行縣一切豈博士籍中遂使間巷少年未卯而求時夜  
及遇合而仕鮮不學法以趨時其始進者輕矣廐馬始  
駒馳其銜際及齒壯有竊轡而奔耳惡能閑與衛致千  
里哉故使馬之泛駕不馴者馭馬者之罪也使士之凌  
節不遜者造士者之失也語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秦  
急功利則自賤而人賤之乃今顯秦之徒且得與諸儒  
齒章甫繼掖一何紛紛又何足貴夫齊魯之間古所課  
東周東秦也追俗為教先生固將使之自貴抑抑賤之  
也昔叔孫通徇高帝而兩生不行實其言足以與禮樂  
當今之世得無有若兩生者乎願為之推教以先諸儒

深公詩古  
之士宜可  
能探可夫

彼將靡然頽化矣公曰唯唯命小子標牘載之

弁州山人四部集序

儒者雅言三代代典如錯行秦其歸餘也漢與寓內更  
始時為履端文帝虛已下人賈生崛起進之陳說國體  
退之祖述楚辭有開必先此其嚆矢武帝華學文學多  
士應感而興兩司馬為之擅場左右並建漢臣自修當  
世炳焉與三代同風無諸文獻有徵則其人以也由漢  
而下歸餘於元我太祖再造中國咸與維新 孝宗  
虛已下人與孝文之治同道士與勃勃而李獻吉以修  
古特聞策事摘辭成籍具在方諸賈生近之矣 世宗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七

以禮樂治天下壽考作人何可勝原於特濟南則李于  
麟江右則王元美畫地而衡南非通為桓文浸假與兩  
司馬相周旋駢駢足當駟壯夫得天者乘其運逢世者  
挾其資此六君子者非有所待而後興非有所約而後  
合天德王則從而王世道隆則從而隆千載一時今為  
烈矣顧兩司馬以作者命世至今誦法不衰後灰者幸  
得與於斯文殆亦踰乎其後一旦互執鞭弭寧詎能方  
駕而驅之竊惟尺寸異長詩書異教藉令變典禮而龍  
典樂將不耐不窮何以故所用非所長也長卿之長長  
子敷陳詩教也子長之長長于紀述書教也就其偏長

何本內  
卷之三  
元美之  
籍元美

莫不畢至脫或求其具足能無窮乎善乎元美之多于  
也其言曰漢廷兩司馬吾代一孽龍言兼長也斯言  
也上士然之疑之中士駭之下士聞而笑之及于麟之  
籍既傳則然者疑亡駭者意下笑者掩口退矣于麟役  
僕百家唯耻千古始得元美驅甚吾奈何從海內一當  
王生舉世方以無譽憚于麟卽元美無所用不倣三  
籍元美猶然遠巡及其蒞四嶽而籍始傳益倍于麟者  
六之五其分部者四其卷百八十其笑六十有奇自昔  
成一家言未有若此之富者也其地亡而大道隱于麟  
粹而元美鼓之聞者具曰李王千里響應乃今二籍並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入

若其誰能左右之耶于麟與古為徒祖三墳而備六籍  
其言非先秦兩漢不讀其言非古者先王不稱其論著  
非挾日不成其逐射而當古人非上駟不以駕故片言  
出而人人自廢不則無言元美上窺結絕下窮寧故于  
書無所不讀于體無所不諳其取材也若良冶之操爐  
鑪卽五金三齊無不可型其運用也若孫武韓信之軍  
卽官嬪市人無不可陳無不可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  
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則惟元美能耳大較于麟之繁專  
而獨至元美之才敏敏則洽而旁通濟南奇紀  
論離合短長相視莫逆時南北交警喜事者競譚兵盛

乎大哉要以峨嵋之高蟠于四極惡在其不禦而三山  
雄峙瀛海肩五嶽如老更卽天假于麟以年終不暇乘  
桴而浮海至若元美所涉寧無蹠高天俯積雪者乎首  
賦若在上林雁行當代無兩比千載筆學舊史氏如孫  
叔敖其稱詩者書力敵于麟而富倍之矣賈其餘富為  
說家言則諸君子之所不遑楚左史之所未觀者也且  
也病渴論腐兩司馬以踴躍終元美膂力方剛幸而得  
謝率履坦坦綽有前途由今而望崦嵫不啻十舍茲所  
就業豈其稅駕所哉于麟亟稱易辭日新之謂盛德日  
新則高明矣于麟有焉要以富有而日新非元美不任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九

也斯言也聞者不能無然疑無駭笑顧元美之籍傳矣  
以不聞聞者庶乎先得我心如或咻公孫為齊人吾其  
引避之莊獄以俟論定

吹劍集序

當 世宗嚮文學諸郎則鵲鳩氏先鳴往不倣旅雕鳩  
幸得同舍郎盧希稷狼以管窺古昔非先秦兩漢以上  
不稱希稷博學多聞自有書契以來手批幾盡不倣以  
其私自語吾其猶穀之音乎彼其雖然而中六律晏然  
而振九皋毋輕一呷以暴吾短凡諸論者第出而私討  
論離合短長相視莫逆時南北交警喜事者競譚兵盛

氣敢言幸得一當或首聞者以爲鏡目攝而力贊之及其成功羣起而議其後不佞陰背希稷吾儕固非借箸材弟絕口勿談毋自及也會道右司馬平淮寇部尚書疏不佞從征希稷一笑絕纓公計得矣吾曹職在軍旅而公諱言之今且行其誰曰無及及不佞受事閩海觀袍鼓者五年味希稷耨者言乃知所習非所用久之習而底績失得泰焉希稷並移江西通護軍治疆事其精敵制勝卽宿將無能贊一籌所至成功百不一失屬分宜在事僅遷秩入滇滇師故無良諸夷紛紛竊發滇部方急希稷悉舉境內委之滇事平僮長黔臬會問入希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十

稷行不佞業已避閑入鄖楚而貳邦政今上卽位奉簡命巡邊市閱三時班白過半先後人言三至輒請告歸反思不佞耨者言不幸中矣鵠鳩氏二三君子魁然擅場其用職也輕則其用志也壹其用志也壹則其用力也全丈夫之承勦其志壹也勢職之樽鼠其力全也吾兩人者戮力戎事無慮二十餘年藉令以佔俾易折衝寧詎無獲乃今奉干戈則勞而蒙詬拳鉛繫則曠而失時胥後矣爰自家食奄忽一終不佞直以毀瘠居廬且廢舊物借曰自強者勝天實限之希稷稅駕海濱其神愈王手藉故業凡五十卷有奇屬叔子與計偕紹介面

致不佞受司... 希稷尚才不佞尚法令之則以才用法抑或以法用才善之善者也始希稷以文講武既則以武修文若在師中足當長子不斲法而法不斲才而才語才則爲韓淮陰語法則爲霍去病能事具矣如不佞者直將司一局受一成非楚子玉則趙成安蓋其曲也雅聞大武駟伐夾振乃行驅殿啟肱左提右挈武之善物文亦宜然不佞狎游東南猶幸與二三作者接壘相望卽不能執耳壘坵庶幾密邇齊盟八而自渝伊誰之咎希稷索居久矢寧詎能近取善而相摩夫也特立獨行是然空谷老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士

少司馬陸公平冠序

高皇帝法方伯分部而治卽有不治則御史大夫出而鎮撫之南轅當吳楚閩粵之交其地突阻其民恣睢其聲教不相及於是專設御史大夫一人秉節鉞出行部四境乃安今上卽位以來江以西久承平材官無所事事辛酉流賊入江西憲臣有死事者饒平上變謂賊由張璉請亟發兵誅之乃爲師期諸督府兵皆來會張公自兩廣駐潮州陸公自南贛駐汀州游公自閩駐漳

州必亟誅璉毋使爲東南患陸公馳赴行部擊流賊於  
道大破之賊尋遁去公決筴王使璉先期而出徒以空  
壘而老我師非勝算也虎出於柙其傷必多此不可不  
備璉由必犯漳州第急備漳州虜無如矣旣而璉果出  
漳州失利又遁去公下令無問部士若賊黨有能生得  
璉者封萬戶予萬金次者封千戶予千金卽得罪人脅  
從勿問乃得酋長郭玉鏡爲內應誘璉出戰擒之其次  
蕭晚於朝曦皆授首部中悉定公獻狀詔拜少司馬其  
餘爵賞有差當此時游公業已平島夷與行會閩吏民  
相語曰偉哉陸公之再造閩也江以西始發難其流毒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十一

不深廣東財力饒益用武之國獨閩坐困乏羣盜充塞  
山海間枹鼓相聞列郡盡城守矣游公方受事卽有詔  
命安撫越千里赴師期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勢狀  
也陸公當紛糾之秋冒瘴癘而臨不測之地發縱指示  
一鼓而鐵之卒使游公無狼顧之憂夾勝千里賊無噍  
類公之伐也璉睥睨漳州卽不備長驅而北挾重寇而  
橫行閩事去矣假令無失其版籍謂有土者何公獨早  
計虎旣逸而檻之封疆之臣庶幾藉此以追簿責公之  
伐也璉謀不軌其在脅從則首鼠兩端使徒按法而窮  
治之是搏虎而傳之翼也公布恩信遂令反側自安其

卒也反戈而斃之不啻射隼帥不必老士不必危不旬  
日而告捷公之伐也閩兵連禍結人人自危羣無賴幸  
璉出而應之不者喘喘然重足而立矣璉伏誅民皆帖  
席釋之刀鋸之下拯之溝壑之中骨肉而生之非直一  
手一足之立也公之伐也嗟乎豈徒公之智術足多哉  
此有由本也后羿之受射其用視專也丈人之承蜩其  
操心一也當世之上習退讓而務因循瑣瑣然恐將自  
及卽有緩急將焉用之當璉初起時易與耳閩中有以  
策士軍門請舉兵誅璉者格其議不行及其滋蔓其所  
徵發不啻什倍之矣幸公任事以身爲將士先滅此而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十二

後朝食此專一之效也正德中新建伯有社稷功其嚮  
用由南贛起今上以神武治天下海內晏然視新建  
之時則公猶賢矣乃今南備日本北備匈奴不謂無事  
公由此起定武功修文德以輔中興之盛治所謂社稷  
之役非邪由斯以談非直南贛以兩公重兩公者抑亦  
自相重矣公當飲至道昆從諸大夫後宜有言鄙人何  
知譽其利者爲有德公之利社稷者豈不弘多道昆僅  
得其一隅惡敢緩頰乃若公之所以利閩者纒纒然在  
道路之口道昆不敏猶可俛指陳之遂次爲序

紫陽書院會錄序

今上改元修先帝之業申布功令廣厲博士諸生郡大夫入新都與詔會郡大夫則以先儒父母之國高皇帝首善在焉乃今責于守臣其何以奉明詔於是宣上德意務振起儒林其年藉上太常都人士爲盛明年夏進七校諸生畢試之又明年春置諸生高等講業紫陽書院議上督學使者得七十七人則皆造紫陽北面受教郡大夫宣言曰記有之學無縛秦無慮秦非無縛也庶也夫人而能爲縛也庶也朱子由新都起夫非秦學之嚴備乎語文學於新都則夫人能矣雖有良工不廢繩墨雖有良冶不廢鑑鑄言專習也自今與多士約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古

居有廬食有餼則在有司會有期執有業功有程則在諸文學月終就郡中試則不佞若二三大夫勉矣多士退而相商紫姓名第少長籍而記之籍成則以屬道昆爲序嗟乎世所謂良二千石日華華治程書彼方以相豆爲飽瓜無問達掖郡大夫顧獨以文學典吏治多士幸哉昔仲尼之徒多在魯國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何賦賦也藉第今樹川亦將有志乎三代之英當是時回以爲邦賜以尊對由以治賦求以理則視禹稷夷夔唯乎其後使得見諸行事非徒託諸空言耳由漢以下諸儒無慮百家至朱子爲之折衷而後衆言乃定于一益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主

六經之遺訓孔氏之宗臣也彼其及門之士往往在閭越聞大都守在一隅假以吾道爲口實道合則與不合則非紛紛說辭其於身通何有如使得志而以鼓而諧八音吾懼其所習非所用也而閭越乃竊比于郭費其然乎我國家以經術論士士一以經術發家若諸有各公卿大夫其功用較然可觀顧樂業于進軍出一途其或窮音沐自中門幸得一當蹇修他不遑恤及既遇合將一洗而棄之經術之謂何何論六藝乃今過緒紳予士與之語四隅退然避席不居與之語問越諸門人頷之而已夫既高視閭越顧猶沾沾當世而趨下流非夫也郡大夫奉天子明詔簡多士而程督之則以多士務正學操異能賦賦皆仲尼之徒也慨諸六藝抑亦身通乎其未邪石無當於玉而玉可攻庶無當於蓬而蓬其直三人行而得師者二况多士乎新都山水輿區其人民士俗郡大夫亟稱之矣多士瞻昔自許曾何有待而後與乃今明詔詔之郡大夫奉而行之諸文學董之良友輔之猶之鑾和在車執策而臨大道或推或挽往而不宜夫以鄒魯則昵于周以閭越則網于宋資不逢世至今猶或傷之今天子聖明羣臣求賢如不及時難得而易失多士念哉當世不患無資顧所養何如

耳。群大夫之爲多士養也。本之以躬行先之以經術。傳之以修古筭之以當時。至備矣。多士第善自養。朝夕相與修之。居則樂學。出則戮力。得時而駕。豈不千里乎哉。他日按察而名曰大夫。郡大夫所養士也。大夫新都產也。朱子鄉人也。夫仲尼之徒。非直聞越之士也。當世亦將多士。是豈惟郡大夫郡大夫謝曰。昔聞洛陽。潁川皆居治郡第一。潁川以經術著。洛陽則以貢生知名。吳廷尉多貢生。置門下。其後言之文帝。乃進用。生。生以彼其材。益不負所舉矣。不佞何敢望黃霸。誠願得士如賈生。不佞待罪守臣。庶幾可以答明詔善矣。至若其志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七

三代尚友仲尼之徒。善之善者也。多士幸而出此。謂不佞何道。是則以爲長者之言。謹書諸策。郡大夫姓段氏。名靖。字蘭。西人。由給事中出守吾郡。

送陳使君守蘭州序

自古文學之士。往往喜言兵。非習兵也。居常自負其有人。固未嘗奇之。於是挾其感情之氣。幸得當事而發一奇焉。若漢賈生。魏陳思王。是已。彼抱竿而吟。越樽俎而治庖人。則快快者之爲。非始願也。河東多豪傑。喜兵。陳使君獨善文。辭未嘗論兵。事會更罷。遽歸長吏使君。得蘭州。夫蘭州要塞之國。大戎在西。匈奴在北。必習兵。

者當之。主爵直謂使君生河東。使守可也。使君爲儒林循吏。語在部使者。疏中余親使君。則彬彬者矣。使君遇合非謀議之臣。紀綱之役乎哉。五十始爲大夫。且在西鄙。所用非所習。謂使君何。古人所謂才難非才之難也。才而遇合者之難也。御人變而國色下。陳驚受繁纓。而驥伏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固然矣。如使淑女必妃。良馬必路。彼之歌文王。誦伯樂者。徒虛語耳。豈世所希觀者哉。嗟乎。今之宦學難矣。馳驅則賤。詭遇則良。吾欲以吏事興。吏事安可興也。游言多和。法言寡和。吾欲以文事興。文事安可興也。使得一當要害。爲天子守四夷。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七

即不能繫單于之頸。斬月支之頭。視彼大而無當者。似賢矣。漢武帝拓地西。非開張掖。酒泉諸郡。諸將有尺寸功者。侯之乃今。諸郡之繁。於蘭州猶緩。施也。守者能附衆威。敵固吾圍。以備不虞。卽不侯其功。非尺寸比。使賈生陳思王在。寧詎無意乎。秦越人以禁方游。列國其爲賢。屢遷然列國之人。遇越人者。無不生活。其業精也。晉以詩書將。卻縠豈必習兵。使君晉人。何讓卻氏。茲入秦。則越人之爲小兒。賢矣。往使君病瘧。七日始寤。瘧方甚。臥內誦稱邊封事。疊疊數千言。大要皆西鄙事。兵家不能道也。其後五年。蘭州之徵。且下然。則使君之勳業其

將自西起耶使君西矣

送劉使君東巡序

御史大夫言部使者按山東及期請代臣聞自河北及山東不雨民多流亡願得才御史遣之臣徧觀所部諸臣宜莫如劉御史于是御史受詔以單車赴山東御史所善客過高陽生相與論山東事高陽生曰自有虞氏東巡狩首事岱宗山東多王者之跡其民洽于仁義閑于禮樂豈不泱泱乎哉然海岱之間其地利足賴故齊得什二則自古稱之國家並建兩都懸衡以繫萬國山東東望碣石南望秣陵蓋心腹之喉區轉轂者之門戶也六郡良家子大都習騎射結客而游乃今年穀不登其民易動當事者爲重地計則以御史君往耳客曰公將爲御史君決策者何高陽生曰自天子不巡方而使者出然則使者之所事事天子事也天子以威福馭天下議爵賞詔執秩議刑獄詔士師使者監方伯部中以一人任其操柄其權重矣假令席威福之權而操下大急則諸事者至一切以遞心應之及畢事而釋吾權且從而議其後抑或多所假貸浮慕長者之名卒之衆悅而名章高位可坐而致蓋善仕者之爲也夫巡狩之事載在王制者可攷而知務在科察諸侯修廢議以明好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九

惡而已乃今慶讓在朝廷而科察在使者即使人得以千其操柄科察廢而慶讓不行其何以佐百姓上

方用言官議詔執憲察有司賢不肖狀籍其最甚者以聞於是聞者兢兢願自洗濯以避凶鑊夫使者奉

天子約法蒞方岳以臨百官乃若譴舉有司固其所夙夜者也顧今善或不章惡或不彈至煩天子之慮而

以明詔詔之使者之任職謂何耳夫養猶恤其緯况天子紀綱之役乎哉願御史君無失使者權山東幸甚

客曰僕聞山東饑民有菜色願與御史君休息於寬政何論權高陽生曰若客所言則良有司事也昔虞帝子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九

民如父母豈不孳孳拊循哉其觀諸侯一以削誅加進爲務主權尊而民治起矣譬之牧馬圉長察馬之肥瘠以課圉人之勤惰即日月一至芻牧善而馬肥假令語

圉人之不共而以身攝其事則一馬飽十馬饑矣故知牧馬者可以牧天下去其害馬者是也此安能去權哉

客曰善僕願爲紹介請以是效之御史君

送蘇君攷績序

卷之三十一

九

高陽生曰今之用人猶市穀也市人貴稻而賤黍稷以稻爲市幸得與舍居其間雖黃稗必售如其以黍稷往

而莫爲之先談人且日擣之矣夫五穀之樹藝同耳藹

似不之

加意

加意

加意

加意

加意

加意

加意



宗廟羞王公其所用者同耳而或貴或不貴則世俗使然亦詩矣夫既貴而重賈之安用美俾彼其生也與稻同登者也卒之駟會爲政黍稷不售而彼售焉諱之諱者也今之仕者豈不然哉夫仕之取重者兩端上之則天子所籍次之則鄉國所籍者也上之卽得中材往往自致青雲之上其次則多所菲薄蓋什五而貴一人焉此稻黍稷之辨也顧彼善仕者借資以干進率以美稗而冒嘉穀之名於是斗筭之人寧爲美稗無爲黍稷蓋靡然鄉風矣乃若儼現琦之士不貴則已寧詎能委蛇蒲伏而干駟會者之權乎蘇君以少壯入官彼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二

十

固將有樹也上多其治邑且召而用之然竟不利既又多其治郡遷度支郎然復不利而一時同事之士翻手千何之上矣蘇君既以治行見知於上世人非察德以爲黍稷而目櫛之此其耳視者也余觀蘇君位直庶幾類汲黯爲人如使其委蛇蒲伏幸而求前有襄足而逝耳蘇君居楚當攷績且將載牘往焉客謂蘇君君無往也君治百里者二治千里者三部使者列君狀以聞章二十上不爲不譽矣乃今移官且三年而拓落如故君未嘗先所往也能先所往不往且來不能則往猶無往耳蘇君謂否余惟不能以至干斯乃今則欲以

將母行非干澤往也比者吾鄉不雨鄉人白日爲盜掠縣中吾母春秋高非吾往且不能安枕頃吾所以來者徒以母命不敢廢乃今幸而畢吾事且得奉母歡吾往矣斷酒白首飾櫛而朽將安用之嗟乎今之趨世者如趨市門亦相顧而化耳貴履則踊者爲優貴踊則優者爲踊何有特操乎哉自蘇君從仕二十年曾不得志終身奉臣子之節綽綽然於進退之間賢矣賢矣夫卜式不以巧宦而終舉汲黯不以淮陽而隕名卽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君益有足多者上方弊郡吏之治當事者歸而更之今之市非昔之市也藉令君不往善賈且至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二

三

况往哉

送方民部還留都序

汪道昆曰方叔子豈不遠遼躬行者哉其涉世何踴躍也嗚呼度支郎則以故東平當下吏蓋彊事耳郎復者報曰高皇帝法公罪還官勿論乃不逮故東平而度支籍業已削叔子名代者入舍替月矣憾者猶然不令蓋三歲而後論定復其官嗟乎屈賈不得志于楚漢則直言高論爲之藉叔子遠遼躬行何踴躍也客問叔子狀叔子謝曰上督過彊吏連逮臣其言必逮者明詔也言不逮者王章也兩端各有所當干余小子何

怨德耶。留滯都市長者時時下車。會之則開戶。繡書。意甚得夫耿介者多。愈惜之。節朝聞命而夕飲水。若他賈是已。叔子入拜之。穀中其得免者。天幸耳。尋常所置。怨德勿問。豈若是。禍心者之為乎。要以楚漢。幸行其間。屈賈抱憤終焉。乃公卿大夫。猶能平叔子于朝。憾者義格。則其所遇。視屈賈賢矣。叔子謁行。抵鄉大夫受策。曰。今日之事。豈人固求多於不佞哉。不佞獨行。扞當世之罔固其所也。今行矣。願聞繩墨之言。鄉大夫曰。楚人得和氏璧。以為石也。三抵之。及以壁聞。莫不按劍相聾。矣。叔子曰。善。吾寧玉質而石章。曰。秦豈為酒。禮成而不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

論  
善仕論  
汪道昆  
舍人命郡中無善士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輩。一以方桷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豈習俗然哉。何崇崇也。伯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遠數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長喙。務中用事者之驩。而公短於口。二也。彼不裘不褐。且僂僂若。不勝衣。而公木疆。三也。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結其心。所憎則堯可非也。所喜則蹠可譽也。公務察察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負驕而居。省招而釋亡。能出其教中。公弛而不張。張則失。而舍人矣。五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瘡疣也。况五者哉。伯子曰。固然。則將割瘡疣而修我疾。瘡疣則生。割則死。瘡疣不猶愈於死乎。彼妓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卒以惡駭國中。吾不幸而瘡疣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拔椎。館節毋得罪田舍翁。無寧向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笑曰。嗟乎。唯此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

傳

彭將軍傳

汪道昆

彭將軍傳

故戚將軍景通字世顯以孝廉著其先定遠人 高皇  
帝初百戶許從西畧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功斌  
生珪珪生諫諫生宜世襲登州衛指揮食事宜無嗣有  
弟白寧則將軍父也將軍生六年薨馬孤矣母聞年二  
十四稱未亡人將軍頤美類梓潼保壯長幹修髯類關  
壯穆將軍當世其官始奉徵歸拜母堂下母泣曰未亡  
人忍須臾毋死幾爾父承管不自意席故資爾有今日  
爾世風夜無奈勉之將軍唯唯 武帝卽位將軍卽成

明末前賢

卷之三十二

二十四

卒踐東京師居常席地讀書嘗不輟時同官王梁爲  
部長數移訟牒將之佐客資將軍徐之卒不受陳諫議  
賜於將軍爲婚姻通累意將軍謝曰士方暴足出門志  
在千里不跬步而失足卽咫尺能乎中貴人劉瑾有逆  
謀結納豪傑陰遣人遺將軍席帽約曰某日難作者此  
者爲劉將軍作應之且日爲黃冠遁去將軍六郡良家  
子以赴不測瑾敗乃還 武宗召見方士鍾生百歲人  
也善將軍授六壬遊都之術會青州城李璘反據蒙陰  
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將軍將數十騎微得璘  
與姦民出入狀跡璘夜至伏起姦民舍笏遂禽璘餘黨

悉下頃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將軍受徵守鄆以七  
百人往入門告母元日遠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  
以賊衆我寡奈何當賊鋒將軍策曰彼卒遇我師安知  
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前驅卻遂奔北  
入鄆登陴警衆嚴守簡城門啟閉如常一月帥輕騎迺  
孟子左賊六至將軍以遊鄆占之吉列陳如前邀賊遊  
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至平度保境內先嘗六月  
過戰場側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敢近將軍譴責曰偉哉  
國士其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之同遊死原無憾矣爾  
曹頑弱和歌從騎士遇河澤中幸將軍先下於是騎得  
明之奇賞 卷之三十二

休其除力遇賊輒有功既釋兵則以軍政掌印名實日  
起行部者舉孝廉以聞無何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祛  
積弊補缺餘比輸太倉不中計太倉故有積蓄之弊客  
以告將軍將軍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一以勿欺爲  
務吾寧受薄責毋寧自欺尋對簿度支罪當降殺所部  
張千戶者聞將軍以廉抵罪懷金三百將謁之悍將  
軍嚴厲王從事春爲介紹春曰杜知不欲彼就金耳公  
何辭將軍笑曰吾以勿欺受罪願納金數甚矣其後  
當事者白將軍無罪復其官京師人戒勸以總督備後  
至欲引將軍爲同姓倚重之將軍謝曰先世故姓倪載

在勳府即欲自附書之謂何勳之然卒未有以中  
也今上八年將軍拜總督備後之命會有司上冊謝氏  
貞節狀詔表其閭九年陞山東都司金書十三年陞太  
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次未底積勞將軍爲植不踰月  
而告成大寧故設金書一人部署勾奴內附者恭指押  
以哨千進將軍乃言安榮後竟補榮榮奉百金爲將  
軍日櫛榮曰吾爲實故爲君以此相加則吾爲者非  
也榮然而退蒼頭咸漢以爲故幸使之應門罪吏囊三  
百金抵漢漢言之將軍將軍怒曰必我無袖人其謂何  
輒持杖追擊漢將及之吏伏庭下謁曰成也乃還十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四年奉詔生神機營則母先自大寧歸矣居有頃上書  
請歸養母餘年詔從之仍支奉山東以便奉給將軍白  
首子舍事母愈敬每上食率諸子女弄習母前即不嘗  
母心蒲伏受罪母有疾夜叩比辰請以身當之此居喪  
卽少連不帶也斑白始有子操之嚴初長君恭履過庭  
將軍大詔曰童子無知何爲恭履恭履必錦衣錦衣必  
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養爾他日將養率伍以自封  
爲後矣既而知其外氏所遺母所命也卒裂其恭履勿  
若乃罷之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工爲綺疏四戶列  
兩楹間公語長君公子將門諸益綺疏十二戶長君以

爲請將軍叱曰吾幸有先世之敝廬足以奉宗祏使吾  
無得罪於先世爾其猶聚族于斯不然此且不保四戶  
足矣居常斷斷取予不問家鄉人私語曰孝廉孝廉何  
以遺後世將軍聞此語也呼長君問曰繼光爾以吾果  
無所遺者乎則憾憾者乎顧吾遺爾不貲貯之帝所富  
甚矣長君頓首曰大人所遺高高在上吾何患盜焉季  
年畫策備胡累數百牘書未奏且有所待之其後趣長  
君受職京師設祖郊外執長君手甲命之曰吾遺若者  
母輕用之長君躍然起曰兒當求增何敢輕用諸賓客  
皆謬謬不知所云及長君留滯司馬門念之甚無何病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三十二

作呼長君不隱口如有所欲言病既革猶問吾所上倘  
胡封事上納之乎其未耶既槌舍人蕭昂納諸常袖  
中將軍睜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索我錢悉  
出之乃瞑家徒四壁臥內僅一木榻猶不能存傷哉廉  
也將軍聰明正直往往通於神明少乘舟涉揚子江昏  
夜風大作將軍聞呼輒起起視橋端隱隱有  
同舟極走登岸不旋踵而舟沉矣且日同舟皆叩首者  
巫者告曰公等二十曾幾幾魚腹賴孝廉將軍在乃得  
全將軍雅不喜言鬼神辯之力巫宣言曰母多言吾爾  
曾大父珪也于是歷詰曾大父軼事巫言之詳且曰後

二十年公等復會曾孫於此及任江南把總卒如其言  
嘗提兵過萊山其上祠秦始所封日主未及一合間異  
其香故隣姬周氏伏謁馬前請稿從事自言姬子病瘵  
于祠病已陳姓二廷將以爲報夜夢神謂姬曰朝有孝  
廉將軍至願持此以餉馬行故敢逆軍吏耳師事畢將  
軍勒石紀之嘗橋故有異人言禍福皆驗下帷而通賓  
客毋敢窺其中將軍自通姓名泰惟而入異人據稿木  
衣褐衣相勞曰將軍端人老夫無所隱耳嘗省將軍都  
市將軍方以母病爲憂異人請往視之還報無恙問息  
子則曰此非吾所敢知明年朝會茅山當爲公察早晚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二十八  
矣如期復至賀將軍公有丈夫子二人第遲遲耳後此  
十二年戊子閏十月朔家子始生老夫紀年八百歲矣  
願乞家子爲弟子名曰長壽公毋相忘及長君悉如  
期日再舉火君繼美後長君者五年長君歷著戰功爲  
東南名將第一今任中軍都督坐鎮浙福江廣諸軍諸  
贈父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如令甲汪道昆曰語怪語神  
聖人懼以此疑後世故不道余觀成驃騎之奇迹質之  
黃石赤松之說何疑邪留侯五世相韓以其身事高祖  
及不疑傳國驃騎憑五世之業藏其用以啟後人煌煌  
乎烈矣語曰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其驃騎之謂乎

江山人傳  
余觀作首之汗隆一稟於風氣自漢下達則綠世倭遷  
臂之只日卒于不振 明典驅左祖而父之正藝士奮  
起俄遷出目之光軼輓近而稱古人試賦然盛矣然皆  
三河齊秦之產而江淮秀異亦稍稍肩隨之其強弱有  
差則疆域使然也新安地重其民淳厚不浮由古以來  
文獻足述顧今之學士大夫率高視一世其言不軌于  
先民善乎山人之言曰吾鄉多泛駕之材使閉與衡皆  
上乘也山人在諸生中輒有志述作會有疾謝學官去  
遂意修辭嘗讀史恭太史遷爲人作而歎曰大夫不  
能周游四方友天下之士徒仰首蓬戶享其蔽帚將爲  
遼東豕邪于是操舟東游登禹穴入瀾觀海潮浮于五  
湖間問問春申故址遺杖馬簪之休陵朝故都焉人鄢  
聽歌鄢中望高唐汎雲夢而下其游知交傾東南之美  
矣比還鄢郡中諸儒宿學爭願交山人雖山人挾一騶  
奴篋書而出過故人厚善者輒沽篋發焚喜人彈射其  
文尤能推轂後生務章人之善士以此益附之入舍下  
帷讀書卽家人治生業紛紛萬端不爲亂其精如此山  
人故多病乃學養生爲軒岐之言必入其室其一切從  
事不遺餘力蓋天性也客見山人具藥若干卷請曰自

民望據郡中而多士響應願揭旗鼓備示之山人附曰  
嗟乎古人成一家之言徒藏之名山示知已者世儒紛  
紛紛懸譽以侔海內何為哉。班徒前法古昔自託於無  
能之天奈何得當諸君子惡用暴已之短邪客退語人  
曰江叔子猶務深藏微握燕石而目玉名徒蒙舉耳  
汪道昆曰山人善聲詩尤長于古體夫詩書之教一也  
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昌黎及推尊杜陵不  
啻日月予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靡之習而陵遲于梁  
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開元為盛夫特漢之  
三尺卑疵六朝敢不受令唐削靡為朴而體益卑卑猶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之秦人開新樂端冕去之乃荆鉦鳴鳴為秦聲假云可  
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來世方馳逐近體無惑乎  
布侯於杜陵及為古詩且不能起乘而上則任耳之過  
也若山人之長言大都取裁魏晉行年五十猶磨礱不  
衰千載而下吾郡有山人矣山人質行較著往往可書  
顧予材薄無能為役山人方以論著顯故特藉其大較  
云

紀畧

北虜紀畧

正道昆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山  
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  
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  
迤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照哈密回一曰瓦剌部  
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哥以番僧為夫雖有虛號盡  
屬中國虜之枝蔓割矣弘治末虜之強臣亦不剌醜酒  
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往  
往暴侵西番族帳族帳舊有 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茶號今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興  
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剌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  
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行  
而亦不剌遂雄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篩餘  
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度古浪峽穿黑  
松山入西海代之亦不剌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  
而為三嘉靖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部  
以歸居之賀蘭山後以為右部自此寧夏赤木黃峽之  
口無寧日矣其二弟愈南徙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與  
虜通初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剌之女至是死三子累台

古等各分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  
欲悉屠劉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  
官人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俺  
灘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禁熬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  
內携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騷擾淫縱部衆亦  
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娘灘黃河東不過故獨石  
嶺溯河川所遠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衆男女老弱不  
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帳於北以避我搗巢又留兵  
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  
荆關東至永寧四海治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鴈門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東行千六七百里方過太行  
山麓由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義南窺過潯  
然臘胸渚汜京西諸水及都城遠之亦不能復南也古  
北路甚險故西緣陵南自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  
府而歸古北口之東曰墻子嶺曰羅紋嶺皆嶺入古北  
口之東南西曰石塘嶺曰馬關大水峪匣兒嶺又西曰  
渤海所黃花鎮皆嶺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墻則  
諸華夷人之逋逃者曰陳撻顏色稱兒何橋豆兒居之  
衆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馬鞍山深險  
無知之何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山之虜遮

之也聖國置墻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爲險自此  
以東置墻皆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迴遠而難守  
然皆故大寧地以居朵顏者也其入貢而爲患者哈哈  
亦又東曰喜峯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永  
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爲白龍江所阻當犯永  
平遵化鐵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福餘地直達左  
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遼澤受東  
北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淖泥常以三冬春  
初水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入構熟夷得千人自爲部  
長常以父事趙泰將領泰數爲盜晨起必斬二人以祭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旗率以爲常共惡甚於哈丹兒陳通事等也虜中大校  
如此其名目可徵見者今列於左方以備參考云 虜  
酋名目  
小王子打來孫罕 俺灘阿卜孩 大虜首在  
把卜孩 熱夷古北 虎禿宇賴 朵顏頭目  
吉囊 在黃河南死有三子髮吉 那麻真 遼東  
虎喇哈赤 遼東邊外 捨力木 泰寧  
紅臉宇羅 泰寧衛在 伯言哈答 此乃虎喇哈赤  
倘宇賴 花當達 達火通 倘不囊 俺灘部下 阿兒禿 夷首

吳陸赤朵顏部

司古朵顏部

穩克兒朵顏部

尾撒答朵顏部

丫頭智朵顏部

花當答子朵顏部

辛愛把都兒朵顏部

花當駝立朵顏部

把把朵顏部

把禿賴兒朵顏部

討不賴朵顏部

我包阿卜朵顏部

祖兒朵顏部

哈喇朵顏部

伯顏帖忽思朵顏部

引燒卜朵顏部

安灘的朵顏部

虎刺大阿卜朵顏部

喇末斯實

卷之三十二

三十四

昔馬台吉朵顏部

阿刺處台吉朵顏部

青台吉朵顏部

更十探台吉朵顏部

納林台吉朵顏部

把都兒台吉朵顏部

錫刺台吉朵顏部

鬼林台吉朵顏部

谷台吉俱吉囊部落蓋俺灘章借名以勝我耳

碑記

故總督少師楊公生祠碑記 汪道昆

薊門故未有督府其置督府也自嘉靖庚戌始諸督府故未有功其著保障功自少師楊公始容雲故未有祠既去而生有祠也自楊公得代始故未有行邊使者乃今遣大臣至自不佞道昆始壬申大開不佞奉使薊門首事容雲則督府治也悲輒而經北郭少師楊公祠事在焉不佞拜膝下車徘徊祠下進諸材官諸父老問公故督府狀纒纒數千萬言不佞俯而思仰而歎也嗟乎吾故知督府之難乃今而後知薊門之尤難也薊門難矣乃今而後知楊公之獨當其難也頃自先帝卽位虜寇深東則自東南召文武大臣入受薊事在事者委身戮力日請便利行之於是嚴責成分部伍皆保界諸亭障明開諜察虜情程功能作士氣乃今戍守相望重相從車戰有營火攻有器以此而視曠昔何論徑其彼其內乘積廢外劫積威一旦與之更張庶幾敵愾是難能也要以 穆考端拱於上從諫如流三事皆容勿於中矣逸事如指諸掌言入則無不利今出則無不行平釋群疑壹歸國是此今日事也庚戌不戒法當事者徇市中虜既飽歸將歲一嚼以饜其腹小入小利大入



大義而  
天下能  
公而後  
大義而

大利莫敢誰何。太上撫劍而視邊臣，一不效報傳，諸  
者法柄臣子方用事，非入部曲，即出錫錢，重以發言，益  
旋聖之肘而代之，割者何紛紛也。夫以不律之師，禦方  
張之虜，蒙不測之計，抗無厭之求，徂不詢之謀，執與戶  
之咎，跋胡疋尾，雖狼顧且不退，此疇昔事也。今日之事  
將能而君不御，故易為功，何以故？廟筭勝也。疇昔之事  
孤立而患多，門故難為力，何以故？廟筭非也。今日之事  
自中主之，此非真督府能也，非真將士力也。聖君賢  
相之許謨也。疇昔之事，自中制之，即智者不暇為謀，勇  
者無所效力矣。吾故曰：少師公之烈也，諸將吏然疑者，  
明之奇賞。卷之三十一 三十六

半藉精有後言，以昔視今，虜不改謀，地不改備，其難均  
也。乃今視昔，有開矣。無寧右昔而左今，嗟乎！不佞嘗從  
公等獵塞外矣，虜衆猶大羊也，其猛噬猶豺虎也。跳梁  
猶禽鹿也。犬羊衆矣，吾其鞭撻而驅之；牧人事也。豺虎  
猛矣，吾其格之搏之，有力人事也。鳥舉而騰，至難制矣。  
吾其憐弋之網罟之，仰人事也。君猶天也，其明日月也。  
其威雷震也，雷雨時作，雖日月不能不晦冥，閃忽交加  
不及掩耳，當其晦，日月安足恃哉？柄臣挾上行私，猶之  
乎旱而魃也，猶之乎稼而蠶也。潰中而擁下矣，翅豺虎  
禽鹿犬羊由前而罷者，若而人；山後而誅者，若而人。豈

力諫而智卑，無亦機格勢禁，故終不免楊公中  
以身殉。國家避徑實，不由絕意，直不入，即文武具足  
業已結。太上之知彼其有君側而虎視公者，遂逐  
危可知矣。于疇虜大舉，湯大水峪，直將襲故智，乘之虜  
摩敵天連，數百里，金吾緹騎，日數十至，接踵以密問大  
軍方毗賦，公幸不保，以自快，公登陣，冒矢石，親將諸將  
自前虜，一勇先登，陷而虜大沮，尋反尾為首，擊  
其東公，已遣主將先出，間道備之，嚴虜不得逞，夜募  
死士，以火攻虜，虜乃咋指遁，歸明年，寇馬蘭峪，乃復創  
去由是。太上傾心嚮用，四方有事，率倚辦之，揭日月  
而收雷震，彼其為魁為毒，終不得開大都，天佑明德，齊  
以不二心之臣，人力宜不及此，故今之所易昔之所難  
今之所優為昔之所不暇，則其所遇者殊也。諸將吏唯  
唯，則以使者得專，紀述願旌公伐而勒之碑，公在端，按  
不佞為公故吏，其知者謂不佞為考信，其不知者謂不  
佞為市交，藉第令碑之碑，故以公重抑將，以不佞輕矣。  
及公得謝，諸將吏請如初，不佞謂公以老成而繫四海  
之安，安中且暮，且下居有頃，則以襄毅易公名，遶人中  
詰者三義，無所避，惟公以功實寇勳，府直將饗太廟，書  
太常，齋門特舉其一鴈，無庸不佞槁法以勢定國，則祭

明之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七

之能禦大敵能捍大患則祭之乃今生有祠死有述上  
之不愧尸祝下之不愧爵銘矣遂勒之磨牲之石而系  
之以樂章 建文錄兮受彤弓遇寇虐兮三輔東都元  
老兮釋唐公渥周澤兮九州同輩上國兮綏華戎釋東  
顧兮行重瞳最圻父兮尸元功留賜履兮表故宮英勃  
勃兮氣如虹駿奔走兮萬夫雄儼俎豆兮伐鼓鍾靈之  
來兮驅長風辟蚩尤兮御豐隆森象衛兮雲鳥從紛來  
丁兮集高壙 右迎神 援北斗兮抱上尊鼓吹離兮  
饒歌頌陳郅曲兮昔所敦顧折衝兮儼若有聞合終兮  
寂不喧躡文履兮歸華軒懷舊服兮湛新恩捐遺笑兮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三十八

碑 勅建閩忠祠碑 汪道昆  
忠愍公雅言大夫負七尺軀直以徇國家報知遇耳侯  
蘇德親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  
所足矣往余從公守郡署雖有殊乎其言無何公出爲  
江西按察副使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  
蘇會聞之輒投箸起也曰虜賊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蚤  
計謂蒼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平賊先是巡檢劉  
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  
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誓師列陳而賊之進後俘者五衛軍中且日陳如前公  
從軍中鼓之進賊數謂官軍怯亡聞心聞公軍聲人人  
皆殊死聞諜者謂賊張甚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  
入我境亡能以一矢相加遺何謂虜張我實張虜我師  
左次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士死鼓將死緩業在行聞  
義不避死于是復鼓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悉赴中軍  
中軍乃潰公忘氣勃勃躍馬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死  
一人死公腹脇中槍者二左臂中刃者三唯指揮王應  
鵬千戶唐昌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訃輒自投井中徐母  
出之遂不食僅母諫曰王死長郎若宜未卽知脫自太

學來本宜。未卽至。母弟自次其誰歸。至哀。淑人以爲。乃強食。公喪至。欲淑人絕口不納水漿。所親率以太宜人秦。陝高諸。學子未立。爲淑人請。淑人目適子曰。噫。敢長矣。凡諸。卽敢任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不能以此。而而先死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卒不食。越五日死。卽使名號上其事。詔贈汪一中光祿。卽庶子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謚。視周節愍。同贈程氏淑人。卽立祠。卽戚東從忠。愍春秋並。祠嗟乎。公死社稷。不忘乎生之言。真丈夫事。淑人婉婉。其攝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皦然與首陽爭烈。卽女丈夫無諭已。乃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二

四十

今刻在祀典。廟介鄉國之間。都人士過之。莫不慕然而趨。俛然而式。卽田夫里婦。舉欣欣然。想見其人。其或不然。抑亦赧然汗顏。俛俛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借老爲也。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后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狗。難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季大較。戰相若也。顧余不佞。亡能爲公發一辭。謹述祠事。所由勅諸。照性之石。且爲樂章三闕。投井歌。若肄之。其辭曰。張由學。今永州。陳帝所。今周遊。倚閭閻。今囑九川。盡歸。求兮。後及。在要。修戚兮。歌且。傳把。瓊芳兮。懷出。督茶何。

今美猶目。眇眇兮愁苦。右迎神。春雨兮秋霜。列。今華堂星。熒熒兮在戶。雲。翩。翩兮來下。陳上。尊兮。揭。之。東。伐。應。鼓兮。考。鳴。鍾。采。連。理兮。木。未。差。此。日。今。水。中。忽。若。近兮。倏。遠。我。心。勞兮。懣懣。右降神。牛。服。箱兮。女。結。褵。濟。河。漢兮。吹。參。差。乘。迴。風兮。駕。修。阻。願。終。老兮。河。之。游。標。案。命兮。陰。陽。參。太。乙兮。平。章。延。停。喪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右送神。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二

四十一

記

滕王閣圖記

盧 枬

枬少聞南昌當吳楚雄鎮而滕王閣則俯瞰西江垂引  
際越瑰琦絕偉爲東南樓觀第一及讀王韓所爲賦諸  
所稱引益奇常自語以爲當及壯游往視造物之妙於  
所謂滕王閣者庚子歲枬坐請奴事繫獄秋九月巡按  
監察御史樊公白其冤平反明年殷公追賓之大辟由  
是愈益錮其身不得之南昌觀滕王閣矣戊申山東石  
公以明進士治濬加恩因僕枬法少寬因市諸所蓄故  
物得畫一卷曰滕王閣圖自閣道始傍達連房阿觀旋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四十一

室旅軒離檣荷案戰香初著於香漢之上怪石幽篠危  
松蒼然護聯屏障俱照終人物山水圖書象態呈露咸  
極巧麗獨恨僕數輩不可役使黃衣客兀然吹笛無  
聲焉爾閣陰穹山嶺崑崙碧黛綠騰赴環抱流泉噴沃  
會爲洲瀆石衣萍藻委靡悠然而可賞者是誠天作地  
藏以助茲閣爲天下偉觀者也於是撫卷恍忽若失縹  
緲翔乎若馭雲輶而超越江漢飄飄乎若遺浮埃之  
表搏扶搖而游覽於閭闔也乃知曩昔王韓所爲文賦  
不誣而枬亦得都所謂滕王閣者竊償其私願焉大滕  
王閣枬木之見所傳圖畫又未知真得肖其形貌否全

遠其罪爲慶幸如是設使拙誠得一凭覽盡江南臨觀  
之美仰當乘元氣遊六合瀕乎長往與世相棄豈而今  
日苟活爲僂因依園牆漫厠而已耶枬幽拘多感每戊  
辛更讎至則道故舊事或曰某游宦業美田豐園宅今  
丘墟矣或曰某見其服典刀鼎奇器在若州縣蓋售之  
也或曰噫某死矣其子孫不能守有富貴窮且丐也嗟  
乎俾待罪七載視猶瞬息斯世已有陵谷變遷之意而  
滕王閣猶淹沒吾處無聞於縉紳士夫是不幾昧於天  
道往來消息盈縮之理與假令斯盡爲匪人有不過資  
覆瓿之具抑安知是圖清淑之靈於枬無虧而吾燭物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四十二

之智不見勝於滕王閣也龍川孟君思才偶乘興尤深  
焉叩於枬歸託支善固持輶語之曰是宜與君仰枬不  
幸歟君可日哦其下以慰吾滕王閣之思幸而見原則  
吾與君觀天下形勝登會稽涉彭蠡泝洞庭度越衡陽臨  
廣平以望方城獵雲夢窺荆門下岷江還行淮海之間  
輒鼠所騰蛇龍所居歷幽巖崎嶇之觀以求所謂滕王  
閣者周章而徧覽之枬雖驚寢尚能爲君歌咏其事舊  
所藏圖畫烏足爲之羨歎云因戒之曰去汝好適孟君  
家待吾考訂姑作記與汝別

又

詰博望侯文

張邦奇

博望侯張騫既失侯爲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款動  
 上心得復使焉以爲功而後厥侯也太史公見而詰之  
 其辭曰嗟來博望乎君胡爲富貴是覲而捐其軀越棄  
 人倫而遠夷是圖何奴險狠同兇驅靡作昆明心性殊  
 西夷越在西北隅君欲出之亦已思西方昧谷日所匿  
 以靈昏黑視莫覲崎嶇三池與盤石熱身頭痛行不得  
 迫寒懸度天設阨下臨溪谷峻若壁始而一跌骨細磔  
 石胡以身蹈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醜鄙狂笑娛舞喜而  
 明文自賞 卷之三十二 四四  
 兄與弟怒而計與虎西域之獸大狗封牛嗜嗜牛車後  
 獵挑振視人若仇是具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  
 焉不可以爲恒也昔也君嘗一使頗路艱危更十三載  
 而奔竄以回百人去一人來君胡不自恤而復求使爲  
 卜式輸粟居九卿相如獻賦身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  
 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爲明邪今夫中國之民破  
 產瓶居常妻棄子俄分相望寇賊蜂起沃壤不賦大賦  
 不理棄而散之以事遠夷不亦悲乎彼其駿馬羣象  
 齒犀革大卵眩人銅錫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  
 求之誠損何益剖身藏珠人謠爲愚彼之所爲僅過一

不復發

輕而犯敵身與家與國之需以竟侯封歟愚何如嗟來  
 博望乎君既苦其身又失其所以爲臣亦獨何樂哉而  
 爲是紛紛於是博望侯泚頰頰顏若眩若迷舉手謝過  
 俛而怵怵然感涕已深終不能改其所爲也自是之後  
 天子益向西域好利之臣爭事之蓋始於騫之鑿空而  
 其途不可寒矣悲哉 此篇爲前  
 劉孝標作

明文自賞 卷之三十二

四五

墓誌

楊黼先生墓誌

李元陽

楊黼太和嶧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有遍訓誨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絕羶味工書善篆楷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夕徘徊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爲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居士悟道因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四六

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恙不之信以爲戲言時至誦偈而逝家人哭棺殮訖學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煢煢見其自外而入大笑自稱名曰楊黼先生今日事纔了也家人驚呼門參回來也遂不見蟠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友及素所往來之客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塋自洛陽乘喪時司馬溫公二程橫渠四先生在送半塗棺墜蓋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堯攀龍舜冲舉顧非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二

四七

吾儒之宗祖乎小子何足以識此竊因蟠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爲之立傳

志

左長史南溪孝子趙公德民墓志 李元陽

公諱德宏字有容南溪其別號也先世為家詔人有趙  
韓率者於公為始祖後有諱堅者生連連生護護為鶴  
慶路知事陞北勝州判官酷好清淨辭職不赴作菴以  
居遂為鶴慶人護生春春牛應應生敏敏生遠遠贈奉直  
大夫配李氏封太宜人人生公公之少也家甚貧所居隘  
陋公能勤儉增拓居室以安二親父除江西按察知事  
奉差入京病痢公日營糞初覺糞苦既而甜知病且不  
起慟不自祭及父卒假貸營殮借傭人肩柩以歸跋涉

卷之二十二

四十八

萬里無一凡僦傭人是其書生任勞為之感動歸廬  
墓三年朔望日同家省母省畢即歸墓所墓鄰德夷村  
店交跡寂無人利忽有一白犬來守其廬郡守汪公標  
聞而異之躬至墓所德夷贈有加焉乙亥服闋丙子  
領鄉薦巡按御史唐公龍廉知其孝自慶得人因以其  
孝行上聞擢其居曰孝子趙氏之門謁遂授順慶府判  
府有疑獄三案皆死刑久不能決公至郡守輒日之使  
訊公一訊而決洗其冤者十餘家會歲歉賑濟公設為  
方畧全活甚衆掩瘞暴露無問遠邇巡按御史邢公特  
薦大加褒美流有獎勵之使相屬於道三年遷漣州知

志

周公初至惟以備荒為志凡贖緩自一錢以上皆令買

米貯倉居二年得粟萬八千石明年蜀又大饑死相枕  
藉漣州以發倉得免州圯數十年莫能築公謂倉廩雖  
充苟無城郭民誰與守遂力主其議躬率畚鍤糾情獎  
勤月而竣事先是凶歉之後民半轉徙公至能勞來  
安集復業者日益眾州當衝要走避馬役大為州患官  
損其名民喪其業公於州門作廐六十楹聚馬而飼之  
以次輪役匪直革吏弊緩民力即馬畜皆得調適之節  
民大稱便州之三溪口富斧并諸處盜賊依山阻險拒  
捕殺人其來已久公至設保甲立社學四十餘所親至

卷之三十二

四十九

其地開諭善道不旬日諸盜自縛渠魁而來敬聽約束  
自是境內晏然嘉靖十二年蜀滇二省土夷爭界撫按  
以公素行為鄉評所推遂徵公勘治有土舍高鵬者以  
白金八百兩為償公力拒之土人愧服遂各吐所爭地  
兩省金加獎薦由是聲實益隆矣方陪點河南僉事會  
慶府缺長史今上方重宗藩而慶府宿膺眷注銓司  
慎輔導之任因以公為左長史公至以本藩舊事奏聞  
初放藩宗寧家者六十人公為長史六年乞休之疏凡  
七上竟不得請庚子丁內艱慶世子親賜弔慰諸藩宗  
慈慈不忍別雲南巡按御史包公節白公負再旌其門

1

序



送程翁序

經序錄序

項思元文集序

行狀

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文元發

序

清涼居士自序

耿定向

傳

明文奇賞 卷三

二孝子傳

殷雲霄

傳

宋愷傳

張治

序

會試錄後序

支大綸

記

忠烈祠記

序

送左諫議陳座師應虹樞山東兵憲序

揭

答撫臺臬憲卷揭

錢一本

序

寄高通客長言序

龜記序

明文奇賞 卷三

三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

序

贈南京工部郎中微齋楊先生守鳳翔序

萬恭

今海內民瘼劇甚矣其君子既于財而小人匱于力患在不得清白吏治之故得清白吏則民安不得清白吏則民不安或得清白吏矣又矜其能恃其所長操切法律肆情敲朴約束長老子弟若囚徒然民亦不得安吁難矣微齋楊君初任爲縣令連得海寧平湖而在平湖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最久平湖陸五台氏爲予言君清約狀至冠服飲御皆弗備人所不堪應門僅三尺童平湖貴人嘗自京以書抵君君則以粗織一復之再以書抵君加少侑焉君則再以粗織二復之又皆內人力作也夫平湖饒邑也而第以莠莠者與貴人爲禮況下此數倍者乎即莠莠者尚不忍取諸其民而必以其內而足焉况大此數倍者乎君苦節狷介多稱是而性又甚慈與民煦煦若恐傷之其所省徭役蓋十之二三所捐去科歛十之七八今復安所得楊平湖也言已感然于是楊平湖爲工部郎五年矣大司徒上海潘公喜其清白類已甚重之未幾

有司者廉知君狀舉君爲鳳翔守往年全陝地震陵谷易位百姓重足莫必旦夕之命盜賊竊發而鳳翔實陝城股肱郡君今往治鳳翔也將昧之耶抑與我子弟長老相休息安之也予讀漢史循良傳所載其人既上法律而又重寬和既右節儉而又崇仁恕其若爲大府公廉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而或操下急如束濕薪者皆無取焉何者安民之術未盡也君治鳳翔誠盡安民之術如昔之治平湖即漢史所傳何以加諸彼公廉而操下急者何足擬也何足擬也君籍東魯而系出崇仁於予爲桑梓人桑梓人仕南京者則屬予爲楊鳳翔贈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二

言予乃言曰甚善楊君往哉昔有爲晉侯鼓琴者其聲泠泠若澗泉焉蛟龍爲之出遊何者清故也有售二璧于齊王其色相如也其傳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齊王疑焉王人口千金者厚倍之故也微齋氏既鼓晉侯之琴又售齊王之璧即十鳳翔於楊君也何有

序

重刻守令錄範序

徐 枋

少年者談事輒曰巧工不模影大智不襲人斯言過矣  
侍班之徒巧矣而莫察規矩韓白稱富智矣亦讀陰符  
蓋匪學弗良匪德弗達匪先莫從其矣範之不可已也  
古今天下論官誥職率兢兢然惟守令爲重以職最親  
民海內元元所待哺而須教者與父母等爾夫子有飢  
寒必號之父母子有疾苦必號之父母子有冤抑必號  
之父母則凡億兆之有飢寒疾苦冤抑者必號之于令  
號之于守矣 國內補守取歷省臺有聲者出其試令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

也多授之釋褐儒生省臺官數持文墨其屑屑刑役錄  
非所悉諸儒生平日誦章句高自論說一旦操符宰一  
邑雖洞達不無未曉矧此而可無範乎春臺蔡公守吾  
蘇卓有黃輿欲不自滿復取成周迄漢唐宋儒吏若人  
循吏若人并核其事加以平章梓之以傳四海嗚呼循  
吏難矣儒吏尤難蓋個朴敦厚者循撫字鞠育者循祛  
弊剔蠹袖利善後者循而振法肅紀厲威靖難者亦不  
失爲循躬率孝弟者循作興禮樂者循移風易俗不事  
近功名當知人受善自輔者循而振武肅令者亦儒儒  
吏循吏幾希之間而已均之皆大夫之良也可範也吏

而皆循可以復文景富庶之休吏而皆儒可以經成康  
熙皞之化 聖天子留意治道將駕文景近成康而躋  
之唐虞縉紳士未紫綰金應宿出宰即持梁高肥服反  
乘逸非所安矣飾名獵華修容炫俗即次起台鼎志士  
振焉賄茲錄也能不惕然懷往懼然失席油油然動其  
子民之思乎予承乏撫江右江右土瘠賦繁而民貧近  
且多盜惻惻惶惶日憂無裨于民以稱 上意固不得  
不望之十三郡守令也守令朝行惠午即達于閭閻午  
行惠夕即達于閭閻予與直指使者及監司使者百有  
所爲必藉守令以達守令何多賢哲若一一能如古人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三 四

或亦難矣故取蔡公舊刻布之合屬兼與天下共焉固  
所以助僉班之巧補韓白之智卜萬一也雖然吏治民  
猶治疾也是範也猶方也範之鑒者方之良者也善鑒  
者本活人之心而劑量于方善治者本仁民之心而化  
裁于範要之皆原方寸而足起厓巖者也苟從事粉飾  
故轍而吾心于民瘼不相關未有能濟者也吾願長民  
者不徒有古之懿範而尤當存茲熱心

老親耳女正色拒之曰如若所言則未醮之女將得脫其夫路人乎竊不願聞矣夫妾五歲受聘稱陳家婦今二十而以死生易盟豈能覩然而人面哉即父母愛我而禽獸我視一死孰安於是諸解者不復能進一辭女固泣請于父幸告舅氏骨肉將復於土其治兩壙處其一俟兒兄且奔喪拜舅姑得一日託在草土而盡庶吾志明且比於禮也已叅政又熟察女已有固志不可移乃具書如女旨以貽中丞中丞得書悲愴嗚咽久之乃報叅政曰婦志誠美非余所敢從夫余實不德而天降之禍天余子今又不自悔禍而已及人之子是重余不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六

于赤日烈于秋霜者耶此一死而萬古矣宜其國人私謚曰貞女而予爲之傳以俟采風

莊節婦傳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湮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宵婢女而婦奴即有奇節不得負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寧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即因主女見列由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七

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于墓妻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婿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毋從更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伴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奴方晨春私謂奴曰明日不相春矣奴不解其意少遲又與市易替曰他日見替毋相忘也奴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婿而

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爲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寶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爲汚而甘死若飴茲不察察丈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君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信矣

序

贈建州楊使君序

吳國倫

其人不可  
而多其尤

楊君益楚人云學于燕南弱冠起家成進士推擇爲留都大司馬郎其在留都亡論守秩修故事與諸曹郎蒸異也大者萬卒窮叛至甘心少司徒氏三山震撼卿相以下皆自廢計亡出矣楊君慷慨躍馬出提白羽扇示之曰吾活汝汝其左袒即萬卒人人響應無不左袒楊君者夫當是時撫劍無所用威綬類無所用辨楊君一躍馬而大難遂解談者至於今髮上指冠豈非以其神氣足以彈壓之邪已朝廷錄定難功遷楊君爲建州太守守建州蓋三年年裁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楊君長吏也乃楊君則不自謂長吏也予退而竊歎曰如予者豈足爲楊君執鞭哉夫海內薦紳先生聞楊君定留都之難以爲其人必長老多所歷世故盤錯爲解不動聲色而使反側子自安豈知楊君今猶白面玄髮遠巡曳金紫若韋絰邪已予從旁睹楊君所爲治郡事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聚而民親令不苛而事核屬八閩若兵建州居其上游羽檄交馳使車擊軫而至所徵諸路將士日不下數萬道建州而東也楊君顧數從杯酒談笑間投有司者以籌其供億曰計如是如是足矣

又亡命之徒嘯聚山澤爲變鄉邑諸父老扶攜趨楊君請兵戰之楊君則又從酒談笑間喻諸父老曰若第歸無慮吾已爲若滅此屬矣已將士德色市人負知有兵亡命之徒就禽而父老無恙茲信乎管人所稱折衝尊俎者非其神氣足以彈壓之何哉予既心知楊君學不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無所資于閱歷而用之不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稍復私叩之曰大夫倉卒定難於彼從容解紛於此有道乎楊君笑而答曰偶然耳嗟乎嗟乎如予者豈足爲楊君執鞭哉予與楊君居未一月以有昭武之命別楊君即昭武僻且少警易治於

明文布實

卷之三十三

十

貴州文舉齒錄序

今天下執圖經而談方岳者莫不廣內地而臨黔以爲黔故蠻府不足以當諸行省之一隅是何闇於天地之大觀也必若所謂將特猗未變服而夜郎猶遠人耶夫黔自新造二百餘年所不備者職貢方物耳而士之貢名于朝者業已視諸行省有衆寡而無低昂計復以秋觀象譯通也至論萃五方之英發千百年山川之藏

氣而冠冕且鬱然成都底幾於兩畿屬行焉才豈盡地而生哉不佞產畿邑仕爲天子耳目臣習見五方貢名之士不少矣異時其記交也有情有不必情而其致用也有濟有不必濟此又有所從來非以地爲廣隘語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則閱世之樂乎茲有司舉黔士不佞寔恨臨之以文文同以揖遜揖遜同兩畿諸行省何加焉夫談者之臨黔談者之不廣也士亦思所爲自廣乎今夫冥鵬搏扶搖而上九萬里蜩與鷺笑之曰我決起而搶榆枋奚以九萬里爲神龍冠蓬萊而遊滄海羣蟻往觀之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此廣與隘

明文布實

卷之三十三

十一

之形也夫愚者自多不肖者自賢者也士由忠信篤敬之學文其辭揖遜其禮行且出疆入國與兩畿諸行省之士遊其母自多自賢事其勝已者而遠其不若已者即一人受天下之善三十人可以當五方之才不亦廣乎故曰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予又聞之上士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士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士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士至三十人豈無可畏且愛者乎畏且愛之矣而又自求其不可侮以此友三十人亦以此友天下士是所謂廣其在我者也非必慕內地之足炫不取黔之故以徇之也夫馬之似鹿者題千金然天下

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豈賤真而貴似哉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故士不務自廣以適於用徒欲改其故以徇人何異乎千金之馬而化爲鹿哉適諸士以齒錄請序不佞竊有意焉因述此以廣之

書

擬岳飛答秦檜書

吳國倫

岳飛頓首頓首改書相國足下飛自領工師渡河朝陞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挫鋒陷陳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北比且大醉黃龍有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起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遂定中原望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噴手取之矣然後負巾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上有命臣懼頒越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實陰持之飛竊意相國爲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矣維罍之恥相國爲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猖獗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焉置相矣相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來顧瞻帝京徘徊官闕味宋箕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扼腕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涕之淫淫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聖救于相國一夕百年耳願相國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憐於中原乎邈表之人不願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

誠厚孰與大國之相乎。奈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  
陷在危亡。正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中包  
胥何如人哉。飛一日。師赴闕下。相國且握手勞飛。賜  
飛卮酒。飛寧能下咽邪。相國即不念二帝如陛下。何今  
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業垂成。而棄之令飛  
十年經營。廢於一口。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  
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開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負  
於相國哉。是役也。卽由陛下。意相國何不彊諫。陛下必  
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  
時也。願相國圖之。飛爲陛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已也。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三

十四

陛下今召臣。臣業已還師。卽歸死。可冠身首異處。臣請  
受而葬。心焉於飛。何有哉。第棄垂成之圖。而失萬世之  
利。僥倖首喪。氣爲天下笑。飛甚惜之。相國一旦不戒行。且  
獲戾萬代。無已。時飛爲相國謀。忠相國其熟計之。無忽。

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旣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  
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鐵字  
汝成。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  
子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  
炊將熟。卽談謔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  
飽食。孝子數困餓。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  
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  
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  
其子居。孝子憤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  
致其鮮。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  
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  
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  
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錢無疾而卒。孝子  
旣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繼字華伯。孝子之族子  
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蘇與弟。終緯友愛。無  
間。繼以事生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  
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  
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



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  
妾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遭罹屯變  
無恒產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  
瑟汝咸幸變頑器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  
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序

送程翁序

歸有光

新安程翁少而客于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  
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庵翁在吳既久吳人  
益信愛之無貴賤皆稱白庵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絳永  
約孫應春迎翁還孫田將聚族而爲翁壽婚吳君某曰  
吾翁十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  
山靈嶺亦笑我矣于是謁予請焉予惟古者四民異業  
至于後世而士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  
山谷之間無平原曠埜可爲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  
以畜賈遊于四方猗頓之鹽烏保之畜竹木之饒珠玑  
犀象璣瑁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  
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踞屐多新  
安之人也程氏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  
世不乏人子孫簪紱散居海寧縣歛開無慮數千家並  
以詩書爲業翁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翁爲人恂恂  
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  
翁今行矣于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其親知故  
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  
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邇世長往懷道

道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  
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里。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  
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  
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游老  
而休。于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  
相與相見而飲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若  
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經序錄序

歸有光

漢書卷之  
三十三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十九

經序錄凡為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  
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為書之意  
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  
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遺  
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  
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  
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而天  
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帙。傳存眾家。  
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  
而賈逵馮鄭為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

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浸微。傳許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  
觀間始命諸儒。輯章句為義疏。定為一是。於是前世儒  
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  
人傳註之一二。至談助以已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  
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鄭鄭餘慶鄭  
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自得之見求聖  
人之心。于千載之下。然雖有書成而多所未盡。賴後人  
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佑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  
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  
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  
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  
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  
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  
章晚出之書。未能盡也。三百篇之全。而系間濮上之淫  
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  
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  
之祭。不及牽廟也。洪範以後金。滕召洛二誥之疎脫。非  
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與義也。紹興  
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柏金履祥吳澄黃澤  
趙訪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

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千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于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二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矣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蜚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三

二十

蟬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蜚蟬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矣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析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

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千古也必遠矣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行狀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有光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今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

居九年冢宰鄧開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傳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孤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七十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

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給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恒懼公處之晏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尚部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窳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情人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陵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

巡撫湖廣右食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澤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道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隙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殷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河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重創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

有興造頗瀉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  
庸焚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  
萬山之木稍出然 帝室紫宮舊制壞於永樂金柱  
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  
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叅政游震得副使周錦僉事  
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喇梭梭江叅政徐需僉事崔都  
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叅政靳學顏入永寧  
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  
烏蒙叅政繆文龍入播州真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  
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叅政張定永

明文奇賞

宋之三十三

子四

銅仁省溪叅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  
湖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  
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  
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叙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  
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紳歷思石鎮黎巡按御  
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而巨材  
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筍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  
年而後至今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  
楚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  
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

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園圃難合臣奉  
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  
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計議量材取  
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 上允其奏命永  
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于京師筭後相接而  
天子猶以 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  
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潛下之木多取  
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  
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輸之巧  
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與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

明文奇賞

宋之三十三

子五

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 天子從  
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潛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美凡  
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  
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  
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  
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  
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河南購  
木于九疑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  
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湖底永寧順崖  
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陰

可爲保水  
之室也  
中亦公  
不八人也

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坂亂聲。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險蜀山。懸馬十里。排巖批谷。灘急旋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月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輒崩。卒鳥獸哀鳴。震天吸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峰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通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明。文奇賞。朱之三十三。二六。

年譜  
能

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安平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後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權。皆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

皇和殿  
北

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原食與馬。爲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請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苟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荆州府募召商夷。賞購過常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官亦不日而就。

明文奇賞

朱之三十三

二十七

天子方加恩。臣下叙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自撰人  
句問書天  
市通常法  
宋世特載  
疑信耳教

序

清涼居士自序

文元發

居士姓文氏漢成郡守翁之後五代時有諱時者自成  
都徙廬陵事唐莊宗爲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至宋淳熙  
間有宣教郎寶蓋時之後也爲衡州教授子孫占籍爲  
衡山人十一世祖元金紫光祿大夫其金紫之孫曰俊  
卿者仕元季爲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  
符鎮武昌入國朝授州衛千戶鎮遠六子長子定  
開從高皇帝平僞漢有功授飛騎尉荊州左護衛千  
戶賜金織蟒衣改名添龍建文中歿于兵子憲爲錦宋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二十八

子官學通顯繞德儼義望于當世迄今衣冠禮樂代不  
乏人皆我存心府君實肇基焉可忘所自哉溫州府君  
生我祖翰林府君諱微明世號衡山先生道德完粹名  
教宗主生三子長即我考博士府君諱彭仕終國子監  
博士渾樸真純和光物外生平至行古人所難與弟和  
州府君嘉祝峯府君臺友愛無間蓋不事修飾而人倫  
槩範實不能外焉各有傳載妣孺人錢氏生二子長爲  
上林錄事肇社次即居士居士名元發字子排嘗仕爲  
浙江金華府浦江縣知縣五年陞河南衛輝府同知未  
上以病乞致仕歸自號清涼居士居士生有至性初博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二十九

衛千戶訓徐州衛今徐州之族是也第三子定聰以武  
臣子入侍署散騎舍人爲都指揮蔡本贅婿從蔡徙杭  
生四子其仲子惠婿于蘇張聲遠氏因留居蘇爲長洲  
人居士五世祖也始讀書業文隱居不仕教授鄉里人  
稱存心先生存心生涑水府君諱洪中成化乙酉鄉試  
授易州涑水教諭以子貴初贈南京太僕寺丞再贈少  
卿少卿生三子長溫州府君諱林成化壬辰進士仕終  
溫州知府居士曾祖也次中丞府君森成化丁未進士  
仕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又次貢士府君彬以年資貢  
禮部未仕而卒文氏世武弁自少卿公奮起科目生三

童稚然曲意宛轉哀號孺慕若成人然楊孺人雖性嚴平亦為少察其威也但自幼因錢孺人多病日不離側既錢孺人歿僕行哀苦遂至失學年十五始克就外傳從大儒魯子大先生受春秋章句稍通大義又不肯竟習未幾博士和州二府君俱宦遊在外而待詔府君以盛德顯名大臺居家賓客輻輳凡應對延接悉以屬居士即飲食起居偏浴恭履之微非居士在側不適也而居士所以先意承志以代博士府君之勞者亦殫力焉年弱冠被選為郡學弟子員當其時學本而牆勒非鑿壁題試輒高等人方以舉髦目之而自亦不知其繆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坐是滯于場屋者垂三十年訖于無成是豈獨其命之不逢哉幸四十遇 穆宗踐祚詔天下貢士不限資次名 恩貢時郡守永年蔡公國熙謂居士宜選薦之于督學麻城周公弘祖遂以居士應詔同選者吾蘇十人十人中已大半喬甲科登臚仕而慈望再試再斥丙子復下第嘆曰吾豈為勸諭者束縛哉造化小兒弄非一人因投筆自笑曰他生未卜此生休矣丁丑遂謁選選授浙之浦江浦為浙東巖邑地瘠民刁好鬪喜訐困圉常滿而通稅較他邑為最居士至聞其繁欲變其俗時瓊州王公懋遠守金華名能知人亦慎許可一見居士

謂其僚佐曰文子非百里才也居士亦見王公可倚以立事遂請開因歷陳縣弊事數十條王公報可居士即以次行之執法不少阿縣初大譁曰老貢生潤身已耳乃皎皎耶縣多豪大家每持縣事縣官至先以利嘗之不可則以勢劫之又不可則計之于上而擄去之以故縣官稍下者遂食其餌斷斷者不得善罷居士一繩之以法莫所縱釋而實繁之徒即走金陵騰毀焉晉江陳公我渡時為南司空益先撫南畿知居士者特致尺一誠居士有曰浦故刁俗善評官吏韓鳳橋許益齋以甲科盛望被浦民誣告至勤兩府會問足下丰裁凜凜恐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有挺而走險者不可無濡尾慮也居士報之云申張以有欲不剛孫寶因受囑色沮不肖幸免此二者破柱剝鼓彼何人哉諸豪聞之益終居士任不敢出一聲也其他除舉志在必行事集而眾不擾賦稅視他邑乃更早完獄訟希減盜賊屏息民大安焉而視身苦操終始一節即始之譁且撓法者莫不謝服歷任五年亦有二三事可書別有紀載然雅非居士志茲不復贅三載考績例得 恩典于是先父母及繼母二室人皆得贈卹煌煌 密章賁茲黃土幸矣幸矣居士在官雖有賢聲然世局時情較量資格不與秋毫而居士素狷直不能與



時僂仰初居士為青衿時與今相若申公有筆硯之舊  
申公既貴時居士尚家食申公頗為推轂及有浦江之  
選即謝相君曰文生年踰四十得憑閣下之靈受  
為民社主自今日以往固不敢以不肖之身累閣下負  
風昔之知矣然而相君手故舊意甚不薄每部使臣及  
監司至前者多以居士為託世無隻眼遂以此為縣令  
重也而煦煦然請開示恩情態百出殊為可厭甚至有  
欲布其私者先乃令人羣攜長短聲言按劾而後竟薦  
之于朝以為德居士遂浩然曰嗟乎文生束髮讀書家  
世名德生平自詭亦欲乘時少見以不負初念而運會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二

不達僅以老貢生徵天子之命得一邑如斗大願不  
得讓首康莊而踟躕轅下誰識鹽車哉適欲以提袍藉  
故人頰頰縱自驚下無若先世蓋何會有衛輝之命因  
得解歸遂移疾上疏乞骸骨蒙准以新銜致仕居士時  
年已五十有四矣居士始欲歸有同官與居士厚者新  
建喻公均高安范公儒同安黃公文炳為居士謀曰若  
家素貧今歸何以為十口計且以一老鄰丞在家與部  
使臣監司相與不無世態慮耶居士笑曰勞苦諸君愛  
我良厚然人各有心吾終不能以此區區者而戚施于  
市兒前也柴桑翁笑人齒冷矣况吾自上市以來田不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滿二頃屋廬僅除風雨吾曾祖守溫卒于任同官視其  
篋中僅綠青布袍一件鍍金帶一圖書數十卷其清德  
如此吾今幸籍先人遺澤得免負戴有田三百畝足以  
供朝夕草堂一區歲時伏臘烹雞酌酒足以備祭祀此  
其家不貧况山姿野性素無軒冕意閉門自適雖子平  
之累未畢而公理之志可申諸君乃欲我束帶僕僕隨  
士大夫後躊躇昇祀之下然後為文生重耶已乎休矣  
于是居士歸旋葺其舊居顏其堂曰願賢寢曰詒安築  
小樓一楹曰心遠日坐其間讀書課子閒吟小詩詩不  
甚工亦不求其工自娛而已居常自郡縣大夫外羅囊  
貴人長者非素相知即不肯束帶出見亦不報禮雖似  
于簡傲然不欲強顏應非情言笑與俗人相對蓋其素  
性爾也而人亦有諒之者居士與上林公同胞少公十  
歲又嘗鞠育于王碩人如子以故事王碩人如母而事  
上林公若父及居士致仕歸四年上林公亦致上林事  
歸吳中與居士居相去僅百步朝夕相聚甚懽也初博  
士和州二府君兄弟友愛自育無纖芥却洎晚歲宦遊  
南北阻絕臨終皆以老年兄弟不得一執手為恨今居  
上與上林公適得以暮齡垂白怡怡于干徜徉於故山  
林終為吳人所羨豈也不亦幸哉居士雖生于貧素然

性不喜作寒宴能亦不肯干乞于人自少至老口不言  
貧衣服修潔雖至親密者故不知其貧生也垣屋居止  
處方廣不盈丈必淨拭掃除性方整即屏榻几稍有  
傾仄不肯即安然氣字簡重凝定閑雅楚然自居而秉  
志高亢與人寡合不能容人過又不喜與富人性來居  
常見脂韋夸毘誕妄不經與輕諾寡信輩及長者家兒  
恒白眼視之如將浼焉故家居以來賓客益鮮門無剝  
琢日手一編倦則徐步庭除間朗吟古詩三四首亦善  
睡每飯後高枕酣睡然遠寄欣戚不繫訪譽無聞如  
是已耳而世間可欲之物若無足

仁樓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手印

得意倘若無人其終身坎壈亦坐是焉間得一二相知  
結山間之社每數日一會相與甚洽意是足以終老第  
未知諸君歲晏何如耳居士元配彭孺人生三女無子  
繼室周孺人生一子名從鼎今更而周孺人媵陳氏生  
一子名從升周孺人卒復聘史氏女為側室生一子名  
從泰今更後歲已丑陳氏再得一子與吾同物名之曰  
從同云今更鼎娶陸升聘徐泰聘王同聘潘三女長適  
陸上仁次馮時康次姚汝輒悉名家子歲戊子居士年  
六十念諸子生俱晚未悉居士履歷暇日因稍錄其  
卒大都并所著詩文雜稿藏于家以示之云清涼居

士曰夫惟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自非聖人  
必有所寄藉而後克展古人謂賤生於無用中流失船  
一壺且千金矣雞廉豕零時為帝者也信然哉夫世有  
懷瑾握瑜瓊奇侗儻之士弗獲一試泯泯于當年者又  
何可勝道也幸歟不幸歟乃孔子稱四十五十而無聞  
又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士獨可薄世資乎哉居士結髮  
立志自說不後于常人顧當文明景運修于際會進不  
得宣力樹勲效鉛刀一割之用退不能讚揚皇猷撰述  
一家之言為爾寂寂幾為胡盧生所笑語云那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豈非聖明在上而功業不建聞樂弗達邪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五

士以為至羞乎雖然他日獲啓手足所以從先君子嗣  
廟者儘可藉口以復也則又幸矣膏以明自銷薰以香  
自燒吾知免夫吾知免夫

傳

二孝子傳

耿定向

孝子傳  
卷之五  
孝子傳  
卷之五  
孝子傳  
卷之五

明文奇賞

卷之三

孝本

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  
矣其從父猶贏於貧一日飲諸嫗呼孝子侍嫗多素貴  
人僕且腆甚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今何緣得致我母  
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其脆品  
裝紙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諾未嘗言焉紙盡而袂  
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今何緣客罷即致  
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  
酒以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開歸飲侍者報亡其卮衆  
客欲自明約曰請急肩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  
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溢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諸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三七

山之則曰惟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  
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  
償孝子願滿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就屋奉母居令  
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嘆其語亟道母  
氏已默然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厄乃折簡主人語以  
故且曰昨若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  
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瘼兒  
吾業已得厄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誑負不寔名孝子  
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歡而見女能  
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語我且重爲叔父  
云 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乃  
子殆契是乎世之力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  
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脉脉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詬  
耻辱親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墻行何殊矣究所  
止能以親顯不耶懷肉至自誣事若甚駭可憫乃其額  
養一念即古謂封人吳加焉卒感叔氏風施後世也夫

傳

朱愷傳

殷雲霄

壬申秋九月壬辰鴉數十來噪靖江縣庭乙未夕令殷雲霄夢兩猪伏庭下一懇懇苦訴狀展展復來既西去集學宮遣人視學宮得殺死一男子於西廡愷父朱正者識為愷號泣訴曰愷此月庚寅持錢物往貨於蘇壬辰正得一匿名書曰乘龍奪朱愷錢於學官踰牆去真取龍來其知之令弗聽則以他事拘與愷交游者數人命各書一紙取視匿名書內姚明者書與書頗同問其年曰生於亥亥為猪也今日殺愷者其明乎明大駭汗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八

如雨下伏不敢出一言下明獄遣人驗祭唯鄰陳君者庚寅日見明永青衣若有所持拿皇歸耳遣人計取其青衣短刀錢物得於其姊與其妻置庭下血俱凝凝若新署召明視之但頓首請死詢其由曰明與愷甚厚一日不見則思明近賭博窮甚知愷持錢物行則誘之僻處與別遂刺殺之取錢物歸懼其父疑明故誣示以龍龍且與明有宿怨也殷子曰以利合者以利而敗豈不然哉愷之見殺以厚明也故信其誘而不避示其有而不疑明也利有所重而愛有所忘相與俱斃悲夫

序

會試錄後序

張治

嘉靖丁未會試錄成臣治敬拜手言曰明興有天下百八十年于茲其取士以丁未者凡三見焉記曰丁明也盛也陽道著明于壯盛也未者言萬物皆有滋味也天地以四時之氣造化萬物陽道昭達及于明盛之紀則物皆林林然成有滋味矣王者效天地本四時建道陳制興立人賢所以成養萬民致明盛之理也在昔丁未我高皇帝肇受天命首令天下設文武科取士用集大業文明之運所由啓矣宣德成化之際仁義融液王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九

道明治人文之化日益宣著至于今聖天子懋至德配天地稽古三五之道勸學修禮崇教勵賢以風四方海內僉慕合和咀淳天符人瑞雜然竝至神光耀輝洪洞朗大豈不明盛之極哉士生於時固宜皆林林成有滋味也然萬物養於天地而人則藉萬物以養也物味有美惡斯生理之肥瘠因之矣茶董烏喙蜚酸鼻決腸胃而毒者則人避而棄之敗耗之粹無救飢渴封熊之趾紫豹之胎窮海逾陸非可常有亦人所不尚也何者以無藉于養也士者人君所與共成養萬民也士味有厚薄而世治盛衰恒所由之國初之士其味真實茂

古有養民  
民得其養  
則利合心

以開濟之略。期戴休烈。當時之民。無不得養者。宜成熙  
盈之運。士多持重。完固其味。淳厚民得其養者。則皆充  
然而肥。有光澤也。及久而變焉。譬之禁蘊珍饈。漸以蜜  
醴。和以椒桂。芬馨有餘。而真味亦薄矣。其養之惠于天  
下者。視昔何如哉。乃下焉者。伐德暴義。回惑營壘。惟淫  
志是逞。用導民亂。荼堇烏喙。蜚吻酸鼻。決腸毒胃者也。  
委瑣頹靡。繁費利。自富丁民。弗勤敗稅之杼。無救飢渴  
者也。幽奇詭激。違眾立異。以改易觀聽。民日漸于匪義。  
封熊之趾。豢豹之胎。窮海逾陸。非所常有也。數者於養  
之理。何述哉。民生日凋。瘁若抱瘡。瘵而懼其斃焉。夫豈

明末書

卷之三十三

中

氣化使然。邪要亦養之道。未至耳。是故養生者。必擇味。  
養民者。必擇士。而士之自養者。必擇道。今夫國家之擇  
士也。三歲比天下之士。而鄉試之三歲。比其鄉之士。而  
會試之其法。至備也。及加之民。乃無藉于養焉。豈非以  
人之難知。而言之不可以稽乎。稂莠之始。天然與嘉穀  
並茂。而其味則遠矣。故擇不可以不慎也。然士之自擇  
亦猶國之擇士也。國之擇士也。斷以其士之道。養乎天  
下也。夫以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為民之味。不然  
其有味之者。乎士之自擇也。斷以其身之道。養乎天下  
也。夫以其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為國之味。不然

其有能味之者乎。是故國以上為味。士以道為味。而後  
明盛之理。可從致矣。昔者伊尹之於湯也。思說以堯舜  
之味。而高宗之於傅說。亦惟曰。爾維麴糵。維鹽梅。斯二  
者。非所謂天下之至味者乎。商道之盛。至今猶耿光者。  
其有以珍之矣。爾多士。以丁未進其亦慎擇其所為味。  
如商之二臣。以惠天下之養。以仰對 聖天子明盛之  
理。則惟亦有聞于無窮哉。臣治不佞辱 詔從大夫之  
後。與校試之責焉。敬以是申告之末簡。

明文奇賞

中

記

忠烈祠記

支大綸

武宗蒞位四年江右大饑閭左作亂奉新巨盜掠華林  
 阮寨聚眾數萬人流劫奉靖寧武等州縣遠近響應者  
 以數十羣時周公憲以臬使備兵西道親督民兵討之  
 平其三寨至靖安遇害公有子幹聞公遽難即身先士  
 卒赴之亦遇害事聞贈公節愍子爲孝烈立祠祀于邑  
 之東時議以憲副吳公一貫先後在西道築城堡扞禦  
 矢力盡瘁死于王事遂以並祀學憲李夢陽嘗記其事  
 祠故卑陋且歲久圯甚矣子至伏謁祠下竊高二公之

廟文青賞

卷之三十三

忠孝大節而悲廟祀之弗稱也捐俸新之既竣工爲記  
 其歲月云我 皇祖天造崇尚節義旌余闕以顯忠貶  
 危素以微絀風厲漸靡至建文靖難之變死者駢首雖  
 連師生夷九族而不悔不沮視死如怡然亦大甚矣馴  
 至宣英汪直則媚王振則媚呼父呼師了無慙色土木  
 之變死節者猶晨星迫 孝廟寬仁恭儉尚直言崇正  
 學十七年間所以維植元氣良厚故正德初亂政百出  
 而人心不墜下逮遐方僻壤卑官冷秩皆知自樹流賊  
 歛起而許樂陵抗于北周節愍抗于南秉完節以報  
 朝廷則 孝廟培養之貽也自後一挫于逆瑾再斫于

原缺第四十三葉

序

送陳應虹座師以左諫議擢山東兵憲序

支大綸

國家樹給諫臣直拔垣內專封駁其制視諸京朝臣特  
 重既任率數載不輕徙秩滿輒服在卿佐大僚時時出  
 一二補藩臬司初亦曷嘗不獎忠直而酌年勞哉迨歷  
 練之術行而老成者以資絀遷轉之期亟而鯁峭者以  
 年沮 孝廟後諫垣遂多故矣總之不出兩途有悍然  
 冒清議懸危法以震言者其究也法極而身繼之乃以  
 成言者之各于是有嗜怡興混難然示人以有容而隱

廟文青賞

卷之三十三

疎貶之以穢其權甚者中以法而汙職之俾言者不獲  
 自直而已得有辭于天下蓋自咎舞圓機以引言鋒者  
 雖低昂通更吾咸得攬其大較云居常念汲長孺佐武  
 皇朔朔于時忌不見察洎出守竟以一臥治語咻之唐  
 子方許文潞國至叱咤廷陛中而潞國終能洗瑕捐忿  
 同升之以參大政蓋兩宋尚清議其公卿典刑邁前漢  
 殊絕矣且當長孺與平津爭布被時豈復爲身資計哉  
 而子方淮浦一鑒直以忠義自仗亦豈早卑念內外資  
 者乃長孺依依款款懷戀禁閨子方一承薦剡遂忘宿  
 嫌欣然與之共事此未易與淺衷道也臣子抱大馬戀

房山  
大快  
之福

主之悅安能斯須忘天下哉誠恐天下太本在 主上  
一人吾苟獲源吾而誠以翊戴而保護之登 主上于  
堯舜之隆天下治若腹心之役臂指耳聾此而之外僚  
雖盡所長以就于理如根本何用是志士杜臣日以糾  
德到違為事而彼倡均任歷練之說而亟遷之者凡以  
來言路而啓之實也夫以長蘅之樸忠似平津少優容  
之亦遺損于平津而漢宋之強藩巨寇環伺而竊發如  
淮南流者其先事伐謀之功矣可勝紀顧局之一淮陽  
間于方紙許官閭當宋天子震怒時潞國即為所欲為  
矣不可者乃引咎自歸尋顯陟之其有補于宋治甚鉅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三 四十五  
而潞國反藉是以永其譽然則優容直臣誠秉軸者之  
偉節哉顧自漢迄今中更幾賢相而潞國一舉竟為史  
冊奇觀茲明直難親軟熟易制諛言便耳激語刺心恒  
態固然古今一轍矣然長蘅即少踈而武皇至方之古  
社稷臣子方一出而孤忠獨立之詠終古藉藉有聲則  
須臾一內外資奚足為丈夫道哉我師應虹屨宜賓尹  
著節良聲既久尋召人為左諫議侃然以道德佐 天  
子直聲振一時洵二載擢佐山東憲備兵北海登萊濱  
海亦獎忠直酌年勞之制哉第五師寔社稷臣旦夕宜  
預八侍 天子左右恩且鎬金石礪潞國之烈矣

元一  
篇  
屬文而  
意不  
盡

揭 答撫臺麗履菴揭 支大倫  
榮徽發洪其不道款目命職廉之比者諫諸故老質諸  
閉閭悉無影響而怨家姓氏皆烏有子虛尤無足據過  
承重委展轉思惟淵日亘夜謬謂茲舉必不可為亦必  
不能成請借前箸籌之彼獻計者類云分宜之貴也竟  
以反坐迄無後詞異有於卿東益分宜柄國亂政中外  
側目僕御尤多資產狼籍故暗死無詞今洪家不過中  
人門可設雀羅性不近聲色左右圖史口談性命亦潤  
世之矯矯著聲者也此淫於色附益以賂貴者則然為  
尙政府結臺司講張變勾鑑鍾所鍊推方為蘇抵金為  
礫坐反唇以大逆目堯笑為諂諛人命至重鬼神難欺  
明法幽罰善福惡禍如火就燥如水流濕氣類相投而  
理數有必相值者特善惡之分數有大小故禍福之參  
會久近倏士狙旦夕而不究終始觀眉睫而不察要  
領若謂茫茫而微倖于不必然耳愚聞在昔武安侯以  
酒過殺灌夫詞連親其俄而武安病呼服謝罪以死車  
呂希時宰肯誣其帥胡舜陟死不數日胡乃白晝執呂  
殺之羅汝輯附泰曾誣武穆未幾輯以遺死而其子願  
亦擊死于岳祠王士驥希蔡京旨殺一無辜婦士驥陞

死而京及彼倫皆伏誅載在汗竹讀之凜凜胡可因也  
即邇來路楷趙文華阿黨分宜以白蓮教殺沈鍊以失  
律殺張經以誹訕殺李默時選事改身伏殺人之法而  
分宜亦以叛誅此耳目之所睹記亦不足信乎彼豈豈  
者又妄謂分宜事敗乃耳今茲且有無涯之望不次之  
榮異咕咕于陳迹爲也夫王如之隙于王敦也敦欲殺  
之而無名乃以意陰授王稜稜即酒中舞劍擊如反會  
王敦其希榮何遇謂交手可得而敦乃陽驚曰如吾錢  
戚也而稜殺之因殺稜以謝奸雄欺人背面矛盾彼二  
心者出死力爲奸雄資徒召禍而敗名耳何榮之可冀

明史書

卷之三

七

哉故守貞蹈義志遂命立即有不偶天日可明若前數  
子者當其得志含穢資陳奄奄苟全論定禍輩百飄羣  
湊唁妻孥而抽詞對僮役而報汗矣彼其之子面承風  
言力爲從史蓋其心不附仁義目不知古今逐金帛而  
鬼迷競朱紫而神炫如蠅逐臭如蟻弄九終身憤憤然  
登利是憑且不識禍福安問名義此言尼所爲歎鄙夫  
不可與事君也浮雲易散駒隙易馳膏粱文繡終變蟻  
蟻成骨毛爪幸歸糞壤獨三寸簡冊飯飯耳目千古不  
磨奈何污之又聞諸司公聯僞強議且移牒外郡以覓  
期獄則又舛矣祖宗設推官非若近日之隨巡承委

爾也念黎庶非法用又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  
司以平一省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今之推官溺  
其職矣臺司既視推官爲私役而奔走之以快一己之  
喜怒推官亦奔走唯諾以身爲臺司之私人而罔敢抵  
牾然非設官意也身對大廷銜皇命持平一郡辟  
辟有宥惟三尺是繩耶主上有令義且以死爭之豈  
臺司所能他委豈外郡所敢擅行哉天下方廣萬世方  
遠天命民彝終當顯露安能盡塗其耳目也事係紀綱  
不敢依違附和以傷雅化唯卒全之勿致紛紛



明文奇賞卷三十四

張居正

序

重刊西漢書序

贈水部周漢浦惟竣還朝序

贈袁太守入覲奏績序

壽襄王殿下序

傳

王承奉傳

擬書

明文奇賞 卷三十四

擬韓信諭燕書

雜著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國勢強則動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王端毅公恕

今吳中製器者

表

擬唐回鶻嗚沒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裕撰

與咸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 會昌二年

疏

陳六事疏

明制體以重 王言疏

論邊事疏

論決重囚疏

再乞酌議 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請 戒諭羣臣疏

請 裁定宗藩事例疏

明文奇賞 卷三十四

請清汰近習疏

請敷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

書

答楊二山

與劉遼督撫

答王鑑川

答戴晉菴

與王鑑川

答張懷洲

史官陳仁錫明卿

序

重刊西漢書序

張居正

自孔子沒而春秋絕後之論史者乃獨傳遷固遷據左氏國語世本國策作史記而固承父彪之後修西漢書然子長之書雖馳騁該博類取雜家小說以實之其為文多不馴雅不如固之簡嚴明切叙次有紀何也遷所涉獵者廣帝王本紀多尚書之文世家列傳又本左氏家語及楚漢春秋所錄上下數千載間諸史百氏匪不通貫而固獨取漢書成一家之言以故其言醇而不駁緝雜彩者難為工製段錦者易為力茲其所以異也然固雖直述漢事而褒貶論贊比類引合其意又有存于紀述之外者叙周勃傳而不錄其汗出沾背之恥叙董仲舒而不載其議和親之疏忠厚之至為賢者諱志郊祀則備詳于淫黷之制志禮樂則三復乎仲舒劉向之言凡皆有深意非淺識者所測也至其準陰陽窮人理總百氏貫古今訓辭爾雅文質彬彬蓋自史遷以來一人而已世儒皆喜譏斥前輩或謂固貴諛偽而賤死義又謂叙司馬遷揚雄傳不當取其自叙而曲記其世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一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二

覽此不獨可以觀良史之才亦可考知其世變也已

贈水部周漢浦權竣還朝序

荆州權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稱會區焉迺後稍稍家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甲申令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與人誦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權及後稍異者其略曰古之為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通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家族莫肯示農農夫黎藿不飽而大賈持其贏餘役使貧民

房本西原  
公不惟能  
且從漢

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財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推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項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騷虜內有官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天子盱衡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療而權使亦頗驚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千數矣故余以為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即如是國用不足奈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腕言權利而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

贈袁太守入 觀奏續序

荆州領屬城十三疆域之廣甲楚中其稱繁劇難治亦甲楚中異時長吏三四輩率不勝任去俗日以敝民且無聊吏部議擇郎署中有威望精吏事者彈壓之宜可治于是定山袁公以祠部出守茲郡至則接諸吏素犯法及民便玩與吏交手為市者數人郡中震懼莫敢為非迺均宗祿舉積滯察冤獄覃德惠政成民安府中晏然無事上治績更為諸郡最三年以例入覲歸州知州汪一勾等戴公倡率之化就余圖所以為贈者而余適以賜告歸故得適觀大化之成迺不敢辭序曰昔者仲尼嘆王化之闕塞慨然稱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聖人之治非必神化捷速然也蓋亦有資於時焉夫暘者之望雨也見霖霽而鼓舞寒者之乞溫也睹束煖而挾纊周衰列國力政疲民思欲息肩於有德苟有聖人起而拯之直易易也假令仲尼當唐虞之時處比封之俗殆與其民相忘於無事耳所謂可與成者安可得見哉是故聖人乘敝而達變智者因難而顯功民之嗷嗷固賢聖之所資也往者荆之俗常壞於積偷矣公徐至而救之曾不數年竟以大治何則勢激者易變願得者易與當此之時民之思良吏如嬰兒之望慈母故董之以威則民畏而感之以惠則民懷其勢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四

居然也。茲非所謂乘其時者乎？往余在京師，見今之仕者，咸重內而輕外，而天官宗伯之屬，最為優崇，尤不樂補出為吏。即欲出，亦自擇善地，簡僻易治者，然後去。以為常。公始在蘭省，用清望者，聞及出守，是鄙人且謂公難之。公恬然不為動，蓋其氣愈平，故其政愈精也。嗟乎！孰知繁劇盤錯，更足為君子樹立資也。乎雖然，不擇難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節勞逸而校功者，勸臣之道也。余不敢知其他，竊見今用守令，遷轉之法，率不量地之難易，事之繁簡，一以資格為斷。太守治郡有效，滿歲稱職，財得拜一級，為按察使副，即令卓絕異等，彈

明史書

卷之三十四

王

指畢力，亦不得養常格，而優游簡僻，縱無他長，亦得積日累歲，擢陞是官。如是，是勞逸無等也。即人心何勸？方今吏治頹靡，民俗疲瘵，意者且將少變今法，以重擇守令而後可耶？夫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如公宜何以處之？茲其行也，僭為之言。

壽義王殿下序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者曰千歲。夫人壽之不可變，以千萬稔矣，而祝者咸願之，則世主侯王之與眾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已，則願常有之，無便於已，即一日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待以視，有足者待以行。

難三號延頸跂踵，東而而踰，無不願萬年有目者，非愛之也。恃賴焉故也。五嶽四瀆之居於方隅也，與雲雨胎寶藏以給人之求，人莫不禱祀而祈福焉，利在焉故也。人主者，日也。侯王者，岳瀆也。人主兼利天下，天下無不願以為君。侯王澤逮一國，一國無不願以為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以萬歲蒙其利矣。侯王千歲，則一國之人以千歲蒙其利矣。故世之祝人主侯王者，莫不願其千歲萬歲。何者？便於已故也。非然者，且為厲為孽，將謂壽之是，承何千萬之有，襄之建國百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翊帝室。至今王益有聲江漢間，居正自家食時

明史書

卷之三十四

六

聞王之賢未見也，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顏色，王天下之賢王也。夫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便而安之，居正猶聞太守汪大夫言，王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恒如處士。大夫過封內者，無問知與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客已甚。其惠民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即有司人百曲不罪也。左右人雖百直，猶不貸務。在訓已檢下，以信有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戶之氓，咸曰王有大惠於襄之吏民。吏民靡有秋毫可以報塞者，獨願王千歲有國，以重惠襄之人。此之為德不直一手一足便之而已。夫淵源而魚聚之，林茂而鳥獸歸焉，詩曰：投我

桃報之以李。王所以投於襄之吏民者厚矣。非壽考祺福將安用報乎。雖然猶有願焉。王亦知夫敖氏之積粟者乎。周人有敖氏者。積粟盈囷。足支數十年未足也。而問貯積於膏夫。膏夫曰。子之積厚矣。吾無以益子。子而計子之所有者。慎用之而已。夫圭撮之不慎。鍾官洩之。鍾官之不慎。尾閼洩之。江海雖大也。以奉漏卮。則沒世不能取盈焉。我膏夫也。吾告子以膏而已。夫神不可以驚。用膏之則凝。福不可以驟享。膏之則永。疆不可以厚恃。膏之則堅。故聖人之言曰。事天治人。莫如膏王。今年三十春秋矣。計三十之於千歲也。不猶積貯盈囷而始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七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八

傳

王承奉傳

張居正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敬皇帝為奉御侍。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毅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內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儔輩。以是不得久。內庭出為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病不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斷。而承奉從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承奉。承奉好直諫。王積弗能忍。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妾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官人某氏子。欲以聞於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即具所生母姓名及產媼狀。關相長史乃得奏附。王驟王以其事。下承奉。承奉愕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官人有娠。及產。子狀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耶。於是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彼重罪欲以迫脅承奉。承奉終不為動。王乃召承奉。繆為奸。語曰。而不知予之為病邪。事成而有後主。而富貴可長。

保獨奈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願此事涉欺罔，法例嚴甚。王子非真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令。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給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奈何，慰以首撞壁，大叫曰：『生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即閉戶自經，絕欲絕。會有救者得之，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

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閤語及孝時輒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事猶能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四 九

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何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所謀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回，不爲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內庭，筦樞密如近時與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王承奉蓋弘治間人也。

擬書

擬韓信諭燕書

張居正

信已破趙用李左車之計，使人遺書燕王，滅茶曰：「蓋聞聖人不違天以立事，智者不悖時而建功。是以伊尹驅夏歸亳，微子去殷，即周彼二賢者，皆審天命之歸以決去就之義，是以福慶流于無窮，聲名著于後世也。往者天下同患，苦秦豪杰盡起。漢王與項羽戮力攻秦，懷王約諸將曰：『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先破秦，當王關中，羽倍約，奪漢王關中，而王之巴蜀。又以私意易置侯王，盡王其將相功臣于善地，而從其故主于長沙。已又弑之。漢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四 十

王因天下不平，發蜀漢之士，還定三秦，竊素而問弑君之罪。天下豪傑雲合響應，皆棄楚而歸漢。故天命之數歸于漢王，愚知所知也。魏王豹背畔無親，絕河津，距境而自王，僕受命狗河北之未附者，涉西河，虜魏豹，下四十餘城，遂擒夏說，開與下。今趙又破矣，便欲乘勝北首燕路，而軍吏皆曰：『趙破，燕固自宜聽從。若其從焉，又烏用多殺士大夫爲也。』故按兵釋士，使人獻愚計于左右。僕聞周易垂知幾之箴，兵家審彼己之勢，鄭伯面縛嚴王，退舍圖小國，大宋以敗亡。詩云：『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焉。今爲燕謀者，必曰：『我有易水

之險漢兵遠來勢孤援絕而欲以長技取勝是自速其  
危亡者也且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阻井陘之固連  
燕齊之兵南面而爭權于天下然僕以偏師鼓行而前  
不崇朝破趙二十萬衆遂斬成安君泚水上夫燕之恃  
以自蔽者獨趙耳昔魏破而虞亡韓降而魏懼前事之  
不忘後事之永鑒故凡爲足下謀者皆危亡之路不忠  
于足下不可用也爲足下計莫若息兵微備以身自託  
于漢僕請爲足下報漢王即燕封足下剖符世世與漢  
終始無極孰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亡乎計不出此以區  
區之燕遠託于孤絕垂亡之楚而欲鼓燈臂之勇以抗  
明支奇賞 卷之三十四 十一

乘勝之師僕之所慮薊丘之壤不可以圖存成安之事  
復見于今日矣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也危亡之端禍  
福之機迅如發矢不預揆之後悔何及

雜著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

張居正

全此四字  
何處對  
於道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皋陶今觀虞廷之臣所爲陳  
謨獻說唯皋陶之言至爲精粹知人安民二語乃萬世  
治天下者之準則以九德甄別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  
守業無一語不關切治道當時禹經理九州十餘年在  
外宅揆之任必屬之皋陶故舜與之論道論治其言獨  
多虞廷至治實皋陶致之後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  
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  
懷之後世獨見舜士師之命遂言皋陶終身爲刑官殆

明支奇賞

卷之三十四

十一

不然也禹之推讓懇切諄至必有以服其心者但皋陶  
贊襄左右默運機衡功在不顯而禹平成永賴之績昭  
塞宇宙故舜因天下之心以命之其實亦心知皋陶之  
德之盛也禹之時皋陶必已不存使其尚在禹豈舍之  
而傳子乎後世惟伊尹學術事業可與並稱至于周公  
稍覺多事矣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  
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潦之時淡  
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暫吐旋即彌覆陰之勢成故

全之錄  
手錄

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潮氣全消雖雲霧旋興旋即解散煥之勢成故也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提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於飢寒然飢寒者不能為盜而為盜者皆探九亡命喜亂好鬪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闢一時之衆而為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茲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

申文青賞 朱之三十四

主

也不幸而至於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已拯罷困之民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於上而未暇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忿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圖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乎

國勢強則動

因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充

老於經

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易劑鍼砭咸得收功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劑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昔有人年七十矣而患腸泄腎曰此臘熱也飲以寒劑寒停胃中腸泄未愈而病胃不能食醫曰此中寒也投以溫劑助其飲啖虛火內炎胃未強而病眩胃不能寢於是又從而消導之下利數日而斃矣此其治之非不對症也而卒以死者元氣不勝故也是以君子為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惜之勿使有驟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

申文青賞 朱之三十四

十四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為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剷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為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之精粕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支敵已甚天下日趨於矯偽宋頽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為胡元取先王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



治用應  
如人安民  
古有聖王

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治。雖  
嚴質朴實藉元以爲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  
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  
也。

###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開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  
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  
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  
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即有劉項  
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

明文考實

卷之三十四

十五

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再傳而感。此始  
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  
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強宗復起。亦必亂  
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  
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  
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  
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渾沌之再。開也。懿文仁柔。  
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  
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  
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

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  
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世  
廟承正德。羣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  
紀。而。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  
不可慮。始即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  
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  
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  
勢常彊。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  
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  
本朝立國規模大略。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列聖相

明文考實

卷之三十四

十六

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內人心  
晏然。不搖。斯用威之効也。腐儒不達。時變動。稱三代云  
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時奸臣  
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可用也。

### 王端毅公恕

王端毅公恕。老而好學。在留都一日。出有狂夫向公。呼  
萬歲。公入部。延僚屬。告之。妻駕部曰。昔張乖。昨守蜀。三  
軍呼萬歲。乖。惟應之。甚善。公曰。止。勿言。即退私宅。戒閹  
人謝賓客。勿通靜坐。思數策。明早以語駕部。駕部不答。  
公乃問曰。當時乖。惟何以處之。曰。唾下馬。呼萬歲。公喟

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

今吳中製器者

今吳中製器者。競爲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爲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虛文實實。效又驚爲拙。直任事之狀。以爲善。官之資。是以忠爲詐也。嗚呼。以巧爲巧。其敝猶可救也。以拙爲巧。其敝不可救也。以詐爲詐。其術猶可闕也。以忠爲詐。其術不可闕也。

表

擬唐回鶻盟沒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裕撰具  
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 會昌二年

伏以 聖主中興九譯。戴同文之治。名王內附。十行承賜。札之恩。仰舜德以咸賓。誦堯言而不式。聲施蠻貊。歡動寰區。竊惟聖人以六合爲家。則邇者安遠者至。天子以四夷爲守。則要服貢荒。服王嘉靖殷邦。爰致氏羗之享。丕覃武烈。率來肅慎之庭。凡雕題漆齒之氓。盡圖王會。若辨髮貫胸之長。咸隸象胥。蓋上仁所不懷。必至誠爲能化。惟茲回鶻。世長北蕃。樹芽乘突厥之衰。通道路。未奇賞。來之三十四

值貞觀之盛。燕然請吏。犬羊竊比於中華。靈武徵兵。蛇豕荐窺乎上國。洎葉護狙東都之勝。致懷恩勾朔漠之師。金縢和親。不解南侵之禍。邊城互市。竟淪北面之盟。烽煙時徹於甘泉。車駕頻煩於細柳。屬關隴腥膻之後。從事羈縻。當藩臣跋扈之秋。未遑經畧。百年胡運。尚寬膏斧之誅。一絳皇輿。忽覩獻琛之會。此蓋伏遇 聖宣聰明天錫。勇智垂衣。而治際河清。海宴之期。秉鉞有虔。鼓雷厲風。飛之烈。坐明堂而朝羣后。惠中國以綏四方。冠帶月支。旅應驕牙之瑞。梯航日出。咸輸象齒之珍。神威交咆於遐荒。德教誕敷於輶譯。遂使可汗遣使。繫組

來朝特勅大首韜戈款塞封侯伏其兇性鷗鳥懷我好音雖夷情之叛服靡常要聖澤之涵濡無外丹書錫爵。崇日逐之封赤帝疏榮仍懋秩管之賞載歷宸慮特詔台司褒武義貞烈之臣斬異域歸忠之傳遠稽秦漢近採皇唐始戎由余之見幾終尚可孤之著節寫諸琬琰播狼胥瀚海之聲炳若丹青掩麟閣雲臺之美褒鉞中嚴於筆削絲綸下達於堯難感以至誠喜溢滄青之詔陳之大訓榮逾飛白之書俾觀古以知今用變夷而之夏信王者懷柔之大德妙聖人鼓舞之微權彼呼韓請朝特位侯王之上乃實融歸款遽蒙圖傳之頒然未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七

有襲我冠裳為王屏翰稽顙而臣闕下穹廡獲齒於內藩推心以置腹中文字遂通于殊俗允矣聖朝之盛事昭哉史冊之休光臣等材謝請纓籌疎借節元戎十乘期展六月之詩于羽兩階幸親七旬之格瞻龍顏而有喜肅虎拜以揚休伏願居安虞危柔遠能邇如天覆幬茲隆下濟之謙未雨綢繆彌切外寧之懼載干戈慕弓矢萬方假武以修文役叩符朝再馳億載宅中而圖大

疏

陳六事疏

張居正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極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二十

臣不揣愚陋日夜思維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於宣昭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處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駟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卽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兢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卽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探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

明文奇賞

朱之二十四

三

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卽如去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行若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

傳軍之其究其端端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或動見

請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詳曰多指點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處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播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筐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宵旰之憂實之意一切革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開南直隸毋得執此推讓徒

明文奇賞

朱之二十四

三

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下紀

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置誼。所謂踈整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狗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太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狗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

嚴刑峻法。虛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狗。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綱之斷。普維新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乞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一裁

一重 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

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未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聖衷特降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差。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禁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

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誣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都察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判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並立號簿登記。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

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聖裁。

一、嚴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取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爲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英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

明史稿

卷之二十四

五

弊。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善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權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譚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側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似是思建白。

查

條陳連編累牘，至嚴其本等職，業反屬非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國家雖嘖笑之，微敵誇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勅下吏部嚴考察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

明史稿

卷之二十四

五

六年考滿，毋得榮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誥勅、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勵。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察其平生，毋以一肯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諸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

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陞叅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 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國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

刑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

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卹之 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觀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

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博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千有恨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

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倣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爲天下先仍乞

刑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

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最惟以守已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 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令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情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因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

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 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 聖裁

一飭武備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

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畧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 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聞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

夫說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太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虛文塞責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 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爲憂伏乞 勅下戎政大臣中嚴軍政設法訓練或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將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犖犖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



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明制體以重 王言疏

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王言則閣臣為不職矣。謹

按舊規。凡官員應給誥勅。該部題奉。欽依手本到

閣。撰述官先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進呈。候批

紅。發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

寶。此定制也。至於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為得

體。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勅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

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慶

典。單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繁及比之考績。不同

故。以資被為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

來。俗尚干求。詞多浮靡。撰述官沿襲舊弊。往往不候

進呈。先將文稿傳示於人。其中詞語。又過為誇侈。多

百千言。或本無實行。虛為頌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

臣等方欲為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

勅者。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諫其君。猶謂之佐

況以上諫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該大學士張

孚敬等題為重誥勅事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

所言。足見敬慎。至意。近年以來。委的誥詞之文。浮泛誇

譽。至於數百甚。非制體。非王言。今後都着刪去。浮詞

以存實體。欽此。又該本官題為前事參論。制勅房辦

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書陶瑛贈官。

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內閣看詳。輒便進呈。等因。

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另撰誥文來着。岳梁。驛賈

浮詞。蔑視制詞。不遵前旨。着法司提了問。欽此。比時嘉

靖初年。誥勅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為稍繁。然尚未如

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況命令之辭

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

職掌。不容不為釐正。伏乞 皇上念 朝廷體統之富

尊。國家典制之富。宗勅下臣等。戒諭各撰述官

自今以後。凡為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辭

以壞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

市私交。如此庶 王言重。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守

其常職矣。

論邊事疏

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

東。前哨已到。大寧諸兵。請發急於星火。至於上屋。聖

慮。面諭臣等。房冠獨微。深以為憂。比時臣等已即

而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寬聖懷今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議掣兵及臣等使人於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首一向在巢住收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誑賞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南支奇賞

卷之三十四

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解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諸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前遼之聞近日既為虛聲所動征調疲困

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

論決重囚疏

昨該司禮監太監孫得勝口傳聖旨奉聖母諭今歲太喜命臣等於刑科三覆奏本上擬旨暫免行刑欽此仰惟聖母慈悲不殺之仁皇上將順好生之美臣等敢不仰承以廣德意但查我祖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鞠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世宗皇帝以齋醮奉玄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間從御筆所勾量行處決然此實近年姑息之弊非我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討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聞

南支奇賞

卷之三十四

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以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迪茲不干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冠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於如此若為政者不加以以刑則天與我明之常道將至于泯滅而壞亂必須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此書乃皇上近日所講習者夫文王視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於此等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者良以為惡之人彼自貽於刑辟難欲生之而不可得

卷之三十四

三

也且積秀不錫嘉禾不茂寬憤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憤於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為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為妖氛氣殷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疾癘之災則其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奈何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反悲於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况此等之人筋經法司評審九卿大臣廷鞠皆已衆証明白輪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

有大臣之心有大臣之

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虧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伏願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於浮屠之說毋流於姑息之愛奏上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姑牢固監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後繫免一年則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臣等叨與密勿此關係朝廷大政祖宗舊典不敢不盡其愚伏惟聖明裁擇再乞酌議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

近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奏稱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等因緣臣於去年七月條陳六事內一款飭武備中議及前事荷蒙聖明採納允行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緩急無備先年雖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欽依釐革整飭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竊以為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此若非假借天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弱勵將士之心又自皇上御極以來如耕王農之意親學以彰崇儒之美一二大典禮皆舉行則大閱之禮亦古者聖王詰兵治戎安

不忘危之意且稽之 列聖實錄在 祖宗朝亦間有  
行者遂爾冒昧具奏上請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  
振揚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  
一事其惓惓納忠之意委不在此極之當今時務委非  
所急今駱閣禮欲乞 皇上先其所急 留神萬幾以  
勵庶職此誠根本切要之論又謂禦端宜防 巡幸宜  
謹尤為計慮深遠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建言於君  
不必其說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初之為是。況  
臣職忝輔導一言一動務合天下之公尤不宜拂衆論  
而執己見以為是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  
事體未便不必另議停止夫始以為可行而行之繼以  
為當止而止之唯求以迄於國家耳。輔臣科臣之言何  
擇焉。臣若不自言之該部無從酌議輒敢冒昧奏伏  
乞 聖明俯覽愚誠不勝幸甚

請 戒諭羣臣疏

茲者大小臣工自陳考察俱已竣事一時 朝政始覺  
更新但人心陷溺已久宿垢未能盡除若不 特行戒  
諭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則衆心無所適從化理何由  
而致臣等謹擬 勅諭一道具稿呈 覽伏乞 聖明  
裁定 發下寫完用寶於本月十六日 早朝 特召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

吏部官擇出集百官於 午門外宣諭施行 皇帝勅

諭文武羣臣 蓋開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  
示所向朕以冲幼獲嗣不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  
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升平乃自近歲以  
來士習澆漓官方刻缺鑽隙鑽隙巧為鑽取之媒鼓煽  
朋儔公事擠排之術誠老成廉退為無用謂護佞便捷  
為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  
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  
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  
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銛鋤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  
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  
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朕方嘉典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濯宿垢  
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前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  
懷私以用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譎諂以隨時毋導  
奢嚮說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  
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  
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  
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議直以資聽納大臣  
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

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通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宜垂功名於竹帛。緇祿。廢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守塗轍。以朝廷為必可背。以法紀為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故諭。

請裁定 宗藩事例疏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勅諭 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等看得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為繁。國家典章。亦惟禮制為重。乃屬纂

明史稿 卷之三十四 三十九

修官。先將禮曹纂完。送副總裁官看改。然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將各官所纂禮曹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細參詳。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其年月。刪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為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按諸事理。尚

多有未當者。推原其意。徒以 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為設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低昂。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弊舉數端。可知其弊如 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 會典。蓋以 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為然。今乃祭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親王

明史稿 卷之三十四 四十

故絕既許為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異。亦當視其親疎以為差等。今房屋等項。一舉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典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塋。樂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 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繼止給五十石。而罪

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  
例之未安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同城居住。故絕  
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  
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  
如嫡婦子女不定年限。繫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  
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  
例之未安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  
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繫從繳奪。此混施  
無別。亦事例之未安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  
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開發邊  
明末苛賞 卷之三十四 四十一

爲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  
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于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  
至今改姓易籍。發爲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  
典。此等條例。都着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敕下  
禮部。遵照。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累朝見  
行事例。係關宗藩者。悉行哀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  
官。議擬。停當。上請。聖裁。著爲憲令。然後開送。臣等纂  
入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完。今以堅信而不移。懸諸  
日月。萬世無弊。矣。緣係纂修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  
請旨 明末苛賞 卷之三十四 四十二

請清汰近習疏  
伏蒙 聖諭。昨朕有御筆帖子。先生看來。未曾孫海客  
用朕越思。越惱。這廝。亂國壞法。朕今又降做小火者。發  
去南京。孝陵。種菜。先生等。既爲輔臣。輔朕躬。宗  
廟社稷。所係非輕。馬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既知此事。  
就該諫朕。教朕。爲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爲堯舜之臣。朕  
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朕。懋勵。過道。去奸邪。先生等。各要  
盡心輔朕。欽此。該文書官。丘得用。恭捧到閣。臣等。恭誦  
諭旨。不勝欽仰。不勝惶懼。仰惟 皇上。天挺聖資。切而  
聰穎。自 臨御以來。講學勤政。聖德日新。臣等。每

自慶幸以為親達 堯舜之主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  
乃數月之間仰窺 聖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 官中  
起居頗失常度。臣等心切憂惶。但身隔外庭。不知內事。  
即有所聞。未敢輕信。而 朝廷庶政。未見有關。故不敢  
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 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  
損者三樂。并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請 皇上加  
意省覽。蓋亦陰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問文書官云。  
近臣聞 皇上夜間遊左右近習。皆持短棍。棍兵。器此何  
為者。乃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為妄。  
不敢復言。連日因觀 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四

聖三

因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 皇上愛間遊宴。  
別宮。釋去法服。身著窄袖小衣。長街走馬。挾持刀仗。又  
數進奇巧戲玩之物。以惑感 上心。希圖寵幸。臣等連  
日寢食不寧。神輿飛越。可惜 天少聖主。被這幾箇奸  
佞小人。引誘惑感。一至於此。擬俟 日講時。而奏諫。  
勸以盡愚忠。乃蒙 聖母諄諄教戒。皇上情然改悔。  
遂去奸邪。引咎自責。又 宣諭臣等。盡心輔導。此蓋  
九廟列聖之靈。默啓我 聖母之心。形之謠言。陰佑我  
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孰無過。惟過而能改。則復  
於無過。自茲以往。皇上依然為堯舜之主。臣等亦庶

幾可勉為堯舜之臣矣。宗社生靈。曷勝慶幸。但古語  
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臣等竊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  
海客。用固為尤甚。而其中誚佞希寵放肆無忌者。尚不  
止此二人。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恭兵仗。尚掌印周  
海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 皇  
上既將此二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則孫德  
秀等亦不宜姑容存內。以為 聖德之累。伏望 皇上  
大奮乾斷。將孫德秀等一體降黜。以彰日月之明。其  
司禮監管事牌子等官。平日為忠為佞。諒莫逃於 聖  
鑒。合無俱令自陳。請自 聖斷。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四

四

誚佞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 皇穹垂象。彗芒掃宦  
者之星。亦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以光盛德。此 皇上  
修德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漢臣諸葛亮云。官中府  
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特罪輔導 官  
中之事。皆宜與開臣居正。又親承 先帝遺命。輔保  
聖躬。比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內外之嫌。不行直  
言。臣救以致 皇上有此過舉。孤負 先帝付託之言。  
萬死不足以自贖。除痛自省。勵以圖報。稱外。既蒙 皇  
上明發德音。昭示聖意。臣等此後亦不敢復以外臣自  
限。凡 皇上起居及 宮壺內事。但有所聞。即竭忠啟

公又有上  
世所無者  
皆補之  
大者

素及左右近習有邪佞不忠如孫海客用等者亦不避嫌怨必舉 祖宗之法奏請處治仍望 俯允施行皇上亦宜仰遵 聖母慈訓痛自改悔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 胤嗣節 賞資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 親萬幾以明庶政 勤講學以資治理庶今日之悔過不為虛言將來之 聖德愈為光顯夫臣等無任瀝血哀懇之至伏惟 聖慈鑒宥

請敷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

先該臣等 而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 省覽章奏講究治理于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 日講請暫免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四十五

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題奏緊要事情至 御前講解面請裁決伏奉 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 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取煩瀆 聖聰即恭侍 講讀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 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悃款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繇非臣等 面請奏事之初意也頃奉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德意啓沃 聖心者竊以為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什誥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親揚文武

之光烈而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疎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為盛事良以羹牆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為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 二祖開創洪業 列聖纂紹丕圖 奎章睿謨則載之 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 實錄其意義精深規復宏遠樞機周慎品式詳明足以遺三五之登閣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 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所踐者 祖宗之寶位所臨者 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 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 祖宗之威德則 今日之保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四十六

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惟在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 累朝 寶訓 實錄副本逐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取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



端門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遽難卒業容臣等次第纂輯陸續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晨講既畢臣等恭詣文華後殿講解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皇上偶有疑難即望而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於講後面奏請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皇上留神聽覽勉力行視訓錄之在前如祖宗之在正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輯熙無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聖

開即

熟息深宮之日猶

出御講幄之時則

聖德

愈進于高明聖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書

答少司馬楊二山

張居正

此來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中有識者雖心憂之而不敢言僕不揣淺陋妄有所陳猥辱高明特垂鑒獎感謝感謝賈生有言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豈不為之寒心哉今遇清明之朝當改絃之會而不相與勵翼協力共圖實事猶欲守故轍驚虛詞則是天下之事終無可為之時矣來教謂自今祇論事功以為黜陟凡稱清高談玄及議論無實者一切斥之不顧言哉言哉言乎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聖

與薊遼督撫

新事仗公雄略漸振之勢慰甚入衛之師疲於奔命人人以為為不便然而終不可裁者勢誠不能也大疏已明無容復議戚帥不知近日舉動何如折節以下士夫有文以期實效坦懷以合際貳正已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務也相見幸一勉之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為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麗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

獻納是制。和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于昔年秦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擄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爲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通貢。邊驛自稀。邊鄙不聳。稽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九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爲聲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才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我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亦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自傾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皆五利占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

得稽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如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肯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囁囁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玄老當備聞於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吉酋既歿。其子得如三衛例。襲替請貢。大疏甚善。但鄙意謂宜令順義爲之代。請蓋昔之乞封貢馬。皆出俺荅意。今以此委之。則西部有所約束。而中國之體益尊。且其子尚未回。亦未可不俟其求而遽與之也。鄙見如斯。不知可否。惟公熟計其便。

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

前後奉給教情款備至不勝感念。虜王表貢該部已順  
請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舊精美亦足以驗其誠  
惻無他也。昆婦愚悍似無來則永邪。卜雖為所牽終貧  
嗜閭市財物可招而致。然皆無足為輕重第常以大義  
責之時出小利誘之毋令東合土蠻為前鎮害足矣。辱  
示撫賞冊據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已  
百餘萬若所全活邊氓老得又不啻數十百萬矣。唐代  
宗親叩首於葉護馬前為百姓請命父老觀者皆為流  
涕口。廣平王真華夷主也。今所與虜者國家不啻若  
九牛一毛而所獲茲如此若公與僕所為國謀者忠

用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五十一

乎否耶而嗷嗷者猶以為言是其識反出長安父老下  
矣。幸王上雖在冲年已具大有為之度近又日御便  
殿講讀因而商榷政事從容造膝動息必咨僕亦得以  
罄竭忠惻知無不言言無不信擬於表貢後當以邊事  
虜情細細陳奏且以明公任事之忠策嗷嗷之口俟山  
陵畢後乃得暇耳公幸自信自堅勿以浮言為介令甥  
鳳雛人去草草附此

答巡漕張懷洲

轉漕以河道為正海運備不虞此誠確論昨已告之計  
部每歲一十二萬之外升合不得有加也若銳意任事

賢人

而頗有成功之病。海運初開小有失備。無害大計。何必  
語言處袖乎。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貴也。

用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五十一

明文奇賞卷三十五

張居正

書

答趙汝泉

答孫立亭

答吳堯山

與王敬所

與劉凝齋

答王鑑川

答王敬所

明文奇賞 卷三十五

答李石塘

答張太石

答吳環洲

答殷石汀

答吳環洲

答劉虹川

答傅諫議

答陸五臺

答邵文川

答崔巡撫

答吳環洲

答何萊山

答張崑崙

答蕭遼總督

與張心齋

答周友山

答邊鎮巡撫

答應天巡撫

答侯掖川

答吳環洲

明文奇賞 卷三十五

答耿楚侗

答劉凝齋

答錢按院

答張巡撫

答胡雅齋

答賈春宇

答劉凝齋

答張崑崙

答劉凝齋

答鄭範溪

答賀澹菴

答潘印川

答耿楚侗

答王又池

答朱謹吾

答三邊總督

答戚南塘

答吳巡撫

答賈春宇

答鄭範溪

明文奇賞 卷三

答賈春宇

答褚愛所

答賈春宇

答張嵎峽

答孫小溪

答張濂濱

答曾士楚

答鄭範溪

又

答朱東園

三

答蔡春臺

答陳節推

答陳節推十九

答張操江

答趙麟陽

別徐存齋

與王西石

申時行

序

會試錄序

明文奇賞 卷三

余有丁

序

贈周郡侯入覲序

四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五

書

答趙汝泉

史官陳仁錫明卿

張府正

薄貨愧不成享乃蒙厚酬切慙歉改折所品已下部  
覆行提土須委任得人乃可就功若一處有瑕則千丈  
之堅俱屬無用矣近來吏治頗為清肅司牧者不以  
民事為重好為虛文相詬訾日待遷此習竟不可易惟  
公與監司留意焉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茲磨特簡允懷輿情恒憂外  
控三關內制畿輔安攘之畧惟公是賴近來吏治頗為  
清肅司牧者不以民事為急崇尚虛文計日待遷終  
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餘皆非  
其所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  
無患矣惟公留意焉

答吳堯山言弘願濟世

吳子感公相知之素故為公不平然不思渠昔因僕而  
後見知於公今若此所謂食其粒而棄其木者矣僕平  
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

其好賢之心即今日尚獄之事可以觀矣二十年前曾  
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為薦薦使人寢處其上搜濁之垢  
穢之吾無間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  
歡喜施與况詆毀而已乎願公勉慰之相見非遠諸容  
而悉

與王敬所論大政

月中漕艘已盡抵灣萬里豐溢繁譁之力歟可慶可慶  
圖說訓蒙語耳何足以辱大製僕平生拙于文辭頗與  
懶性相成間有強作者亦輒以不得意棄去存錄者甚  
夥俟他日乞骸有暇料檢故囊中或有一二呈教辱示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嶺表善後事宜誠經世之計猷顧事涉更置旦夕未可  
遽圖僕今事 幼主務兢兢守法愛養小民與天下休  
息諸大孽盡必俟 聖齡稍長睿明益開乃可從容敷  
奏上請 宸斷行之即如宗室祿糧及西北邊用書生  
為將與處置屬夷之策皆 國家大事急宜經理者目  
前亦未敢言又未知他日可言之時僕尚得立朝否耳  
嘗謂 世廟以大有為之君而當時諸臣不能佐下風  
徒取儀文制度紛更一番末以修玄結局至經國遠猷  
太平鴻業固置而不講至今令人快快也辱教謹藏之  
篋中以俟乘機入告

與閩中巡撫劉廷賢

閩中數年無警當事者務沽節省虛民以致緩急無措  
設事非小公所請者已屬該部一一覆行俞帥老奸志  
意已難難以復用非新壯將軍不能辦此胡君舊在閩  
中頗著戰功銳於功名惟公結以誠信激以忠義必能  
有所建立也用兵機宜難以遠度既留以東一付於公

答王鑑川

虜酋款服邊鄙漸寧始終皆公之功僕雖曾借前箸少  
効區區所謂文墨議論者耳公乃謙美誰能謬為引重  
捧讀大疏背汗心惶故不敢擬廷議之旨誠以蒙思而  
後辭不若先自寢閣之為省事也本兵方欲題覆公之  
勲勞自宜首叙若諸文武將吏因人成事者已經屢錄  
恐難以盡優也

答河清王敬所

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過淮無任忻慰聞  
渡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通利則額賦可以畢達  
國儲日裕矣今計入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五  
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未敢言也  
答部李石塘

惟公往在西臺屢開議論比奉翰札率多溢美之詞豈

僕德衰於昔不足以來天下之善耶抑公欲卑論儕俗  
以取通顯耶考功之缺已屬銓曹調補其人則太宰所  
自擇者也

答延鎮巡撫張太石

頃面奏主上延鎮所修邊工與常不同公杖履跋涉  
身親督工故特遣兵部司屬往勘其復實也主上磨  
躬事事嚴實振舉邊事之機實在於此

答薊鎮吳瓊洲

聞俺酋病甚有如不起則疆場之事不免又費一番經  
理黃酋近日窮居塞外動靜何如將來局面當作何狀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五

四

今宜預思所以處之之術又屬夷長昂三貢不入屢在  
邊外捉人挾賞昨薊人捕得其叔長亮即欲斬以報功  
僕聞即使人止之令其借此以制伏長昂若彼能服罪  
補貢誓不再擾亦即赦而弗誅照舊撫賞但長昂與青  
把都為婚幸公示意青酋令其傳意長昂輸誠效順勿  
復作歹自取滅亡蓋薊鎮近日撫賞視昔不同皆僕為  
之處畫其段布諸物皆美好堪用者到即給賞而邊吏  
只畏法賊情大小必以上聞得賊必殺或啓蒙端須得  
諸夷守約彼此相安則薊患永紓而西虜之貢市益堅  
矣

答兩廣殷石汀

鯨鯢盡戮。地方救寧。公之功可能也。嗚見在之兵。當率然之變。在自戰之地。禦必死之賊。兵不別調。役不濫時。而全師奏捷。其功不可能也。廢資之典。尚未足酬簡在帝心。大界有日。

答吳塚洲論邊臣任事

適上論詰本兵虜情虛實之由。即日奉翰教讀之旨。哉其言之也。上谷得公。隱然如長城。僕內奉宸扈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遊九塞。益不啻一再至而已。奈何邊臣故套難改。鮮有為國家忠慮者。而無識言官動。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五

即諫自及與之論邊事。一似說夢。近有一科臣聞遼虎報達欲防守京城。浚濠塹掘戰坑。以禦虜者。虜在何處。而張皇如是。使人悶悶。此疏若行。豈不遠駭聽聞。取笑夷虜已奏。上留中。寢之以貳其迹。孤子一身無可與計事者。故每得翰示。輒說懌懌。日非喜其說之同已也。喜其有助于昏昧也。然不敢舉以告人。恐忌者遂反目于公。乃知大舜隱惡而揚善。亦有不可行於今者矣。人臣不忠。人心不古。可歎。自今東西虜情。的有所聞。仍望密以見示。其中情變無常。亦不必定以今日所言為是。所聞為的也。僕求助之意。真切懇至。幸惟亮之。揭稿一。

紙寄覽。仍希擲還。近聞有替目愚術人在邊。潤擾訪有指稱假托者。幸即擒治之。仍明示諸將士。僕從來不薦達此輩。勿為所誑也。

答劉虹川總憲

天下事有欲速而反遲。求得而顧失者。公是也。公昔在耶臺。有惠政無端被誣。世所共惜。為言屢至。召用有期。公乃急于求進。若不能須臾少。安者。與時撫臺有缺。僕即以公屬之。銓衡乃當事者。對言此公才信可用。獨無奈其竿牘頻仍。本部以是引嫌不敢用之。而僕自是亦默然。懸阻不敢復言公事矣。此非所謂欲速而反遲求。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六

得而顧失者乎。方今明主在上方。博蒐賢備。以興太平之治。僕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已。雖越在萬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譽垢。眾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其為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為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餽之以厚儀。要之以必從。又欲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難却。則不知僕亦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寘之絳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為絳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後闔門養重。靜以俟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為。舍大道而由。



曲徑棄道。誼而用貨。賄僕不得已。必將揚言于廷。以已之無私。則僕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無需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特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

### 答傅諫議

往者別時。曾以守已愛民四字相規。故屢辱厚惠。俱不敢受。蓋恐自背平日相規之言。有虧執事守已之節。而執事乃屢却不已。愈至愈厚。益以區區爲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間之白。尤爲殊異。顧此寶物。何處得來。恐非縣令所宜有也。謹仍璧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趙。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五。七。執事從此亦宜思所以自勵焉。

###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疏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傳。應禎爲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比今海內簪紳之侶。投東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

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象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尚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靡十餘齡。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況自隆慶以來。議論雖多。國是靡定。紀綱罔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爲異說。欲以抑損主威。

### 南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八

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能仇何足惜乎。至於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宋室之安危。子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錦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摧璫背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狡。夷強虜。獻琛修貢。歷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譏人者。不畏不

僕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謀甚狡上不及主上  
旁不及中貴而獨刺刃于僕之身又無所污職而獨曰  
車擅專擅云云欲以疎動。切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  
上耳賴。天地。宗廟之靈。默啓。宸衷。益堅。信任。不  
然。天下之事。豈不爲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  
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蓋大舜疾讒說之殄行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  
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  
答。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爲沽名之事也。而丈乃以  
潞公見諷誤矣。僕一念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自省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九

胞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  
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我爲創子手  
吾亦不離法場。而誣善提又一偶云。高岡虎方怒。深林  
蟒正噴。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不  
知此機乎。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今海內縉紳  
之侶。爲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曉曉不已  
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者也。讀  
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尚當刮目相待。

答閔遠邵文川言戰守功間

承別緒所許。臨一一精當。比者古北口之事。特欲借此

以儆惕人心。其實薊鎮屬夷。促人要賞。乘間爲盜。自昔  
已然。昨日豎子若不輕身出塞。浪追則亦無此喪敗矣。  
今四方所報殺官劫庫之事。無歲無之。中土且然。況邊  
境乎。薊帥昨蒙。嚴旨切責。足以示懲。若舉全鎮防守  
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安堵。此其功  
寧可誣乎。猶以辟風爲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採。又不  
以搏噬爲能也。似當以公初擬爲當。若欲爲之委曲除  
豁。則可云。據近日鴉鵲屬夷之事。雖若防禦少疎。然舉  
一鎮修守却虜之勞。實於功名未損。以此意措詞。不知  
可否。惟高明裁之。大抵薊鎮之勢。與他鎮不同。其論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十

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邊鎮。切近。陵寢。故在他鎮  
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在他鎮以能殺賊爲功。而此  
地以賊不入爲功。其勢居然也。至於調用南兵一節。實  
出於萬不得已。蓋因往時議者咸極言延寧邊兵入衛  
之苦。爲之罷減四枝。薊鎮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  
守。又不可棄地與賊。於是譚總督戚總兵乃建言。昔在  
浙中。部曲尚多。素所練習者。可頂所罷之數。因以教練  
火器。整理軍營。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爲虛費而無  
用。即當罷之。則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衛邊兵  
或於本鎮地方抽撥。不然。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

河漢所傳  
用之他兵  
如青北兵  
下故

此中事體其說甚長統俟面悉

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叛人背華向夷法當顯戮以絕禍本但所示二策似俱未善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計處今既爲一家凡事又當待之以信論之以理向者款貢曾與之約云除板升徒衆既多在虜已久許今照舊耕牧外自納貢已後我不受彼之降虜彼勿納我之叛人今彼納叛非約也宜令曉事通役明言索取之云往年所與王約誓者云何今聞有某人在彼其言云云凡此等人皆吾中國犯罪當死及貧困不能自活者乃逃往彼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十一

中以脫罪乞生耳其云云者皆妖言不足聽也往嘉靖年間有蕭芹者叛入虜中自言有神術咒人人輒死喝城城即崩俺答信之令人押之於邊城試令喝之而其術無驗當是時俺答方就大同乞貢中朝業已許之會邊臣以此事聞世廟惡之遂不許貢後蕭芹竟爲邏者所得梟首邊關此往事可鑒者也今彼既與我一

家好惡同之我之叛人亦彼所惡萬一此事聞之朝廷必以彼王爲背盟約納叛人王雖欲輸誠款朝廷亦彼不信則兩家大事從此壞矣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與執送軍門朝廷必鑒王之誠款和好益堅

賜膏愈厚何爲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康已成之功夫永久之利哉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即彼不從我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量此麼幹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千萬即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爲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可欺用術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誑我矣惟高明裁之大抵虜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人親父子兄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况夷狄乎在我兢兢自治常若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攘但當耐煩處之隨機應之期今無大失而已若欲事事完全人人守法則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十二

是以所中國之所不能者而責之夷狄也有是理哉此事似宜與軍門熟計而行萬惟留意焉

答吳環洲

前辱示邊事公高見遠識甚合鄙意膳房堡事僕正恐觀風者輒行奏論致駭聽聞擬作書止之不意大疏隨至而沈君亦遂匆匆參劾將官蓋渠惟懼以隱匿獲罪勢難中止又連及別事則過矣夫疆場之間小小破綻未能全無要之於大計未損若遇有事即行處置一番於大計反爲有益顧君不察耳今都邑之間猶有白晝剽竊劫庫殺官者况夷狄乎薊門三衛服屬二百餘年

此等明細  
者如此

矣。捉人挾賞猶不能一一盡詰乃可責之驕悍新附之虜乎要在當事者隨宜處置譬之於犬搖尾則投之骨狂吠則擊之以箠既箠而復服則服投之投而復吠則復擊之而可與之較曲直論法守乎前有書與方公方答書云耐煩二字邊臣宜書諸紳誠然昨部覆已明只如公前議行之然僕料虜已中餌決不合貢市之利以理責問必無不從者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道從已抵貴竹慰其所示安酋事具見高議遠猷朝廷可逭南顧之憂矣追念安酋庚午之事本守臣處置

南末奇賞 卷之三十五

三

失宜所置及弊端已構遂欲調三省之兵捐數十萬之費以剿之僕竊以為非計乃選用阮沙城巡撫授以五章之約阮公幸用吾策不用一卒不費斗糧而黔首稽顙繫組納質請罪此已事之明効也夫土夷雜種譬之狐鼠鼯鼯據險為固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人不可使也以國初兵力之強高皇帝之威豈不能盡野而郡縣之勢不可也其種類愈爭相殺固其性然又非可盡以漢法繩也究觀近年之事皆起於不才武職貪黷有司及四方無藉奸徒竄入其中者激而構煽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守土者又不深為地方長久之計輕信

此等明細  
者如此

偏僻遠為騰奏小則構訟大則用兵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為夷狄報仇幸而勝兵罷財費將吏冒賞於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骨損威傷重其禍

又有不可勝言者此已事可鑒也故僕以為制禦上夷之道惟在謹修內治廉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奸徒毋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繫行會勘亦毋輕為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視其理直而為眾所服者因而撫之理曲而為眾

南末奇賞 卷之三十五

十四

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即疆場定矣何致紛紛勞民動眾敵內以事外乎南北夷虜之勢不同其處之之道亦異管見如此惟高明擇之

答總憲張崑崙味言用人

頃借公于上谷也將有難鉅之托也乃竟不得如願令人悵恨久之于霄之材何患不登明堂但僕謝事有期不得托附于梓人殊可恨耳大君卹典已屬所司如何例請允別指所薦諸賢皆一時之俊處吾夾袋中寧止朝夕雖未免各有所短然堯舜在上翁受敷施取其長皆為國器若諸公能不恃其長刮磨微類致其瑩

美則希世之寶矣。辱示敢井及之薄莫敢因使者布之太君仙凡

答薊遼總督

賊至數萬則其患不在遼而在薊。蓋虜每入寇亦必費本遼左荒鹵人畜蕭疎萃數萬之衆駐荒陋之墟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非其所長况當暑雨之辰馬疲弓解馳騁復難虜之入犯求鹵獲耳以是所爲求若所欲雖至愚其必不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輒報十萬二十萬旬日之間復言出境遼之守兵不過萬賊若至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踏平彼復何畏而飲衆以退乎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主

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遼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百計摧抑之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鎮巡按遇虜僅以身免若令薊門有此事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効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膽結舌而不一言如此尚爲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行賞罰以服人心之旨益爲此也遼薊皆公所轄何親何疏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辱公至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薊門將士知之

至今猶守此約

恐生驕悍也本兵新任頗惑于昔年南兵坐食之言傳聞洵洵遂謂將有所更置僕知而譬曉之彼乃深省近來帖然無異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實修守以爲戰備一切浮費繁文悉從簡革臺上戍卒無事不許擅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即爲大功不必有所斬獲紛紛之議僕自爲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實一旦憤事則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岳君已屬之銓部如擬陞用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款貢

西虜僉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主

敢許然當其時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而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那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感恩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爲不可許僕獨以爲可皆以盟約爲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既感吾放廢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大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于我非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虐劉我人民共迫脅無禮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

毋自挾以爲重。今若輕許于東。則彼亦將忽而仰視之。他日且別自有請乞以厚要于我。啓蒙淪盟必自此始。是威藝於東而惠竭於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凍釣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爲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構。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爲大患。是我一舉而樹德于西。耀威于東。計無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主上冲年。國家幸而無事。宴安鴟毒。將發于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二十七

不虞。盡姑釋此。以爲外懼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詢及敢略陳其槩。雖然。遼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今虜禍方中於遼。遼以一鎖當全虜之勢。病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爲一身憂。遼人素稱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好益堅。此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辱華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誌憲從即駐寧州。因以彈壓姦宄。拊綏善良。甚休甚休。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

弼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荀子之不欲雖貨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于爲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惟夷由曾史爲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冠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況其餘乎。異日者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二十八

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剗刃于上。以毒其仇。而令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于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堯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儒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華翰所云。又似不徇俗以爲是非者。故敢略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答邊鎮巡撫

虜衆既敗於西。復挫於東。自此以後。束約束當益謹。邊

患可少紓矣但在。我猶當堅守。恩信益務以德壞之。蓋此。虜雖弱。既已附屬。猶足為我外藩。若使瓦剌生。虜得志。非中國之利也。其所定約法。至為簡當。彼即不果西行。亦可循而勿改。今邊鎮所急。惟在廣積貯。與屯利畜壯。勇休士力。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文耳。惟公加意焉。

答應天巡撫

毛二守被劾甚重。上覽之。發下重擬。孤即對言。若所劾果實。誠宜重處。但恐有枉耳。及出見太宰云。所劾虛實。固未可知。然其人素亦不滿於公。論遂從提究。頃奉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十九

華翰不勝恨恨。會崔道長人去。即為之申理。渠若肯虛心。不執初見。自為耶雪。甚善。不然姑且置之。以俟後人。可也。今後凡任事任怨之人。宜預將護俾得展布。待其被劾而後拯之。則無及矣。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既已悉備。衣圖書等項俱付。差人賫上矣。俺酋折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銳以俟。再舉策之上也。乃逞忿報復。以致部衆離心。執窮力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將亡胡之徵也。請和西番。斷不可許。回巢建寺一節。亦止可量助物料。工完賜以名。

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為建寺而勸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為重。而示威于瓦剌。不可從也。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既喪敗。執不得歸。然亦必歸。今在西海。不免為貴鎮擾。公且耐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久也。

答吳環洲

前上谷王公偵報虜情。言青酋為土蠻所掠。執益衰弱。今歲市馬。必不踰額。不穀即復書言。犬羊之性。惟論強弱。不羞卑辱。強則魚然。弱則屈服。雖身為奴隸。而不恥。今順義既失利于西。青酋失執。土蠻以力驅之。彼必不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二十

敢不從。則上谷之憂方始。未可遂為安枕也。今聞青酋果卑詞厚禮。以求解于土蠻。此輩庸騫。安能自立。將來反覆。其情叵測。須順義歸而約束之。故今日之執。仍當懷來順義。以制土酋。未可因其喪敗而遂棄之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辭

辱華翰并所梓論簡彙編。惓惓以奉行德意安民生。飭軍政為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也。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我安

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問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  
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  
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  
謂之王道繞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利之  
間存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  
秉政以來除 密勿敷陳培養 冲德外其播之 命  
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難之聲  
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強  
哉公今不以僕爲卑陋而留心于此誠生民之福也第  
須一一覈實考成乃可有効若徒騰之文告而已實意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三

且化爲虛文矣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及澄汰縣令二疏  
俱屬所司覆行丈田一事揅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  
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于僕之耳苟利社  
稷死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  
于國家寔爲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于浮言也

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情民情

羅旁自擅不計之日久矣往大征之舉擒斬以數萬計  
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徭賦不能爲害爲害者狼賊耳  
循山而竄狼流來無根點而好亂大興一臨徭先走於  
狼即窟穴中噉水抄官兵搜而殲之無敢抗臂故所殺

者皆徭賊也山深菁密逸刀漏網者安得盡無及大兵  
既退下令招降則狼賊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戶願受  
一廛或託言亡命懼而歸死有司不察慨行容納彼乃  
嘯其徒侶繕其故巢又知我防守單弱太役難再逞其  
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日之爲亂者皆徭賊非徭賊也此  
賊情之大較也至于浙福之兵皆浮募無藉之徒租于  
征剿憚于防守征剿則有鹵獲之利功成有陞賞之榮  
而賊衆又弱而易攻非南倭北虜以血戰而得之者故  
官兵無不樂于用兵賊平之後株守窮荒升斗之粟不  
足以糊口一有失事罪且不測故防守之兵無不利于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三

人之爲盜其者身自爲賊矣鳥盡弓藏兔死犬飢故諸  
將士多張大賊號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  
較也夫天下未有一舉百當絕無後顧者譬彼艾草鉅  
鉤既過根芽再芽旋生旋除之耳嘉隆之間廣中處  
處皆盜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不穀違衆而用殷司  
徒凌司馬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開  
除草萊開通徑路急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缺  
而不備粗而不精者今日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其功  
爾殷之頑民以衣冠之舊族處畿邑之近地猶世歷三  
紀入更三省而後能變況蠻荒榛菁之區猿蛇魑魅之



類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教令哉甲冑之士喜言征討閭閻之間又可調發惟公熟計而審圖之五嶺以南盡以付公不從中制或以威服或以德懷在公必有勝算敢獻言惟高明擇焉

答錢按院

膠萊之議王憲副原本題請但以已意經營已什七成矣王以憂去不終其事後來議者以為奇功張大其事計費以百萬而東人又憚於勞費故屢議屢阻今不另設官不大動衆惟責成巡撫該道以終王憲副之功需以歲月必可奏績但須為撫臺者肯以身任之事乃可

明永奇策 朱之幸五

集若按院不過建議而已議者一入行者一人復為道謀耳

答宣大張巡撫

長昂黠虜不臣久矣朝廷本欲棄罪致討但以禽獸畜之故每事包容今若悔罪真切輸誠效款亦許自新貢馬不必勒令盡補舊通蓋虜之所利者賞我之所重者非貢也若情在要挾無悔懼之實則閉關以絕之嚴兵以伺其間出奇以誘之威行而後可用恩也惟審圖之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吳中錫卹部覆雖不能盡如所請然比之嘉靖甲寅辛酉已為優矣但踰格之恩宜從上出皇明祖制凡優免稅糧當內定于心臨期便決勿使人先知要名于外良亦為此乃聞公以議錫分數遂傳布于民間彼中士民方蒿目以望而朝廷又不能盡從其請則思出于下悉歸于上矣今宜如部議宣布上德意從實舉行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盡勦協為聲援

屏示老酋回巢宜加賞犒及准青酋領市俱制虜要機雲中墩墻俱用磚包誠一勞永逸之計但六百里邊墻

明永奇策 朱之三十五

三十四

取之于班軍口糧能辦否幸與新督撫計之先報土蠻大舉犯邊即馳語該鎮或備堅壁清野李帥持重勿出使康帥選銳出關應於守自以重兵駐一片石伺間出奇邀擊近報賊犯寧前見我兵雲集即望風而遁然非大舉賊也承教允合機宜自此遼前聲援相通二將協和勢若常蛇不殺於此頗殫心力但時人未必知耳

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八寨之征在兩鎮似不容已本兵已覆從其請盟利事自隆慶五年建議今十年所積寧止五萬已擬旨下部稽查往日浪費之弊雖不可返庶可救于將來耳監

司撫按。取受不嚴。交際太多。費用太泛。皆嘉隆以來積習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爲甚。自不穀戴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兩廣諸公之餽。寧止萬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取之民。而孰辦耶。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驅之也。司道之取與不嚴。欲有司之從令。不可得矣。尊示謂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爲要論。顧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闐然。殆如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

明末青賞 卷之三十五

三

禮一切屏絕。此四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僞也。屢擬嚴旨。獎廉抑貪。欲庶幾以身帥衆。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常絕也。鑽刺之門。未嘗闔也。雖滄茶茹葢。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雖然。不穀固不敢以人之難化。而遂懈其帥之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雅操。積誠以動之。有頑冥弗率。重懲勿貸。至于中傷毀排。則朝廷自有公論。可勿恤矣。張帥已屢飽難以驅策代者。似可用。幸少優假。以鼓勵之。諸惟鑒亮。

答劉鎮巡撫張嶧

虜酋率衆掠史車二首。原因盜馬索賞耳。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諒無他虞。但史車二首。每每挑釁於各部。及其來攻。又急控我。謂其侵犯。且求庇緩。不從。則彼謂我不足恃。而有離心。從之。則各部又謂我曲庇有罪。而竊爲口實。要在辨其曲直。從公處之。頃直指倉惶來報。已詳示以此。中委曲令聽督撫處分也。

答兩廣劉嶧

承示林賊入暹羅。在廣中圖之爲易。時閩人亦有獻結東埔合從之策者。僕已止之。專屬廣中。以便從事。但暹羅既被其迫。扶而受之。則此賊尚強。恐暹羅不能獨制。

明末青賞 卷之三十五

三

林賊亦必深防我國之關。使至彼少泄其事。則謀敗矣。此中須別有奇策。乃可奏功。公言此賊決了。在今歲僕固未敢以爲然也。羅定兩山已定。幸責該道有司加意撫綏。恩威並用。俟人心既定。法令得行。自可化浮移爲土著。即編爲排年。可也。劉推公事已悉。

答宣大鄭範溪言省尾彈惠程

承示順義貢物已進。上大疏。屬所司覆行。茲有一事預爲告陳。先年聖駕謁陵。宣大軍門移駐全道。扈從閣臣皆饋送。下陳殊爲煩擾。今次斷不敢當。頃告之司禮諸君。諸君亦以爲然。望公俯亮。繁行停辦。若備而不

受爲費多矣。內閣中貴既免他處。自可悉停。亦以少紓民力。由中之言。萬惟鑒允。餘俟另復不一。

答藩伯賀澹菴言得國士

別緒一一領悉。夫人才難知。知人固未易也。不穀平日無他長。惟不以毀譽爲用舍。其所拔議。出於杯酒談笑。或望其神意態。或平生未識一面。其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人言。故有已嘖通顯。而其人終身不知者。如公所言。咸冀援於衆力。借譽於先容。若而人者。足以得國士。而士亦孰肯爲之用哉。屢示畧陳。所以自是誠宜忘言矣。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答河道潘印川

兩奉翰教。領悉河工効勞諸君奉。旨加恩銓部。以冗遂忘題覆。茲面促之。始全據具題。請加級陞補。一切從優。如五州同三爲首行二爲吏員部擬三司首領。僕皆特與府判他俱。類此蓋不如是。不足以勸有功而厲任事之臣也。書言人之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僕嘗以此入告。主上言國家爵祿以待有功。有功之人。不但宜加以爵祿。還須時時在念。不可忘也。恃愛具道。所以游君。即加銜代陳大恭。督催爲大界地運同缺。先已推補曹拱侯。兩淮有缺即用之。

五民是文  
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丈田賑飢。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高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啓聖明。雖在幼冲。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于宋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莫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錫強戮凶。剔奸蘆。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奸人不便於已。假言時政苛猛。以播惑衆聽。而迂濶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捍文罔。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雖勉遵上令。而實未得於心。所以宣上達下者。苟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此見公諸所條布訓辭。雖若嚴整而肫肫愛民之意。藹然於言外。以是服公。

之高議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監軍道裁革爲便彭湖賊未必即是真倭。但嚴備以待之。不必勤于遠也。人旋附復拙稿。未幾有歸政本末謹附一覽。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捕盜就擒足消地方隱禍。石倉憲昔守寧州。屢獲巨盜。故即畀以該道之重。今其効乃爾。天下之事豈不在用人哉。泰和盜發于公未任之前。今愆期未獲。似亦用非其任耳。

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三

先

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天眷。垂有永意。其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恩寵之隆。閭閻之盛。乃流俗之所望。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新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即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況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枉。固

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况千金百家之產乎。富此歲飢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入。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舖前一接官亭耳。烏觀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道。見達憲府。官即檄已行。工作已興。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答三邊總督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三

先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套虜與雲中上谷。微爲有間。款貢之議。始于順義。故事每優假。套虜初求貢甚急。我固未之許也。後以順義爲之懇乞。勉從之。然一切約束。東賜與皆與順義不同。而彼亦不敢厚望。蓋方以得請爲幸。而無復橫觀于望外耳。乃自順義西行。見我厚撫而優遇之。歸于求索之利。遂蒙觀望之心。昨延鎮即欲比例求陞官加賞。其意望漸除。端不可開也。夫套虜之求貢。不獨利賞。賜關市也。方其未貢時。延寧之間。搗巢趕馬。無歲無之。彼牧畜不得蕃息。老弱不得安養。又北備馬。刺南防中國。其苦甚矣。自款貢以來。內無搗巢之患。外

有關市之利。得以其餘力從事于瓦剌。則貢市事利于彼乎。利于是我乎。即使請求不獲。亦不敢釋重利而結怨于我。況其精兵健馬。消耗過半。束借助于順義。不獲西修怨于瓦剌。不能其衰弱無能為之狀。亦見矣。故任今日西鎮諸公。惟當堅持初約。稍事羈縻。而厲兵秣馬。以待其變。不宜曲徇其額外之請。以自敵也。惟高明裁之。又前語薛憲副乃牧地事。非屯田也。近使公措畫俱已周悉。趙卿被論破格賞之。凡以為此。惟公策勵之期有實効而已。外具別幅。統惟鑒存。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上蠻之策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主

前順義部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即馳語蒞邊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奮至西首。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圖澤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為主。賊不得入。即為上功。蒞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捨待之數日。賊氣衰墮。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蒞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之勉之。辱示以破虜為已。任其見許。國之忠臣。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

戚公奏  
以爲公  
忠實矣

川也。竊聞北人稱憤於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教。是足下之上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自為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羊羹之事。可為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查軍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惑行。實毋以怒用。司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慈望者。當制處。虛心受善。慎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安。不妨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相循之與。最下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主

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預圖之不穀。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與足下言者。須句句體認。不可忽也。

答浙江吳巡撫

吳公

公起郡守。用治行異策。二三年。即拜中丞。列于九卿。開府兩浙。此主上之殊恩也。未有勲庸。以報知遇。即納版而去。忠義之上。固如是乎。古人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朝廷舉數千里膏沃之地。畀之于公。言必行。計必用。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就。而必欲去之。以為潔。豈朝廷有負于公耶。或曰。公昔以舉刺勞。方伯事。致卻。今

見勞亦大用內不自安故去者此又非大人之弘度也  
廉簡冠買亦居將相勢不相容猶先公後仇以濟國事  
昔公與勞徒爭禮讓微節非有宿怨深仇不可解之釁  
也今公處浙勞處閩壤地懸隔畫疆而治又非有同居  
並位不相容之勢也萍浮江湖一撞而去即隨風分泊  
矣何嫌何疑而必欲相遺耶 明主在上方翕受敷施  
循名覈實以興太平之治願勉旃毋自損以孤輿望公  
之簡用僕所竊也竊恐執事者不究于忠義之節而湛  
于世俗之見以杆當時之文問則僕亦將有連坐之累  
焉書陳惟執事聞之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五

手書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僕平生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而  
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拔自沉淪小吏登諸  
八座比肩事主者不可勝數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  
報何公之惓惓于僕也哉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已  
者客僕之於公非敢僭爲知己也而公以知己待僕夫  
使公誠以僕爲知己也則古人之所以酬知己者固必  
有道矣朕朕終不敢當仍望諸主藏幸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兩奉華翰一言順義求討一言黃首驚驚評觀來文與

公回諭悉與鄙見懸合敬服黃首狂躁反覆不常乃其  
故態其言作反未必實有此謀但虛嚇耳惟安靜以處  
之嚴備以待之久久之計阻氣衰伎倆已盡自當入笠矣  
彼不來市我亦有費不必責其來爾但移書順義責以  
負約使屈在彼彼敢來犯即簡銳擊之若不來犯亦不  
必往討也又聞王把總者頗非忠信陰陽其間以規重  
利其所言亦難盡信也今想已就羈繼得勝市不知何  
時可竣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虜情謹密示東鎮預爲之備東西夷人原是一家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五

手書

大羊之性惟利是視安能縛其手足使不東行惟知之  
速備之嚴使人而無利則雖驅之亦不肯從矣今三衛  
之夷朝入貢而暮犯搶朝廷未能一一詰治之也而  
欲責之于新款之虜能乎順義築城是自敵之道其所  
求人夫車輛固決不可許若物料量助之以慰其心可  
也允公所密示札皆藏之於心一語不可泄也

答河道巡撫褚愛所

承示所刺屬吏大抵皆房河東論劾者想感於陝西牛  
希尹之事慮人以爲隱蔽也竊以爲事理不同難以隱  
論前牛希尹與督撫同居一城敢行貪肆陝西二司乃

不以其職跡開之本管督撫而遠開之于隔省巡鹽故  
旨中一詰問之今房河東差滿例行舉劾與前時疏論  
列者不同又無河南二司開揭之跡何嫌于不發乎以  
理揆之本省撫按於屬吏為親其賢否知之為確巡鹽  
等差兼轄者訪之未必實如有虧枉在本管撫按猶宜  
為之中雪若彼此約會務為雷同則特立獨行之上寧  
不為眾毀所鑒乎又近 旨中明先審後劾之例望着  
實奉行此後吏治當益精覈矣大疏以中州通賦請  
恩蠲貸計曹題覆未能盡從頃面奏 主上惻然與念  
渙發德音悉行豁免并大疏所不敢請者亦破例蠲恤

廟本奇賞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此 主上浩蕩之恩也永城賊情事殊為可駭頃即移  
書淮楊撫按承為協捕此地古來多盜不早撲滅將至  
滋蔓不可不慮也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

前奉宗室出城疏即屬都臺議處會科臣亦有疏論擬  
俟其入京當盡法重治之然料其故作聲勢為挾詐之  
計無意越奏也今果中道而返竊思彼既已喙先難盡  
從越關之例止可將為省者重懲餘姑未減而行查教  
唆主使之人以伐其隱奸斯亦足以示儆矣凡今 朝  
廷旨意一字一言皆有含著有關係非謾言者撫按諸

廟本奇賞

公肯細玩而力行之何事不辦哉徭役冊謹領

答總督張曜來計虜酋鈴束其支屬

賤眷小兒至京猥辱垂問深荷雅情馬王大二酋橫索  
事前偶有聞即以奉詢茲承示始知詳中言自非罰  
處云云此不服順義青酋鈴束也然青酋乃一校之長  
順義又諸部之長青酋云兄弟順義親則叔也尊則王  
也可不愛命乎 朝廷取以下以大制小以尊臨卑若與  
其卑小者交關行事則尊大者無權不能領眾天下日  
益多事而 朝廷體統亦甚蕪矣革夷一體寧可亂乎  
願公熟計之麻帥素稱智勇若能擒此虜當以斬馘之  
功賞之但須秘圖不可輕動也

廟本奇賞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承俯詢奏報賊情事謂別處不報而獨責之江南似以  
朝廷為多事煩苛者是未細釋前 旨也夫奏之與報  
事體不同奏謂奏聞 朝廷報謂申報上司詳前 旨  
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時嘗體訪如有盜賊  
生發務要即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寬限設法緝捕  
夫謂如有盜發即時申報則不問城內外皆當申報上  
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離城內亦不必奏聞  
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

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古意也。昨鎮江之事。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不報。及報不以實耳。賀氏之賊發於去秋。而今歲三月間。撫按始知之。是曾申報否乎。南都已獲蔡朋行。該府緝捕夥盜。而該府不認。以為烏有。是曾失事否乎。范良呂袁漳等家被盜。皆以未嘗失財為解。乃其賊固獲於浙中也。其所報實乎否也。江南以隱匿盜情為常事。數年之間。一發于揚州。再發于太平。今三發于鎮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問。則法紀蕩然矣。別處曾有是乎。朝廷以四方之耳目為耳目。今地方官挾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御史亦實。卷之三十五

答四川巡撫張濬演

承華翰及頒布條約。一一領悉。但導民以行。不以言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士之過也。殺之無救。故能使婦人女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條既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令已熟。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如是。即欲今之

為吏者皆與黃霸可也。若徒以言語教詔之。雖口破唇焦。畢竟何益。且昔之治蜀者。皆以嚴效。遠則諸葛孔明張乖。近則王浚。川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在替之見。惟高明擇見焉。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手諭領悉。吳素稱難治。比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鮮矣。此舉以望選宜。勉旃。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概舉綱維。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真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五

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檄請停免。士民悅之。為建生祠。奏留再歷。遂起陟蘇松巡撫。及為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彼。率不復能行。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通賦。復行徵派。於是士民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者。轉而為怨。忿恨矣。何則。驢虞之術易窮。來唐之欲難厭也。况此中人情。叵測。泉底難調。惟一以大



公至正行之庶得無咎無辱耳辱俯詢敢以職掌爲告  
幸裁擇焉

答前鎮鄭範溪

承示得勝市已竣上谷罰處滿酋亦已就緒則三鎮處  
事畢舉矣慰甚願義使恰酋處置上谷罰處甚力此順  
義之忠也乃滿酋兄弟不聽其令而罵恰台吉亦順義  
之辱也便中宜遣使一謝之一激之以爲後來張本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

承示虜王病篤今番恐不能起矣頃報套虜西擒者知  
虜王病亦皆洵洵况板升之人素依老酋爲主老酋死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手无

那吉弱不能附其衆加以荒旱諸夷思亂虜中自此多  
事矣那吉忿老酋之分其衆即欲西牧其智略可知矣  
此虜初降吾撫之甚厚今當急收之使與恰酋同心協  
力以爲外藩一應貢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時行黃酋病  
不死必且請張爲患公宜乘時厲兵秣馬厚撫戰士爲  
自固之計老酋若死虜中有變隨機應策在我自有餘  
力矣尊札亦即封呈 上覽

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存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聞中翁再相思頗不安願  
公一慰藉之至于海關峰之在吳其施爲雖若過當而

心則出於爲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即懷柔亦不必  
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虛心劑量之地方幸甚

答松江兵備蔡春臺

惟公昔在姑蘇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憲節以臨之  
乃近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  
吳中上司揣知中玄相公有憾于徐故爲之耳心焉此  
非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惠敵怨不及其子中玄公尤  
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即有怨于人可一言立  
解凡中玄公曾有手書奉公乃其由中之語必不藏怨  
蓄恨而過爲已甚之事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四十

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就逮脫不幸有傷露  
露之疾至于顛隕其無乃虧 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  
意乎亦非中玄公所樂聞也僕上惜 國家體面下欲  
爲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  
審圖之

答陳節推

恭惟老師台壽今年始踰七十比 葵蒼佐漢之年甫爲  
強半視尚父與周之歲未逮九齡側聽台候聰明步履  
強健蓋天佑 國家留佳石之佐永莫乾坤故選之於  
煙霞泉石之間以緩福社而候天和也頃不肖以所輯

帝鑑圖說進講至漢明帝幸學養老亭 上意欣然慕之第令今日欲舉行盛朝曠典憲大老以乞言則舍吾師將奚之焉不肖誠不勝慶忭茲以新筵宏啓不得偕諸兄輩稱觴左右格具不腆少將微忱惟宥其褻瀆而垂納焉幸甚

答陳節推十九

語曰愚者闇於成事明者觀於未然豈不信哉往奉台翰憐不肖之愚忠教以防微杜漸慎自持愛竊以爲事惟任理似不爲過曲爲之防有所未暇今果有遠左之事中外駭異以爲事出理外而不知老師已預視於數月之前顛蒙之見果於自信但知竭忠捐軀可以報國更不思身雖不肖謬肩重任其進死退生關係非小乃議不返顧計不旋踵虞羅在前真行直蹈猶賴主上明聖左右素相敬信故三至不疑眷意轉篤不然天下事豈不可爲寒心哉以是不惟感老師愛念之深又自愧知量尚未足以竊宮牆之萬一也謹當服膺台訓益竭孤忠博求同德以固君子之交慎察衆情以洩陰邪之黨一二年後主上聖志大定嘉禮告成乃乞骸

明肅納筮論而去庶可以終受托之事耳未知有此福分否二兄並歸請啓上謝并告不敏

答張操江

辱教遠嫌防伺之說深荷道誼知已今國家之事無巨無細皆必面奉意旨而行錄主上日御便殿得以造膝從容盡其誠款專擅之嫌庶幾可免但僕以綿薄受經託之重今內外所倚惟僕一人當以死報國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已私與焉爾頃奸人挾刃入內誣指新鄭所使上自兩宮主上下自閭閻細民一聞此語咸以爲信而斥墮者遂欲甘心焉中外洶洶幾成大獄僕切心知其不然未有以明也乃面奏主上斯事關係重大竊恐濫及無辜又委曲

明末奇案 卷之三十五

四二

開導以國法甚嚴人臣不敢萌此念請得姑緩其獄務求真的乃可正法荷主上面允而左右中貴人亦皆雅相尊信深諒鄙心不敢肆其鉤鉅之巧伏念六七日至于旬時果得真情新鄭之誣始從辨釋國家元氣乃得無損不然此公之禍固不待言而株連蔓引流毒縉紳今不知作何狀矣嗟乎如僕苦心誰則知之日末爲此形神俱瘁鬚髮頓白啗茶茹藥又誰與憐之耿耿丹心祇自憐耳文初聞此必重驚駭恐遠不詳其顛末特以奉聞南中士大夫有欲知者亦可略示其槩俾得安意無恐外奏對近稿奉覽

與南掌院趙麟陽

僕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為敝省巡撫一見即  
許以國士呼為小友每與藩臬諸君言此子將相才也  
昔張燕公識李鄴侯于童稚吾庶幾云云又解束帶以  
相贈曰子他日不東此卿以表呂虔意耳一日留僕共  
飯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則州張秀才也他  
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為故人也僕自以童  
幼豈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報中心藏之  
未嘗敢忘前年顧峻來見僕因追憶公言不覺嗟唏流  
涕念無以厚之欲以郵束控之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四三

皇上辭免當得廢子移之於顧以報知已會楊虞坡太  
宰知之為僕謀曰東橋昔督工

顯陵有勞宜廢為當路斷阻當時先後在工者皆廢而  
獨無此可援例陳乞且公海內名流補與一廢豈得為  
過近于工部查公果未霽恩遂令峻生具疏陳情自乞  
蒙

恩俞允此

朝廷錄舊之恩而僕報知已贊成之義也今聞其侄輩  
咸起戶爭言峻是三房倫序不宜投揭留都法司欲行  
爭奪彼蓋不知乃祖見托之言僕報知已之意但知錄

庶常例相競耳且已來

明旨孰得而易之乞公明示以大義給峻生一執照庶  
不為邪囿所陵而僕區區之義亦可報東橋公于冥漠  
矣縷縷聒聽統惟鑒原

懋修曰東橋先生不惟知先父又知其幼子峻不自  
致青雲必待見故人乃得功名此等神識若有前定  
數以主乎其間前事神識殆不可及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少不自慎被  
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諒其愚即日南發遠隔門牆未一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四三

奉音徽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閭閻衣冠之族乏  
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願在下弟子深  
蒙鑒獎雖件舉知深於徐霽中郎倒屣於仲宣未為過  
也知已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典周召之業使  
如正者東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九九之  
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退短翮飛翔之  
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  
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流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  
知矣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慘慘之悲秋毫少效  
于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即負

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聲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調謀默運固非謬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模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收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焚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然不逾年遂以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需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三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凋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溫結之懷難堪也相公于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况

今榮進之路險于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羣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蓋若披腹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若天啟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即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龔龔爬頭而竊歎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泰廢人主之尊祿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玄覽抗志

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則身重於泰山言信於著龜進則爲龍爲光退則爲鴻爲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爲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尚侈靡貪者恒得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綺綺百刻蒸藿不飽而在位者或膳養厭梁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侈俗也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石猶生我

美疾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今色孔壬美疾也然端直勁而難親今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擬于臯伊論功則卑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而設此高允所以深疾閔湛謂其所營尺寸之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亦鴻業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頹靡廉恥道喪苞苴顯於簞維倖孔多於亡羊乞渴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弊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廉恥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

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今爵祿賞鑒常歸之廉耻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相公鎮之以無名之棧，醜之以醇和之氣，即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為者。若夫格天之業，致王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夫翳翬之翔，臣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遊，無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仰禪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賤干非，其分不知者，以為預結於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效于涓埃，即剖肝裂膚，士所不辭，况恤其他乎？古人之誦

明文奇賞

宋之三

四

曰：近而不言為誦，遠而不言為德。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繫積郵懷，臨發潛然，詞不宜心，仰惟相公清閑之燕，垂察狂狷之言，幸甚云云。

與邊鎮巡撫王西石

厚爵教具，悉丈體困之忠任事之勇，經理之畧，東北一而可無虞矣。昔李抱真初在澤潞，勝兵不滿萬，抱真屬以忠義省財用，閱軍實數年，遂為強鎮。河北諸藩懾懼，不敢越河為寇，抱真力也。以此見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艱難困憊，忠智實由以表見也。願近來疆場之臣，大抵選慎觀望，飾虛言，張首虜為旦夕計，非有長慮，却顧為

此段又  
可與前段  
相照

地方至計也。因仍成風，邊事大壞。夫仕宦至於巡撫，受國恩不為不厚，功名不為不顯矣。事有關係，宜以死生去就決之，乃認認然求便其身，圖此亦不忠不智甚矣。今者廟堂頗亦厭此苞苴不行功實，漸異吾丈素懷忠赤，當一面之寄，此千載一時也。事有易置者，不妨先達本兵次第舉行，詢于有衆，事事求實，又未之以誠，懸持之以堅忍，慮定而後動，鮮不濟矣。弟望丈之重敬大之深，故收肆其狂瞽，以丈位隆望重，稱休光頌盛德者，當不乏人，固無事弟喋喋也。遼東地圖備悉者，幸見教。

一帙

明文奇賞

宋之三

四

序

丁丑會試錄後序

申時行

是歲丁丑南宮士大集 上命輔臣臣四維典試臣時  
行輟 講帷事以從士既籍 奏臣謹遵故事序諸末  
簡臣親往背勸駕續食之士大指在明聖之道而習  
當世之法兩者士所挾以爲重上之所審察側席而求  
也昔周之隆日以德行道莠漸摩庠序之中然猶始和  
布令月朔讀法俾益習于官府都鄙之治士皆專志一  
節修實而效之居則稱先王出則維天子使爲王國之  
幹其盛如此自漢以來經術多岐吏議紛雜故出入不  
明文章賞 卷之三十五 四十八  
停所聞者恒董董焉蓋教化立于上則士之需染也易  
習尚成于下則士之振奮也難其效可睹已我 聖祖  
明道立法經緯百王一切刻偽斷雕以實行求士諸不  
在六籍孔子不列于學官非義理典訓之文不著于功  
令自 朝廷達郡邑科指條教犁然其嚴百司務廩廩  
舉職而不然者吏奉三尺隨其後故士誦述先聖童而  
習長而安如此之專也進而任當世稟仰 成式畫一  
而守之如此之易也二百餘年士之秉道循法稱學術  
事功者炳焉可述卽成周何以異是然臣嘗過計以爲  
文微于太盛法玩于久安敝則緣飾愈巧而實不修玩

則檢押常疏而節不立此士之所大患也此見佔畢之  
士多驚詭奇譚說之家常持空幻非徒繡其繁輓又說  
淫詞而助之當官蒞衆則微文避諱先名與而後職業  
卽重禁之其勢不止何也則習尚已成而溺焉者衆也  
故爲今之士則稱難矣 皇上天啟睿明 游神聖緒  
日討論 國家故事興修 聖祖之約束 創守不易  
輟臣 主不異意此亦士振奮之時也臣被 命授士  
探衡量而程祭之其言皆宗本經訓力還雅馴兢兢于  
當世之務可不謂承 澤仰流能自被濯者乎雖然臣  
觀其言未親其實也夫士挾策而升能篤論質言有司  
明文章賞 卷之三十五 四十九  
固收之並而不暇求之備迨分職就列奉 主上奔走  
則受寄重而課責嚴有不貴其言而貴其用矣稽令脩  
僕售僞不當于功實者是道之賊而法之所黜也蓋孔  
子論禮樂從先進惡似是而非諸士宜何處焉砥節而  
首公先勞而後祿惟職是修不計謗譽惟力是視不校  
險夷寧言而意毋以便給遂其私寧行而觚毋以譎  
淪其操則庶幾秉道循法之士能修實以效之 國  
家而不負于臣之所舉矣頃四方奏賢書 上輒留意  
省覽卽一二爲外皆 手詔詰問有如士不效實異時  
上按籍而問主者則臣且蒙罰而士亦與其恥聲吁可

惟哉諸士勗之俾臣得適于蜀也則幸矣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五十一

序

贈郡侯華楚周公入觀亭

余有丁

予載索直承明廬見天子肆觀羣后時凡四方牧伯各率其職入王所而奉天子大計則自我浙江始浙江自牧守而下若邑長吏若丞尉若諸僚文學守得差次之上于天子天子詔大宰廢置復命侍中于殿上臨飭如上前而擇岳牧治行有異等者賜宴于大官錫之纁帛鎡楮殊寵過庸是不爲闕鉅帑遺者哉今上御極二年將舉觀典明郡周公以職叙往郡于大夫相率謂公以主上秉新政與天下更始望精太平倚關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五十二

合宮嚮室延見襟問上計長吏將陳說閭閻疾苦得爲不得爲之故觀其所繇遐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公當從後叩頭謝條其對以稱主上意則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公謂某幸得備位爲郡守即不能與化條有以自効亦効思職事簿郡中諸吏條其得失以屬上計而奉主上財察蓋明之邑五而爲今丞尉條者亦五類未必皆賢皆不肖綜覈吏功當與簿合必名實相應者予奏言某也賢某也不肖不敢徇明並海爲郡地淳鹵無商賈往來不順於山即順於渚今山出厲禁渚出嚴章民無所聊生五月至六月不雨大無禾麥以奉軍興

歲不下千餘緡民且曰僉予奏言請急省軍實薄租賦  
毋動搖國本民絲也理則理亂則亂惟屈伸其有好究  
也猶苗之有草也草易滋蔓滋蔓難圖予奏言請鋤奸  
謀猾以安良善弗敢憚諺言莠有荆棘聚根者怨田有  
蠹賊望稼者悲民憊矣豪復與民爭利利不在民而豪  
愈橫以收民視貨若鳩畏豪若虎假使長吏縱不問是  
舍豪也即問之是操豪急也操不可舍不可政無所重  
輕是荆棘不見伐蠹賊爲殃非所以任民也予奏言請  
抑豪以扶民罔敢縱於是史丁在告有味公之言也曰  
公惟有之是以似之矣公下車廉廩平廉食貞淫之化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五 五十二

決于境內意在成就全安下吏而條貫詳備吏不敢欺  
即無梗于食淫不職者人人問以謠俗民所便宜減損  
更徭十之六七必偃拊而煥休之毋事操切撻挾擊擊  
而訟至立斷較若持衡法訖威富不爲少阻而銖兩之  
奸無不單得使負擔者息有咆哮者不敢入千里養公  
濠修通敏精經術而溫良有醜藉故行縣未三月而民  
之服者如鑑信者如著懷者如乳一切治理威名流聞  
如此公即入而引見 主上有所陳對 上遽而察公  
所行知其所以然必將曰太守勞苦是真能以廉貪貞  
淫之風興大化者也公所得寵異當不後矣詩有之樂

原缺

明文奇賞卷三十六

王錫爵

序

丙戌會試錄序

藏文榮公文集序

密箴後序

賀撫臺趙公考績加恩序

劉封君夫婦雙壽序

祭文

祭趙定宇文

明文奇賞 卷三十一

祭王鳳洲文

祭王男衡文

書

與周翼亭

吳悟齋

郭鯤濱

劉見嵩

王勝泉

林杲秀才

王鳳洲



耿楚侗	鄧定宇	王麟泉	周二魯	梅鶴洲	赫術陽	丘月林	徐彭二太學	王鳳洲	王會泉	李養愚	張崑崙	吳復菴	俞同麓	趙定宇	張念華	李及泉	鄭崑巖	顧膺環
-----	-----	-----	-----	-----	-----	-----	-------	-----	-----	-----	-----	-----	-----	-----	-----	-----	-----	-----

明文奇賞

卷美

二

趙凝陽	宋桐江	朱和陽	陳五岳	王對南	潘印川	葉龍潭	鄭範溪	李桂亭	鄭範溪	房備吾	周二魯	穆啟吾	鄭範溪	又	梅鶴洲	沈鏡宗	朱虞封	李養愚	葉龍潭
-----	-----	-----	-----	-----	-----	-----	-----	-----	-----	-----	-----	-----	-----	---	-----	-----	-----	-----	-----

明文奇賞

卷三

三

黃毅菴	耿叔臺	沈蛟門	黃慎軒	蕭玄圃	詹仰庇	疏	慰問中宮以全聖德事疏	許國	序	明文奇賞	武舉錄後序	張位	碑	去思碑文	沈一貫	記	董孝子祠記	序	贈族父稷丘公序	于慎行
										卷三										
										四										

序	金輿山房稿後序	王家屏	疏	第一疏	第二疏	第三疏	郭子章	論	都論	明文奇賞	管志道	序	孟義訂測自序
										卷三			
										五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

序

丙戌會試錄序

王錫爵

萬曆十有四年丙戌春禮部復會試士士集闕下待試者四千六百有奇尚書臣沈鯉侍郎臣朱廣臣王弘誨以考試官請上命臣錫爵偕學士臣子義往先是科臣條議以人文日盛議廣制額以易書分考官更署不便議廣自額有詔皆可而上德意所嚮尤在厚招髦俊以充任使特著令自今歲定取士之額三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六

百五十人一時旨出禁中中外喁喁創睹開科盛典士以加奮臣不敢不加詳故事考試官受成事於分考涉筆署次其甲乙已耳而臣於此三百五十人者皆目所注閱日與在事諸臣往復商校而後定自謂無遺明命題分卷皆錯綜緣手探策而決之自謂無遺法臣之愚也以 上所非時 詔召從田間入參機筦 恩幸至隆每日惟頂踵不足報萬分一則攝衣吐哺陰求天下之賢者以日月薦引未嘗不心盡也然臣又自謂其者未嘗報 上報 上自今日始何則因六藝之筌蹄攬四方之羔雉其得人較廣又謂 聖主更化起敝至

集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六

登士習之初有司者奉什乙酉詔書一切程士之文不夙構而具臣乃得顯其日夜之力於校文錄成而獻之幸不辱 命此非臣之能乃 上固以不欺教臣也抑臣竊嘗歎世有大欺而習焉不察者夫今主司之程士其有不揣訥談成弘之際者乎其亦有以成弘之文課子弟者乎士之字雕句績剽獵諸子二氏之唾餘見謂弗收至主司自為辭引諸子二氏無取也籍具在此可謂不欺否臣以為 明興迄今太平盛理如日方中皇上紹隆棧樸弘振典謨久道之化且日融月浹士當其扶輿元氣盡洩之時勢不得不日趨於文而主司業受其必趨之勢蓋太牢以進自不得復藉口含菽飲水之適也故臣今者相士神識藻采無所偏遺間亦頗參諸子二氏微言不詭于大籍者惟剽獵雕績無取焉而臣又不敢自犯綺語戒以明不欺使夫搜籍索臣者知其無違心之趣也退而與子弟無後言也蓋古志有之以表示目以鼓語耳臣亦望諸士之耳目臣而效之上也故日報 上自今日始雖然士即其一日之言信臣耳錄既成獻臣且率之見 上而儼然班榮次奉奔走焉其名甚顯其途甚達其獲則無所不嘗甚速則無所不跡是欺之端百而其耳目臣者一也臣何敢不應

異日者臣乃在史局錄士順天未聞聞吏議而士又方其頌舉鄉校爲諸生臣竊不自探以爲賢者遭時砥礪立節顯名爾毋庸以賓與爲恩府當是時士問臣若言毋不洒然生氣者臣亦且自珍敝帚守之至于今十四年往矣臣非復在史局時士亦非復頌舉爲諸生時會今年天下新計吏上所受郡國之計簿臣以職事得與聞因退而私考故所期砥礪立節顯名之士大都惜惜治辨無全材監司臺省無全舉而臣始思矣上赫然用重典以賞罰示教勸如特兩衡而主應司郭之吏常苦夫人情之多疑怯行賞而勇議罰而臣始益思矣

一臣之身乃空言之與更事何如哉士即其過信臣則臣之敝帚無爲也嘗試閱當世之故考得失之林周章漢條三五申令能自引經生東首受吏法否臨岐路而涉未流能介然有所不爲不欲不言否負俗豪舉智勇功名之會能毋以矜歛爲性真脂韋爲骨體否能敝車羸馬以朝入里門而趨勞能謙滿能挹否此屈指一不當而世輒以荃茅同腐而弄之曰上且彌天置羅歲濫額五十人焉顧直惠官少不足充貢驟爾無所事惜小爲也此臣之所以爲士思也且夫效主酬知保終釋恩則義莫如不欺者然不欺難言矣布衣伏處之士

獨行惟影獨寢惟余斯可以肝膽不外見而遁也若乃同任職而良楮見同趨名而靜躁見同游世而茹吐見夫且奚通文中子曰我未見詐靜僞儉者又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如詐焉不爲誇飾若愚似鄙今人以爲耻我則不耻也此皆待尋聲辨貌以知其肝膽士獨奈何敢輕言不欺故浮澆在前功實居後而謬悠自信以鄉評官論舉無足思者則言不欺乃欺也臣故以臣之自爲思終不欺之說焉在易漸之六爻以鴻之漸羽取象仕進而初之千三之陸四之木五之陵大抵皆兩立貞悔之交當喜而思者其間獨磐之循循見謂無思然聖人且以素飽戒之乃後始歸之升達不亂而吉於戲懼豈獨在臣哉士惟毋忘恩則臣亦且毋忘故錄士順天之言行復抵掌而效之臣不恩矣謹序

表文榮公文集

我

世宗肅皇帝始定大禮和寧天人乃益嚮意文學之士奉璋被廟策筆成輩而稱禁近臣者廩廩庶幾庶歌猗讓之風焉而公車司馬門麟集待詔不能悉當上指則往窺綠宅徑資屏吻以入于是柄臣左右之名薦士者

天子時自以手書度次取舍稍抑奪其權而我師少傳  
袁文榮公重矣公初以明經上春官擢第一既及第守  
翰林二十年而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侍帷幄晉泰  
大政皆不卜不謀惘然恨得公晚雖公亦自謂千載一  
遇也故生平著作於代言應制爲多上數有所徵問  
夜分出片紙禁中使中貴人刻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  
傍侍史封題紀歲月而已乃其出入風議纒纒數千百  
言自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閤而不傳者豈少哉公  
物後且數歲而厭嗣中書君孫佩手澤蒐採廢遺得什  
一二千四方好事者刻之嗟乎此亦禁中一備嘗者可

明史奇賞

卷之三

五

以知味已而錫爵間頗聞世儒之論欲以軋前轍後  
文怒罵闖然入班楊阮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  
乃如蟲飛蜂鳴方曉曉公以爲文字至有臺閣體而  
始衰嘗試今之述典詰銘鼎彝則如楚夫閨婦強衣冠  
揖讓五色無主蓋學士家溺其職久矣自錫爵游公門  
下公所爲文章皆肆意衝口對客立就古辭古事如鬼  
神輪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溫密卒澤于仁義炳如也身  
不出長安門螭頭餘泄所在成霖故無吻頰鳴悲之終  
非兩漢三代之書不觀非兩雅方聞之士不友非咸夏  
鈞天之音不聽故無棘寒詭衆之辭夫天球綴璣陳列

虞庭大劔高冠班侍左右然後知魚目之亡光面墻之  
至固也公壬戌策士有云古之帝王建鴻惠者必有鴻  
華之臣褒頌紀載鴻惠乃彰蓋若以自謂云時錫爵泰  
爲公高第弟子服義未深而公已升爲列星放于中書  
君之請序書以畀之非敢曰知文也

客箴後序

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既爲其鄉先生蔡文莊公疏  
請得追謚因刻其密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未得其  
說也一日忽記爲史官時少保趙文肅先生問呼與講  
學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

明史奇賞

卷之三

六

然見故惡夫以氣稟嗜欲駕學問而行顯密不相權者  
先生曰何謂顯何謂密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密語  
未終而先生起躍然曰孺子可教已當肯竊自喜年少  
見一斑驟而得先生肯語已涉學遊世迨今二十年始  
大悟其向者言密之虛也夫密箴言自立言自反言自  
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獨坐獨臥時以治心養  
氣去妄去矜爲默而寡過之行無勝術也故汝清自呼  
小人自習曉曉嚶嚶自戒老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爲害  
也蓋蔡先生沒而其行世之書止于解經圖說爲後生  
嚆矢乃世鮮傳其密箴而當肯相與標立門戶繼辨自

聖人

矜之士其書恍洋可喜學者至今師宗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子密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與其使君子屈不若使小人愧夫愧心生于已之不勝知不勝乃可以言為已而勝者非已也少以用壯勝辯以禦訥勝躁以飾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即不屬之已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義也請終身不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敢言自勝正難

賀撫臺趙公考績加恩序

大元朝  
今日同  
書曰

萬曆甲午應天巡撫缺 天子若曰是惟予股肱重地其擇老成敗歷久練文武事者以往而延推四川趙公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七

以原任都御史即家拜兵部侍郎開府應天 命既下則東南士民舞手相賀曰是得人矣而先是公撫甘肅自福建順天再徙業已稱久次其在甘肅且逾年而會虜入洮岷罷歸時論久稱屈故再起畀重地予卿銜示不階循常尺寸以進者予是賀者復相與愛公之不能久亡何公果兩推少宰不報則吳民益喜出望外而或又有疑 明主意不測以為地方留公之利不若使公遂尹天下之為公會明年公以丁酉之某月適前甘肅倭滿三歲考部疏朝夕下公得用賢勞晉階 予語三代然後民始知 天子虛席倚公之意不薄而又知公

之得褒寵以為吳也則愈益大喜曰公且為周文襄文襄故撫吳都御史在正統間以均糧治水積功惠于吳者也歷官至官保尚書終不改鎮故吳民遂以為公頌云嗟乎使公不出長安門取卿相有以易此聲者乎于是公之屬布政使曹公等共造屬錫爵言以賀夫天子急我東南不難久借公以活我元元命于螺贏蒲蛤之鄉而錫爵屬謝事里居正公之宇下悲默默已乎抑使君微其事而不敏以意對焉于是使君進曰丙申之秋苦雨傷稼則既八月次于報災例已後時公慨然疏聞語甚痛辛得留漕粟之半所省耗米以二十萬計輕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八

賁銀以九萬計匪是者爾時踴賁將遭難輦輪百而當一民間一而當百民力盡矣矣錫爵手額曰然予之恤斯粥斯亦已又矣願聞其次使君又進曰自東事起東南富重兵苦加派公至立撤其半以寬民茲議復故額而公終不欲若民疏請留闕稅以充雖部議不即允業有端矣往歲當事者移鎮句容適以威重示控制已耳公獨撫寒沐暑歲歲出行部計軍實訓之而又躬廉份以風庶僚所過郡縣不責復傳不以緩贈私交際往往節絀水境上民無知者其所意創為有司徵糧土客兵支餉圖籍皆深中隱囊利條畫 聖師指臂不能臨時

上下其手而軍民以安其惠而罷精而不煩多類此者  
某曰唯唯使君與公同甘苦劑緩急固宜知公蓋古人  
貴不聞不見之功今人反之往往張小爲人中緩外急  
口哆聲張見謂能憂時目不親伍陣耳不聞金鼓足不  
履邊壩紛紛議增兵增餉一切取辦丁不能自言之小  
民足寒傷心本末倒甚竊聞公昔者嘗撫甘肅矣時二  
南內訌朝上抵掌談封狼居胥之功而公務持重無張  
皇以此坐待譴去其公去而竟所爲安邊邊者安  
在則其效可睹矣蓋今天下最患者上不憂文法而憂  
議論下不憂後虜盜賊而憂在流離流離與詩張好亂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九

之民當公在甘肅時羽書飛流中外震動所見惟肅時  
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東南之憂在若形未形之間民  
之畏苛政也甚于虜此尤不可以恍惚激昂之虛聲驚  
飲而鎮浮也則其道莫若寓儲積于折兌寓增募於簡  
閱寓整饬授甲丁宿飽之士寓高城深池於未盡之民  
力寓于足捍衛於輯睦之民心此之謂不見不言之功  
要於事治民安而止豈必以口擊賊誦武律邪蓋要之  
以周文襄頌公而天子孜孜東顧尤若有懸而待焉  
者異日其功計勅其端文襄無疑但文襄之時吾與如  
彼考不芸曉絲永前水富國而若不足故其治尚備若

今日之吳直如病危之人仰藥肉已耳按之以五劑則  
沸熱麻沸矣是謂真不足故其治又尚靜極則朝革一  
弊真與一利不能使人不見而靜則吾所爲爲之道也  
不能使人見設以文襄居公地欲橫縱其田畝賦稅而  
翁張用之廩其羨餘以上實篋篋下哺驕軍萬萬不能  
夫張弛有時即宰天下亦若是而已公異日驅而還朝  
爲天子畫萬世治安計錫爵老矣尚能操治吳左券  
以俟

劉封君夫婦雙壽序

古者舉士于鄉鄉之所名博聞孝友有行諍者即垂綸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十

負薪栖伏深阻已隱然負大臣宰相之望天子至爲之  
畫象而求髮輪奉纁幣而迎之惟恐不及而薦紳士大  
夫一或養衰後車入里門吏且執刀筆隨其後史且書  
之以爲說蓋鄉評之重如此後世分出處爲兩途士不  
必階居鄉行諍以進進則一切課殿最詮名實者萃于  
其官其官能即鄉之所謂賢察而用之者幾人于是乎吏議重  
不能即鄉之所謂賢察而用之者幾人于是乎吏議重  
而鄉評輕吏所謂察察自察之士其居鄉不藉氣勢營  
脂田美宅者幾人故曰愚有時臬蘭有時蒿此言士節  
之易爲淪也雖然蓋亦有性仁義出處一節者矣乃不

幸無賢父兄以經紀其門戶而日夜教訓其三族之人  
于是乎依聲者譁躡影者驚于澤者滂士大夫力不能  
盡及其闔然受其名而不得辭蓋不佞自解褐來所睹  
于鄉里往往而是家大人又數爲不佞言然後歎士大  
夫仕而遇合之難未若處鄉里而遇賢父兄之難也今  
司封劉大夫以試吏最入佐太宰尊顯矣乃吾獨多其  
處功名之際若固有之其砥節嗜修稱于鄉尤著而大  
夫遜弗居也曰此本之父母教云大夫有父曰某先生  
母李宜人今並貴加封年且並七十里中無與衡視者  
然先生有隱操雖貴猶然布衣蔬食悛悛儒生也仗義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十一

立然諾不苟一介取予率先三族無寸楮尺券以煩有  
司顧獨恃李宜人執管鍵躬織作以佐先生事姑養嫂  
廉施鄉里贊蓋不佞所聞于臨川人如此夫今之鄉評  
雖無當于吏議而吏亦頗擇一二以下上其考若夫彌  
爲封官其身寵奉厚足以介然極其意之所欲爲文法  
吏事之所不及有能自引獲重語于鄉則不惟其子弟  
遇之之難雖造物者亦且固護而愛惜之每陰閱世間  
高臺曲池乍興乍廢清歌妙舞乍熱乍寒而後知彬彬  
惠素之士賴以覺悟人蒙訓整邦族非淺淺也在漢部  
使者行郡訪有耆艾篤行之士如申公轅生並得徵詣

公車而天子間臨幸學宮修祖訓饋餼之禮今此典行  
不行不可知即不行而鄉評之公固自有提衡于明明  
赫赫中者觀劉先生夫婦之並壽即其左驗已蓋不佞  
亦有父母且聞大夫亦至極家大人之齒于鄉也夫聲  
同氣同則求物固有相感者則不佞業有言矣



祭文

祭趙定字文

王錫爵

嗚呼俗化而澆士也輕節有倪其眉有紆其舌以柔統指謂之明哲柄臣之門槐柳齊列猗維趙公璧立霞舉華仕詞林挾其囊楮顧貌雕蟲蓋茲茅靡直躬正色爲時砥柱江陵之盛炙手勢傾奪情事起有五鳳鳴公實倡之首于雷霆章交公車血洒禁庭一絲九鼎角巾歸榮天下譚士藉以揚聲天道小往世局遞更越從田間華廡踐登石渠紬史廣廈橫經再領師席旋戴冢卿揆路只尺目佇同升忽而中譏馳傳歸里人望謝公旦莫

明文奇賞

卷之三六

三

祭王鳳洲文

萬曆十九年正月初三日

吾琅琊鳳洲兄計葦京師與友第王某爲位而哭越二月朔始獲走一介修素恙玄酒之祭而告之以辭曰嗟乎予之無聊也出山蓋六年矣踽踽之行闔閭之守得窺完面目于風塵瀕洞之中則誰爲之救失而補敗哉奄奄之息予予之身得苟支歲月於死喪疾苦之餘則誰爲之舒憂而分瘡哉嗟嗟余州兄竟去我逝矣仲冬十六日手書具在不忍讀矣阿伯之歸而曾不及啓手片言之訣不忍問矣咎者黃冠共隱白社共盟臥起共榻飲啜共盂得失共規子弟其教今事事都盡不忍言矣先是予與兒婿之別阿伯也退而雨淚汎瀾不能自止蓋一年前妖夢已卜兄之不起矣而所恃者兄之先幾引決屬狀世味以留有餘之福一宜爲研咏名理相羊文酒年至而益強身閒而益修二宜爲生平服老氏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唾面能乾餒肉能忍三宜爲嗟嗟豈其所受語于化人甲中之識八八之數遂不可逃邪將垂絕半偈早曾參傲漆園別有爲之梯航覺路引證風因者邪屬續之夕葦且識妻妾勿近于孫勿哭而予以摩挲把臂之友獨不勝雍門峴山之感臨風涕泗彌月于茲蓋亦知婦人之態非所以事兄而試設以身處兄之地有如犬

明文奇賞

卷之三六

十四

馬身先朝露而隕則兄能沃而忘我否也嗟嗟三江砥柱一代文昌九世卿族二難物望兄豈爲一人生而一人死者四方後代之士聞兄者慕哭兄者哀讀兄之文章與識其子孫者喜則兄又豈其以形生生而形歿歿者願支遁賓神於法度半營持服於謝傳彼皆所謂達生知命仁人而情至猶爾况以予之下劣不肖而力羈縲世網又嘗以其餘翬漫兄契濶六年遂成隔世則今日醺酒賦詞哭望兄於冥雲寒露之表而如牽行車嘒管之聲睹玄冕垂纓之狀又何恬獨生爲矣念與兄言舊猶新神理未邈故不復敢彫飾文句鋪張宦業而直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五

叙家人父子之情同志公私之痛如此

祭亡男衡文

維萬曆三十七年二月朔日荆石老人祭告于亡男編修之靈曰天乎天乎予生七十有六年衰可歎病可死觸藩世路可死狼籍人言可歎死而及於壯男之手猶可偷一枕一榻之安恬一七一飭之奉而今無望矣天道無常世界缺陷予其敢求全但思汝生平孝友忠信之惠粹白清嚴之守廣施翕受之量通今博古之才不惟國士無雙人倫罕二而予之淺衷浮氣且賴以觀磨鄉之鄙俗澆風因之而屏息至于操觚之子得汝片字

而輟令紙貴遠聽之人下及童隸而爭爲禮佛則汝之閑係于世非淺渺矣顧予一身一家豈可獨私今日之事自合還珠合浦竭駕蓬山而予之不能無憾者自以夫國十五年先喪母兄又喪三孫而今日又喪汝老者可以有子有孫解切者可以未婚未亂解而獨汝不老不幼甫籍金閨遭此沉淫委頓之怪疾以死母不及葬子不及成人非木石誰能舍汝而忍然也天乎天乎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六

書

與周翼亭

王錫爵

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今在吾丈何曾中擾  
擾滅倉之多也事之顛末生亦頗知然安知造物者不  
借舌相困又安知此輩不還着于本身又安知吾丈今  
日之困不為異日之福已矣勿言之矣

吳悟齋

世人之忌名與臺下之逃名類有物兩成之不可知也  
抑僕又聞逃名之名忌者愈衆

郭鯉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七

蓋性有所美真覺宦途無一分滋味逼窄臭穢事事可  
憎今老兄勸我以養廉則是矣第區區能守尊成其效  
不過為卿為相頭白京師已耳兄能強使羊質車韋航  
海否乎

劉見嵩

畢竟吾輩塗脂傅粉當讓與後生老兄既心戀西隣而  
復望我以頭白廬廟何其迂而可怪哉

王勝泉

人情私其所親大抵說說相以為願望不如得一言  
校過之為幸也

林呆秀才

大抵時文至嘉隆之間為極盛雖風尚殊軌其以射策  
取名一稟於氣氣者受于冥冥不可為也不可言也然  
機牙在得失之際足下試揣之胸中能老至不憂否能  
人不知不悔否能衡法哀歌不落莫否有一於此皆足  
折傷壯夫之氣故思將抽而若斷詞欲前而且却不得  
不出于脂韋軟熟以幸無敗而不知駢驥之敝策不如  
雙駕之得路也僕志力已衰喜足下尚未涉世三月聚  
糧千里不難至因為效其所聞如此

王鳳洲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二八

凡童子好大言必鮮成事公長者片言之譽舉遂借為  
口實誤此兒矣

顧膺寰

大教中所云愚之一字朝事用着山林用着如公妙齡  
高譽能盡剗機鋒艱蹇而守之以愚何事不可為不肖  
若早聞道於漢陰愚叟之門當亦無近者之紛紛矣

鄭見岩

人情太行客路苦海吾丈已飽嘗而歷試之古人所謂  
立義以宰制萬物其游外餘地豈肯正在此况今公論  
漸出同志皆君子兄乃欲舍所學而從漁樵之伍不已

迂乎猶記客京時第憐社與兄切磋道義高談名理此時目中豈復存一毫軒冕態今者天涯去住各保元氣老兄幸已得潔身市朝區區侍老親掉頭林藪處者不必望兄等以三臺橫拜之榮出者亦願毋及隱人以蒲輪纒帛之事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惠今日之謂也

李及泉

此時政府言路大動之後各宜稍鎮以安靜凡事有餘快必有餘憂壯陽之下一陰潛起亦不可不早計也

趙定宇

明文奇賞

卷之三六

十九

吾兄數年靜養當自知酌量于二者之間凡事遇發舒處慎毋忘霜降水落時什九在心十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天下無全人而君子尚亦欲有待而為兄責之毋甚苛操之毋甚急即有意見不妨屏人苦心論之去泰法甚可也

張念華御史

世事奕基非占次所宜及但願廟堂乘此更新之會痛加意民生吏治一審以事權備付之九卿公論盡付之臺諫則唐虞之理不難致也向主國論凡痴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微小人方能害天下今之所去比比皆小人

而痴者若朝秦暮楚之優倡易姓變名之賤隸與金塗玉之大象未見拔去病根杞人憂天方自此始公以爲何如

趙定宇論德

公等出處已向關世道區區一身亦何足爲重較中鑒鑒談天下事隱憂更深以愚見言三代而後世界決不能十分如意當路豪傑且隨緣作用儘力維持其利鈍則天也長安天上不知近日景色何如竊近聞禁廷意嚮政府止罰亦心一片終不能與金塗玉爭勝而滿朝諸君子貪見治平風利拽滿帆檣便且一息千里此

明文奇賞

卷之三六

二十

可賀亦可憂凡吾輩十分如意則傷人決有十二分不如意則官府堂陛之間能勢孤而色禁乎幸其機牙尚伏故執政得以措手萬一言輕而厭緒多而亂則難爲矣請以近事而譬有如天子一旦赫然震怒舉一人則在廷必曹起而爭明日又舉一人則爭者加少又明日又舉一人則無復敢爭者矣夫此過舉一日甚一日而爭者乃一日反少一日強弩之末孰若且藏精蓄銳重發堅持之爲啍也故凡執政當養士大夫之氣士大夫又欲養執政之體吾兄今日官雖未高隱然已有公輔之望不肖萬里空谷更無它言惟順風船不可滿使

論人論事且急且寬常留餘不盡之意以待權柄入手方爲所欲爲耳

余同麓相公

主上親決事臺省爭進言據宋儒之論意甚美然所謂決事者非決之禁中而決之宰相造膝時也所謂進言者不搏歟虎而搏活虎不爭小失而爭大體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

吳復庵諭德

且如江陵破敗我輩在今日失當哀矜而不以爲喜定午兄臨行一疏甚不可少而就中却多出二不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一

免似姤婦之口許相雖失體而兄等平日推爲端人楊王陸諸公皆一班時望今激而至與君子爲仇不肖所以力勸兄放開眼目行道異時使曾王朱陳輩皆自遠於小人而今聞曾王朱陳輩必將顯然自託于爲黨所謂急之則交愈固而謀愈深此大患也曾王仗江陵倣官倣家今堂堂仗義責其輸財濟邊何等正大聞丘司寇乃坐以寄頓爲名致其反唇所謂大道甚夷而人好徑吾兄指日宰天下於此等事當一切以鑑空衡平心視之可矣

張嶠峰總督

別劄示及內外憂端皆不肖與琅邪兄弟日夜腐心者首錯歎跡避權於彼計爲是却外廷不得其力江陵生而伊周歿而莽操翁試謂人臣而水望相指與傳會上怒者其有辨乎否也老成諸公未調停事體而先追頌功恩此又似同浴譏裸程天下事難得適中如此高宗伯以委巷語見廢許相既輕爵祿則何不以去就爭此其他內操巡幸等項則皆我翁他日之憂不肖垂死餘息豈敢越俎而謀茲聊以復明教耳

李養愚

東海波臣離闕廷久至是始親望龍光乃知聖主決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二十二

可爲黃虞而在廷以私意見橫語言日相尋於本分職業之外有君無臣可爲千載一慨也

王會泉

不肖業有緒言于諸公間主恩難酬物望難塞犬馬力難強應鹿性難馴此四言者老母拙婦聞之矣而老兄未聞邪市口之侈也至于稱伊道傳極矣老兄不亦嘗對第笑江陵薄新鄭乎滄桑轉眼而旋以見頌則其誰敢受之

王鳳洲

即如近事言者固過矣而諸公抵掌露齒將此得諸事

隱在真間豈不可醜滿盈之狀已動乎四體僕不憂其進而反憂其退矣

徐彭二太學

今兩兄相見無他言當勸舍弟于養身中兼外身小兒於屏事中兼練事若父兄之成敗利鈍總不必挂心也

丘月林尚書

來教謂書忍喫醋確是正論顧以施之一時訖而及家庭語語可耳若批據障天蟬蟬蔽日兒童走卒皆已知此是彼非而大臣尚欲容以養量唯唯以惜體異日者將使四方墨吏盡走于有力之門而事倍盡歸于中禁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六

三

門下四顧翠州方思鄰言夫一尊障江一髮引釣誠自知其力之不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之道也方今海內而天立地男子復有幾人此語非門下前不敢道惟執事者裁之

赫衛陽

大臣有伯夷之清然後朝廷得其用察吏師其風諸葛氏以嚴治蜀當時止以誠心公道不顧成敗利鈍為功黎之本公已由其道顧反虞其害耶

梅鶴洲總督

外示房中同氣相升自來胡運之衰未有不起于內援

考漢之呼韓唐之頡利是也第今日塞內飢寒非漢唐全盛之時幸執事者小喜益戒可矣

周二魯

翰至前一節則國家大計正觸同然而後一節為不肯謀出處以為愛之則愛之而不欲其生使人何敢求愛以為責之則責之而不量其力使人何所受責嗟乎政府之地使精神化而為作用作用又化而為口舌豈不可愛可愧之甚哉

王麟泉操臺

捧教不勝驚悅海剛翁天下奇男子汲長孺元魯山之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六

三

流有傳其衰窳倦遊狀者僕謹對曰如此公不必歸不必不歸故衣一篋僕僕數人存在皆逆旅息息皆嬰兒也可憐哉遇知之晚而天復忌之今一木戢形丞嘗無主而廟堂徒借地下以風地上恐深山大澤間畢竟有舞鰥鱗而號狐狸者臺下代陳一疏高義薄雲覽之又淫淫涕下矣

鄧定宇

兒子衡叨倚不佞陰識此兒清恬太甚恐終非爵祿器將來使受學兄門則農山言志汾河鼓瑟或可與共之耳

耿楚侗

一日而接翁與洪陽兩賢移病之狀僕嘗疑君子不樂仕小人不樂生爲世界亂後翁頗亦有味其言今須臾之不能忍至于屢疏是僕言愈信而天下愈疑奈何哉洪陽與僕猶有母辭今翁乃獨身辭病使廟堂又將以誰信僕等寧負翁耳外示樹喻喻之是也然爲僕一身之樹則當修去旁枝餘葉爲天下之樹而大臣皆合服緘口以聽枝葉之欺本根而國事尚有可爲者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小人不畏不仁不耻不義僕平生亡涵養工夫而目前又苦亡題不得不借事發揮致傷雅道夫子之發吾覆也不知天地之大全矣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二十五

葉龍潭總督

頃貴陽借重則不佞間語所知如門下磊落之才寧緩而爲之擇地毋急而爲之擇官蓋至今日鄙言始驗然于盤鳥道萬里狼烟以累賢者勞于韓命則生幸非任怨敢任德乎

李養愚

方今之世下官攻上官以爲名上官媚下官以爲厚鄉官脅有司以爲威有司又脅鄉官以爲巧真極亂世界不待不幸而處此且歸之數耳

朱虞封

大抵今之失意者見有一二可否兩端之士未在位則虛張我之聲色使之思而不來已在位則媚笑役之異同使之媿而欲去嗟嗟使當世豪杰虛心彼我之間不必爲彼用亦不必爲我用是皆曰是非皆曰非天下豈有一事哉今少年不過求爲我輩卑輒先期洵洵號於人曰某斥矣某遷矣及期而不斥不遷其語皆不驗無以自解則又洵洵號于人曰某某我爭之某某我託之思而不敢動耳凡廟堂有分毫之過極其形容而分毫之美盡行掠奪嗟乎我輩之難爲君子也大臣承晉楚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二十六

之後拔淹舉滯開誠布公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寶斯亦無負于天下矣若盡取古人奇事行之則招隱必以三徵七辟待賢必以一歲九遷則是率天下以高名爲市而有志有耻者必且竊竊唾地而不受也言繁緒多不能作手書皇恐

沈鏡宗侍郎

教中論同異不論是非嘉隆間蓋有之矣然彼之所論同異者同則進異則退而今之所論同異者同則退異則進且非獨于此也同而退矣則曰何不遂擢之深淵異而進矣則曰何不遂升之青天又非獨于此也退而

深淵矣。則未墜者，懲于既墮者之得禍而旋收初心，進而升天矣。則方升者，懲于未升者之見咄而愈壯奮。嗟乎！此有異合從連衡之世乎？天下事無不可為，惟元氣之壞，則不可為生。且勸長養以靜待之，此不佞看定事機，決然至此。老丈但可為朝廷社稷着忙，而不必為同志憤歎也。

梅鶴洲

承札所論邊事不壞于虜，而壞于文法議論，此不肖病臥時已先為經畧言之。抑此尤其淺淺者，使文法議論果流出胸中，即抵牾一時，久當自定。乃近有一種磨牙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七

吮血之口吻，而佐以承望押閣之心，腸將來所壞，豈止邊事而已？記得世廟時，止為損軍法嚴邊，臣望風媚虜，虛捏首功，以幸無辜。翁所謂重戰事，開儒門，古與今斷成不改之套矣。和戰二字，廟堂剖析，何嘗不明？若不欲遠息來喧，則除是漢武用狄山手段，而非不肖所敢言也。

梅鶴洲

近來中朝有一種議論，以為邊境失事，止合論罪，不合論功。倭即與力辦之，夫鼻自當論，若倭斬首級實功，則必有下手之人，豈得一縣沒而不論也？翁行矣，此亦亦

鄭範溪

當屬經畧公從重發揮，以折曉曉之口。若當事者愈怯，則建議者愈譁。將來必令戰士投刃掉臂而去，豈國家之福哉？搔首悔罪求還，但自審不辱體而不損威嚴，便可從容受而廢之，亦因可以孤火酋而堅諸夷，必然之計也。僕又料事成之後，少年必又有一番疑議。然人臣謀國事，豈有顧毀譽不顧是非者？翁且其飽于一歸，遂忘後憂也。

鄭範溪

得書知台駕已臨左衛，暴露良苦。所請預發馬價及便宜，隨帶將官無所不奉命也。獨苦朝堂議論如亂麻而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二十八

東西邊傳報虜情，一一相左。如岳峰丈則力稱順義，原無與火酋作反，而西邊督府乃節節歸舉，及其計窮，則又從而就招撫之策。此少年之所以日洶洶而蕭君已坐其累矣。翁一到且先審定夷情，順義是否，倡亂諸邊之報孰是孰非，明白奏聞，無一毫回互，使近聽曉然而後可及遠畧耳。翁有心為國家荷擔，當努力放膽而行，耶報付之不觀人言付之不思可也。

穆啓吾

勦鎮初近，軍聲每一中虜，則聲先上聞。此不才將領所以專事媚結，苟支目前，而不知其流禍之至此也。



周二魯尚寶

僕之至愚雖千慮千失至于策虜則斷自認爲不差今  
扯酋之決歸決不歸在數月間耳決歸則廢之決不歸  
則絕之口稱歸而未必歸則待之而當事者且落得邊  
外多講一日則邊內可以多修備一日不知經界公何  
作於諸公之事而必欲先敗其功勿勿以空拳挑戰也  
漢過不先千古定論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公不記臨別  
之年彼時尚謂扯酋決當甘言厚幣以求之今言不甘  
幣不厚羈縻恐喝只在尚舌之間而言者便以爲虜國  
然則部中今之握手呼回乾萬歲豈非千古舉人而淮  
海之役王欽若奮然相留信使其功豈不在王且寇準  
之上也富弼苦爭歐納而及其入對則請陛下十年不  
復言兵蘇氏父子自負談兵赤幟而其策不過禮之加  
恭待之加厚而已葉中丞膽決有餘長慮不足若從其  
言遽然華封絕實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一不成事  
萬有餘敗王韶賈似道之覆轍可鑒也新督帥實不佞  
所薦故太宰以爲眼前邊才老成妥當決無及經界者  
魏公人品則過之必不肯以前輩爲鄭下不如待鄭力  
有緒而後用之今魏疏至矣果不出故宰描摸之外且  
使其疏果保得某處有兵某處有餉可以萬舉萬中則

宋文公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房備吾

僕當望下風拜之矣就中虛實一切不啻而第云不分  
順逆決意一戰而已問何以戰則曰小犯一鎮禦之大  
犯合鎮禦之且期以數年成功而已如此則九邊沸動  
內帑一空而前代征商推民之事起揭竿斬木之變生  
不知魏老能保任無事否也適李總臺相過勸且暫緩  
新督之行以待經界事定而公願欲趣之使兩賢相聚  
而爭堅白安乎危乎

明文奇寶

卷之三十一

三十

大抵節年秦虜之弊最大一着是西行假道而其它受  
挾弛備次之今噬臍既不可復追蓄艾又不可猝得惟  
審局下着漸次修補以期桑榆之收耳若廟堂先自峻  
文法多議論則邊臣勢不能徒手搏戰其計必出于欺  
欺者之計一行則戰者之氣頓沮此愚夫之所能知兼  
有世宗近事可鑒而不意諸公無端猛浪紛紛一場  
可笑也

鄭範溪

得教更爲之輟然曩時主計者大抵失在假道而虜無  
大隙則勢自不得助番今我乘虜逆番乘我怒爲合從  
消秦之舉最是勝籌第此後則當步步緊保得諸番  
恃我而能必勝勝後我必能保番而無後憂方成首尾

常山勢耳

李桂亭給事

外示籌邊一疏其料虜情形種種破的內有云不必曰虜必東歸可保太平無事當思虜或不歸何以保安疆士又云姑羈縻以緩它變為久遠之謀當安靜兵民為禦防之策此聖人復起不易矣愚請更以兩言足公未發之旨蓋酋既東歸未定則不妨俟其不歸而後絕之經畧既欲離火真于扯酋則不妨俟其罪合而後誅之此大信大威使曲在彼古嚴之策匈奴郭令公之制回紇以及趙營平班定遠西累斷案班班可考也教中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一則曰通辭一則曰悔罪夫狼子野心直患其悍然不遁且悔耳苟道且悔則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而乘其間以益修戰備天下後世又誰得而議之中行說日夜露形謀漢漢不能誅季龍等日夜詭形通我而我反欲誅之愚以為此未可易言也大抵方今之世先藏拙而後可鼓勇先算後而後可圖前倭觀比來談邊事者多矣惟足下深諳遠見與尋常不同聊効所知以佐思慮之萬一惟鑒之

鄭範溪

觀扯酋與火酋二書則扯酋便可離之于火酋而火酋

又可離之于扯酋諸番又可離之于諸酋天下之事愈從密則機括愈生翁其專意外事以趙營平郭汾陽自待而其他總付之不聞不見可也

葉龍潭總督

邊事安危懸于今日公云聲譽首惡即所以堅和好是已乃首惡之舉無所歸遠遺之火真而偏追論消沮悔禍之捨酋是愈疑諸虜而何和好之能堅革王號斷撫賞在捨酋未東之前猶有名今業已播告離之于火真而彼業亦稱徙牧內嚮矣譬之市中羣鬪但患其搆而不離若黨與自相推諉乃是解紛一機又可窮鞠其心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二

曲要選其後路乎大抵今日快心爽口之事莫如發虜然言之易行之難以西邊責東易以東邊任責難即如大嚴革封則宜大又為戰場何不遂為東邊守臣橫行必克之計乎公能選策其必勝乎能策其必勝則異時過河之數使誰人任之夫捨酋之惡不加于唐之回紇彼時以郭令公之威名而奉天涇陽之役一則下令不得言戰驅之出境而止一則執酒酹地稱大唐回紇各萬歲而止趙營平漢之扁臣其徘徊長塞與諸羌相守彌年而迄亦無斬馘非常可喜之伐班定遠扼奇立功而及夫究竟持遠之策則不過曰塞外蠻夷本非孝子

說者云  
只是欲  
但事生  
而已

順孫水清無大魚而已先是經畧之西也周尚寶聞其  
欲以空口掣歸摺酋相與目笑以為所操者約而所欲  
者奢不如捐數十萬金賂之綴此一步可以專事火真  
今摺酋綴形成矣而數十萬金不費則門下又以求虜  
辱國笑之是汾陽管平定遠三賢之所難而責經畧之  
所易也今之論者必又謂虜易與耳然何以遂見其易  
得非僥倖水泉之二捷耶摺酋之肯革面受約束邪若  
此者果誰為之夫援人之功以生意氣而即反其事以  
敗之古人云君以為易難者至矣可不為之三思哉今  
前後虜書見在猶以稱納者在彼何至反為中國之笑

胡文奇賞 卷之三

三

即背後有他如公所聞然堂堂天朝之體斷無以孝子  
順孫責犬羊異類者也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防之如  
防虎嚇之如嚇鼠則邊境安矣當王安石賈似道之閒  
邊其言未必不以貽笑為耻而卒之笑者一時痛哭乃  
在萬世以公純忠憂國猛氣吞胡罔知其必不至此然  
奸謀而成先師爛戒美成在久莊子格言不肖芻蕘雖  
狂倘亦可采千萬之一否即今火真雖遠而兩邊信地  
當為之事甚多如收番保川二着已足令門下壓事至  
于局外觀候請俟朝堂以全邊相委乃為所欲為未晚也  
外論火器真禦虜長技李生門下既知此人請自以尺

一召之非僅所敢知矣郭太守當即如議起川之亦曾  
聞貴鄉梁副郎緒言否此公在京之論頗不許經畧既  
與之同事乃歎服不容口來教謂慎勿聽邊臣則公亦  
邊臣也可盡疑乎臨書不勝肺腑相成之切惟鑒之

潘印川

方今實事之與虛談爭為雄長而老成恃其實或以厥  
稜見傷後進飾其虛以昧昧取勝其挑之有端而捕之  
亡影以至于今紛紛無怪也

王對南

向者羣少年苦為邊事摠料批酋必不歸兩川必不能  
驅虜今眼前俱不驗又共百計鑽攻宜大之短而薄經  
畧之功天下事正可憂耳適南倭告警處復大役所在  
郡縣府藏枵然營之敗落大戶乃一意鋪張門面不照  
管內藥虛實可歎也

胡文奇賞 卷之三

三

陳五岳

揆教慨然今之從政者真如着敵絮行荆棘中權臣重  
臣兩無所處然門下從知人情借權以倚重之可憂而  
不知重者之未必重也方今主斷尚獨朝論尚衆一  
柄而左右掣一鎗而水火爭循而行之雖伊周復起欲  
下鹽梅甚難無論不肖五日京兆矣

朱和隱

近者朝堂又有一種月且論人論官更不及三事尤惠而日其心術暗其機械深夫既深且暗矣則誰從知之不幾于日日談鬼乎郭汾陽非天人觀其處進退間一何洒洒幸門下勦之

宋桐江

東師事三言蔽之以兵挾貢必不許即不挾而兵尚屯釜山必不許即釜山屯散而求以遼陽爲貢道亦不許惟多其防禁而苦其題目則欄柄在我矣

趙毅陽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三五

大抵今日士大夫之勝心非必真有不平其是邪氣鼓之一鼓作氣至再三而衰竭矣怯而避之則彼愈憤憤而爭之則彼愈譁今老丈岳立端坐談笑指麾其得竟何如也

黃毅庵

大抵人情一有物于胸中則九域之外千歲以往無不可羅織爲案今日之事且安知不有見牛喘而追犇丙吉者吾丈莫漫以君子之心遂作世人咋舌想司馬公所謂要之灰日是非乃定聊以此奉慰并自慰耳

耿叔臺

頗聞人情漸喜亂而亂非直斬木揭竿之謂語多指而勢多門而散事多徑而支交多變而難此其中於元氣非一途而萌芽在南中者最易見最難防茲不肖方倚吾臺爲江左謝安耳

沈蛟門

中使雖四出然變亂數起主上決有輪臺追悔時我翁喫緊知人使中外吏不走賣官一途庶幾政亂官清尚可救得一半疲瘵所見不過如此

黃慎軒

聞京師盛講宗門不思善不思惡最上了義此君子未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三六

必能登高造極而小人易藉爲蜚蜚首鼠之端吾輩有志有識者且先理會綱常世教可耳

蕭玄圃

主上真神明其嚮倚老成往往外疎冷而中膠漆若老兄一旦得地當痛掃名根一以精誠感格爲本太平可

其月望也

奏疏

慰問中官以全聖德疏

詹仰庇

臣本草茅荷蒙 先帝作養發身科道叨任民社無益  
尺寸伏蒙 陛下簡拔擢 臺職荷國厚恩愧無補報  
前次二疏干冒 天威自分貶斥幸而 聖恩浩蕩俯  
賜寬容臣雖粉身碎骨未足圖報竊謂職居言官有見  
輒言無非忠臣愛國之誠又以 聖君明時不宜多言  
又謂言官所言必中機會外此皆無益臣謂此言未必  
皆非但負 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  
也今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竊舉事之最大有關於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三七

聖德者為 皇上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  
也天子理陽教后理陰教所以建天下之極為萬世之  
經也恭惟 皇后殿下 先帝所賜以配 陛下以正  
位中宮者也 陛下宜遵 先帝之命篤官闈之好以  
為 宗廟社稷之主以為四方家人之則可也竊聞  
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 聖心多年而去歲 聖駕  
謁陵 皇后隨行朝野懼慶羣疑以釋近聞久出坤寧  
置之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 陛下  
畧無眷顧之念中外議論紛紛聞者莫不垂涕萬一疾  
甚不起其如歸天下後世之議何其如為 聖德之累

何伏望 陛下遵 先帝之命念 宗社之重及今請

就正宮命直侍曉事官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 皇  
后抑鬱之氣以舒而 容體亦因以和平矣臣每入朝  
之際聞諸大小臣工莫不以此為 陛下懷憂但以事  
屬宮禁不敢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  
蔽也欺與蔽臣子之罪雖死有餘辜也用是披瀝心血  
冒犯 天威伏望 俯賜鑒納臣雖萬死亦瞑目甘心  
矣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三八

序

武舉錄後序 萬曆二年

許國

臣不佞猥以校書侍 上東宮 上既御極再蒙 恩  
至今官備在講讀適時熙洽北胡保塞南粵奏功海內  
宴如 上日御便殿陳經史引儒紳誦說其義臣嘗從  
末行前說漢文帝顧問馮唐拊髀頗牧事退而深雅今  
南北稍寧其在成周則桑土之時也有如 上問爾第  
如漢馮唐即舉所知即臣安所置對是秋會兵部 請校  
武舉士 上命左中九臣應期偕臣往臣豎儒不足以  
奉指使然竊自幸焉即在漢他無所表著徒以舉一人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九

而通史氏志之今臣乃被 命校天下武士視唐所舉  
孰多七既錄其策若論優者以獻如故事臣手其籍  
復而嘆曰是其中顧安得盡頗牧也者而効之臣聞  
試而後知勁馬試而後知良士之能否未可以空文見  
也假令親尚不試于雲中安知其能今臣之以多士  
也且意此若干人而人而頗牧矣異日者試之行事  
臣又安能必知有十之一而頗牧者乎何也唐試而後  
舉臣舉而後試也夫士之遇不遇固有命漢文帝以一  
言復雲中守聽如轉圜至李將軍親見其衝陷折關之  
能而不用曰惜乎子不遇時夫時者人主之所為也此

變

之不過而誰遇哉世之沉鬱雄畧之士往往伏於草澤  
即世家子安知不有負才氣無幾如廣者乎方其未遇  
人固未嘗奇之士獨自知耳乃今間歲搜材武士與大  
比士等士即椎魯少文得攝弓馳馬挾策而進于有司  
稍稍見矚射之長曉孫吳之緒亟收之矣今後賢者當  
斯時且衰然為舉首 國家何負於士哉昔人有言遇  
以國士報以國士此市道耳多士平生所自許報國者  
謂何累朝休養士生息其中雍容緩帶復其所好冠貂  
蟬之貴且免之夫並得屈首修業蓄而待時不以注意  
於文少絀焉天下無事士抵掌而談疆場豈不忼慨憤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一 四十

獨士求遇於時即有司亦求遇於士夫以李將軍不得  
於漢而士顧得於今時遇矣執此以往誠奮不顧身以  
徇 國家之急而無食言是有司之遇士也臣安能知  
之史稱李將軍口俊俊不能道詞使坐而操筆宜不及  
多士然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而家無餘財彼其忠實  
心信於士大夫非徒勇也雲中守上首功不應雖謫  
宜及於法然以家人子力戰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  
天下今武臣所慮不獨選候觀望在講讀而冒功

以浚下肩功則蔽上此兩者足以滑忠實之心而銷  
愾憤厲之氣奪其平生臣願多士之戒之也 上神武  
天縱何論漢文頃以四方小警督過諸大吏孜孜帷幄  
中意未嘗怠闕外也繼今以往皆多士自效之地願以  
身試用毋以身試法使異日者按是錄而諸臣即署長  
一舉一適今數十舉而不一適也則臣懼矣幕府分兵  
遣戰軍正必責狀焉以持其後其效則功券也不效則  
罪券也臣進多士多士能則臣任不能則臣不任今任  
而券功惟多士不任而券罪亦惟多士臣今上狀矣

文齊實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碑

去思碑文

張位

萬曆丁亥秋余請告還里過貴溪逢掖士濟濟數十百  
人擁余舟而前揖曰敝邑伍侯去任且久士民之戀戀  
慈母者三年如一日焉茲謀勒石以紀其績非借史氏  
筆胡以永傳余謝曰僕病未能也既而鄉三老子弟又  
數十百人輒舟不得發復申前請余曰姑俟歸山圖之  
士民復聚江干丁寧再三始去余曰異哉何伍侯得民  
之深也邑人徐少卿彌東與余平生道義交且為侯述  
種種惠政明達披鄉三老之不為阿私者余領之歸來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藥泉關心筆石久廢尚未有以報也又次年秋鄉三老  
因運餉過豫章復數十人造余庭更持少卿所為文及  
鄉大夫逢掖士手牘來趣前請余遣先慈初喪擇法  
含悲尚未有以報也余因復少卿書曰子言足傳信矣  
余更何稱少卿曰夫親之有善也其子譽之不若非其  
子者也公也既又經年矣少卿忽謝世余悲焉頃邑諸  
李君與逢掖汪生江生來為父老子弟再趣前諾余更  
三復歎曰異哉何伍侯得民之深也余聞貴溪縣邑  
試觀侯之前與繼侯至者孰能報滿而罷乎侯雖汪  
久而去思愈殷是豈聲音咲貌為哉讀少卿誦侯惠

其能之矣以造士則置學田存書院飾樂器增先賢之祀助廉士之葬凡急風教而訓誨諸生者惓惓然若其却俛遺捐罰贖催科有定期而閭里不擾竊訪真重法而舞文并踪鑿井覆亭潤及道賜章舫濟渡民不病涉縷縷未可更僕數焉是其所為得士與民者也雖然少卿舉其政事以信人心余又因人心而信其政事矣耳目間聞之下往往碑去思者豈少或其相知之士偏私之戶倡謀酬恩者所為也而未必公或其微拜臺省晉陟銓衡附勢自媚者所為也而未必當不然者碑隨宦仆思與勢移游揚誦載之述轉而為怨詈謗議之騰

明文奇賞

卷之三

四三

何取於是而為之余嘗得交伍侯素欽其人侯益泊然有守士也事上恭而不為昵昵臨民慈而不為煦煦惟津要路可以力援乃甘心浮沈郎署間三吳閭部諸公魏魏赫赫惟桑與梓燥濕易就一旦陳情終養解其組綬以去飄然洞庭三泖之間此豈聲利爵祿可入其心者哉邑中父老子弟何所為而為之是宜其孜孜汲汲屢有請焉而不容自己者矣吾聞昔之君子蕭然一壑萬物不干其志而掀揭宇宙者終屬焉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道固然矣雖欲不用人其舍諸誠願父老子弟姑緩一邑之思以為侯私湏拭目他日侯之繫思於海

原缺第四十四葉

記

董孝子祠記

沈一貫

軍波府治南六十步有漢董孝子廟孝子諱黯字叔達江都相六世孫鄭人也少孤獨與母俱百順咸聚隣人王寄者富而無行董母與王母相見各言其子而寄病之峻董母孝子歸而母方蒙被臥孝子跪請罪母曰無他也汝失言致寄辱也因不起孝子哀毀畢終不言報讐俟王母卒且葬手及寄以祭而白詣官請死事聞和帝釋弗誅加旌焉又辟為郎中不就卒初孝子母嗜大隱溪水孝子以遠不能致徙居之後人以慈溪名縣

明文奇賞

卷之三

四三

云而在鄭者即其故居祠之唐大厠周刺史崔巖修之自為記其母像在南郊草堂中宋祥符間錢億迎歸于廟而請于朝賜孝子號純德微君建炎初令於叔豹慶元間令朱堂咸脩其廟我洪武初勅封為董孝子之神命有司歲以六月六日致祭用特牲正統二年午鄭瑤脩其廟國子祭酒陳敬宗為之記今萬曆間守蔡公貴易謂神母處殿偏非禮諱于鄭令周君之基首承銅買鄰民地而作推張君似渠捐俸拓新之其後海寧丁公此呂吳公鴻洙守吳公安國倅黃君鍾會別駕施君朝恩令華君士標翁君憲祥相繼成焉一貫為之記



記曰昔之祀典嘗盛矣。明興。高皇帝秩正百神於  
吾郡獨祠孝子。夫孝常德也。循陔戀闕。無他異表。見則  
其駭而傳孝子之傳。以殺寄異也。雖然。易異焉。古人之  
行。非其時而偶值其難。則異當其時而無所事。難則常  
傳。而當亦常耳。不常可以。閱一時而不足。以傳萬世。今  
之傳孝子者。傳孝子之處。寄母有道矣。吾有母人亦有  
母。快吾母而不顧人之母。令乳無所依。以死錫類。推恩  
道不如是。隱忍以葬人之母。而甘心焉。然則寄母固孝  
子。養而孝子葬也。此所為孝子重者也。顧是未足以既  
孝子。余謂若孝子者可謂當而無瑕矣。而世未有明焉。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一 四六

夫報仇之說。雖若之節。俠則名之。而上者不載於令。  
急私念而蕪其公。則下無王曲。憐人而置不問。則上無  
王皆暇德也。若孝子則當而不可瑕。何則。段人至死  
應死。寄之當辟也。久矣。第不檢不可坐而檢。非吾忍于  
是而聽之有司。必以疑輕而吾終有不報之冤。故寧以  
身易寄死。而毋煩有司。非輕其上。以為不能為吾殺寄  
不可以殺寄。亦之上故也。然則孝子何獨善處寄。非尤  
善處法。無憾于親而有辭于君矣。是故其救我也。可生  
其祀我也。可饗。養余少而豈孝子事索之。漢史無有。其  
則妄以為漢如孝子者多。而史不暇敘焉。既讀張敬修

序

贈族父稷丘公序

沈一貫

稷丘公蓋儒焉。然者學學不就。就積著積著亦不。其  
妹子女衆多。以婚嫁累亡。產居貧。熙如也。事後母。王上  
人甚適。教仲子九疇。能文章。稱當世顯士。不督而成焉。  
鄉有相仇者。多就平公居間。能入窳窳。權喜憎不夷。人  
率謝伏。今年七十矣。筋力強幹。操作不暫休。于第勸請  
不為應。其言曰。人生自愛。不用力焉。用生為夫。力猶水  
竭。當更來也。荷鋤戴笠。出中林之間。日間黍稷之事。勞  
反自適。自號稷丘子。叙曰。吾外史公贊公云。爾貫父於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一 四六

公為第少五年。母又四年。春秋高。家貧不能具。甘龜。歲  
往教授。吳楚間。易錢。藉以為資。六月仲之。京師僕往。送  
之金山。共食累夕。仲言公今七月。晦。爾七十歲而已。不  
得奉天倫。上觴為壽。獨且萬里去。奈何。為子因歎。歎對  
泣。共傷居窮。無以戀庭幃也。夫人子不遠遊。而吾若汝  
屢狎。傳遽去。連膝下。溫靖。歷湖。旁不償。咎縱。親寬其罰。  
如人心。何輒又共悲。吾汝左提右挈。贊短資。長取千金。  
下世如取諸寄。何乃食資。以營其親。諺曰。一日肝膽。二  
日優。一日優。伊三日肥。吾掌處彼不虞此。故元亮絕。其  
若結自喜。而室無某婦。猶稱若心。儒仲。靜已。敗絮不。洋

遂居歷齒乃慙兒子以彼俯字且曰愚深何況遇喜懷  
之崇年而慙鳥鳥之無報故吾無能以灌園鑿坏安諸  
親勢也已復相與自賀孝如虞舜窮於親賢如孝已不  
見察吾汝謝中庸之行而覆垂慈小罰不見咎大罰  
不聞言食不憚茹實勞必身執率閭黨願得之以爲父  
而人子過深罪大曲庇無聞此人道之至樂無得而仰  
塞焉何以自立仲日子歸視吾親當爲一解願夫實不  
中聲空言與整皆非所以慰長者也夫公無町畦者即  
與之言無町畦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手足耳  
目所管取者有限而游心淫思所冀侍者無底以有限  
明交奇賞 卷之三十九 四九

時無底故充焉不能除其憂瞻躬不能滿其樂也故不  
可靠倖不如已獲丘古仙人之稱代既綿暖其術靡記  
焉妄而意之將無營而自時者乎林類年且百歲鹿裘  
帶索而歌拾遺穗于田以爲具三樂夫亦獲丘之類也  
今吾獲丘公野處而神王庸知不爲古獲丘也若是則  
人子之憂非所聞于獲丘公矣

序

金與山房稿後序

于慎行

往不佞慎行請告里居歲謁吾師棠川先生於燕士  
後先生出書一編命曰此吾平生存稿也生爲我按之  
將藏其副行也受而卒業讎訛芟煩存其七八以復於  
先生其年冬先生微病遽爲書報曰歲在壬午吾其有  
龍蛇之厄以身後累生行也瞠而不對明年六月先生  
薨於里第馳往伏哭因請諸嗣君畢發篋中遺書則行  
所手校在焉撈之以歸將謀諸同門友圖永其傳若八  
年邵大中丞在楚走使長安問先生藏書安在行也齊  
明交奇賞 卷之三十九 五十

沐三宿拜而効之中丞越一歲殺青竟矣會中丞還臺  
請於雲中相君暨汪司馬公弁其簡端而行也謹序其  
後曰夫所謂公卿大臣之文者以其學術輶藉所以經  
綸當世之具可載而傳也幸而得盡其用則其文有不  
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即詘而有所不盡則其  
經綸之業有不施於當世而可考於著作之間者能公  
卿大臣之所謂文也今夫禹咎繇之謨伊摯之訓傳  
之命周召之誥與雅頌渾噩典則爲萬世文章之祖然  
天下不指爲禹咎繇伊摯周召之文而綱之詩書以備  
一代帝王之制則惟其學術輶藉與治道通而非一家

之言也。降而至漢，齊魯名儒，掌長孺匡雅圭之流，皆經術發迹，致位三公，有所敷陳，建白不出師說，而史所紀亦不名爲一家之言，則亦以其關於世務，而爲文焉。爾自六朝之敝，以至於唐，爲公卿大臣者，皆以詞學爲銜，鉅衍之辭，與文人學士爭長於毫穎之間，而李嶠以下，各以其文自私，而不關於世之治忽，則其文雖藉幾無可載而傳矣。古人有云：文章經國之大，不朽之盛事，獨奈何隘若此哉！先生以大戴世經，早列翰苑，傳移考於潛邸，資成聖德，遂翊六龍，以升晉登揆路，佳滿一歲，輒上書辭去，金輿之下，爲苑表焉。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五十一

而其時年，始服官矣，則先生之於世，可謂遇而不盡其用者也。先生之才，無所不宜，其學無所不窺，逸經外史，汲冢禹穴之編，玄宗內典，金經玉笈之言，陰陽醫卜百家技藝之書，當世典章文物，錢穀甲兵山川阨塞之要，法家比瀨之文，一時士人流品，山澤遺逸之材，無不蓄諸胸中，握之掌上，而其藏若虛，其朴若未兆，所謂爲天下豁谷者焉。以此盡其用於世，庶幾翊贊昇平，軼三代之而上之，何論漢以下哉！乃其學術，韞藉經綸，當世之既有所不盡其用而發之，敘述歌詠之間，本原道，盡事情，往往露其緒餘，有可考而知者，此所謂公之

文也。先生所著其要者，金華啓沃之篇，有經史之義，行於世大者，內制代言之文，以絲綸之重，弗敢私。南宮奏牘，不可盡枚收，其艱且鉅者，故今集所刻於平生撰述十之五六耳。蓋所謂不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者，其秘如彼，而其不用而可考於文者，其盛如此。卽古帝臣王佐與齊魯經儒所載而傳者，固無以過也。辭章云乎哉！繫吾聞之濟南白邊宗伯廷實以文雅，初始先生與李于鱗氏生而承其後，相與左提右挈，力挽澆漓之習，而求復諸古雅，或各有所負，未必能相下而有以相成。李公業已用文章立名，當世先生進在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五十二

大位無暇以藝文自標世，亦以爲承明著作之臣，自其職業弗爲異也。乃今觀先生之文，上緣六籍，下漫兩京，沈思入玄，鏗音中律，蓋能晚未世而復之古者，卽降而與文人學士定從，於騷雅之壇，猶將執牛耳而命之。况公卿大臣經世之業，章章如是也，豈造物者將斷其所欲用而承其所可傳邪？嗟夫先生卽世且十年，墓之木拱矣，而未有片石麗牲表其辭，氏則銘鐘書旂之外所傳於人間者，惟此一編在耳，使復湮滅而不聞乎世，豈李漢何如人也？故行也甚愧於先生之托而於大，之高誼深有感焉。

疏

第一疏

王家屏

奏為輔理無狀尸素可羞乞 恩亟賜罷歸以全三  
事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  
其承意旨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  
何每感斯言惕然內省竊自幸遇過 皇上明聖誠使  
朝政無關 帝德罔愆即將順不為從諛緘默無嫌承  
意也乃頃來 九閣重開 五位深君宴安之毒是懷  
兢業之衷潛替 郊廟不饗而 仁孝之念疎 堂陛  
不交而 君臣之誼隔天災物異之警罔徹 宸廑民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五十三

生 國計之憂不關 聖慮 皇上試省此心敬耶念

耶於治道得耶失耶臣備員輔弼既不能旋導密規防  
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 乾坤將壞之樞  
職職錄官久當退避所以遠避未去徒以被 恩高厚  
聖恩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  
朝講不報請 元旦受賀不報請 大計臨朝不報請  
大馬微誠不能感回 天意已可見於此矣至于 升  
龍大典 九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即 冊  
正之期或可少待而 豫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  
未為差謬 皇上即惡其增損報罷足矣甚則罰俸足

旨旨調外任乎 旨意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

生 宮闈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 聖德動

非細故而已也 旨旨 寬宥未 賜允俞且復

意申救諸臣榮加誥諭臣誠不忍 明主蒙弗諫之

清朝有橫施之罰部科罷無妄之罪 宗社若不

之憂也循省 虛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保祿鴻忍苟

容正汲黯所謂從使承意已陷主不義詎辱 朝廷者

耳死且有餘修焉願乞 聖恩亟賜罷歸俾全晚節臣

無任感激祈懇之至

第二疏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五十四

本為愚陋片 威禍延劾省乞 恩亟賜罷斥以全善

類以安人心事頃因科臣李獻可等疏請 豫教策

旨降罰臣不揣輕鄙冒昧封 選意事係宮闈不宜 感

怒以損天親之愛言由臺省不宜 峻斥以塞忠諫之

門乃為 聖德慮為 國體慮非為獻可一人也揭請

寬原未蒙 俞允方當退而補牘再瀝悃誠而科道諸

臣中救獻可者若鍾正正張棟陳尚象鄒德泳等又已

罪兩月之內 嚴旨疊出或奪其俸或摘其官方一

期南京又一 旨調外任方一 旨降邊方繼職又

旨削籍為民以至於孟養浩之 廷杖一百明

雷霆橫擊風日安陰凡舉朝士紳遠方吏見者  
無不喪氣聞者無不摧心誠不意聖哲之君有此舉  
動平明之世有此景光而原其繫端由起則自臣揭  
獻可始是臣借愕愕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羣英爭  
降罰之輕刑而反構放逐之重典善類之罪人清時之  
戾氣也用是自陳愚顛疏乞罷歸庶幾感悟宸衷消  
融聖怒霽然開霽赦宥諸臣使之復還舊官勉圖  
報稱則始雖因臣威累罹無妄之災終乃以過見原獲  
自新之路臣雖退居壘畝尚可以一去謝諸臣耳何圖  
庶幾累日未末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為臣具揭伏奉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五五

聖旨謂臣希名不遂託疾故症臣聞言怔悚負罪彌深  
竊念名非臣之所希是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皇  
上為堯舜之主而臣為堯舜之臣此之為名垂千載有  
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色觸忌諱抗爭僭事被謫罷  
歸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尊官家享  
厚祿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固克臣維  
臣可謂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  
官不顧將逢迎為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  
臣無不可為是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  
不但得罪于李獻可鍾羽正諸臣而已豈當一日立

于堯舜之朝哉伏望皇上察臣慙愚本為禍始將  
臣特賜罷免以示首事之懲仍召還降謫諸臣以釋  
深連之累庶善類無枉羣情不搖臣感戴生成環紳  
難報臣無任戰悚待命之至

第三疏

奏為欽奉聖諭恭陳謝悃并乞矜憐愚竊開霽  
天威俯容退休以全恩造事臣頃以較科臣致于  
聖怒斥罰杖遣連及多官數日以來驚悸不寧惶懼欲  
死凡兩疏乞罷未奉允俞忽于本月三十日伏蒙  
皇上欽遣文書官李凌恭捧御札到臣私寓傳示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五五

聖諭逾年以來喜幸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撥姑以薄  
罰卿為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調停居處緩詞  
解諫却乃逕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卿  
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想卿真欲以此法居  
廢政沽名逸卧豈人臣之義哉且卿輔朕燮理歷年  
治有年方今國務多艱卿愆然高卧其心安乎卿既  
有疾准暫假數日即出入閣辦事卿宜欽承之故諭欽  
此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犬馬猶能報主莫董尚  
克傾陽物類且然况臣具面頤心感而為人受皇上  
作養生之大德十年講帷六年政府即天地

父。子。未。足。比。其。恩。慈。雖。粉。骨。碎。身。莫。能。伸。其。報。塞。豈。  
 不。令。將。順。聖。意。鎮。戢。羣。鷺。可。以。全。君。臣。喜。起。之。休。  
 泰。中。外。和。平。之。福。而。止。以。冊。立。一。事。爭。議。數。年。矣。在。  
 皇。上。欽。定。冊。期。已。有。確。然。不。易。之。信。在。小。臣。數。生。  
 遭。擢。殊。無。帖。然。聽。命。之。恭。聖。諭。謂。其。喜。事。逞。臆。此。誠。  
 諸。臣。之。罪。不。可。掩。也。幸。蒙。薄。罰。臣。但。當。委。曲。調。停。從。  
 容。緩。解。而。封。還。御。批。致。激。聖。怒。聖。諭。責。臣。甚。失。  
 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敢。辭。也。但。皇。子。於。皇。上。之。  
 親。也。冊。立。與。豫。教。典。禮。之。大。也。言。涉。至。親。不。宜。  
 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為。宗。社。  
 計。慮。以。盡。言。為。効。忠。而。已。豈。意。其。激。皇。上。之。怒。哉。  
 使。諸。臣。預。知。皇。上。之。怒。必。不。敢。激。聒。宸。聰。使。臣。預。  
 知。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內。降。而。所。以。敢。激。聒。敢。  
 封。還。者。正。恃。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不。納。皇。上。之。  
 寬。大。無。一。物。之。不。容。也。及。今。數。日。之。內。嚴。旨。疊。出。斥。  
 逐。紛。然。臣。乃。始。錯。愕。銷。魂。戰。兢。落。兔。自。恨。以。為。忠。非。素。  
 志。未。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跡。期。收。補。袞。之。功。以。致。  
 一。言。不。投。萬。事。瓦。裂。譬。之。債。轅。之。積。不。可。復。乘。敗。羣。之。  
 幸。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  
 君。廢。政。哉。伏。荷。天。言。切。責。謂。沽。名。逸。世。大。非。人。

古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五七

臣之義所宜且 溫旨慰留念贊襄有年當以國務之  
 艱為慮 華袞缺鉞總屬 皇恩 雨露雪霜何非  
 至教臣誠不勝感激涕淚佩服銘心惟是孤忠獨立之  
 身抱下愚不移之疾俯循深痼恐非數日之假可痊望  
 乞 生全定以一朝之褫為幸臣無任激昂瞻戴之至

古文奇賞

卷之三十六

五八

論

都論

郭子章

古今論形勝之都曰秦曰洛而洛不如秦則自漢以來言之妻敬說漢高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秦之故此搃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張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易守敬說是漢竟都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篡宋藝祖欲都長安晉王諫曰在德不在險藝祖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都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宋竟都汴百五十年

明文奇賞 卷之三六 五九

而徽欽房議者謂洛不如秦似矣顧辟雍之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則周之都鎬卜也周書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則周之都洛亦卜也夫周卜鎬西東南北無思不服矣而復卷卷營洛者豈知其卜孫必將東耶鎬距秦只當其時胡不卜秦而卜洛耶會秦營洛周公未爲無見不徒專恃其德已也周曆八百都洛五百豈洛之王氣或加於鎬秦耶微獨周也都洛者西漢二百餘年唐二百八十年秦隋俱二世亡其短之數可睹已都洛者東漢百九十五年魏晉百年唐

未徙洛至宋靖康在汴洛間二百二十年拓跋完顏又百年其長短之數又可睹已則洛何以不如秦哉夫秦天下之首也洛天下之腹也首之爲體尊而腹之受大其可以都邑也 明興定都金陵似若循六朝之舊洪武初營汴爲北京則亦周公意也末年 東宮營秦則亦妻敬張良藝祖意也而卒不果豈天將以待燕耶成祖之營燕也當時臺諫交口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豈不以燕爲金元故都非中原之都乎豈不以金祚僅百年元祚不盈百年非宜都乎蓋未識 上意所屬也 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今其所密計者即不得聞以愚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始也周爲召公封國由召公傳丹喜歷四十三世九百餘年祚周曆且過之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商始亳遷耿遷相周始鎬遷洛漢唐始秦遷洛宋始汴遷杭然若迫於兵戈既於戎狄不得已而後去故靖難之後因而遷徙亦以爲子孫長久計耳宜遷二西漢起漢中都秦東漢起南陽都洛唐起太原都秦宋起宋州都汴元起開平都燕 明太祖起鳳陽都吳 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遷三天下之禍莫烈於虜吾令子孫自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湊都下足與虜角宜遷四

成祖密計或不山此四者彼書生之見豈足以達英雄之畧哉雖然狂鹵隔一邊垣正統已已之變嘉靖庚戌之突可鑒也漕河僅一衣帶水元人海運之制脫脫水田之議當講也果兵足以制虜食足以自固則太行易水之間即國家億萬禩無疆之宅也又何必問秦洛之雄弱哉

序

孟義訂測自叙

管志道

志道於萬曆甲午栖慧慶寺草大學測義既畢自覺思  
神頗索將游菰于孟子七篇掀梁惠王上下章一閱深  
服朱註之簡當精切乃復掩卷而歎曰紫陽朱夫子註  
之聖也是書除知言養氣一章告子盡心兩篇外弗訂  
可矣乃置之而成中庸論語訂釋且各以測義附其後  
陸續脫藁然不敢浪出跡人而於孟義逡巡尤甚所以  
逡巡者實爲孟子之學成章後達者也其成章雖不出  
坤貞用六繩墨其上達必向往乾元用九道岸求之以  
明文奇賞 卷之三六 六十一

知天命誠不足而達則達於立與不惑之間豈易言哉  
今註家類知孔孟之深造理學孰知孔孟之精進性學  
也在今講學之士似乎巧中孟的之艱尤艱於赴孔的  
何也講孔學者蘊在盡性性誠難盡然以致曲爲下學  
之階梯有漸也講孟學者蘊在知性知性一差則上達  
毫厘而千里矣孟子之洞明性善豈類後世空頭禪之  
重解輕行者哉此訓解之難乎中蔡也况于爲之添足  
乎且尚論古人之學必先覈其源流而孟子之源  
於也宋儒據孔叢子訛傳思孟答問一篇謂孟子  
受業于子思大錯又據檀弓篇有曾子呼役論



一事謂子思嘗受業于曾子。尤錯。曾與思同侍孔子于歸魯。刪述之庭。而年相若。親之至。故長幼呼名。豈曰門人。子思壽未滿七十。若世數以三十年論者。孟子去子思非二世。卽三世矣。易從受業。味七篇中。唯明善誠身一段。述及中庸。而不顯子思。至于追論曾子守身事親。則及于徹酒肉。啗羊棗。細行。吾是以知曾思受業之門人。源流本同。而孟子之私淑于曾學者。深私淑于思學者。淺也。來源猶難綜核。而欲稽其性學之實際。得乎此志道之所以闕筆。逡巡也。然此因實理學家一大關鍵。不從。大明聖朝提破待何時。乎。獨自愧從心之矩未

明文奇賞

卷之三

六十三

協豈堪以知我罪我之筆。自任而天命亦若有影響之。邇焉乃敢公諸海內。賢豪正之。蓋不徒以孟子註孟子。實借孟子以註孔子也。知我罪我付之萬世已矣。歲丁未。海齡已隣孔壽。乃忌機待盡之年也。感有別兆。破竹虛山。四書釋草而孟義之出。則感于焦太史弱侯尤。彼感糧道蔡憲長虛臺公規我立言尚簡。何不將前論語學庸之訂釋。測義合爲一編。而更其煩。予退省曰。其哉事已遂而難反矣。七篇則猶未晚。乃合而一之。名曰孟義訂測。雖然。論語學庸之分。兩編亦有不得不然者。述作家之闢風。盛矣。剖不詳。鵠亦難正。古德有云。以幻

達幻愚。今亦以煩。芟煩云爾。世有天經。以興廢民之。子乎從孟子之知性。入孔子之知命。移風俗于先進。禮樂中。使天下永無不知而作者。亦無不知而述者。不出百年。文不期約而自約。竊皇祖混一聖真之道。起效當至此。不然。混沌鑿開之七竅。人不能塞。天終塞之。聖人獨許人以末世盜名之一竅。剝天行乎。必不然矣。

月之

卷之三

六十四

明文奇賞卷三十七

余寅

序

劉子威先生文集序

贈劉都督序

趙用賢

疏

星變陳言疏

序

韓非子序

明文奇賞

卷三十七

書

與李漸菴

上王相公

與趙儕鶴

馮時可

傳

王少洲先生敬臣傳

孫鑪

序

撫遼疏稿序

書

與余君論文書

屠隆

記

重建勅刊昭靈張龍王祠碑記

發穎陽記

二陸先生祀觀

書

擬岳武穆從軍中遺秦相國書

雜著

明文奇賞

卷三十七

浮巧

務真

張鳳翼

傳

王孝子世名傳

張獻翼

雜著

語言談

朱儀望

序

贈大都督孟諸威公超召北征序

王穉登

傳

黃俞傳

歸子慕

序

王孟夙毋魏孺人六十序

傳

歸烈婦傳

儀

明文奇賞

卷三

三

終

陶巷儀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劉子威先生文集序

余寅隆慶

蓋昔者嘗竊疑之我

國家立隆餘業磐以治昌殷綸焯起視漢西京不啻百  
乎過之皇皇哉其精神毅於天地貢於川嶽房益於方  
域而泄越於吾黨謂宜其人上追先民一當作者乃今  
不過三四公耳漢西京未百年而太史公司馬長卿已  
雄大若此我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一

國家二百餘年如兩公者幾人其他若董賈鄒枚諸公  
亦各以其巨奮興而吾黨輒早之無論夷考之今復幾  
人似諸公者蓋吾歎以劉先生之爲烈然先生能以其  
西京勝而又不特以其西京勝上之若左氏三閭大夫  
南華老人韓之孽公子衆今人所不能諸絕者先生率  
該之而彬錯出之西京而下又先生最勝之餘事邪夫  
人世諸閥記不足屬先生日也使天上有錄若霞官丹  
甲諸等先生盡耿諸其胸矣使地下有藏若汲冢覆釜  
諸等先生又盡耿諸其胸矣先生奈何不歎軼千載勝  
也夫文亦大難言矣其聲也因體其放也孫克其亢也

終化。夫文未有不由初授者也。必有研礪之鬼焉。必有  
誕曼之氣焉。必有湧亢之觀焉。必有陵瀾之紀焉。必有  
疏越之步焉。必有紆讀之注焉。然而得之。則其赴之疾  
也。然乃不得之。則率以舒也。然而至之。則其忘也。然乃  
未或至之。則無猶有圖也。劉先生岸然矯直。冥心徙志。  
厥力孔粹。機倪厚忘。壹乎其未之張也。總萬於翁也。微  
至乎其意忽而電流也。鏘錯而白日寒也。其芒駭奪人  
而不缺。蓄也神鼎鑄而姦怪畢鱗也。鱗常飛不可狃也。  
味以劑之。故可酌於皇庖。稱禁御也。又可以飲草澤之  
瘴。使獵獵不止也。聲以承之。巨不為覆。細不為淹。立均

聊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而出度也。既其既矣。猶若未杪也。頃刻而盈。吾意卒歸  
於無也。吾觀古人善麗而之於麗。而輒而無。侯之善侯  
蕩。遂之於侯。蕩而輒而無。復之善托。賦遂衍而托於風  
而輒而無。復之無復之。是以至之至之。卒以一品聖此  
無他。古之人得全於不好兼。今之人失全於好兼。故今  
文可鏡也。論創始則強論極勢。則弱論窮變。則強論精  
理。則弱論峭拔。則強論玄化。則弱論纖裁。則強論洪鼓  
則弱。劉先生之為烈然也。若豈非以前三者備茲四者  
克宅耶。吾又竊疑之。今天下率尚其曹好曹嗜也。嗜然  
唱以其響。使天下亦嘈然奔。以其響不顧其乘侵而奏

於乎劉先生若周聞斯草也。修之墨墨寶之。仡仡無所  
緣而為聞於世。乃其開遠矣。或曰。名惡乎薄之。今之為  
標後之。為枯也。恐不在劉先生。是惡嗜吾劉先生夫。使  
千載計者。與其千載來者。論子以為何居。當子雲時。噫  
識其大者。乃今桓生之言。信不信。故吾謂劉先生千載  
人不直論我。明氏者。非苟為詡而已也。夫吾與子之  
骨惡能待諸。

贈劉都督序

今總鎮開府劉公者。蓋古所謂才帥臣哉。往者劉公之  
起松藩而艾雉白草者也。論者曰。劉將軍偶遂之耳。試

聊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復之未必能微大幸。若是既將軍征九系六小三百餘  
戰。盡還其陷地。夜即千里。得劉將軍無恐橫江諸處所。  
寇大閱將軍討平之。川南以寧。論者又私竊付將軍以  
制羌夷。誠餘之矣。易地而驅之。則不為賴矣。乃將軍由  
蜀轉淮南。時烏夷毒內地。欲扼吳絕饌道。以睨南都勢。  
猖甚。於是將軍殲之盡。又殲之於岑港。於三沙。則劉將  
軍又能以淮功矣。又由淮入閩。入百粵。敗逆者張璉兵  
及鄧興陳明光等。俘馘島夷。無遺醜。則劉將軍又能以  
閩功以百粵功矣。所司具上之。於是晉都督開府東南。  
總鎮馬夫寓內。稱師帥臣者。蓋林林盛矣。總之不得齒

千古名將之戲下何以故大都通方者難兼量者寡蓋自古歎之也夫兵者危器古之人危用之晉管之手機矣是故百酌而一歌則發之非時往之無常與枯寂矣擇矣故曰通方之難十來而一覆則耳目垂應手足易處與凝滯奚擇矣故曰兼量之寡故方者兵之術量者兵之所爲用也遠哉乎機非劉將軍誠何容易哉是故員方錯途翕張殊軌以正變不可勝窮也攻而無攻無攻而乃以攻守而無守無守而乃以守以押閤不可勝窮也上雷九天下蟄九地夾之若川止之若山以起伏不可勝窮也欲左左欲右右欲進進欲徐徐以屈伸不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四

可勝窮也以所見知所不見以所不用知所用卒卒若焚井井若暇以參伍不可勝窮也故曰不周而周將道以揚兵道以強故得其機則得全於敵矣不得其機則得敗于敵矣夫得全於敵與其得敗於敵也豈可同日而語哉劉將軍慷慨敢事臣也驅之陸陸勝驅之舟舟勝用正正勝用奇奇勝用衆衆勝用寡寡勝諸余所爲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迹也夫將軍之事於蜀於關於百粵也余耳之未目也意者侈謬之乎余游上人也而將軍來海上四年目不測之淵親歷島夷閉之無放焉是海波者海波晏如也大都無芥於措畫而無橋於

士情誠賴之矣故余所爲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迹也將軍嘗自說往在西陲時庶幾男子今在東南有發婦人耳嗟嗟劉將軍局不北乎北虜思邊氓特甚不無一劍痛之者與東南夷校禍大小一弼子辨之矣將軍獨奈何竟卧東南自偷快乎夫北虜誠重猶其枝也東南殷雷緩急仰之內地傷是本禍也善耆者勸其非種莊種乃善善國者誅其橫民齊民乃業故將軍在東南者稼道然也嗟嗟以彼其才安施而不可哉運者島夷幸一止矣東南安矣將軍少須之且北北且搏搏舉矣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三

不出神門  
之極後  
之極後

奏疏

星變陳言疏

趙用賢

奏為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聖治事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合故人君舉事一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降康一不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示沴其機幽渺而實有捷於桴鼓者是不可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葦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徵屢出皇上兢惕不遑下敕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臣或以脩舉庶務

明文奇賞

卷之三

六

固鞏然具矣然臣猶以為詳於小而求觀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為陛下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况事在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陛下下問之至再四臣每讀其疏輪誠寫哀情淚竭盡無可復吐未嘗不為之歎歎飲泣而獨不能以少回陛下之聽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託之寄繫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籍苦處塊衾哀茹痛而不能勉承於陛下勤懇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七

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為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于百年以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于衰經之中此特權一時緩急而有不得而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敗有識者且為憂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陛下之命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忘於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于此也臣查得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奉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用且悉而四海之遐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以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助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顧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而為此也臣以為輔臣之抱痛茹痛而不得伸其情于天和動

臣等之大者莫甚于此矣。陛下若垂憫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卽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敕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闕不得延候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于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于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旣可以少安天下之人亦可以無疑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而任繩糾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面將迎逢合之爲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亦旣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八

有成命矣烏用是曉曉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迴而不言是猶以經常之見冀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旣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而幸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之啓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輔臣名行不至于大墮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竊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爲人紀之所以振厲見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而實萬世治安之計也。陛下不可不垂察于此矣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雷之篤豈非以

在廷諸臣未有稱陛下之任使加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共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隳其求賢之心亦顧陛下擇而用之何如耳陛下試于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踵出于其間以稱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卽去猶之共雷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于以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臣愚昧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九

莫測于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合天心者其事莫大于此敢昧死爲皇上陳之惟聖明采納焉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序

韓非子序

趙用賢

文選注  
卷之七  
韓非子序

子讀韓非子書蓋喟然而歎曰世道之趨於權譎也非臣之間相御以智而相傾奪以捍鬪抵牾之說也其至秦而極乎先王之道既熄諸侯各競於詐力而列國之士各騁其機略辯數以務尊安其國而榮顯其身當春秋之季所號稱良大夫者如晏嬰叔向公孫橋之徒其馳詞執禮往往相厲以仁義而相訓飭以忠儉信惠是猶先王之遺也至戰國而儀秦之徒始以其縱橫之說勝言從親之固則諱其善敗之端語衡合之利則匿其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十

恐情之迹雖其揣摩馳騁務出於奇詭而要之陳形勢之便利規情事之變合天下猶各以其說提衡而立故當時之君得士者昌而士之設智能批患難者亦使世主蒙其益而顯功名於天下蓋稍蠶食而及於始皇之身關東諸國既皆削弱無可倚以抗秦而士之爭趨秦者非得秦權則無以震警諸侯而快其志非許激其詞亦無以當主意而盡關遊士之口故干秦之說愈相軌而愈不勝卒足以亡其身予於非子有深慨焉夫非子固嘗與李斯師事荀卿斯自視以為不如非矣及斯已獨泰盡用其所學非同以量斯之在吾術中而他所獨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十一

則志雖上以塞聰掩明而下以拂世靡俗非之智又足以充斯而逆其所必至故斯方以一法制明主威而非則曰當途之臣擅勢而壞其私斯方以過當與絕異趣而非則曰獨任之過將來賢而劫其君當人臣憂死之不暇而虞其有田常子罕之危且以大臣之一詞同軌於近習將使之行不法而化其主是皆斯之所醜醜鬱積以基亡秦之禍而非乃以疎遠一旦斥而言之宜乎犯斯之所甚忌而死不旋踵也昔者范雎羈旅入秦一言而合縱踵卿相夫昭王之明不及秦皇李斯之專不及魏冉非又始皇之願得與同遊者其才出雖遠甚而卒不免修辱為天下笑者雖當秦之益親猶數年而始得盡發太后穰侯之私故其主信之不疑而諛邪不得以投其間非徒知振暴其短可以傾斯說而奪之柄而不知斯以干寵忌前之心挾狼戾無親之主乃欲自奮於說而投其必聽之會不亦難哉太史公蓋悲非之為說難而卒不能以自免子以為非之持說者甚工而其所以用術者則甚悖是其所以死也倂非而幸後須臾秦皇方且回慮易聽當有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者何以成沙丘之禍而鑿鑿一中非之所料如此哉非子害大抵薄仁義厲刑禁盡斥堯舜禹湯孔子而兼取中



而化刻之說其言恢誕。叛道無足多取。然其意則悲。庶  
直不容於邪枉。一切欲反。淫淫之黨。而毀之功。罪之當  
要。亦有足采者。嗟乎。三代而後。申韓之說。常勝世之言。  
治者。操其術。而恒譁其跡。予。以爲彼其盡細聖賢之旨。  
而獨能以其說。擊排詆訾。歷千百年。而不廢。蓋必有所  
以爲韓非子者在矣。惡可忽哉。惡可忽哉。此書舊亡。和  
王姦劫。論林凡三篇。他所逸者。通五十餘章。今悉補次。  
無闕。

書

與李漸卷

趙用賢

客冬。迫春杪。凡再奉門下手教。披示極切。維誦不敢忘。  
用賢懶慢。故是習。稟邇來。又重疾苦。遂不及致一竿牘。  
報謝。何物小生。辱長者。慙慙接遇。而顧自棄于相知之  
側。如此賢干。初春。忽患暈疾。顛仆公座。幾至不支。頃復  
增劇。度非時日可愈。遂具疏懇請。冀得早歸。慰此生全  
之念。若謂動于意氣。又或如世俗探取旨。向謬爲恬退。  
以文其繫懸之跡。賢所甚恥。必不敢蹈病中。得聞新冢  
宰之命。海內翕然。向慕賢時。爲灑然。既又諗門下。晉居  
大。中丞得總攬綱維。凡懷抱一切之士。莫不悚心稱快。  
賢斯時。爲起舞掉鞅。不自知沉疴之去體也。顧今日天  
下。尚稱治安。在事諸公。皆和簡寬博。向慕美善。非有深  
姦巨惡。裒不可測之意。肆毒于民上也。然而南北災沴。  
屢奏民窮。財絀。勢日岌岌。中國日弊。四夷日囂。貪墨  
之風。日熾。浮誇之習。日長。當事者。亦思挽回之。積日累  
月。曾不得膚寸之效。豈叔季之俗。果不可反。將聽其自  
流乎。愚以爲紀綱之地。尚未得提挈之原。振刷之力。或  
未竟轉移之本。天下不從上之令。而從上心。神之所注。  
亦已久矣。奈之何忽其要。而務嘵嘵于其所不信者哉。

國家之設大卿以吏部總百官而以御史臺糾察百司之闕失視他卿加重矣邇年以來吏部乃爲徇私滅公之主操用舍之權爲人酬德而報怨謬名之曰忠厚曰老成天下靡然所不敢論矣至如臺諫之有糾劾是正其察姦之職賴之以振肅百僚也今一及要人而犯其所甚忌則羣然起而攻之爲之長者不禁已失矣亦復操戈而爲之援焉以是謂全大臣之體不知是乃壞朝廷之體也言及大臣是非委之公論去留聽于主而已二百餘年未嘗有保畱之說也今時且視爲奇貨爭攘臂而恐後矣夫爲之于言官已非矣大臣亦復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十四

尤而效之是何心也今甲所載使諸人皆得直言無隱故雖振聲嚴張之暴未嘗明詔諸部屬不得言事也今始耳剴之迄無言其非乃又從而申飭者獨何心也古之論說不行于一時者其文往往備載史冊蓋使後世知當時有明智之士亦使知其處置左畧中合機宜者爲後之觀法耳今獨懼發及其陰私乘微有阻格之隙槩使之不得發抄又從而申明重禁之者亦何心也御史出差不易之次雖江陵當國未聞有大索其序者今則公行請乞親昵巧猾者趨其近且利疎遠質木者得其遠且難卽御史退而噴噴後言不置矣

以紀法之宗而首自變常易叙可乎行取採訪不能不寄耳目于御史爲其各任巡歷于百縣諸司審知其人而今乃有先受密約分部體訪凡少有意氣不入牢籠者一切誣誣以不可知之事必使不與臺諫之選主爵者心知其寃姑從而慰之以清署清署不足而添設之員加之于必不可添之地以故豪傑飲氣而揚揚得意者皆私人也往時巡按差滿不得攜一物二三十年前未聞御史饋京師要人至數百金者今猶視以爲常至各差互相閹遺一交易間東西相轉泊而歸舟之圖書悲滿藤之金寶彼祝大舟者特不幸而發覺耳此外薦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十五

有謝獎有謝到家有復復命有復入觀有饋出訪單有饋爲郡縣者日經營奔走之不暇而欲無盜取于民守清白之規此其所以必無矣傳云錢一本者以臺而無此其惡甚其短耶愚謂如錢君求之于今亦不惟任意倒置峻節危言者雖之爲立異雄奇踴躍者鄙之爲敗常言中其窳則求之心而曰是有爲舉得其人則非其類而曰是植黨依阿軟媚者尊顯而方正奇偉之士抑折而遠去天下之事皆務于掩飾因循非一日矣今所幸惟先生膺此要任澄澆之志既所素抱而

才氣德望又足以壓人心而使之聳聽而易惑能少加  
意而默爲之主持焉不終朝而可見清明之象矣幸甚  
幸甚聖察軍汝璽王車駕上駐唐儀制伯元姜戶部士  
昌馬比部猶龍皆遠養情詣人倫之表而其他若御史  
丁賓副使蔡文範府丞許亨遠參議丁此呂王士性餘  
姚趙司馬關西魏司徒一時風德奇才豈容久棄遠外  
如先生建升平之業當于此數公者有賴矣賢自分將  
閔影林壑于生平知己者之側不一吐露則歸而有餘  
憾遂發其狂言至此亦知先生愛賢當不令章揚而召  
之怨與禍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十六

上王相公

頃讀臺中二疏常改李少卿而并中子道純甫乃獨不  
斥及于賢然賢實爲罪首特以稍遠耳目故僅免唇齒  
耳賢安敢幸一不挂名彈章遂默默低頭就此龍絡耶  
少卿曩時排擊大煞真有社稷之功亦幾蹈鼎鑊之  
險及今事成而議其後始見爲易耳有如巨鱗慨然握  
柄仰諸爲富貴計者無不得然成何等朝廷耶少卿  
之過坐語言不謹急于呈能所坐亦微何至如所云云  
污蠟已甚當爲人今或指名故黨者輒訾爲援挾隱  
伏刻削無仁恩何獨文少卿諸人輒以爲中窳孽哉

論羣起而相然耶少卿今日之事乃起周元平一疏  
元乎疏出所以措之者百方皆奇詭縱橫非按摭所及  
人蓋徒知此爲禍始而不知禍寔胚胎于司寇公之一  
論也司寇公果如疏所云耶抑不如疏所云耶先生當  
有定衡則李少卿猶在可原之列矣至如吳沈二君忠  
言正色侃侃爲國江御史直方蹇蹇真有匪躬之節  
而皆橫被攻讞旁觀嬉笑自以爲得居此奇貨是何心  
哉諸君之失在持論太露責人太詳求治太急自任太  
過以此責諸君當抑首受罪今徒以隱度論此將張頤  
鉅齒黨與急得躍進遂握樞要盡剪其所私惡植其所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十七

私善不去私黨則是非不分別議論不歸一是矣然此  
亦以隱度論彼皆背公死黨感嚙昔者之遇而必逞怒  
于攻讟昔者之人陽闔陰間指令頤氣之間坐幸剽剽  
之及踪跡往往右祖亦非無據彼以隱論此亦以隱論  
然則是非議論何從而紛紛耶夫此諸人悉數之不  
盈四五易盡也又况孤立一意無與援于上無私黨于  
下無深恩巧術以自固勢亦易去也所藉者上之篤信  
而深維之耳世之側目而羣誹于此數人者皆曰不能  
安分不能守默罔諸人之罪然未嘗挾名高而營私利  
也未嘗恃意氣而肆干托也未嘗立門戶而招權寵也

即有可否。要爲正論。卽有同異。要爲無私。今責以不能  
安常待時。噉噉焉取衆尤而無補于事。此爲諸人自謀。  
誠不可耳。昔者范希文自倣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  
其爲小官。章疏何止數十。至若母憂而猶上陳封事。蘇  
子瞻自起團練入朝。又當司馬公秉政。其所爭論。不遺  
纖悉。何當時不如今日之非。而後世猶有正人君子之  
衰耶。然則諸人或專于報主。而拙于謀身乎。未可知。  
也。且諸人者。皆有資望。可循又有地位。可據。豈不知少  
爲濡忍。旦夕尊顯。卽用思一展其蘊蓄。亦豈不知循嘿  
于斯須者之可得哉。乃顧爲非分之爭。而邀立至之禍。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十八

舍必得之計。而營自窮之策。諸人雖愚。未必至此。先生  
試窮極根株。而一炤答之。斷不能逃于至公至明之見。  
也。賢謬託平日知愛。遂敢極意肆口。不知忌諱。罪我知  
我。亦惟先生裁量。若賢氣質之偏。不能融化。先生固已  
諗知之。而自度非用世之資。又有不待世人之共棄而  
後知者。當置勿論可也。

與趙濟鶴

日辱兄遺教。謂當陸沉以俟。忘仕與止。而一付運于天  
地之亨屯。甚善。敎語敢不刳心以聽。第云陸沉者。必有  
歸著處。若不得歸著。此便是心慕榮祿。假無不可之說。

占地步以自恣。必非聖賢立心處世一段真意也。方  
今天下議論一涉利達名場。則曰且姑與遠適。勿過激  
取疑。至事涉關係。輒又曰須從容隱忍。乃所以成事。其  
究不過一依回而旋且脫手。此習已入人骨髓。往往得  
利以去。弟亦不敢置辯。審如是。凡爲官者必無一可去  
之日。卽有鞠躬盡瘁。出身犯難者。且當以壞事目之。必  
依阿相仗。濡忍回互。而後以爲任亨屯之運。得大人之  
用。耶。學術人心至此。最高明者亦溺其說。弟愚不敢信。  
必當求所自安處。欲去必真。能忘爵祿。  
朝廷之任。使其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十九

得失毀譽一付之造物。而吾不置欣戚其中。斯爲得耳。  
若以大愚大惑自居。而待造化之技盡。稍一失足。便落  
近來頑鈍窟裏。此弟所以寧執經經之諒。而不欲效世  
人混托無不可之說也。弟非敢懷敎。自是竊以爲今日  
真有志于爲君子者。必計得歸著。何處然後可任運以  
爲仕止耳。此意惟熙亭兄得之最真。亦惟吾丈可聞此  
說而不色忤也。

傳

王少湖先生敬臣傳

馮時可

野史氏曰夫學者博觀立覽。猶必考信於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然則爲學在躬行。若斯之切也。而世儒紛紛務張皇以立門戶。奇說渺論。出谷天而人九淵。綜厥行事。曾不異於塗之人。此何以貴焉。余雅多王先生行誼。因載其事。以勵學者。先生名敬臣。陽湖王公庭子也。始孩而倍母。畜繼母郁安人。所以餌代乳。故體甚羸。稍長。就外傳誦書。輒了了。讀詩至野有死麕。章蔡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何爲存。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二

哉。必漢儒誤入其已刪者。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兄者驚其早慧。陽湖轉問子博士。先生年十四。隨侍長安。誦四篇。誼悟孔子求仁之旨。而嘆口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至精所感。盈而神理爲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規矩短。其精粗也。由是居處必以禮。雖燕燕必正襟危坐。無惰容。踰數年。父命先生應舉。泣不悉離。再被命始行。陽湖雖久宦家。無資斧。先生歸而廬居甚隘。則

寄寓天王寺中。習書易。乘有饋餐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爲溝壑夫。其人乃止。饋年十九。籍博士弟子員。執贄謁莊渠。魏公而考道焉。時學者皆力爲奇僻。文自振而先生獨默坐澄心。曰。學不聖賢。雖虎詞凌厲。君子不貴也。年二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賓。朝夕共省。郁安人而郁安人性。卞急。臧獲稍拂意。即沈清至毀器。擊床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蹙而進湯。安人擲之地。因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未得久之。天旦矣。陽湖觀察建寧先生從游居二年。陽湖請終養歸。而先生宦戶晨昏伏臘。奉盥請祗觴。豆餽費無不躬親。有招先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二十一

生飲者。以妓佐歡。先生見曰。吾何以衣冠坐塗炭邪。稱疾而返。自是遂絕燕會。祖母命得老疾。先生進匕劑。逾月不解帶。既沒。標踊號泣如孺子。慕至見陽湖。則拭淚不敢爲。後客陽湖。服闋。闕泰藩江右。而先生奉郁安人於家。視淋瀝惟謹。先後嫁妹者三。皆傾囊以助。矜穉愈於已。女治閭內外井井不施。撻而舍中。兒無敢過飲食。狎游者。陽湖致其仕歸。則先生每擊鮮邀文太史。王吏部。陸尚質。過爲親娛。不令知。所懸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遣衣大冠。送於中堂。戒侍者曰。若任也。乃公或飲逾量。若靜之。道歸。雖夜分必擁篲迎於戶。或風雨則逆

諸途已西。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簣微傾。曰：此非得正而斃也。待者整之。將死。嘆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蒿里。哉。死逾時。復蘇。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病別墅。次年始歸。子舍而配。盧氏失。郁安人。驩先生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閉戶省愆。不御內者。十有二年。陽湖疽發於背。先生親自吮。臥床下者。數月。陽湖慰令少休。無苦也。卒。不敢寧。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祖母三年未嘗見。商。人不知爲繼母也。旣而長子卒。陽湖爲置二媵。人先生雅不欲也。陽湖曰：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我一綫息哉。先生乃勉從。數歲不乳。竟謝遣之。甲子督學耿公聞。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二十二

其行超格。貢焉。強之赴京。以親老。力辭。郡邑或交以篚謝。不納。而惟以坊金惠三族。曰：此國恩也。願共霑之。陽湖老而足不良。於行。先生復絕內。移床倚親所臥。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病轉劇。一夕十數便。先生卧不交睫。微聞營欬。則躍然起立。爲代鳩杖。未幾。陽湖捐館。則哀如喪。郁安人者。遺田數百畝。以其租贍三族。曰：此父遺命也。宗人莫不感泣相率而喪。陽湖總者。如功功者。如暮至賓客。慕義而賻。賻者。亦視喪。郁安人什倍矣。先生鮮兄弟。友愛諸從。病瘵如其身。諸表姪率子視焉。開館舍。勵之學。婚嫁必任。不以歲誦辭。至其自奉。則一食脫。

粟終歲。單絞。蓋五十年如一日也。嘗命僕以銀器質于錢家。逾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僕促僕還之。子錢家勞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顧爲利乎。陽湖嘗謁客歸途。遇他家僕。倚醉踞而告。與人碎之。其人逾益。詬嘗直至廳事。呼姓名。撞擊戶扉。諸倉頭忿欲復之。先生曰：是人。不逞。異常。常暴死。若無庸輕六尺。以與較。純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自見。耿公公勗之曰：子須以言論素論。後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休雖。敝。不可。諉也。由是多所勸諭。五十以後。第子來。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二十三

從游者四百餘人。或刻厲相責。談一意事。聖賢學不爲兩端。自解諸賓客。聽講者。戶外趾常。獵獵諸生。以二六日。會禪典。手辨論鋒起。先生徐以約言定之。莫不渙然。冰釋。嘗云：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爲弊。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於一。又何是非。彼我哉。先生於學。無所不窺。而循以慎。獨爲標的。曰：聖賢論學。總先於慎。獨身體之。自可見。慎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混於惡矣。則帝衷也。審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

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祗○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哉○其○本○何○以○發○千○霄○之○木○也○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聽○其○言○者○興○起○甚○衆○矣○俗○慕○魏○晉○放○逸○恣○睢○儀○檢○先○生○益○繩○以○法○冠○婚○喪○祭○儀○節○品○式○準○於○家○禮○遠○邇○相○倣○舊○者○不○敢○蹈○厲○而○拙○者○有○所○遵○循○自○是○風○俗○一○變○先○生○檢○押○若○處○子○而○奮○迅○行○義○則○如○壯○夫○慈○愛○若○桑○門○而○諄○切○誨○人○則○若○嚴○師○其○與○門○第○子○所○稱○述○皆○庸○言○庸○行○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三十四

改○月○化○而○不○自○知○則○有○出○於○言○語○動○作○之○外○矣○余○自○黔○歸○與○先○生○談○推○學○問○甚○洽○也○曾○與○予○論○文○曰○弇○州○四○部○言○懼○其○落○學○者○以○靡○闕○也○徐○迪○功○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哉○又○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譬○之○祠○惡○也○以○爲○河○祠○配○林○以○爲○岱○何○當○耶○諸○生○有○專○事○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先○生○曰○靜○坐○則○繫○心○傳○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自○是○諸○生○學○之○有○鵠○矣○先○生○不○尚○言○而○言○自○藹○然○聽○之○有○味○不○工○文○而○文○自○斐○

然○玩○之○無○窮○所○著○有○父○訓○家○禮○纂○游○武○吏○記○行○於○世○馮○子○曰○天○下○之○言○學○術○者○衆○矣○守○虛○靈○者○以○溟○津○爲○宅○執○象○器○者○以○筌○蹄○爲○巢○猖○狂○叫○呶○詭○僻○固○陋○而○不○自○知○其○非○至○其○下○者○則○佔○俚○爲○學○齒○頰○爲○師○卑○卑○焉○以○逐○時○好○取○世○資○而○已○矣○尋○常○踐○履○視○爲○贅○行○若○夫○嚴○於○屋○漏○以○對○越○上○帝○人○域○是○域○以○上○達○天○德○獨○先○生○有○焉○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愧○余○之○傳○先○生○也○亦○然○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三十五

序

撫遼疏稿序

孫 鑣

隆萬間遼有宿將戰輒捷出塞尤多奇捷以軍功中率  
 封爲列侯衆皆謂東北長城也仕宦者至戲相謂曰何  
 不爲遼東開府但啜彼餘汁即加秩蔭子相踵不數年  
 階八座矣乃巷論殊不爾謂首功多僞增又強虜來畏  
 不敢與敵已乃伺間襲彼羸弱不入寇者莫充數敗則  
 掩之失去堡尤多且虐其軍甚下戶不能藏一焉予曰  
 此所謂譏應口也夫少飾夸或有之宰詎至是歲甲午  
 予自兵貳受 命禦倭寔領勸遼保定而于田亦擢中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二十六

承撫遼於時前帥業爲閱視使者劾罷奉 朝請遼已  
 兩易帥適征倭兵數萬悉取道於遼遼亦發兵東轉輪  
 爲費遠人重困而後帥少懦虜至不能禦復謀易帥彼  
 父子數輩耽耽冀焉廷議莫或主乃推上谷董將軍董  
 亦宿將也于田先赴廣寧任予以禦倭亦東往直渡遼  
 水遠駐遼陽城虜既得志于夏及冬復來擁衆可十萬  
 分東西兩道期至廣寧南合軍曰此舉必無遺失于田  
 戒西師謹守無戰而投計大將東扼之於鎮武堡大破  
 之衝其腹陷其背追奔出塞數百里虜嬰頭鼠竄不敢  
 反南顧捕斬甚衆遼人謂自立鎮以來未有此捷也而

西虜攻右屯城不克亦遁去時彼父子雖家居然寔執  
 與柄初聞虜警謂我必敗念安遼莫如彼必工握印及

聞捷乃內慙不敢出一語而虜大敗後氣衰遂巡自保  
 遼自此漸寧矣予駐遼陽久間詢貴將往事則義所聞  
 巷論皆不誣乃更有甚者彼遼人也廬舍之消長錙銖  
 無不知凡富室有子輒以選士徵之入賄乃已其賄以  
 產爲差率半沒焉壯丁健馬咸籍幕府即裨將無敢留  
 大約括萬戶之脂膏入一家萃百城之精銳歸一姓以  
 故亦能戰而發軍時其家衆或人挾一首以出遼人謂  
 之懷挾北歸虜首累累不知得自何所堪痛哭矣前壬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七

申閱視時貴將方有內主焰甚熾使者食火偶咕嚕自  
 語曰茲盛秋安得一捷壯我色明日忽傳警俄捷書至  
 獲首虜數十級使者驚且喜如數報 上其兵憲陝人  
 也鄒達者以私問之答曰此邊將常事何問蓋寔無一  
 虜也首功既多姻故及奴皆拜爵厚祿盡入私家家益  
 實伍益虛我報捷不休虜入寇不止所失堡數十皆犁  
 爲田按故記詢之莫可踪跡曰久矣諸裨將歲賄皆有  
 類金土物錯遼產蓋鱗筍櫛收焉非無戰功寔不能與  
 畢當也于田悉除前稅政核軍實援武勇大將畏旁伺  
 兢兢自戢既戰勝士氣益倍乙未春東搗丙申夏西襲



昔漢使入京貴將私謂曰開邇來行伍飭每鼓吹起  
 鐘城持滿者踰萬騎盛哉因指其奴曰向時豈無惟為  
 汝輩所耗耳蓋亦心忻矣虜眾既失利不敢內犯其小  
 醜率怨其酋長乃乞末市于田因羈縻許之再歲無警  
 禾黍滿望如雲間里鮮誅求安堵相樂生息日以多方  
 議復舊遠陽與開元廣寧相望據弓弦以守會征候事  
 急未果踰年予被謫歸于田尋請告大帥亦更亡何彼  
 氏子復繼帥物情漸移非于田在時比矣予省咎里中  
 于田以撫遠疏藁寄予往事在眼忽即報來遼大將敗  
 死掩卷撫几不知涕之下交順也昔整頓豈一日力在  
 再如奔後帥與中使構復獲舉則老將仍往年已七十  
 餘矣嗟夫彼父子非不可用弟廟堂能少裁之不使驕  
 倖如于田輩以驅馳範之雖不能大抑其私庶幾可使  
 戰功實稱戰將也遼不郡邑將易為指克方貴將得志  
 時將罔非遼人者持角以競刀雖執自決藩若參佐用  
 它地人猶足破黨齊輯乎轡銜無泛駕日凡于田經營  
 苦心見在疏稿中然所以陰持其衡使驕將不得肆志  
 義伸志者疏不能舉也此事大難論弟予不張謬言之  
 是非易位矣因著之俟籌邊者審焉

昨史鶴亭丈偶過論文曰槐野先生作文但如此作而  
 已滄溟先生則拈筆時先有必使人不易解之意此言  
 良有味于感亦未免犯此恒人無庸欺智者恐終不可  
 欺何作此伎倆為哉李王二公絕相厚然李極高王極  
 卑正絕不同王根隨原在子瞻稍輔以世說然才本高  
 後又涉獵左馬諸書稍變調是以自謂得之國英耳汪  
 與王涉未深良是汪字句真工可謂一時絕調其以古  
 語傳今事無不渾熟更有今語不能盡而渠用古語却  
 盡之者不可謂不妙然祇是辭命一家耳不足神來之  
 調王之風神殊雄俊大有不可及處要之汪終須讓王  
 耳注刻墳雅似極意在檀弓考工記然渠於二書所得  
 却少若專宗此恐或失之清瘦亦非所謂大家正派也  
 今時諸名家先生謂於古作者何嘗韓柳似終不可及  
 王的是是一子瞻以好高故面目似過之然綜其實恐未  
 易優劣汪則是一劉孝標以不能早故翻讓之耳  
 昨奉教謂儕左輔於四公必於泉臺有聯觸之戰足下  
 豈尚於左輔有不足邪宋人云讀柳歐蘇文方知韓文  
 不可及誠今盡讀滄溟矣州太函文乃益知左輔為不

可。公集卷雖踰百然求如左輔數行尚不能得本  
故謂左輔不博不流動誠有然者然亦不至太約太拙  
稽之前代子厚亦不甚流動而永叔最爲不博左輔惟  
不博故簡惟不流動故動然至若柳濱岸及兩程策亦  
何嘗不博述石洲鳳泉壽先伯諸序又何嘗不流動哉  
兼美無瑕即古人亦難之故精煉者不輕遂跌宕者不  
沉澁艱深者濫典實者拙即丘明子長規模且判然別  
矣今歷下新都可謂博然以較司成公李尚覺澀汪尚  
荒碎豈得擅流動之譽貴江最流動矣然惟博於說部  
耳若文則豈可言博過華州哉惟子威可謂博且流動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三十

然總論所至又大不及五公此文章所以難言也子威  
所以居閭位者以無神境耳即譙游記亦祇是偏僻別  
境大洲有神境然修辭之功未極雖獨設之豈能協  
於衆心哉大家唐二人宋歐曾王蘇氏父子共五人藥  
叛不與鎮謂五公爲大家正以我朝言也韓柳終不  
易及前小啟固曾言之宋五家正可相當若漢以前大  
家信更在唐二家上然成一家言與今人又當別論足  
下謂北地失之模擬世人論亦如此第以鎮素所熟觀  
者言之惟一二篇稍有痕其餘亦多係自撰即頃來吾  
所收者何篇爲大模擬邪所評三公俱確第汪之襲

卷之三十七

亦不讓後李或有終篇無一語自創者殆如集古句耳  
鳳洲才信高顧要今所造亦已既竭其才渠語下鱗固  
云加我十年亦不能長有子境此真是自知之語謂其  
輕前欺後似猶爲不虞之舉近有對奕者數負不服曰  
我但貪耳應之者曰貪即是汝品下曰但生耳曰生即  
是汝品下曰速耳曰速即是汝品下曰輕易汝耳曰輕  
易即是汝品下文亦猶此替人謂參也魯故造道深人  
才各有偏偏即有不至不可謂堂堂者勝膏者也惟左  
輔四十有九而遭岩墻之厄不究其至真爲可惜耳劉  
莊襄墓志真一好題不知余州公何爲少率如此其爲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張文忠傳亦不稱太函與戚將軍最厚而於其墓銘亦  
頗寥寥然則兩公所自負爲一攀龍者安在哉宋雖有  
五人然舉世以配韓柳者亦止二人我朝空同當其  
一不待言矣其一人當在兩王在鎮必以屬之槐野在  
先生必以屬之鳳洲然邪否邪前人已矣後起者集數  
公之成超乘而上必當有人先生幸無讓焉  
昨偶讀嘉則五言律漫有所評翰教謂爲過苛夫以足  
下及箕仲風日推許之盛而頓聞此語宜訝其苛弟豐  
對樓集見在其第二十二卷奇君房先生起至張司理  
止共五十首內何首爲佳可入選乎前小啟固云亦有

一二稍可領猶是常語若在茂秦集中祇下乘耳何足當二先生之溢許謂在于鱗上也記往日白雪樓集初出時鑲於先宗伯兄案上見之讀一二首覺其佳甚讀至數十首更覺奇古高妙反覆誦詠手之不能釋因檢其名氏則標曰于鱗以爲豈唐人邪何不見列于十二家及細觀其所贈送諸公類皆今人也今肯有如此詩人而奈何不聞談及乎此先兄自外來問之乃知班孟堅即班固也蓋鑲是時止晚滄溟名聲龍不識其字耳太函序余州集冀以不聞聞者先得我心鑲之服滄溟得于暗索中此乃所謂真知今豐對樓集以二先生之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諄諄提耳而猶不能解以視案上之不知何人集曷若然則其不及于鱗明矣余州謂嘉則詩是隱逸之冠亦未然以僕所見謝四溟吳芝川陳海樵王百穀輩雖未及細校然似俱不甚讓之今先生執操筆幸慎許可無若太函之許元瑞斯稱情矣僕於樂府一派原未深解故以妄許嘉則所以然者以俚淺率三病在樂府每有之而無能掩瑜妄意其不萃或得柳士師一語耳我朝詩成弘以前大約沿宋元氣習雖格卑語近然道情事亦真率可喜自空同倡爲盛唐漢魏之說大曆以下悉捐棄天下靡然從之此最是正路無可議者然天下

書

龍其元  
文二公

事但入正路即難耶作人亦如此久之覺其得不堪則逃而之初唐已又進之六朝在嘉靖中最盛然此路實隘而不弘近遂有舍去近體但祖漢魏之論然有言之者鮮行之者則以此一路枯淡且說物情不盡耳近十餘年以來遂開亂道一派昨某某皆此派也然此派亦有二支一長吉玉川一子瞻魯直某近李盧某近蘇黃然某猶有可喜以其近於自然某則太矯揉耳文派至亂道則極不可返邇來作人亦多此派此實關係世道良足歎慨然并州晚年諸作實已透漏亂道端倪蓋氣數人情至此不得不然亦非二三人之過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三

記

重建勅封昭靈張龍王祠碑記

公而居之

張龍王諱路斯唐進士官城令也宣城令則曷為龍也斯所謂玄同者也夫陵鳥蟾蜍物有必化而況玄聖神明之德乎真人託寄於物而獨化於無方且躡靈虛而消搖乎抱氣而守神夫氣抱則累累釋釋則下不之矣神守則器廢器廢則下不化矣故崧高為中甫安知申甫之不復為崧高也傳說為列星安知列星之不復為傳說也人知柱下史著五千言出關而西也不知夏商而前通玄鬱華庶成錄圖務成尹壽真行之為柱下者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三十四

幾度世乎鳥可詰哉則又鳥知宣城令之非龍龍之非宣城令也抑龍之物神故其為用大矣聖真託焉玄德宅焉靈變出焉體潛泥塗而功配亭毒燠之則萬物立稿而沐之則四海含潤所操者玄而及物者鉅故易號龍德厥位六焉六者何德玄同也張龍王者世相傳頌上人蓋焦氏臺故宅也乃記所稱終緒九子之事則大奇矣而近於誣六合之內顧何不有也誣也乎哉隆以早禱於王故祠不崇朝而雨再登王祠則又大雨也靈氣於昭乎烈哉於是邑人為王改築宮祠焉而屠子為之記

發願陽記

此不刊

屠子居頤既奏部檄移青浦按期殊促夜奉檄詰朝遂行頤父老子弟倉皇走送有騎者有不及騎而徒步者跟蹤於道屠子固止之抵八十里又固止之臨河而別慘動天地諸生各騎一蹇驢復走大雪中三百里屠子辭焉痛哭不止屠子亦為泣數行下乃相與夜入一茅屋中叙語佐以濁醪質明復痛哭別去時迫於檄期勢不能孖室以行乃獨身日夜馳而留老母及室人後發邑中止安車二既行而念老母年高室人新婉皆不可無安車乃使人以車還而自乘一馬時曠野雪深數尺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三十五

疾風如矢體中扶輻若無有黃沙囊胸咫尺不辨人馬明日雪益甚馬足陷冰雪中凍且裂鉅野數十里前無村落民居不可以止乃下馬徒步亦復蹈冰雪泉各扶掖蹣跚行薄暮抵一孤村落落茅茨數椽為大雪覆壓幾圯矣屠子與徒御投馬衣服沾濡且盡求燂不得遣人四出拾枯蘆而燃之濕不可燃煙氣侵兩睫淚下村翁媼見來者眾也驚而逐客屠子以溫言撫之再三乃止弗逐後負擔者不至屠子思其凍死澤中命從行者以束炬還迎之夜深而後至是夕宿茅屋中上漏下濕牀頭積雪盈尺襪被如水旦起上馬行數里見山谷中

羣藍縷號哭而來。屠子停轡問之。皆答曰。吾儕小人。皆大梁民。爲官人拘於河工。一歲冬月。斃放還。單衣散盡。而橐中亡一錢。奈此寒天。何去其家。尚千里。旦晚委於溝壑。故哀傷而哭爾。屠子泫然憐之。捐金錢而後行。其人咸哭拜馬首去。而風雪益厲。屠子馬上太息曰。屠生每出行。必有風雪。夫屠生胡足言顧念。獨此曹籃縷甚矣。而又行遇此者。其何能生還。貴介公子。標弓矢。挾彈丸。臂鷹牽犬。騎出郊原。射虎逐狡兔。南山則風日熙溫。也。此亦豈有說哉。老母後發。間關險巇。復倍之嗟乎。行役之難如此。彼品棲野宿之夫。非苟薄富貴。蓋亦有見焉。倘得卒歲。則取適而已。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三十七

二陸先生祀記

大梁華貴。實博士之操。肇悅雕蟲。太上之所不由。故世之鉅人鴻德。厥薄浮藻。謂亡所用之然而推尊之。夫亦往往逃焉。乃臧孫氏所稱三不朽不廢立言矣。洪荒而後神聖大賢。其所堅立者。朗揭六合爲萬世規。苟不託之文士之竹素。烏能傳之無窮。與天壤共敝乎。卽尼父拘拘篤行而手定六籍。告來世五千言。非文章耶。夫老氏豈不冲然玄素也。不佞仰觀於日月之華。五星之彩。雲霞之紫。山川焜耀。然後悟此道之貴也。儀者謂張司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三十八

聖哲而不實少文者。率藉口焉。夫誠使德超太上。功蓋三五。焉用文爲。若猶未也。奈何參口而詆天下巨麗之罪。司空妙識。博綜多聞。寧獨解海鳧龍鮓之屬。神智雄藻。哉。其人者。精忠奮於國家。欽誠信於幽冥。通儒碩望。彬彬質有其文。故可貴也。三陸先生。蚤歲以天才。騰逸見賞。司空所操。管湧於奔泉。爛於天星。吾固得不論更。稱平原伏膺儒術。非禮不動。卽敦龐木實之士。奚過焉。是儲清識。要自偉然矣。或謂其周旋昏亂之朝。卒與禍會。爲缺知幾之神。夫黃鵠遊於汗池。祥鷺鏤於棘林。蓋亦屬有天命。非由人事。豈其時若。帝叔夜。龜性矯舉。薄富貴。若簞籠而卒。亦不免豈文章之過也。觀平原臨收。自怡從容。神色自若。此其氣量宏遠。其於灰生了矣。夫學至於了灰生。豈易及哉。其生也。馳大譽於九州。而其死也。精魂感於二儀。乃鴻麗之文。兩先生霍焉競爽。至使君若。燒硯祭公。流血與會。秀異之氣質。發於兩公。譬之天雞。始鳴。靈啟途其有功於來茲。大矣。兩先生。生華亭人。而青浦者。故華亭西鄰。今兩先生墓實在青浦。則今固青浦人也。不佞來令茲。邑旣已祀兩先生。學宮復爲之建祠。專祀焉。而并考其平生之操履。使知不佞之所願。執鞭從事者。不獨以其文是役也。不佞實捐俸

首事終之者部民陳漢蔡倫而祠墓則愈孝廉願卿所  
捐上田皆好義有志者得並書

書

擬岳武穆從軍中遺秦相國書

屠

隆一制兵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  
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陣大河以北無堅城飛  
本諸軍北北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  
起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遂定中原羣兩官  
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角巾投老西湖之上  
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  
正有命臣懼殞越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  
言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實陰持之飛竊  
意相國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  
瓶之罄矣維壘之耻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猖  
獗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江  
南八寸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焉置相矣相國如天下何  
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寇讐相國必不然故敢以書奏  
飛日者渡河來願瞻帝京徘徊官闕咏宋微子麥秀之  
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扼腕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  
淚之淫淫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  
百年耳願相國念之且相國常從胡中回煙沙之地不  
係於中原乎趙襄之人不陋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

讀厚孰與大國之相乎奈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  
皆在危亡此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中包  
胥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手勞飛賜  
飛卮酒飛寧能一嚙耶相國卽不念二帝如陛下何今  
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業垂成而棄之令飛  
十年經營廢於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  
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負  
於相國哉是役也卽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彊諫陛下必  
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  
時也願相國圖之飛爲陛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已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四十一

陛下今召臣臣業已還師卽歸矣司寇身首異處臣請  
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第棄垂成之圖而失萬世之  
利俛首喪氣爲天下笑飛其惜之相國一旦不戒行且  
獲矣萬代無已時飛爲相國謀忠相國其熟計之

雜著

浮巧

屠隆

甚矣人之好附而趨利也史言漢武帝好神仙海上燕  
齊迂怪之士爭搢腕言有神仙近世爲甚當矣好趨奉  
則爭媚色軟語囁嚅奔走以進當塗好財貨則爭與金  
聲玉納賂通賄以進當塗好道學則爭寬衣博帶繩趨  
尺步聚徒結社高談性命以進當塗好佛老則爭言泥  
洹羽化虛化空無寂挽鐙玄解飾有道氣象以進當塗  
好功名則爭譚黃石素書五兵三略捷臂請纓南征夷  
井許虜作英雄面孔以進當塗好簡朴則爭敝車羸馬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四十一

龕衣獨食內或多慾外示清真以進當塗好詞賦則爭  
誇雕龍繡虎人懷寸珠家藏片玉握管函牘以進水石  
幸投椒蘭遂起因緣梯媒微取榮利一旦時移事改大  
謬不然矣見貪婪繁榮者得利則不羞以身爲溝壑黃  
昏閉戶白晝攫人擾擾熙熙有同牙儉見清淨介特者  
得利則麾斥問遺許首僅僮僮亢詭激始立名高而後  
收其厚利及一旦諸廢誰無耳目人可欺乎見建言者  
泰山北斗位望隆赫則脂韋而效姜桂軟曲而勉骨鯁  
爭欲關陳言犯顏批鱗冀得一嚴譴而去妻涼一時榮  
華無已是何此時龍比之多耶劉向與欽永同朝劉黃

其列魚龍玉潤而不可復世道入時

務重

古者文、氣、節、經、濟、性、命、之、士、如、以、毛、廉、角、寥、寥、哉、代、不、數、人、當、今、之、世、綜、詩、文、則、曹、劉、接、踵、微、氣、節、則、能、比、述、肩、語、經、濟、則、人、人、管、蕭、譚、性、命、則、家、孔、老、是、何、今、日、之、氣、化、反、盛、於、往、時、也、嗟、乎、古、人、多、木、色、今、人、多、厲、粉、古、人、務、其、內、今、人、務、其、外、而、操、筆、伊、吾、氣、盈、趾、高、乘、其、重、目、無、先、詰、偶、嬰、逆、鱗、逢、怒、得、跪、沾、沾、自、滿、滿、而、曾、能、比、人、物、以、爲、大、夫、夫、之、事、止、於、此、而、已、不、勝、其、脂、

卷之三十七

四十二

臥、雖、則、曰、東、山、安、石、或、山、而、萃、百、人、於、千、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側、映、其、辭、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欄、柄、在、手、而、或、失、聲、破、釜、見、色、豆、羹、識、者、噴、焉、夜、光、明、月、世、不、恒、有、假、魚、目、以、爲、珠、飾、玳、瑁、以、爲、玉、則、充、肆、矣、余、願、今、之、君、子、無、亦、務、其、真、乎

傳

王孝子世名傳

張鳳翼

孝子諱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伴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俟有所餽、亦伴受之。雖錙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劬侍、至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刃、銘之報警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俟飲於其鄰、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四十三

購、乃立碑其首、以報警。故流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購首狀、赴邑請死。實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警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警命、奚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吮、扼前、獻屍臺下。汪憐之、遂移文請於郡。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警同室、夫



四十

四十五

集 358—689

孝子之死而獨惜諸賢不得盡其生孝子之心是爲之

傳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四十六

著

語言談

張獻翼

言有下流之言如暴棄誦誦之類是已有市井之言如  
炎涼貨利之類是已有荒唐之言如浮游不根之類是  
已老子云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莊子云狗不以善吠爲  
良人不以善言爲賢況言下流之言市井之言荒唐之  
言乎苟類斯言不爲下流則爲市井吾望汝曹爲才子  
弟士君子而可有一於是乎鄭五花墩後語可鑒也然  
力莠之言狂夫之言又君子所聽而察焉者芻蕘與狂  
大非下流市井之謂也有理寓焉如孺子之歌夏諺之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四十一

類是已下流誦誦市井貨利誤聽之不覺善談而樂道  
不惟口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聞至謬悠之說荒  
唐之言尤不可不戒修其內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  
易以詞爲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  
六詞驗其誠不誠也少見鄉曲有一前輩善爲俚鄙項  
刻成篇播滿人口以快一時之意於人若無大損而於  
已損德不少君子隱惡不談人過自是長者之道非懼  
害至此而不爲也自有不忍言者此雖小惡終基大禍  
汝曹幸所見皆長者自能言以來耳不聞下流市井之  
言是俚鄙之詞乎吾深懼此事不得不爲杞人之憂漆

予少侍文待詔先生之側常云人有一言涉於  
虛百行俱廢矣前輩之言有旨哉汝曹念之見富者勿  
談已之不足似乎有所求對貧者勿談已之賤足以乎  
有所後不問而告問一告二皆非也對長者切勿妄談  
他事涉於輕縱對處順境人勿多及沉淪蹉跎事遇失  
意人勿多談飛揚快利事見閒適瀟灑之客勿論隱顯  
貴賤盛衰及風塵除目中心事恐妨其雅懷且乖雅道自  
負之意遭俗客世人當隨時應答勿引丘壑煙霞詩章  
文翰事恐拂戾其情語云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凡情多忌諱勿輕率談已胸懷恐誤觸人之忌犯人之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七

四九

薛亦足招尤陶淵明云悅親戚之情語語豈懸施者  
哉蘇瓊字珍之清河太守道人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  
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為徵每見談問玄理研  
雖為債數來無由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  
我入青雲路何由得論地上事問漆雕馬人日子事臧  
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馬人曰臧氏皆有  
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  
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笑者夫三人  
夫之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  
人之笑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孺子淵成重啟

不語君子也問小人曰毀人之善以為排快計懷詐以  
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裴令隔終告  
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  
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為可恨爾張曲江語人曰學者  
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書畫既并包文情亦浩  
瀚陶淵明開流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秋稍已秀翠色染  
人時部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李白登華  
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  
携謝朓驚人詩來極首問青天耳戴顓春携雙相斗酒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七

四九

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鵬聲此俗耳鐵砧詩勝鼓吹汝知  
之乎周旻語常帶華藻李時安曰時方三月坐間生無  
數牡丹花矣張祐苦吟妻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  
方口吻生花豈惜汝輩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盞聽左丞  
檀超高談不覺墜地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麪堆金井誰  
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瓊環李白與人談論  
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繁於齒牙時號李白梨花之論  
古人言談高者大都如此卑者亦不至令人洗耳昔人  
在僮奴之中片言令人拔擢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大真終日無鄙言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王

謝公于猷子重多健。猷子猷與溫而已。既出座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推此知之。宋史載孫甫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日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甫言。談如是。斯無惡於言談矣。予從弟鳳文廷儀輩。謂予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未嘗發一鄙語。予不能然。羣從所見有如此。

序

贈大都督孟諸戚公超召北征序 朱儀望

皇上既嗣登寶曆。亟詔廷臣宣布德意。思與海內黔黎更始。其各邊文武將士。則又大加賚予。以示優勸。未幾。諜言北虜且內侵。臺諫諸臣爭上疏言事。柄兵者日條奏不暇。然卒莫能施行。於是給事中吳君上言。國家制御醜虜。患在於備多而力分。專守而忘戰。今兩廣總督侍郎臣譚某。開浙總兵官臣戚某。有經畧才。臣以為其若召還。二臣專與計事。一二年間。虜乃可圖也。上聽其言。有詔代譚公還部。既而虜果來。劉錦。寇鴈門。攻城破邑。憑凌愈甚。本兵用御史言。驟起戚公還督府。以肩大事。公既得報歸。自海上戒行。有日。于是藩臬大夫。開帥參遊。合餞公于平遠之臺。以予護軍。聞中宜有言。以佐觴豆。予惟督周宣王遭邦新造。四夷交侵。赫然思奮。文武之烈。爰命召虎。方叔。平淮。夷。下荆蠻。吉甫伐獫狁。當是時。若南仲。休父。輩皆左右大臣。前後奉命征伐。率親督戎行。以是能底定。南北稱中興。今主當先帝朝。南甘最號多故。方倭奴。假擾破郡。據城八閩。騷然於時。司馬譚公重倚將軍。用兵不滿萬人。所向克捷。斬首且數萬級。世嘗以此誇豔。兩公是其勲業。門望固與周之

方召塲矣。今非虜爲患。視倭奴不甚相遠。然則數犯何靈。驚陵寢將兵者。日廩廩不自完。今天子深鑒往轍。乃聽羣臣議。召還二公。計事固將望二公兼領南北。不止如方召諸人專任一方而已。然予以爲事不素定。而能致用未矣。將軍試度醜虜與倭孰強。南兵與北孰便。務守與決戰孰利。又誠聽將軍計。一二年間。可與虜一戰。決勝負否。將軍曰。虜性黠。驚挾衆動數十萬。此未易以計破也。晉王翦伐楚。度必用六十萬。當時皆以爲法。乃後卒如剪言。以醜虜視楚。其難易強弱。何如今諸邊兵馬。非不衆且悍也。兵甲非不堅利也。歲費糧餉。非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五十二

不多也。然數十年間。不敢與虜決一戰者。則不若剪之度楚故也。某以爲。天子苟聽愚計。非練兵十萬不足。以越南徵而踐虜庭。夫制人之與制於人也。勝人之與勝於人也。不可同年語矣。是故擇將帥。廣召募。明賞罰。定分布。此四者。兵之至要也。動於其所不測。備於其所不知。取財于郡縣。而廢有經練兵于鄉伍。而民不疑此。其說有不可以口舌陳者。夫無形者。制有形者也。無用者。制有用者也。能多能寡。能聚能散。能進能退。能柔能剛。能變化。惟所操持。夫是以能常勝。不戰常戰。不怯。今不罷。然非廟堂主張於上。公卿協謀於下。恐未可。

以卒圖也。今天子不以某爲不肖。俾得偕司馬公還朝。計事予二人。平管相與籌議。亦不過如此而已。不然。某所藉以報國者。惟此身耳。它非某所知也。諸大夫既總公言。咸避席請曰。某等今日幸聞將軍長計。敢不酌酒爲將軍賀。予不佞。辱知最深。乃效晉人贈言之誼。次第其語。書付行李。俾它日史氏得並采覈。以見大將軍成功張本云。亦諸大夫之志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五十二

黃翁傳

王穉登

黃翁名懷吳郡金昌人吳號繁雄而金昌爲尤凡其國土所產與他邦之產若魚鹽貝錦竹箭楠柚筐服織縞之屬明珠翠毛金錫流黃之貨山委于市金昌富人皆得擅之以其入爲笑室華館雕榭多儲古鐘鼎金石圖書以自娛彬彬文彩風流甲于天下其季子言公之腔樂與土人又多靈智能以其意爲廣物術醫射利售者往往受其欺黃翁能爲人辨析剖證指說好惡出入古圖經而益以賞識多所博通於是諸凡以古鐘鼎金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五十四

石圖書售者多就黃翁鑒而黃翁之門日如市也黃翁言 孝皇帝時吳中古器物圖籍號甲品者視今時不能一二又多好古君子然不過奉清暇之賞修粉飾之事以故雖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讀郎中書見 朝廷遷官晉階其在齊魯燕趙者遠不可數若吾鄉某人爲御史則曰以某器進某人爲監司則曰以某圖入由是夏王之鼎石鼓秦經圖史丹青玉檢金匱之書焚然入市而其價視昔不翅十倍嗚呼是古鐘鼎金石圖書爲金錢貨賂爾矣余謂三代古人之制其齒草木箭之質多憔悴糜爛不可存於世其可存於世不憔悴糜爛者莫

古鐘鼎金石圖書若如黃翁言鐘鼎金石圖書而徒以博矣宮觀要津是鶴爲媒而香餌也鶴之貴香之重其實于世以高潔清遠舍是爲媒餌於人間鶴與香奚寶耶黃翁謂余言良是并入傳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五十五

序

王孟風母魏孺人六十序

歸子墓

禮之行也。必本于情。情至而文生。文生而禮成。不本於情。徒舉故事。驅一世之人。以虛文爲不得已。君子傷之。夫人之於子。慕表姊也。然而子慕之生也。三十有五年矣。未嘗一見姊姊之夫子。爲先達。歷郎署。爲郡守。歸於鄉里。比其謝世也。猶未知其鬚眉狀貌之何似。然則與行道之人。奚以異。雖然。子慕之得交於夫人之子。孟風。則有年矣。久而益親。子慕終不以姊爲間。而孟風之執甥禮愈恭。子慕常有暇。踏不自安之意。夫與人爲甥舅。至欲以舅自處。而暇踏不自安。知有友不知有姊。其於友誼爲無失矣。而於姊不免於薄。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舉其一廢其一。豈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哉。歲之丁酉。夫人春秋六十。子慕始得奉觴爲夫人壽。歷階逡巡。却立者再。私念曰。今日之爲壽也。而以姊之故也。于情微。今日之爲壽也。而以朋友之母也。于情篤。從姊乎。從朋友之母乎。曰。從朋友之母。又念曰。今日之爲壽也。而徒以朋友之母也。夫人未必引而進之。今日之爲壽也。而以姊之故也。因得以觀夫人之貌。從姊乎。從朋友之母乎。曰。從姊。於是。以見第之禮。見君子。謂是舉也。賢堅而親。

親本於情。合於禮。異乎世之爲壽者矣。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七

五十七

傳

歸烈婦傳

歸子墓

歸烈婦者太倉陳鼎彝之女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來歸而善世年十八二年而善世死善世疾革語婦曰爾母寡居無子我即死喪畢爾自歸與母居養爾母婦泣曰妾無歸理君即死妾將隨君善世竟死婦哭之顧床頭劍拔劍欲自裁母抱持奪劍謂母曰兒必死業已許夫死矣自數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無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死死日趣市棺我婦人死即殯不可露尸母守之三日夜謂母曰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七

五十九

兒活一刻即一刻如刀刺願死侍婢以糜進不食則以置善世前曰君食則我亦食撫尸哭曰吾所以悲者非悲君也吾且暮死將懼然見君獨吾母老無子嗣子又亡走於外惟吾與姊二人而吾姊者勢不能相收吾又且死使六十歲之寡母窮無所歸是故悲也舍尸以玉珥留一自含曰九泉之下以此為信母見其志堅不可奪慨然曰女死不過一時痛耳吾且暮之人適使吾無後學遂母子相對縫衣食治殮且市棺善世死五日婦沐浴更衣出拜舅姑舅姑止之悲哀不勝其從大母毛節婦周氏十九歲喪夫無子執志不移事姑以孝

朝廷旌其閭時年八十舅謂之曰如汝從大母者

新婦所親見也顧不足效乎奈何欲死婦曰人各有幸不幸兩大人皆老新婦年少歲月遇遇事變難料新婦何敢望從大母死決矣退而復自語曰吾今日惟知不給夫以生何心為名母與姑皆毛出從姊妹也姑謂母曰吾兩人何至立視其死必止之毋出棺釘盈握錚然擲于前曰視之女已如是而謂尚可止乎是夜婦自經于床喉間聲如錚母堅塞兩耳臥嚙被流汗他姬救之復甦張目視救者頰頰曰徒苦我我終當死明日日中婦寢以被蒙頭伺人去仍以被裹衣為蒙頭狀脫身縊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七

五十九

死其辭舅姑也襲衣其縊也以殮服時萬曆三十三年十月十四日也婦之初欲死也勸者曰盍從爾夫臨沒之言乎婦曰臨沒之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婦者夫死年少無子而獨自居守吾夫哀其志謂我曰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善世為人質直無隱情每自知其短刻意自將輒曰我不知何自能好數為其婦稱古義烈

治命

事

贊曰烈婦於予為從子婦親見其事故得而詳著之善世初死婦激烈欲死及母臨之不為禁家人簇簇私語咸謂不可留乃更小緩縫衣裳襲縊與諸親相勞勉



語曰：今食矣，婦自若也。死而樂之，綽有餘裕。其母之斬決，蓋丈夫不如云。

倒起死之

雜著

陶菴儀

歸子慕

陶菴之儀，惟簡惟朴，舒而不縱，檢而不肩，近於人情，遠乎流俗。文不爲新客而贏，敬不因久交而縮。酒不厭清，味不厭薄。可繼可久，或蔬或肉，談清而不談俗。歌詩而不歌曲，投壺而不六博。彈絲而不吹竹，賓去不强留，客來不用速。讌笑而不廢忠告，羣居而不妨誦讀。朋友攸攝，雍雍肅肅，賓主皆忘熙熙穆穆。此陶菴之所爲自適也，而彼與我之所共淑。

明文奇賞卷三十八目次

馮琦

序

會試錄序

武舉錄序

贈中丞王公入學臺憲序

贈大司馬邢公崑田平倭奏凱序

送薛青雷都諫出叅楚藩序

送陳侍御奉太夫人南還序

送李仰城之山西總戎序

明文奇賞

卷三十八

疏

速賜考選行取官員疏

災旱疏

重經術疏

議

東省防倭議

書

答太倉王相公

寄山陰朱相公

答葉龍潭

答呂新吾

碑記

德政碑記

臨朐縣文昌閣記

明文奇賞

卷三十八

二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

會試錄序

臣頃從冢宰後大計羣吏靡所短長事南面而後自謂之役竊自念課吏不能考其成程士不能正其始是兩舉也蓋文體之弊至此歲極矣功令條格不齊詳復士胡背馳至此或謂明興二百餘年道化蒸蒸比于雲漢故其氣磅礴揚翊發爲人文不能自止勢不得不橫流以取飽芻收以見博蓋氣運使然非人力也臣以爲氣運何如人心爲之耳九賓之席必不唱擬語九奏之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樂必不入蠅聲乃今取六籍遺言而強傳以竺乾柱下之說割裂浮妄必且無能影響于彼矧其四條飾于此且以高皇帝神聖兼總條貫至風厲學宮齊一統類萃萬世之耳目而縣之一鵠獨稟於紫陽之訓詰夫宋儒之訓詰豈必千慮無一失然而王制也即今爲之新說者豈必千慮無一得然而非王制也先王所是者爲今士安得倡異說于難結之外乎臣與諸臣奉詔旨取士即明與諸士約離經旨奔傳注參用釋老者皆置之今既具堂尊尺幅從事而諸士習詭異者且數年舍故步而從臣一日之約宜不能盡雅馴臣亦士耳豈

不相體其文醇亟收之醇而不能無少瑕亦收之而不上駟當中駟矣其在繩墨之外即絕塵而奔奔不錄此非臣負士士負臣非負臣負上制也歐陽修知貢舉劉幾豈不惜才所惜者體耳臣才識駑下不及修遠甚爲國家識文體兼爲士惜心術意乃不後於修然而背人易耳進人難士即退更端以進未嘗不復收適以成之進而不效未操刀而使割寔壞之矣臣每歎天下才士甚盛文不逮古人才吏甚盛治不逮古人議論甚盛識不逮古人功能甚盛真心憂國不逮古人總之病坐浮耳文之浮臣等能正之過此以往在士所自處矣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士自鄉校典計偕至對公車費國家供億不可勝記一對于庭百寮稱賀榮次素定它途無敢望豈不亦因士遇我哉即能一官效一職度其事曾不足稱儼庶尚何論報若次及于事內不顧身外不顧誹譽真心爲國家遠謀出效力衛社稷乃可言報稱耳今夫大海內爲一舟而主與臣共操之安則同其利危則共其敗人臣一心爲國家計亦以自爲也士能以自爲之心爲國計則不浮矣合衆心以圖事蔑不勝矣頃臣引古誼策士士具道所以然響對無窮者此亦足稱先資已及試於清能真以古人自期待者幾人與人約而忘之猶有諸貴

以國士遇我而不能為國家遠謀出力衛社稷則何取於士即文體正矣亦何益於國臣等所以正文體者誠欲得正人報國家顧臣等所能為者止此耳過此以往在士所自處矣

武舉錄序

萬曆十九年十月試畿內才武士御史劉公質監臨之既告成事有司遇以賓興之禮愚以為國家取文士歌鹿鳴而宴之是役也宜歌兔且兔且之詩曰越越武夫公於干城其卒章曰公侯腹心夫干城士所自有也請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

畧陳腹心之旨蓋不佞馳驅秦晉燕代間再從使者武士於上谷晉陽是時匈奴未有隙也天下干戈化為文儒士爭驅射策循故事而已上之人易而得之亦易而用之今邊事脊脊動矣當寧謀將帥之臣廷臣合廣而薦之其需士甚急待士甚重上之人用士不敢易而士自用亦難蓋天下無事士誦于見長天下有事士誦于見短馭之以羈勒授之以勇組駕良勇快立見矣誠有一將如長城一士如百萬師者乎未敢知也在功令三年一比士脫迹行伍角藝於澤宮借籌於畫室歲歲嘗乏一旦有緩急無以當縣官指說者以為士不素其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四

國家豈有賴焉且爾士亦聞西陲之事乎彼其將不能當漢一大郡而我日凜凜也彼師少於我而關士衆也彼一於邀利而我二於避害無所不避則無所不怯語曰一大兩心拔刺不深此善喻也嘉靖中虜入蹂我三關薄都城當時勤王之兵四至控弦之士如雲而不敗戰僅閉門謝虜虜去遙尾其後以報紫州之役虜時盛兵入塞而關中兩偏將以三千之卒執而敗之彼有遷此絕慮無遷故勝敗異也故當其不一以四至勤王之兵而不是一戰而當其一也以兩偏裨之力足以距關而抗虜予嘗行紫荊道中出黃狐口視兩將軍戰處未

嘗不據勅太息如在鉅鹿下也燕趙故多壯士長決一  
旦受鎖鑰之任豈其出關中兩將軍下 天子威靈神  
聖虜萬無深入理即如近日羽書狎至虜盛氣以乘我  
我無一矢相加遺此亦壯士之耻也耻之莫如決戰決  
戰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一心往歲 天子坐帳次  
召輔臣計事西顧而咨吾獨不得如諸葛亮杜預者而  
用之 天子之拊髀也無寧頗牧而思亮預也此兩人  
可謂不二心之臣矣諸士執干戈衛社稷惟上意所注  
以為臣鵠庶幾哉無愧于城腹心且以當長城抵百萬  
師也予不佞無能訓迪諸士第備宣上指以愧為人臣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五

贈中丞王公入掌學序

先是懷棘王公以廷尉兼御史閱延綏邊事既報 命  
即道中拜御史中丞視師上谷方是時疆場之事散列  
極已卒障境以待市中兵銷以待款挽輸之膏脂待費  
將吏也直待遷士卒老弱枵腹待食我重挑釁首難之  
戒而彼縱其溪徑猝有變而我無以待議者謂今日之  
事不大革之必且因之無能兩利公至從容恬愉不驚  
不擾疑關暴橫常如和席之安惟日閱士伍清習餉儲  
時飭械以待虜變而後言取虜事歲例關市費約二十

五萬有奇頃溢額至二十七萬虜至秋率衆來市快我  
必予予即以爲例公裁爲二十三萬有奇議者謂必拂  
虜費且什百矣公曰百請百予一不予必拂百請百拒  
百不予亦拂撫之拂耳吾寧不予以其費偏關士易戰  
焉吾何患夫額外不可得而先失額內虜必不然卒如  
公計三年縮費十餘萬屬夷史首叛出塞緣谷慈部會  
虜王掠我西陲閉關絕市貴則執史首以自贖朝議欲  
誅之公曰誅之是誅一夫也而其屬且千百人誅一夫  
而千百人自絕于漠於策不便乃發傳遠移書大司馬  
密調護之史首得不誅招諸夷諸夷更斬獲虜部來歸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六

谷慈不勝憤擗邊三戰三卻之東西跳梁百計虐喝卒  
無奈公何則復備首就約束塞下卒有爲虜偵諜者公  
以計殺之溫偶驗諸長仲堡故地公使兩卒鉗其使出  
之蒙街亭卒以私忿殺部夷卒五人衆成矣公償不過  
糜布數百匹而紛立解凡中國犒賞歲例外圭撮絲粟  
不輕以予虜虜遁逃亡命來者盡遣還之虜中飢殍殍  
枕藉羣謀塞下公賑救之萬端使無及亂其爲犬與羊  
則噬啃之爲虎與狼則蹴訶之銜之轡之鞭之勒之操  
而縱之張而弛之予之必先持之啖之必先嘗之示之  
以害而始裁其利予之以大利而始裁其小利居嘗時

吾何賴於欵夫公之不爲欵也持欵之精者也故公居  
塞上凡三年盡祛畏虜媚虜之積習而虜益恭 天子  
嘉功勛念公勞外久 詔公還朝佐御史大夫視院事  
封公三世如其官廢一子國子生公歸矣墾場之事弛  
於擔負然天下微獨郊有壘而鄙有寇也方今 主上  
端居靜攝泰交之情雖未睽而宮府內外隔闕如九關  
焉噴室之議格者十九執秩之吏去者十七而上下相  
激相疑浸尋未已天下可憂何獨在邊公誠邦之司直  
哉引繆而齊之操刀而割之於何不正愚獨以爲大直  
無繩大強不競是非相乘利害相攻如水在防火在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七

未嘗暫靜也謀而激之動而接之則亂矣善救火者嚴  
危薪疏火道則火勢及一室而止治水不務導下流開  
之障之激陽侯之怒則益決益塞益塞益決故救水火  
者勿與水火爭所損者小而全者大治天下亦猶此矣  
公既以閭閻操縱用之在邊而效今之來也吾且觀之  
在庭予與公皆業詩於詩得二甫焉吉甫非伐獫狁而  
詩頌之曰文武吉甫山甫補袞式辟而詩人頌之曰柔  
不茹剛不吐夫功有決于斷而或敗于激惠有成于直  
而或廢于爭無亦剛柔之鮮中而文武之劑量未審乎  
爲人臣如二甫者可矣

贈大司馬邢公崑田平倭奏凱序

今上御極二十年倭始發難於朝鮮朝鮮急西向安國  
於 天子天子出師救之七易歲再易本兵四易制府  
三易大將若攻之若封之皆罔功 天子乃命邢公以  
大司馬往視師賜之劍曰大將以下不用命皆斬公既  
至軍中標劍登壇乃誓師曰必破倭有妖無二當是時  
倭已破慶尚道軍晉州傳其國都公趣中丞楊公大將  
軍麻公夜馳入王京城而以檄隨其後曰吾徵天下兵  
百萬且至矣倭望風宵遁是年冬公所徵兵將皆會公  
以計縻行長急擊清正三破之歷其壘而軍清正乞和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八

公曰吾受降不受和會天大雨我師解而歸倭復收令  
餘燼以栖於島山議者踣楊中丞語侵公 天子不爲  
勅 命公濟師公以一將軍廉清正以水兵圍行長石  
受子率諸路倭來援公授諸將方畧邀擊大破之石曼  
子殲焉禽偽九州都督正成先後斬首五千級倭赴海  
死者亡算海上之倭跡如掃矣捷聞 天子曰以天下  
之福使朕得行誅暴之義與繼之仁惟督臣撫臣功諸  
將士良苦暴露幕府急嚴功狀以聞君子謂是役也於  
域內有大功三而斬獲不與焉中國所患苦倭與虜耳  
倭急攻朝鮮朝鮮且亡朝鮮亡倭亡虜虜以倭之役遠

最世之功  
似難以計  
人

交近攻近交遠攻其長技也倭資虜衆虜資倭役翁而  
出不意則我諸邊皆受兵古人通西域以制虜今日救  
屬國以制倭倭自南虜自北即使偶發而瞬至彼謀不  
合我力不分於中國自齊齋耳此萬世之功一大兵大  
役之刻也大役大亂之府也故度遼橫海之役天下往  
往騷動以及於亂我虛諸邊以兵虛中原以餉控強之  
士十萬而餉稱是器具稱是離麻而飛挽並海而城守  
費又稱是幾歲而兵不蠲財不索者自公破倭將歸鎮  
士歸伍農歸畝久勞得息久役得返父子兄弟夫婦熙  
熙相保此生不復見兵革海內外無他虞此萬世之功

奇賞 卷之三十八

九

二 朝廷天覆四夷斤斤守臣禮無如朝鮮禁驚敢爲  
逆久持而不解無如倭順命者不能使存衡命者不能  
使亡則何以臨萬國載籍以來亦有出師大海外救人  
者否 主上之於朝鮮起死而肉白骨也存一亡國摧  
一強國以風示四夷之君長莫不稽首內向罔敢越志  
天子恭已受重譯之朝國勢強國體尊此萬世之功三  
國家破倭之功無如劉將軍胡司馬劉將軍以斬首八  
百爵通侯倭以颶風至偶一戰而勝耳胡司馬綏定江  
南所當倭不過數千半中國亡命其酋長非有戍謀也  
我又自戢其地自食其粟其於今日之事勢逸相倍所

最世之功

當衆寡強弱相什而勦伐相百也說者曰倭酋關白死  
故諸路倭皆解去予以爲成大功直論功耳攻堅叩攻  
環摧強與侮亡不問也呂氏不死周太尉不入北軍溫  
不死李存勗不入汴成敗亦惟天所授我奉天討賊伏  
天誅是天贊我也即使良平謀衛霍將軍能違天當公  
出師時關白尚無恙議不反顧行不旋踵我攻堅而倭  
環我摧強而倭亡此非公之乘時而時爲公用也以  
天子威靈掃境內而厲公計豫定士豫附陰涵其鬼而  
顯奪其氣形見勢屈而走耳議者不務宣布 國家威  
德妄張倭形勢貶諸將成勞解戰士體非所以揚休美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十

勵戰功示四夷垂萬世也蓋 國家威德遠矣以隋唐  
之全力人主自將不能使已殘之朝鮮亡 主上命一  
司馬能使已亡之朝鮮存朝鮮易與耳元世祖當混一  
之初以數萬渡海之衆不能一矢以加倭我當承平之  
餘使數萬渡海之倭不能一矢以加我吾不服論幕府  
之功遠軼先臣而誦 主上神武出前代遠也倭事初  
起也始議戰已而議封已復議戰守議撤兵議功畢章  
數十百上 天子下廷臣議廷臣所不能決 天子獨  
決之關以外 天子以畀督撫兵交于原議戰于朝  
撫所不能持 天子爲力持之進退不中制威福不下

操假便宜寬文罔期於盡敵而後返下令如風持議如  
山故公得展布四體亡所顧慮以成戡定之烈向微  
主上獨斷議不知幾更兵不知幾却公之身且不知何  
所置之嗟嗟世議何極之有功之未成則曰是固不可  
成也既成即曰是不難非但不難且亡功非但亡功且  
有罪倭不退且以不退罪之倭退即以退罪之自始事  
至今日非明主斷之而誰斷者由斯以談則前所稱  
三大功者非邢公之功而天子之功也公既振旅以  
還行飲至禮天子必臨軒延見功臣即問公何以破  
賊公前且言盡天子威靈神聖所暨也少間而後以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十一

范文子山太傅之說進以主上料敵何幽不洞燭以  
主上決策何事不割斷惟聖主爲能外內無患亦惟  
聖主可爲忠言惟公與二三大臣圖之公之屬若部若  
道若鎮皆執楹承飲以勞旋卒而項公命不佞爲之辭  
輒論次其事以賀

送薛青雷都諫出參藩片

今年春薛君自都諫參楚藩其門下士問言于予薛君  
予所首舉士更十年而薛君遂自舉士且階三品官易  
達也時易逝也離合不可常也不佞于是乎三歎初薛  
子自吉士爲給諫要人啗之引與共事薛子謝不往曰

士而附人非士也居官業不能無是非毀譽如以附人  
人之得失我亦與焉是前之是非毀譽一而後之是非  
毀譽二一吾猶不任而況二也夫守身若薛子者可也  
蓋治世如治邊其凌厲搏擊持人短長相刃相刺如風  
如濤似戰其蔭字下其言媚詞覓人顏色無所不唯諾  
似和不激不阿不可親疎招不來麾不去屹然獨立於  
世而不破倚似守故治邊涉世皆有策吾皆取守焉  
薛君曰夫守居先生之地可也而三才言官也未能崇  
論宏議極言闕失今且儼然參藩未有以報國恩後  
即再欲有所補拾何出乎予以爲不然夫世無極言敢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十二

諫則吾以責君世盡欲爲直言敢諫則吾不以責君言  
路之塞也人盡不言其間也盡人而言盡人而言盡不  
言之漸也事不少不貴不極不反言者少而言始貴言  
貴而名附之名之所歸趨者乃衆言衆無以自異則競  
爲激切觸冒忌諱人主遂疑羣下與之爲抗操成心以  
逆之而言者始訕三年以來一鳴輒斥一斥不收伏在  
中莽者百餘人于是言官言者十而一非言官而言者  
百而一嗟乎士何其易勇而易怯也則所謂盡人言者  
盡不言之漸也薛君爲諫官遇事即言言當其事而止  
亦無依違亦無抗厲亦無附麗亦無避忌此所謂屹然



獨立於世而不跛倚者邪無論守身即守官如此未為失也蓋數年以前朝廷論議多待言官而發或行一政而言官操可否議其後於是任事者輒言事者重令言官之積不必盡報報未必行言稍切或反以激而憤事不言又非其官則不如外僚尺寸寸可自樹也夫言所以為行也不行不如其已今之言官言而待人行之今之藩果不必言而自行之自行之與待人雖易相去遠矣古行省大僚多自以其意為治不盡備一途轍國家法度纖悉具備三尺律令人盡出其中能守法者稱賢耳由前言之則守官由今言之則守法吾始終所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十三

予皆在焉夫治邊者能守未必勝也可以無大敗居官從身者能守未必利也可以無大害吾願與君終守此言也且以與君之門人共之

送陳侍御奉太夫人南還序

今年春陳侍御從龍以河南道主計吏引繩繫別白黑黜陟一舉手至公朝紳爭識其風采會言官以請訓諸得重譴省臺以論救而譴者十餘人銓部以遷建言者官而譴者四人一時所稱端人正士如鍾都諫有正張都諫棟王選部教皆與焉侍御欲草疏直其事或謂侍御前疏結切官閣留不報今復有所論列必將上下

卷之三十八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十四

明主怒以憂太夫人太夫人亦數諭止之屏居獨處則使使偵侍御何為由稍久不還則使使趣召之曰得毋入朝上封事也侍御久之不得發意嚙嚙不自快于是奉太夫人以歸友人馮子酌之酒而送之曰嗟乎端人正士盡之矣或以言去或以職去或以不得其言與職以去朝士大夫其畏哉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覆說也蓋往歲之事驟進賢人而亟退不肖夫名者爭之器也予之美名又驟與之美秋天道所忌也奪之以所深利而被之以大不肖之名在人情必不堪處天之所忌與人之所不堪則其勢不可以久夫甚精必愚至潔易辱輕重者可激而盡也士業以抗直為世所指目遇事必言言必盡盡言必得罪一得罪則其類不可以獨安非以言去則以不言去言與去皆足以自離於人主人主既不肯虛懷以聽人臣又不肯降心以留此不盡不止之勢也蓋自古旅進者必旅退若旅退則未必復進宋時諸大臣一言不合即下殿上劄子求去一正人去而衆正人從之故有官家別用一番人之說向使諸公稍濡忍調劑無過持其高論使君子小人角立而爭雖未必盡行其志然決不至喪朋敗類空人國家如是速也由由此言之則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具見

此等事可  
少不待不  
得之時只  
得之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五

前事矣方今君臣隔絕外不寧而多內憂悠悠  
事未有反汗拔山可以口舌爭而得者計獨有竭誠極  
忠從容鎮定而微防其不然真見不然然後以死守之  
耳蓋正人常利朝廷無事而不肖人常利君子有事  
君子居重為輕根處靜為躁君即使閭閻無有所問而  
正人在朝廷士之持兩端且向且背者亦猶有所繫  
心即真為不肯亦有所憚不敢發夫使不肯人有所憚  
不敢發即君子之類不盡而天下事尚可為此詩人所  
為賦白駒也侍御有矣予假以歲暮為期侍御與丹有  
他請使世多君子邪我與天下同為君子世無君子邪  
我獨為君子同為君子其功大獨為君子其力專侍御  
言官也安往不得自效夫使侍御險危其身以沽直名  
太夫人不喜也使侍御變度易慮習為周容太夫人又  
不喜使侍御不勝膝下之戀優游道思坐而自廢太夫  
人又不喜太夫人所喜者惟侍御為君子及與天下同  
為君子耳侍御奉親孝能養志其以予言質太夫人以  
為然否

送李仰城之山西總戎序

寧遠公方以武事垂帶礪之業而長君仰城公者以名  
將予捕首虜樹功伐塞上入為勲衛副井軍久之拜大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十六

將總三晉之師東起遼陽西竟太原數千里之間則李  
公父子為扞蔽云李公既受賕以行三韓士之官于朝  
者皆出祖而以言屬不佞不佞將稱述聞聞以侈行色  
無當於贈言之義即欲有所陳說則計疆之事非所習  
雖然視諸故記畧可得而言矣夫將臣立功闕外者惟  
其時耳以李將軍氣蓋一世受知人主而文帝以為不  
遇時假令生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蓋天下始和親  
也及常武帝時盛兵出塞而位不過九卿任不過偏將  
至不得一當前行此雖遇時與不遇何異哉李公故儻  
其負奇力扼虎射命中居常率遊射之士自當一隊橫  
衝匈奴相戒不敢犯此其意氣無異李將軍今且建大  
旗鼓握虎符以往其遇合於時視李將軍何如矣蓋嘉  
靖中虜勢張甚薄我郊甸入衛之師雲翔而不能戰烏  
觀所謂犁庭度幕之奇隆慶中虜始悔禍稟受纓縵將  
士以微功為戒即勇畧如飛將軍者持籌而計市直爾  
犁庭度幕之奇安所用之口首虜族類不相能尋及于  
戈三月不解所殺傷以千計而其大酋名王不能禁止  
今雖小定然而各操其隙疑不能無兩心意者天將大  
披其國長其爭端而未殺其勢未可知也夫虜勢所由  
盛衰邊事所由利鈍惟此時矣朝廷深惟至計誰較

而遣將軍願將軍熟計之而無與俗同六神爵之兵力  
非効於元狩出塞之師長駕遠馭非加於曩時之畧也  
不用甲不伸威而單于入朝邊徼以寧此非漢道有強  
弱而虜勢有分合也今有能兩匈奴其國如五單于爭  
立之事者乎其強者長內亂而弱者藉外援行矣李公  
功名之會千載一時不可失也日當邊陲少事拊循士  
卒討練軍實乘隙蹈瑕成軍而出足以一逞而將吏視  
蔭無能遠圖士氣沮傷軍行情跡今即有渾邪要邊叩  
關內附而中國能具驃姚數萬精騎迎之境上者乎將  
雖仁明誰與領此夫疆場之事即可以亡奇奈何亡備

卷之三十八

十七

一旦有不虞不戒虜騎闕于互市之下其何以制其戎  
命願將軍熟計之也夫國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陳  
湯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兵破三重城斬郅支首此豈  
素所訓厲與將相習者哉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衆而殲  
令之氣色精明今以李君才畧揔三晉之師指麾變置  
而戎行有不改觀卒乘有不增氣者乎無論遠者即我  
三韓之卒非素勁也敗傷之氣數年未復特以君家大  
將軍用之而士務先登戰不旋踵威震殊俗武暢四海  
由此觀之士豈有勇怯傾將之所用之行矣李公勵飛  
將之氣決射聲之計師臨淮之紀律遂神爵之長策千

戰之功一朝而立使後世稱 國家之有世將比于吉  
甫召虎嗚呼真不負此時矣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七

疏

馮琦

為行取原係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 聖明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竊惟行取一事始於前年十二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 輦轅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 明旨閣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閣部大臣尚未能有所感動況於疎迷下吏羈旅孤臣即有苦情安能自達于九重之上哉顧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 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各官先任而徐考其成言官先考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九

而始授以任是維鉅典夙彌至公今諸臣已奉徵書來集 閣下既離舊任未投新銜既不得即列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此其置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率之行取至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 祖宗令典一時隨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為典制借者也事各有宜政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管季布見徵已而報罷當時尚謂以一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罷恐為有識所窺况此徵召之

臣並奏循良之贈其召之也似欲用之其不報也似欲置之召本有各置之何舉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身於忽較忽擊之口而 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如兩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乍冷以前博訪精選之 旨都無歸着詢嘉納謹之意總屬空談此臣等所為政體惜者也外臣華遐無如行取不但上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今諸臣來從下國如望班生之塵及其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請臣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使天下之士有拊襟裹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何必好官好官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

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不如優游歲月儘可序遷何必囑精博此徵召是使平常借口材雋灰心撫按舉薦何為部院採訪何用暑無風動人誰信從此臣等所為吏治惜者也天下人才惟上所獎養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既須才才必資氣士氣振則才亦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諸臣始進譬如花木向早春寒漸傾初日已遭傾挫不任摧殘氣既沮矣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鍊守彼三絨影消松拍之鳥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敢吐任者亦不敢為率天下之士而歸于

此四者於時勢萬萬不可再緩而臣等一念為國赤心更在 聖慈聖度又不止如前所稱四者緣諸臣待命既久中外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忤不欲後人效之或謂因朝有缺失不欲下臣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已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身名誰不欲結知 君父何可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私或出忠悃不忍不言或聞職掌不得不言即在前人尚有可諒况以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豈受瓶耻李代堯僵譬如江湖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既過浪痕已平豈可更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主

執後舟欲償前辜治乳之跡具在前史不論褒貶關與不關但論言路開與不開本無缺政彼自妄言彼既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我方求之轉為我益惟夫 朝不受言人不肯言前有好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為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止於使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恐其長鳴而先禁其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 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鳴珮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川不效幸在諸臣考選不精皇在臣等至于早發 明旨惟望斷自 宸衷則 聖

治益光 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典吏治人才此方春布令第一義也新歲之始諸臣見臣等公署臣等相顧太息一出一本皆已萌芽而諸臣猶結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布而臣等獨黯淡不得盡其職臣等諸臣兼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言若此惟 聖明留神少加察焉

為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 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芥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劫道殣相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主

望村突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舊穀漸沒新救亡救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此居民富實商賈輻輳通來消乏於派買攘奪於催徵行旅艱難水陸斷絕以致石物湧貴市井蕭條且庫銀不滿數千倉糧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尚未發萬一河漕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繁當復何似建中之亂寧不寒心齊諺有之不憂年儉但憂庫空數年以來災徵漸至泰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齊魯繼之吳越荆楚又繼之

三、又繼之老弱填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九年水非蓋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蓋川澤而涸也彼蓋此竭東顧西歎相尋不已而至于九年七年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煩值四夷之警連此傾國之師車轉馬肅行資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貂璫之使已出不論地之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有稅則家立傾矣以無可稽查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

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畧以十分爲率入于內帑者一割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參隨者三指歸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道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爲市者皆不與焉 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剝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之民即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用咨嗟怨至于如此臣固知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每歲大肆以爭故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孫之財以與強奴悍婢則怨者

大人而十矣人君之於民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參隨豈但強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於民心之離邊離而後有怨咨怨而後有憤恨憤恨而後有流言流言不已而鼓噪鼓噪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於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 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矣即如湖廣一省激變已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爲甚 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或不變亦死等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

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爲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大亂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之苦無及史冊所載剝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既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民窮窮則爲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開闢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脉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旱爲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爲長慮哉民既窮矣既

德亦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之寶藏之額大累百萬有如一方有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如一方有警各處效尤征之不前運之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奪民數錢已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即得其心否臣言至此不覺肝膽皆裂聲淚俱下若謂事必有安無危則前代金甌之業豈不自謂永固而何以不傳至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五

今日若謂財必有聚而無散則前代西園大盈所積之財與積財之人皆在何處而獨贖貨之名留于今日然則人主之寶惟有大業而可傳之異日者獨有令名耳臣等竊觀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能操縱縱自皇上起之亦自皇上止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皇上憂旱之旨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因思宋神宗時罷新法而雨漢明帝時釋繫囚而雨終之應天以實耳近時鎮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半因陳奉誣奏今奉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節有可矜原酷旱炎蒸沉淪獄

聖明在上寧無惻然若見監者察刑部問理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肺石可以無冤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京為楚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民之政名受香火於彼而身嬰縲紲於此遠近傷之皇上重處此一人無加於法而天下皆以應京為冤輕處此一人無損於法而天下皆以朝廷為是惟皇上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叨列班行同國休戚時勢至此不忍不言所慮者萬民之心與萬民之口所惜者萬世之業與萬世之名惟陛下加意於臣等之言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五

為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材疏  
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於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統於一也統於聖真則百家者于無敢抗焉統於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而外不列于學宮不用以課士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蓋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謂聖真此所謂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浸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繼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

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奔孔孟非毀程朱惟  
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就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  
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恣論爲神奇以蕩奔行  
檢掃滅是非廉耻爲廣大取佛經言心言性畧相近者  
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嗟乎  
聖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  
耳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要亦至  
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  
於經史之外博極羣書之理并本業之精隨拾遺教之  
殘膏譬如以中華之音雅難結之語語道既爲駘駘論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七

其弊 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者  
何也解書或用注疏或不用注疏則趨向不一也論文  
或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取奇儻則鑒裁不一也同  
是選制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令不一也同是破參而  
或以爲當處或以爲可以無處則議論不一也士有不  
一之趨向取士有不一之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  
不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毀  
異說去年亦奉有 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  
毀一書等經學於升毫得 詔書而挂壁如此即 朝

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裁於聖人之言  
與 天子之制而定爲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  
術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注爲主二三場以淹貫性  
鑑正史爲主其有決裂聖言背違 聖制援儒入墨推  
墨附儒一切坊間新說曲議皆令地方官雜燒之各該  
提學官員仍具文報部要見黜過險詖邪妄之士幾人  
焚過離經叛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  
停廩錄一月增附不許掣補三句以外酌量降黜考過  
試卷前五名以原卷解部如有違式過多者照題准歲  
貢不堪三名以上事例議罰敢有抗違不解卷赴部者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八

定行參降兩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旨  
王制爲準違聖言則參不違則否背 王制則參不背  
則否士子有引用佛書兩句以上者停勒一科不許會  
試多者斥革各解卷到部劄委司官評騰送科覆閱各  
以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近異法輕重  
異處致有後言事關考試官提學官違式之大者具疏  
參究其應停應降生員徑行提學官處治至于文章之  
體裁士子之條格客臣等細思參酌再行題請伏乞  
天語叮嚀勒下部院斷在必行行之三年而士習不歸  
正文體不歸雅則臣等與天下督學官員均受其咎乃



臣等結有說焉自古世道升降之會往往以士大夫好尚為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為國其議論必典實平確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玄課虛主于自為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即能真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嚔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夕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自為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內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于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九

奉

聖旨 祖宗維立世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奔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為朝廷用祗緣主司誤以憐才為心曲收好奇新進以致如此新進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輒加取錄以誤天下覽御等奏深於世教有裨還開列條款來務期必行仙佛原是異術

宜在山林獨脩有等好尚的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術並進以混人心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

議

東省防倭議 與州總督

馮琦

防倭猶防黃河也夫虜之如海難復泥濘洞與天無際然潮汐有所屈而止河則難突橫流遠徙無常可使平陸為河可使河為平陸當其衝決下知所向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而止者乎倭所向非遠左則天津非天津則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中國之既未天津暫擾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中國之既未有已也遠左皆軍衛又歲當虜城有可守豈無可掠今四方有事皆調遠左兵彼所入即我精兵處無論能戰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坐困故曰犯遠左難入天津畿輔重地為困咽喉一有緩急遠邇大震然進可攻可掠而退無巢穴以自守各邊之兵遠者十日近者五日一呼立集平原曠壁以騎蹙步萬矢齊發我用其長使無所據一戰而勝立可芟夷故曰犯天津暫擾而易定倭水戰不及南兵者舟不如也陸戰不及邊兵者騎不如也若出于無水兵無邊兵之處彼搗其一虛而我遠其兩長腹裏州縣城既不堅人無固志郡城自守不足安能救人各城披靡則郡城亦難孤立非震邦畿西梗運道逆責難查道路不通須我南兵集彼已自立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

穴我反勞彼反逸我反為客彼反為主我反致於人彼反致於人故曰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也諸畧陳三即之形勢齊之所以稱四塞者何也東面海西南面山也惟正北一面絕殺其口北自牛山南至穆陵萬山綿亘二百里不絕山勢西起太山南接蒙山鈎連至郡城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面二千七百里處處可登出於登則萊不能救出於萊則登不能救南而諸城日照北而樂安壽光則直出於青之境內而反抄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內若外控登萊內護省直扼山海而居其會則惟青州為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必先求頓餉之處夫有重餉無堅城非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有重兵無厚餉非吾兵也兼此三者則可以為重鎮矣青州因山勢為城可據以守其人輕悍好聞可訓以戰若結以恩惠授以紀律則皆可使為兵內憑百雉外阻羣山強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至盡委以資敵鮮可堅壁可清亦惟青州為然故莫若建青州為重鎮厚增障障廣積餉多屯兵以據登萊之項背互相聲援互相灌輸而內於中原添一重保障以為於計便倭入朝鮮且戰且前守如處女忽如脫元

此非逆掠之兵而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鋒之兵也。有如彼知我空中國兵赴遼左而潛以水軍乘風渡海處處無備登萊兩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望風瓦解必將望名城以爲歸。晉素亡畜積一年耕不足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避亂之衆不出一月立困矣。青州之民勇私闘怯公戰平居皆鮮衣怒馬六博蹴鞠游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尚且思亂一旦有事乘飢肆掠乘機報讐緩之則不減於倭急之則潛應倭今倭在大海外而不逞之徒談之已津津有喜色故青之城必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然也。倭至登萊我失大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

海之險一矣。至青州我失羣山之險二矣。過此以往更無險阻我無地不可憂而彼反可戰可守可進可退外倚海爲門戶西包河山以自固而以北向一面與中國爭衡我即以信臣精卒帶甲十萬臨之未易歲月者也。竊臆計之倭越大海載糗糒器具以來跣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費一月食而因糧於我海邊空濶人烟稀少加以逃避鳥驚獸散彼即搶掠能得幾何我誠以重兵居要地阻羣山以扼之清壁固壘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故青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則倭北面以扼我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大敗之機也就我

輔論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盤踞論則登萊便於天津就彼進犯論則登萊急於青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重於登萊山東六郡青州城堅固第一民勇力第一地險要第一而民窮財盡人人思亂喜亂亦第一然則建青州爲重鎮一定不易之策也。建鎮必先議兵議餉議將以恩收民心而以法持之謹列其事於左以俟籌者采焉。其最要當先定南北兵將水陸所宜水戰宜用南兵陸戰宜用邊兵然客兵不可多得不可久恃終當訓練土兵第以彼爲師習其技能耳。今海上水兵二千而邊兵無一人邊將無一人豈以海上數舟便可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

恃爲長城耶。今日皆謂南兵習倭夫南人不見倭已三十年當時壯夫今皆已老此時所募精壯乃是當時未生之人其習倭事恐與北人無大相遠而風氣終不如西北邊之勁海濱用之可耳。至于城守陸戰而亦用南將南兵恐非完策。郡城宜設參將一員誌城樂安宜設守備二員皆擇邊將威望素著者坐名上請隨帶家丁參將二百人守備一百人各給雙鞭稍從優厚一遇有事外可仗其勇敢以當軍鋒內可藉爲牙兵以鎮內亂無事即以其技藝教練土兵海上水兵增至一萬以南兵教之陸兵每郡增至五千以邊兵教之至于本省

班軍赴京邊做工先該中丞鄭公奏留海上防守部  
以海氛未息未見允行今當盡數留用譬如人家有盜  
合使賊獲在門庭防禦而反令從容洒掃緩急失宜且  
方借兵於各處而本處之兵乃令遠赴供役恐非計也  
其次當定海上戰守功罪格及鄉民自保之計此見部  
議賞格備矣然詳於戰而未及守今宜先定至海上守  
城之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當小捷六日當中捷  
十日當大捷文武官破格超擢賞延於世士民量其時  
日以爲圖免分數海防撫臣先閱定某城堅瑕可守幾  
時如在限外失陷者稍薄其罪限內者以軍法從事各

申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五

處修城空圖實效不得粉飾目前守城與修城員役同  
論功罪行賞罰守城居十之七修城居十之三鄉居之  
民每鄉立約長擇一鄉有才謀者充之先將近地避兵  
之處相度停妥一聞海上烽舉聲勢逼近約長率百姓  
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山襄根自隨不能攜帶者緩即  
先行窖藏急則即時焚毀寧弁溝壑必毋以糧資敵寧  
甯山谷必無以民資敵也我之於倭兵力十不當一器  
械十不當一奮勇直前死不反踵百不當一惟有以城  
相拒以糧相敵或可冀耳其次當春留東三府錢糧一  
半運糧赴朝鮮接濟一半留海上修戰守之具如山陝

三省錢糧皆留備邊近日畿內諸郡亦皆留之量加  
廩武職虛銜罷閒士夫得復收閒仕致仕及遺贈服色  
品級徒流以下皆以本色贖罪以此類推廣必有益者  
當足之家有預納錢糧者一年至二年量減一分三年  
減二分多者照年數多寡酌量減亦濟急用之一策  
其次當令沿海地方民開得以上納錢糧民以糧  
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郡輸省省輸京師輸之費  
已三矣一旦有事又從藩司發銀到府到縣糧買無論  
徒勞牛馬徒費民力收之納糧之時價省而得糧多收  
之糧糧之時價費而得糧少又往返費時日則何若即

申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五

收本色而貯之倉夫納本色民所甚便也若充軍餉亦  
以本色折色相兼支給軍亦稱便此則民不必買粟納  
糧官不必發銀糶較上下還返所省必多又本省之糧  
已發海運今秋穀豆所收又薄明春之民必多枵腹今  
宜設法召商買近地之糧以自補非但備倭兼亦備飢  
預圖則省賑用則難豈登萊之患獨緩於天津而備極  
之費反輕於備邊邪如備軍星之寇但可累積纖微補  
苴雖滿如備大舉非多兵多餉不可譬如富家與作有  
用則可使路人化爲僮奴悍僕化爲恭順若其無用一  
步亦難今日之事不來則零緒亦無一來則靡費不小

不爲其

排山倒海其勢難支俾漏沃焦焉時已晚所當亟爲通請者也不足則請發戶工二部見行事例空割數百迭海防衙門看何處緊急派發該衙門令民間得以本色折色相兼上納如某處須本色急則獨收本色用折色急則獨收折色窮賸贖罪本非美政而古人遇急皆爲之甚至權酒酌算車舟而不宜一槩加于地畝則以數者之害比之加賦猶淺耳至于修城等項費用浩大官帑不能徧給宜倣救荒事例有士夫百姓尚義捐貲以佐軍興及修城之用者如所捐數多地方官以名聞官照何洛文穆文熙事例題請旌表夫民急則費不惜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

若待已見兵荒之形始求兵荒之食則晚矣根本之計莫急於收人心東人之困極矣而上官之軫念亦已至矣願海上之備旣不可已內帑之請又未必得不於地畝議增更於何處取辦本地錢糧合修本地武備況以三府兵餉均派六府當事者調停苦心勤恤實政士大夫知之而蚩蚩之氓難與慮始彼亦非怨今日之增而但疑於前日之未減耳即如壬辰癸巳之間議調水兵增有兵餉後海上撤兵二年此項錢糧上之減不減不可知而百姓未有不納者也但取十年以前錢糧文冊與今比對數目多家則有事議增無事不減明矣夫一

張之內加三四釐於百姓原非重累但今海上之役方興未已即如修城一事動須萬金官帑已空則必出自地畝矣礦務煩興迎送夫馬蓋造棚場各項俱辦則又必出自地畝矣夫大工伊始普天共役豈我東省獨爲匪民錢糧加派又必出自地畝矣海上運糧即給有官價道路既遠賠累必多驢馱車運皆取於民則又出自地畝矣自今以後官日增設事益更端如此類者數百而未育極百姓因見前日之增者已是不減今日之增者勢又復然兼以民無他業歲非大收近城未見荒涼遠社已多離散逃者既衆錢糧無所出辦則因果及本社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

稍能自給之民各爲遣催實則代納不出一歲富者亦逃彼既流離能無嗟怨倭奴倚以小惠誘此離心衆心之城既離數枹之牆何守今旣諸留正額錢糧以給征繕則地畝可以不加若百姓知後日之不增及增者事後之可減則民心可以少安上下一体同患難共甘苦即萬不得已寧至開例寧至贖罪寧至勸借必不輕累貧民即有逃亡明與開豁必不連累富民使民無事數然知恩則有事可以行法此則似迂而切似緩而急者也苦由之中不敢與聞時事直以桑梓之地安危相關故遂卑陳其愚惟臺下留意熟計其便

書

答太倉王相公

馮琦

自王給諫建議後視蒙而得予假未嘗有也講僚得給  
驛賜金幣已爲異數至于厘 詔皆定期程前此未有  
也詞林贈別上煩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隻韻  
若夫連篇盈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近世贈  
言不過誇詞遭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辭若夫談涉世之  
難蓋舉生平夷險榮苦悲歡夢覺之境以相告而憂其  
相靡相忌前此未有也語曰無言不酬無惠不報夫士  
之相與在相知心耳言感則已淺言酬言報則又淺雖

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三十九

然以吾師披腹心教我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半詞相  
別夫乃以我爲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  
建儲事須名初并力延諍此背水陳法也言不聽而諍  
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  
以老師當以此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事  
在持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即如友朋相與過失相  
規爲勸解之詞則易爲決絕之詞則難隋文帝曰吾於  
高顓勝兒子比其去冥然忘之入臣之不可以身要君  
如此夫建儲大典不出于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必不  
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鋒而

激之以不爲又激成官闈騎虎之勢而復不得不爲此  
爲社稷計不完今第宜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爲大  
子死之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辭彌順以俟 上  
之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之不  
善不則請預教 皇長子即 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  
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 儲雖未立固已  
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爲老師之  
選着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者雖去亦無忘君  
國明決忠厚人臣皆令如此而况受恩深重禮絕羣僚  
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其必成以爲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四十

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爲名據事理守典章款款朴忠  
正不須文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一筆似即一筆佳全  
體似即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復不服是事也不  
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  
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爲老師畧陳其槩門生入官  
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  
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爲議論者始勝於時回  
邪屏斥忠讜登用人心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  
所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爲議論者始敗于是天  
下厭異同之議論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

者內天下異同之論乃後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  
議論者復勝則又排擊不已而爭勝不已其勢必  
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為異根異為同始大如風輪之  
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軋去窮已時故有勝有  
敗互勝互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餘則苦澁也  
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  
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為病後  
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  
勝互敗而血氣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相  
與語是非耳何警何隙而或兩敵血氣有餘即為火病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四一

病已則復為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  
之天下丁私邪惟公以服之天下偽邪惟真公以服之服  
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所  
目難以視眾為一心難以應眾機眾口難調眾怨易結  
善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窮觀今之議  
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記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  
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  
磨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推以為赤幟而此  
遂見異於悠悠之口且替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  
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

所代會以見其親以言出者必有其理以見其  
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從者兩喜  
溢美兩怒溢惡是問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聲  
彼又躡影影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  
謂不爭不讓而不爭不讓者不但有形於章奏亦願致  
慎於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  
古之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  
功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廢與詢  
脩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俾備何由而起  
議論何日而生不但市虎可銷亦且游鵠可狎夫天下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四二

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  
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禮  
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  
不生後變不開即前嫌漸弭譬之作矣已盡必有問答  
以為波瀾若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猶的也射名皆燈  
焉射利者趨焉相猶舟也順風者乘焉逆風者乘焉言  
法便者與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于我者也言便者  
與不便者為兩敵我居其一即在兩敵之內言便者以  
附我為利言不便者以抗我為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  
得利而我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眾持身利用獨用

所以爲勝而用獨所以爲不敗卻克破齊王。衆自趙雲文藝出入萬衆。平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獨之久勢必得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內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內閣之有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失。吳君之異也。若迫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一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談天下斷無不服之理。惟夫中明文章賞。卷之三十八。四三。

又必之此侍老師。師屋而歎。揚。意。念。深。矣。此。何。成。六。虎。未。成。如。兔。者。博。免。但。患。其。爲。穴。深。耳。機。師。手。一。矢。箭。一。鵠。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龍。旗。雲。衆。卒。徒。雖。有。千。羣。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鵠。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蹈。藉。士。馬。雖。能。取。之。所。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即。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既。以。同。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仗。公。論。而。中。乘。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爲。一。爲。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明文章賞。卷之三十八。四四。

寄山陰王相公

自閣下歸後世事凡幾更矣。大抵持正易激。持祿易墮。以激繼激。益。恍。慨。論。列。前。血。後。相。進。而。禍。益。烈。如。東。漢。以。杜。喬。繼。李。固。以。陳。蕃。繼。李。瓌。是。已。以。隨。繼。激。惟。人。主。所欲。爲。噤。不。敢。出。一。語。人。以。爲。忠。順。無。忤。遂。謂。人。主。



禍合如此而恨前之激者益深如以孔光繼王嘉以胡廣繼杜喬是以自三年以來士大夫遇事輒言甚或求多於事之外及雷霆一摧折而向之激昂者一變為默然再變為異懦緘默異懦不過不言而已勢又將變而不言則順人主意向承權貴風旨宇宙之大無所不有矣即如部署執持亦有太過不近人情者執持而見誅亦將變而詭隨無復有為國家守法者大畧其言其執皆謂可以得名名可以得官及見摧折不已漸成禁錮名不可以得官則名亦非所怕不在絃口結舌之風而抑且塗面裸形之事出矣往時小臣喜攻大臣明史急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四

於自保故大臣惟患小臣之有言小臣惟恨大臣之有權今言與權兩去小臣與大臣兩誦舉盤厄而奉之中人誰實為之 主上聰明神聖誰敢奸法然上太威嚴下太隔絕有獨斷無兼總五官之計寧能日聽悉覽左右乃更陰陽上下而操其從與激發之術則今日之獨斷恐更成後日之旁落耳夫破的者矢發矢者弦發弦者決決者指弦雖有待而發然矢實出于弦今羣然一詞盡歸之決與指更不關弦矢事官儼然坐堂皇而謂發喉由吏則官豈有不怒者夫惟怒可以不舉事之虛實不論情之輕重使人主自與言者為敵而已之事

可以不問不辯故奸人嘗欲激人主之怒而言者適中其所深忌此受攻者所以愈急而愈親攻之者彌衆而彌相蹈藉者也往歲閣部相持大臣言官相爭一切斥逐禁錮之事潛其流而揚其波今日言官部司幾空署矣豈遂無槩其中而僅一疏一揭以塞觀聽是衆之所非夫衆之所摧衆之所摧政地不能庇也勢不能無借援於內內又借策於外中外之黨合結納之形成將來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相雖欲開一言可得乎夫天下未嘗無異事也患在以異為常當其異也且疑且駭及其習以為常視為固然而後因循漸漬以至于亂往時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四

中旨用陪推者以為異今以為常往時一缺遲月餘不補以為異今其官逾年以為常往時逐一言官羣起而爭今連翩去國數十人以為常往時言官因論人而去所論者踴躍不寧上疏力救今以危詞激 上怒逐十餘人而恬然安之以為常往時朝政有缺失皆責備輔臣以為不言言矣又以為不力今相習為依阿洪惡容容自保以為常以前可驚可愕今皆以為常事無足異而又有異者繼之竊恐後日又以今日為不奇而出於今日之外則愚未敢料事之所竟也上下隔矣政本輕矣言路塞矣法宮之中獨有左右左右亦人人自危

特設此  
不可不察

三酒重足而立 至尊孤立于上而大臣大  
為國家忠計者近獨見一疏耳朝廷置公卿輔弼而  
直言乃出一中人殆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鄒魯之  
僕妾也要之數年以來前持正而稍激今持祿而稍隨  
今皆相提而論則後備見其順而前彌見其忤此所以  
久安而閣下一去至今未復也自入都來嘗懷歸計於  
時事不復措意遂成三緘聊為閣下一吐所見聞亦以  
當一夕坐談耳

答葉龍潭

若有不  
又無從

門下雄才大畧鬱為時棟塞事視所急則以門下往門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四七

若有不  
又無從

下所居而重屹若長城每讀門下封事詞嚴義正直有  
滅此朝食之氣天地為震怒烈上為飲血鉛鑿之士亦  
杳然有封狼居胥之想即執鞭所欣慕矣向者復所再  
四致雅意若將委劬鉞之重而以下交德意甚盛頃復  
寵以長箋况以隆禮勤懇懇懇虛懷而容籌策丈夫相  
與意氣誠孚臭味誠合即千載且莫千里几席豈必接  
塵而游哉不佞誠無以佐末議然竊外計虜情內計兵  
力款固未能盡罷也蓋既款之後與未款之前其勢異  
今有人於此候而望食不憚低眉下氣為可憐之色其  
與彌難其求彌急既與之食而從旁奪之則懷憤甚烈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四七

一曰商者彼前急于求其所無而後忿于李其所  
今處夫食我中國久昔日邊臣所以媚之者無所不至  
一旦盡罷九塞之市盡奪其衣食之資聚數百萬餓殍  
復于境上而我所為備者蔑如也我無所不備而力分  
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戰不可勝勝不可必此於計不允  
然在今日不能積之數十年而遂不能罷事至于不能  
不可欲罷不能其憂始大矣故其要在以必罷款之心  
而行之以漸在我者不必論虜順逆而在虜者則隨其  
順逆而姑漫應之語曰因事制宜以敵為師虜犯一鎮  
罷一鎮之市犯一邊罷一邊之市虜所不犯我姑與之  
彼止為陰陽我亦陰陽而用之譬之大寒之後衣難盡  
絨大飢之後食難驟飽事有機而處事有漸市以漸革  
兵以漸練久之而後可盡議罷也蓋自漢唐以來未嘗  
恃和未嘗不和正不必諱和而為款顧其所為用和者  
異耳款既不能盡罷則莫若以不和之心而行和之事  
夫漢文帝時無歲不議和亦無歲不犯塞而匈奴終不  
能有加于漢宋自澶淵定約之後四十餘年不被兵一  
開隙而遂不支者虜固宜和不宜久也故善和者嘗以  
不和制之我能制虜何諱于和我不能制虜何取于款  
且稱臣進貢亦何足為我榮者彼當其得利即謂足

故不辭也。而當其爭利。則叛父叛君。不辭也。自古  
好言不足。害惡言不足。然直以貪欲畜之。而我但借聽  
于一二通事之口。遂謂真臣伏我矣。此如公冶長介葛  
盧辨鳥獸語。而以語人。即有非是。誰知之者。蓋天下之  
患常在居間者。操其輕重。鄉與市不通。而馴僮居其間。  
官與民不通。而吏胥居其間。華與夷不通。而通事居其  
間。君與臣不通。而左右居其間。譬如鼎鑊在水火之間。  
終于火盡水竭。而鼎鑊不爲損。則其患不獨在邊事。而  
已。今以窮邊僻壤。皆得通于大內。採錢神而得其所欲。  
在陝什二。宜雲什五。蘄遼什之八矣。挾內以求關。挾關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聖元

以求部請寄。不行而危法中之。近日之銓部是已。故其  
人在外之外。而其根抵在內之內。內外交通。相與爲市。  
罷廢之市易。而罷內之市。難門下且何以策之。辱承清  
問。遂妮妮無所不談。近于交淺言深。要於門下知則深  
矣。

答呂新吾方伯

不奉翰札三年。于茲知門下不欲。極以刺通長安客耳。  
使者來。乃知門下不以長安客例視不佞也。甚厚。且厚  
門下榮。晉行省儼然尊重矣。而羣望未厭。上大夫皆望  
門下。即拜中丞而不佞。竊以爲行省故不減中丞。而

古人外臺行省皆與內比。肩地方事。並取裁決。即  
初亦然。自直指出而外臺之重。損中丞出而行省之職  
侵。且如陝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巡撫有總督。又有經畧  
大臣。下知古人行省。原不減中丞。督之總督。即今之經  
畧。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銜。以爲重。久之亦  
爲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貴者。以臨之。禮節滋繁。  
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則衆任之事  
敗。而罪亦不獨加也。彼此相仗。相委視。陰玩日其原。皆  
出於此。如古人凡事皆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法。事  
猶治也。今於二千石。刺史增官數等。而事反不治。此其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五十

病不在設官矣。且論政體原出自行省外臺。而直指糾  
察之。以其身在事外也。今事事皆關白。直指則直指反  
身在事內。非糾察之旨。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  
相沿已久。今雖議亦無所施。聊相與論古今任官之體  
耳。來論問不佞。進修之益及胤嗣之兆。過許楚錄而索  
近作。誠自慚愧。未有以復也。長安散吏供奉餘暇。方欲  
小休。而士大夫輒以此相役。既爲世人不得不爲世人。  
語而非其意也。棄皆奔去。不存。且恨不得焚却筆硯耳。  
讀風憲約一書。盡事情持法體。凜然登車攬轡之志。此  
何必減內臺重邪。我知門下所以爲行省矣。

記

德政碑記

馮時

自古稱去後思者無如汜鄉侯何武武在漢史中稱及  
不及廣漢治辦不如敞所居無赫赫名當其既久摘發  
治辦者皆與其入俱往而武獨見蓋世所稱赫赫者難  
使令必行禁必止不能使人思能使人思者不為赫赫  
者也譬之飄風驟雨挾怒霆而下非不震蕩一時然入  
地僅膚寸而已震蕩之過或遂有所摧折若夫不鳴條  
不破塊優渥足物受其滋以華以實而不知所以然  
蓋吏道亦由此矣荆公泄散邑五年其善政如壘荒撫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五十二

流移清編審平徵收省勾攝雪冤獄清丈量積儲待興  
學授表貞烈未能更僕數然大畧立法務簡持法務平  
卽窮鄉幽壑欲陳說疾苦皆得諸令無所隔閡故朝所  
曆注暮及百姓於公始至驩然道之已習而安之既去  
而悵然思念之更十餘年如一日也以質之汜鄉侯復  
何愧邪蓋今天下側目重足所患苦者獨在赫赫吏耳  
彼日凜凜焉恐其名譽不彰官不達取數事條次之諂  
訥其說以合上官而又刻期以責其効慘礪以速其辯  
何暇爲百姓計久遠故庭中稱治野則否上官稱賢民  
則否當官稱忠去則否世所稱赫赫者大都若此矣守

在牧養法當如父母於嬰兒安得所謂情

行之荆公當去之日如始至之日既去之日逾于在之  
日世所稱赫赫者蓋能爲之而能不爲也史稱何武仁  
厚至其爲刺史行部中屬吏有罪又應時舉奏故當爲  
郡吏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公自爲令爲御史治邑按部  
皆與武一轍而其器深廣萬頃不撓亦復似之蓋士必  
安疑如山淳泓如淵然後足以享盛名而載重任若夫  
輕見其奇一覽即盡即赫赫無足數也夫赫赫爲政者  
怨府也赫赫爲名者毀媒也惟寬大長者乃可以久如  
公者直其人哉予故列次其行事以附于漢循吏之後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八 五十二

臨胸縣文昌閣記

斗魁戴筐大星曰文昌宮按天文魁主日平且建寅德  
在東方故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北也然則海岱諸郡  
宜祠文昌今天下學宮多祠文昌而吾胸當斗柄所建  
於其照臨而獨闕如也祠文昌自博士張君始張君來  
一庠謂問者科日晨星以堪輿之說建高閣于東門  
外爲學宮左護因以奉文昌之祀計工程度官是土  
者乃大夫百姓爭助之費逾年未竣而邑侯至實始  
成之是役也以張君始以吳公終而移書不佞爲之記

公惟文明之代地絕天通人神不雜操分司家  
 天列星而以人事之斗北極也而命之爲祖焉何取  
 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筐大星爲竒象系屬青  
 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  
 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簫饗其牲牢酒醴  
 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雖然神也而以人事之非禮也  
 神也而以神事之則禮所不禁也今天天之有帝也星  
 之有君也星精降而爲賢士大夫大聖賢之騎箕而列  
 爲星也說雖在耳目之外亦安得言地天絕不相通乎  
 今當斗柄所建而爲之祠潔粢盛備饗禮以昭大神而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  
 五十四  
 大神相之以興起多士未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氣  
 之聚散勢之向背地形也而移之于人此亦儒者所不  
 道夫士受命于天乎受命于地乎吾以爲在人而已世  
 有不祠而福靡不耕而獲今諸士無乃玩日愒月于修  
 業實有所闕而以乞靈于堪輿天官家其謂之何雖然  
 是舉也國人屬耳目焉將興起其視聽而操後其心志  
 斯不亦累土以爲師保乎然而不敢恃也古稱文者精  
 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天垂象君子則之諸士其一乃  
 心凝乃神游精入極取材百代以揆天藻而敷國華焉  
 景星爲慶雲此其爲文昌也大矣夫神有神之神帝以

廢也人有入之事弗敢夫也神無廢其祀無失其事  
 斯亦地絕天通人神不雜操之義已若夫堪輿天官家  
 言則余不敢道之也

明文奇賞卷三十人終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九

湯顯祖

序

孫鵬初遂初堂集序

王季重小題文序

合奇序

吳越史纂序

岳王祠志序

奉別趙汝師先生序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明文奇賞

卷三十九

題辭

湯許二會元制義點閱題辭

書

舒司寇

答李王繩

謝陳玉壘

答馮永安

答錢岳陽

答趙夢白

答馬心陽

答石楚陽

答張夢澤

答張聖如

答王齊宇

答吳芳臺

答馬心陽

答李乃始

張棟

疏

陳邊事疏

明文奇賞

卷三十九

伍袁萃

疏

早定大計疏

祭文

祭海忠介文

書

上首輔書

顧憲成

論

論龔渤海

陳子貞

疏

本三孝子疏

郭正域

墓誌

高文襄公墓志銘

徐應雷

論

讀千頤傳

文士

明文奇賞 朱堯

名士

鄉原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

序

孫鵬初述初堂集序

湯顯祖



以疏廣  
為神

述初堂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漢儒疏五事以水為貌而屬火於言誠不能無弊乎是  
 今夫木之生其所以長潤森好恢魄曲折者大抵水之  
 為也極焉而措之為薪火以傳火者木之神明也而  
 者人之神明言而有以傳傳以久則神明之所際也雖  
 然顧可以忽貌乎哉人之貌也明暗剛柔成然而具文  
 亦宜然位局有所不可以反置脉理有隱不可以臆屬  
 藉其神明有至不至於貌也無不可望而知焉  
 初大儒與鼎之文無所敢論迨夫李獻吉何仲默二公  
 軒然世所謂傳者也人致李氣剛而色不能無晦何色  
 明而氣不能無柔神明之際未有能兼者要其于文也  
 貌如曲如亦可謂有其貌矣世宜有傳者焉問者文士  
 好以神明自懷忽其貌而不修馳趣險仄驅使俾確以  
 是為可傳視其中所謂反置而臆屬者尚多有之亂而  
 靡幅盡而寡蘊則之以李何其於所謂傳者何如也然  
 而世有悅之者焉華容孫公鵬初憂之歎曰李何於斯  
 文為有起衰振溺功王元美七子已開弱宋之路日已

流通長此安極且吾先公也。但文林制壘二公爲法已  
久不可以失而公又早負才志入讀秘書出視省奏淹  
於今昔之故隱而益文嘗欲總史傳衆往客起唐虞以  
來至勝國效遷史體爲紀傳之書而因以隱括十三經  
疏義訂覈枚舉號曰儒藏嗟夫公蓋通傳俾歷之儒矣  
至其爲文封奏志序記讀歌詠引繩步尺取衷厥體勃  
溢者勢而延豫者情叩切者聲而流蒞者致賅此五者  
故幅裕而蘊深公之所以爲文也蓋江漢洞庭爲水淵  
鉅足以滋演文貌而鵠首視融爲火雄精足以顯發神  
明然則公之文爲必傳傳而必久李何七子之間有以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二

處公矣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時文字能于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歸太僕  
之長句諸君樂之緒音胡天一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  
莫敢望焉以今觀王季重文字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  
爲古文詞詩調故多風人之致光色猶若可異焉大致  
天之生才雖不能衆亦不獨絕至爲文詞有成有不成  
者三見時多慧裁識書名父師迷之以傳注括帖不得  
見古人縱橫浩渺之書一食其塵不復可鮮一也乃幸  
爲諸生困未敢達踴躍出受下按試之場久之氣色漸

落何暇議尺幅之外哉二也人雖有才亦視其所生牛  
于隱屏山川人物居室遊御鴻顯高壯幽奇怪俠之事  
未有睹焉神明無所練濯句腹無所厭餘耳目既吝手  
足必蹇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才力不已焉才力頓  
盡而可爲悲傷者遠遑如是也若季重者五歲適受五  
經十歲恣爲文章二十而成進士蓋一代之才也而天  
亦若有以異之者大越之墟古今冠帶之國也固已受  
靈氣于斯而世籍都下往來燕越間起禹穴吳山江海  
淮沂東上情宗西邁太行歸乎神都所遊目天下之股  
脊喉咽處也英雄之所躡美好之所鋪成在矣於以豁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三

心神舒眺聽者必將繫結乎文章而又少無專門承學  
之間靈心洞脫派遊情香疊爲貴公鉅人所賞聞所未  
聞出見少年裘馬弓劍旗亭陌道之間顧而樂之此亦  
文心之所胎佇也身復蚤達曾無諸生一日之憂名字  
所至贊歎盈囑故其爲文字也高廣其心神亮潤其音  
節精華甚允顏色甚悅渺焉者如嶺雲之媚天霄綢焉  
者如江霞之蕩林樾乍翕乍辟如崩如典不可迫視其  
或彈形大有傳疏之所曾遺著錄之所未經者矣嗟夫  
以一代之才而絕三者之累若此不亦宜乎其爲古文  
詞詩歌又何如也雖然才士而官業流通亦無以周世



物之客而既以當空令高第爲耶矣復抑而命青浦青浦故屠長卿所治縣也長卿既以此出大越名天下而季重書來乃更以歸休讀書爲懷夫季重固已讀書矣凡爲若談者常亦有木然其才之歎邪然則天之于季重誠若有以異之無已也夫

### 合奇序

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有文章乎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狀非物尋常得以合之蘇子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四

瞻諸枯林竹石絕異古今畫格乃愈奇妙若以畫格程之幾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畧施數筆形象宛然正使有意爲之亦復不佳故夫筆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證聖自非通人誰與解此吾鄉丘毛伯選海內合奇文止百餘篇奇無所不令或片紙短幅寸人豆馬或長河巨浪洶洶崩崖或流水孤村寒鴉古木或嵐烟小樹蒼狗白來或昇陽高閣丘索壻典几天地間奇偉靈異高朗古宕之氣猶及見於斯編神矣化矣夫使筆墨不盡聖賢減色皆浮沉習氣爲之魔士有志於千秋寧爲狂狷毋爲鄉愿試取毛伯是編讀之

### 吳越史集序

湯顯祖

赤城劉生集春秋吳越事爲書甚具而數以意相繩引甚嚴書似可以傳無廢獨有感於吳越之際兵之所繇吳越江湖間其民氣急去就頗輕泰伯虞仲被髮采藥蠻荆荆人悅之因以爲君厥後楚漢時吳芮保聚江湖間人亦因而君之雖其俗易教便亦其民性不重去就也故曰吳數有反氣起淮南至百粵修短不一姓然大勢可暗矣皆速大而疾亡絕無關河延博重靜之意傳曰兵妖由人興泰伯兄弟三讓至惠其後閭閻等兄弟叔姪以國爭相殺無已時如此則謀臣子胥必入子胥入必霸而有越有越則西子必入西子入必挾子胥之目而食吳王之心越必有吳司馬氏有入王而氏羌入氣常然也地勢吳爲喉越爲尾爲國則必相圖此亦延陵季子王子貴可以以不願爲君耳范大夫似有道得存吳而去亦未爲不有也衛生有奇漫而及此知我者其云然邪

卷之三十九

五

### 店王祠志序

越有忠佑祠者在臬司爲祀宋武穆王岳飛也司故王宅王亡以爲太學元以爲司而祠王其東祠宋孝宗之爲也祠志爲冊六凡王所自爲文與其時至于今所以

蔡哀王者盡是梓而存之。可庶拜王祠下者貌而既其  
實云王之勇于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以資世之感  
愴流涕指髮豈有間然者哉予獨怪王以大將之才為  
戰將之用而用益以不終當時無將者然則若肅代  
之將李郭可與曰韓。王可以並郭而王賢于李。高宗  
之資不能為肅若代亦其勢然。肅王逸而郭王拘非郭  
王勇而肅王智也。郭拘。肅乃逸。肅逸而郭之拘不免矣。  
肅代雖疑其臣不得而誅之外多大藩帥或以為名如  
李司徒召之不來矣終不能有加焉王之不肯為李亦  
勢然也或曰王何不竟滅虜而朝附於人臣出境遂事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九

六

之義此不然也觀金起時其君臣父子叔姪將相之間  
皆意念深毅經畧雄遠非可倖倖乘弊而竟者且其時  
諸將並以詔還王以偏師濟乎夫王以歸而死得為世  
所哀憐仇而還王之為王未可知也王所謂進退維谷  
者與嗟夫有高宗以其宅為官故有孝宗附其官為廟  
王為人不可知神而後知之也雖然孝宗時而王在猶  
之不能用王蓋孝之不能為代亦猶高之不能為肅何  
也徵高在高與孝雖有志勢皆有所不得行若使徵得  
幸蜀高孝為親父子高總國而孝撫軍滔然無疑盡河  
南北之地以與諸將所克正收其全以俟此亦高孝之

所欲為也勢不能也嗟乎古今相弔豈惟高之於王而  
已哉予志而悲之聊以告後之將將者

宋別趙汝師先生序

宗伯吳趙公以徵且行一時卿大夫正人在南者皆喜  
有言于予者曰趙公世所謂大人也必為政子曰子何  
以知趙公大人也曰江陵相知公者也今兩相其里之  
審焉者也皆以正言有逢其怒莫有逢其親守道于今  
能逆世而立者必大人嗟夫亦未既于趙公所以為大  
人者矣公嘗謂予曰吾見所謂人矣其名也偶以出一  
言正見一節奇已而起則泯泯然而為官凡若此者皆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九

七

細人也予所不為為其官不忍不為其事為其事不忍  
不為其人言之莫有聽焉以吾行可也是故自公起至  
于今凡三數徙未嘗不言其官或言天下利害不少畧  
其無細人之心也已而吉水鄒君三山南趙公非公又  
謂予曰鄒君名則益高矣而國重傷吾之非必且又然  
矣益高吾名而重累國非吾意也吾意不欲行予儼然  
歎曰公言及此大人之心君臣之義也雖然公其行矣  
大人之行于天下也時三代之法諸侯士大夫世其國  
家餘子得習其政士無境外之志至春秋時有之所之  
不如而可以去故有異邦有父母之邦參相仕也今一

父母之邦而已。未。有。少。不。如。意。而。得。去。之。者。非。其。勢。亦。非。其。情。古。惟。如。彼。其。地。分。其。所。生。人。有。賢。者。則。相。爲。重。至。于。天。下。一。則。大。矣。視。士。若。廣。矣。其。勢。不。得。不。輕。古。惟。如。彼。其。士。皆。世。家。相。親。有。賢。官。相。爲。下。而。相。爲。待。也。今。則。天。下。之。人。矣。有。政。而。此。不。爲。則。彼。爲。之。矣。夫。大。人。者。其。心。常。有。以。自。寬。誠。不。拘。拘。焉。以。政。爲。然。非。政。莫。爲。也。後。之。時。亦。未。遠。于。今。之。時。也。何。以。言。之。古。惟。如。彼。其。封。內。有。士。易。以。見。法。有。讓。而。士。益。以。見。矣。後。雖。有。大。人。急。不。得。而。知。於。其。君。其。知。也。必。且。以。相。非。其。相。則。其。君。之。侍。人。也。夫。以。侍。人。而。知。大。人。宜。不。忍。爲。然。則。以。相。其。可。也。今。可。以。相。而。知。之。時。也。若。猶。不。得。存。其。身。且。可。因。而。存。其。言。言。而。從。即。其。身。爲。之。不。從。雖。不。忘。爲。天。下。之。心。而。我。無。逆。也。嗟。夫。孔。子。亦。大。人。矣。於。季。桓。子。而。可。時。也。其。行。於。魯。之。事。亦。無。所。信。然。則。孔。子。固。未。有。行。于。魯。也。口。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其。不。已。何。也。曰。吾。五。十。而。知。天。命。矣。則。可。以。耳。順。而。從。心。前。此。亦。未。知。天。命。也。有。不。然。之。音。則。逆。其。耳。有。不。可。之。形。則。立。其。心。以。此。爲。不。惑。蓋。人。道。也。既。知。天。命。則。天。下。之。故。皆。有。以。然。矣。曾。何。足。以。逆。吾。耳。而。立。吾。心。即。未。有。所。行。其。道。固。已。行。矣。如。此。則。爲。其。官。而。名。不。益。行。其。身。而。罔。不。傷。天。之。道。也。非。大。人。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九

九

以亮爲辨  
人才工宿  
亦快論

不足以致也。嗟夫。以趙公之爲大人。而予又遊之久。最知然。所以望之。知命而已。天下事。可盡言哉。

勝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佐王之才常寬。而取伯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地。固然。寬之無空。以恒猶急之無宜。以緩也。蓋管桀紂之法胥亡。而毫鎬之法常在。伊萊旦與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惠義。教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間。益可以休然而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制。衰廢無存。諸侯相攻。并敵者先亡。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伯才與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畫一于經畧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于富強其國。曰。誅殺不必。則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今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持其國。而用以富強。如管文公之伯。晉子產之存鄭。皆是也。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荆國。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趣其國。不可以卒治天下。國狹吾之所得急。爲天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爲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九

九

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邊郡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爲也是故舉天下而急爲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爲之趙仲一可以用滕今且語天下以滕公之政吾嘗以於越長上計過滕時公上事一歲耳大祿之後人大相貪公爲乞漕粟大府錢施其民間公庾庫中無如也徐起與我非去更三年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視其積積金乃至羨贏三千穀踰六萬子啞然而駭曰是何興之暴也主者曰公所費修治公私署埃禮際惠振收恤士民爲民贖子婦所亡失立爰舍牛種以業流集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十

者復不在是乎益異之移以富一國又何國而不遂以富乎退而謂滕人公何以至此對曰凡田賦影避盛則有所通而後期公奮議度田上下相傾動恐喝不可而公輒已單騎從所在父老行度之名其田有倨而撓者公故怒容渥丹奮髯眉相抵撓者行避去故壞則而賦平不比而爭輸羨若緩一錢以上率以糶故異羨而粟流又公深民系柳有籍數去縣十餘里要人孺子戲折其四五樹圍捕之償十五裁而後止罰必而先貴故民不犯所在賦飢人粥治堧河皆獨身馳數十里察視曉夜暴露不少休故民無欺而不怨衣褐食糲而官館馳

傳俎豆咏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而知禮語未卒予慨然而歎曰此伯才也乃先公行爲載其牘長安以示執政張公張公曰此固當以節餼盡其任幸少須且以御史行邊專屯田鹽筴開塞之事可也而已而事移官止吏部郎以廉梗訐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人有如此才能盡之于法而不爲盡何也用非其才也今夫以貧弱之滕三年而暴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益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十一

巨三年當不異滕富強之效所求于臣者重而所求乎人者輕然而終無亡散之憂者固將曰天下已定風俗已成法雖有所緩失亦未見急之能爲也嗟夫言治滕者異矣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不幸而可悲然以予意之公雖進不得如管葛諸公主臣一心光贊盛業退猶免于吳起衛鞅刻厲之禍其亦幸而生于王者之世矣

題辭

湯許二會元制義點閱題辭

湯顯祖

惟清者  
送立舉  
之案

人之愛子甚于愛其身度其身常智度其子常愚此其  
故何也予弱冠舉于鄉頗引先正錢王之法自異其伍  
已輒流宕詞賦間所知多謂予何不用法更一幸為南  
宮首士最而好自潰敗為予心感其言不能用也庚壬  
二午間制義不能盈十比杭守貳監利姜公奇方迫予  
明聖湖頭令作菰已送臘而逾春卒成一第去久乃  
悔之予力與機可為王錢而遠之者亦非命也生長予  
遜年孟舒早慧因以所常悔者望之取國朝省會諸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十二

元作定為正清側清之目示之兒蓮曰何一以清邪予  
曰萬物惟清者貴元骨皆清十之三不能無側者耳此  
目隨蓮亡去欲更日之仲大者曰元多時貴人或以側  
為諱已之時季子開遠方學執求可為法者予教之曰  
文字起伏離合斷接而已極其變自熟而自知之父不  
能得其子也雖然盡于法與機耳法若止而機若行錢  
王遠矣因取湯許二公文數字數百篇為指畫以示湯公  
止中有行行而常止許公行中有止止而常行皆所為  
正清者也不從橫氣來不從橫義見得天高而人深故  
法聖而機神此予之所遷延流離而不能得者也而以

原缺第十三葉

書

舒司寇

湯顯祖

亦生可以  
全矣

吾鄉在晉明惠未之通向聞軟明公品品雄雄殆欲為  
後生所仰接手書輒以方壯室近老成人今滿朝聞氣  
者多惡少今幸以為戒無與親受教無量竊觀先師有  
戒壯在闢而衰在得蓋血氣有餘宜受以不足不足又  
宜受之以有餘自消息自補引亦觀其生進退之義也  
如此然後可以觀民諸言者誠好事中多少壯蓋少壯  
多下位與物論近與老成更歷之論達相與黨遊而執  
政之遊絕故其氣英既不習於事又不通於執政之情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十四

名位輕而日月長去就不至深護或以此自喜議隨意  
生風以羽成闢誠有之未足為定也而諸老大臣又多  
不喜與少年郎更有風性者遊物論既寡所得又進而  
與執政親熟其恩禮宴笑因知其所難物盈而慮周中  
多春發如井汲且收不復念瓶贏也故傾朝中尊卑老  
壯交口相惡莫甚此一二年餘人各有心明公以諸言  
事者多惡少正恐諸言事者聞之又未肯以諸大臣為  
善老耳以不佞當之與其開而兩傷不如交而兩成諸  
少年宜上遊於諸老領所宦學時觀而勿語以深厚其  
器而須臾成諸老亦宜稍進諸年少好事者挹其盛氣

明文奇賞

卷之五十九

十五

知門下不爲謔言撫手一笑

答呂玉繩

承問第去春稍有嘉隆事誠有之忽一奇僧曉弟曰嚴徐高張陳死人也以筆藏之加以帚聚塵不如因任人間自有作者第感其言不復厝意趙宋事蘇不可理近莫之紀傳而止志無可如何也

謝陳玉壘相公

閣下會昌啓運大錄。凝祥虹玉。早見於天。而克岐克嶠。星壘代明於地。而有馮有翼。殷禮配天平。格有陳伊陟。周常載日忠貞。若曰。君牙帝乃。璣于在酉。儼三垣之上。

相。衆。所。居。而。共。北。況。百。里。之。激。郎。擬。附。鳳。而。卷。阿。之。車。  
馬。何。多。欲。登。龍。而。積。水。之。風。雲。自。少。至。如。某。者。匡。中。朽。  
垤。蠡。外。寒。流。高。挾。天。庭。已。識。淵。雲。之。秀。低。迴。世。路。彌。沾。  
蜀。日。之。華。山。木。歌。其。不。知。澧。蘭。思。而。未。敢。三。年。待。皇。爾。  
庭。身。素。食。之。慙。一。念。好。賢。王。室。世。袞。衣。之。敬。在。蓑。芑。而。  
莫。展。庶。斷。斷。以。如。容。

答馮永安

天之生才多少。遂亦有以置之。第才少官之易。而安兄才多官之難。而危東吳不已徙。而南溟努力士非短長。坎圻無奇。非數遷不能所在有迹。君家敬通。豈不遇主。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九

十六

豈非曠材而至擯里。悲婦泣子。兄猶能忼慨斷兒女色。赴崖瘴縣。差爲遇於敬通耳。徭襍如憨。雉幸好馴之。

答錢岳陽督學

門下天姥聞其壇場日鑄生其郵鄂自領洪都之學出  
乎潛而見龍爰登僻水之臺起于飛而振鷺可謂羣  
絲竹登魯壁之清聲珪璧佩環下梅梁之古色邇乃星  
辰郎位參北斗嘆舌之司江海池陽正南國股肱之郡  
起新知於物祖眷舊德以人師若小兒聞遠方當舞象  
之年敢附雕龍之世而亦拂其總角引以峯臺雖豫章  
之生七年材不材而出地得夫子之墻數仞步亦步以

窺天夫豈聞其無人必小子之有造若云幸哉有子慰  
愚父之亡聊心底厲以弗設意振援而靡及恃父子家  
人之愛慰公族國士之知三事爲期萬年以祝

答趙夢白

天下皆知明公爲龍可與雲雨終不敢援而用之疑非  
人間物終不可近耳顧彼亦無雲雨天下之心誠有之  
即似龍如弟輩必且祈卜而致之封固而迎之拜跪而  
候之庶幾以類得雨而後送歸其處况如門下其龍者

系

哉聞公隱于酒酣暢高歌甚善承問索第時義於仲文  
兄處不知第衰時時病苦不復留意此道近日三尺童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十七

子能之第其扶掖綏援其細已甚亦如數年中奏疏諄  
諄之流耳公子高才俊氣能爲文章須爲其大者第近  
號頭翁乾而不出無由更睹清光悠悠天水徒塵思存

答馬心陽

南阜書來慰第云茫茫海宇遂不能容一若士倘若士  
此中又不能容一海宇即便爲所弄矣此語雖非其至  
差足豁人亦足轉奉兄破感爲笑

答石楚陽中丞

弟流覽時事常有慨於卜式之談縣官有隱能者宜輸  
力富者宜輸財明公以文武兼資秉鉞乘障爲國力臣

建陽縣志  
卷之三十九

第爲世捐便宜率妻子耕種牧畜逐什一商賈之利致  
富贏灌輸助邊今並以精力罷緩心計迂錯無能有所  
壑蓄向麾下少致升粟寸鐵助軍市牛酒萬一而猥以  
破俸厚貽賴拓無用之人此其人曾不能與牧豎同短  
長而輒敢醜顏再饗不幾怙愛而頑無節度之甚者乎  
誦扇頭報章五六十明珠瑟瑟然從肺肝鏘激而出必  
非餘人所得懷袖者古歌但得一心人何用錢刀爲原  
貺返鋒篤證中心藏之矣

答張夢澤

門下毓采南維宣機北極出蘭陵而結綬揚秋馥於清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十八

風臨滌水以鳴琴寫春融於白雪士民久希平甘棠賓  
從鄰輝於玉燭至如不佞偏州浪士盛世遺民可爲大  
夫枉登高而作賦又聞君子曾過庭而學詩子雲之心  
尚玄世皆譏其寂莫其弘之血未碧天不鑒其精誠自  
分地阻人偏殘叢二雨之蠶簡何悟天發吾覆快睹三  
辰之龍旗竟然足音燦具物色大臣之度休休若自其  
口吉人之詞藹藹如見其心既愛我甘敢自愧其雕飾  
言采其苦必無并于葑菲謹以玉茗編紫釵記操綬以  
前餘若牡丹鳧南柯夢縉寫而上問黃梁其未熟寫盧  
生於正眠蓋惟貧病交連故亦嘯歌難續空垂愛日感

瓶米以測寒。願借長風獻指節。而知短木展登龍。一念  
乃煩良馬三之恭。承大製久絃。誦於諸珍奉揚仁風。誠  
誦誦於片楮名香。挹荷今之氣。廉金頌陶徑之資。感公  
度之隆。施慙寸私。其匪報。

寄張聖如燧使

觀人者醉之酒。以觀其恭。予之財。以觀其廉。今所試於  
門下者。非眾醉眾濁地邪。石門之秋。夾齊比心。門下當  
有道。處此積水。奮飛未可量也。庾嶺南枝。時勤夢想。惟  
益堅冰雪。以候春陽。

答王霽宇制府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十九

珠座可擊指。之徒以屈漢公卿。銅梁既開長卿。所以除  
蜀父老人言不足中。海信而見疑。公度有餘外。且存而  
不論。固已允文允武。廉能純孝。純忠至如不佞。清時弃  
士。倘壤餘生。見武公代有司徒。願附緇衣之好。聞召伯  
王命。乃祖喜傳主贊之文。願後進而當王公之前。纂組  
難通於錦水。匪先容而居賓客之末。絲蘿乃寄于松潘。  
敢云續千賦之心。何當動百年之感。一語爲知九頓。鳴  
謝風雲路斷。無由沾公旦一沐之榮。雨露天寬。庶幾磨  
吉甫萬邦之頌。

答門人吳芳臺船使

管人攝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若木處脂膏。何言清也。吾  
第此其時矣。海剛峰在南。盡裁官吏費。共至二千餘。不  
佞見而知之。魏見泉在邊。歲節互市。費積至七萬餘。以  
爲修堡之資。不佞聞而知之。二公卒稱名臣。吾弟市雖  
小。不妨以大人自爲也。宦東粵者。清濁皆易見。吾弟勉  
之。

答馬心易

三惠良書。闕然不報。此時男子多化爲婦人。側行僂立。  
好語巧笑。乃得立于時。不然則如海母目蝦。隨人浮沉。  
都亡眉目。方稱盛惠。想自古如斯。非今獨撫膺矣。偶記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二十

兄欲我長歌撥悶。扇頭奉爲撫掌之資。眼中人如陸太  
宰。何可更見右武。居會城終不甚適。一丘一壑乃可著  
吾輩耳。

答李乃始

僕年來及致仕。而世弁已久。平生志意。當遂湮滅無餘。  
獨丈每見有暱僕之色。每聞有賞僕之音。僕萬有一中。  
不無私念。秋柏之實。枯落爲陳。偶有異人過而銍之。曰。  
此不私之餌也。則必有采而畜之。以傳其人者。而自度。  
清羸恐一旦爲秋柏之實。不能不倚丈爲異人也。獨自  
循省。爲文無可不朽者。漢魏六朝李唐數名家。能不朽。



確其今文  
不其誤歟

者亦或詩賦而已。僕於詩賦中所謂萬有一當焉。丈不朽者。過而異之。文章不得乘朝家經制。韓常之盛道。音亦為三氏原委所盡。復何所厝言而言不朽。僕極知俗情之文必朽。而時官時入。輒干之不置。有無可如何者。偶而為之。實未嘗數受朽人之請。為朽文也。然思之亦無復能不朽者。比來人才未有聰暗才識如丈年。纔不惑庶其圖之。僕觀館閣之文。大是以文懿惠第稍。有規局不能盡其才。久而才亦盡矣。能令作者能如國初宋龍門極其時。經制彛常之盛。後此者亦莫能如其文也。習而嚮之道。宏以遠誠。知且朽。猶欲逾於莫之示而無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九。二十一。

所聞者

疏

陳遼事班

張棟

題為遼事懷憂效忠無策縋陳愚款以異一得事伏念臣棟謬淺無似荷蒙皇上拔置兵垣則邊疆之事臣既以身任之矣頃因人乏承遣閱視則邊疆之事臣又以身親歷之矣一時閱視諸臣率皆借箸持籌以還報而臣獨未敢置一言者蓋深有見於遼事之難言也無過戰守和三端而已言戰則兵何在乎馬何在乎可徒手而持石乎言守則恃有險乎恃有人乎可堅壁而待石乎言和則和且貳拾年餘矣和之害至今日而彰彰較著矣臣固不忍不言而猶不敢輕言即不敢輕言而終不忍不言願緩頰于皇上之前臣欲首請罷和先後諸臣之請罷和者屢矣和竟不可罷何也當事之臣懼皇上也懼言者也皇上聖明神武照臨在上懼之也宜何懼於言者則有說焉和之議始自嘉靖中而成於先帝末年已貳拾餘年於此封疆之吏咸借此為躋崇躋要之階廟堂之上若恃此為久安長治之計戰守機宜棄置不修陵夷至今而廢弛已極一旦罷和虜似如狼必張吻而入屠城戮地萬萬所在不免言者不羣起而歸咎之乎當事者之持不肖罷臣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九

二十一

固知其非得已也。但臣伏枕而思心血已竭如能苟且目前養寇禍國而不與其憂則和可無罷誠念及於他日之禍當必有按劍而起不俟崇朝者蓋當簡查和之始議謂當假此羈縻姑緩其入犯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靜而常勝之機在我矣。今矣當三五年耶而常勝之機何在爲今日計必曰虜強我弱未可輕罷自今伊始務力修我備真足以制其死命而後和可罷也嗟嗟此卽始議云耳人情不激則不奮不懼則不思不遇危亡則不能輕死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儻

壤和議以故處殺我則無禁我殺虜則有禁虜且現見我意恣情狂逞一入卽搶一捨卽盡沿途軍民伸手不敢與敵間有操守等官稍爲白眼虜復擲之曰爾能抗我我能中爾以罪遂皆相顧披靡而任其狂逞若奉驕子可憫也亦可恨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邊將無論邊珉有敢殺虜者虜至聽其剗刃卽盜馬劫帳亦可無究虜或責我淪盟我獨不可妄對如彼所謂稍帶人口所謂誤殺漢人乎虜日犯我不責其淪盟而我欲淪盟卽恐自失信義臣之所未解也虜之入犯而不能收歛不能堵截因被殺戮是誠損軍也若與對敵而致有陣亡安得謂之損軍惟二十年來第幸邊疆無事以故虜之入犯利下隱而不利于報利子縱敵而不利于交鋒急卽剗軍以媚之而本服有一人彎弓相向者灰壯士之心奪材官之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大犯小犯一以提兵出塞爲上不得以未奉軍令爲辭倘事在卒急難先發後聞亦無不可奚止全師取勝者可當上功苟能鼓勇爭先卽或有所損傷亦宜置而弗論若必束之科條損一人也傷一馬也皆可罪也猶恐難除將兵終無是理而欲責諸今日之邊臣臣之所未解也臣爲此言似乎戾于和議而不知正可以保

全和議和議不罷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和不能違事必不振因循三年又常閱視而臣則欲請罷閱視夫閱視奉有先帝明旨本因虜酋效順恐邊臣弛備故因此警惕人心振興頽廢且臣以匪人業已承此遣矣又何爲而請罷之亦有說焉臣惟自往閱視而欲請罷閱視也閱視之始差大臣矣未幾而改科臣又未幾而改按臣又未幾而改命臣等九人分道以出一噴一醒而終不能保其後之不痿痺也且閱視者責在糾察不在修舉事已廢誤雖糾察亦奚以爲臣所至閱報冊則八事無一事不修舉者及按而查之則八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二十五

事無一事不廢誤者將一一而求之乎將一一而寬之乎間有飾虛之極目不忍視至于拊心浩歎而卒亦付之無可奈何也臣是以知閱視之臣不能爲邊事效也誠得實心任事者分置諸邊方假以便宜疎其文罔使之積日累月次第修舉一年責以一年之成功兩年責以兩年之實效不啻如始議所云者則又安用此贅差以滋好事者之口耶苟邊臣不得其人雖歲一閱視月一閱視日一閱視亦何益矣臣是以欲請罷閱視而臣又知其言之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敘功之例願議罰罪之例以爲門

乎所稱邊臣以身繫封疆之

重有鋒鏑死亡之憂故論功行賞當倍于腹裏追和議成而桴鼓不鳴刀斗不擊矣則始就八事而課之謂能着實修舉著有勞績斯可比照擒斬議賞而後漸濫觴者何也以擒斬有可憑而修舉無所據也然修舉之跡難據而修舉之念易明虜至而不能戕不能守其驗昭昭矣今日目上賞明日濫崇階此何說耶稍不如意又以為非鼓舞邊臣之道也臣惑之願自今破此例果有實心任事不務粉飾者自當有超異之擢一歲九遷無嫌于過倘止于尋常職業無所廢墜而已則亦人臣終事之義何以當異功責厚報哉此例不議則閱視一行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二十六

僅足爲朝廷市恩賚爲邊臣微陞賞安所稱警惕人心之道也功與罪不當並重邪一勸一懲勵世磨鈍正藉乎此而自和議既成往往有勸無懲矣所謂踵襲舊套據塞誤事即照失機擬罪其嚴乎顧二十年來未見有行之者何也可以自朝廷而不可以負同類也甚至掩敗爲勝文罪爲功下以欺上外以欺內駕虛飾僞恬不爲怪即欲一一攻其僞而發其幽人且以爲望之深求之急而非所以養國家和平之福矣臣惑之願自今破此例在竊缺召疑投杆致謗者雖誤催法網正當特爲昭雪以伸公論脫有徇私蔑公欺君誤

國情罪得實者何妨重處一二以昭 憲典區區僉官  
奪職不足為懲也此例不議則閱視一行僅可為邊臣  
文有過而不能為 朝廷明有法安所稱警惕人心之  
道也臣為此言似乎過抑邊臣而不知正可以振起邊  
臣閱視不罷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臣 請罷和又  
自俯而為啟邊損軍之議 請罷閱視又自俯而為叙  
功罰罪之議非臣之上願也臣又知當事者不能罷和  
而或可從啟邊損軍之議不能罷閱視而或可從叙功  
罰罪之議亦非常事者之上願也時也勢也蓋兩難也  
則臣固是而復有說焉前人立法後人守之此論其常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主

也法之將敝識者補之此無妨通其變也今之時勢倘  
有可通其變而不當泥其常者乎臣以為八事有當更  
議者矣八事有當增議者矣兵馬錢糧非八事中最為  
喫緊者耶所謂積錢糧豈徒稽查盤驗之謂也考諸原  
題謂嘉靖中虜歲入犯兵馬防秋變主為客其費不貲  
自與虜和而各邊兵馬各守信地客兵糧餉日有日積  
月有月積三年一閱試閱其所積幾何故不曰查錢糧  
而曰稽錢糧積之字義可深思矣乃今訛以傳訛漫不  
知原疏之旨原疏不云平戶部年例逐年處發不得短  
少每年防秋畢日節省過錢糧另項收貯以俟閱臣查

閱今之年例扣數而發業已無望其贏餘而民屯兩運  
節年拖欠動以千萬欠一分即少一分那東補西借此  
抵彼日亦不給又安從而節省之也軍士月糧有三四  
月未支者有十數月未支者有一兩年未支者什五枵  
腹而愁千夫頓足而歎其窘迫無聊之狀有日者皆能  
觀之而開造文冊猶繫以節省之名甚至傳會其詞以  
為比上次多積若干是何外謬一至是哉其在今日臣  
謂不妨明言錢糧缺乏但當苦心思所以節其流而防  
其匱且軍餉云者軍之餉也不係養軍不係秣馬而一  
榮動支此不可申其禁乎閱視者毋以有存積為功而  
以無妄用為功則庶乎節省者非虛名而有實際矣所  
謂練兵馬臣亦考諸原題謂兵馬不練與無兵同今既  
與虜和則 國家閒暇可以不時操練故有大操小操  
合操分操之說而又責成各道躬親監督與各將領一  
體賞罰今無論各道即各將領有能念及于兵馬者為  
誰有能念及於操練者為誰三年閱視張皇下操僅僅  
一列營一布陣費金錢之賞而已臣不敢責人先自責  
已所至未嘗不操也其兵少不成行伍者未嘗不按冊  
查點也籍之而名姓依然數之而肖貌咸在持鑒挾彈  
銜轡就羈所見孰非兵耶孰非馬耶若曰是兵也是馬

也。驅之常虜臣不敢信也。卽臣冊內所具實在精壯亦不過一時較閱似勝于倚臣云耳。今之兵馬豈惟不練正謂無兵此非邊臣之故也和議成之也其在今日亦不妨明言兵馬單弱但增馬增兵必先增餉無米求炊空言奚益易不就其見在者而實操練之次第革補革一老弱卽可增一精壯革一遊食卽可增一控弦姑舍是而求召募召募亦老弱耳亦遊食耳惡在其爲精壯邪二事爲八事所先臣是以獨詳其說而請更議約東中告邊臣謂當及今改絃而易轍者也若乃所謂修險隘豈待以耀觀美侈載籍已哉垣牆實足以爲限堡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九

二十九

塞實足以自全誠靜制動逸待勞之道耳而不謂其流之弊至于藻績粉飾虛文相勝有難以枚舉者其最可笑無如齊山福海幾副花眼塚頭幾千萬箇皆稱險隘具入報冊不知何益于實用卽無益于實用猶可言也乃有創築一城創設一堡費帑銀竭民力以獵取功賞者則尤可恨矣茲惟以修險隘爲功夫安得不藉手工築以報功也所謂整器械費在多乎貴在用乎誠得其用何取于多而流弊相沿以多爲勝遂致有捏報虛數動計萬千而察之實未嘗有者展轉流傳卽經管官員弗知也卽看守庫役亦弗知也其報稱軍置民置者虛

數尤多卒遇有警又請置造其且假置造以委用其私入而因之以叙功行賞則尤可恨矣器惟以整器械爲工夫安得不藉手置造以報功也臣竊以爲修險隘無足言功必被虜而收堅壁清野之效是之爲功整器械無足言功必臨敵而收攻堅擊銳之效是之爲功二事先該戶部條奏行臣覆議臣以另疏奏請謂當亟行更議者也若乃開屯田蓋實聚塞下之意法非不善也顧地利不同民風亦別無論各邊卽一鎮而自難以此例彼矣此或開彼或不可開彼易開此或不易開相地之宜寬民之力斯公私兩利之道而惟原議以多開爲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九

三十

功則遂相率而報開彼此爭勝所報雖多熟者什一荒者什九強派軍餘領地納糧在正軍則有扣抵而已在餘丁則有充支而已以改屯軍日窮而屯地日益荒屯地益荒而屯軍又益窮爲法之敝有難盡言者請自今毋徒以多開爲功倘有虛報開墾致累軍餘貽糧者仍論其罪此今日之屯政所當更議者也若乃理鹽法盡裁輓助邊之意法亦豈不善哉顧邊地遼廓客商憚遠而不至土商消乏而無人則僉報富民爲商籍名在官派引徵糧其貧不能獨支者又扳報子戶衆擎共舉甚至有一引而累及數人者引雖不滯如累民何故利

在而民自趨之其引不滯真不滯也法在而民不敢違之其引不滯非真不滯也請自今母徒以引不滯為疏通倘強之通而不惜民之累正所以為罪則今日之鹽法不可不更議矣若乃逆黨云者謂如白富趙全等從虜為逆所當用計解散也苟無其人何必具數而乃支離牽合漫取降人及通丁等報入冊內臣初聞報冊多者百人少者數指以為真從逆者也試呼而問之皆在營軍士耳或因其被虜逃回或因其偶通夷語則遂謂之逆黨況已造入兵馬之數而又報為逆黨一人兩見順耶逆耶此一事也臣謂當更議必係從虜為逆即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九

三十九

如今板升等夷脫能招而來之斯誠哉其為散逆黨也不然事屬欺罔請坐之罪可乎若乃胡馬云者始謂以馬為市假此驅原虜酋而我又資馬以為用故以多收為功乃今所市之馬已一無可用者徒有市馬之名實以馬價委之溝壑而已且以其馬分派軍士扣伊月糧抵充市本各軍朝領而夕斃所得不足以償所失軍日以貧虜日以富虜以垂斃之馬耗我養軍之需我以有限之財易彼無用之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八事中猶然以收胡馬論功豈不大謬耶臣閱視回鎮雖無市馬而聞諸各鎮閱視者備言市馬之害臣是以謂當

更議昔也馬有用則以收為功今也馬有害請以不收為功即不能不收然必減于原數者為功浮于原數者為罪此一事也似與原議相反而實今之時勢不可不亟反者矣猶未也先年各邊撫賞歲有定額所未定者宜府一鎮耳果能堅守原額而弗逾何至扣軍糧扣馬價以填漏卮耶惟虜酋之貪得無厭要求無已遷將格于和議恐市不成而有罪則不得不私增于原額之外一歲所增又為來歲之額而虜之貪得如故要求如故不得不又增于所增之外日增日多而無能神輸鬼運以探諸私囊也剝軍婚虜職此之故矣今歲閱視者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九

三十九

出奉有明例斟酌定擬即宣鎮亦已有額謂當一體遵守倘不能守今日之所定而復如往日之私增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耳故閱視不罷則數撫賞當為一事無論其取諸官取諸軍但有私增即應以罪蹤增八事而為九事亦何不可猶未也各邊經制先定於嘉靖四十五年至萬曆九年重定已刻成會計錄似可永安而弗變矣願先令府勢不同終難拘之以畫一之法倘欲執其初定者而必使一無增損既扞格而不行然則任其隨時增損而盡失夫初額則又非定經制之意二者皆不可以為訓今歲閱視者出已該戶部題

准申明限制卽未必遂可據爲定規大約已有定數三  
五年間臣固知其無甚變更也今而後但遇閱視之期  
一定經制之額制額既定守而勿渝若旋議旋定旋增  
旋損則又安用經制爲哉故閱視不罷則定經制當爲  
一事酌議必當持約必堅倘以虛文相應有罪無有雖  
增八事而爲十事亦何不可再照閱視之例三年一遣  
九邊三人而今歲配虜塞盟適當三年之期遂有九人  
之遣臣棟謗淺無似幸隨諸臣後勉報命而於心  
終未能慊然是以有此陳請伏念稽覈費詳而不貴  
數三年之期似不必泥也遣責得人而不貴求備三人  
則之責賞

卷之三十九

三十三

九人之數似不必定也誠得其人則當如今歲臨時  
請遣似不必拘以衙門也誠得其遣則當如今歲便宜  
從事似不必限以完期也諸如此類乞勅該部酌議  
停妥務使閱視不爲空行以維和議不終誤國則邊  
疆幸甚臣棟幸甚緣係邊事懷憂效忠無策縻陳愚款  
以冀一得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疏

早定大計疏

伍表萃

爲懇乞 聖明亟召輔臣早定大計以安 宗社事臣  
于前月接邸報大學士王錫爵具疏求去蒙 皇上慰  
留褒以忠誠且云自有深意欲召之而見商量國事使  
之安心慎毋疑阻臣莊誦 綸音仰見我 皇上之待  
首輔真如股肱心膂形骸無隔又如家人父子情誼相  
通有君如此其忍負之錫爵宜何如報稱也臣竊思之  
皇上注意之深莫若 元子方今國事之大莫若冊立  
而慰安首輔之心俾無疑阻莫若冊立 元子且首輔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九

三十四

之忠誠 簡在素矣而輿情未協煩言日滋不日逢迎  
則曰阿狗疾仇之無已何也則以其一山而誤 宗社  
大計也首輔亦因此省愆念咎期收之桑榆而回天未  
能曠官可恥不去奚以自解此其心之所爲大不安也  
此其至再至三而懇辭也 皇上旣欲安其心而不早  
正元良之位其何以安之當群臣之交章請也 皇上  
悉置不納而一旦有而見商量之旨豈非慎重國本謀  
及官閣不可也謀及近侍不可也獨斷于宸衷而終決  
于宰執乎 聖意誠深矣大小臣工欣欣焉翹首企足  
而望者至殷切也今首輔出而供事亦多日矣 皇上

既不聞召見首輔亦不聞詰對臣甚感焉將玉體未平少遲濟問抑所謂使之安心者止以高野厚祿席之耶則首輔去而復來之謂何辭而復出之謂何而僅僅爲爵祿席也臣以爲冊立之事一日不定則首輔之心一日不安卽首輔或能安之而不可不止報願就列其若天下後世清議何君臣相遇自古爲難首輔受皇上特達之知非千載一時耶而竟以始謀不臧不獲展曆一事籌畫一策方且以身爲射的爲禍梯不亦可惜哉夫馬錫爵一身計猶無足惜獨明旨屢易而不信儲位久虛而莫屬外議紛紜人心惶惑則臣之所大恐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三十五

也然則速賜而兄早定大計非徒安首輔也實所以安宗廟所以安社稷所以安天下之人心也關係甚鉅故臣願陛下之亟圖之也抑臣又聞之唐虞之際不特臣戒君君亦戒臣故都俞稱美無忘吁咈之規喜起庶歌猶切情陳之傲君術明臣道得也後世人主御相有溫諭無戒詞其始也禮貌極隆寵榮極渥且爲之遜言官排異議以安其心卒之時移事改剛者滅宗柔者覆鍊能全始終恩遇者幾何人哉以是知寵利難居高位疾債而儆戒相成之義胡可廢也伏惟皇上以堯舜之君自待亦以堯舜之臣待臣時召公卿輔弼而戒

勉之正已以格君心虛衷以定國是借劔埋輪者毋一鳴而輒默依草附木者毋衆惡而必留分別邪正以成和讓之風開布公誠以昭蕩平之治如是而公論不與相棄不光天下不安者衆之有也臣非不知越俎有咎嬰鱗必危顧念當此國家大事臣子何忍無言又念元老大臣不惟國家之急而喜同惡異漸侵前人之覆車也乃敢披瀝悃愚冒瀆天聽臣無任隕越恐懼之至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三十六



書

上首輔書

伍表莘

以則公孫  
常日今已  
不以此一  
去來其可  
謂爾而

莘也聞之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大臣持祿而不極諫此  
國家之大患也頃因三王並封之命在廷諸臣相顧  
駭愕共懷杞慮引經據禮而爭者疏且數十上矣然而  
正論未伸聖心難悟新命雖寢儲位仍虛莘以  
爲此大臣不極諫之過也汲長孺有言天子置公卿輔  
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斯言也鼎鉉之  
藥石廟堂之箴銘也今公卿輔弼之臣受主上之祿  
不爲不厚擔主上之爵不爲不高蒙主上之恩遇

明史書

卷之三十

三十七

不爲不渥休戚與共繩糾是資而當此國家大事宗  
社安危所係天下理亂所關曾不聞伏青蒲而泣諫叩  
玉墀而固爭默默容容以爲持祿之計僅以公疏塞責  
而已引咎專稱于文靖補袞希觀于仲山方且坐視二  
三小臣賤逐而去也胡顏之厚耶夫主上之所收容  
而禮貌者大臣也則主上之所傾心而聽從者必大  
臣也大臣而不能格君心定國本又誰望焉恐馬用彼  
相取譏良史矣雖然此猶樂而論之也閣下負天下之  
重望荷明王之殊眷共絕裾而來也先國家之急而  
後其親也八袞之慈親尚且後之而肯達君以微寵哉

奈何徒知從君之命爲順而不知立君之子爲順

徒知並封三王爲將順之忠而不知冊立元子爲匡

救之忠迫迫于公義乃始以錯誤自居也嗟乎此何等

事而可以倉卒錯誤耶安社稷于俄頃定變故于須臾

古人大手段多自倉卒間見之而閣下不爾耶莘聞大

臣處人主骨肉之間危疑之際讜論師石大夫而稍有

遷就則中立貽譏婉詞法李郭侯而少有迎合則獻諛

蒙諂閣下之心中立耶獻諛耶必不其然而迹則近之

矣茲雖言錯言誤也其誰諫之昔漢高祖之惑戚姬也

羣臣不能解而卒悟于四皓之一見唐高宗之立武氏

明史書

卷之三十

三十八

也舉朝不肯從而竟決于李勣之一言何則心有所獨  
信機有所獨辨也今日之事主上不博謀于諸老而  
獨謀于閣下不顯論于公朝而密論于私室蓋國有蒼  
蔡非此無以決嫌疑定猶豫也當時閣下能以正對不  
占險而占易不卜僭而卜信則宗社大計一言定矣  
君臣相遇千載一席而直爲此遷就迎合也惜哉惜哉  
莘之前星懸而失耀主抱虛而莫屬暫止耦國之嫌  
狐裘可以不賦終存抱子之遇免走未爲無爭閣下處  
此安得晏然而已乎或爲閣下計者曰惟有去而已莘  
則曰閣下可以徒去哉去就係一身之輕而冊立閣

國家之重閣下之入京也以力請而君為第一義其  
入閣也以力請建儲為第一義萃管陳之左右而茲且  
兩失之前時天下所為延頸企足而望者閣下也今日  
天下所為痛心疾首而恨者閣下也已誤之已能挽之  
然後可以謝天下不然是 宗社大計閣下一出而壞  
之也即速去猶有餘責矣故萃謂在諸老固當批龍鱗  
而極諫期于 神器有歸而不當以一疏塞責在閣下  
尤當垂涕泣而導君期于大典復舉而不當以一去為  
解伏惟閣下深惟國家根本之慮捐軀報主至誠以感  
動之竭力以匡正之庶幾乎 君之一悟而 元良  
肅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三十九

肅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三十九

發建也則 宗社萬年無疆之福閣下定造之矣若夫  
得者導而回天不易則非萃所能知也萃孤遠賤不通  
籍十有七年而強半家居雖附梓里未嘗請謁特義激  
于求故敢以狂瞽之說進子產之謂子皮曰子于鄭國  
棟也棟折榱崩將壓焉敢不盡言萃于閣下亦云惟  
閣下執事寔重圖之

祭文

祭海忠介公文

伍表萃

明故南京右都御史忠介海公發跡瓊臺蜚聲天壤勾  
吳伍表萃聞其風而慕之有年矣萬曆乙巳觀察海北  
會海南林憲長臭味交孚乃檄有司構祠祀公既成祭  
告其辭曰公之秉如皎日公之履若凝霜公之心信于  
君子公之迹疑於小人公之胤斬于一時公之名垂於  
萬世人之知公者在繩糾一疏可以見公之繫余之知  
公者在終始一節可以定公之品初厄於吳相繼厄於  
楚相今二相之灰冷矣而公之忠誠益顯初毀於省臣

肅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四十

繼毀于臺臣今二臣之骨寒矣而公之聞譽彌光萃也  
徧閱名世衡鑑頗審或矯飾于外貌而中情實悖或矜  
吝于壯年而未路頓棄全節完名惟公一人公之神在  
大公之像在堂廉正者謁之而欣然有會于心貪邪者  
謁之而泚然有汗於額即矯託者謁之亦見其足將進  
而趑趄也嗚呼是足以扶植名教而振起世風矣尚饗

論

論龔渤海

顧憲成

時之多亂民也俗之浸淫使之也善治者掘其轉移之機而後可以齊末俗可以戢大亂夫民之愛其生甚矣豈不欲日陶陶焉振其本業以相顧相靡顧夫俗之所趨有適于末流技俗不可復制者而上之人又無以轉移之則固無以保其相生以還其相顧相靡之道已矣民若之何不互相凌亂以恣睢懷臂于大堤內也善治者悼斯民背馳之如彼伺司牧者失教之如此于是一切罷其斬伐筆策而顛顛焉務為煦妪覆育以勞來而

明史奇賞

朱之三十九

四十一

率化民亦且萌皇顧望風走響赴而一聽于吾志之所動吾以是知斯民之果可以教易而斬伐之道果不可以待天下也史稱龔少卿治勃海其息盜無他長大都銳意田農樹畜富民足食云說者曰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休六畜教氓之事修獻命審誅罰廣人徒知乘自赴盜之事是兩者不可同日語也故夫民方逞其驚悍難使之氣以脚蹤跂望雄行角出而吾循循焉把其所謂撲力寡能者以調其心服其氣而欲聳動其志是猶無鎗銜屢策而御駢馬也龔氏之治毋亦迂與其盜止民愉幸也噫是大不然嘗攷漢史謂齊俗好末技不田

作而勃海郡界其間人民華茂而不撲蓋秦國之俗也是故博徒游俠則丁壯而不耕椎埋鼓鑄則當年而不務職目語難則飲士之為尊駢肩結袂則收吸為之賤身日積技室日積貧民日積巧地日積瘠喬詰小吏且置其撻腹銷饑者而重其所謂浚膏剝脂者民安得不振目振腕拊膺頓足驚蓬蒲而馮山海驚戎馬而亂潢池也噫民惟不農吏惟不知教民農故至此脫於裕民止盜非驅之于農而價值削法刻誅也其誰與我水方壞是漂石障其流而衝愈甚島方駭而驚執彈而招之而駭愈急故欲已衝而止駭莫若塞源而真巢也欲殺

明史奇賞

朱之三十九

四十二

氓而已盜莫若邵農而足食也龔氏於此固已私憂而然計之矣其言于朝曰海濱遐遠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味是言也豈不惡卓警樂响濡而犁然知桑農衣食外天下無弭盜法哉是故郡兵則罷捕吏則省郵驛無夜行鈴驛不費擊持鉤鉏者為良業農器者為馴長劍短役者禁垂冠曼胡者裂然後倉廩賑貸以時發然後莖葉籬榆以時蓄然後雞豚牛犢一切而馴車然後辟剛赤緹別一而成種然後五谷以澤量然後六畜若烟海技者農巧者樵佚者勤饑者飽寒者溫其向嫗噢咻模于田畯而移風俗俗捷于轉圓蓋三代以還吏治稱

以富蓄積民者琴琴寡傳焉夫其借賦任威弗如齊南  
辯校推擊弗如郭郡發奸隨伏弗如穎川趙倫然使遺  
海還歌頌銷其盜竊癘瘼之習而進之累世田里桑麻  
之樂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至易世而民誠德弗怠然則  
吏誠不在見奇標異而必德薄惠流之爲上也且嘗周  
覽上世益有感于少卿召南國非古今所稱聖牧邪暴  
遽遠野驍斷隴畝沒身而民弗萌所發矣國僑鄭之良  
大夫也遇田疇之植華然聲施下里焉之二君子其總  
理人羣述宣王德曷嘗不以農事先吾獨惟夫輓近世  
之琴琴也吾又真夫琴琴中有其少卿也雖然少卿信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九

四十三

良矣其治郡吾無訾矣迺水衡職山澤也竟不能使海  
內富蓄較若一郡豈其智不出于四境神不能周乎寰  
宇哉遇使之也宜皇帝好綜名不務核實而少卿老成  
惟樸即燁然耀視聽不爲也此其所難難遇合矣治一  
郡則顯經天下則掣治效之存竟有不竟宜也使少卿  
在文景朝其富國富不在管子計然下庶幾哉民有慶  
乎而惜乎所遇之非所才也

疏

舉三孝子疏

陳子貞

張梅繫合肥縣民梅家甚貧母葉氏能盡子道萬曆六  
年母病肺甚篤乃堂其穢并其痰焚香告天願以身代  
母果病愈十一年母復病癰親爲吮舐母病復愈又葬  
祖綬適隆冬大雪泣告天地偃臥穴中忽然晴霽又父  
文貴病歿築廬某側日夕悲號三冬之時山花徧笑人  
以爲孝感之祥名著一方年逾六十該臣看得張梅貧  
無立錫孝堪勵俗母始病肺則嘗糞嘗痰母繼病癰則  
吮膿吮血營祖葬裸身溫穴而積雪夜暗廬父墓泣自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九

四十四

毀形而山花冬放事生事死盡禮盡恩死出村氓尤徵  
天性既經勘實相應表揚  
王在復係太倉州民嘉靖三十三年地方倭亂在復時  
年二十一歲隨父監生王亮豫讀書城外朗澄菴本年  
五月初九日同父奔入城居父因身肥不便行至中途  
遇倭父子相失時在復已脫身二里許展轉尋父問父  
爲倭執急趨父所見倭露外嚇財跪求祈免倭以背背  
擊其父即以身蔽之痛哭哀求倭怒奮刃一揮父子截  
爲四段二首墮地而軀殼猶相扭不釋手同時避難窓  
友徐志昂徐仲山馬堂金良等目擊可證本生家亡祀

絕湮沒日久迄今父子一塚蕪葬州城之北該臣看得王在復孝出因心義能殉難捐生於服親之被執同死於倭寇之狂鋒兩兩幽魂含泣九原之下英英烈行同揚萬口之芬孝出異常光沉沒世既經勘實相應表揚李文詠係崑山縣儒學生員素性孝友父原任沂水縣知縣李大經獨寢書室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夜陡然發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牆驚號悲救突入抱父斲以俱出而炎燎煽天棟橫盡覆橫身翼父而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義勇李安目擊其狀夜半火息檢探瓦礫見父剩全屍子餘半腿次日縣官登門查閱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四十五

鄉約保總高經趙中玉等同驗該臣看得李文詠孝得天性之純學盡人倫之大憫伊父之被焚挺身赴救因棟橫之盡墜與父同灰翼身烈燄之中父猶剩有全體捐軀九礫之內子僅餘一殘股殺身以成其仁劬父以全其孝綱常增重閭里傳芳既經勘實相應表揚

先在開道王目屬而心儀之時人心洵洵王目懷匠測兩府雜居讒言肆出公周旋邸中竭力盡心王深倚重之考滿陞侍讀戊午典順天試尋陞侍講學士在府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王賜金繒甚厚哽咽不能別公雖去請帷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使往問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至第無何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啟發弘多四字賜之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時少宰缺公當往公曰吏曹事不令兩侍郎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四十七

知吾無以報上而徒以虛名鎮百僚無以為也竟辭不就乙丑主考會試所為程士文奇傑縱橫傳誦海內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故自詞臣往不習吏事弊孔叢雜公更事精核每出一語奸吏股慄俗弊以清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界之閣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表文榮亦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

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會 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  
具出時江陵公尚爲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篤  
臣子移其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科  
都給事中胡應嘉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曰 皇上違  
和正臣子顛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爲歸計此何心也茲  
以此激怒 世皇爲傾公計會 世皇疾革不省覽龍  
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蓋反先政公  
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 先帝英主四十五  
年所行非盡不善也 上視于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  
幼小也乃明於 上前揚 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九

四十八

先帝何且醜事 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  
皆爲 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  
略而盡爲 先帝罪乎跪隨於生前而詆訾於身後吾  
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間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 上  
改元問閣臣於是四臣各擬二字上 上竟號隆慶則  
公擬也人謂 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祖宗  
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 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  
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  
夫當事者竟如嘉靖事行而司農若不支會有言大臣  
其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

雲

揭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 先帝歷年多通達閣體  
故請上裁 今上卽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賢否而  
使 上自裁 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  
竟請 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而胡應嘉  
故以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欽被黜應嘉上疏論校  
諸公以應嘉亂政黜爲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語而外  
廷爭謂公去應嘉矣于是歐陽一敬輦論劾公不少休  
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三十餘疏公  
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  
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九 四十九

遂力求去 穆皇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邪左右對曰  
病甚 穆皇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又  
賜銀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衣之賜越一載 上  
思公不置 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  
爲已任凡晨理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  
是矣足哉大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  
細節耳寧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諸  
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知人不易知也幸諸公  
早計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  
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

卷之三十九  
五十一

其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慎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冊以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北虜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於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于東缺于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卽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卽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方略素定

南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五十一

續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川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祇隨奏報多不中窺請於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使爲兵馬彼有身家之處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真偽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參伍之資得旨報可著爲令甲已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卽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隳沮又何望于展布蓋徒以地苦

南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五十一

除荆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縣以遷稱得 旨報可時虜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遵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于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入霜降獄獄故事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 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問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九

五十一

有何兇頑尚梗正有何利害當與何所沮而弗與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為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九

五十二



為盜區。上官計無可施。每以撫為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為總督。促其勦除。勿致養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亂民樂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撫臣白上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于浮議。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蒙蔽。當自處分。不可過言于君父之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警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且國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即以為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警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闕。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以勸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于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為征勦計。公曰。嘻。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為也。彼火酋耳。族滅何為。時在閣。思之旋牀而走。同官者曰。

公何旋牀走。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勸彼開。勸官且至。以身既在。勸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召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畧。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瑄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通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銅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為半。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眾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儒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為惡。如有罪。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賺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諱也。廷臣益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北虜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矣。足懼。顧老酋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

曰。虜敢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資以章服。又語邊臣。令盛其駒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于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奄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爲虜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曉官。門曰宣化。牆屋皆給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爲也。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排袍金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先生親詣射所。而質全等。全果驍鷁異常。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先生因問虜今歲不入故。全曰。虜豈能不畏死哉。偵是處有兵。是處有糧。人有圖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于市。全等顧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虜哀求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已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已。機在已。宋人求和于虜。機在虜。故曰講。今虜求貢于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曉曉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九

五十一

者豈爲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虜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旨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投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投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而又投也。三邊苦投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于是俺答進馬謝恩。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穡人成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矣。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資。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于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開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浸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上嘉納之。蓋今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九

五十七

三十餘年而疆圉晏如也。虜既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貪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為貢重費者，卽取諸曩日募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虜得我金錢，非盡揚以歸也。我之羣商又因而為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指而求，屈指而論也。蓋漢人五餌之策，公實用之矣。穆皇久不出，欽天監卜吉且視朝，鐘鼓嚴傳，宣閣下急，公疾趨而至，則穆皇已立于墀矣。執公手，北行至乾清宮，公不敢入。穆皇頗曰：送我公承旨，直至乾清宮。上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旨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公謂張公吾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五十八

先裁出，以便省覽。三謂事必而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常行當止，未有留中之理。得旨報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間，翌日有旨逐公。公自乘驛車去，道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殺公，已差五校往新郊有所逮，會廷鞠之日，白日蒼暝，迺大臣睨目仰而備極拷略，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大臣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矣。公素好讀書，作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遼畧五卷，綸扉外藁四卷，掌鑑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萬曆六年卒于家，祭葬止平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有旨：高某舊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諡文襄，廕一子尚寶司丞。三十年，不自之寃，至今雪矣。公生于正德七年壬申，卒于萬曆六年，凡得年六十七歲。受室中，年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無出嗣子，務觀尚寶司司丞，諸子務本、務滋俱錦衣衛官生，務實武英殿中書務觀六子，杠、楨、楠、樞、榆、樟。

作史以傳  
載

論

讀于頔傳

徐應雷

吾讀新舊兩唐書于頔傳此酷吏之不臣者也。比閱雲溪友議盛稱于襄陽曰：歷觀國相，挺特英雄，未有如襄陽公者也。嘗返崔郊秀才之姑婢，戾使君之歌姬，至于損四十萬錢，帷幌奩匣，繒帛之費，不足道已。鄭太穆刺史致書傲睨無郡吏之禮，索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于公覽書不訝，各依來數與之。半符載山人遺童子齎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此數事本屬賢豪，而本傳謂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九

六十

其暴橫已甚。王彥威論其殺戮不辜，誅求無度，此不足怪也。貪財者亦能散財，好色者亦能割愛，殺人者亦能憐才，此猛忍之豪舉，驚悍之大度也。天下惟庸人必不能為善而能為惡，而非有勢力則亦不能為惡。惟庸人必不能豪舉而能生事，而一旦有事則束手不知所為。故庸人無纖毫之善，而或盜長者之名，庸人飽煖以終身，則亦無兇惡不仁之事。潛夫論有云：竊位之人，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親狗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此庸人也，何足以厚康節先生之指訐邪？于襄陽矯矯非庸人也，則

本傳所載未必非實錄，而雲溪友議未必虛美瑕瑜不相掩可也。然兩唐書具書其惡，而併沒其善，俾襄陽之豪泯泯焉而卒，無以惕庸人甚矣。作史之難也。

文士

夫一世皆意不可一世，吾不知誰可一世者。一世誰可者，哉！蓋意不可一世者，一世皆然。文士為甚。顏介曰：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膈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斯小才而氣浮者也。彼得意則客氣橫溢，不得意則怨天尤人，得意而無厭，則亦怨天尤人，故常意不可一世，其志不在高山流水，本非伯牙也，而謂一世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九

六十一

無子期，其聽不能察，裁裁決決，本非子期也，而謂一世無伯牙才如彌正平，必不待孔非海以顯，彼非彌正平也。而謂一世無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夫世無孔文舉，楊德祖何與吾事也？甚矣文士之急知已也。獨不聞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張仲蔚博物善屬文，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而已。楊子雲草太玄，衆人不好也，獨桓譚以為絕倫，夫以一世之大而并無劉龔，則仲蔚益尊矣，并無桓譚，則子雲益貴矣。彼不求可知而急求人知，惟求知愈急而人愈不知，則意不可一世之無知已，古人抱獨知之辨以俟知已于後世，楊

詩名一時  
况後世乎  
是故雖  
遊世不見  
知有以自  
娛而

子雲之草太玄蓋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也師曠之欲  
調鍾謂後世有知音者也彼急于求知者惡能待後世  
哉且後世無知音者而師曠之聽無窮也後世無復楊  
子雲而子雲之玄不朽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卽時一杯酒林君復詩就濠輒弃之曰吾且不欲以  
詩名一時况後世乎是故雖遊世不見知有以自娛而  
何以後世爲而又何以一世爲哉且卽欲求天下後世  
之名乎陶隱居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顧惜  
光景老而彌篤文士知此何敢意不可一世且卽無一  
書不讀無一事不知乎宗杲曰讀書少無明少讀書多

南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六十二

無明多又曰官小人我小官大人我大則才大者人我  
尤大然則有大才讀書多而意不可一世者其無明多  
而人我大耶鴻烈曰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夫  
未問道而博學者猶小學也安得不大迷不能行而多  
文者猶小慧也安得不大愚然則有博學多文而意不  
可一世者其大迷大愚耶凡意不可一世者固一世之  
所不可也而何以不可一世哉是故吾意滿可一世而  
亦意不可一世之意不可一世者也然則文士有以文  
章蓋一世者則何以視一世曰以文章蓋一世者必不  
以文章爲事不以文章爲事者必不以文章意不可一

下可一世  
自不可  
力不可

世也南華以世外不可世間靈均以獨清不可一世之  
皆濁陶元亮以無慙不可一世之多慙子長太白子瞻  
以超上不可一世之齷齪數君子皆出世者也其意所  
不可以維世曾何文章蓋世之足云

名士

所謂名士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蓋有  
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夫伯夷叔齊之與齊景  
公也一則民至于今稱之一則民無得而稱焉然天下  
萬世亦莫不知有齊景公者豈可謂伯夷叔齊名士而  
齊景公亦名士乎司馬君實之賢也兒童誦君實走卒

南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六十三

知司馬豈非天下之重名哉然同時公卿大臣其勢力  
之盛亦能使兒童走卒皆知其名豈可謂皆天下之重  
名乎博學能文章者或幾與名士齊名而不名名士庸  
惡詩文偶然流傳人間者不可謂不朽之業推此以類  
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而名名士者甚鮮也彼徒以科第  
仕宦爲成名以交游徧海內冠蓋車馬充其門者爲名  
士何也吾獨有感于古之名名士者表待中謂韓康伯  
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表聚每經傳昭尹歎曰經  
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夫名下豈  
有閒人而曰門庭蕭寂曰寂若無聲無乃不知名者也

則古之名名士非若今之名名士邪王孝伯言名士不  
必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夫痛飲酒何關于名而常得無事又無乃不知名者也  
且人知飲酒讀騷之名名士而不知常得無事之名名  
士甚矣其不達于孝伯之旨之輕重也王太尉問眉子  
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夫名下應接勢必終日妄語而何以謂終日妄語非名  
士也王濟輕其癡叔湛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取菜蔬  
對食晚與談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  
濟之罪也夫三十年不能使從子知而何以驟名名士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六十四

也崔瞻在御史臺獨食備盡珍羞有御史姓裴者伺瞻  
食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命七箸明日裴自携七箸就  
食瞻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鶩炙豈謂是耶君定  
名士此何以名名士吾以為客自携七箸就主人食者  
名士而主人不命七箸亦名士也御史自携七箸就御  
史食者名士而痕叔取菜蔬對從子方丈食者亦名士  
也其傲然不屑一也由此觀之所謂名士者必非姓名  
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然則士有五十無聞沒世  
不稱者亦可謂名士乎曰不可吾嘗覽故太史陶氏所  
撰題名記推夫子聞達之旨以論士曰達者為士聞者

非士聞猶非士况泯焉無聞者哉吾嘗太息以為名言  
今不特在家在邦之聞乃至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且  
不名名士而况于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哉且今人謂  
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與草木同腐吾嘗笑之夫草之  
萋萋木之欣欣令人欣賞悅玩無已彼五十無聞者必  
不如草之萋萋也沒世不稱者必不如木之欣欣也此  
草木之不如而謂與草木同腐則不可彼其中豈有名  
士乎然而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或能使人人皆知其  
名未有名士而不名者也故一鄉一國皆知其名不名  
名士而一鄉一國之名士必有一鄉一國之令名天下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六十五

明文奇賞  
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天下之名士必有天下絕盛之  
名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萬世之名士必有萬世  
無窮之名蓋姓名流傳至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者僅知  
其姓名而已初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也惟名  
士必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苟非存令名與絕  
盛之名無窮之名不名名士而所以名名士又非令名  
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之謂也何以故名士之名非名  
譽之名也名即是實不與實對苟有其實斯曰名士猶  
曰名教名理名言云爾炳若日月之謂名教通乎神明  
之謂名理至當不易之謂名言超然不凡之謂名士

鄉原

聖人之視鄉原何卑而後世之視鄉原何尊也聖人惡鄉原之亂德也名其爲賊絕之也然僅一鄉之原人而已乎不已乎乃世之論鄉原者穿鑿支離其視鄉原若鬼神之不可測識也若老氏之猶龍也甚者真以爲仁人長者甚者目之曰神姦曰大惡皆尊鄉原者也非絕鄉原者也是故昔人誤以鄉原爲有德今人又誤以盛德爲鄉原夫盛德之至者天下之望也道大天下莫容而能容天下天下疑勢尊天下蔑以加乃竟蔑所加于天下而天下憚天下疑且憚盛德而徒以鄉原之似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九 六十六

盛德也亦疑且憚鄉原于是以擬議盛德者擬議鄉原以爲仁人長者以爲猶龍以爲鬼神不已尊乎然則鄉原有稱于天下曰盛德者乎盛德負天下萬世之重望者抑亦有一鄉之原人乎噫盛德不若是之賈而鄉原不若是之深也夫所謂一鄉之原人者固錄錄庸人也而孔子以爲德之賊者蓋猶色厲內荏之徒穿窬之盜也未必竊國亂天下之大盜也今論者曰鄉原具聖人之句而似聖人而太過真聖人矜細行鄉原亦矜細行聖人慎其獨鄉原亦慎其獨聖人無間然鄉原更無間然直其心術之微渾是欺世盜名世人莫得而窺焉苟

非聖人之大智無以燭其神奸結其大惡噫此誅心之論精矣然自古及今鄉原有如此者何人也謂鄉原太過真聖人是從古無鄉原也果鄉原廣庭暗室舉動纖悉無非聖人也者而能匿其不良不肖之心沒世而人莫窺焉此天下必無之理何者方寸之地人神之所共瞰也今以鄉原爲神奸大惡亂聖人之貞是猶謂綠林曰新莽室謂黃巾曰魏王操是亦尊之云爾則奈何不置之絕之吾以爲論鄉原者正不必深求之也夫孔子惡莠恐其亂苗也而莠之不能亂苗不待神農后稷而辨已惡鄭聲恐其亂樂也而鄭聲之不能亂雅樂不待師曠而辨已惡紫恐其亂朱也而紫之不能亂朱不待離婁而辨已由是觀之佞之不能亂義利口之不能亂信鄉原之不能亂德亦不待堯舜孔孟而辨已故論鄉原者正不必探其心術也直視其出處進退辭受取與至粗至淺之迹而已何者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誅心之論若蟲神鬼之可以欺人雖巫覡可欺也而況不信鬼神者乎直據其出處進退辭受取與至粗至淺之迹若畫狗馬之不可以欺人雖童子不可欺也而况屠與騶乎故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悉當者聖人大賢也中行也非鄉原也當出而深處當進而勇退當受而固辭

明末奇賞

卷之三十九

六十七

當取而不取非狂即狷也非鄉原也義必不可出而  
必不可進而進必不可受而受必不可取而取此至無  
恥也非鄉原也以不出出以難進進以不受受以不取  
取此大奸慝也非鄉原也孟子曰閹然媚于世者是鄉  
原也鄉原直媚世而已義必不可出必不可進而舉世  
皆出皆進則鄉原有出而無處有進而無退義必不可  
受必不可取而舉世皆受皆取則鄉原有受而不知辭有  
取而不知與若果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悉當則必矯  
世而違衆是犯世人之所甚疾也而何以媚世且果出  
處進退辭受取與之悉當終其身無敗闕焉則固大有  
明奇賞  
卷之三十九  
六十九

于世也苟無所利于世則無以欺世爲也盜名者必有  
所利于名也苟無所利于名則無以盜名爲也苟出處  
進退辭受取與之適當則何所利于欺世何所利于盜  
名而黠者乃沾沾欺世盜名爲哉雖然出處進退辭受  
取與之不當是敗名喪檢也初不似德既不似德亦不  
亂德而又何以曰德之賊也曰惟其衆皆悅之也衆烏  
乎知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當不當也衆烏乎知敗名  
喪檢之似德也悅之則見德憚之則不見德狂者高明  
峻而不可即狷者耿介堅而不可入衆皆憚之狂者峻  
以肆妄人託焉似焉而非也狷者堅而隘腐儒託焉似  
焉而非也中行之士視狂加峻而即之也溫視狷倍堅  
而入之也無苦賢者悅之衆憚之半悅之半其至矣乎  
民鮮久矣于是鄉原託焉似焉而非也鄉原惑于妄人  
黠于腐儒不俟人即之而常即人也不俟人入之而欲  
入人也無論同流合汙滔滔靡靡益有嚴嚴君鄉而非  
標準也有侃侃立朝而非氣節也其大節本無以異于  
庸衆人天下多庸衆人而聖人不世出聖人所非而衆  
莫非之也聖人所刺而衆莫刺之也見以爲不露圭角  
與物無競皆以爲中道皆以爲厚德衆皆悅之衆皆效  
之蓋鄉原之託于中行較妄人之託于狂腐儒之託于



卷之十

稱甚焉豈不至于亂德也哉豈非惡之賊也哉而吾不  
 謂之大盜者何也莠之似苗也始生也不與苗並莠並  
 實紫之亂朱也望之也仰之不孔揚不以爲公子家鄉  
 原之亂德一時之眩惑也其是非眞實不久自定將欺  
 世乎世必不可欺將盜名乎名必不可盜吾謂大盜可  
 以竊國亂天下而鄉原終不能亂德鄉原可以爲竊國  
 亂天下之大盜而必不能爲亂德之大盜豈惟鄉原哉  
 世有神姦世有大惡吾直視其出處進退辭受取與至  
 粗至淺之迹而已彼惡能自匿然則天下無亂德之大  
 盜也吾故曰論鄉原者正不必深求之也于是聞之者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七十  
 或曰徐子之寬也淺之乎其論鄉原也鄉原得以滅等  
 或曰徐子之嚴也惟淺之乎其論鄉原也鄉原于何遁  
 情哉

明文奇賞卷四十目次

袁宗道

許

春秋大夫評

陶望齡

策

詩騷

記

新建金州海防廳公署記

歌巷記

明文奇賞 卷四目次

遊洞庭山記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序

徐文長三集

陽辛會稿序

戴太圓制義序

季生弟制義序

壽王翁序

重刻會稽三賦序

題跋

題金孟章制義

湯君制義引

箴

明文奇賞 卷四 木

效唐尚寶山房箴 三首有序

其二

其三

辯

放生辯惑

黃輝

序

賀郭青螺平播序

遠東奏議序

詞

大司馬崑田邢公帳詞

題

題旌義李長者冊

銘

阜潤堰銘

袁宏道

序

曾太史集序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 代

許解

明文奇賞 卷四 木

論

羽翼已成論

書

上龍江沈相公書

陳敷

論

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論

雜著

讀徐渭集

驅瘧鬼文

王衡

記

東門觀桃花記

吳孝子祠堂記

明文奇賞

卷四

四

明文奇賞卷之四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評選

評

春秋大夫評

宋宗道

春秋大夫  
其有過失  
亦不其見  
亦不其見  
亦不其見  
亦不其見

夫論人於三代以降也則難哉自壁經所紀外載在國  
乘其人豈無彪炳來茲而芬潤齒頰者然而盈尺之瑛  
方寸之瑕則全材難初駕如組再試多蹶則末路難長  
於室穴短於衡城則大用難鳳翼其外螻蟻其中則純  
白難夫置雌黃於三代以降也則難哉吾無服更僕論  
論較者若若管氏之九合一匡晏子之順命衛命趙衰

明文奇賞

卷之四十

狐偃從公子而伯西晉先軫之克敵城濮孟明之取勝  
焚舟士燮之憂先內寧趙武之不顧兵甲絳也和戎向  
也憂國救也謀楚奚也顯秦夫國家重善謀之臣則安  
舍此數大夫也季友助勳于魯僖公武數宰于衛成華  
元折衝於宋祖夫國家重戡亂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  
也蹇叔止襲鄭之旅子韋陳所招之詩史魚尸諫以悟  
主益皆有古獨遺風焉鮑叔舉仲子皮舉僑公叔舉僑  
益皆有古推賢風焉若乃目夷以宋讓子臧以曹讓季  
札以吳讓佗所謂輕國如履者邪蓋康靜士也已孔父  
以宋督死仇牧以南宮死苟息以里克死倘所謂甘饒

如館者邪。蓋使節士也已。若乃下恩之治亂，並進伯玉之卷舒。緣時士會無隱情于中國，又非世所稱貞良士者哉。是數大夫者，固皆推揀朝家，照映丹青，而深詰其生平多瑜焉，而不掩其瑕也。如駿馬而不勝其馭也，才焉或室于大用也，駁焉或戾於純白也。故置雖黃于三代以降，難也。然予竊謂較用於國家者，先功勳，定品於人者，先操行。夫論功而有維于尊天王，擯戎裔不軟而前來，論德於掌服上者，乎論心而有純于不虛汗君。不答道侯，公勿奪其介者，手是以論功，則宜首管氏而孤趙為次，數百里奚輩又次之。論心則宜首展禽而

明末行實

卷之四十一

二

僑理札次之上。曾士燮等又次之。蓋魏列國大夫，則予所揚花者優，而就予所揚花諸人，則管氏展禽尤優，而器小賤識不恭，與請則其它又可知矣。故求不窮於才，無定於心，表裏兼醇，華實總粹，是在三代盛際也。難論于春秋矣。予曰：置雖黃于三代以降，則難也。

策

詩驗 癸卯第五問

陶望齡

執事策士至終篇慨然詢騷雅之同異，羣怨之可否，若求士於詩賦家之流，此非士所習也。雖然，愚有以知執事之不出於此也。亡亦懷之以忠勸之以義教之為子，臣朋友者乎。則愚固有概而願亟談之矣。絃之促者無，懦音歌之勞者無，緩調言激切之說於處豐鳴豫之日，愚又恐言之憚於時而重獲罪也。雖然，嘗問諸易矣，易之陽長而極於盛陰消而幾至隕滅者，莫如火當其時，五陽協力以決垂亡未退之一陰，諸君子者宜可談笑而圖之矣。今觀其象爻之詞，一曰乎號，再曰惕號，其羣之未合而呬呬以求之也。若戎至而不可以夕也，及其羣合其交乎，則又曰不利，即戎益天下有難猝犯之虞，而無不可靜圖之事。惟厚集其交而後得以徐乘其便，故易於君子之令，每致意焉。復言朋泰言彙至壯則憂之矣，而深危之矣。人情於始交未有不固者也，逮積安成疎耦俱生，軌甘陵蜀洛之舉，每動於羣賢極盛之時，不知君子之有彙也，猶小人之有隣也。連茹之勢，不在我則彼鄰者，翩翩然來矣。易戒軌也，故曰乎戒疎也。故曰惕而總之曰號，易所謂號殆詩所謂怨呬呬而懼加

明末行實

卷之四十一

三

應也。故用號疾呼而猶患弗聞也。故類怨者慕君愛國忠誠懇怛之極思而號者意召聲求同寅協恭之要術。匪號無以明怨。匪怨無以致號。由此言之。固非盛時之所宜諱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使怨而非所以事君。事父則孔子固宜三言止矣。人固疑小弁之爲小人也。而併疑其天父母之號之不宜出於聖人也。故孟子解之曰。舜之怨也是慕也。所謂孝也。令小弁而不怨則疏也。所謂不孝也。人有身則有父母。食土之毛則有君。誰非父母之子。君之臣與而忍居其疏哉。疏之而不可也。則慕慕之而不能置也。則必不幸而似於怨。由此言之。又非臣子所宜諱也。明矣。顧獨有不可不之辨耳。愚始因嘗讀詩而疑焉。於風曰。斯仁人長者之意乎。於雅頌曰。斯盛世之聲乎。及南山以降而莫爲之解也。問世而地蟬也。絕交而鬼蜮也。惡讒而投豺虎也。不已甚邪。斯固夫子所謂可以怨而淮南所云怨誹不亂者也。茲言也。幾於亂矣。而可怨者果何在。乎及反覆其篇章。細繹其指趣。而恍然歎曰。詩人之用心。至是哉。人之言固有感。色疾詞而意終長厚者。有嚼嚙於唇吻而輕薄猥險之態已畢具者。稱詩以溫厚和平稱其意耳。而詎直文詞之間乎。君

之於我天也。其謹我也敬共以受之而已。誠信以奉之而已。不幸而有旱乾薄蝕之變。有翦爪藉茅。惡拜馳走以請命而已。可若何邪。獨計桔槔之勤膏火之擢人力。固有所施而吾之職亦豈易盡哉。苟家併力而人效能則一燈一溉之微益猶足以達年而待旦也。吾觀詩人之情其求諸上者甚宛而求諸已者甚棘。倦焉不能得之於君而庶幾得之於朋友。故人美而我獨瘁人驕而我獨勞。曰我雖不敢傲我友自逸耳。其志苦矣。而又呼其友而過告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乎。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乎。蓋懼之以天遼之以神而維恐其不見聽焉。於戲。何其溫厚之至。與天下同室也。君臣僚友之屬同舟也。托君親焉於撓棟之下。漏舟之上。漂搖之以風雨。掀簸之以波濤。而爲臣子者靡動於慮而恒於色也。則必攘臂被髮奔走而拯之。而又必徧號其同舟同室之人焉。誠以壓溺之禍非一手足所能爲而衆亦均有責耳。夫人罔亦有謂我何求者矣。而我能中已哉。進不獲於君而不敗。退不獲於朋友而不能中已。於戲又何其和平之至。與繼雅而作者莫善於離騷。屈子者則誠忠矣。吾獨怪其誠於事君而不善於處友。故可與語怨而未可與語羣。彼其自命以申椒而糞壤乎。斯世

舉通國之人無足與謀有從彭咸以居而已夫既不善於羣而又烏在其能怨哉然則淮南之以騷並雅也所謂似之而非者也雖然屈子者則誠忠矣忠愛忠也忠情亦忠也屈子者知愛其君而猶出之以憤憤焉夫君可憤耶藉曰吾以憤世夫世之人所與共事吾君者也舍斯人誰與偕而又可憤乎古人之於其僚友亦既郊矣猶冀其還而過我也既聽之謠賢矣猶願其弗以爲笑也自處於芻蕘之賤而望人以篋璫之和委蛇繾綣以縫合而匡持之凡以圖濟國事而忘於君上耳屈子顧不勝其謠諑之憾侘傺之悲必絕類離羣而後快乎

明文奇賞

卷之四十

六

夫亦所以慕其君者猶未至而謀其宗國者猶未周耶吾故曰屈子之不善爲羣乃其不善爲怨也雖然亦異乎爲臣子而疏其君父者矣王政之衰也俗流失而人心媮其智者固已歎壯瞻烏若鵲至之不旋踵而其爲士君子者方洽比於姻鄰栖遲息偃於其居室娛嬉屑超幾旦夕之無事視其君汎然若浮梗而惟其所屈玩其國事若異域之豐歉鄰家之肥瘠而無相戚恤此無他疏之也夫爲人臣而疏其君獨何心哉澤之潤也農夫憂其秋穫而鵜胡以爲利也玄陰嚮晦貧女憂其夜績而蠶蚨以爲時也士君子之相恬相狃于一朝也若

以爲飲食燕處之故無甚妨于公家而不知玩久不振渙久不屬必有乘其時利起而紛之者其甚也將同室之聞交關於敗榱桷棟之時而同舟之敵猝起於奔浪衝颶之會爭之以爲私怨裂之以爲小羣而天下事遂以速壞故詩人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又曰仇雠彼有屋敷蔽方有穀蓋傷之也夫酒殺偃息向謂日用細娛者而安知釀天下之大亂至是哉故人臣而願忠於君則必效之以事樂盡其職則必求助於僚友不敬事而云廟上非也不信於朋友而示獲上尤非也人情之樂於媮而安於惰也久矣當其世宜有賢者鼓動之以神而率作之以氣若建鼓之破寐而疾雷之震噴然故其法用號此易所以決去小人而持盈保泰之要道也然非其忠誠懇悃憂國奉公之至者不足以語於此蓋有真慕而後有似怨有似怨而後有乎號有乎號則天下之大羣合而國事濟矣若不敢於怨而忍於疏此易所謂裕蠱者也愚竊爲當世憂之也

明文奇賞

卷之四十

七

陶望齡

國家緣漸列屯戍以制夷寇軍府甚設其要郡率皆以文入特峻其職故二千石以下莫貴於丞而往往司海防其權得以臧否將校歛張戎機議奸調食兀然若監司然遼左亦海國也而東引檣柁爲扞蔽故倭備稍緩當永樂時倭掠望海場都督江某禦之殲焉相戒不復犯遼而遼故亟虜益緩倭萬厓間倭入朝鮮使來告急於是王師出援再渡鴨綠江盡敵而還所以鋤逆獎順興滅存亡威德甚盛而士馬物力憊焉遼始患倭矣

倭既焚巢遠遁天威震疊象息不暇朝鮮人林餘孽數數來言賊狀當事者慮賊狙殺其來去爲飄風未可弛備且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爲裔夷戍也遠戍非計玩之則啟寇召殃此在邊吏謹守境據要害而已賊舟入朝鮮浮江揚颿而出我四鎮靡不兵者譬毒入口則潰腸螻螫手足則攻心故治整者急繫其肢而禦毒者先防於口登萊金復之峙於海若閩者舒兩臂以扞身也烏嶼絡繹若陳臬以限出入也合勢比力交鉞夾戰而承之賊卽至宜不能入歲丁酉以大吏議設海擊將軍將千五百人屯旅順口癸卯鎮臣復言諸並

明女奇賞

卷之四

A

用不可賞

卷之四

九

海郡皆有海防文吏用以廉察奸慝制馭武悍今旅順  
口置戍將無海防官無以肅軍伍左籌卒宜如它郡例  
建設同知一員治金州係衝街濟南詔可於是西臬王  
公以村望受命以來創樹伊始厠宇未備爰出公帑  
銀四百兩市民宅據衝道之會因故飭新廳事門廡職  
房賓館聚庖之屬楹六十有奇旬月告竣王公以使來  
蒞紀其事今惟遼於京師肩輿也遼強則靜厚自山海  
而外屬諸廣寧驛道僅縷綫崩出沒抄掠烽燧時舉有  
饋餼負旅之虞而遘卒亡人不能効關者輒由海道跳  
之青齊夜發晝至是遼無負海之利而有其害也國  
用未可寶

卷之十

九

初時轉粟汎海歲七十萬石由登萊以達於遼上飽馬  
騰事逸而利倍巨鹽沙門半洋諸山浮溟渤而渡以接  
旅順舟行其間若飭涯岸益遠疎於燕而眺邇齊遼之  
不能遠齊爲強此必然之勢也遼齊爲輔車飭屯戍治  
餘糧合綜會哨聲生勢長徵察精嚴奸人裹足資糧流  
灌密若內地收海之利而去其害於平時猶賴之况震  
降之日云乎哉予又聞遼地凋耗單貧甚矣金復差遠  
虜土沃人饒不幸遐僻無孔邇之估民望守令如屏子  
之於慈親朝廷將俾公振卹而生全之爲斯民保障  
也武於政不式於武張弛緩急之道登堂而致行之退

食而精思之固困於無形銷難於未兆吾竊於居焉區區島寇疥癬也厚植其本而圖之可也

歌菴記

酣中閑之前隙地從丈許綠垣爲門庭之東西各覆土壇焉謀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列植之溉之暇退輒憇息故稱菴曰歇也噫嘻士君子所營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余之羸憊迂愚卽有志其強而才與力交繫之於自惟不足於物無益世用以爲嗟悼然蹇蹇願息弱輪念枵腹息之後仰視駿馳

明支青賞

卷之四十

十

鵬徒覆以爲勞矣蓋人情窮則反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聲言之苦無饑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過焉而管管不止非惑也與庵中二榻一几蕉團一僊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視其勤懶寢處于于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不幸力豐而氣盛材驕而志長亦且追逐其嗜好竭屢奔奏於物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淡之道哉雖然有管一也安知余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去彼之管管以適此之管管然且以爲有是非焉得失焉惑不滋厚也與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勤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真所

謂情者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然也而止息者矣各菴所以志也

遊洞庭山記

歲乙未予再以告歸道金閭友人袁中郎爲吳令飲中語及後會時方食橘曰予埃此熟當來遊洞庭明年秋中郎書再至中前約而小園中橙橘亦漸黃綠矣遂以九月之望發山陰弟君夷任爾質曹生伯通武林僧真鑑皆從丁巳抵蘇止開元寺中郎方臥疾新愈談於榻之右者三日壬戌始渡胥口絕湖八十里登西山宿包山寺癸亥步遊毛公壇林屋山昇至天王寺宿甲

明支青賞

卷之四十一

十一

予取徑西小湖登縹緲峰下宿上真宮乙丑遊大小龍山以小舟橫兩灣而渡遂躋石公回宿包山謀以次日往遊東山以歸兩賓東北風大作明日雨又明日大霧欲去不可霧稍霽輿而行湖濱去湖咫尺不能辨湖水循大明灣始見日遂至消夏時忻州守蔡公使人酌之包山餉者道遇遂入謁飲馬宿其弟上舍齋中明日登飛仙池舟憩衆安洲上相與至寺携具酌之詰旦始涉湖而返距其往七日矣而竟不及東方雨霧時端居無雜書所見聞凡七則至開元復續其一夫一山之景且有異觀一日之觀人有異趣當獨趣所會雖所偕遊不



可告語況後先於茲者哉而又何足以宣之聊志歲月  
爾萬曆丙申孟冬一日記

其一

林屋洞有三門曰雨洞丙洞陽谷洞丙洞甚庫其深不  
能隱凡徒名耳陽谷可數十步輒塞惟雨洞爲大當洞  
口有如夏屋者潦水據焉刺頭望之陰晦莫可測湖中  
東西山皆名洞庭未知更有洞山庭山也其名蓋以兩  
山宜最尊大而反若培塿焉從山腹直過不逮半矢入  
是洞凌若猶數里乃出真行湖底矣山上怪石錯峙不  
可名狀大抵類虎林飛來山夫昔所爲羅封魏畏萬斛  
明文奇賞 卷之四十一 十二

其二

洞庭山之觀春梅花仲春黎花夏櫻桃楊梅秋橘橙其  
之所聚連林廣闊望無極而各以地盛游梅於湖  
櫻桃於後堡梨花角菴橘橙東村天王寺天王僧守  
菴者善藝植其所種稠直蔚茂踰於東村人東村人師

予始自後堡登岸步躋包山明日宿天王寺寺如左  
松園中也數百晦開殆無雜樹今歲特穠初熟而未  
其觀蓋可知若夷曰人之咏是皆金子大珠丹房翠苞  
若是皆流之耳宜更求雅稱者而竟亦不能得然世惟  
非人不識怪橘荷識者而讀吾記其富麗見耀之狀寧  
須一語亦誰敢下一語邪寺後卽桃花塢而絕不見桃  
僧云舊常有十萬樹守菴爲雜僧時寺賣其實尚七八  
千餘劬然挑易蛭不能老壽代而薪焉今燈所處其地  
也守菴年七十餘折一足兩木扶之行貌甚古直談種  
樹甚詳爾質遂受其術而書之

明文奇賞

卷之四十一

十三

其三

山水以相遇而勝相敵而奇長瀑大溪介於既闕之山  
細若紳帶矣江湖大壑中雖有孤嶼絕島汎焉若漚此  
有以相遇而未有以相敵善乎蔡昇氏之言是山也以  
七十二峯之蒼翠矗立於三萬六千頃之波濤徧行天  
下惟是有之信哉遇矣敵矣雖然猶未也下兩日行山  
間所適各一二十餘里皆平行空曠帶以叢薄林幽果  
香石細泉響徑路縈繞最策急進條然放目乃覺在巨  
浸中入境四絕始爲之心悸益已忘其爲湖也及至消  
夏灣高閣相比家有程卓之貴廳市之開盛若通邑併

忘其山斯又域內希絕之事矣

其四

自晉口望太湖頗憚其廣揚驅行少頃抵中流而諸山四環之似入破壘中也目得憑快意更安穩顚反詰之曰此標而耳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豈欺予哉登縹緲峰之日日色甚薄煙靄罩空峰首既高絕諸山伏匿其下風花雲葉復獲護之於是四望迷謬三州遁藏浩瀾之勢得所附益渺然彷彿莫知天地之在湖海湖海之在天地予於是歎曰夫造化者將以是未足以雄予之觀而為此耶仰而視白雲如水裂日光從罅處下漏

明文奇賞

卷之四

十四

湖水映之影若數吻大圓鏡百十基留水而僧澄源曰登山之徑不一從西小湖寺上者夷故是日炊於寺而

登置風橫翠人每置足自圓乃敢移武攀石據地僅而得留至頂踣嶮間引腹竊望便縮避以其遊之艱不可輒去也更相勉少住然以不可竟相引而下

其五

瞰湖而山宜以觀之親疎寬隘為勝劣也縹緲峰於諸山最尊受五湖三州之全觀宜最勝然其居夏絕風氣所旁礪遊者不可久輒披猖去其為樂常不償其勞吾木有樂焉瀕湖之山惟大小龍山石公最親以其接骨

瀟湘又類而柔之幽宮水府百怪潛穴而遊者得娛

御嬉戲暢適其上故足樂也孟冬之朔自縹緲峰下宿真宮辰起行二里為大小龍山兩龍之石如林尾而下窮於湖水蓄其膝穿石之反在石下石踞之若浮焉伏而聽之匿匣鏗答如縣作於窟室之底其石所處或數丈或漏如鼠穴水流其下皆可俯而闚也而大龍之石更奇其橫出雄峙桀驁於水涯者予必為之跨其脊躡其頂羣而伏者必穴其句而入焉每有獲輒盛誇譽題為第一及至更一處復謂勝之輒更其題所謂如積薪後者在上方

明文奇賞

卷之四

十五

其六

遊大小龍山之日渡清夏孤明月灣焙餅小庵中食之相與言曰今日之遊樂矣雖然茲湖之雄而未有層閣傑觀如晴川黃鶴者數成之丘山石瑣碎無以稱焉予所憾也蓋庵中所望者石公之陰而以爲止是耳少焉循山而東山石皆屏立高下絡繹援地各數十百丈偉特嚴麗瞻視驚聳長天遠波浩焉而來兀焉而應飛舞澎湃有所彈壓氣沮意帖不敢前進於是湖山之偉始合如客得王如百萬甲騎得將帥予遂再拜飲服意前

不啻不  
公  
不  
公  
不  
公

之失詞壁猶上有厓巖然少空其中嚴舍人微為疏土而榜之曰歸雲洞折而北有如拾級者曰雲梯其下石捷數十趾坐可千人曰千人磯巨石立波中類人者兩曰石公石燒千人磯平亘水渚半入水遠望白頭浪如連山久之始拍岸為石扼或不得上一二動者起而升徑而撲人予輩皆大呼共昇巨石掩之與為最蓋湖之觀於斯極矣石公大小龍遇水落時小舟終用行其山足空洞處皆可坐大者可布數席羣飲其下今以湖漲故不可入

其七

明文奇賞 卷之四十

十六

諸山勢皆涉而登惟石公校龍頭三山十出於水復似欲涉者而石公山稍近後龍頭從高處望如蝦鬚也就而視之又如人歛手將揖木合處有圓州浮其中曰泉安有山平若几障其外者曰藏藏所不逮有引右股藏之者曰驛此消夏灣也若是灣者類絲垣設屏而重開之即如形家言世鮮有比灣南非左右各九里其後正直縹緲峰前若白為小湖不與大湖相通關登蔡氏會心樓眺之水之觀盡矣渡眾安洲回曠居者粉垣鬆扉櫛比於煙翠而岸之觀備兩傍山麓禪樹翳然霜後鴨脚楓柏爛焉作花青松翠橋參差繡繡小舟黃綠葦間

不  
公  
不  
公

不  
公  
不  
公

不  
公  
不  
公

左右應之不知頸之既痛也始予從龍頭徑渡望知其美而亟於歸故未及遊然意結如痼其後三日復飲於蔡析州氏登其樓明中汜舟灣中而疲遂釋矣

其八

明文奇賞 卷之四十

十七

兩旁室朝課易夕課四書自為解而宜傳註凡旁每開拳便大詬曰某甲謬甚叱童子牽以來聽而杖之而寘大鏡南而遇其著書得意輒正衣冠非面鏡拜與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羽尤以善易自負故稱易洞也羽本號林屋年少未知書日與羣兒走山巔放紙鸞為戲其母數戒之必泣下遂折節誦讀以詩名文後貢為翰林孔目祖昇亦有文名印撰震澤編者也

序

徐文長三集

陶望齡

徐文長三集  
不切在徐  
大則不切  
徐文長三集  
大則不切  
徐文長三集  
大則不切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等而渭沒後藏者又廢亡軼于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為彙刻之及是歎曰吾彙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堂齡詮次投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之學寢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晚醞薄或不暇究於精微其親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略取形似倣然謂能而羣目淺短眩所希見者高相唱引遂以為凌鍾野

明末前賞

卷之四十八

十八

王罷斥虞柳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為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其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寔隆可手模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弊然微跡其緒系又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誤於書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悅貌謂見事我已乘以苟附古辭夫道而吐者不擇言觸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雖然若象人之無情而上鼓之不韻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

蠅馬修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

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弊之術接而不勝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陸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抒至遷紀至易故一日之間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左國而詩有初唐者矣已則人厭之而思去之方其自喜為新奇之時而識者已笑其陋此必弊之術必文長老於庠阮於獄一著名於幕府其為詩若文往往漢於法而略於貌文類宋唐詩雜入於唐中晚自負甚高於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間而時方高談秦

明末前賞

卷之四十八

十九

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矱詩尤漢與古之窮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為或未能遠過也其書既後刻者文取五詩取入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之文長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陽辛會稿序

陶氏自勝國季家會稽鑑湖中其人率柔脆愚朴無工巧伎能之習為農則寡獲賈輒折貲寄途而干祿者多困踰少就故其人皆生而事鉛槧白首無從業豈古之所謂士鄉士之子常為士者耶業專習久於技固宜愈

害而課效茲日乃有孫於前者屢不服先時工失高  
規矩斯足耻矣田疇多暇聞與宗人善文者講業社中  
未久會子有大故罷去故其文鮮少而一二姻友偶與  
茲會者輒就所見錄之然其獲益希矣得百餘義付諸  
坊賈序曰文如畫然非得其神理弗善也然能者猶可  
匠心率意而為達心滿意極而至矣惟畫而貌人文而  
經義則心意皆不得自用而受成於人之面與書之題  
不滿不極則弗能善滿矣極矣而易溢易溢也則可以  
得我不可以得彼損者誠都貌誠麗令所貌者見而譽  
曰是何美丈夫也則都與麗者適以成工之拙而見嗤

明史奇賞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耳今之為經義者有三病有善繪眉目口鼻而不知位  
置者加目於眉進口於鼻故雖善而不似人有善繪知  
位置而未肖者似人矣而非所貌又有繪眉口鼻修短  
美惡一如所貌而形合神離色符意稿者此三者皆工  
文者之通患也求之於今眉與目爭片口與鼻競長者  
多况其他乎如茲錄者非敢謂善也而所謂素位置弗  
肖人者庶幾免乎

戴太圓制義序

秋水時至泊土石漂槎梗奔激頤洞潢潦被野富斯時  
每思得澄潭靜渚臨汎盥濯容與於其上及夫宿潦既

遷霜清石白淪漪映空寒泉似眼心足其趣而又止  
消縮膜潤之憂予自通籍來經生制舉之文略已再變  
壬辰戊戌間文士務極才力旁振廣薦庶幾乎浩茫無  
涯溪之觀而俯法毀方浮濁不泚往往有之至辛丑後  
其能者率刊華吐腴相高以理相矜以態其流又纖儉  
寒弱不復振聳人第見夫潦收水清為可愛觀不知繼  
以消縮且趣於竭也今之經義猶古之詩歌也其盛衰  
皆足以觀世季札聞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將不堪聞歌  
秦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夫聲大兆王細微替由此  
言之纖儉寒弱者細之類大之反也是故言文體今日

明史奇賞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宜振其弱態以強其神幹有是人焉世運將賴之比君  
獲卒業於邑父母玄訓報公之文而劃然心開如登朝  
堂聽鐘鼓入武庫觀戈鉞矛戟之富其才靡所不赴氣  
靡所不達而皆極於理依於法程源泉涌發沛乎東之  
而不失其澄渟鑒微之妙殆所謂廣不宣施不費節有  
度守有序者吾邑士誦法於斯文雖瞠若乎後猶有夏  
聲起頽靡還壯觀越其有與乎予樂諸弟子之得師也  
序而傳之

季生弟制義序

予嘗為諸弟侄論行文正如人想事耳敏口者能言其

且敏者能省言而無費文至於無詞費而工巧裁製之妙靡不備矣孔子稱辭達左氏乃云文以足言足言之文非至文也意聲辭止而待於足言乎哉百人言一事而或一人悉之百言悉一事而或數言舉之其工拙豈黎度而後見耶予族人守是說以爲文皆務晰理簡詞無當今繁富華擢之態而季生弟尤甚予自官秩歸見所構義泊然其旨闇然其不耀予曰子之文信善矣然世方持鵷鷺絃煩調促節靡靡相悅而子挾有虞氏古琴欲一倡三歎以勝之乎及試則稍就濃瞻竟中發矣然意不以爲善而珍其舊義藏篋中甚秘人亦爭傳

明末奇賞

卷之四十

二十一

之其雅尚篤至確乎堅而不渝吾知季生能以其行文者適於世也爲書數言以券之

書王翁序

生而居越長於峭嶺淪淪之間如魚處濕蜂蟻其日與狎習而忘其大美及驅馳四方原隰風壤之觀既備然後知山川都會未有相耦相得夷易幽遠如吾越者蓋非老於游不足與語予三仕三免歸歸而類仰高深趣新景闢輒改其舊於是歎曰善乎子猷氏之言予非困窮而後返烏能知吾土之洵美與斯人之善狀哉惟子於交道也亦然少年意銳思盡友一世賢者相與剗切

游京師而鈍昏寡與其淵饒敏捷之士掉臂而不相顧退而瞻思鄉國長者寬中理外魚雅雅相宜以相教以言俗之近厚而無峴岨排擊之態亦未有如越之君子也予既年長游倦適始能深樂其山川而安事其父老以爲幸甚而悔其知之晚顧復自惟仲尼大聖也穀靡踵數以求友天下而不可得乃致懷於吾黨其稱密子賤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然則魯之多賢聖人亦久而後信也況其汶汶者哉會稽著姓裁六七惟江之族方大興歲丁酉鄉進士君舉而後其季某復用材薦名於成均二君皆交予因有以知其太公等鄉

明末奇賞

卷之四十

二十三

君之賢等郡君少孤奉其母以節孝聞其仕也有仁政居有義稱鄉人交賢之以告其郡大夫大夫賓而禮之於僕介君油然而不屑也其生平自置與所以教家大指率應舉退讓言動淳雅望之有敬憚之色予不佞引而歸休幸其族之近古而思事其長老以趨慕宜莫先於寄都君等郡君以茲歲冬孟廿五日爲七棄壽辰先是其二子皆試郡下過予僑舍以文請會予得告歸東薇風諾予謝曰有之且等郡君又予趨慕之尤者也其叔敢辭夫文士之持論遠取而近遺者多矣胥庭之世與夫壺嶠之山求之於數千歲之前與幾萬里之外而必

不可得予與君偕生于此泛濤連而北巖越豈復知有所謂方壺圓嶠者哉君之父子斷雕釋械忠敬而離和斯亦家之胥庭也海上多神仙遠古之人多壽考君方日游壺嶠而居胥庭其為壽不亦侈哉予既閒退從君游之日方永願君無少而舍我詔以無伐生之道予將以敦史請焉

重刻會稽三賦序

會稽山水清淑君子之仕于斯其登高而賦多矣其傳者江左以來于唐為微之蘭亭絕唱宋龜齡三賦而已微之自言嘗行平水市中聞村校諸童所習詩皆樂天

明末奇賞

卷之四

三

與已篇什當時所稱元和體者也蓋至於禁省觀寺郵候牆壁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無不道其一時流傳之廣自有篇章以來未有及之者然至于今而夜間其遺昨其能識蘭亭絕唱之名者有之而亦寡矣而龜齡風俗等賦乃更流傳髮秀之童無不上口其家傳戶習殆似元和之誦微之也夫微之見賞於當代龜齡不替於後來非敢謂文字之優劣意其人功德於越有醲薄與然故樂天所為狀稱微之觀察浙東下市即去罷淡州之貢課人築陂塘貯水以溉苗為越永利八年而後去其功德在民不少矣龜齡擢第試只一陪幕辦俄

麗

有祕書之召未嘗三年淹也即其以天語名堂民事作賦不過曰吾以其餓踣流亡之狀告諸使君焉而已不然則悲鑑湖之侵削傷和買之莫償嘆酷權之拿于有力焉而已非有馬侯堰水之功任延張霸尚賢之化也奚以使斯民久而思誦其遺文贈矣而不忍釋也蓋龜齡履繩踐準伉直自致其出處本末絕無瑕疵微之峭直致稱中見廢斥乃援左貂以升驟至爰立故儒衡托諷于揮蠅裴令激言于平賊當時人情亦畧可見况乎百世以後而責遺民以謳吟思慕尚可冀乎宜乎元和才子之名為龜齡所聲慕而竟至于不忍言也嗚呼孰謂文章與人不相倚為重相乘為久近邪然則龜齡三賦殆將與會稽山水共此天壤吾又安知其所窮若夫南公解故于渭南胡君校舊于茗嘗則又會稽之盛事龜齡之功臣亦將與是三賦俱稱不朽于天壤者也

明末奇賞

卷之四

三

題跋

題金孟章制義

陶望齡

先志對言  
金君文序  
水盛則物  
之巨細算  
浮陷子之  
以有能辨  
也猶子亦  
文第一法  
門

孝烏金君孟章以萬曆辛丑走會稽贅文於予其文汎  
澤去華務出簡淡意津津自喜予謂之曰有情事於此  
一人願若溜舌若電縱橫押闕吐詞千百而其事白其  
情輝一人寒舌樹頰片言居要而其事亦白情亦輝二  
人者孰辨孟章曰莫辨於簡言者予曰爲文猶是矣辨  
甚則簡吾子姑患弗辨勿遽爲簡也簡而弗辨片言幾  
何是時孟章之技骨不腴神不揚故予破之云然甲辰  
復見其文於都下其骨愈立然腴矣其神愈開然揚矣

明末書畫

卷之四十一

二十六

予謂曰是役也子戰必勝既而罷還來辭予曰子技自  
工不勝者命也丁未舉於南宮以書及所哀義來山中  
若謂予言有少助予笑曰子不問張長史之草聖於爭  
劍舞乎備夫之闕役兒之弄何與於毫素然而物有  
相觸者志專而功苦也昔者子之問業於予也心靜一  
而無他色伊鬱而如不能自解此專苦之至也予言關  
夫舞伎而已何功之有子以是物爲政治必辨以是物  
求道德業必精神將告子直舉子業已耶丁未嘉平月  
廿日石簣山樵陶望齡書

湯君制義引

夫瞭然於心胸之間而詞不能宣故繁而不約偏而不  
圓繁似博偏似奇凡博與奇者亦古人之病也而其善  
不在焉今之效爲古詞者烏能詞哉詞者意之極而淡  
者詞之極也其入深者其出必淡其造端也甚難其成  
章也似易不知者率然而讀之未能知其工也蘇子瞻  
云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淡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  
人知之矣夫文固有似艱深而真淺易者楊子雲是也  
則豈無似淺易而真艱深者乎蘇子瞻是也今之爲古  
詞者已未能病而易古人病病焉轉相易以爲舉業而

明末書畫

卷之四十一

二十六

陋益甚累之連贖而已未嘗真一語焉吾何由而窺其  
意哉而又以爲奇博爲艱深噫其亦過矣宛陵湯君之  
於舉業其致微其入苦洗濯剝磨無粉澤脂膏之態而  
而能圓其意與語可謂近之矣觀者將以爲淺易與以  
爲艱深與世有蘇子當自能辨



以文章大  
其心其如  
通其心

結

效唐尚寶山房箴

陶望齡

唐尚寶山房五戒余每揭坐隅以自鍼砭暇輒效作  
三章益余寡交簡出其二累較少故不復贊云

以人求我拒之心熱以我求人從之而熱維情之熱理  
浼斯凉媿發於顏如醒斯狂求我者戚我求實疎疎猶  
能宵疎豈諒予大賢所譏比於寒蟬我之不賢姑以自  
全

其二

使爾知道可說則非爾不知道說之奚為如貧數金而

明末奇賞

卷之四十一

無一錢如盲導人不扶而顛盲須自醫貧須自飽欺已  
猶可莫設他好如冬月雷蟄伏無聲既其解矣雨施雲  
行

其三

彼求爾者豈謂爾能紙尾數行以官以名爾之譽之豈  
謂彼賢達道之稱違心之言乞墮得飽祇痔得車以文  
使人其耻莫如杜門袖手焚研瘞筆慎爾之惡以愈爾  
疾

芝亭張子雲來王子與諸善友以萬曆辛丑仲夏朔  
創放生會於城南因書

辨

放生辨惑

陶望齡

芝亭張子雲來王子與諸善友以萬曆辛丑仲夏朔  
創放生會於城南因書

雲棲大師放生文會稽之首復命鄙言贅於末簡予  
惟慈心功德昔賢已詳無俟復論第取疊俗所排堅  
難猝破者畧為答語數條以解羣惑嗟乎蚊蚋生人  
虎狼生肉自古已有斯語矣而白首之士猶迷而不  
解是為鮑氏弱子笑也

問仁者當宏濟蒼生拯扶赤縣何必留情微物效彼

明末奇賞

卷之四十一

小慈終同兒女之嫌豈有丈夫之舉

答事有弘微心無巨細捉象捨兔獅子之全力具存纖  
草喬林一雨之普沾靡異然則心非大也豈嫌善小而  
不為心非小也安見小事之非大必如子言則膏池無  
相鄭之功而視網登王殷之畧哉不知天心等愛道眼  
普觀舉斯心既無廣隘之殊論物命亦何貴賤之殊  
寒生頓貴肖翹等活萬人世王國王設蘇優於天下寧  
當暴珍但貴擴充

問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序分先後施有重輕當罔厭  
重先置茲輕後

答以劫盜而爲奉養不若止盜以寧親以屠割而效布  
施不若損施而全命蓋一忍而生百忍亦一慈而該百  
慈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則濟衆者寧當珍乎物昔有儒  
士曾處圍城始雖策被而猶戰兢後則登陴而親捍禦  
乃謂人曰勇可習乎夫勇由血氣猶以習增仁乃性生  
豈難漸學故當滋吾生意遠彼殺機生爲至順故好生  
卽召順之階殺是極違故遠殺乃去違之要若能時時  
救物念念利生將使戾夫汎愛如轉春色於寒柯逆子  
承歡若潄源泉於勺水矣

明文奇賞

卷之四十

二十九

鳥跡獸蹄必交於中國雖云愛物終至妨人且雞鶩  
長生蛙魚不殺其類充塞恐無所容

答獸有茂草魚躍淵泉並有並生豈妨礙今蜀不食  
蟹楚不捕蛙未聞楚蜀之鄉純爲蛙蟹所據殺之而類  
乃滋盛不殺而生反不蕃人年之言其故可痛

問鱗鼠未舒網罟隨及既難逃或笑用放生婦人之  
仁哲士所笑

答凡有生命總是無常入亦同然非止於物倘以物命  
難延理當烹煮亦將謂人生無幾便可誅夷然獄中必  
殺之囚牀上臨危之病療者猶欲留連於朝夕刑官亦

必轉展於秋冬此決死而尚冀其生彼更生而未必卽  
死况夫放牧之舉本吾慈惻之心服見其生便似永投  
生路手援其死卽如永脫死門則或何必豫疑生何須  
終保乎

周

問衆生就死極多此會放生極少救一漏萬何取普  
答愛以心行慈由術運昔云仁術尚不妨殺羊以易牛  
今者慈心亦何害救一而漏萬惟心惟術自昔自周故  
數錢布施量等大千况衆命更生功豈小補濟旱元非  
一洗終愈立稿之他苗繞塔豈合遊畋亦喻投湯之句

明文奇賞

卷之四十

三十

水且愚人適口智者娛心但知適口之可甘不識娛心  
之大快是故涸鱗乍濕籠羽更驚方遊釜鬻而條返江  
湖將就刀砧而俄解絆繫似赴市曹而逢赦如遭寇虜  
而獲還蹣跚方甦悠洋忽逝於是在濠知樂對水忘饑  
觀此生全覺輕安之在我慶其脫離如重恙之去身彼  
箸下萬錢食前方丈三寸舌外美惡何知一飽飽餘腥  
膾可厭其爲娛樂曾有幾何豈若脫彼命於生死之間  
怡吾心於飛躍之際浣情滌森同斯縱壑之歡送目煙  
雲借此排空之樂然則衆所營者口腹吾所娛者神情  
取適正同心口有別耳

問物元非物生亦無生但須究了一心卽是曲成萬物投厓割肉尚屬有爲贈蚌放螺徒滋勞費

答究窮至理雖何然而何生曲徇物情亦欣生而哀歎蓋以衆有卽真無之域涉車卽融理之門若執無爲而病有爲則無爲之談適資慳吝執無生而嘗放生則無生之說反助貪殘既噉肉無礙眞修豈放生反乖妙理卽如所謂投厓割肉則身執盡忘饒虎飼鷹則悲心彌廣運悲心而有爲之功斯著祛身執而無生之旨冥符今則所重者已身所輕者物命實已命既宛爾貪生殺他身乃托無生或斯又與於不仁之甚卽諸俗士數等

矣

卷之四

三

序

賀郭青螺平播序

黃輝

播州平天下大喜蜀黔楚之人更相賀焉或問史某氏三方之伐孰爲多史某氏曰非吾所及也抑亦黔蓋猶難哉去年征播人謂不必克予謂以天下加播何啻泰山之于卵所不知者強鄰或與陰陽而延之喘苟能使無與爲陰陽而延之喘播可立盡也是用黔者之責也初綦江敗聞吾甚憂吾蜀已聞其還整黔也乃笑其大愚人曰始渝以偏師挑也彼甘心焉已矣黔以全省挑也不竟兇不止夫酉挑亦逆不挑亦逆耳彼何愛乎

明末奇賞

卷之四

三

渝州而自還不服若唯恐人之撥其後然時蓋方陰有與焉而內已不能無猜故避蜀而利黔之暇夫黔則誠取矣貴陽一舍外皆爲敵場兵未至餉未集城門盡閉郵驛幾梗人心兀兀若不保旦夕當是時微郭中丞歆血而誓水西之師黔未可保也何也酋不善兵而好爲虛聲如巨蟒畏人之害已則磨牙睨目肆毒于穴旁之人蓄草木以示武于儕類而恐喝乎遠近謂必無敢嚮邇者此坐而取熏射之術也然方其未穴也所當亦無不立死故播酋之貫無慮不滿也而患其以黔滿貫也邇酋者見我之故嘗小挫三意酋之未可猝拔兵知

計開略中  
年庚辰北  
情事

利其適可倚能離會者獨水西耳然形迹牽率彼且不  
自保無疑而況乎他人不意中丞之遂用之也佐中丞  
策者曰今用水西兵非敢必功也且以與我爲黔而徐  
使與衆爲播又不意中丞之用之而遂有功也天下之  
利害衆人見其形智者見其情情得則機圓機圓則勢  
嘗在我今夫水西之役主者一情也從者一情也代而  
行之者又一情也如主者從者之情與爲黔而可矣然  
主者制而不行從者行而不制惟代者制而行焉吾因  
之可以必有功彼其情豈我之情哉而吾因之可以必  
有功者何也此雖功成事定尚未易語人而況乎疑慮  
紛紜之會耶爲中丞者亦既苦心甚矣黔中諸君子將  
歸慶于中丞而問言于史輝氏史輝氏曰嗟乎古今豪  
傑之有功皆出于不得已也得已而功吾悲其爲民不  
得已而已吾悲其爲人惟有功而出于不得已則事定  
而百姓安之播事初起數番紙可了耳無奈揚醫之黨  
瘍何也欲深厥毒而後乃自爲功毒深而黨瘍者去矣  
有妄庸醫焉不勝欲得于主人而嘗試于鍼艾之一決  
勢遂殆于不可爲良醫承二敝之後愕然見其難爲而  
正治之必無幸也乃以五毒之石從而攻之僅乃獲痊  
得已乎不得已乎扁鵲有言吾非能起死人能令不當

明文奇賞

卷之四十一

手印

則者不死耳是郭中丞之所以用黔也夫毒之爲用  
中病而止苟病已去而毒之勢尚有留鬱于經絡余卒  
不得盡行者雖目前未卽爲害必將俟便而逞泄之是  
而不爲之所又將以藥造病也中丞之苦心其殆未已  
乎哉凡天下所不得已而爲之者必曰權宜既以不得  
已始之亦將以不得已終之必如是而後可以已也易  
之行權莫如巽巽木之乘坎水曰豚魚吉利涉大川木  
游也水虛也以虛而游權之義也然有險焉匪信弗利  
豚魚之于風也至信信及豚魚何險不爽也播州之平  
中丞善權哉予以爲不離乎信故能以蠻夷攻蠻夷是  
明文奇賞

卷之四十一

手印

遼東奏議序

予讀李公撫遼諸疏喟然曰微公且有遠乎然豈唯遠

知遠

明史奇賞 卷之四十一

三五

遠之隅泣久矣往聞之邊人曰遼無塞以崇畫胡正  
 沙日荒荒馬蹄遂根殖風喧天寒燐晝流犬化為犴獍  
 視路人是時獨中虜而既若此矣又况乎禍結于倭也  
 遼亟虜天下無預以天下救朝鮮遼乃當十二三又為  
 枕席而過天下之師以氣息才扇之遼而首有戴肩有  
 任腰有絙其不僵者一髮耳所以猶能遼而至今茲者  
 右屯之守堅之也虜視右屯不啻口中蟲然驅數萬騎  
 直走三里城下環攻之八九日而不能甘心焉者鎮武  
 之捷奪之也假令鎮武無功則我益靡虜益進右屯以  
 往可坐而餐食矣我且不能遼何暇朝鮮朝鮮盡則倭

初公至遼遼不能為人公為之請餉遼用有腹請馬遼  
 用有足料士訓勇遼用有手殊戍于郵遼用有血脉明  
 斥堠嚴偵諜遼用有耳目核功罪必賞罰遼用有氣而  
 公嘆咻官屬時則父兄時則師帥自為心膂乎其中於  
 是乎遼以為人而犬羊虜矣七月視事十月創虜一何  
 神速也東虜創西虜走無復敢深入小酋俄乞市往往  
 徵虜情輸我我得緩急為備自是諸救朝鮮者道遼如  
 道內地竟掃倭東之朝鮮乃無恙而陪遼矣吾故曰鎮  
 武之功天下之功也方虜欲入公孫能得也裴首者立

明史奇賞 卷之四十一

三十六

與五十金特許馳馬絕幕府中道出日造之龍其  
 如堵咸骨騰肉飛相與言公言一戰而存我遼死  
 之况未必死乎故戰咸自百右屯既完則引守將上塔  
 慰勞之幾欲下拜父兄師帥不當如是邪此遼人所欲  
 得為心膽者也公嘗言子務實効耳紛紛飾觀聽何益  
 語有之救火之家何暇白其家大人故公事事三年可  
 無疏不疏疏必直抒橫貫委曲反覆根極情狀而區畫  
 之一一會文切理如指諸掌筆所未應意已前暢使人  
 讀之未暇竟而首固已肯矣昔趙充國上金城方略殆  
 無廢語房玄齡陳事千里如對面談之兩人事則其文

左丘明最善言戰政司馬遷大之之兩人文則其事辟  
 趙房所自言如鏡入影左馬善貌人竝神情得焉予嘗  
 恨不合數君子為一人今庶幾于公見之矣公起家年  
 少文章政事名稱傾一時試武遼東遼功于天下比復  
 以賜劍游揚州然固挫虜緒餘耳上方倚公如長城  
 繼自今經緯事業顧何當遼播予獨有感于公之言遼  
 也者曰無歲不災矣虜得我民猶務固之我實有民而  
 莫之或恤是留之我而死不若掠之胡而生也斯言也  
 痛切深至皆他人所不知言不能言又不肯言者即痛  
 哭流涕亦不是過嗟乎天下一遼也公豈獨為遼言

詞

大司馬崑田那公帳詞

黃輝

伏以北門樞府久藉將星南甸機庭新移卿月帝銜勞  
逸賜夏省以息肩天鑑孝忠俾書行而繞膝鍾山紫氣  
公作龍蟠潛水白華母方燕喜神標凝遠思緒汪洋時  
備四以希聲月成三而比讓有肩則受于躬若無秋駕  
履繩馬能言而相樂朝酬游族鸞應奏以皆虛爰從起  
家則善為宰用斧喬魁是閑毛龍股掌羌戎卯翼賜狗  
腹心將吏爪牙熊羆逮問罪乎夜郎乃修文于白帝念  
妬津始禍詎煩小白之旗嗟關穴終內安辱大黃之弩

明末奇賞

卷之四

三

荷鵝猶華響即鹿可擇音崎云播境之非人不道蔡民  
之卽我未殫籌筆已迫簡書會師宿于朝鮮復廷咨  
乎都護掃封爲戰僉曰公宜戡亂以文是云我武狐狸  
狐猾往轅孔明君始君終今莫盡一壇章甫發旗采頓  
新叱咤則海立大郎指揮則山摧對馬鯨騰往傲地盡  
天聲電疊進梁物如人意苦嚙連孽獻骨梁以導前旋  
溜潛臣蓄著檣而助順旅拒必北鼓行而東柁木濟兵  
鴻耳如期而過席王京整衆鯨鯨應指以愴矣乃伐樹  
以盟師遂絕江而捲敵噉雷怒發除火電其威光矢電  
激飛剛牙颺其銳氣蛟環浪束骨已青丘鯨鯨徒張血

俄丹浦達使烏奴奴忱鯨鯨避乎蒲牢我衆鋪敦類  
求乎龍子網羅路絕巢穴情窮天吳九頭俄號其魄水  
蠶八足空僵厥雄棄雉翻之城齊方決鷹望羸屬之嶼  
口故卿扉窘已極于圍三倖距微乎借一神弓飲羽傾  
厓閣以爲烟鬼彈收九碎鋼帆而如雨狂氛既盡善氣  
車臻禾黍自春淨遺洲之髮鯨關門不夜返故堞之毛  
人遂令異域之君臣真作同朝之賓主乃料萬戶爰申  
八條招獵虎之國殤實存賴尾繁鯨鯢之京觀冤雪碧  
蹄三折肱而起危徒得君重九頓首而與滅無以公歸  
且夫綠馬報蛟尚播烈夫之英問因鳩警鷄亦流公子

明末奇賞

卷之四

三

之懸聲况復地險一成勢筵柄越乃至戍踰七稔功百  
存那昔充國之護烏孫徒紆往返連定方之征百濟僅  
侮亂亡何如以髮引之廢邦剪刈贈之勝寇盡驅麟介  
再復冠裳與波上下之兀山倚六整而復定隨波往來  
之義鬼依三象以如存從古未聞于今獨盛自非名在  
佐歷適通神謀下取履而受誓機先帷帳右祛衣而得  
兆威薄兵車則何以肅將天威勸弘再舉丕震聖  
怒謀出萬全奪虎口之鮮民還諸其子滅兇皮之奄衆  
兇于周公者哉策勲仗至光生盟府之華文仗鉞乘旌  
氣奪等廬之樂吹謠書沸魏彌深零雨之思盟壤崇泰

雲滯景風之賞昔者受命無以家爲今茲報成幸而親  
健卑與迎養雲常繞乎秋公斐騰陳情日用舒于榮子  
上既難其去仍體厥私俾殷陪京便賜故里馬曹職佐  
佇分與于笏端軍令一家更流惟于美外咸謂斗牛之  
覽往卽看台榕之召還維艱難險阻之備勞勞深薇  
芭致祿位名壽之必得享及歲雅朝著殊榮人倫盛事  
屬大夫其等夙承經緯得習安攘白虎旂前市馬尚騰  
平負藉黃龍幕底樹人何啻于芙蓉憶昔詞符玉律猶  
噓乎黍谷維茲開府緇裳仍照手杭山感四士之見知  
素絲幾報願丈人之嘉壯朱紱方來恨和席之星移幸  
明末新書 卷之四十一 五十九  
慶接之月在謂僕不敏辱公未知東草新詞愛歌舊德  
云爾

題

題旌義李長者冊

黃輝

子請此冊蓋屢太息焉嗟乎捨必報人皆知之世之爲  
李長者何少也今夫富而慳者以一錢爲命貧而丐者  
亦以一錢爲命是二人者命竟何如哉或夢得百錢飲  
食其半而留其半曰以待明日覺而曰吾早知其夢也  
悔不遂盡之則人莫不笑之夫醒夢之今日昨日與生  
死之今日明日等無以異也盡不盡皆夢也而以爲不  
若其盡也是人之所以爲夢而夢終無覺時也富而慳  
貧而丐其命視一錢同竟無一錢可爲命同彼所謂命  
明末新書 卷之四十一 四十  
者窮矣破慳爲捨以捨爲命而命非所捨故有慳之夢  
有丐之夢有捨之夢則有慳丐與捨之報之夢而其爲  
夢也一也然則無捨歟曰何爲無捨邪以夢捨則窮以  
覺捨則無窮其捨也覺其報也亦覺覺則捨無所捨報  
無所報無捨無報則命命而無窮矣至人之通宿命也  
其千百億劫之所捨罔無足言而其所不捨者乃至子  
慳極而發腫悲夫未有捨之不能而能捨捨者也故以  
覺言捨則一錢以往皆可爲無窮以夢言捨則此一錢  
者慳人封之爲泰山丐人擲之爲鴻毛是富人之重命  
曾不若貧者之輕命也因題此冊而歸諸長者之闕孫

侯部克蒼氏曰世之君子將由捨而之乎無所捨以字  
出爲冊以無窮爲子孫其必由長者入矣

水帝實

卷之四十一

也

餘無足  
半大由多  
實

銘

阜潤堰銘

並序

黃輝

阜潤堰堰冷水河也所溉田至萬餘畝河出青石關  
吞小壩而北水能可堰堰議蓋與河俱矣或曰河水  
急下則渙散無所用卽強之傳品品石又剛頑不受  
工奈何河如能言必曰沃漢工者盡吾族也遂則若  
漾水若黑龍江近則若紅花河吾卽不漾不黑龍江  
乎哉于紅花何負而獨不吾以也吾慙之夫數族之  
爲沃也豈其固然而無所須人散則聚之峻則夷之  
迅則折之卑則舉之智創愚因慮無不委蛇以從者

明末青實

卷之四十一

四十一

故石頑水智維智化頑雖有至剛不礙柔行而吾獨  
不得預是且夫猶之水也而擅吾冷稱以濟夏畦水  
火相得壤力自倍世孰有知予而用之也者惜石如  
能言必曰世所利于吾而取之者雖細不愛而曰獨  
梗于河渠也盡雪吾于水火乎夫火吾不厭如金受  
煉水吾不拒如水受鑄其美剛與頑之存若是者民  
能爲河與石言之而無能使吏之不詞于斯也以止  
蓋至登州李公來守漢中而後民之言若河與石之  
所自爲言也試諸大石黑石兩堅品品咸受命遶事  
于民所欲堰已而曰恨卑所灌少再升之水益尊固



益高開于薨灘以分河河行于鑿公崖引之穿谷入渠五里下于田田以次受灌筑建于貫溝輟給于三溪尾間于賴家口入于河溝水者里二十堤之者里十有五間若堤皆植以椿橈以石夫以卹料凡千八百指穀食于廩七百石而輸若水若鐵若匠直若委官餼皆給于公民自効者水千株始于萬曆廿五年秋九月至廿八年潤四月二十五日堰成字之曰阜潤工凡二萬八千有奇力取諸隙功取諸漸皆率僚屬行水勞以酒食錢幣公私爲一故紆而不勞終始不鞭一人是歲大熟登拜將臺而望之並河臆臆與

明末奇賞

卷之四十

四十二

漾黑龍紅花所灌等父老非舞前爲壽曰幸甚乎公之以天利利我也之河也蕭曹倉卒漏于營度忽乎千八百年以至今日所閱賢智循良若而人易其無一人暇而不少顧也天其以開我公哉我細人則何以報公異日者公其都侯平陽侯乎以天利利四海必自斯渠始公笑謝曰史起偶然得漳河耳何必賢于西門豹哉且斯役也民之欲也上下之力也於吾何有于是撫臣按臣以堰績聞事下大司空紀錄于司功氏其冬公再入計考在異等史輝氏曰吾于李公同年兄弟也丁酉遇于棧語及堰故子舉

祝曰勉之哉其利萬世吾能爲兄書今果然乃以父老意爲之銘公名有實字涵虛登州黃縣人以地官郎中守漢中銘曰

漫漫冷河喻東于山如水上雪以雨郊暝其雨維何靡齊靡愆如龍驤首所類盡捫爪攫鱗張萬頃蜿蜒塢隙境舍受潤獨先如燕川毛皆舊首需勢轉朴忽注于平如驥御良惟人折旋上霄煙如滲以清寒如喝得飲不露而甘烏南榛蕪此爲沃原如得禁方晨疴夕痊孰賢爲之李父在焉當其感初或謂大難公曰試哉于彼危礪石簪而立首受鏢鏢如烈丈夫軀以功捐河躍而分自爲別源如大智人更姓就便食曰可渠公曰徐旆毋害而農農餘乃前春授于楚穀食于官時適儉飢民賴以饘壺漿邪許手口並驅三秋一春累功斯全爰洗新渠以受決川如聘姝子清道而延旣耀旣穡我杭林始吐氣爲膏出言爲泉凡所經緯滲漉醲鮮粒我杭林三倍粟稍我箱我釜油油田田誰謂河冷風薰日曠昔蓄不施豈河之怪有而不庸古何闕然昔賢有知必喜以慚斯于我公喜濟民難翼翼李父身爲豐年如太和氣東西北南其被漢者如海之消公陟有時冷河無遷我祀李父莫如堰身勒銘于期萬祺無礙

明末奇賞

卷之四十

四十四

序

曾太史集序

袁宏道

嘗怪退之論文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病夫文道之貌也唯恐不式取人之嬉笑呵怒以為快及讀公所著毛穎傳無其僻者當時以為譏戲不近人情雖至相習如張文昌輩猶有遺惜其歎服以為絕奇不可及者獨柳柳州及李肇耳夫人情譽因而惡創其所習觀曹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詫頓作安在譽之不為病也余才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時諸君子所贈炙者謬以為非遂欲去同取獨世爭笑之而退如

南文布寅

卷之四十一

四十五

曾太史獨以為近古通相印許余與退如非素暱也豈別有氣味耶余之稱與毀不足道而使退如有與無鹽之癖世之笑之富有甚于余者也退如詩清新微婉不以偽傷其氣不以法撓其才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為文高古秀逸力追作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為刁斗為機閑叙記之作主放退如則為江海為雲煙余文信院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為同調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寔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真而已其為詩異其若其直寫性情則一其為文異雅朴其不為浮詞濫語

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嘗名理一時同志如

雷何思蘇潛夫函蓋合而水乳契是其中有真臭味非

文字相也雖然此猶龍氏所稱下士聞而笑者其于文

一機軸也昔有禪人為老衲所嘲笑笑不能出一語

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口見曰汝不及也

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此語與退之

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抑即文章見性命也

俱當於笑中求之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代

天下之理亂視吏治浮實而已世之敝也為政者儼華

舉而以城池錢穀為俗吏事嗟夫事誠俗也盡天下之

吏而皆以為俗誰為任事者此游談也古稱繪事家貌

鬼神多工而人物乃拙何也冥漠者易詭近取者難似

也夫高談浮舉鬼神也無尤者之所跳匿也繕修錢穀

之事人物也經世之碩畫也晉之君子喜為清談而陶

士行爲荆州刺史獨曰老莊浮華不可行至於私稻官

柳木屑竹頭皆親自綜理晉賴以安晉之南渡不即胡

羯者俗吏陶侃力也宋之君子高談理學而孟璞王少

隨軍伍至其帥荆湖首通三海修十隘作公安南陽兩

書院以待襄蜀士之歸者建醴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

不

不

民不知役宋之恥所以雪而夷虜不即鳴鞭者俗吏  
珙力也使一世之吏而皆俗若此俗亦何惡噫此荆楚  
故事也今天下承平政修職舉縉紳先生衰衣博帶足  
以坐鎮而浮譽漸張綜覈少衰筦庫櫟之說亦時有  
之監司周公來蒞荆土獨去一切華飾修行實政其大  
者如繕城浚隍興學積貯清屯恤郵量於湖去浮糧等  
類皆王政首事興除具備公通籍三十五年一操不易  
大都惻惻無華不求人知故公以是見挫然亦以是見  
伸公之學如良金在冶久而彌精又如深山松栢飽歷  
風霜愈見道古蓋公之才識卓而又閱歷世態久甘苦  
辛酸備嘗之矣此自古國家大事常倚辦老成人也今  
公以外臺僉晉卿秩此實與昔西吉謂魏相曰朝廷  
已知翁翁治行方且大用今公知矣惜此實政于天下  
猶反掌也某等下吏日奉公教條從事淑公最親而不  
能挽公之去遂以公所行實政一一編次付之制刪冀  
以自程復用垂示將來公行矣具日荆人將尸公與陶  
孟而三之

明文奇賞

朱之四

四十七

子孫不  
知帝心  
之計

論

羽翼已成

詳解

昔者留侯招四皓定漢太子盈人皆以為魯余曰非曾  
也良蓋窺帝之欲而順以導之者也何以知之曰以帝  
之言知之羽翼已成之言此帝之惡戚氏也然而帝之  
肺腑見矣何也人臣之悟主固非一竇大都不中其所  
病不可以得志叔孫腐儒也不通時變而漫以尋常書  
生之談為帝道說此何足以回帝意者帝之欲易太子  
非為戚氏也為呂氏也非為如意也為太子盈也呂氏  
以鳴晨之資險巇之謀剝信制越令功臣人人解體是  
撤太子之羽翼也太子柔脆中外稔聞其所為用不測  
之恩施不測之辱以鼓舞天下士者恐未能如乃公是  
太子亦未能自生一羽翼也夫以母悍而子弱怨且忌  
之者多而羽翼之者少則中原之鹿幾何不為他人  
羹此帝之所慮也淮南之變帝不自將而欲將太子豈  
帝平生之英風猛氣至此而猶哉亦欲其破賊立威名  
而遺之羽翼以成之也蓋至於太子不將帝卒往而  
帝之欲易太子之心始決然帝沉幾者也樹子未易而  
易播青衣逆鱗之規數陳而金珙之意益章蓋亦故為  
此意以觀中外將相士大夫屬係太子之心謂何耳周

明文奇賞

卷之四

四十八

昌諫帝心喜矣叔孫諫帝心又喜矣迫至四老人者松  
 顏鶴髮翩翩左右追隨大為太子張羽翼帝之心益喜  
 太子之能得士益喜吾之有子為可付天下事無憂矣  
 故雖逃其父而翼其子帝不憾也雖輕士善罵之言近  
 於慙願死太子之言近於劫帝不憾也帝之所憂者憂  
 太子之聲控豪傑顛倒賢俊不能及乃公非憂其勝乃  
 公也憂天下以呂氏之故携心於太子非憂其死太子  
 也故曰煩公幸卒調護此帝之肺腑也語戚氏曰彼羽  
 翼已成不可動亦帝之肺腑也然帝之示四皓也以真  
 示戚氏也以假而露其真此則帝之權數神機所以為  
 明支奇賞 卷之四  
 不可及而良之所謂難以口舌諍者也或者謂帝晚年  
 心蕩溺愛尤物大本既搖佗僚不堪似為迫於羽翼之  
 難動而萬不得已然者噫嘻此豈足以知帝哉帝之意  
 豈故令天下知哉信之王也噫可作喜太公之在鼎上  
 也噫可作笑伏弩之中也傷胸可作捫足就謂神機權  
 數如帝而不能以幻言愚一戚姬哉不然四皓老禿翁  
 也帝果惡其羽翼除之易耳即令不除而彼以八十瀕  
 死之人欲為太子張羽翼於高皇百歲後吾知其骨已  
 朽矣吾豈真畏之哉故夫帝之心良知之良之所以中  
 帝心者帝不知也帝之自言曰吾不如子房而後之論

者亦曰留侯善藏其用嗚呼惟善藏其用此其所以為  
 子房也

書

上龍江沈相公書

許 翬

公彭亨人  
自漢以來  
死必以文  
自著

某自少時伏讀公爲宗伯時所爲舉業式頒行天下者則已知當朝有沈龍江先生銳意斯文以世教爲己責既壯守其轍不敢變遂叨一傳官中秘未數月而公膺天子之新命入贊大政爲天下宰某私喜自語賢者固不負其位位宗伯也宗伯主文章風教卽以文章風教爲己責宰臣知天下政獨不以天下政爲己責乎而釋之乎文章雖係世道汗隆於天下之利病安危要不甚急若大政一失則所關於天下甚大所關於公之出處明文奇賞 卷之四十一

亦甚大自古大臣以禮進退始終其節不汙者世多有之其去而復起而能厭人望者鮮矣其復起爲天子之宰而能厭人望使無憾者則又鮮蓋非獨任大責重者之未易爲力也亦以望方新則難塞一不如意而苛論我者倍常時始爰立之命下人口上以人望用公有曰非也利其衰且弱不爭事可以惟吾所欲爲又有非之曰否果若此曷若無之之爲愈也閣位闕不備者久矣果若此曷爲獨畀公蓋以公忠勤可屬又久居田間習知天下人情所苦樂行且視公所引當否爲舉罷及公之辭也人謂公必不來夫公嘗謂上卿致政功立名成

明史奇賞 卷之四十一

五十二

年七十矣矣復何求而來有應之曰然公功立名成又老矣復何求而來倘其來必不苟又有曰然來而苟不如不來有謂今天下有一事乃舉世所共毒而上心所甚甘曩欲罷而不忍罷也公雖爭必不聽來何益有謂上久虛大位待公必有以異公且既嘗欲罷之矣公爭之或聽其可以來嗟乎聽與不聽於公何所重輕獨所謂爭不爭與爭之力不力則天下之所爲視公而高下其議者盡在於是昔里革嘗正也而斷魯公之罟屠蒯膳夫也而徹晉侯之膳張釋之公車令也追止太子梁王之車且劾治其大不敬狀至使人主爲屈已謝過而後得釋郅卿門尉也死拒車駕得夜入所轄門至移徙他門乃得入此皆卑官小吏能舉其職辛尤史籍令名無窮矧上此什伯者乎故職苟舉矣雖以吾正膳夫公車令門尉之官卑寵薄而猶爲道行職苟不舉雖貴爲公相而猶爲道不行也苟足以行其道雖以吾正膳夫公車令門尉之官卑寵薄而人猶願爲之苟不足以行其道雖貴爲公相而人猶恥之而不爲若曰吾自有釋移默奪之術無事乎悻悻決去就若小丈夫者之見則非庸愚所能知也某淺陋無知識惟習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之義謹拭目觀公之所爲惟公審所

論

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論

陳動

人主必知兵之道而後能重將臣必豫審天下之勢而後能用持重之臣夫兵之道呼吸百變迅疾若風雨司化若神鬼然動之爲用而靜之爲樞輕之爲變而重之爲主也藏于九地非重不深守如處女非重不固君命有所不受非重不威故得百戰將不如得一謀將持重以濟其謀則大將之畧也畧城邑捕虜上首功戰將能之據天下之勢觀彙承敵爲不可勝以待人之可勝非大將不可予觀漢文帝之重周亞夫而和帝之深于兵

明文奇賞

卷之四十一

五十三

也且非獨曉兵亦善審勢何以知之曰于其勞軍細柳知之夫詔以天子之詔而不聞天子入軍而不得馳見以軍禮而不拜此亞夫之自爲重也徐行按轡改容式車稱善不已此帝所以成亞夫之重也若以棘門霸上之禮繩焉且坐不敬矣知軍事由將出而以重委之合于跪而推轂不從中制之義故曰深于兵然則何以言其善審勢也蓋是昔漢無事久矣然帝且誡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是明以吳楚之事屬亞夫也諸侯王封國過大而皆有虐削之心賈生體解斤斧之策適未及用帝亦知夫易世之後天下之亂必發于

吳楚而吳楚者劇輕之國也此可與持久而不可與爭鋒吾以天下之全力付之持重之臣按兵觀變彼之輕銳慄慄盡于堅城之下而無所用之將摧切奔潰之不暇帝蓋審之審矣且是時高帝之謀臣猛士既已略盡矣袁盎鼂錯之屬反覆不足倚灌嬰弓高侯等僅僅偏裨之任深中沉毅獨有一亞夫耳彼其臨以天子之尊而不改其度此固七國之所不能驚帳下擾亂攻殺之所不能動者也予觀亞夫之成功要在以梁委楚堅壁昌邑絕其餉道待其飢而引去而後追擊之雍容整暇不震不竦而敵卒不出其彀中真大將才也彼方奮其

明文奇賞

卷之四十一

五十四

武怒連衡而起使驃而與之戰勢必不格漢之爲漢其未可知帝蓋度夫七國之事惟亞夫能收之彼知之于細柳也故曰善審勢蓋帝知畧頗類高帝高帝知呂氏之必爲漢患也乃曰安劉氏者必勃也然絳侯賴曲逆而後成功至左袒之令幾乏成筭亞夫之持重善謀殆過其父哉李廣亦漢代名將然不用古兵法恃其趨捷耳晚乃辱于衛青此輕動之過也武帝名善用人然至于李陵之事而失之也夫仗飛輕佻之士無深謀遠筭而令其五千人橫行匈奴哉故文帝亞夫可爲萬世將兵將將之法

雜著

讀徐渭集

陳勳

胡少保雄傑人有踞流慢罵之風顧獨知徐渭渭直以意氣文章高視出其上李白蘇軾之流也張太史出渭于厄與陸與繩盧梅事何異韓文置破篋中數百年歐陽子發之一日復重天下袁中郎得渭文于殘燈敗楮尚不及百年此三者皆快事也渭之猶福雖毗至殺數卒數僧似忠于胡公然非山人事胡公敗而渭伴狂數自戕豈其中亦有所不安與晚益猜忌至殺妾幾不免文士披猖至此中郎傳渭獨益稱其詩渭詩得之中晚

明史奇賞

卷之四十

五十五

間沿長吉子瞻以工與起勝耳至其文章攝意造語真得大史昌黎之法自歐蘇外鮮有窺其際者謂明一人可也渭生與七子毘陵晉江相值都無交往詩牘見集中者獨罵于鱗一詩為謝榛出氣耳豈渭視一世空無人意不屑屑抑東海僻遠又諸生賤與或其人固難近也信陵君謂趙公子好客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當諸公時失一徐渭殊可惟讀渭文惟恐其盡惟恐其不多詩似不爾

驅瘴鬼文

咨爾瘴鬼爾來前爾固軒后之裔孫而顓頊氏之孽子

罪引罪羅

也豈不亦神明之胃隕隊厥惠以遜于江水之濱爾不惟爾祖是念淫于非類而甘自沒焉惟厲及爾爾之屬歸昏肆毒是以有至醜之謚百世不收爾乃與為耦而更稱虐何汚而不慙也管夏后氏光明其惠錡九牧之貢金以為寶鼎者九用寫山川林澤奇邪怪妖之形莫不畢具使民無逢其災爾于其時滅跡潛景靡所容處民用以康王惠代衰九鼎淪化人神糝雜載歷辟王日不遑給靡復有克提挈至寶照于神奸爾丁其會跳躑咿嘿復用潛出乘民之不若而播之災害實錄有徒終不刻滅以迄于今日以彌其爾之必至類信罔避類勇

明史奇賞

卷之四十

五十六

徐發類智忽去類果假是四類以濟其凶惠是生三阜四民或處燕閒或列肆居或襍處塗足或貿易遠涉各致其能以相資焉先王之訓也惟爾之來莫不釋所執業抱衿與稠以與爾處廢民之養闕國之經爾之辜一矣貧者藜藿不厭而為爾召巫與祝陳席鳴鼓具醪及精爾醉爾飽又為之針灼湯燂攻其體膚爰耗竭其生資及歲之不時于是有路而殍者則職爾之由爾之辜二矣凡疴中人于其身耳惟爾善變善染家傳戶入此呻彼吟跨邑越國傳不云乎無使滋蔓蔓難圖也爾惡實蔓以滋圖爾者不亦難乎爾之辜三矣爾惟小醜居

考去處見今有司微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未奉明示敷政優游固爲聖明寬裕博大之體然于臣等小臣熙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陛下特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卽加罪謹明示天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卽施行

明文奇賞

五七

天台陳氏先祠記

方孝孺

天台陳氏居東甬山者爲著姓其先自蔡來遷至乘齊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乘齊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政難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乘齊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乘齊以爲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爲祠於故址復以繫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案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爲不飭也創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諸族之宗子至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至爲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爾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况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

明文奇賞

卷

五八



之祠自始遷而祭羣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況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

南文奇賞

卷

五十九

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奇賞三十四卷三續奇賞二十  
六卷明文奇賞四十卷

通行本

明陳仁錫編仁錫有繫詞十篇書已著錄是書初集自屈平離騷至南宋文天祥王炎午依時代編次前有萬曆戊午自序謂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世之文有一代榮世之文其目錄內卽以此三者或標註人名之下或標註篇題之旁而於漢文中又各分類標題或以人爲類則分天子侯王郡守相皇太子藩國將帥邊塞學者或以事爲類則分應制薦舉彈劾乞休理財議禮災異籌邊議律頒寬治河策士奏記其最異者又別立一代超絕學者一代超絕才子之目自漢以後又改此例仍以時代爲序體例殊爲龐雜其續集序稱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外無正文兵也兵禮也始武經繼戴禮終文苑英華以此蓋武事之不張由文心之不足云云其議論紕繆編次亦甚不倫其三續則題曰廣文苑英華序稱舊有古文類一書盈數百卷大率倣英華而廣之偶

2095034



ZW 21101000584741

Q  
Z12.1.5  
16d

得之故家各從其類刪成一書分類尤爲瑣碎其  
明文奇賞自宋濂楊維禎以至陳勲王衡凡一百  
八十餘人去取亦多未審蓋務博而不精好分流  
品而無緒悉不免冗雜之失云